碑傳集

一

Asia

碑傳集

四庫善本叢書初編史部

四庫善本叢書館景印

DS 734 .C56 V.1

序

於戲盛哉自天命以来王矦將相卿尹百執事碩儒才彥之名跡炳著於
國史矣而金鐀石室

之藏外人弗得見曩
承乏之會典之後幸獲
展觀亦不敢私有寫
録今乃采集諸先正
碑版狀記之文旁及
地志雜傳得若干篇

畧依杜氏大珪焦氏竑之例以其時以其爵以其事比而厭之爲若干卷其於二百年文獻之林不啻嶽之一塵海之一勺耳

果能口誦而心識焉可以考德行可以習掌故不徒飛文染翰為耳目之玩已也或一人之事雜見他書者同時之跡及其子

孫言行有可稱者間
為增録殿於本篇或
論一事而臧否不同
述一事而甲乙又不
同或推挹過當或沿
習忘反者亦往往有

之自知言者觀之固可考信而不惑也而要其大體主乎樂道人善以為賢士大夫畜德之助爰取湘東王之事以名之後有

得者當為續次云

道光六年季春月嘉
興錢儀吉定盧甫識

錢塘諸可寶景爽

後序
嘉慶二十一年江西漕項奏銷冊達戶部列其目有里民津貼銀米者
按部例無有謂外吏之私徵也嚴詰之三以何年始以何年徵皆不能
知惟雜舉乾隆以來漕督奏中嘗言之上溯雍正元年
諭旨亦嘗及之者以對部議以他省治漕皆無是顧行之已久可無罷
宜如舊徵而以其歲入解部備他用既定稾矣會予再蒞雲南司檢舊
牘見乾隆季年報部冊固有之歷數十年未嘗駮詰疑必有故今於
其事之創始雖不可得詳既謂之津貼則必以濟運可知也若破除為
他用則運費不足而丁病州縣因以多取於下而民亦病且今將自乾
隆以來盡追索之邪抑自今年始也進退皆無所據不若仍舊便向書
索綽羅公用予言更其稾而解部之議寢時道光三年也後數年讀李
穆堂侍郎所為郎溫勤公墓誌其事乃大明自江右多山谿道險漕糧
以小艇木筏盤運於是有里民津貼夫船費載於賦役全書康熙三十
八年得
旨江右所屬州縣多處山陬百姓自願貼費運米水次者聽著為令當
是時部臣亦嘗議停減總督范公與郎公先後疏爭之漕運賴以濟侍

郎之言如是竊幸前者持議不剌謬又以見舊章之當博攷而文字之益爲無窮也久之讀八旗通志范承勳郎廷極傳言之益詳時方輯諸家碑傳蒐羅舊聞謂其有裨於實用也日省不能以已遂書之以爲後序嘉興錢儀吉

碑傳集

類目 校刊記 沈吉上書肘

總目 一卷

作者紀畧

引用書目 合一卷以上爲首卷上下

宗室 二卷

功臣 分瀋陽一國初二康熙朝二凡五卷

宰輔 分開國一明臣一康熙朝三雍正朝一乾隆朝三嘉慶朝一凡一十卷

部院大臣 分國初二明臣一康熙朝六雍正朝三乾隆朝九嘉慶朝一凡二十二卷

内閣九卿 三卷

翰詹 九卷

科道 六卷

曹司 三卷

督撫 分國初二康熙朝六雍正朝一乾隆朝四嘉慶朝一凡一十四卷

河臣 二卷

監司 分國初二康熙朝三雍正朝一乾隆朝四嘉慶朝一凡一十一卷

守令　分國初二康熙朝九雍正朝三乾隆朝六嘉慶朝二凡二十二卷
校官　二卷
佐貳雜職　一卷
武臣　三卷
忠節　六卷
逸民　四卷
理學　三卷
經學　六卷
文學　六卷
孝友　四卷
義行　一卷
方術　一卷
藩臣　一卷
列女　分賢明一孝淑一節操二烈義四貞潔一合傳二凡一十二卷
附存文　一卷以下爲末卷上下
集外文　一卷

校刊記曰此一部爲類二十有五始天命紀元訖嘉慶朝止二百年中
王公大夫士庶統一千六百八十餘人列女又三百三十餘人末文五
百六十餘家都一百六十有四卷嘉興給事錢先生所纂錄也原編大
恉具詳序言名凡屢更定從今號寓意原委語在桐鄉沈吉士善登書
中昔湘鄉太傅文正公序平江李氏箸
國朝先正事畧首及此書謂曾屬先生從子今侍郎應溥寫其目錄自
別京師久從征役而此目錄冊者不可復覩序末又於尋訪錢氏遺書
三致意焉庚寅孟春權按察使平湖朱觀察之榛言於布政使貴筑黃
公彭年剏議校刊貴筑公因先生從孫靑浦尹志澄來謁屬致全稿閏
月書至發篋觀之則積稿草至六十有九冊續編五冊目錄一巨冊案
題徵文乃知當時寫官衆多分鈔連綴其閒敘次不侔有待釐定者開
卷皆是貴筑公於是立編訂之例原編惟康熙朝大臣卷因
世宗有本朝大臣以功則李之芳以德則湯斌爲首之諭故用李文襄
冠功臣之首湯文正領大臣之前而以陸清獻張清恪繼之遵
聖訓重從祀也自玆以外或依科目或稽卒年或夷攷其事其時排比
先後無相奪倫其有重出者汰之錯見者移併之續得者散入而附合

之注刪而未乙去者刊落之有一人而互見兩類者百僅二三則於大
題下明註之有文從節錄而非全載者亦於大題下明註之眉閒側裏
朱墨標識審爲原筆分列注中者取資印證也錢氏先世碑傳數篇於
禮無改名偁者臨文不諱也又原編附存奏議雜文甚夥凡已見
皇朝經世文編者今皆不錄而仍箸其名於篇終示有專書可檢也至
於傳寫譌敓理所不免雖涉疑似一仍舊貫無逞臆妄改之失羣分類
聚井如秩如矣四月幾望貴筑公舉全稿付局責可寶獨任理董之役
鳩工開彫纔過四之一而貴筑公移官去去未三月而訃至觀察則遭
太夫人憂歸里矣可寶兢兢守貴筑公例意黽勉卒業洎今寒暑四易
而后全書告成功而觀察起復亦適來嗟夫何其難且幸哉去年秋可
寶被薦至京師侍郎殷勤致詢謂先生此稿保全獎後流轉央蜀不圖
其梓行之適在蘇局也夫文正公頻訪之而不必得其全貴筑公力傳
之而不必見其成信乎物之顯晦有時事之無定而若有定者固有天
焉以爲之宰邪抑亦文正公所云借名人之碑傳存名人之事蹟地下
達人傑士其靈爽不可終閟陰有相之者歟近今湘陰李氏有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四百十六卷之刻搜羅別集止三百餘家而史館

列傳居太守視先生書之體裁閎正取舍謹嚴相去又不待論已敢記
因由用諗世之善讀書者光緒十九年歲次昭陽大荒落日長至
特旨發同江蘇五品銜儘先即補知縣提調書局事宜錢塘諸可寶識

附沈吉士書

遲菊仁兄同年閣下昨得手復益佩納善之誠委作碑傳集跋語因病
遷延至今纔一搆思即心下悸頭汗涔涔然手亦愈震不能握管想能
諒之本書初編未爲定本及最後更名昭德文編之意見公所賜我伯
舅子萬先生手札中登於咸豐乙卯丙辰間從外兄元之茂才借觀始
知其詳同治初元避地同寓滬上并借全稿讀之首冊恭錄
列聖聖德神功碑別編爲卷益知所以重編改名之故今將刊播藝林
誠不可不一宣說以諗學者嘗以語子壽前輩竹石觀察兩公皆命作
跋顧手札兵後已失距借讀時垂四十年僅記大畧不能舉其辭是時
後母舅子密先生遠宦京邸不知曾見此札否今伯舅諸舅及元之昆
仲皆已下世此說既無佐證而尤不意此書自蜀中寄同多所點竄與
登曩時所見不盡同也是以跋語措辭益不易病廢既久又不慣作世
故周旋語姑竭所知爲執事拉雜陳之外祖給諫公在天之靈當亦鑒

其苦衷也公此編書名凡三易始發筆於道光三四年癸未甲申間名曰百家徵獻錄今原稿中尚存舊名若干通可證也九年己丑先府君述婚京邸先母為言方事之殷四出借書不得則命駕廠肆捆載滿收至無容膝地則跨轅而歸眾手分鈔伯舅助繙檢尅日還之易所未見以為常而先母所寫最速且多公賜詩有兼旬為寫百篇書之句即此事也辛卯冬先母南歸家書往還猶稱徵獻錄次年冬公亦南還遂至粵東主講學海堂續有所得顧自以獻不足退居選文之列改名五百家銀管集或稱湘管集原稿中亦存此名若干通可證也其後移主汴中大梁書院講席而伯舅亦分講彝山門下士若蘇菊村先生輩相共編纂所得益多乃定今名則在十六七年丙申丁酉閒矣編中所采列女中州產者居少半亦其一證而公手書序文題道光六年者蓋追溯最初定本從其朔耳稿本文學傳冊首葉為子目錄署百家徵獻集末葉陰面有題字云丙戌除夕莆田郭尚先讀丙戌正直六年尤明證也公性嚴冷門無雜賓是時杭州朱聽秋學博曾得舊鈔本北堂書鈔聞嚴鐵橋先生方治此書郵遣使攜[illegible]資未嘗識面也先生感其意藏之漫稿中公亦頗異其為人故及之豪富喜交遊號收藏家尤多先正文集公以未嘗識面重與言及府君至都知與朱氏有連則命以己意馳書往假之府君隨宦滬上時又常常命假郁氏宜稼

堂書其披羅之勤如此然當時隨得隨鈔連綴成冊誠有如尊跋所云序次不倫有待釐定者至廿五六年乙巳丙午間乃重定體例於首冊目錄眉端下方墨筆詮敘上下及卷第先後又按名撮舉事略注以明官貳臣字或不入貳臣字或鄭氏將等字改書名為昭德文編寄書伯舅先後兩三通彌自欣愜時伯舅以公倦遊欲歸先攜眷口返里門營菟裘也乃是秋郎下世公盡傷於心不欲更言歸重定稾亦遂不卒業目錄標識又不全彌可痛也其手札略謂

聖德神功碑天筆孝思照耀萬古海內臣民咸得瞻仰與國史館列傳之藏在祕府別有私家撰述可采者情事不同今取臧哀伯語改定書名謹當恭錄卷首臨照在上原編一人文或數篇異同並存卷帙繁重既恐終難刊行且一二名卿鉅儒計必有碑傳等文而至今訪求不得者亦終自歉然與題不相稱今改以一篇為主眾篇異同條舉件繫於後以國志裴注之心為紫陽言行錄面目而推原

皇極本身作則以見樂育之宏興起之大其全篇割愛者如諸王卷內武功郡王禮烈親王下直接豫通親王元之云親王卷內竟是豫通親王居首則不知其何所據或別得之庭訓耳如國初功臣宰輔卷內會入貳臣傳諸人然亦非概刪眉端手批云康熙二十三年

論漢軍官員効力如孟喬芳張存仁國家亦得其用據此可見棄取別有裁制既無定稾無從推測如翰詹卷內胡此
庵陳省齋汁賊之誣業已昭雪此篇之去未必為此或以世所傳答李文貞書筆端心術可畏或以篇中所載文多事少均無可推
測要之原編所刪實多重在昭令德以示子孫故有違必塞之與原編之意在廣記備言者迥然不同諸人皆去之讀者
類推自可得編纂大意又謂吾原編序意取易大畜象辭今此命名似
同晁氏實取小畜象辭程傳意與吾身世亦自親切云云元之又謂公
嘗言學者一自命為文人便不足觀既垂老無所遇寫定此編常恐讀
者於諸先正之行事如此其博深切明而厭煩束高閣故甯出於簡而
自處以蘊畜之小益謙謹又如此噫近今士大夫矜言箸述實於古人
心得甘苦處曾未夢見一二而並世相輕者尤比比皆是不足怪貴築
公博學多識所定編訂體例詳略適中其刪去所采經世文編諸文則
以未知後來重定體例之故亦不足怪執事善承其說仍註明原采某
篇今見文編云云又別出附存文集外文兩卷而校刊記復一一聲明
編次之例雖公手自為之亦不過如此甚善甚善佩慰無似悠泛之口
何足與辯獨是壬戌癸亥閒全稾留登處年餘先府君盡讀上半部有
簽校數處可證登亦盡讀下半部又嘗與元之相約分編列朝大事記
至雍正朝部院大臣卷倉皇避地舍去故於上半部亦嘗繙檢十許冊

公所用墨筆燕支筆圈點或刪節一二處如卷一百二十八李二曲先生墓表跪接矢溺等此篇燕支筆圈點字畫並非出公手前在滬寓讀此篇所刪跪接矢溺以辨輕重八字先府君訓日通篇祗刪此兩句可見給諫公讀書心細如髮然我以爲子事母病復何所嫌云云其篇中空格亦不塡寫容字今乃處處塡滿細玩周端批語惟首行抱膝廬文集五字確爲公手筆餘皆可疑而騐名鍾麟此蠹字似誤及尼父遑遑以下倰正各語尤顯然可見此語用韓文郎疑其點畫但檢考異記疑二書便得矣如所批云云公何至出此卷一百二十九顧恆惺先生傳年二十讀呂晚村書等不過三十分之一今顧傳後墨筆添寫通志兩節不知何人續貂執事不識爲公手筆誤作爲公按語全編類此者恐不少然尙無關輕重於本書體例無傷也惟卷九王文貞公行狀銀朱筆大改特改與堯峯集原本全不符合卷四十二陳勉夫通政墓志亦銀朱筆大改特改且刪去大半案頭無強恕齋文鈔檢對恐亦決非原文編中類此者似頗不少細察字畫銀朱筆多非出公手其墨筆批抹且有極可笑者幸率爲執事句去若此兩篇者恐終以不識手跡概作公所刪定則與全書體例既不盡合卽易原撰人爲公撰恐公亦不受也如何如何當黃朱二公議刊此書時登頗怦怦心動願從執事暨諸君子後聊供鈔胥顧又自念善病不耐勞且流寓於此五六年來當軸或時見顧不過一刺投謁曾不敢輒請賜閒卽竹石觀察仍世媾好相見亦稀

至今官中新舊更替直有不知其姓名者疏懶若此亦庶幾借以藏拙矣論者不察猶有招搖過市之誚謂之何哉故甯恝置不過問苟以自全辱執事不諒其鄙僿屢屢下問不直則道不見又不敢不罄懷相告也如所言倘有可采即請刪潤之以當跋尾但勿刪此未後數語即拜大貺矣連日所患增劇昨投控涎丹今日腹痛彌甚口授友人代寫不成文理不但無義法媿負媿負艸此布達諸惟亮詧不宣甲午三月望日顧學年小弟沈善登頓首

謹案吉士來書追思論述舉非細故可謂詳且盡矣顧猶有說者當日貴筑公曾謂書名碑傳所重在事旁及雜文則言行錄體也惟已見 皇朝經世文編者原槀中即取諸篇刻本連綴入之今賀氏書風行海內家置一編省文存目實職此故外此則文無宏纖概未嘗輕去一字誠不欲貽失真之誚耳公又謂先生原槀似未卒業削存之迹具可尋省今觀自四十五卷以前功臣則有額宜都四則費英東六則楊古利六則安費揚古五則李之芳四則宰輔則有范文程十則李霨十三則王熙六則張鵬翮一則大臣則有許三禮九則趙申喬一則沈近思十二則楊名時十一則馮景夏十三則雷鋐四則翰詹則有施閏

章二十則曹本榮七則張貞生九則凡十有八人均於碑傳全篇外節取他說考異刊同各為附錄頗見用心然未遍及諸類遽止乎此則其故可思也至如卷三之扈爾漢何和里額爾德尼三傳皆本盛京通志卷九之王崇簡行狀本汪琬文卷十一之馮溥事實本各家文卷四十二之陳履平誌銘本張庚文卷四十三之唐夢賚生壙誌本高珩文卷五十四之任宏嘉家傳本任啟運文劉國黻誌銘本潘耒文卷六十一之朱延慶六十二之趙廷臣六十三之朱昌祚三傳皆本八旗通志卷六十四之吳興祚傳本魯曾煜文卷六十六之馬如龍誌銘本張玉書文卷六十七之張泰交誌銘本陳廷敬文卷六十八之劉蔭樞誌銘本陸奎勳文卷七十六之吳嗣爵誌銘本錢大昕文卷七十七之郭一鶚誌銘本辥所蘊文邢以忠表本田蘭芳文王輔運誌銘本王紫綬文王原膴誌銘本梁清遠文李士焜誌銘本王崇簡文卷七十八之朱廷燝誌銘本李因篤文卷七十九之王廷璧傳本魯曾煜文卷八十之金鎮誌銘本毛奇齡文秦鉽誌銘本汪琬文卷八十一之胡在恪誌銘本趙申喬文章履成誌銘本儲大文文卷八十四之劉體傳本檀萃文

卷八十五之周於智誌銘本高鳳翥文卷八十六之梁䓪英行實本梁德重文卷八十八之唐巍然表本田蘭芳文韓國璽志貫本王曰高文卷八十九之吳道煌傳本丁澎文卷九十之袁賦誠誌銘本田蘭芳文焦賁亨誌銘本耿介文卷九十三之李夢蘭表本陳兆崙文卷九十五之沈光榮傳本八旗通志卷一百三之鄭方城傳本劉紹攽文卷一百四之盛支焯行狀本馮浩文卷一百七之梅士仁行述本温汝适文皆從節錄而非全載既爲注明題下不沒作者姓名茲復表而出之計通部文數僅得百分之一二此類有删節而無點竄謂非盡出先生手定則可謂先生必無一手定之文則附錄如干則明明有節取一例在又將謂之何哉善夫先生序云自知言者觀之固可考信而不惑然則別白紬繹觸類旁通不能無望於知言者已諸可寶又識

碑傳集卷首上

總目

卷一

宗室上

武功郡王　禮烈親王

睿忠親王　豫通親王

鄭獻親王　肅武親王

怡賢親王

卷二

宗室下

襲康親王傑書　貝子福一作傅又作富喇搭

貝子彰泰　襲簡親王德沛

襲禮親王永恩

卷三

瀋陽功臣

額宜亦一作都　費英東

楊古利　安費揚古一作武

扈爾漢　何又作和和里一作理又作哩

圖爾格　宜一作伊爾登一作鄧

達海額爾德尼附　圖賴一作賚

卷四

開國宰輔

范文程　希福

哈什屯　辰泰

甯完我　圖海

李霨　呂宮

卷五

國初功臣上

索尼　遏必隆

佟圖賴　鄂穆圖

李率泰　孟喬芳

張存仁

卷六
國初功臣下
孔有德　尙可喜
耿仲明　昭忠附
卷七
明臣宰輔
宋權　成克鞏
王永吉　衛周祚
孫廷銓　杜立德
卷八
國初部院大臣上
朱之弼　冀如錫
折庫納　朱裴
焦毓瑞　胡兆龍
董篤行　魏象樞
卷九

國初部院大臣下
王崇簡　高辛傳
傅維鱗
卷十
明臣部院大臣
白允謙　呂崇烈
王宏祚　郝傑
任濬　孫承澤
張鼎延　徐起元
周亮工
卷十一
康熙朝宰輔上
魏裔介　熊賜履
馮溥
卷十二
康熙朝宰輔中

王熙　吳正治
宋德宜　徐元文
卷十三
康熙朝宰輔下
李天馥　李光地
王掞
卷十四
康熙朝功臣上
李之芳　趙良棟
楊捷　張勇
胡世英　蟒吉圖
高必盛　許貞
卷十五
康熙朝功臣下
姚啟聖　施琅
吳英　藍理

陳昂

卷十六　康熙朝部院大臣上之上

湯斌　陸隴其

卷十七　康熙朝部院大臣上之中

張伯行 互見河臣

卷十八　康熙朝部院大臣上之下

田六善　郝惟訥
劉楗　杜臻
項景襄　沈荃
郭棻　徐元珙
嚴沆　王士禛
王遵訓　趙之符
顧八代　許三禮

李元振
卷十九 康熙朝部院大臣下之上
趙士麟　楊雍建
張鵬　田雯
席爾達　郭世隆
范承勳　范時崇
趙申喬
卷二十 康熙朝部院大臣下之中
勞之辨　金世鑑
徐乾學　王原祁 蓍附
陳詵
卷二十一 康熙朝部院大臣下之下
韓菼　王鴻緒

翁叔元　李濤
布泰　汪晉徵
張廷樞　王度昭

卷二十二
雍正朝宰輔
徐元夢　張鵬翮互見河臣
朱軾　田從典
張廷玉　鄂爾泰
福敏

卷二十三
雍正朝部院大臣上
沈近思　魏方泰定國附
王承烈　蔡世遠
郝林　喬世臣
王沛憻本棠附

卷二十四

雍正朝部院大臣中
楊名時　李紱
卷二十五
雍正朝部院大臣下
甘汝來　王蘭生
馮景夏　王紘
任蘭枝　方苞
卷二十六
乾隆朝宰輔上
陳世倌　史貽直
劉于義　阿克敦
陳大受　張允隨
孫嘉淦
卷二十七
乾隆朝宰輔中
劉統勳　梁詩正

尹繼善　汪由敦
陳宏謀　莊有恭
舒赫德
卷二十八
乾隆朝宰輔下
阿桂　梁國治
王杰
卷二十九
乾隆朝部院大臣上之上
楊汝穀　劉吳龍
張楷　俞兆岳
尹會一　王安國
卷三十
乾隆朝部院大臣上之中
雷鋐
卷三十一

乾隆朝部院大臣上之下
金德瑛　蔡長澐
張廷瑑　蔣炳
卷三十二
乾隆朝部院大臣中之上
沈德潛　范璨
齊召南　程巖
何逢禧
卷三十三
乾隆朝部院大臣中之中
傅爲詝　鄒一桂
錢維城　裘曰修
卷三十四
乾隆朝部院大臣中之下
錢陳羣　彭樹葵
閻循琦　吳紹詩

卷三十五
乾隆朝部院大臣下之上
周元理　金甡
彭啟豐　阿彌達
杜玉林　陸錫熊
卷三十六
乾隆朝部院大臣下之中
錢載　竇光鼐
劉峩　譚尚忠
卷三十七
乾隆朝部院大臣下之下
王昶　袁廷檮附
卷三十八
嘉慶朝宰輔
朱珪　紀昀
董誥

卷三十九

嘉慶朝部院大臣

錢樾　祖之望

吳烜　辛從益

張鱗

卷四十

內閣九卿上

李昌祚　崔維雅

龔佳育　牛鈕

孫在豐　陸棻

卷四十一

內閣九卿中

黃性震　嚴虞惇

陳汝咸　耿惇

卷四十二

內閣九卿下

沈涵　王衿
陸紹琦　陳履平
倪承寬　嚴長明
王鳴盛 鳴韶附　伊朝棟
范毓馪

卷四十三

翰詹上之上

劉子壯　施閏章
曹本榮　唐夢賚
張溍　耿介
吳偉業　胡統虞
高珩

卷四十四

翰詹上之中

邱象升　崔蔚林
張貞生　沈珩

蔡啟僔　陳夢雷
顏光猷以下爲曲阜三顏公傳　光敏
光敩　彭定求
陳錫嘏　高不騫

卷四十五

翰詹上之下
趙執信　喬萊
潘耒互見經學　汪琬
朱彝尊　倪燦
李因篤互見文學　陳維崧
尤侗　黃虞稷

卷四十六

翰詹中之上
吳苑　陸肯堂
竇克勤　冉覲祖
惠周惕士奇　棟附

卷四十七
翰詹中之中
姜宸英　周起渭
張大受　汪士鋐
王式丹　查愼行
何焯　杜詔
陳儀　楊椿
卷四十八
翰詹中之下
王懋竑　鄭江
夏力恕　陸奎勳
王步青　孫景烈
邵齊燾　佟圖鞳布
盧文弨　梁同書
卷四十九
翰詹下之上

朱筠　錢大昕大昭　塘　坫附

蔣士銓

卷五十

翰詹下之中

邵晉涵　程晉芳

周永年　金榜

戴震

卷五十一

翰詹下之下

洪亮吉　張惠言互見經學

陳壽祺

卷五十二

科道上之上

梁維本　甯承勳

李禰　黏本盛

王命岳　鄒之璜

成性　阿什坦完顏和附
孫蕙　呂兆琳
卷五十三
科道上之中
王曰温　任玥
趙班璽　蔣伊
徐越　孫必振
王楨　余縉
卷五十四
科道上之下
高層雲　朱克簡
任宏嘉　姜希轍
楊雍　劉國黻
沈愷曾　阮應商
郭金城
卷五十五

科道下之上
王原　龔翔麟
劉子章　汪繼燝
黎致遠　陳學海
顧楷仁　高遐昌
高玢　孫紹曾
李元直
卷五十六
科道下之中
曹一士　陶正靖
胡定　王荃
葛德潤　馬宏琦
吳湘　任大椿
曹錫寶　錢澧
卷五十七
科道下之下

管世銘　儲麟趾
孫志祖　鄭士超
沈琨　謝振定
梁上國　谷際岐

卷五十八

曹司上

劉光斗　李允楨
顧予咸　侯抒愫
廖玉　李溥
蕭家芝　孫枝蔚互見文學
孫宗彝

卷五十九

曹司中

葉封　汪懋麟
王澧　李振藻
郜煥元　馮廷櫆

梁欽構　裴衮
周綸　唐孫華
王復衡　汪森

卷六十
曹司下
顧陳垿　馬樸臣
周吉士　閻循觀
鍾晼　李堅
褚寅亮　欒廷軫
顧鎮　陳鶴
許宗彥　馮敏昌
汪德鉞

卷六十一
國初督撫上
朱延慶　蔡士英
李棲鳳　劉武元

張琇　白如梅

卷六十二

國初督撫下

李國英　張自德

張朝璘　趙廷臣

郎廷佐　賈漢復

卷六十三

康熙朝督撫上之上

朱昌祚　周有德

佟鳳彩　慕天顏

金世德　曹申吉

伊闢

卷六十四

康熙朝督撫上之下

麻勒吉　吳興祚

郝浴

卷六十五
康熙朝督撫中之上
于成龍與襄勤公同姓名別見河臣卷　郎永清
姚締虞　楊素蘊
卷六十六
康熙朝督撫中之下
李士楨　閻興邦
徐國相　蔡毓榮
朱宏祚　衛旣齊
馬如龍
卷六十七
康熙朝督撫下之上
彭鵬　李輝祖
王繼文　張泰交
李國亮　劉兆麟
高承爵　宋犖

卷六十八
康熙朝督撫下之下
郭琇　鄖廷極
潘宗洛　陳璸
黃秉中　張連登
宜思恭　蔣陳錫
趙宏燮　劉蔭樞
滿保　甘國璧
卷六十九
雍正朝督撫
楊宗仁　楊文乾
唐執玉　李衞
裴𢑥度　黃叔琳
宋筠　楊馝
卷七十
乾隆朝督撫上之上

馮光裕　碩色
顧琮　王恕
徐士林　崔紀
王師　潘思榘
白凖泰　唐綏祖
黃廷桂　衛哲治
卷七十一
乾隆朝督撫上之下
胡寶瑔　吳士功
盧焯　李清時互見河臣
卷七十二
乾隆朝督撫下之上
方觀承　楊錫紱
李瀚　黃登賢
楊景素　顏希深
鄭大進

卷七十三
乾隆朝督撫下之下
袁守侗　陸燿
孫永清　李世傑
李封　畢沅
卷七十四
嘉慶朝督撫
管幹貞　孫曰秉
荆道乾　裘行簡
錢楷　董教增
卷七十五
河臣上
靳輔陳潢附　于成龍與清端公同姓名見前督撫卷
陳鵬年
卷七十六
河臣下

徐湛恩　張師載
司馬騊　吳嗣爵
何裕城　楊方興以下為治河名臣小傳
朱之錫　靳輔互見上卷
葉方恒　王新命
于成龍互見上卷　張鵬翮互見宰輔
張伯行互見部院大臣　陳鵬年互見上卷
齊蘇勒　嵇曾筠
徐湛恩前見　白鍾山
李宏　張師載前見
李清時互見督撫

卷七十七

國初監司上

蔣鳴玉　郭一鶚
劉逵　楊思聖
馮如京　彭而述

邢以忠　于朋舉
姚廷著　王輔運
翟鳳翥　王原膴
李士焜
卷七十八
國初監司下
賈壯　林嗣環
宋琬　徐必遠
朱廷燦　王天鑑
汪繼昌　邱俊孫
陸振芬
卷七十九
康熙朝監司上
崔爾仰　劉源濬
王廷璧　方國棟
張爲仁　陸求可

李光座　王紫綬
卷八十
康熙朝監司中
王孫蔚　洪琮
張九徵　金鋐
秦鉽　韓庭芑
邵延齡　崔華
畢忠吉　涂應泰
趙作舟　戴聖聰
蔣興芑　任風厚
卷八十一
康熙朝監司下
胡在恪　姚淯燾
黎士宏　鄧秉恆
靳讓　郎廷棟
丁煒　高蔭爵

江皋　劉棨
王鑐　田呈瑞
章履成　張孟球
卷八十二
雍正朝監司
方觀　白洵
孫詔　唐繼祖
何師儉　刁承祖
馬維翰　閻堯熙
黃世發　陳德榮
蔣林　朱一蜚
卷八十三
乾隆朝監司上之上
劉而位　李學裕
李如蘭　宋壽圖
田震　李渭

葉士寶　謝濟世
范廷楷　莊柱
卷八十四
乾隆朝監司上之下
沈起元　許醞
曹繩柱　甯爾勸
劉士銘　介錫周
劉慥　何達善
李治運　沈廷芳
錢受穀
卷八十五
乾隆朝監司下之上
吳士端　于從濂
芮復傳　金溶
張沖之　周於智
查禮　孔傳炣

周克開　葉佩蓀
陳夢說
卷八十六
乾隆朝監司下之下
王太岳　顧光旭
梁羣英　唐侍陛
沈業富　趙翼
卷八十七
嘉慶朝監司
方昂　楊揆
朱爾漢　李翮
傅鼐　方積
史積容　李賡芸
孫星衍　陳昌齊
卷八十八
國初守令上

邊大綬　孫振先
唐巍然　田緒宗
耿應張　孟明台
韓國璽　楊行健
任觀　田起龍

卷八十九

國初守令中

吳汝爲　李嶠
張俊哲　崔宗泰
隋林　彭舜齡
蘇宏祖　董襄
黃甲雲　吳道煌
方于光　張沐
米璁　姚士升
沈逵

卷九十

國初守令下

杜俊彥　臺瞻斗

劉惠恆　駱鍾麟

竇可權　吳穎

袁賦誠　白登明

陸世楷　焦貢亨

彭瓏

卷九十一

康熙朝守令上之上

劉某　劉昌言

馬驌　賈光烈

張士駰　楊應魁

許宏勳　劉崑

譚吉璁　李遜

孫某　宋必達

吳國用　韓藎光

卷九十二
康熙朝守令上之中
侯元棐　周宋
張瑾　楊朝正
王復宗　任楓
劉濟寬　仇上俊
儲方慶　于作霖
任辰旦
卷九十三
康熙朝守令上之下
繆以貞　李夢蘭
井睦　劉偉
朱振　張壎
伊巘　黃貞麟
李淑靖　鄒允颺
卷九十四

康熙朝守令中之上

陶元淳　盧道悅

衞立鼎　朱軫裔

衞台揆　王鉞

祝復奇

卷九十五

康熙朝守令中之中

沈光榮　成康保

葉燮　王斗機

朱霖　劉繼聖

馮壟　王郊

杜登春　王隆熙

趙吉士　毛際可

卷九十六

康熙朝守令中之下

鄭善述　趙之鶴

遲惟坤　張召華
劉以貴　陶湞
顧嗣協　呂文櫻
段巘生　施德涵
盧詢
卷九十七
康熙朝守令下之上
曹泰曾　趙俞
賈國楹　夏熙澤
尹誥以下爲尹氏三傳　思任
縉　高岐鳳以下爲高氏三傳
上達　崇徽
卷九十八
康熙朝守令下之中
杜思賢　王立憲
張其仁　陳士鑛

許涓　王夢麟
張克嶷　梁纘素
沈慶曾　方鴻
梁澤
卷九十九
康熙朝守令下之下
蔡秉公　胡隆 互見孝友
王汝楫　楊高士
馮協一　黃師瓊
楊飛熊　沈元滄
原承猷　杜士標 以下爲杜氏三世家傳
仁傑　于藩 甲附
卷一百
雍正朝守令上
趙希濂　劉朝佑
周中鋐　朱宏仁

張鋗　楊穟
藍鼎元陳夢林附　王紹文
鄭鼎勳　于霈
暘于熊　汪廷英
周夢錦　路縣圃

卷一百一
雍正朝守令中
魏鎰　童華
楊國聲　許恆
魯淑　李發枝
吳象寬　戚弢言
秦休　邱天民
王時翔　鮑志周
蔡時豫　周琪
馬日炳　董懿

卷一百二

雍正朝守令下

陳慶門　紀逵宜
王承曾　竇容邃
徐繩甲　吳廷華
竇容恂　何經文
朱亨衍　武紹周
王琛　胡學成
王大呂　徐時作

卷一百三

乾隆朝守令上之上

汪上堉　邱玖華
王化南　郭廷翥 廷翼附
蘇宏遇　鄭燮
鄭方城　黃建中
楊理範　黃永年
王夢弼　錢之青

呂檄　林明倫
牛運震　袁德達
李大本
卷一百四
乾隆朝守令上之下
盛支焯　秦倬
劉作垣　李炯
張宗文　朱懋德
王光籠　劉大紳
姜某　王德屏
張元林　李集
顧濤　鄭大綸
葉新　魯成龍
卷一百五
乾隆朝守令中之上
任應烈　王紹曾

朱坤　邵大業
曹學詩　楊愚
朱煐　張本
錢汝恭　李師敏
鄭基　單烺
李本梁　邱仰文
曾受一

卷一百六

乾隆朝守令中之下

莊鈞　楊鸞
閻循霦　王光燮
陸廣霖　張甄陶
陶金諧　邵陸
王世勳　黃任
周大本　凌西崖
靳榮藩　王榮緒

張遠覽

卷一百七

乾隆朝守令下之上

王元啟　張洲

莊繩祖　牟貞相

呂爾禧　張玉樹

周際清　梅士仁

彭禮　陳聖脩

王若常　黃堂

彭某　周士孝

戰效曾　湯大賓

袁枚　王復

沈可培

卷一百八

乾隆朝守令下之下

武億　袁知

顧光　莊映

倪爲賢　喬履信

王琨　路學宏

汪輝祖　鄧夢琴

楊芳燦　莊述祖

卷一百九

嘉慶朝守令上

沈麟　沈振鵬

葉文麟　陳登龍

程卓樑　桂馥

莫con　楊于果

許紹錦　何其英

劉台斗　陳萬里

莊逵吉

卷一百十

嘉慶朝守令下

周有聲　伊秉綬
朱向龍（一作慶）　宋準
莊炘　師範
邵鳳依　胡鐘
完顏廷璐　方聯聚
吳堦　呂清
趙懷玉　武肅
胡世琦　黃瑛
陳新　金錫鬯

卷一百十一

校官上

錢墋　李兆元
沈雍　吳之騄
蔡志奇　張金友
蔡璧　傅上襄
程可順（以下爲程氏兩學博傳）　鵬舉

李國碩　俞廷棟
陳鶴齡　陳熊
韋前謨　呂瀠會
謝晉　蔡瓏
李法

卷一百十二
校官下
劉大櫆　朱仕琇
楊芳　李岐生
王士芳　李觀瀛
潘惟相以下為潘氏四學博合傳　林
醇德　中吉
張大烈　余玿
康紹衣　張德巽
吳槐炳　謝金鑾
王國瑞　鄭兼才

卷一百十三

佐貳雜職

顧昌祚　張芝玉

賈攀鱗　汪楷

蔣堅　王廷詔

彭焯　葉均

陶兆麐　竇玉琇

卷一百十四

武臣上

李思忠　陳伯通

張自强　梁化鳳

吳六奇 啟爵 漢附　傅喀禪

柯爾崑　趙得勝

盧達　巴海

王宋臣　洪起元

許廷佐　王萬祥

卷一百十五
武臣中
殷化行　趙承吉
薩布素　阮縈文
潘育龍　鍾寶
費俊　林亮
藍廷珍　張仕敬
李壽演
卷一百十六
武臣下
岳鍾琪　羅某
楊凱　宋元俊
海蘭察　阮玉堂
三德　藍元枚
何安邦　富廉
何守林　黃標

唐光茂　德楞泰
豐紳　楊光時
博羅里

卷一百十七
忠節上之上
佟養正　敦達禮
甘某　陳新第以下五十二人爲定番州殉難紀事
饒謨　張耀
曾益　陳瑞徵
陶世顯　龍在田
簡成書　龍起潛
龍飛　尹大任
徐鑣　安紹祖
周齡六　陳玉環
顧人龍　顧大元
尹思民　黎維垣

胡允中 王道中
顧從龍 黃文秀
李一龍 夏朝卿
李二龍 毛一練
尹湯傳 尹湯卿
熊化 楊東明
唐瑋 賈翰
張新建 王仰
王基昌 程民悅
韋帝臣 韋之福
許華宇 毛琛
艾養中 周卜年
尹湯賓 熊鍾隨
杜凡六 謝賜璠
黎應陽 江山秀
潘達 黎應辰

蒙九錫　高咸臨
楊公振　佟養甲 國仕 養昇附
陶宏才　黃廷柏
李向禹　周文奕
許鴻儒　尹明廷
徐勇　鄭之文
徐尚介　胡其俠

卷一百十八

忠節上之中

甘文焜　劉愈奇
劉嘉猷 王之儀 喻三畏 廖有功附
陳丹赤 馬琾附　陳啟泰
劉超鳳　諸士英 陳楨附
葉有挺　黃新德
李其昌　李成功 以下爲李張白何列傳
張善繼　白虎

何亮于國璉附　魯仁圻
郭萬國　黃芳度
陳福

卷一百十九
忠節上之下
高天爵　范承謨于龍光　林可棟　沈上
章　侯全　儲永仁附　馬雄鎮重德　鳴珮附

卷一百二十
忠節下之上
路什　戴璣
王之鼎　朱天貴
葉映榴　宣德仁
佟國綱遇　養義　方年附　游崇功蔡章　倚附
李茂吉　查弼納
劉鎮寶　劉琨
倪國珍

卷一百二十一

忠節下之中

拉布敦　傅清

班第　廝琮

董天弼　馬全

趙文哲 以下迄許濟爲慰忠祠碑陰記　王日杏

吳一嵩　王汝玉

鍾邦任　特音布

吳璜　彭元瑋

常紀　徐諗

汪時　吳景

程蔭桂　徐瓚

許椿　孫維龍

張世永　章世珍

楊夢槎　倪霖

倪鵬　吳鉞

郭良相　羅載堂
周國衡 田舒祿 顧佐 岳廷栻 王鳴鑣附　許濟 朱南仲 楊紹沂 熊應飛 周煒 鄭文 許國 長炳
沈齊義
陳枚　湯太奎
史謙　周大綸 琦 陳德 葉友伯附
李喬基 端柏附　壽同春
滕家瓚　六達色
卷一百二十二
忠節下之下
花連布　王翼孫
白廷英　楊堂 以下為三史傳
梁崇　李培秀
葉槐　韓嘉業
朱射斗　李長庚
霍永清　呂秉鈞

劉斌

卷一百二十三

逸民上之上

徐柏齡　吳其沆

王毓蓍 潘集附　祝淵

吳天泰　張應泰

陸彥龍　劉某

盧象晉　張昉 以下五人爲隱逸傳

張翩　高暾

張暉吉　常安

魏兆鳳　王受命

談遷　許肇篪

秦驥生　彭之燦

高踰騂　理安和

顧夢游　朱士稚

楊彝 以下爲楊顧兩先生傳　顧夢麟

梁以樟　侯泓
卷一百二十四
逸民上之下
沈遴奇　顧柔謙
汪渢以下爲西泠五君子傳　陳廷會
柴紹炳互見理學　沈昀互見理學
孫治　朱統鍫
王正中　愚思誠
李廷立　雲霞逸人
卞煥文　吳光
黃子錫　李天植以下爲檇李兩孝廉傳
巢鳴盛鄭嬰垣附　武之烈
徐波　邵泰清
李灌　郭金臺
徐桂臣　李魁春
卷一百二十五

逸民下之上
閻修齡　張壯行
申自然　彭毓宗
吳鑄　杜越
丁鑛　王餘佑
鄭充　傅山
李世熊　郭士標
孫駿聲　顧有孝
徐善　魏菁
卷一百二十六
逸民下之下
冒襄　姜寓節
徐枋　李明性
金癡　韓畕
八大山人　惲格互見理學
楊湛露　儲稠若

賴應　張聞達
徐仁彝　文點
俞昱　林侗
周靖　汪元履
鄭與僑　詹明章
孫鎮　賈漢英以下爲賈白兩先生合傳
白昭　沈執中

卷一百二十七

理學上

陳其慈　趙忠濟
沈國模管宗聖　史孝咸　王朝式　韓孔當　邵曾可附
華允誼　刁包
柴紹炳互見逸民　陸世儀
張履祥　張嘉玲
姚夏以下迄徐棖爲楊園先生年譜附錄　陳梓
蔣元互見下卷　錢馥

李汝龍　陳樟

徐棖　孫奇逢

張果中　陳淜

陳瑚　李上瓆

陳確　惲日初 格附

沈昀 互見逸民　馬負圖

謝文洊

卷一百二十八

理學中

應撝謙　邵成

淩嘉印 馮天佐附　姚宏任

沈士則　朱用純

李經世　劉原淥

李可從 以下爲鶯居李氏家傳　容 互見文學

邵廷采　勞史

吳慎 汪璲 施璜 張夏附　徐世沐

張鵬翼
卷一百二十九
理學下
高愈　顧培
顧蘢 湯之錡 金敞附　崔渭源
向濬　朱澤澐
王心敬 互見文學　强嶽立
童能靈　張朝晉
滕綱　汪紱
鄧元昌　姜國霖
任瑗　涂瑞
余元遴　吳元音 葉鈞附
任思謙　蔣元 互見上卷
卷一百三十
經學上之上
顧炎武　朱朝瑛

張爾岐　王夫之
萬斯大　陸元輔
劉獻廷

卷一百三十一
經學上之中
黃宗羲　萬斯同
閻若璩　臧琳
胡渭 黃儀 顧祖禹附　馮景
華學泉

卷一百三十二
經學上之下
梅文鼎 文鼐 文鼏 穆尼閣 薛鳳祚 王錫闡 揭暄 方中通 孔興泰 袁士龍 杜知耕 毛乾乾 沈超遠 潘耒 張雍敬 李鍾倫 李鼎徵 蔡璿 湯濩 魏文魁附
王錫闡見前　楊光先

卷一百三十三

經學下之上
鄭慶元　沈炳震 炳巽 炳謙附
陳景雲　萬光泰 光謙附
沈彤　惠棟 互見翰詹
江永　程廷祚
余蕭客　汪梧鳳
汪肇龍　法坤宏
卷一百三十四
經學下之中
孔廣森　翟灝
汪中　李惇
錢塘 互見翰詹　江聲
章宗源
卷一百三十五
經學下之下
張惠言 互見翰詹　劉台拱

凌廷堪　謝震
汪萊　李銳
焦循

卷一百三十六
文學上之上
盧世㴶　侯方域
王猷定　蔡覺春以下爲秦涂兩先生傳
徐鄰唐　辥鎔
封濬　申涵光
俞汝言　邱維屏
李騰蛟

卷一百三十七
文學上之中
魏祥世傑附　魏禧
李文允　黃徵之
彭士望　王士祿互見孝友

孫學稼 汸 沈進 李麟友 朱彝鑒 周篔 補傳 周篁附 王研 范路 朱一是 王
卷一百三十八
吳兆騫
文學上之下
性德 劉巖明
毛騤 本名先舒 黃晉良
李良年 邵長蘅
范明徵 許友
彭通 汪璲 互見理學
吳雯 劉丁
卷一百三十九
文學下之上
田蘭芳 張森
李之鉉 吳農祥
朱昆田 李寅

王源　方舟
王苹　李容互見理學以下為關中人文傳
李柏　李因篤互見翰詹
孫枝蔚互見曹司　王又旦
李念慈　張恂
王宏撰　李楷
康乃心　呂暘
王心敬互見理學　劉涵
王仲復以下為關中人文後傳　曹玉珂
宋子眞　雷伯籲
屈復　張郊劉紹攽附

卷一百四十

文學下之中

王兆符　劉青霞
李塨　茅星來
許遂以下為七先生傳　車騰芳

韓海　曹憤
鍾獅　勞孝輿
蘇珥　沈昌宇
張庚　方天游方亦作胡
陳道　陳黃中
吳直　周振采

卷一百四十一

文學下之下

沈大成　羅有高
厲鶚　吳穎芳
黃景仁　洪騰蛟
楊安辨　王元文
張聰咸　姚鼐
張海珊

卷一百四十二

孝友上之上

黃向堅（以下爲孝子傳二）　顧廷琦
劉龍光　陸承祺
揭暄（互見經學）　顏發祥
李復新　費大受
周廖　唐紹光
張三愛　王德貞
徐爾正　毛周允
朱重暉　崔長生
黃壐（以下爲孝友傳）　王鴻業
冷昇　侯汸
侯涵　王士祿（互見文學）
陳光章　華峴嶓
吳翁　雷振（以下爲孝友傳祔）
顧國縉　何兢

卷一百四十三

孝友上之下

黃朝美　汪龍
葉恩宜　華瓏
黃洪元　詹夢符
姚舜情以下爲姚氏兩孝子守經堂記　開芳
王廣文　朱壽命
趙清　謝德健以下爲謝氏兩孝子傳
身耘　朱奉
李應麒　汪顥以下爲汪氏四孝友傳
晨　昂
昇　劉宏甲
王潔　任大任
顧棟生　卯觀成
吳伯宗　朱履正
程慕菱　陳昇

薛文敍（以下爲和州二附孝子劉祠碑記）
盧必陞
沈澈
何兆祥
　恩廣
胡隆（互見守令）
尹汝梘
金傳龍
張士仁
孫鼎鍾
　運標
　裕德
郭培鏞
莊覺
汪允昌
化禮
王恩榮
林賜魁
劉宗洙（以下爲劉氏二孝子傳）
劉宗泗
王勳
王鏵
王世名
葉小娜
翁運槐（以下爲翁氏兩孝子傳）
任遇亨（以下爲任氏兩孝子傳）
桑天顯
王克勳
周尚文

孝友下之下

王瓚　黃宮球
沈敦慤　楊書有以下爲莊平暘氏孝義家傳
樓鳳　重五
祿五李氏　張氏附　袁良謨
陶必鑲　李敬躋范杰　吳阿玉附
張大觀以下爲儒師三孝子合傳　蔡應泰
楊璞　鄧觀灝
較第　姜瑢
沈岫孺　陶士奇
潘瑂　錢聚萬以下爲二孝子錄
蔣經元　閔貞
任天篤　徐大中
董盛祖　臧禮堂
魏興　宋之珩
席慕孔　張長松

卷一百四十六

義行

李應卜　王睿

傅昇　雷世

顏鼎受　潘志道

王湆敬　孔繼禹

董世源　劉首昂

趙永漲　王聯

苑亮　諸兆元

郭氏義僕　烏蒙義役

王隸

卷一百四十七

方術

盧之頤　沈士逸

徐國麟　葉桂

徐大業　李芬

朱爛鼻 李炳
卷一百四十八
藩臣
噶岱默特 額敏和卓
霍集斯
卷一百四十九列女一
賢明
傅山母陳氏 李光地母吳太夫人
田雯母張太夫人 覺羅滿保母汪太夫人
嵇曾筠母楊太夫人 錢陳羣母陳太夫人書
洪亮吉原名禮吉母蔣太宜人 楊詔母聶太宜人
陶思永妻施氏 崔龍見妻錢恭人孟鈿
完顏麟慶母惲太夫人珠
卷一百五十列女二
孝淑
郭鍾琇妻王氏 王孜女

沈人驥女　李麒生一作其生女三姐互見合傳
徐心寰女　徐關寶女元貞
呂從高妻郭氏　許秉恆女福弟
石門閔某女素　平陸呂某女
曾尚增女衍綸　陳文世妻劉氏
曹錫寶女　無錫唐某女素
王法夔女淑春　武仁女端姑

卷一百五十一　列女三

節操上

裴汝清妻欒氏　員偉鉉妻孟氏
方某妻魏氏　李鴻普妻郭孺人
項準妻王氏秀文　傅光箕妻吳氏
路世榮妻党氏　張棠妻金氏
沈文然妻溫氏　史可端妻蔣氏
梅運昌妻李氏　秦甲祐妻劉氏
曹用章妻唐氏　吳珍妻黃氏

柴乙妻陳氏女奴景　燕大成妻周氏
王治民妾某氏　孫疇九妻吳氏
孫錫祚妻程氏　林國奎妻鄭氏
羅音代妻佟氏　可仁言妻岳氏
解心翼妻張安人　弓桴驤妻毛氏

卷一百五十二　列女四

節操下

龐某妻魏氏　劉海妻趙氏
林其默妻陳氏　錢釪妻丁氏
黃賢宗妻歐陽氏　沈文溥妻許氏
包學山妻顧氏　党積德妻侯氏
姚景甘妻凌氏　馬有齡妻馬氏
施如鈺妻朱氏　趙倓妻吳氏
錢界妻尚恭人　趙天眷妻白氏
陶遐妻何氏　邢文貴妻殷氏
程允元妻劉氏秀石　夏璜妻葉孺人

蔣天庚妻范氏　胡嗣英妻吳氏
趙國元妻黃孺人　劉芳第妻曾氏
王烈妻吳氏　程家蔚妻鮑氏瑤枝
施曾錫妻金氏鏡淑　王本晉妻陳氏淑貞
萬某妻蕭氏　湯翰元妻趙氏

卷一百五十三　列女五

烈義上之上

湯祖契妻趙恭人　曹雲蒸妻趙氏
裴希度母范太恭人　羅仁美繼妻李氏
黃晞繼妻周氏　唐天錫妻周氏
鄒延玠妻吳氏　楊文龍聘妻孫氏秀姑
郭某妻李氏三孃　楊定遠妻何氏
陳有量妻海氏　許某妻張氏 范雲騎女附
周天輝妻徐氏　黃居中妻吳孺人
何裒宸聘妻周氏　唐之坦妻曹氏
唐希俊妻王氏　吳錫妻戴氏賢

王舍人某妾傅氏　方引禖妻毛氏
王國珍妻趙氏

卷一百五十四　列女六

烈義上之下

張京聘妻康氏　耿玠聘妻薛氏坤
胡欽聘妻張氏秀　魏克儉妻王氏
陳某妾李氏　李有恆聘妻楊氏二姐
馮翊妻李氏　黃是聘妻吳氏淑姬
李岸妻焦氏　坊者某妻陳氏
黃士振聘妻陳氏寶孃　李長華妾吳氏
吳鶴聘妻林氏莘孃　劉埜妻李氏
薛燕妻洪氏豔孃　張習妻賴氏媧孃
孫大成妻裔氏烈娥章埠元女原姑附
李載華妻徐氏　吳宜來妻朱氏
梁至良妻鄭氏　章揆蒼妻馬氏
龔良翰妻陳氏　烏蒙烈女子某氏

陳國材妻周氏　黃允卿妻陳氏貞孃元輔妻許氏
附　鐵峻聘妻馬氏元姐
周琦聘妻賈氏　楊景雄妻李氏桂姐

卷一百五十五 列女七

烈義下之上

周某妻梅氏蘭如　黃繼姚聘妻李氏
張義妻李氏　郭兆曦妻李氏
張廷桂妻章孺人孔榮　唐麟烝妻王氏清志
陳鴻業聘妻倪氏　賣酒者王某妻某氏
王某聘妻伍氏五姑　張於森妻南氏
何先佑妻孫氏　胡世棠妻鄭氏
劉顯祿養女惠　牛某妻某氏
覺羅隆德妻東鄂氏　汪榮光聘妻王氏
何自榮聘妻楊氏　丁三郎妻某氏
懷遠秀才某妻沈氏　江慶璜妻黃氏歸妹
萬某妻曾氏　山右某妻邢氏

趙海玉妻任氏環
卷一百五十六 列女八
烈義下之下
徐宸煥妻吳氏
劉亨基女滿姑
官德華妻朱氏
李承宗聘妻何氏
查世袞聘妻曹氏
徐某聘妻陳氏
王僑聘妻朱氏
沈守坤聘妻史氏 史喬棟聘妻王氏附
辟中傑女
袁興旺妻邢氏福姐
傅瑛妻周氏 某氏二婦附
陳廣美妻李氏
段某聘妻楊氏姨
顧大妻林氏
李得春妻武氏
劉戊兒聘妻王氏孝姐
鍾某妻蔡氏
伍先馨妻施氏
成登雲妻劉氏德華
錢廷蘭妻史氏
卷一百五十七 列女九
貞潔上

國名震孫某聘妻潘氏　王雲卿子某聘妻劉氏
周士英聘妻張氏明貞　趙某聘妻高氏
計準聘妻宋氏景昭　金某聘妻周氏蘊香
赫連勳聘妻徐氏　方禮祕聘妻范氏二妹
楊國炎聘妻楊氏　李家駒聘妻朱氏
維上女子某氏　潘瑁聘妻王氏
高昂聘妻蔣氏淑
卷一百五十八　列女十
貞潔下
萬某聘妻袁氏　虞孔聘妻王氏
金景山聘妻張氏　朱燦聘妻支氏
林世芳聘妻洪氏汝敬　熊學鵬子某聘妻吳氏
黃某女字夫失姓名　張某聘妻黃氏
吳宏禮聘妻高氏　林觀平聘妻孫氏
蔣斗燦聘妻呂氏　楊嘉聘妻芮氏
田殿焜聘妻秦氏　楊某聘妻劉氏

周幽聘妻許氏二姑　賈汝愈聘妻盧氏

卷一百五十九　列女十一

合傳上

張來鳳母李氏（以下爲張氏五烈傳）　妻劉氏
弟起鳳妻霍氏　附鳳妻章氏
從弟嘉猷妻王氏（婢秋娟附）
呂維祺祖母牛氏（以下爲呂氏五節婦傳）　妾楊氏
弟維禧妻楚氏　孫繼曾妻杜氏
循曾妻蕭氏　張三錫妻許氏（以下爲秀水張氏雙節傳）
妾高氏　鄒先魯妻敖氏（以下爲鄒氏三節婦傳）
妾楊氏　李氏
林應雒妻莫氏（以下爲新會四孝烈傳）　某妻李氏
梁學謙女　史師讓妻黃氏
沈忠節公佚名妻方氏（以下爲三烈婦傳）　妾汪氏
鮑氏（俞氏附見）　李兆婢應高妻袁氏（以下爲西充三義嫗傳）
李映庚乳母某妻李氏（范士龍附見）

龐愍乳母楊汝學妻任氏　汪二蛟母徐氏以下爲開常四烈婦合傳
妻戴氏　徐生某妾某氏俊姑
劉光漢子某妻某氏　馬雄鎮祖母趙太夫人以下爲馬氏世忠烈
傳　繼妻李夫人
妾顧氏　劉氏
女二姐　五姐
子世濟妻董淑人　妾苗氏
羅維祺妻葉氏以下爲羅門雙烈婦傳　世榮妻許氏
司抓住祖母王氏以下爲司氏兩世節婦傳　母趙氏
林翹子茂妻崔氏以下爲雙烈傳　翹女方啟庠聘妻啟庠母李氏
附　趙香女觀以下爲書兩節女事
高唐朱氏婢張某女有　李麒生女三姐互見孝淑以下爲三烈傳
段某妻盧氏　許登高妻董氏
何某妻韓氏以下爲三節婦傳　張榮妻吳氏
張萬寶妻王氏　季捷元妻李氏以下爲季氏雙節傳
子大亨妻劉氏

合傳下

劉大器女（以下爲關西三貞女傳）
楊某聘妻李氏
孫錫光妻劉氏
子懋英妻孔氏
張元尹妻李氏
張抃妻陳氏
曲廷順女登姐
雷百里母程氏
賀某女
許某妻于氏
薛梓妻公氏
子朝君妻石氏
張忻妾鄭氏（以下爲六烈女傳）
于世榮妾胡氏
黃元炳子某聘妻王氏（以下爲張劉二烈女傳）
王仁寰子某妻張氏
顏紹允妻張氏（以下爲顏氏兩節婦傳）
程福亮母康太夫人（以下爲永甯八烈傳）
張檢妻顏氏
郭進昌妻李氏
郝小車妻單氏
汪某女（以下爲汪賀二烈女傳）
王立山妻畢氏（以下爲四節婦傳）
門某妻王氏
賴岳瑞妻梁氏（以下爲賴氏三貞婦記）
姪朝德妻陸氏
段維垣妻于氏
裴璐妾馬氏

李某女　齊廷彬妾朱氏
汪輝祖繼母王太宜人以下爲蕭山汪氏兩節婦傳
生母徐太宜人　某妻湯氏以下爲三烈婦記
袁榮妻李氏　長安李氏婢李某女蘭香宋氏婢衛喜陳壽附
程樹聘妻宋氏景衛陳氏淑睿　以下爲四
貞女傳　張某聘妻姜氏桂
錢某聘妻王岱東女　王志曾聘妻施氏
李龍圖妻謝氏以下爲李氏二節婦傳　子希程繼妻吳氏
蕭貧聘妻胡志熊女以下爲三女貞節記　王某聘妻孫仝敞女
曹秀先子某聘妻彭元瑞女　雷承恭聘妻唐錫桐女以下爲二女貞節記
王中發聘妻吳氏晚香　朱國祥妻王氏以下爲三烈婦傳
錢璞堂聘妻李鉉女　李某聘妻樊晉肱女婉
何李氏以下爲任案邨二十烈女合傳　張王氏
劉王氏　馮劉氏
傅李氏　任趙氏
任周氏　任宋氏

任邱氏　任張氏
任趙氏　趙葉氏
李張氏　張趙氏
崔邢氏　何氏女
馮氏女　傅氏女
熊氏女　崔氏女
吴榕妻沈氏以下爲三烈婦傳　張召棠妻徐氏
賀邦達妻陸氏　沈盤德聘妻張蕙南女以下爲二烈孝傳
吉龍大妻馮氏

碑傳集卷首下

作者紀畧以錄文先後爲次

李紱　見本集卷二十四

鄭虎文　字炳也秀水人乾隆壬戌進士官至左贊善有吞松閣集

馮培　字玉圃號寔庵無錫人乾隆戊戌進士官戶科給事中有鶴半巢文鈔

彭紹升　字允初號尺木長洲人乾隆丁丑進士有二林居文集

何石雲　杭州人官台州訓導

王昶　見本集卷七十

袁枚　見本集卷一百七

姚鼐　見本集卷一百四十一

愛必達愛一作阿　姓阿拉克奇特氏蒙古正白旗人官副都統

張玉書　字素存丹徒人順治辛丑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諡文貞有張文貞集

李果　字碩夫號客山長洲人布衣有詠歸亭文鈔

李霨　見本集卷四

王熙　見本集卷十二
呂星垣　字叔訥武進人官贊皇縣知縣有白雲草堂集
王士禎　見本集卷十八
朱彝尊　見本集卷四十五
徐乾學　見本集卷二十
邵長蘅　見本集卷一百三十八
徐作肅　字恭士商邱人順治辛卯舉人有偶更堂集
顧棟高　字復初號震滄無錫人康熙辛丑進士乾隆中舉經學授國子監司業加祭酒銜有震滄文稿萬卷樓集
吳偉業　見本集卷四十三
王永吉　見本集卷七
徐元文　見本集卷十二
惠周惕　見本集卷四十六
趙士麟　見本集卷十九
唐夢賚　見本集卷四十三
計東　字甫草號改亭吳江人順治丁酉舉人有改亭文集

呂兆琳　見本集卷五十二
陳廷敬　字子端號說巖澤州人順治戊戌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
諡文貞有尊聞堂集午亭文編
汪琬　見本集卷四十五
毛際可　見本集卷九十五
魏象樞　見本集卷八
施閏章　見本集卷四十三
張英　字敦復桐城人康熙丁未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諡文端有
存誠堂篤素堂等集
繆彤　字歌起吳縣人康熙丁未進士授修撰官至翰林院侍講有雙
泉堂集
馮溥　見本集卷十一
孫廷銓　見本集卷七
王崇簡　見本集卷九
金之俊　字豈凡吳江人明進士官至內秘書院大學士諡文通
林佶　字吉人號鹿泉閩縣人康熙壬辰進士官內閣中書有樸學齋

集

魯曾煜　字啟人號秋塍會稽人康熙辛丑進士官翰林院庶吉士有
　秋塍文鈔
鄭方坤　字則厚又號荔鄉建安人雍正癸卯進士官兗州府知府有
　鄭荔鄉稿
姜宸英　見本集卷四十七
陳維崧　見本集卷四十五
任啟運　字嘉聖號釣臺荊溪人雍正癸丑進士官至宗人府府丞有
　清芬樓稿
孔繼涵　字葒谷曲阜人乾隆辛巳進士官戸部郎中
韓菼　見本集卷二十一
彭定求　見本集卷四十四
楊名時　見本集卷二十四
方苞　見本集卷三十五
錢大昕　見本集卷四十九
王昶　見本集卷三十七

杜臻　見本集卷十八
沈德潛　見本集卷三十二
嚴虞惇　見本集卷四十一
蔡新　字次明號葛山漳浦人乾隆丙辰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謚
文恭有輯齋文集
錢維城　見本集卷三十三
汪士鋐　見本集卷四十七
查羲　未詳
潘耒　見本集卷四十五
王源　見本集卷一百三十九
全祖望　字紹衣號謝山鄞縣人乾隆丙辰進士官翰林院庶吉士有
鮚埼亭文集外集
陶元藻　字鳧亭號篁村會稽人諸生有泊鷗山房集
施德馨　字聞于未詳籍貫
李光地　見本集卷十三
藍鼎元　見本集卷一百

耿介　見本集卷四十七
馮景　見本集卷一百三十一
楊椿　見本集卷四十七
柯崇樸　字寓匏嘉善人副貢生薦康熙己未博學鴻詞科未試官內閣中書有振雅堂集
汪師韓　字抒懷錢塘人雍正癸丑進士官編修有上湖分類文稿
朱軾　見本集卷二十二
張廷玉　見本集卷二十二
沈近思　見本集卷二十三
費元衡　未詳
賀代伯　字賢湘甯化人
杭世駿　字大宗號堇浦仁和人舉乾隆丙辰博學鴻詞授編修有道古堂集
華希閔　字豫原號劒光又號芋園無錫人康熙庚子舉人涇縣教諭有延綠閣集
沈彤　見本集卷一百三十三

任蘭枝　見本集卷二十五
伊湯安　字小尹滿洲正白旗人乾隆辛卯舉人官貴州督糧道
潘應賓　未詳
錢儀吉　字定廬號衎石嘉興人嘉慶戊辰進士官給事中有衎石齋記事稿
阮元　字伯元號芸臺儀徵人乾隆己酉進士官至東閣大學士謚文達有揅經室集
宋犖　見本集卷六十七
孫星衍　見本集卷八十七
李天馥　見本集卷十三
徐文駒　字子文鄞縣人康熙己丑進士
許廸澍　三禮子安陽人
湯右曾　字西厓仁和人康熙戊辰進士官至吏部侍郎有懷淸堂集
周彝　未詳
楊瑄　字玉符婁縣人康熙丙辰進士官至內閣學士
裘璉　字殷玉慈谿人有横山集

張伯行　見本集卷十七
陸奎勳　見本集卷四十八
嚴沆　見本集卷十八
陳兆崙　字星齋號句山錢塘人舉乾隆丙辰博學鴻詞授檢討官至
太僕寺卿有紫竹山房文集
彭端淑　字樂齋丹稜人雍正癸丑進士官廣東肇羅道有白鶴堂稿
汪由敦　見本集卷二十七
雷鋐　見本集卷三十
彭啟豐　見本集卷三十五
蔡世遠　見本集卷二十三
沈廷芳　見本集卷八十四
曹一士　見本集卷五十六
徐用錫　字畫堂號壇長宿遷人康熙己丑進士官翰林院侍講有圭
美堂集
盧文弨　見本集卷四十八
李塨　見本集卷一百四十

趙國麟　字仁圃泰安人康熙丙戌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
尚書
劉紹攽　見本集卷一百三十九附錄
馮浩　字養吾號孟亭桐鄉人乾隆戊辰進士官御史有孟亭文集
法坤宏　見本集卷一百三十三
任兆麟　字文田震澤人嘉慶丙辰舉孝廉方正有有竹居集
史貽直　見本集卷二十六
胡天游　見本集卷一百四十亦作方天游
朱珪　見本集卷三十八
陳宏謀　見本集卷二十七
陳世倌　見本集卷二十六
洪亮吉　見本集卷五十一
錢陳羣　見本集卷三十四
張洲　見本集卷一百七
章學誠　號實齋會稽人乾隆戊戌進士官國子監典籍有婦學及實
齋文集

王元啟　見本集卷一百七

李文藻　字素伯號南磵益都人乾隆辛巳進士官至知州有恩平潮陽桂林諸集

朱仕琇　見本集卷一百十二

陰承方　字靜夫號克齋甯化人歲貢生有陰靜夫遺文

魯仕驥　字九皋號絜非江西新城人乾隆辛卯進士官夏縣知縣有山木居士集

姚範　字南青號薑塢桐城人乾隆壬戌進士官臺灣道有援鶉堂文集

劉大櫆　見本集卷一百十二

陸燿　見本集卷七十三

秦瀛　字淩滄號小峴無錫人乾隆甲午舉人官至刑部侍郎有小峴山人集

裘曰修　見本集卷三十三

孟超然　字朝舉號瓶庵閩縣人乾隆庚辰進士官至吏部郎中有孟氏八錄瓶庵居士文鈔

于敏中　字重棠金壇人乾隆丁巳進士授修撰官至文華殿大學士諡文襄
戴震　見本集卷五十
趙佑　字啟人號鹿泉仁和人乾隆壬申進士官至左都御史有清獻堂集
陸錫熊　見本集卷三十五
王芑孫　字念豐號鐵甫長洲人乾隆戊申　召試舉人官國子監典簿有淵雅堂集
徐書受　字尚之武進人四庫館議敘官南召縣知縣有教經堂集
朱休度　字介裴號梓廬秀水人乾隆癸酉舉人官廣靈縣知縣有梓廬舊稿
吳文溥　字博如號澹川嘉興人諸生有南野堂集
紀昀　見本集卷三十八
江藩　字鄭堂江蘇甘泉人諸生有漢學師承記宋學師承記
焦循　見本集卷一百三十五
陳壽祺　見本集卷五十六

劉逢祿　綸孫字申受武進人嘉慶甲戌進士官禮部主事有劉禮部集
張井　號芥航膚施人嘉慶辛酉進士官至東河總督有二竹齋文鈔
李兆洛　字申耆武進人嘉慶乙丑進士官安徽鳳臺縣知縣有鳳臺縣志養一齋文集
潘諮　字少白錢塘人有少白山人集
熊賜履　見本集卷十一
毛奇齡　字大可號初晴蕭山人舉康熙己未博學鴻詞授檢討有西河文集
楊繩武　字文叔吳縣人康熙癸巳進士官編修有古柏軒集
呂謙恆　字天益河南新安人
沈炳震　見本集卷一百三十三
張庚　見本集卷一百四十
邵晉涵　見本集卷五十
金德嘉　字會公號蔚齋廣濟人康熙壬戌進士官檢討有居業齋文鈔

高珩　見本集卷四十三
竇克勤　見本集卷四十六
尹會一　見本集卷二十九
顧湄　字伊人太倉人處士有水鄉集
宋琬　見本集卷七十八
李澄中　字渭清號漁邨諸城人舉康熙己未博學鴻詞官翰林院侍讀有漁邨集臥象山房集滇程日記
胡具慶　字瓞峯容城人
徐倬　字方虎號蘋邨德清人康熙癸丑進士官翰林院侍講有蘋邨集
李克敬　未詳
羅有高　見本集卷一百四十一
黃宗羲　見本集卷一百三十一
沈大成　見本集卷一百四十一
喬萊　見本集卷四十五
蔣永修　號紀友宜興人順治丁亥進士官應山縣知縣歷刑科給事

中湖廣提學副使

蔣景祁　字京少宜興人諸生薦康熙己未博學鴻詞官同知有東舍集

楊超曾　字駿驤武陵人康熙乙未進士官至吏部尚書署理江南江西總督諡文敏

方棨如　字文輈號樸山滈安人康熙丙戌進士官豐潤縣知縣有集虛齋古文

符曾　字幼魯錢塘人乾隆丙辰薦博學鴻詞後官至戸部郎中有春鳧小稿

齊召南　見本集卷三十二

王篋聽　懋竑子寶應人

程大中　字拳時應城人乾隆丁丑進士官教授有在山堂集

陳祖范　字亦韓號見復常熟人雍正癸卯進士舉經學授國子監司業有見復文集

許宗彥　見本集卷六十

李威　字畏吾龍溪人

汪中　見本集卷一百三十四

翁方綱　字正三號覃谿大興人乾隆壬申進士授編修官至內閣學士有復初齋文集

桂馥　見本集卷一百九

吳定　字殿麟歙縣人有紫石泉山房集

洪榜　字汝登號初堂歙縣人乾隆戊子舉人

趙懷玉　見本集卷一百十

謝階樹　字子玉號向亭宜黃人嘉慶戊辰進士官至侍講學士有約書及守約堂集

惲敬　字子居陽湖人乾隆癸卯舉人官瑞金縣知縣有大雲山房集

高澍然　字雨農光澤人乾隆戊申舉人官內閣中書

陳善　字扶雅號壽客錢塘人嘉慶辛酉舉人官嘉善縣教諭有損齋文集

周凱　字仲禮號芸皋富陽人嘉慶辛未進士授編修官至臺灣道有內自訟齋文集

張貞　字起元號杞園安邱人薦康熙己未博學鴻詞未試官翰林院

孔目有杞園文集

劉青藜　字太乙號嘯月襄城人康熙丙戌進士官翰林院庶吉士有高陽山人集

湯斌　見本集卷十六

王廷璧　見本集卷七十九

姜垚　字蒼厓會稽人

余縉　見本集卷五十三

胡會恩　字孟綸號茗山德清人康熙丙辰進士授編修官至刑部尚書有清芬堂集

姚世鈺　字玉裁號薏田歸安人諸生有孱守齋遺集

劉青霞　見本集卷一百四十

謝濟世　見本集卷八十三

王峻　字次山常熟人雍正甲辰進士官御史有艮齋文集

蔣家駒　丹陽人乾隆庚午舉人廣西懷遠縣知縣

李志魯　安吉人河南柘城縣知縣

顧陳垿　見本集卷六十

曾釗　字敏修又字冕士南海人道光乙酉拔貢生官欽州學正有文集

余廷燦　字存吾長沙人乾隆辛巳進士官編修有存吾文稿

施朝幹　字鐵如儀徵人乾隆癸未進士官至宗人府府丞有一勺集正聲集

袁文揆　字時亮保山人貢生官甘肅縣丞有食蛤集

陸繼輅　字祁生陽湖人嘉慶庚申舉人官貴溪知縣有崇百藥齋集

吳應逵　字鴻來鶴山人乾隆乙卯舉人有雁山文集

吳雲　字玉松吳縣人乾隆癸丑進士

張士元　號鱸江吳江人嘉慶庚申舉人有嘉樹山房集

王苹　見本集卷一百三十九

張貞生　見本集卷四十四

謝檟　未詳

喬騰鳳　未詳

錢陸燦　字爾弢一字湘靈常熟人順治丁酉舉人有圓硯居士集調運堂集

呂履恆　字元素號坦庵河南新安人康熙甲戌進士官至戸部侍郎
有夢月巖集
趙執信　見本集卷四十五
儲大文　字六雅號畫山宜興人康熙辛丑進士官翰林院庶吉士有
存硯樓集
韓夢周　號理堂濰縣人乾隆丁丑進士官知縣有理堂文集
武億　見本集卷一百八
王焯　未詳
吳蘭修　字石華嘉應人
潘挹奎　字石生武威人嘉慶己卯進士官吏部主事
翟鳳翥　見本集卷七十七
李繼白　未詳
陳錫嘏　見本集卷四十四
衛周祚　見本集卷七
王宏度　未詳
周亮工　見本集卷十

李元振　見本集卷十八
王伯勉　未詳
顧汧　字芝巖長洲人康熙癸丑進士官河南巡撫有鳳池園集
郝浴　見本集卷六十四
梁清標　字玉立號蕉林正定人明進士官至保和殿大學士有蕉林文集
李呈祥　字吉津號木齋霑化人官少詹事有東邨集
范鄗鼎鄗作鎬　字彪西洪洞人康熙丁未進士有五經堂文集
陳克峻　未詳
李振裕　字維饒號醒齋吉水人康熙庚戌進士官至戶部尚書有白石山房文稿
靳讓　見本集卷八十一
張雄　未詳
張澍　字時霖號介侯又號介白武威人嘉慶己未進士官永新縣知縣有敎素堂集
陳鵬年　見本集卷七十五

趙元祚　字我軒昆明人康熙乙酉舉人官知縣
牛運震　見本集卷一百三
戈濤　字巨源號蓮園獻縣人乾隆辛未進士
王善脩　字令梃含山人有石壁山房稿
陳浩　字紫瀾昌平人雍正甲辰進士授編修官至少詹事有生香書屋稿
董邦達　字孚存號東山富陽人雍正癸丑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諡文恪
楊錫紱　見本集卷七十二
竇光鼐　見本集卷三十六
沈埴為　字叔埏秀水人
管世銘　見本集卷五十七
湯藩　字价人南豐人乾隆丁未進士
薛所蘊　字子展號行屋孟縣人有桴庵集
劉漪　未詳
朱之錫　見本集卷七十六

田蘭芳　見本集卷一百三十九

姚文田　字秋農歸安人嘉慶已未進士授修撰官至禮部尚書諡文僖有邃雅堂文集

王紫綬　見本集卷七十九

梁清遠　字邇之正定人順治丙戌進士官吏部侍郎有祓園集

李來章　字禮山襄城人康熙乙卯舉人官兵部主事有禮山園文集

劉宗泗　見本集卷一百四十四

李因篤　見本集卷四十五

顧景星　字黃公蘄州人明諸生康熙戊午就徵給檢討俸乞歸有白茅堂集

朱驊　號汗朱滑縣人

陸隴其　見本集卷十六

劉易　未詳

趙申喬　見本集卷十九

冉覲祖　見本集卷四十六

趙炯　字鶴齋鹽山人

藍千秋　字長淸宜黃人薦授國子監學正官至盛京戶部員外郎有藍戶部集

諸世器　字景錡又字敬甫崑山人貢生

桑調元　字伊佐號弢甫錢塘人雍正癸丑進士官工部主事有弢甫初續集

陳黃中　見本集卷一百四十

沈起元　見本集卷八十四

謝廷瑜　濟世從弟

朱筠　見本集卷四十九

檀萃　號默齋望江人乾隆辛巳進士官祿勸縣知縣有法書十卷

林有席　字儒珍分宜人有續古文雅正

高鳳翥　昆明人乾隆癸酉舉人

梁德重　鹿邑人

魏源　字默深邵陽人道光壬午舉人官內閣中書截取江蘇同知有淸夜齋文集古微堂內外集

范正脈　修武人順治己丑進士官檢討兩浙江南鹽運使

王日高　字北山茌平人順治戊戌進士官工科給事中

孫奇逢　見本集卷一百二十七

張爾岐　見本集卷一百三十

李煥章　字象先江西樂安人有織齋集

趙光貴　未詳

丁澎　字飛濤號藥園仁和人順治乙未進士官禮部郎中有扶荔堂集

梁份　字質人南豐人有懷葛堂文集

杜宗甫　雲南順甯人歲貢生

儲方慶　見本集卷九十二

程正揆　字端伯號青溪孝感人有青溪遺稾

李容　見本集卷一百二十八

蕭家芝　見本集卷五十八

李[illegible]　未詳

靳標嵩　未詳

洪若臯　字虞鄰臨海人順治乙未進士官福建參議有南沙文集

劉榛　字山蔚商邱人有虛直堂集

苗于京　未詳

夏駰　字春茵號宛來烏程人薦康熙己未博學鴻詞未試有爛溪集交山平寇本末等書

仝軌　字車同郟縣人康熙乙酉舉人

王思訓　字疇五號永齊昆明人康熙丙戌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讀有滇乘及文集

陳儀　見本集卷四十七

彭鵬　見本集卷六十七

陳璸　見本集卷六十八

劉蔭樞　見本集卷六十八

閻循觀　見本集卷六十

陳士驥　楚雄人順治庚子舉人

張雲章　字漢瞻嘉定人諸生有樸村文集

陳道　見本集卷一百四十

倪蛻　字振九號蛻翁青浦人議敘知縣

蔣衡　字湘帆金壇人手書十三經進呈　賜國子監學正
吳襄　號七雲青陽人康熙癸巳進士官至吏部尚書謚文簡
楊汝穀　見本集卷二十九
耿興宗　襄城人
盛大謨　字于埜號字雲武甯人貢生
蔣恭棐　字維御長洲人康熙辛丑進士官編修
楊鸞　見本集卷一百六
孫用正　未詳
劉青芝　宗泗次子字芳草襄城人有江村山人稾閏餘稾
劉統勳　見本集卷二十七
諸錦　字襄七號艸廬秀水人舉乾隆丙辰博學鴻詞授檢討官至左
贊善有絳跗閣集
周天度　字心羅號讓谷仁和人乾隆壬申進士官至許州知州有十
誦齋集
厲鶚　見本集卷一百四十一
錢載　見本集卷三十六

章有大　字容谷歸安人雍正庚戌進士
馬棻祖　字力本號石蓮江都人雍正壬子舉人官閿鄉縣知縣
趙青藜　字然乙涇縣人乾隆丙辰進士官御史有漱芳居文鈔
王紱　延津人乾隆庚午舉人
朱稻孫　字稼翁秀水人貢生薦乾隆丙辰博學鴻詞有六峯閣稾
潘思榘　見本集卷七十
王鳴盛　見本集卷四十二
郭善鄰　未詳
李宗傳　未詳
李建　朝邑人
劉鴻翱　字次白濰縣人嘉慶己巳進士官太湖同知有綠野齋文集
曹錫寶　見本集卷五十六
丁子復　字見堂號小鶴嘉興人廩貢生有見堂文鈔
崔述　字武承號東壁大名人乾隆壬午舉人官上杭縣知縣有無聞集
牛步奎　未詳

鄂山　姓氏未詳滿洲人乾隆丙辰進士官河南按察使
李仰賢　新鄉人
張惠言　見本集卷五十一
王夢祖　未詳
張遠覽　見本集卷一百六
吳德旋　字仲倫宜興人諸生有初月樓文集
薛宁廷　字退思雒南人乾隆丁丑進士官翰林
王仕　未詳
王杰　見本集卷二十八
溫汝适　字賁坡順德人乾隆甲辰進士官至兵部侍郎有攜雪齋詩
文集
錢灃　見本集卷五十六
法式善　原名運昌姓蒙烏吉氏字開文號時帆一號梧門蒙古正黃
旗人乾隆庚子進士官至國子監祭酒有存素堂集
梁同書　見本集卷四十八
沈寶麟　字孔徵號紱齋嘉興人嘉慶戊午舉人官湯溪縣教諭有雙

琴齋集

雷亭　高陵人

董詔　字馭臣安康人乾隆甲午舉人

朱翔鳳　字于庭長洲人嘉慶庚申舉人官新甯縣知縣有浮溪精舍

文錄

蔣祥墀　字盈階天門人乾隆庚戌進士

陳昌齊　見本集卷八十七

陳預　直隸失籍人乾隆丙戌進士官至吏部左侍郎

劉台斗　見本集卷一百九

劉開　字東明號孟塗桐城人有孟塗文集

張宗泰　字魯巖魯山人舉人官脩武縣教諭

郭尚先　字蘭石莆田人嘉慶己巳進士官禮部侍郎

胡承珙　字墨莊涇縣人嘉慶乙丑進士

蔣湘南　字子瀟固始人道光乙酉拔貢生有春暉閣文鈔

錢澄之　字飲光桐城人明諸生有田閒集

吳隆元　歸安人

劉自潔　字恆叔武强人康熙癸巳進士官編修有定性齋文集
王安國　見本集卷二十九
劉綸　字音涵號繩庵武進人舉乾隆丙辰博學鴻詞第一官至文淵
閣大學士謚文定有繩庵集
邵齊燾　見本集卷四十八
崇士錦　天長人
康濬　未詳
文幹　未詳
馬名駒　字昂千未詳籍貫有悔堂學古文
孫景烈　見本集卷四十八
劉台拱　見本集卷一百三十五
彭而述　見本集卷七十七
何其偉　其倓弟字石民號我堂石屏人康熙己卯舉人官遂昌縣知
縣有我堂詩古文集
張堅　字樓壇號閏榻武甯人有閏榻先生集
李翮　見本集卷八十七

楊峒　益都人
范泰恆　字無崖洛陽人乾隆辛酉舉人聯捷進士
周正　字公端號方山萊陽人康熙辛未進士官浦城縣知縣有取此居文稾
熊寶泰　字藕頤潛山人
楊于果　見本集卷一百九
王睿　見本集卷一百四十六
鄭梁　字半人號禹梅慈谿人康熙戊辰進士官至高州府知府有寒邨雜錄五丁集
韓程愈　未詳
陶自新　未詳
嵇曾筠　見本集卷七十六
張九鉞　字度西號紫峴湘潭人乾隆丙戌進士官知縣有陶園文集
戚學標　字翰芳號鶴皋太平人乾隆辛丑進士官涉縣知縣有鶴皋文鈔
張能麟　字玉甲又字西山宛平人順治丁亥進士官至川南副使有

儒家理要

梁賓　未詳

鄭開極　字肇修侯官人順治辛丑進士授編修

閻禧　未詳

梁熙　許州人

黃百家　宗羲子字主一餘姚人

郭棻　見本集卷十八

嵇永仁　見本集卷一百十九

王龍光　見本集卷一百十九

賈兆鳳　字九儀號檀村高郵人康熙丙戌進士官翰林院庶吉士

吳陳炎　字寶厓號芋町錢塘人

秦松齡　字留仙號對巖無錫人順治乙未進士舉康熙己未博學鴻詞官諭德

蔣士銓　見本集卷四十九

黎士宏　見本集卷八十一

王一甯　未詳

佟世思　字未詳滿洲鑲黃旗人

梁玉繩　字曜北號諫庵錢塘人貢生有蛻稾

趙元春　萊陽人

程晉芳　見本集卷五十

周煌　字海山涪州人乾隆丁巳進士官至兵部尚書諡文恭有海山
存稾

姚令儀　字一如婁縣人乾隆丁酉拔貢生官四川布政使

史兆蘭　宛平人

岳震川　字一山洋縣人嘉慶辛酉進士官內閣中書有賜葛堂集

張錫穀　未詳

張遇春　未詳

顧炎武　見本集卷一百三十

柴紹炳　見本集卷一百二十四

李良年　見本集卷一百三十八

盧世漼　見本集卷一百三十六

劉青蓮　宗泗長子襄城人

鄭廉　字介夫自號柳下野人商邱人諸生有柳下堂集
彭士望　見本集卷一百三十七
劉佑　鄢陵人
魏禧　見本集卷一百三十七
朱溶若　未詳
李元鼎　字梅公吉水人明進士官至兵部侍郎有石園集
康乃心　見本集卷一百三十九
高兆　字雲客號固齋侯官人
王宏撰　見本集卷一百三十九
朱辰應　字載坤號清谷子秀水人諸生
李興祖　未詳
魏禮　字和公一字季子寧都人有季子文集
湯修業　字賓鷺陽湖人有賴古齋文集
徐釚　字電發吳江人舉康熙己未博學鴻詞授檢討有南州草堂集
張大受　見本集卷四十七
鍾淵映　字廣漢嘉興人

蔣中和 字眉三靖江人
賈開宗 未詳
王崇炳 字虎文東陽人貢生有學耨齋文集
周清原 字雅楫號蜨園武進人舉康熙己未博學鴻詞授檢討官至工部侍郎有蓉湖文集
陳僖 字藹公清苑人有燕山堂集
郝林 見本集卷二十三
王鑒 字亮生吳縣人貢生有壑舟園初稾文稾
曹鵬翊 未詳
孫自務 字樹本號立庵安邱人諸生有花石山房集
龔百藥 字介眉武進人順治丙戌舉人有介眉詩選湘筌閒草吹萬閣草
王箴傳 懋竑子寶應人
張秉直 澄城人貢生
錢泰吉 字輔宜號警石嘉興人官海甯州訓導有甘泉鄉人稾
盛百二 號柚堂秀水人乾隆丙子舉人官淄川縣知縣有柚堂文存

錢寶甫　原名昌齡以字行更字子壽號恬齋秀水人嘉慶己未進士官山西布政使有恬齋遺稾

楊方達　字符蒼武進人雍正癸卯舉人

梅庚　字耦長一字子長宣城人康熙辛酉舉人有天逸閣集

梅文鼎　見本集卷一百三十二

吳斯洺　字未詳歸安人晚號五亭山人

惠棟　見本集卷四十六

朱彬　字郁甫寶應人

田雯　見本集卷十九

蔡覺春　見本集卷一百三十六

陳庚煥　字道獻號惕園福建長樂人歲貢生有惕園初稾

陸鱗書　字微庭號子偷鎭洋人道光壬辰舉人有胥瓶山館文存

陳玉堪　字賡明號椒峯武進人康熙丁未進士官內閣中書

湯準　斌子睢州人

方鴻　見本集卷九十八

王心敬　見本集卷一百二十九

涂登　字南池未詳籍貫

汪大經　字書年號秋白嘉興人貢生有借秋山居文鈔

王友亮　號葑亭婺源人乾隆辛丑進士官通政司副使有雙佩齋集

姚瑩　字石甫桐城人嘉慶戊辰進士官至廣西按察使有石甫文集

張生洲　字淵甫震澤人有觀妙齋文集

陸世廉　未詳

費密　字此度成都人流寓泰州有燕峯集

陳三島　號鶴如吳縣人

祝期　未詳

王鳴雷　字震生番禺人有空雪樓集

鄭敷教　未詳

王潔　見本集卷一百四十三

杜濬　字于皇號茶邨黃岡人明副貢生有變雅堂集

成親王　有詒晉齋集

盧錫晉　字子弓單縣人康熙戊辰進士官正定府知府有尙志館集

孫鵬　字圖南昆明人康熙戊子舉人官泗水縣知縣有圖南文集

李堅　見本集卷六十

周棐　未詳

李祺　貴州人

鞠遜行　廉子山東海陽人乾隆己未進士

胡定　見本集卷五十六

吳周聚　未詳

陳至言　字山堂號青厓蕭山人康熙丁丑進士官編修有菀青集

徐晟　未詳

袁徵　未詳

周師文　未詳

傅為詝　見本集卷三十三

陶必銓　見本集卷末上

周於禮　字綏遠號立崖嶍峨人乾隆辛未進士官至大理寺少卿有聽雨樓集

劉鳳誥　字金門萍鄉人乾隆己酉進士授編修官至兵部侍郎有存悔齋集

周於智　見本集卷八十五

邵志純　字懷粹仁和人舉嘉慶丙辰孝廉方正有右庵文集

錢青選　字瑾巖號漱石陽湖人流寓雲南

柳中星　未詳

牟願相　字亶夫棲霞人

錢廷文　河南人

韓則愈　鄢陵人

吳江　未詳

李之芳　見本集卷十四

常安　字履坦未詳籍貫有受宜堂文集

蔡之定　字生甫德清人乾隆癸丑進士

潘世恩　字芝軒吳縣人乾隆癸丑進士授修撰官至武英殿大學士謚文恭

英和　姓索綽絡氏字樹琴號煦齋滿洲正白旗人乾隆癸丑進士官至東閣大學士

毛先舒　見本集卷一百三十八又作毛騤

張永銓　字賓門華亭人康熙癸酉舉人官徐州學正有閑存堂集

呂宣曾　洛陽人

李集　見本集卷一百四

尤侗　見本集卷四十五

衛既齊　見本集卷六十六

甘汝來　見本集卷二十五

楊履寬　字裕如號栗亭雲南太和人乾隆甲午舉人

賁璵　建水人雍正己酉舉人官知縣年百歲重宴鹿鳴

查禮　見本集卷八十五

金甡　見本集卷三十五

吳賢湘　字清夫未詳籍貫

張玉樹　見本集卷一百七

朱世繡　未詳

盧紘　字元度號澹巖蘄州人順治己丑進士官蘇松督儲參議有四照堂集

方孝標　桐城人

徐旭旦　字浴咸號西泠錢塘人副貢生官至連平州知州有世經堂集
黃中堅　字震生吳縣人有蓄齋初集二集
郭琇　見本集卷六十八
鞠濂　字溪園號蓮隱山東海陽人貢生官平原訓導有悅軒集
王時翔　見本集卷一百一
陶正靖　見本集卷五十六
楊應琚　漢軍正白旗人官至大學士雲貴總督
黃士傑　長泰人官雲貴糧道
吳成佐　字贊皇未詳籍貫有懶庵偶存稾
李瑛　未詳
程襄龍　字夔侶一字古雪歙縣人有澂潭山房集古雪集
李汝章　未詳
吳紹曾　字虞位號魯也秀水人諸生
郭益墒　鄭州人舉人
楊紹文　字子掞山陰人有雲在文稾

樂績　號星村懷甯人
賈湘　號約園未詳籍貫
王崧　未詳
李元灝　檜陽人
黃汝成　字潛夫嘉定人廩貢生官泗州訓導有袖海樓文錄
王大經　字修木東臺人
趙節　建水人康熙辛酉舉人官知縣
錢世錫　字嗣伯一字慈伯號百泉秀水人乾隆戊戌進士官檢討有
鹿山老屋文集
錢楷　見本集卷七十四
尙鎔　未詳
程可則　字周量一字湟溱又字彥揆號石臞南海人順治壬辰進士
官至桂林府知府有遂集樓海日堂等集
彭孫貽　字仲謀一字羿仁海鹽人拔貢生有茗齋集
錢邦芑　江蘇華亭人官至副都御史
李柏　見本集卷一百三十九

何毅夫　順德人乾隆乙丑進士官知縣

陶澍　字子霖號雲汀安化人嘉慶壬戌進士官至兩江總督謚文毅

有印心石屋文集

謝振定　見本集卷五十七

梅曾亮　字伯言上元人道光壬午進士官戶部郎中有柏梘山房集

引用書目亦以錄文先後爲次

盛京通志

八旗通志

大名府志

靈壽縣志

陝西通志

諸城縣志

宛平縣志

山西通志

四川通志

廣東通志

汾陽縣志
宣化府志
回疆通志

碑傳集

二

DS
734
.C56
V.2

碑傳集卷一目錄

宗室上

武功郡王禮敦傳　李紱
和碩禮烈親王代善傳　鄭虎文
和碩睿忠親王多爾袞傳　鄭虎文
和碩豫通親王多鐸傳　馮培
和碩鄭獻親王濟爾哈朗傳　鄭虎文
和碩肅武親王豪格傳　鄭虎文
和碩怡賢親王允祥傳　彭紹升

嘉興錢儀吉纂錄

宗室上

武功郡王禮敦傳 子彼

武功郡王禮敦巴圖魯者
景祖翼皇帝長子也創業之初由虎欄哈達之黑圖阿喇城展拓疆土四征不庭禮敦所向克敵因加巴圖魯號巴圖魯漢言勇也初
景祖時有名碩色納者生子九人俱强悍又有名加虎者生子七人俱輕捷多力嘗身披鎧甲連躍九牛二族恃其强侵陵諸路
景祖以禮敦英勇率同甯古塔諸貝勒往征之破碩色納子九人滅加虎子七人盡收五嶺迤東蘇克蘇滸河迤西二百里內諸部歲癸未
景祖翼皇帝暨
顯祖宣皇帝龍馭上賓並建
山陵於黑圖阿喇城未幾禮敦巴圖魯亦卒因祔葬
陵側黑圖阿喇城即今興京也天命九年東京既建
太祖高皇帝命六弟鐸弼王善博伊和齊往黑圖阿喇城謁

祖陵爰奉
祖考梓宮舁以黃輿及禮敦巴圖魯櫬舁以朱輿悉遷葬於東京崇德
元年夏四月創建
太廟
太宗文皇帝追念前勳倣歷朝配享之禮
特追冊禮敦巴圖魯爲武功郡王於
太廟後殿右末立神位東向配享其祝文云嗣位孫敢昭告於族祖神
位前曰惟我族祖竭力爲國厥功匪細茲謹倣古制不沒祖功追封爲
武功郡王配享廟庭永彰祖譽是時同姓功臣配享
太廟者惟禮敦巴圖魯一人至順治十一年始益以慧哲郡王額爾袞
等三人並列位中殿東廡四時配享王妃等亦設位從享焉

和碩禮烈親王代善傳 鄭虎文

代善
太祖高皇帝第二子也性忠果英勇過人從征哈達輝發葉赫等國論
功授貝勒瓦爾喀蜚攸城人苦烏喇國布占泰之虐乞附於我丁未歲
太祖命與貝勒舒爾哈齊褚英等率兵往徙之乘夜行夜晦光見大纛

上取視無有復樹之光如初舒爾哈齊疑之欲回兵代善不可遂進兵
盡收環城屯寨五百戶令侍衛扈爾漢護之先行布占泰邀諸路不得
進次日大軍至代善及褚英各率兵五百分路夾擊代善從馬上攫貝
勒博克多冑而斬之並斬其子生擒貝勒胡里布及常往父子時天大
雪寒冽敵兵棄甲走僵仆相屬斬獲無算
太祖嘉其功賜名古英巴圖魯癸丑年
太祖征布占泰代善從時烏喇三萬人越伏爾哈城而眾軍皆願戰
太祖欲緩之將遣使申論代善進曰我士飽馬騰利在速戰所慮者布
占泰不出耳今彼兵既出平原曠野可一鼓擒也
太祖從之時布占泰令步軍列陣以待兩軍距百步許代善隨
太祖親突陣大敗之遂克其城布占泰遁走代善復統精兵截戰又敗
之布占泰僅以身免天命元年
太祖正大號授大貝勒四人以代善為首三年
太祖伐明大軍兩路進會天雨
太祖欲還軍代善曰我與明和好久矣因其不道是以興師今既臨其
境若遽旋師將與明復修和好乎抑相仇怨乎軍行遠地誰能諱之天

雖陰雨禦雨有具何慮焉且天降此雨以懈明邊將之心使吾出其不意是雨利於我不利於彼也

太祖善其言遂進兵下撫順東州馬根單三城及堡寨共五百餘處大軍已出關明廣甯總兵張承廕等來追時

太宗為四貝勒與代善率兵迎擊之盡殲其眾四年正月往守札喀關二月明大發兵四路來侵

太祖率師親征代善先行遂過札喀關集兵以待

太宗以祀事後至請急宜往護界藩山築城夫役遂赴界藩山斬敵百人敗明總兵杜松等於薩爾滸山時明總兵馬林營尚間崖總兵潘宗顏營斐芬山互為犄角

太祖命步兵接戰方傳諭敵兵自西突至代善呼曰兵已進矣即怒馬迎戰直入其陣諸貝勒繼之敵遂敗斬獲過半明總兵劉綎由寬甸路來犯據山岡以拒我師

太宗督兵上擊代善率左翼兵自西夾攻之敵大潰殺劉綎於陣八月

太祖以葉赫貝勒金台石布楊古助明來侵往討其罪執金台石於東城殺之布揚古及布爾杭古居西城聞之懼代善諭降之葉赫悉平六

年三月大軍取瀋陽敗明來援瀋陽總兵李秉誠兵逐北四十里七月
鎮江城守將叛投明將毛文龍同莽古爾泰率兵遷金州民於復州十
一年八月
太祖上賓代善於諸子最長而功德隆茂眾望尤屬
太宗代善子貝勒岳託薩哈璘共議告代善曰
四貝勒才德冠世深契
先帝聖心眾皆悅服當速繼大位代善曰此吾素志也遂作議書言紹
承大統必得聖君始能戡亂致治以成一統自顧德薄願共推戴
四貝勒嗣位入朝遍示諸貝勒大臣眾皆喜以告
太宗辭讓再三代善言益切眾議亦堅
太宗乃從之十一月率兵征蒙古喀爾喀札魯特布執貝勒巴克與其
二子及喇什希布代青桑噶爾等寨十四貝勒殺鄂爾寨圖盡俘其眾
而還天聰元年與貝勒阿敏及子貝子碩託率兵攻明錦州圍其城三
年十一月從
太宗伐明逼北京敗明大同總兵滿桂宣府總兵侯世祿援兵于德勝
門追殺至隘口幾盡敵十二月隨

太宗攻薊州會山海關兵來援距城二里許與我師遇遂立營環車楯
鎗礮以自固代善麾左翼四旗護軍攻其東面破之四年明兵部尚書
劉之綸率兵至遵化營於山環山圍之招之綸降不從遂縱兵擊破其
營無得脫者五年明臺軍殺我遊牧兵掠駝馬去同貝勒濟爾哈朗以
礮攻克其營留兵守之時我師圍明大凌河城明遣兵援距城十五里
而軍右翼兵衝入敗之生擒明監軍道張春等春見
太宗不跪
太宗怒欲誅之代善進曰我前此所獲無不收養且此人旣以死忠爲
貴奈何殺之以遂其志乎
太宗悅遂赦春六年征察哈爾遂伐明奉
命同莽古爾泰統軍繼進受和而還八年復從
太宗伐明出榆林口與子貝勒薩哈璘碩託等率兵自喀喇俄保入邊
攻克得勝堡城守參將李全自縊遂駐兵朔州十年四月改元崇德大
封功臣晉代善爲和碩兄禮親王十二月從
太宗征朝鮮受其降以歸三年
太宗征喀爾喀同鄭親王濟爾哈朗等留守並監築遼陽都爾鼻城八

年八月
太宗上賓
世祖章皇帝嗣位郡王阿達禮及貝子碩託謀立睿親王多爾袞代善
發其謀俱伏誅碩託爲代善第二子阿達禮則其孫也順治元年剏元
旦
世祖命上殿毋拜以優異之五年薨子滿達海襲是年新定例凡諸王
葬給銀五千兩
世祖以代善功德茂著特
賜之立碑紀功康熙十年追謚烈復立碑以表於墓

和碩睿忠親王多爾袞傳 鄭虎文

睿親王多爾袞
太祖高皇帝第十四子也生而聰慧多智謀畧絕人天聰二年三月與
弟多鐸從
太宗征察哈爾大捷振旅還瀋陽於途中大宴羣臣以多爾袞初出征
即有功喜甚
特賜號墨爾根岱青貝勒三年九月從伐明逼燕京擊敗明袁崇煥祖

大壽援兵二萬五年八月隨
太宗攻克大凌河是年初設六部
命掌吏部事六年五月畧明歸化城黃河一帶降其民七年六月多爾
袞陳伐明之策曰宜乘春時整士卒待我耕種既畢彼穀將熟入邊直
過燕京截其援兵殘燬屯堡因糧於敵為久駐計可坐而待其斃也八
年五月從
太宗伐明分道入邊畧朔州至五臺山而還九年六月獻伐所獲山西
俘並所收察哈爾全部崇德元年四月以功封和碩睿親王八月伐明
率右翼兵由錦州入十二月從征朝鮮別從容甸路取昌州敗敵眾克
江華島三年二月監築遼陽都爾弼城七月更定各衙門官制十月授
奉命大將軍與岳託分道伐明分兵入邊長驅北京迤西千里將卒皆
潰畧地至山西界復東趨臨清破濟南克城四十餘十七戰皆捷
賜馬五匹銀二萬兩六年六月代濟爾哈朗圍錦州敗其援兵八月明
經畧洪承疇以兵十三萬來援軍容甚盛
太宗聞之親統大軍渡遼河疾馳六日至七家堡多爾袞請進軍駐松
杏之間

太宗從之明松山諸將見黃幄羽葆軍逼山而營大懼謀夜遁多爾袞
率兵趨塔山大路橫擊之潰兵沿山至海死者相枕藉明總兵吳三桂
等單騎奔入杏山乃率兵還七年三月復與濟爾哈朗圍錦州明總兵
祖大壽力竭以城降四月又破塔山杏山關門以東盡入版圖八年八
月
世祖章皇帝即位代善等集諸貝勒大臣議以多爾袞與濟爾哈朗同
輔政先是阿達禮等謀立多爾袞多爾袞與代善發其謀誅之順治元
年四月將大舉南征
世祖御篤恭殿
賜多爾袞大將軍敕印加殊禮錫以
御用纛蓋時流寇李自成已破燕京明山海關總兵吳三桂遣其將郭
雲龍等致書請兵多爾袞以書報之曰我國向欲與明修好屢為致書
明之君臣不計國家喪亂軍民塗炭曾無一言相答是以整師三入蓋
示意於明欲其君臣勢屈而通好也若今日則不復出此惟有底定中
原與民休息而已今聞崇禎帝滅於流賊不勝髮指用率仁義之師沈
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滅賊出民水火伯遣使致書深為喜悅夫伯思

報王恩與流賊不共戴天誠忠臣之義也伯雖向守遼東與我爲敵今勿因前故尚復懷疑昔管仲射桓公中鉤桓公用爲仲父以成霸業伯若率衆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爲藩王國讐可報身家可保世世子孫長享富貴當如河山之永也師次連山三桂復請速進兵多爾袞得書率兵夜馳踰甯遠次沙河距山海關十里三桂報賊已出邊立寨柵多爾袞隨命諸王等率精兵迎擊之敗賊將唐通於一片石師至山海關三桂開關親出迎多爾袞謂三桂曰爾歸營令爾兵繫白布爲識恐與賊混致誤殺也使之先驅遂入關時李自成所率賊二十餘萬皆久歷戰陣殊剽悍恃其衆陣於關內自北山亙海我兵少對賊布陣不能橫及海岸多爾袞集諸王貝勒大臣謂曰流賊橫行久獷且衆不可輕擊也吾觀其陣大相去遠首尾不能顧可鱗次集我兵對賊陣尾伺其氣衰突擊之必勝努力破此則大業成矣勿越伍躁進違節制陣既列令三桂居右翼之末先悉其衆搏戰賊力鬬圍開復合戰良久我兵從三桂陣右突出衝賊中堅萬馬騰躍飛矢雨墮天大風沙石飛走擊賊如雹自成方登高岡觀戰知爲我兵膽俱落急策馬下岡走我兵無不一當百追奔四十里賊衆大潰自相踐踏僵尸徧野溝水盡赤自成奔還京

師乃以馬步兵一萬隸三桂追賊向北京多爾袞與諸將誓曰此行志
在滅賊救民以安天下勿殺無辜掠財物焚廬舍不如約者罪五月整
兵入燕京以帝禮葬崇禎帝發喪三日遣武英郡王阿濟格等分道追
自成連破之自成走西安燕京附近各城俱納款畿輔肅清山東山西
以次悉定乃定議迎
世祖都燕京時明南京諸臣擁立福王朱由崧稱帝號其大學士史可
法督師揚州多爾袞欲招之使降令南來副將韓拱薇等賫書致可法
曰予向在瀋陽即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馬後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
接識介弟於清班曾託其手勒平安拳致衷緒未審以何時得達比聞
道路紛紛多聞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
未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即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
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
三桂介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
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夙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狗鼠入
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謚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
仍故封不加改削勳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

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連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
心報乃君國之仇彰我
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
予甚惑之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毀明
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爲雪恥孝子
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茲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
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爲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
流耶夫闖賊但爲明朝祟耳未嘗得罪於我國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
伸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爲勍敵予將簡西行之銳轉
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
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矣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
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
藩永綏福祿
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侯王上庶不負
朝廷伸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
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輓近士大夫好高樹名

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爲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惟終始甯忍隨俗浮沈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爲心毋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予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敬布腹心佇聞明教江天在望延企爲勞書不宣意可法遣人報書曰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傯之際忽捧琬琰之章眞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賊尙稽天討煩貴國憂法且感且泣敬爲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眞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凶聞遂來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爲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于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撫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翦兇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之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

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逌民臣伏闕屢
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卽告廟之日紫雲
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柟梓數十萬章助修宮
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吳
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成爲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輯羣
黎且罷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無
不長跽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薄
治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江淮
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乎推言之然此文爲列國君薨
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
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卽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
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
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
欽蒙塵宋高纘統是皆于國讐未翦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
立率以正統與之甚至如元宗幸蜀太子卽位靈武議者訾之亦未嘗
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

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當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于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況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讐規此幅員為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為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往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勦撫並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明刻刻以復仇為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為國死竊以為天亡逆闖當不越于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賊未服天誅諜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憾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貴國義問昭燿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陷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于地下者實為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多爾袞接書知可法不能屈遂定議下江南九月

世祖車駕至京師加封多爾袞為叔父攝政王是年冬遣豫親王多鐸南征江南英親王阿濟格西征逆闖十二月河南平二年陝西湖廣及江南平又遣貝勒博洛平浙江福建肅親王豪格平四川於是天下羣盜皆盡五年十二月大同總兵姜瓖叛六年二月多爾袞征之會有言喀爾喀將犯邊者乃遣別將討瓖自出張家口擊喀爾喀七年十二月師還至喀喇城薨

世祖率王貝勒大臣等迎其喪於東直門外八年二月蘇克薩哈等首告多爾袞薨時其侍女烏爾庫尼將殉呼近侍羅什博爾惠等告以多爾袞曾製八團龍補黃袍等衣屬令潛置棺內羅什等如言以殮又多爾袞欲於永平圈房率眾移駐與和洛會等密議已定特以出獵稽遲未行事聞經王大臣等定議追削王爵並黜宗室乾隆四十三年正月

上諭廷臣曰睿親王首先統眾入關定國開基厥功最懋顧以誣告謀逆經諸王定罪除封其時我

世祖章皇帝尚在沖齡未嘗親政也朕每覽

實錄見王之立心行事實能篤忠藎感

厚恩深明君臣大義為史冊所罕覯乃令王之身後入抱不白之冤於

泉壤心甚憫爲假令當時王之逆跡稍有左驗削除之罪果出我
世祖聖裁朕亦甯敢復翻成案乃實由宵小奸謀搆成冤獄而王之政
績載在
實錄皆有大功而無叛跡又豈可不爲昭雪著加恩復還睿親王封號
追謚曰忠補入
玉牒補繼襲封照親王園寢制度修其塋墓仍令太常寺春秋致祭並
配享
太廟

和碩豫通親王多鐸傳 原增

豫親王多鐸
太祖高皇帝第十五子也初授貝勒天聰二年三月與多爾袞從
太宗往征察哈爾多羅特部大捷
太宗喜語諸貝勒曰兩幼弟初領偏師輒有功宜賜美名於是號多鐸
爲額爾克楚瑚爾五年九月
太宗親率軍擊明錦州多鐸從以二百人敗錦州兵七千於城下又敗
明兵於大淩河七年六月

詔問羣臣伐明與朝鮮察哈爾宜何先多鐸言宜伐明直入長城圖久
長之計先其大者則其餘自滅且隨我所求而自至矣八年七月
太宗親伐明多鐸從同貝勒阿濟格等率兵入龍門會大軍於宣府遂
入邊擊敗明兵畧保安州克之戮其守將往會
太宗於應州城獻俘八月同多爾袞等畧朔州隨攻大同敗明兵於城
南
太宗以明國必調甯遠錦州兵往山西救援
命多鐸爲帥率精兵入明廣甯以遲其救援先遣石廷柱阿山等趨錦
州會錦州總兵祖大壽遣副將劉應選等率兵來拒遇大淩河西阿山
等以兵寡馳告多鐸疾馳敗劉應選所部兵俘獲無算凱旋獻俘
太宗迎勞五里外以多鐸初專閫外能出奇取勝嘉奬之
賜良馬五甲五崇德元年四月晉封和碩豫親王兼理禮部事十二月
從
太宗征朝鮮累戰皆有功遂降朝鮮四年八月兼理兵部事十一月同
貝勒豪格畧錦州甯遠斬總兵金國鳳等五年三月奉
命爲左翼總統與濟爾哈朗往修義州城駐防屯田六年三月代多爾

衮圍錦州松山繞錦州城立營後豫為久駐計城中惶恐守門蒙古諸
木齊武巴什縋書約降祖大壽知有異志欲以計擒之諸木齊等卽執
兵拒外城蒙古亦執兵助既接戰聲聞關外多鐸與濟爾哈朗至城下
援之關內蒙古縋援兵入與明兵戰於城上明兵敗大軍遂入關從其
民義州捷奏至
太宗大悅四月復敗明杏山松山援兵八月明經畧洪承疇以八總兵
十三萬衆來援錦州
太宗親統大軍往征之疾馳六日環松山而營明兵宵遁遣貝子博洛
等追擊之並簡精兵付多鐸令設伏遂夾擊吳三桂等兵敗之尋又奉
命圍松山城內夜出兵來犯擊敗之斬首千餘級十二月承疇自松山
率兵夜出來犯多鐸令沿濠射之悉敗去城中益困七年二月松山副
將夏承德密遣約降為內應以其子舒出質夜半諸將上舉梯登城城
遂克生擒承疇及巡撫邱民仰等七月敘功加封多羅豫郡王八年四
月疏言當今之勢宜暫息兵以農務為急衣食豐足舉國慶豫再有舉
行未晚也順治元年四月從多爾袞入關破流賊定燕京十月晉和碩
德豫親王時明福王朱由崧自立於南京稱大號遣兵扼淮徐為割據

計而李自成尙據陝右多鐸奉
命爲定國大將軍率師南征二月由河南進兵克陝西趨潼關凡三敗
李自成之衆斬獲無算賊守將皆望風降附復戰於潼關大軍奮勇衝
擊呼聲動天地縱横掩殺漫山彌野自成精鋭畧盡遁至西安不復能
成軍拒守多鐸師渡潼關濠口斬僞將馬世堯師至西安自成奔商州
南走湖廣追之不及二月捷聞
世祖以流寇旣竄西安平定關中撫綏事宜付英親王阿濟格等
命多鐸率大軍由河南趨淮揚討江南之稱號自立者四月渡淮趨揚
州招諭守揚閣部史可法等降不從攻克其城獲可法等斬之五月師
至南京文武官數百員馬步兵二十三萬有奇皆迎降南京平追擒福
王於蕪湖捷聞
世祖嘉悅遣侍臣赴軍中慰勞焉多鐸復遣兵敗馬士英之衆降潞王
朱常淓江浙悉定七月
詔以貝勒勒克德渾爲平南大將軍代多鐸還十月凱旋
世祖御殿以多鐸統軍以來功最大晉封和碩德豫親王
賜黑狐帽貂朝衣及玲瓏鞍馬金五千兩銀五萬兩三年五月蘇尼特

部騰吉思等叛奔喀爾喀
詔以多鐸爲揚威大將軍往征七月多鐸等至營噶爾察克山聞騰吉思在衮噶魯台星夜疾進三日追及於額克特山獲其妻子及牲畜喀爾喀土謝圖汗以兵二萬邀大軍於札濟布喇克之地多鐸擊敗之追逐三十餘里次日碩雷汗復率兵三萬至又擊敗之追逐二十餘里十月凱旋
世祖出安定門迎勞四年七月
御太和殿冊封爲輔政叔德豫親王
賜金千兩銀萬兩鞍馬二冊文稱定鼎中原以來所建功勳卓越等倫云六年三月薨七年三月
命立碑紀功九年三月鄭親王濟爾哈朗等會議多鐸係多爾衮同母弟應削王爵
世祖念其勳勞止追降郡王康熙十年五月追謚曰通乾隆四十三年
上諭廷臣曰豫親王從睿親王入關肅清京輦即率師西平流寇南定江浙實爲開國諸王戰功之最乃以睿親王誣獄株連降其親王之爵後又改封信郡王以王之勛績超邁倫等自應世胙原封以章殊眷著

仍追復親王還號爲豫一體配享
太廟多鐸子多尼征故明桂王朱由榔於雲南敗李定國白文選之眾
所向克捷襲封郡王順治十八年薨謚宣和

和碩鄭獻親王濟爾哈朗傳 鄭虎文

濟爾哈朗追封和碩親王舒爾哈齊第六子也舒爾哈齊
顯祖宣皇帝第三子
太祖高皇帝同母弟初授貝勒蜚悠城長策穆特黑者本東海瓦爾喀
部人苦烏喇之虐乞攜家歸附
太祖命舒爾哈齊同貝勒褚英大貝勒代善率兵三千往徙之兵至蜚
悠城烏喇以眾來戰敗之盡收其環城屯寨五百戶而歸
賜號達爾漢巴圖魯辛亥薨順治十年追封和碩親王謚莊濟爾哈朗
幼育於
太祖宮中號和碩貝勒天命十一年四月從代善征蒙古五部有功天
聰元年正月同貝勒岳託阿濟格從大貝勒阿敏征朝鮮及明島帥毛
文龍大軍薄義州克之遂進拔安州定州擒毛文龍所居鐵山直逼朝
鮮平壤城朝鮮遣使來請和議未決阿敏有異志欲屯種以居因令直

趨朝鮮王京時岳託察其情不可勸止邀濟爾哈朗議濟爾哈朗曰兵不可深入闗去此三十里有平山城者可駐兵以待和議之成遂引軍駐平山朝鮮王李倧遣使至議歲貢許之遂定盟振旅歸五月從太宗伐明出甯遠舊邊同大貝勒莽古爾泰等率偏師往衛塔山糧運遇明兵擊敗之從攻甯遠城與明總兵滿桂兵遇力戰被創氣彌奮大敗其衆二年同貝勒豪格討顧特塔布囊初顧特塔布囊自察哈爾竄居蒙古地遇來歸我國者輒行截殺至是伏誅收其部以歸三年九月同德格類岳託阿濟格率兵往略明錦州甯遠焚其聚積而還十月太宗親統大軍伐明濟爾哈朗同岳託攻大安口毀其水門乘夜進兵明馬蘭營參將率兵來援我前鋒軍擊走之比明見明援兵立二營於山上濟爾哈朗先縱兵往敗其衆追至馬蘭營既而岳託復敗遵化援兵是日自辰迄巳五戰皆捷馬蘭營馬蘭口大安口三營既下遂引軍趨石門復殲明援兵於道城中兵皆懾服不敢出十一月會大軍於遵化城十二月同貝勒阿巴泰等率兵往焚明通州船遂攻張家灣克之四年正月叛將劉興祚逃歸山海關與袁崇煥同赴永平聞我軍將至永平遂趨太平寨道殺蒙古之以所俘來獻者濟爾哈朗與阿巴泰往

捕之追及於山海關斬興祚擒其弟興賢以獻時大軍既克永平進趨北京與貝勒薩哈璘統兵一萬駐守永平察倉庫閱士卒置官吏擢明道員白養粹廢員孟喬芳楊文魁等併以書招永平所屬州縣於是灤州州同張文秀遷安縣知縣朱雲台副將王維城參將馬光遠守備李繼全千戶錢奇志皆相繼降三月阿敏來代即同阿敏等往略迤西一帶降榛子鎮是月師還五年七月初設六部遂理刑部事八月從

太宗伐明圍大凌河城時芬古率本旗兵圍南面之西濟爾哈朗軍為後應旋與代善等攻克明臺留兵守之十一月與多鐸往截塔山以東邊海隘口俘百有餘人六年

太宗征察哈爾還復議伐明大軍次木會哈喇克沁地方與岳託等率右翼兵略歸化城黃河一帶部民俘獲以千計七年三月築岫巖城以兵駐守五月與阿濟格杜度往迎明降將孔有德耿仲明於江上明兵及朝鮮兵來追者遙望我軍皆驚遁遂獲降人以歸八年

太宗征察哈爾留守盛京十年四月改元崇德晉封和碩鄭親王十二月

太宗征朝鮮復留守三年大軍伐明奉

命率本旗兵自前屯衛會大兵於中後所攻克模龍關及五里堡屯臺四年往畧明錦州松山與明兵遇九戰九敗之俘獲二千三百餘人時有蘇班代阿巴爾代者蒙古多羅特部衆也先降明居杏山西五里臺五年五月遣使來請以三十戶降附同豫親王多鐸郡王阿達禮貝勒羅洛渾博洛等率師千五百人往迎之瀕行

太宗戒曰敵見我兵寡必來拒戰可分兵爲前後中三隊前隊拒戰二隊應援遂奉

命行夜過錦州城南至杏山令來使潛入臺告蘇班代阿巴爾代攜其家資牲畜以行比明杏山總兵劉周智率馬步兵沿城布列阻我師錦州松山守將偵我兵寡亦各以兵助分翼列陣進逼我師我師佯退敵兵呼噪而來縱兵反擊之身先陷陣與諸王貝勒親自搏戰大敗之追奔至城下乃還斬明副將楊倫周參將李得位復與羅洛渾分軍破兩營兵於城南乃整師歸

賜御廄良馬一九月同阿濟格等率兵代睿親王多爾袞圍錦州松山師至錦州敵伏兵皆驚遁又遣輔國將軍滿達海擒斬明運糧兵於杏山塔山之間六年三月復同阿濟格多鐸等圍錦州繞城立八營浚濠

築塹爲久困計於是城中蒙古諾木齊吳巴什等縋書刻期獻東關以
降許之至期爲明總兵祖大壽所覺欲執諾木齊等諾木齊等亦率兵
拒戰聲聞關外濟爾哈朗與諸王貝勒率大軍至城下應之關內蒙古
兵縋繩以登我師我師畢登與蒙古共擊明兵明兵敗入內城遂據其
關遷關內諸蒙古於義州是役也降明都司以下等官八十六人男婦
六千餘口捷聞
太宗大悅令八門擊鼓召眾於
篤恭殿宣捷四月明兵自杏山趨松山來援與阿達禮羅洛渾率右翼
兵伏錦州南山西岡阿濟格多鐸率左翼兵伏松山北嶺令前鋒軍往
致師敵至伏起前後夾擊大敗之五月又敗明經略洪承疇兵六萬於
松山北岡斬首二千級六月多爾袞豪格率師來更代將受代聞明關
內援兵自松山趨海口復與多爾袞等合兵擊敗之追至松山城濠而
還八月洪承疇等率兵十三萬來援錦州
太宗親統大軍征之
命留守九月復從圍錦州十二月承疇以兵六千夜犯正紅正黃兩旗
營濟爾哈朗令軍各依汛地沿濠射之敵敗去會松山城門閉不得入

盡降其衆初我師之圍錦州也自六年三月至七年三月錦州糧盡援
絶祖大壽坐困至是聞承疇被擒松山已失乃率衆出城請降納之遂
議進取甯遠之策四月同多爾袞等率兵攻塔山克之進攻杏山城中
懼開門降乃籍俘獲之數以
聞七年
賜鞍馬一蟒緞百八年
世祖章皇帝嗣位以濟爾哈朗與多爾袞輔理國政九月同阿濟格率
兵攻甯遠拔其城斬遊擊吳良弼進克前屯衛斬總兵李賦明袁尚仁
中前所總兵黃色棄城遁取之遂班師順治元年晉封信義輔政叔王
賜金千兩銀萬兩緞千疋五年三月貝子屯齊等訐告兩旗大臣謀立
豪格濟爾哈朗知而不舉議罪降多羅郡王閏四月復爵九月爲定遠
大將軍討湖廣流賊李錦等十月道出山東時曹縣爲土寇所據移師
往勦生得賊首李名讓張學允曹縣平六年八月抵長沙時僞總督何
騰蛟及馬進忠等據湘潭一隻虎據辰州杜永熙據永興王進才等據
寶慶大軍自安陸府渡江令順承郡王勒克德渾固山額眞阿積格尼
堪統八旗前鋒護軍爲前哨自率大軍繼進抵湘潭賊出三門迎戰我

師分擊之生擒何騰蛟奪門入拔其城率兵由永興趨辰州一隻虎遁
去尚書阿哈尼堪敗王進才等兵於寶慶克其城又連破南山坡大水
紅江等處賊兵凡二十八營寶慶平進攻靖州衡州斬偽總兵陶養用
追敗偽伯胡一清兵於廣西遂入全州於是道州黎平府及烏撒城等
處皆以次克獲凡收復府州縣六十餘城擒斬偽王以下文武官以百
計湖南貴州悉平七年正月振旅還
賜金二百兩銀二萬兩嗣以與多爾袞不合罷輔政九年晉封叔和碩
鄭親王十二年二月上疏言
太祖高皇帝開創之初日與四大貝勒王大臣及眾台吉等討論政務
得失咨訪兵民疾苦使上下交孚鮮有壅蔽故能上合天心下洽民志
掃盡羣雄肇興大業
太宗文皇帝纘承大統紹述前猷亦時與諸王貝勒大臣講論不輟且
崇獎忠直鼓勵英傑錄微功棄小過凡下詔布令必先講求其可以順
民心垂久遠者然後施行又慮武備廢弛不忘騎射時
駕出射獵諸王貝勒置酒讌會以優人演戲為樂
太宗皇帝還自獵所克勒郡王以聞

太宗皇帝勃然怒曰我國肇興治弓矢繕甲兵視將士若赤子故人爭効死每戰必克以成大業朕嘗恐後世子孫棄我國淳厚之風沿習漢俗卽於滔淫今汝等爲此荒樂欲國家興隆其可得乎遣伯索尼再三

宣

諭今

皇上詔大小臣工盡言無隱誠欲立綱陳紀綿國祚於無疆也臣以爲

平治天下莫要於信

詔令順民心前降諭軫恤滿洲官兵疾苦聞者無不歡忭嗣又派令修

造乾清宮

詔令不信何以使軍民服從伏祈效法

太祖

太宗不時與內外大臣詳究政務得失凡事必預爲商搉然後頒之

詔令庶幾見諸施行法行令信可以紹

二聖之休烈矣抑臣更有請者垂休典謨廣昭令德莫要於設立史官

聖主統一中原事事以堯舜爲法但

起居注官尚未設臣竊惑焉古之聖帝明王進君子遠小人順天心合

民志措天下於太平垂鴻名於萬世艮於史臣有賴今宜倣古制特設記注官置之左右凡嘉言懿行一一記載於以垂憲萬世傳之無窮亦治道之一助也

世祖嘉其言五月病劇

車駕臨問問王叔有遺言乎泣對曰臣受

三朝深恩未能仰答不勝感痛惟願以取雲貴滅吳三桂統一四海爲念且滿洲甚少而能破流寇取京都者應加撫恤

世祖垂涕曰天何故不令朕叔長年耶言已大慟

詔圖其像留宮中及薨輟朝七日

賜祭葬所給銀兩視定例倍之置守園十戶以子濟度襲十四年立碑紀功稱忠冠當時功昭後世云康熙十年追謚獻

和碩肅武親王豪格傳 鄭虎文

豪格

太宗文皇帝第一子也生而英毅多智畧初嘗從征蒙古董夔察哈爾鄂爾多斯諸部功最授貝勒天命十一年隨大貝勒代善征蒙古五部有功天聰元年

太宗伐明至廣甯舊邊豪格同諸貝勒往衞塔山糧運前軍猝與明兵遇時明兵二萬我軍以八十人擊敗之二年五月同貝勒濟爾哈朗討顧特塔布囊誅之盡收其部以歸三年十月從
太宗伐明十一月大兵進逼北京大貝勒莽古爾泰率諸貝勒迎擊明甯遠巡撫袁崇煥錦州總兵祖大壽援兵於廣渠門外敵以重兵設伏於右莽古爾泰令諸貝勒擊其右違者罪與避敵同豪格如命衝敵右敗其伏餘貝勒由中路乘之敵遂潰又同貝勒岳託薩哈璘率兵圍永平府別攻香河縣克之四年正月與岳託還守瀋陽五年七月
太宗西征
命與貝勒杜度薩哈璘居守六年五月
太宗征察哈爾遂伐明豪格從濟爾哈朗畧歸化城等處有功六月晉封和碩貝勒七年六月
詔問羣臣用兵明與朝鮮察哈爾宜何先豪格奏云錦州甯遠攻之無益何也我國攻城之法彼盡知之況我兵曾攻之而未得若復令攻之必有畏難之意雖得錦州此外七城倘煩攻取若徒得一城其餘皆堅壁不下彌旬曠日恐老我師今宜盡率我眾及邊外新舊蒙古從舊道

而入爲書頒示各屯寨告以我願和而彼不肯和之意仍傳諭各城則彼處人民雖被創痍將自怨其主無尤於我如此則我兵勇氣自倍而邊外蒙古愈加勉勵矣若馬匹疲斃即以所獲之資買馬其餘並以製衣則嗣後進兵人人奮勇靡有退志再用更番之法俟秣馬肥壯益以漢兵攜巨礮分兵兩路一從甯遠入一從舊路入夾攻山海關得之則已不得即屯兵彼地遣人往招流賊諭以來歸撫輯其衆不然進攻通州得與不得姑久駐其地往偵流賊情形彼方分師捍禦我伺其懈怠乘夜襲之事可圖也總宜乘時急進若坐失此機必將後悔至於朝鮮且暫行撫慰俟我與敵國勝負既定再爲區處察哈爾近則相機而行若離興安嶺二三日程雖追無及謹抒鄙見上陳八月與阿巴泰等畧明山海關有功八年七月伐明分兵四路入

太宗親統大軍由宣府趨朔州豪格率揚古利毀邊墻大兵遂由上方堡分道進旋同貝勒多爾袞畧朔州及五臺山而還復從攻大同擊明援兵走之九年與多爾袞岳託薩哈璘爲元帥統兵一萬往收察哈爾林丹汗子額爾克孔果爾額哲師至西喇朱爾格遇察哈爾汗妃及台吉瑣諾木等以千五百戶降遂抵託里圖託里圖者額哲所駐地也會

天大霧乘其無備遣額哲母蘇泰太后之弟南楮等先往見額哲母諭
以奉命招撫意額哲母令額哲率眾宰桑迎諸貝勒入遂定盟次日率
所部降時鄂爾多斯濟農來招額哲已盟且行矣追還濟農令毀盟且
還額哲所遺物濟農聽命是役也額哲以古玉璽獻文曰制命之寶元
順帝奔應昌時所失林丹汗得之於元後裔博什克圖汗者也師還抵
歸化城岳託以疾留豪格同諸貝勒略明山西邊郡連敗明兵遂由平
魯衛直抵長城毀甯武關入略代州忻州忻州兵出拒敗之又敗明兵
於忻口追至崞縣乃整師出復敗明兵於平魯衛遂會岳託於歸化城
班師崇德元年四月晉封和碩肅親王兼攝戶部尋坐黨岳託且漏
上言有怨
上心降貝勒解部任九月隨多爾袞攻明錦州旋仍攝戶部十二月
太宗親征朝鮮與多爾袞分統滿洲蒙古及外藩蒙古各左翼兵別從
寬甸入二年正月入長山口昌平民皆奔山立寨自固攻克之敗安州
黃州兵於甯邊城下甯邊帥率兵往援其王遇麾下別將擊敗擒之師
次宣屯村村民言安州帥聞其王被圍往援行三日矣卽疾馳一晝夜
及之於陶山破之九月以固山額眞俄莫克圖欲脅取外藩蒙古台吉

博洛女婿事豪格奪爵罷部任三年同多爾衮畧明邊毀邊墻入敗明兵於豐潤縣降高唐州遂畧地至曹州明兵阻水毀橋以拒我師因列陣誘敵潛師渡河邀敵後敗之遂下東光縣又敗郭太監兵於滹沱河破獻縣所至克捷俘獲無算四年四月師還

賜馬二匹銀萬兩仍攝戶部尋復原封十一月同貝勒多鐸伐明甯遠兵出北山岡拒戰敗之陣斬總兵金國鳳及其二子五年六月同多爾衮杜度阿巴泰築城屯田於義州七月刈錦州禾敗其兵克臺十有一自是屢有斬獲至九月代還六年三月同多爾衮圍錦州以多爾衮輕

還

諭旨豪格亦坐罪降郡王旋同多爾衮代濟爾哈朗督師圍錦州五月擊斬松山援兵二百餘級六月復敗山海關援兵獲馬五百餘匹時明經畧洪承疇率各路總兵統馬步卒十三萬援錦州兵勢甚盛我軍初遇敗其三營八月承疇兵犯我右翼復擊敗之

太宗聞承疇兵來親統大軍自

盛京疾馳六月將抵松山遣大學士剛林諭二王先駐高橋俟大軍至合圍松杏二王馳奏奉

旨屯高橋偷賊兵爲我所迫錦州松山兵內外夾攻協力死戰而欲自
高橋來援勢難速至不如請大軍暫駐松杏之間
太宗可其奏尋同多爾袞還守
盛京十月復
命從圍松山七年二月松山副將夏承德密遣人請降
太宗許之用爲內應時豪格同王貝勒率兩翼兵梯城南先登遂克松
山擒承疇及巡撫邱民仰總兵王廷臣曹變蛟祖大樂等四月同濟爾
哈朗攻塔山克之七月敘功復原封順治元年以語侵多爾袞爲固山
額眞何洛會所訐告坐言詞悖妄奪爵十月
世祖既定鼎燕京大封諸王念豪格從定中原有功仍復原封是冬山
東土寇竊發奉
命往征遂定濟甯撫輯降將許定國官兵萬餘人破滿家洞賊巢十餘
處復用土石塡塞二百五十一洞土寇畧平二年
命阿巴泰代豪格還三年正月爲靖遠大將軍率衍禧郡王羅洛渾貝
勒尼堪等西征時陝西流賊邠州則有宋大傑賀洪器齊勳張國棟慶
陽則有石二延安則有劉文炳康千總郭天星張破臉漢中則有賀珍

興安則有二隻虎孫守發徽州階州則有武大定高如勵蔣登雷石國
璽王可成周克德等所在蠭起豪格至則斬石二康千總降薺勳張國
棟石國璽蔣登雷王可成周克德餘悉潰散盡復所陷州縣陝西平十
一月整兵入蜀至南部偵知賊首張獻忠據西充縣令護軍統領鼇拜
領兵先發隨統大兵繼進抵西充獻忠悉兵來拒麾兵奮擊斬獻忠於
陣復分兵搜勦餘賊凡擒僞王以下文武官二千三百有奇四年勦定
遵義夔茂榮昌隆昌富順內江資陽諸州縣破賊營一百三十餘處蜀
寇悉平五年凱旋
世祖御太和殿宴勞之尋爲多爾袞所搆陷下獄卒七年
世祖親政念其枉復封和碩肅親王立碑表之子富綬襲十三年追謚
武十四年再立碑以紀其功

和碩怡賢親王允祥傳 彭紹升

和碩怡賢親王諱允祥
聖祖仁皇帝第二十二子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
世宗卽位封王爲怡親王領戶部兼理三庫事
聖祖朝屢議減東南浮賦爲部臣所格至雍正三年王具疏以請

世宗稱善卽
命減蘇松賦四十五萬兩嘉興湖州南昌共減十七萬兩其年冬總理
水利營田事濬畿甸河渠闢荒地數千里募民耕種期年而有收時部
帑虧額
命王按數稽核王以歷年久典守代更請概予豁除
上意未允王乃以平餘飯食銀代償十至八九嘗奏言當今用法稍嚴
宜以寬濟之其後
上以憫旱憶王言盡免雍正三年以前內外官應追積逋並開復絓誤
時雨立沛王屢承
詔決大獄多所寬釋因奏言聽訟之道求之辭色以察情僞設誠以待
之據理以折之未有不得其實者若概用刑訊三木之下何求不得此
冤抑之所以難伸也
世宗詔以其言示直省有司刻木牓于堂四年七月
御書忠誠敬直勤愼廉明八字以賜條析王善行宣布中外前後屢頒
詔獎王不下數千萬言王每承恩禮益加謙畏故
上眷遇日篤八年五月以疾薨

詔奉天直隸江南浙江各爲王立祠

碑傳集卷一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二目錄

宗室下
康良親王傑書傳 鄭虎文
惠獻貝子福喇塔傳 何石雲
又寧海將軍惠獻貝子功德碑 王昶
固山貝子彰泰傳 鄭虎文
簡儀親王德沛碑 袁枚
禮恭親王永恩家傳 姚鼐

嘉興錢儀吉纂錄

宗室下

康良親王傑書傳 鄭虎文

傑書順治六年封多羅郡王八年
賜號康十六年旣襲爵仍號康康熙十三年三月逆藩耿精忠據福建
反浙江江西震動
聖祖命爲奉命大將軍率師進勦十月賊將徐尙朝犯金華遣副都統
馬哈達擊破之十二月又敗賊於紫瑘山焦園等處先後斬賊數萬徐
尙朝復犯金華副都統巴雅爾戰於積道山敗之遂復永康縉雲二縣
十四年二月我師進徼至上虞賊將方懋功邀諸路擊破之僞師馮公
輔自義烏遁統領希佛敗之於苦竹復武義義烏二縣僞總兵沙有祥
距桃花嶺梗處州路馬哈達等進勦入處州賊退仙居副都統穆和林
又敗之於白水洋直抵城下賊將曾養性益兵助守我師三面梯攻賊
夜竄伏兵起盡殲之遂復仙居三月平南將軍賴塔連敗僞將軍馬九
玉於衢州時馮公輔復據宣平我師進敗之大旗口公輔殊死鬬我師

奮擊奪隘入徐尚朝連犯我軍先後敗之於十八都石塘石佛嶺大王
嶺東隴隘口上套寨下五塘等處斬獲無算遂復松陽縣八月我兵自
土木嶺進勦會養性拒守黃巖遣甯海將軍貝子傅喇塔圍之賊潰圍
出黃巖降又敗賊於上塘嶺復太平樂清青田等縣九月又敗賊於衢
州北原口山賊據夏州河西屢犯我軍皆敗之十一月傅喇塔進攻溫
州連敗賊於南江石塘十五年三月圍溫州敗養性兵四萬立營江岸
扼賊入青田路賊勢大挫又擊賊於八帶橋張村大破之五月馮公輔
陷宣平旋復之六月傅喇塔率師過三角嶺破會養性於古溪路遂抵
溫溪渡口復敗賊將馬成龍等八月大兵抵仙霞關偽參將金應虎迎
降進攻浦城建陽二縣建甯延平望風歸順耿精忠震懾無措遣子顯
祚來迎我師傑書遣使齎勅諭示之耿精忠降遂入福州是時渠賊雖
平餘黨及海賊猶未盡滅遣使招撫耿繼善繼善逃偽黨乘勢據邵武
穆和林擊敗之復其城海賊鄭錦以兵寇省城將軍喇哈達敗之於烏
龍江復泰甯建甯甯化諸縣及汀州府十六年正月穆和林復上杭武
平永定及江西瑞金等縣贛州路通大兵進攻興化破海賊三十六營
復其城三月克泉州賊棄漳州遁海澄等十縣皆降十月參領都克納

等敗賊於龍溪班山等處十二月賊犯泉州都統楊鳳翔擊走之十七年三月破海寇於漳州七月泉州惠安復陷賊副都統禪布討復之十二月賴塔敗賊於柯鑑山萬松關副都統紀爾他布等敗賊劉國軒於江東橋又敗諸潮溝之間副都統胡圖敗賊吳淑於石衞十八年正月巡撫吳興祚等又敗國軒於郭塘賊自是不能成軍矣五月國軒復犯江東橋我兵又敗之十月連破賊於東石鼇頭山等處十九年三月鄭錦聚黨海中窺廈門遣都統鄂中進取賊遁去復大定小定地方大兵進取玉洲擊劉國軒於石馬海澄皆下之克銅山降偽將軍江機等三千餘員全閩底定凱旋

聖祖率諸王大臣郊勞之旋

命議政二十九年以厄魯特噶爾丹叛

命率兵往會撫遠大將軍裕親王福全旋

命駐防歸化城三十六年薨諡良立碑紀功

惠獻貝子福喇塔傳 何石雲

甯海將軍固山貝子謚惠獻諱福喇塔我朝宗室也父多羅定貝勒斐揚武佐

世祖章皇帝龍飛定鼎元勳懿親屢受征討之寄貝子幼卽侍父帷幄參謀議具文武才畧嘗從征闖孽于湖廣滅之其後福建漳泉等郡爲海寇鄭成功所踞鴟張猖獗

命貝子將兵誅勦智深勇奮寇披靡遁散海疆以平

今上十二年冬平西王吳三桂以雲南貴州叛平南王尚之孝以廣東叛明年吳逆之兵出於東南者自湖廣廣西以至江西尚逆之兵亦將自嶺出三月靖南王耿精忠叛於福建與二逆應起兵由建甯出仙霞陷衢州常山等縣別遣僞都督曾養性僞水軍都督朱飛熊等由福甯經平陽下之六月陷温州山賊乘機破仙居未幾復七月逆兵下樂清八月下黃巖太平亦受逆制九月曾養性率兵由黃巖西行温州總兵祖宏勳黃巖總兵阿爾泰先戰敗降賊至是由黃巖北行率寇會於台州府城外水陸十萬十月都統伯穆赫林吉爾塔布等與戰長天洋敗績時都統周雲龍在仙居被攻于僞總兵朱福棄城走台州郡東南已爲寇踞我師分守西北朱福兵自仙居出屯天封寺屢敗我師斷糧道賊亟圖攻城周雲龍見勢危急慮台州人與賊通遂欲屠台州回守新昌台道楊應魁力爭而止時温州郡縣皆陷賊又別攻處州紹興亦煽

動台州數經困敗岌岌不可保賊因以建甯之兵綴我師于衢州而福甯之兵由處台溫溯浙江而下將與嶺南江西爲犄角實有建瓴之勢杭州以西皆震恐仙居失賊故得斷天台之道台州失則甯紹之門戶奪浙江以東悉爲賊有賊且抄衢州之後以內外夾攻我而三逆居然相連接台州豈可棄哉先是耿逆叛聞

上以貝子嘗征海寇于閩聲威素著

特命爲甯海將軍偕和碩康親王督師討其罪是年八月至杭州貝子謂扼賊之要實在溫台當使之困蹙不前仙霞不難破天下不難平也於是與康親王分兵由紹興進發而嵊縣土賊爲逆分劄結黨剽掠所在皆是貝子授文武方略留兵一千先擊於縣城再分擊于北鄉再會擊於沿江復以計襲擊于西鄉擒斬招撫兩月而靖十一月貝子師至台州撫慰災黎賞勞軍士以平寇之策必鎮定持重形悉而謀素尤以得民心作士氣爲要前此安營掘壕露齒三十里即下令禁毀塋砍樹陣亡之官卒給資舁骸骨歸葬值大歉捐金勸賑煮粥天甯寺民賴之沃山營成卒苦寒倍月餉給之按地設鄉兵置練總無事則守望有事則嚮導人給銀米俾歸度歲咸感恩弗去造江舟演水師增白塔戍守

堅壁固壘戒勿輕動凡統軍十萬米草之費運道艱梗諸將亟請戰勿許防範惟嚴十四年二月忽遣知縣鄭錄勳前導滿漢兵繼進仙居一舉克復三月令提督常進功率水師攻賊於小兩山誘賊帥朱飛熊入我舟鳥鎗中其額而斃賊水軍大敗陸軍亦漸引遁貝子遂散鄉兵諭速歸播種春夏雨澇完治甲械移營高墇地被脅割辮之民聽至郡貿易物貨有資洋梵大芬泗林等處居民有誣爲賊者有爲賊迫制者數萬人槩釋之民情益悏軍勢既振糧復足諸將又請進兵貝子以炎夏不許九月命楊應魁託名巡兵偕鄭錄勳相度至黃巖別徑形勢果利遂先遣穆都統等密領兵由仙居至茅坪嶺抵黃巖界經凉篷甯溪烏巖尾於賊後賊聞大恐夜拔營水陸奔逃溫州自相蹂殺者無算貝子復提大兵追至黃巖又追至樂清邑民先避寇空城無人寇船滿海上我兵無由至郡遂緣梯溪山行由青田渡江貝子知賊必于上塘禦我先伏兵寶勝寺內寇半至則出而截殺首尾不相顧溺與傷死者大半我兵遂踰和嶺至威甯灘陽令數百人鳴金下馮山若安營狀賊信之不來攻我師遂入溪口白栝屯溫郡之西山賊踞守郡城十五年二月水陸兵數萬掩至貝子使夸蘭大丹毋佈等戰敗之礟沈其七船殺賊

七百餘溺死不可勝計賊復火攻西山貝子親督兵力戰大敗奔逃追及於將軍橋賊爭渡墜溺死者甚衆殺賊二萬有奇曾養性墜馬泅水遁入城五月貝子以夏暑餉運爲艱是年二月已遣兵解處州之圍遂撤師往東草人搖旗留數壞礮安長線度行數里始發又擊賊於臨福山諸處賊不敢犯八月將率師進戰有以先取松陽請者總兵陳世凱曰不如徑破石塘此入閩捷路也貝子嘉納之卽命進兵自率兵繼進夜伐雙溪張村樹爲路以上出賊不意奪其幟九寨皆破賊猶力戰貝子駐馬高嶺指揮奮殺凡六陣乘勝馳下燒其七營砍柵二十有八斬首六千有奇爲時一晝夜賊衆數萬降勦已盡於是溫州克復而處州之松陽雲和龍泉慶元等縣俱以次全復三逆之聯絡也藉福建爲樞紐耿逆之應援也特浙東爲奇道其兵出衢州特以綴我師耳貝子郎因其勢而利導之康親王浙江總督李之芳殫力捍禦牽制逆兵進退不可而自督大軍攻勦溫台收定處紹先困蹙其十萬之衆使不得分顧衢州而仙霞且易於摧破一旦賊衆旣殲浙東適爲我奇道遂由慶元入松溪與康親王會建甯循延平抵福州王師自天而下耿逆自東手乞命而吳逆乃不敢渡江尙逆亦不敢踰嶺三逆孤離相繼服罪天

下蕩平皆貝子之神武也海寇鄭經乘耿逆之叛謀襲福州軍鳳山嶺者三萬貝子既至督將士擊之寇望而卻走追奔數十里多所斬獲自是遠遁閩益底定然貝子由栟溪出青田自韋所乘馬山行跌而折其手指盡瘁攻温州齒落者二又軍次往往露宿爲寒暑所侵方奏凱疾已不可爲遂薨于福州貝子統師豐賞而廉已薨之日蕭然至不能備禮百日待軍士以祭訃聞浙閩遠近無不感恩慟泣

天子輟朝震悼

賜祭賜葬易名碑墓榮哀之典於斯爲至當貝子戡定浙閩時予在總制今相國李公幕府於公牘中已知貝子忠績其後秉教在台瞻拜廟貌父老子弟爲余言貝子德善勳勞益詳今庠生王士元等久而不忘請予立傳以紀恩績予固杭人與諸生同受貝子綏靖之福者其敢以不文辭爰敬爲傳

又甯海將軍惠獻貝子功德碑　王緫

維天篤生

聖皇肇造區夏奠安神人以開億萬世無疆之祚則必誕毓忠勇材智之臣近在宗藩爲國宣力以保乂我

王家其殊尤偉蹟既彪炳天壤巍然玉牒矣而盛德在人謳思戶祝愈久而愈不能忘若閩人之戴甯海將軍惠獻貝子豈非亙古今塞穹壤與周召比烈者與康熙十三年耿逆拒命阻兵謀以閩應吳尚二逆浙東所在告警

聖祖仁皇帝知貝子神武素有戰功殲海寇鄭國姓于漳泉閩人憚其威名特拜甯海將軍偕和碩康親王督師討之秋八月大軍至杭州是時精忠所遣僞帥曾養性已由福甯渡海陷溫逼台別攻處州矣貝子與康親王計議急浙而緩閩浙東平則逆賊無藩籬之固閩不難破也遂與王分兵趨台州台之屬縣已爲賊據時出抄掠我糧食貝子至首復仙居十四年五月遂從間道入黃巖壁賊于樂淸上亭嶺水陸夾攻賊大敗潰去九月樂淸太平靑田大荊磐石五城皆下初貝子之分兵也紹興之嵊縣亦陷于賊別遣將攻下之因撫定其民于是杭台數百里道路無梗故得一意討賊十五年二月貝子已解處州之圍遂引兵而東是時曾養性聚平陽瑞安石塘羣盜于溫尚十餘萬貝子親臨行陳連戰敗之進逼城濠沈其船于江賊皆溺死曾養性躲而逃遂克溫州曾養性旣敗收合餘燼走保得勝山掘塹爲濠引水環之連營固守

貝子乘大霧潛師登山將士皆踰濠苦戰賊不得出復大敗遂定溫溪石塘雲和行收龍泉慶元等縣賊氣沮散降者相繼而精忠遂坐困于閩凡大小之戰百餘得府縣城棊百五十六斬其文武偽官九百六十五人其朱飛熊吳長春尤賊驍將倚爲腹心者也生降其士卒四十餘萬鹵獲軍資器械無算悉定紹台溫處四郡之地貝子已定浙東遂引兵由慶元開道入松溪與康親王會于建甯賊望風宵遁九月進攻延平賊將耿繼美郭忠孝等猶城守不下貝子不忍閩人揃刈之慘遣使許以不死繼美等遂率偽官六百八十八人兵一萬一百二十八民十一萬二千一百三十七人開門出降先是海寇鄭經規取福州所遺偽都統徐堯有賊三萬軍鳳山嶺上貝子既至揮將士急擊之賊望見我軍旗幟恇于漳泉之威不戰而走連拔其營十四斬獲過半窮追四十餘里于是狂醜震恐面縛乞命興泉漳汀相率反正兵不血刃而全閩底定矣貝子御軍嚴整用法無私知人善任使又能與士卒同甘苦謀定而後戰故所向有功所攻必克方貝子由桐溪出青田身先諸將手牽所乘馬以渡失足折其指軍行之次帳幕不時至露宿野外益自督師以來侵冒寒暑踐履險阻出入于深山窮海之間三年不少休以是

積勞疾作至建甯乘舟而行鳳山之捷猶彊起力疾督戰大功甫就而
歘虞及焉其盡瘁定國不以死生疾病牽其志故士益感動用命當時
王師之入閩也貝子疾已甚而敎誡將士所下城邑民老幼婦女不驚
市不易肆農不去田既俘精忠振旅入福州四郊晏然不知有金革之
事嗚呼仁義之師轉溝壑爲袵席貝子掃殄之功在浙而生全之德在
閩矣乾隆四年鎭國將軍德公以閩浙之節式莅兹土實維貝子之文
孫爲世大儒用能克紹先德以仁義爲治文武率職邦人大和因議建
貝子祠于烏石山之陽以祀春秋從民志也逾年八月之朔某奉命來
權撫事而工適竣因得虔修時祀有金谿老人自言少時曾見貝子于
軍中歷歷前陳其事僚吏將佐肅然動容階下之人有泣下者既藩臬
之大夫礱石來請文夫以貝子之豐功盛德勒鐘鼎而垂史乘聲光爛
然豈某弇鄙所能爲役惟是博徵文獻實以老人之言而知閩人之心
之思之久其何可不書以慰之也系曰
上帝降鑒活此下民
眞人首出電激雷震函夏耆定航索悉臣聖子神孫式敘三辰慶流屬
籍角定振振曰天生德甯我兆人閩有凶慝彼昏卒狂煽脅醜類繹騷

南方與滇粵賊蟠結披猖肆其機牙而拒斧斨遂犯浙東以搖江右天子曰咨我撫之厚而敢同逆其胡可宥玉節金鉞貝子是授貝子拜命誓師于杭天兵四臨賊氣沮喪麾蓋所指我武孔揚遂落其距亦搤其吭藩羊穴鼠散迸犇亡浙東既靖師次于閩自建臨延盡降其軍狂賊失據自爇牙門閩地悉定重爲王民

天子有言布我恩信罪止其魁餘無所問既掩胔骼既衈既賑門迎子女伍戢兵刃吾粲吾粥吾褚吾襦吾有家室貝子子之貝子之來爲閩除賊功成而甍閩人大戚年歲有極吾思曷息是作新廟道山之陽其筵肆肆籩鉶大房何以薦之黍稷臐膷孝孫來享來拜于庭是貽是繩降登旁皇貝子有孫繄閩之福閩人熙熙以介以穀揭虔妥靈春秋齋遬刻詩于碑永耀南服

固山貝子彰泰傳 鄭虎文

彰泰順治八年封鎮國公九年襲父爵康熙十二年逆藩吳三桂反明年六月

命參贊安遠靖寇大將軍貝勒尙善軍赴楚至岳州圍之浚濠築壍爲久困計時賊水路餉道未絕彰泰謂尙善曰我軍一意圍城恐無濟願

領水師斷其糧道水陸夾攻庶岳州可下陳說再四不從遂具疏以
聞得
旨遂親領水師進至南靖江奶子山遣兵大破偽將軍杜輝於陸石口
又連營白米灘困其舟師斷賊餉道十八年正月賊帥吳應麒始以飢
困棄城走遂克岳州尋領撫遠將軍印二月隨安親王岳樂擊賊於雙
井堡礮火及身矢髮焦意氣自若戰愈力賊大敗遂復華容石首二縣
三月
命率兵就岳樂軍於衡州進取寶慶諸處八月岳樂既克武岡州餘賊
潰遁彰泰追及於木瓜橋殲其眾十一月
命岳樂還京以彰泰爲定遠平寇大將軍十九年四月敗賊於江西橋
復沅州又復靖州降其偽官及各土司六月進征雲南時四川遵義府
復陷於賊
聖祖命速取貴陽仍分兵取遵義而四川將軍吳丹等曾奉有取遵義
後亦進兵貴陽之
諭彰泰疏言貴州地方褊小糧餉難得再應川兵必致匱乏遂寢
前旨一時兵民聞者感之又疏言臣知蔡毓榮奉調遣漢兵之

旨但今進取貴州滿漢既已合兵若各自調遣恐於事機有碍得
旨令俱關白大將軍於是事權畫一所向成功九月率兵由平遠衛進取貴陽時賊將張足發等於鎮遠府大路兩旁山上各立一營復營於中路深濠固壘爲死守計彰泰止勿攻令總督董衛國攻鎮遠衛關口奪取十向口大安門出賊不意足發惶懼迎降遂取鎮遠府又遣將追餘賊至偏橋衛降之十月克平越府破新添衛吳三桂孽孫世璠棄貴陽遁師至貴陽分兵取思恩府攻奪雞公背鐵索橋諸險隘遂敗賊於安籠鋪降毛口賊奪鐵索橋貴州平先是
聖祖命平定貴州即攻遵義彰泰以雲南乃賊巢穴疏請專意雲南駐師候
旨時平越府復陷於賊分兵往攻之二十年正月
聖祖以彰泰不急追躡敗賊於雲南切責之遂於是月進師時征南大將軍賴塔率廣西兵先抵雲南彰泰麾兵疾馳二月至江西坡賊師線緎宵遁追及砂子硝賊列陣以象戰我兵分三隊奮擊自午至酉賊敗遁又及之於臘茄坡復大敗遂復新興所斬僞總兵王某於陣復晉安州遂與廣西兵合進至雲南距城四十里立營賊將吳國柄等以兵萬

餘騶象來戰彰泰率兵陣於左賴塔率兵陣於右自卯至午賊殊死戰彰泰密遣前鋒統領阿納哈率前鋒兵攻其兩旁賊陣始動大兵繼之逼賊至歸化寺大敗之陣斬吳國柄及偽將軍總兵等九員俘獲無算遂進圍其城立營於近城之南壩隨石衞走馬街雙塔寺得勝橋重關等處以扼其吭仍廣布檄諭宣

朝廷威德招降從逆官弁於是大理姚安永昌各偽鎮俱降偽帥馬寶巴養元等逃至烏木山遣都統希佛等擊降之八月聞將軍噶爾漢總督哈占等率兵來滇因上疏言逆賊馬寶等已降夏國相黨羽解散惟吳國柱在鶴慶麗江尚未勦滅見在都統希佛提督桑格率兵追捕兵力足用據報將軍噶爾漢總督哈占率兵已抵貴州威甯此兵至則雲南糧餉不敷臣等公議令哈占兵還四川噶爾漢兵至日以廝役補充缺額兵量行減汰則糧不至多糜矣

聖祖遂令哈占兵還四川餘還京師十月即軍前授宗人府左宗正十一月逆孽吳世璠自經死賊將獻城降時諸將有言軍士勞苦宜許搶擄以為賞賜者彰泰曰搶擄則民散民散則我軍何由得糧非計也乃與賴塔等議先遣將軍穆占馬绎入城撫安民人清理倉庫然後大兵

進城戮世璠屍梟示餘秋毫無犯降偽官五千六百餘員兵三萬三千
六百餘名獲大小金印二十有一金冊八銀印九十有二時三桂壻夏
國相賊將胡國柱皆遁遣總兵李國棟追夏國相至西板橋國相窮蹙
詣軍門降遣都統希佛追胡國柱至雲龍川之西青里屋國柱自經死
夏國相與偽國公馬寶等俱俘送京師於是雲南全省底定二十一年
凱旋
聖祖親率王大臣等至盧溝橋南迎之二十二年議彰泰在岳州時遷
延歲月應坐罪其恢復岳州雲南等城勦賊歸化寺功罪相抵得
旨如議仍以功績入封冊
賜金二十兩銀千兩二十四年以濫舉屬官罷左宗正二十九年卒

簡儀親王德沛碑 袁枚

乾隆十四年簡親王神保住以事削爵
天子命鎮國將軍德沛襲封王名德沛字濟齋祖禰臘闕封貝勒父福
存封貝子王以嫡出應襲封鎮國將軍讓於從子恒魯而已托足疾入
西山讀書
世宗以果親王薦

召見問所欲曰願側身孔廟分特豚之饋
世宗重之授兵部侍郎遷古北口提督巡撫甘肅
今上登極遷湖廣總督調浙閩再調江南王頳面無鬚髯頤霤如矢道
氣盎然服侍皆內監宦者每見屬吏南面坐監司以下長跪白事外于
周孔仁義一不關口聞人善則信聞人過則疑以和顏接士士之曉經
術能吏治者尤篤愛如子弟然甘肅歉收多不上聞王到兩月不雨報
旱普賑之甘肅報災自王始衡永郴道某修枕桿州于洞庭湖便文自
營夫役多溺死前總督邁柱庇之某故大俠有氣力知王來必不相容
走闕節京師凡貴人識王者聽請書月以百數王積尺許一切不開視
先劾奏某褫職擒問服罪然後聚而焚之御史朱續晫劾福建巡撫某
受詔州守某贓
上疑不實命朱往會同王鞫時巡撫與太守俱未解任聞朱來欺其孤
遣猾吏鉗伺之風影甚危人亦疑王與巡撫同城不先舉發而為朱所
奏必護前朱以小臣犯重怒行萬里外勢必不能自脫王竟自伏失察
罪奏直朱而置巡撫太守于法天下服其公越俗尙禨有五通神為祟
王毀其像將軍隆升貪縱王劾去之民大懽為建生祠乾隆七年淮揚

大水王慮漕粟往民不及炊乃娓餅千艘蔽河而哺兩岸噴聲若流茱
色立變謂府縣放手開倉庫賑甯役侵可重領可務使恩流于民凡留
養資送賚糜張廠加恤各色目靡不舉是歲奏動地丁關稅鹽課銀共
一千萬官吏震駭或色不相許王輒奮曰堯舜在上必不以活民獲罪
縱爲活民故罷歸子心不更安耶論者謂江南是年災實非常然數百
萬扎瘥捐瘠鮮溝壑死又不相寇災賊殺非王之勇不能肩非
皇上之仁不能容也議河事與總河高文定公不合內補吏部侍郎兼
國子監祭酒尋遷尙書封王一年薨王宅心遊目恆在三代上入學謁
聖必摩挲其俎豆鐘簴懷而慕思不忍訣捨居恒危坐番番雖矜莊而
虛己已甚常詣成均講大學橋門俯聽者千餘人皆悅服獨助教王之
銳前曰猶未盡王請益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節聖經畢矣其本亂
云云須重申之以見吾儒所以異于二氏之義王欣然下階三肅而謝
助教者河間人所稱仲穎先生者也袁枚宰江浦時王過境傔從索供
頓勢甚張枚以寶啟王嚴檄禁督嗣後肅然以此受知尤深王所著有
周易解八卷寶踐錄二卷薨年六十九謚曰儀無子從子恆質嗣銘曰
形魚昌僕分姓羲軒河間東平卓爾不羣惟王兼之爲

國宗親聖涯秘篤元淵淥身吁茶萬物共押天人純終領聞愔愔好學
六岔陰陽三雍禮樂咸精其能爲民先覺恰日九披卿雲五采高掌遠
蹠皇于四海天災已極乃見
帝力
帝座難通乃見王功羣黎報王立廟烝嘗王不能到王在孔廟溫明祕
器八綍龍轝同哀其嘆葬王幽燕遂知家旁太極流泉定無襍草靈蓍
芊芊

禮恭親王永恩家傳 姚鼐

禮恭親王諱永恩其始封禮烈親王諱代善
太祖高皇帝第二子也推戴
太宗有大功於
社稷子惠順王諱祜塞未嗣爵先卒惠順王子諱傑書嗣爵爲王是爲
康良親王生康悼親王諱椿泰悼王生康修親王諱崇安修王之子則
恭王也恭王生而有至性過人祖母悼太妃嘗病時修王督師於外恭
王甫五歲而侍湯藥於前未嘗離目禱神以冀愈雍正十一年修王薨
王以年幼始封爲貝勒讀書騎射爲學日益精厲作詩古文皆有法

高宗純皇帝聞而喜之命奉朝請王侍衛勤慎歲時扈從出巡邊塞屬櫜鞬從射獵而考論古今吟咏篇什不輟嘗曰上馬挾箭下馬持筆吾分內事也乾隆十七年襲封康親王時王年二十餘

上以王忠敏質實通曉政治時召與議論頗親異之矣而時相與忤會護衛有潛出境為不善者時相屬吏傅會以為王故知將興獄累及王

上察其非是乃得解第奪王俸然王自是少疏每入班次趨朝會

駕出入則迎送惟謹曰此亦臣子所以效靖共也暇則以筆墨為娛其論文以義法為要詩以清遠澹約為宗其往來議論者謝皆人劉大櫆徐炎朱孝純輩也故識趣高卓越出流俗間染翰或以指作繪皆有生氣其生平遇人甚厚而已嘗致不給尤以持籌計得失為鄙曰吾雖貧而忝居王位忍言利乎初烈王始封曰禮親王及惠順王嗣爵於康熙初改號曰康親王自是傳四世及

高宗念烈王之元功謂宜復祖號乃復封號曰禮親王是年

賜半俸

召至灤京

賜宴較射

上曰三十年不見卿射矣精采猶如昔也王頓首謝嘉慶元年預千叟
宴九年冬預宗室宴初乾隆十一年宴宗室於惇敘殿更五十九年重
與宴者惟王及貝子永碩二人而已次年二月十九日薨年七十九
上聞輟朝賜諡曰恭賵恤如典王燕居動靜嚴整好禮自護衛得過後
稀論朝事偶言所料成敗輒中然未嘗以自喜至於人才興亡進退之
間每有聞見其憂樂之情必深至所思長遠非恆人見所逮也所著誠
正堂集若干卷律呂元音四卷妃吳札庫氏先喪繼妃舒穆祿氏生一
子某嗣禮親王爵

碑傳集卷二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三目錄

瀋陽功臣

開國佐運功臣弘毅公額宜都家傳愛必達
又左翼總兵官一等內大臣鈕祜祿氏弘毅公傳鄭虎文
附錄四則
開國佐運直義公費英東傳李紱
附錄六則
武勳王楊古利傳李紱
附錄五則
安費揚古傳馮培
附錄四則
達爾漢轄一等大臣扈爾漢傳盛京通志節錄
額駙一等大臣溫順公何和里傳盛京通志節錄
忠義公圖爾格傳鄭虎文
二等伯忠直公宜伊爾登又作伊爾登墓碑張玉書
又忠直公伊爾登傳盛京通志

贈大學士巴克什文成公達海傳 盛京通志

附錄一則

又附額爾德尼傳 盛京通志節錄

議政大臣昭勳公圖賴傳 馮培

碑傳集卷三

嘉興錢儀吉纂錄

瀋陽功臣

開國佐運功臣弘毅公額宜都家傳 愛必達

公諱額宜都所稱巴圖魯者其
賜號也姓鈕祜祿氏先世長白山人以貲雄於鄉至祖諱阿陵阿拜顏
者移於英峩峪家焉父諱都陵阿巴圖魯公生於壬戌歲即明嘉靖
四十一年也幼時父母俱爲讐所害公匿鄰村家獲免稍長志趣超邁
武勇絕世年十三遂殺其讐公少孤無伯叔兄弟惟一姑適嘉木湖寨
長穆通阿至是往依焉姑子哈思護傑士也長於公二人相得懽甚居
久之適
太祖高皇帝龍潛有所往過宿姑家公與
帝語意相合輒識爲眞人欲從之姑不可公奮然曰大丈夫生世間能
碌碌終老乎因請於姑曰此行任所之決不貽姑憂翌日遂從
太祖行公時年十九
太祖器之日見信用自是戮力戎馬斬將搴旗每戰輒先登績冠諸臣

右事詳國史及我
太祖以丙辰年建元天命置理政大臣五人即公暨英東札爾固齊何
和理額駙達爾漢侍衛虎爾罕嵩阿洛巴圖魯費楊古也踰四年大破
明兵於界藩山亦賴公排眾議耀兵列陣力戰而勝其他征哈達輝發
葉赫諸國與明兵諸大戰皆力戰有功天命六年我師下遼陽
太祖命於城東築第賜公居焉公性忠誠果敢結髮從
太祖征討身經百戰金瘡遍體其攻諸城寨時率隻身夜往佩火具既
登燃之以爲軍號或遂燔敵營柵及爲將尤善以少擊眾攻城掠地所
向皆捷然尤明於大義而謹於事
上事有關於國家雖已子亦不稍存姑息公次子達啟少英異
太祖養於宮中及長材武過人
太祖愛之俾尚公主達啟怙寵漸驕遇
皇子皆無禮公患之一日假他事集諸子僮僕讌城外園中酒甫行公
忽起命眾執達啟眾愕然莫知所措公大怒露刃厲聲曰天下有父殺
子乎誠以此子傲慢不馴不除他日必負國恩而敗門戶不從者血此
刃眾乃懼引達啟入室以衣被覆殺之公詣

太祖陳且謝罪
太祖驚惋累日深以讓公久之知公心彌加嗟歎其爲國遠慮忘己効
忠類如此公爲
太祖股肱心膂功冠當時
太祖之所以寵錫公者更至優極渥其取巴爾達等城及敗薩克查兵
也
太祖親迎郊勞賜爲一等大臣爵左總兵官給以百人廩食約身至孫
三世食之其敗九國兵也以所得諸貝勒裘馬幄帳并御乘名馬
賜公前後賞賚弓矢衣裘人戶牲畜無算常分給將士不以自私初設
佐領之制
詔以公所俘獲者益以賞給戶口爲三佐領隸公家俾無預上役爲公
私屬供田虞并採人參備藥物以奉公下及諸子各有分贍蓋異數也
公際會風雲身都榮顯敬慎之操初終一致有古大臣風公以天命六
年辛酉歲六月十四日甲申卒於遼陽
賜第壽六十當公之疾革也
車駕臨視垂泣與訣及卒

太祖震悼墓祭時親臨慟哭者三
太宗文皇帝天聰元年贈開國佐運功臣追封弘毅公配饗
高廟復授公子遏必隆爲精奇尼哈番世襲公初葬遼陽盛京建遷葬
於城北十五里蒲湖山公卒後二十三年
世祖章皇帝撫有函夏中外一統於順治十一年特立碑以表之康熙
三十七年
聖祖仁皇帝恭謁
陵寢親奠墓次越二年復
御書碑文勒諸石今
天子龍飛御極追卹成勞於乾隆二年
賜祭家祠乾隆八年
駕幸盛京親臨致奠
聖聖相承酬庸報功之典蓋有加無已迥逾常格云公凡五娶生十六
子名次官爵具譜牒中而最著者有忠義公忠直伯等四人別爲傳
贊曰弘毅公之起也偉矣哉復家痛於髫齡識
眞人於旅夜一朝萍水氣兆風雲卒之功勒旗常盟深帶礪侑食於

在天垂休於奕葉曆累朝之寵錫動列聖之興懷倣之於古庶幾十亂之宗五臣之首也歟若夫豐沛諸賢南陽羣哲有不可同日而語者矣公舊無傳聖祖御極篤念勳庸既以傳志裨史官又時召公孫敏慤公從容論說往事且以大內所藏天命初舊籍宣賜并召族人咸得瞻列祖實錄於是公之本末煥然簡冊然當日畫鑪秘計借箸英謀尙有不可得而見者嗚呼烈哉

又左翼總兵官一等內大臣鈕祜祿氏弘毅公傳 鄭虎文

額亦(又作宜)都姓鈕祜祿氏世居長白山後歸太祖隸滿洲鑲黃旗幼時仇殺其父母額亦都以鄰人匿之得免年十三手刃其仇避走嘉木湖村依於其姑某居數歲太祖高皇帝過其地識爲眞主請事太祖白於姑姑止之不可遂從行歲癸未初從

太祖討尼堪外蘭於圖倫城先登攻色克濟城掩敵無備取之又別率兵攻舒爾格布占克其城
太祖知其能日見信任丁亥
命督兵取巴爾達城至渾河河漲不能涉以繩聯軍士浮河魚貫而渡夜薄其城率銳卒先登城中兵猝驚起拒跨堞而戰飛矢貫股著於堞揮刀斷矢戰益力被五十餘創不退卒拔其城而還
太祖迎於郊燕勞之其所俘獲悉以
賜遂賜號巴圖魯薩克查之入寇也額亦都率數人禦敵敵敗從之夜入其城進攻連克尼麻喇城章甲城索爾湖村功最師還
上迎勞如初界藩有科什者以勇聞盜九馬遁單騎追斬之盡返所盜馬嘉木湖之貝渾巴顏謀叛附哈達
命討之誅其父子五人以徇額亦都驍果絕倫挽弓十石能以少擊眾所向克捷
太祖用是益器之癸巳葉赫合九國來侵
太祖陳兵古勒山命額亦都以百騎挑戰敵悉眾來犯奮擊斬九人敵卻大兵繼之殺葉赫貝勒布寨九國之師皆潰遂乘勝略諾賽寨及卓

佳村會我軍有齊法漢者戰歿額亦都道入敵陣以其尸還訥殷路者
九國之一也其長搜穩塞克什既敗歸復聚七寨之眾守據佛多和山
命同扎爾固齊噶蓋等以兵千人圍其寨三月下之斬搜穩克塞什賜
上所乘馬以旌其勞丁未從貝勒雅巴喇征東海渥集部有功庚戌
命招撫渥集部之那木都魯綏分寧古塔尼馬察四路降其長康果里
等十九人復乘回兵擊取雅攬路俘萬人而還辛亥年同額駙何和里
等征渥集部之虎爾哈路克扎庫塔城天命二年同安費揚古攻明馬
根單花豹衝三岔兒堡並克之四年明經略楊鎬率六總兵統兵二十
餘萬分四路來侵大貝勒代善出禦明總兵杜松王宣趙夢麟兵於撫
順過扎喀關議駐師僻地以竢
太祖
太宗文皇帝時爲四貝勒謂界藩山有築城夫役急往護之宜耀兵向
敵以壯夫役士卒之膽不當駐僻地示弱眾議未決額亦都曰
貝勒之言是也遂進師界藩會
太祖大兵亦至指揮夾擊大破明兵於吉林崖及薩爾湖山明三總兵
皆歿於陣還破明總兵馬林於尚間崖劉綎於阿布達思岡額亦都皆

在事有功連歲
太祖親征各部之不用命者若哈達輝發烏喇葉赫以次削平額亦都
在行間輒爲前鋒用兵垂四十餘年未嘗挫衂每克敵受賜輒分給將
士之有功者不以自私
太祖特優遇之當天命建元之初國人有訴於額亦都者額亦都受理
其事
太祖罪之因遂定大臣聽受私訴之禁然心知其忠誠寵顧不少衰初
妻以
帝族之妹後以和碩公主降焉累官至左翼總兵官一等內大臣天命
六年卒於位年六十
太祖親臨哭之慟祭葬如禮
太宗文皇帝天聰元年追封弘毅公配享
太廟議功授子遏必隆一等總兵官
世祖章皇帝復建碑墓道用表勳績焉

附錄四則

額亦都性忠誠善戰能以少擊衆所向克捷歲癸未從討尼堪外蘭於

圖倫城先登又襲取塞克濟城又別將攻取舒爾格布瞻城 盛京通志
自從征尼堪外蘭以來以次平哈達輝發烏拉葉赫並爲軍鋒用兵垂
四十餘年未嘗挫衄每克敵受賜輒分給有功士卒不以自私 同上

順治十一年

聖製弘毅公額亦都碑帝王得人共圖大業治定之日必昭其功於天
下後世以志不忘洪惟我
祖宗創業艱難一時鷹揚之佐遘會風雲號稱濟濟成蹟具在藏於冊
府額亦都者舊跡戎行戰功久著從征哈達烏拉葉赫暨攻圖倫襲塞
克濟率衆先登敵無堅壁至取巴勒達城奮軀登堞矢貫其身連於堞
上以刀斷之猶能入城其鷙猛有過人者少年歸命身經百戰屢被重
創徧體瘡痍如收赫錫赫瑚爾哈雅蘭諸部又能以少擊衆俘獲甚多
開拓疆土厥績懋焉
太祖嘉與勳庸賜以婚媾及其歿也
先皇帝復加追序高爵崇祀軫恤甚備國有若臣可謂忠勇忘身有始
有卒者矣用勒貞石以示表章歲月逾遠嘉績彌彰於以褒勸有功庶
幾宣力國家者聞之而有感焉 同上

公有子十六人世嗣相承者十有一人初建家廟在北城第宅之前數世子孫繁衍至數百人每當時享室堂庭廡幾不足以容乃移於安定門外里八臺與恪僖公祠址相連會公曾孫訥親蒙
賜雲騎尉世職上書陳奏願讓還世職惟先臣祠堂乞
賜褒榮列於典祀奉
旨額宜都巴圖魯乃開國名臣勳績懋著照訥親所請於伊族祠堂賜與祭典永䘏成勞乃以乾隆三年二月始祠十六公並設兩廡春秋吉日太常致祭官祭之次日家薦歲事　弘毅公家廟錄

開國佐運直義公費英東傳　李紱

費英東札爾固齊滿洲鑲黃旗人姓瓜爾佳氏父索爾果為蘇完部長
太祖高皇帝戊子年從其父率所部軍民五百戶來歸
太祖嘉之授一等大臣以
皇長子褚英台吉女妻焉兌泰巴顏者費英東札爾固齊女兄之夫也有逆志
太祖命費英東札爾固齊擒而誅之戊戌年從征瓦爾喀國取噶家路殺其部長阿邸悉收降人以歸又往征瓦爾喀安褚拉庫路同褚英台

吉等取屯寨二十餘處所屬村屯悉招降之復同舒爾哈齊貝勒等還瓦爾喀蜚悠城戶口盡收其環城屯寨令扈爾漢轄護五百戶先歸值烏喇國布占泰貝勒發兵萬人邀諸路兩軍搏戰相持未決費英東札爾固齊與諸貝勒帥兵繼至大敗之（儀吉案盛京通志以遷費優敗烏拉在歲丁未費優即蜚悠烏拉即烏喇）是年伐明取撫順明兵來援費英東札爾固齊督兵進戰所乘馬聞火礮驚逸諸軍不前費英東札爾固齊回馬大呼麾眾直入於是諸軍並進大破之

太祖見之曰此萬人敵也（儀吉案盛京通志以取撫順及犯火礮進軍在天命三年）丁未年討東海渥集部同卓立克圖貝勒等取赫席黑俄漠惠蘇魯佛納赫拖克索三路俘二千人而歸辛亥年復同阿巴泰台吉等征渥集部之烏爾古宸木倫二路取之癸丑年從

太祖征烏喇與諸貝勒大臣力戰殲敵過半我師乘勝奪門遂拔其城天命四年明兵四路來侵一軍據撒爾湖山巔率本旗兵進擊破之八月大兵攻葉赫城費英東札爾固齊攻其西面守陴者投石飛火不容相逼

太祖命之退費英東札爾固齊不肯退曰我軍已薄城下矣復

命之退曰勢已垂克必不退也遂攻墮其城費英東自少從
太祖征討諸國三十餘年每身先士卒摧鋒陷敵戰必勝攻必克屢奏
膚功授一等總兵官世職世襲罔替五年三月丙戌以左翼固山額眞
總兵官一等大臣卒於位年五十七費英東札爾固齊爲人忠直見國
事稍有闕失輒毅然强諫畢智殫力克輸勇略以佐成
帝業疾革時天色明朗日向西忽片雲頓起如鼓聲鏗鎗雷電雨雹驟
至不移時而霽遂卒
太祖欲親臨其喪左右皆諫
太祖以爲心膂其事之臣決意往臨痛哭者久之後因祭青口巴圖魯
貝勒復臨其墓哭奠焉
太宗文皇帝卽位追封直義公配享
太廟崇德七年
太宗特諭羣臣云費英東札爾固齊見人不善必先自斥責而後劾之
見人之善必先自奬勸而後舉之其所奏善惡被劾者亦無怨言被舉
者亦無驕色朕未聞爾等諸臣以善惡直奏似斯人也順治十六年正
月

世祖章皇帝諭吏部曰
太祖朝功臣費英東參贊廟謨恢擴疆土戰績獨偉為開創佐命第一
功臣已經配享
太廟其後人止世襲精奇尼哈番未稱其功朕追念勳勞欲加陞其延
世之爵爾部酌議來奏尋吏部議覆應將其孫倭何所襲一等精奇
尼哈番特陞為三等公
報可康熙三十七年
聖祖仁皇帝恭謁
陵寢至盛京追念舊勳
親奠墓次復遣官致祭云惟爾姿兼忠鯁才裕韜鈐輔翼開基鴻勳懋
著朕六御東巡駕言涖止追惟往績親酹几筵復遣專官用須祭醊三
十九年復
御書碑文勒石紀功云朕惟我國家創建丕基開無疆之景運既篤生
神聖英武之君以剪除逆亂啟闢疆宇戡定諸邦一統之烈肇於東土
其實則有一德一心之佐殫忠戮力經營四方以翊鴻猷而成大業蓋
天實挺生異材鍾山嶽之靈挾風霜之氣貞誠不二毅勇無倫名高百

戰之勳位超五等之爵垂聲竹帛配食
廟廷以與我國家共承休祉子孫世衍其澤是豈偶然者哉當我
列祖之龍興也一時人材蔚起猛士如雲戰將如雨以藝勇稱以功名顯者不可勝數而功冠諸臣爲一代元勳則開國佐運直義公費英東尤爲傑出焉朕嘗恭覽
列祖實錄考直義公行事折衝行間則戰必勝攻必克平居則矢忠直贊謀畫豐功偉績至今焜燿簡編未嘗不緬懷英風興念往績昔人創建艱難枕戈擐甲櫛風沐雨之勞恆流連往復不能去於懷也歲在戊寅朕巡行舊京展祀
陵寢追維
祖宗功德隆盛并及當時佐命之臣邱隴所在皆遣官致祭而於直義公之墓特親至奠醊以示優崇仍復專官祭享蓋功在社稷古人爰有明禋之典朕篤念勛庸用伸異數并爲文勒諸貞石以昭示於無極云
雍正九年加封號爲信勇公子十人索海圖賴最知名查喀尼仕至內大臣

直義公費英東姓瓜爾佳氏隸鑲黃旗滿洲事

太祖積功至三等子天命四年卒年五十七天聰元年追封直義公配饗

太廟先世爲蘇完部長

太祖初從其父索爾和率所部來歸授一等大臣尙主其姊壻兌沁巴顏有逆志費英東禽而誅之（盛京通志）

歲丁未費優苦烏拉侵暴請內附乃與貝勒舒爾哈齊等往還其戶口烏拉兵萬人扼我前軍於路費英東以後軍至大敗之是年五月歲辛亥七月兩討東海窩集部攻克其五路歲癸丑從征烏拉拔其城（同上）

天命三年伐明取撫順明總兵官張承蔭以萬騎來援據險而陣火器競發費英東所乘馬忽驚逸諸軍爲之卻費英東策馬大呼麾諸軍直入大破之

太祖歎曰此眞萬人敵也（同上）

薩爾滸之戰（事在天命四年二月）明經略楊鎬率四路總兵杜松馬林李如栢劉綎分將來犯杜松駐兵薩爾滸山巔費英東率所部衝破其軍杜松戰沒已而馬林劉綎兩軍皆覆李如栢遁歸是役也明以四十萬眾來犯

五日之間殲其精銳殆盡實費英東首功云
臣費英東墓詩注

從征葉赫城守者飛石投火
太祖命之退對曰勢垂克不可退也竟拔其城 盛京通志
性忠直遇事敢言獎善黜惡無所撓避 同上

武勳王楊古利傳 李紱

楊古利額駙滿洲正黃旗人姓舒穆祿氏世居渾春地方其父郎柱爲
庫爾喀部長初翊戴
太祖高皇帝時通往來
太祖厚遇之命其子楊古利入侍以女妻爲賜爲額駙郎柱爲部人所
害圍其家楊古利之母繫幼子那木泰於背屬鞬佩刀射衆突出偕其
族來歸庫爾喀部人尋亦內附楊古利聞而逆之手刃殺父者割耳鼻
啖之以復父讐時年甫十四
太祖深異焉日見信任始令守汎江上警備嚴密無敢犯者征輝發多
璧城阻於水衆難之楊古利率先逕渡大獲而還取納殷部及朱舍里
路安褚拉庫路皆著功績哈達孟格布祿貝勒恃其勇常懷反側

高宗聖製賜奠功

太祖往討之拔其城楊古利奮勇先登生擒孟格布祿丁未年遷蜚悠城戶口楊古利與達爾漢轄率兵三百人護之前行烏喇遣兵萬人邀諸路楊古利厲衆曰吾儕平居相謂與其死於疾無寧死於敵此非臨敵時乎遂持矛突入鏖戰連殺七人敵稍卻與之隔河相拒及諸貝勒兵至復併力大破之征輝發越寨柵二重先入奪其城取赫席黑路爲軍前鋒馬兒古里村人覺之走負山險因攻據其巔馳下擊之盡殲丁壯俘子女以歸進征木倫路克吳兒瑚麻村復視林中烟跡三往略之俘獲甚衆戊申年從大兵取烏喇金州城城中迎射拒命楊古利冒矢攻克之癸丑大兵復征烏喇楊古利先衆進戰攻青河敵勢甚銳
太祖遣使持矢召諸將退楊古利不退麾衆薄城由一隅疾攻拔之大兵擊明兵於界藩楊古利與阿巴泰貝勒等爭先馳敵破其軍是夕進擊商顏崖之兵有
旨令被傷者勿往楊古利獨不肯留裹創繫腕率十牛彔兵憑高馳擊明大營兵破之取鐵嶺遇蒙古介賽貝勒兵四百人敗之天命六年大兵取瀋陽衆頗瞻顧楊古利拔刀揮本旗兵入敗之既克瀋陽大兵乘勝進取遼陽仍先登陷陣摧其步卒遂奪河橋與明兵戰於沙嶺大敗

其眾遼陽既拔
太祖嘉其勞績憫其傷痍命位次貝勒八人下統左翼兵授一等總兵官世職令勿更臨戰陣十年明毛文龍兵三百人夜入耀州楊古利復率兵擊敗之盡殲其眾天聰三年九月同阿山等緝逃人至雅爾古地方遇毛文龍採參者殺九十六人擒千總三員及其從者十六人以歸是月
太宗文皇帝統大兵征明楊古利率擺牙喇兵敗總兵滿桂兵於明都城之北我礮手陷敵伏中復率親軍十餘人潰其圍悉出之及大軍還同阿巴泰貝勒等略通州火其船遂取張家灣明兵來援薊州我兩紅旗擺牙喇兵少卻楊古利率內大臣轄等及正黃旗擺牙喇兵直前敗之師旋
太宗親征察哈爾
命以兩紅旗規避各官贖罪物盡給之楊古利悉以分賞諸將士六年
命同阿巴泰貝勒等留守與明兵戰於錦州明兵銳甚我六旗擺牙喇兵俱卻楊古利大怒獨率本旗擺牙喇兵直前敗之
太宗嘉焉特授三等公尋錄從前軍功進超品公復從

太宗由口外入明邊攻大同宣府與阿巴泰貝勒等拔靈邱縣殺知縣守備各一人復攻隍王家莊取之七年六月應

詔條陳言征伐之事不可間隔一年若踰年不往則敵人心寬乘機修備欲圖再舉恐悞大事我國暇則一年兩征不暇亦一年一往乃為善策若再緩則不可矣我今當深入其境遇城必克所克之城即令已出痘貝勒將帥率兵長駐

聖主與未出痘貝勒還都倘不得城堡則令兵縱略焚其房屋遇敵則擊拒者俘之降者編為戶口所俘各照牛彔派數上獻至於兵士所獲不計多寡聽其自取若此則人人貪得不待驅逼其男婦皆自鬻衣服以供買馬之需而兵勢大振矣所得城堡惟許貝勒更番駐劄以下兵將不得更換若不勞苦豈有能成事拓地者乎如謂有妨農事則待農事竣興師令婦子隨後收穫則農事亦無妨也今朝鮮察哈爾且置度外山海關外寧遠錦州亦且緩圖但宜深入腹裏腹裏既得朝鮮皆我手足察爾哈自爾歸順不則遠遁矣時諸大臣所奏亦多相合

太宗乃決意征明崇德元年與多羅英郡王阿濟格等征明直入長城過保定府至安州克昌平等十二城敗敵五十八陣生擒巢丕昌等俘

獲十餘萬二年正月
太宗親征朝鮮朝鮮全羅忠淸兩道巡撫總兵來援營於南漢城楊古
利奉
命同和碩豫親王多鐸擊之値天雪陰晦不見敵營遂縱兵進擊敗山
下兵追至山嶺大營朝鮮有敗卒竄伏崖側竊發鳥鎗傷中楊古利創
重而卒時年六十有六楊古利凡在行間率先破敵克建奇勳於
國家大有裨益自早歲從戎衝鋒挫銳所向披靡攻城輒克其後
太宗惜之不令身臨戰陣而壯心未已遇敵忘軀行軍四十餘年大小
百餘戰被創最多功業特偉而持身敬慎累事
兩朝未嘗獲譴
太宗寵遇之禮數殊絕嘗
命本牛彔護軍爲之守門賜豹尾槍二桿令親軍佩之甲卒二十人爲
衞賞賚戶口及牲畜金幣無算其卒於軍也
太宗哭之慟羣臣屢勸不止親臨其喪奠酒賜御服黑貂裘套帽鞾殯
之視含殮畢始旋比櫬至
太宗郊迎之命諸王百官悉往祭葬之日

太宗復親臨奠醊命本牛彔內八戶守其塚是年十一月追封武勳王
建碑墓道其祭文云
寛温仁聖皇帝制曰朕聞有大功之人必有非常之報念爾超品公楊
古利輔理國政効力宣猷今又戰歿爰倣古制追封爾為武勳王用彰
忠績萬世無替尋以子塔瞻襲超品公
世祖章皇帝追念其勳命配享
太廟康熙三十七年
聖祖仁皇帝謁
陵至盛京親奠墓次三十九年復
御製碑文勒石紀功焉

附錄五則

征輝發多壁城阻水不得進楊古利亂流而濟眾從之遂抵其城多所
俘獲取訥殷部及珠舍哩安楚拉庫路皆有功從征哈達擒其酋蒙格
布祿以歸（盛京通志）

已未明總兵杜松馬林先後來犯從擊松於界藩覆其軍以力戰被創
進擊林於尚間崖

太祖誡被創者勿更戰楊古利堅請行裹創奮擊大破之同上
十年明總兵毛文龍遣兵犯耀州乘夜襲官屯寨擊殲之天聰三年從
征明薄燕京城敗明武經略滿桂軍於城北師還略通州火其船再敗
其兵於薊州同上
崇德元年偕武英郡王阿濟克征明入喜峯口下昌平等十二城五十
八戰皆捷俘獲以萬計同上
二年從征朝鮮抵南漢擊走其全羅忠清兩道援兵追及山嶺猝中鳥
鎗傷重卒年六十有六同上

安費揚古傳馮培

安費揚古姓覺爾察隸鑲藍旗滿洲世居瑚濟寨父完布祿以樸忠事
我
太祖安費揚古克繼父志自弱冠從征癸未年以兵取薩爾滸城殲其
衆甲申年從征兆嘉城瑪爾墩寨皆親冒矢石爲軍鋒丁亥年征討哲
陳部攻拔洞城尋攻杭嘉章嘉尼瑪蘭赫徹穆等城及香潭寨並在事
有功癸巳年從略哈達富勒嘉齊寨師旋
太祖躬勒兵以殿有敵騎躡我後

太祖還射之殪其前一騎後數騎乘間來犯安費揚古盡斬之復同額亦都等圍訥殷部佛多和山寨攻下之己亥年從攻哈達城先登辛亥年從征東海窩集部破其二路從征烏拉擊達拉穆台吉兵摧其陣奮勇登城樹大纛於上大軍繼至遂滅烏拉天命元年七月偕扈爾漢征薩哈連部至烏勒間河取河南北諸寨八月師次黑龍江江水常以九月始冰是時中流忽結冰若浮梁約廣六十步安費揚古曰此天佑我國也策騎先涉衆從之遂取江北十一寨三年從大軍下撫順明總兵張承廕等赴援分營爲三安費揚古擊其左營大破之遂乘勝取三岔口諸堡四年從破明經略楊鎬兵滅葉赫六年隨取瀋陽遼陽皆著績安費揚古性貞亮有勇略與額亦都等俱爲開國功臣之首

太祖嘉其鷙勇擢一等大臣佐理國事

賜號碩翁科羅巴圖魯七年卒年六十有四康熙五十二年

聖祖念安費揚古爲開國勳臣復

賜三等輕車都尉世職令其裔孫明岱分襲

附錄四則

碩翁科洛巴圖魯一等大臣敏壯公安費揚武（盛京志作安費揚古）姓覺爾察氏

隷鑲藍旗滿洲事
太祖官至固山額眞天命七年卒年六十四順治十六年追諡世居瑚
濟寨父完布祿章京事
太祖有章甲尼麻喇人誘令謀叛不從又刼其孫以要之終無貳志八
旗通志
從略哈達富兒家齊寨師還敵兵來追
太祖親殿後賊兵突前掩至
太祖方迎射前一騎後三騎乘間揮刀來犯安費揚武截擊盡斬之同
上事在癸巳年
天命元年七月同達爾漢轄征薩哈連部至兀爾簡河水陸並進取河
南河北諸寨凡三十有六八月兵至黑龍江南岸其江每歲九月始冰
是日見江水結冰橋一道寬二里許引兵渡之遂取薩哈連部內十一
寨及回兵時冰橋已解其西偏復結冰一道如前咸驚爲天助焉又降
使犬諸路長四十人始班師同上
自癸未來歸即從征伐開國功臣惟安費揚武與額亦都二人效力最
在先並以早歲行兵迄於白首戰輒居前還則殿後屢受重傷多樹勳

伐
太祖嘉安費揚武功賜名碩翁科洛巴圖魯猶漢言鷙勇云 同上

達爾漢轄一等大臣扈爾漢傳 盛京通志節錄

扈爾漢姓佟佳氏隸正白旗滿洲事
太祖賜姓覺羅爵至三等子天命八年卒年四十八世居雅爾古寨
太祖時從其父扈喇虎來歸居五大臣之列丁未從貝勒巴雅喇征東海窩集部己酉徇瑚葉路辛亥偕何和里征瑚爾哈路癸丑從征烏拉並有功天命元年偕安費揚古征東海薩哈連部至烏勒間河刳舟二百水陸並進取河南北三十二寨師抵黑龍江會冰結以草藉馬蹄蹴冰而渡遂取江北十一寨四年明兵分四路來侵從戰薩爾滸尙間崖覆其二路兵明總兵劉綎復由寬甸口進棟鄂路扈爾漢以兵千人伏山險摧其前鋒與大軍夾擊綎於阿布達里岡綎倉猝不及陣殲其兵五萬入綎戰死明年從攻瀋陽擊敗明總兵賀世賢軍

額駙一等大臣温順公何和里傳 盛京通志節錄

何和里姓棟鄂氏隸正紅旗滿洲事
太祖爵至三等子天命□年卒順治中追謚曰温順先世爲棟鄂部長

年二十六卽長其部
太祖納妃哈達身率甲士衞行遂以所部來歸從征烏拉徇瑚爾哈路
圖札庫塔城皆有功再征烏拉
太祖欲諭降之何和里以其渠布占泰性狡譎雖降必且叛與費英東
等力請進戰乃滅烏拉天命六年從取遼陽何和里性寬和識量宏遠
事
太祖三十餘年與費英東額亦都扈爾漢安費揚古爲五大臣抒誠宣
力佐命之功爲多及卒費英東等俱已前死
太祖慟哭曰朕股肱諸臣何不遺一人耶

忠義公圖爾格傳　鄭虎文

圖爾格宏毅公額亦都第八子也自少隨征積功累爵至輕車都尉天
命十一年
太宗文皇帝卽位八旗八大臣下每旗又各設二人備屯戍決獄訟號
十六大臣以圖爾格任鑲白旗尋遷都統又念其父勳晉爵子天聰三
年從
太宗伐明克遵化城有功四年二月班師

命貝勒阿敏等守永平而以圖爾格同都統納穆泰率兵守灤州五月明合兵攻灤州與納穆泰分汛固守間簡精銳出城殺敵敵轉攻納穆泰所守汛圖爾格急遣阿玉石分兵往援會火及城樓有執纛者乘雲梯登阿玉石揮刀斬之奪其纛敵稍卻時阿敏聞灤州被圍不急救及遣大臣巴都禮率兵數百來援用三鼓突圍入城而城已垂破未幾明兵發巨礮攻城城壞城樓焚圖爾格度力不能支率眾潰圍奔阿敏軍阿敏大驚棄永平遁諫之不聽殿後全師而還於是議棄永平罪以不能力諫削世職解都統任五年三月我師攻明錦州令率護軍駐錦州松山間夜截明兵之赴松山者斬首二十級敵敗從之我軍有星訥者墮馬敵還取星訥圖爾格從三十騎馳之翼之出五月聞明人將城大淩河

命同納穆泰往覘之俘其人畜以歸七月起爲吏部承政從

太宗攻大淩河分圖城東面之北城中突出兵犯我南礮臺圖爾格不及騎徒步擊走之遂略松山八年三月略錦州並有功夏

太宗伐明入大同

命同副都統勞薩率兵駐張古臺河以扼敵師九年率左翼兵從貝勒

多爾袞往招察哈爾降其長額哲還兵略明山西分兵三隊爲前鋒自平魯衛入毀寧武關代州乘勝至忻口遇伏敗之追至崞縣殲其衆還經平魯衛衛兵邀我師於途親陷陣殺敵百人敵遁走入城不敢出去之策敵必復至設伏以待而身爲之殿明錦州總兵祖大壽合大同總兵王某率兵三千來追返兵用步戰衝其中堅伏起夾擊大敗之乃徐引兵出邊十年敘功授一等男崇德元年復任鑲白旗都統是年隨武英郡王阿濟格攻明昌平雄縣並先登克之二年閏四月以罪黜初圖爾格尙和碩公主公主所生女爲貝勒尼堪福晉福晉無子詐取僕女爲女至是事敗圖爾格亦坐罪論死得

旨免削職八月仍令攝都統事三年隨多爾袞伐明破太監馮永盛總兵侯世祿兵復同都統拜音圖敗敵於董家口毀邊牆入奪青山關下四城五年隨多爾袞圍錦州取其禾連破錦州松山兵又同都統葉克書率兵三百伏烏忻河口伺錦州牲畜出牧驅之歸敵衆千餘來戰葉克書馬中箭蹶敵兵之圖爾格射敵敵殪救之上馬併力衝殺敵敗復合凡六戰六勝身被二十餘創猶殿後力戰悉保所俘而還晉爵子尋擢爲內大臣六年經略洪承疇率兵十三萬援錦州

太宗親征既敗承疇兵
命隨阿濟格邀擊明敗兵于塔山時明總兵曹變蛟吳三桂王樸等各
引本部兵遁而變蛟兵夜衝鑲黃正黃兩旗汎地突犯
御營時守營右翼大臣及侍衛等皆未至圖爾格發矢連殪二人率眾
併力攢射變蛟兵始敗去又隨豫親王多鐸設伏敗吳三桂王樸兵於
高橋七年同饒餘貝勒率師伐明直抵山東兗州府俘明魯王朱以派
及樂陵陽信東原安邱滋陽諸王並各王府宗室官屬幾千人下三府
十八州六十七縣八年班師
賜銀千五百兩十月晉爵二等公順治二年卒年五十以子科布梭襲
九年追謚忠義配享
太廟立碑墓道雍正九年
賜號曰果毅

二等伯忠直公宜𠈁又作爾登墓碑　張玉書

國家之有重臣猶九廟之有宗器巨室之有棟梁也其用之也非一日
之報則其蓄之也亦非一日之積宋蘇文忠銘張文定之墓謂仁宗在
位四十餘年蒐攬天下豪傑既自以爲股肱心膂而又留爲三世子孫

百年之用余嘗讀其文以爲知言伏覩
祖宗朝英傑景附際會風雲長養培護傳之累葉更有度越前代萬萬
者如二等伯宜公其尤著者也公諱爾登滿洲人父至勇公額一都巴
圖魯以開國勳配食
太廟公生而明敏才識絕人自幼嫺習武略天命中筮仕爲禪將
太宗文皇帝素廉知公才益見任用授三等阿思哈哈番會他軍詿誤
落職崇德中大師再略明都公在行間與敵軍遇敵軍逆戰者千餘人
公率勁卒三千人擊之敵敗走盡獲其馬匹有諜者言明總兵祖大壽
偕太監高某分兵二千潛襲我軍時我軍用步卒設伏以待敵逡巡不
前公乃將四十騎紆道誘敵且戰且卻敵兵遂遇伏公與伏兵合力奮
擊大敗之錦州之役公率多爾機蝦等將右翼時敵眾我寡諸將相顧
眙愕然莫敢進擊公觸刃先登與敵其戰四台皆敗之公勇力冠諸軍
而其潛機制敵應變如神尤爲諸老臣宿將所難故所至皆獲勝崇德
六年以功授原職
世祖章皇帝既定燕京推恩勳舊晉一等阿思哈哈番郊祀禮成
覃恩在廷諸臣以公父至勇公有世勳特晉公三等精奇尼哈番嗣兩

遇
尊號禮成復由三等伯晉封二等伯世襲不替
今上御極之二年六月以疾卒于位朝廷聞之震悼遣官諭祭恩賚有加易名忠直年六十有八夫史稱召公畢公爲周元老歷事文武成康四世而其壽考皆踰百齡以我公方之則始襄締造之功繼贊太平之業歸然四世之老矣而躬親矢石久歷戎行武功之茂視畢召二公猶且過之獨是康强白首雖不爲無年而論者竊以未登期頤爲公未盡之憾嗚呼以至勇爲父以忠直爲子其爲不朽豈復可以年齒論哉公生子一人早卒孫噶篤襲封二等伯爲內大臣護軍統領噶公將樹石于公墓道而乞文於余余不能悉公行事特援據舊聞述其梗概聊以誌我國家人才之盛云爾銘曰

天翊景運英傑駿奔奕葉光裕厥有世臣赫赫忠直偉略絕人克紹至勇益大厥聲龍韜虎略挐風躍雲斬關薙寇佐命作京遺孽未熄提戈四征應手斷肮前無堅城丹書鐵券上賞是膺白首者艾允矣國楨人雖云亡令名永存勒茲片石百祀有徵

〔文〕忠直公伊爾登傳 盛京通志

伊爾登宏毅公額亦都第十子也幼侍宮中
太祖撫之長以侍衛屢從征討天命初築界藩及薩爾滸城有勞績
賜蟒服累功晉三等男
太宗卽位列十六大臣天聰三年率兵勦獐子島有俘獲從貝勒阿巴泰分兵攻龍井關奪水門入斬明將易愛王遵臣復會大軍攻遵化明山海關總兵趙率教馳援覆其軍遂薄燕京克永平灤州遷安諸城師旋晉爵一等男擢都統五年攻大淩河城率所部圍其東南深溝堅壘以困之卒隳其城而還七年從貝勒岳託取旅順口俘獲無算八年復從阿巴泰分兵入龍門會大軍於宣府進攻靈邱保安皆有功崇德元年與都統篇古等相詆訐坐罷官并削男爵三年起護軍統領四年略地錦州以三十人敗明兵千人從攻松山杏山城以四十人挑戰大破明總兵祖大壽軍尋列議政大臣兼內大臣六年從鄭親王濟爾哈朗攻錦州明總督洪承疇統兵十三萬來援軍松山西北岡悉眾犯鑲藍旗汛圍之數重伊爾登躍馬突入圍縱橫馳擊身中數創不少卻所乘馬死易之三戰益力明兵凡四合圍悉破之
太宗嘉其勇復爵以三等男子襲八年尋設伏高橋殲明兵之敗奔塔

山者時

太宗親統軍駐松山明將曹變蛟集潰卒乘夜犯

御營伊爾登與內大臣錫翰等奮擊之變蛟遁得

恩賚順治元年累加二等伯世襲罔替十三年以老致仕

世祖念其爲宣力老臣

命乘騎入朝並圖其像二一貯內庫一藏于其家康熙二年卒

賜祭葬如典禮諡曰忠直從孫噶杜襲爵三十七年

遣官祭其墓

贈大學士巴克什文成公達海傳盛京通志

達海姓覺爾察隸正藍旗滿洲其祖博洛來歸父艾密禪任散秩大臣

達海九歲卽通滿漢文義弱冠

太祖賜居內院司文翰每草詔令稱

旨遂

命正訂國書達海更爲對音切字諧聲文義周密譯明會典素書三略

諸書莫不稱善天聰三年

太宗伐明不欲究武遣達海齎書與明議和明人閉關不啟復以書二

一置德勝門外一置安定門外四年克永平令達海立城上執黃纛諭
降其民是年譯書成授三等輕車都尉世職
命曰巴克什五年征大凌河使招總兵祖大壽反復善諭大壽遂降十
二月定朝儀六年詳定國書字體酌加圈點六月病篤
太宗垂涕遣侍臣諭曰朕以達海偶疾耳今竟不起惜哉未寵任後當
優恤其子
賜以蟒綺達海感泣而卒年三十八歲尋召其子三人
賜子甚厚追謚文成康熙八年其孫秘書院學士禪布乞立碑
附錄一則
達海姓覺爾察氏隸正藍旗滿洲事
太祖
太宗授三等輕車都尉世職
賜號巴克什天聰六年卒年三十八達海九歲通滿漢文義初事
太祖擢置內廷文詞敏贍凡與明及蒙古朝鮮詞命皆出其手
太祖諭額爾德尼噶蓋取蒙古字製爲國語額爾德尼等難之
太祖天縱聰明因心獨斷創立滿文頒行國中達海奉

太宗命復於十二字頭增添圈點得以分析又滿文與漢字對音未全者於正字外增造外字猶有不能盡叶者則以兩字切成一字切韻之巧較漢文更爲精審於是滿文大備

太宗命儒臣翻譯漢字書籍達海譯有素書三略及明會典律例諸書又譯歷代史書俾人盡通曉古今典故 賢臣小傳

〔又附〕額爾德尼傳 盛京通志節錄

額爾德尼姓納喇隸正黃旗滿洲性敏慧盡通蒙古漢文以文學事

太祖賜號巴克什每從征蒙古諸部傳宣

詔令諭降其部衆著有勞績初奉

命偕理事大臣噶蓋創製

國書後哈達貝勒盛格布祿以謀逆伏誅噶蓋坐其黨死額爾德尼遂獨任之既成頒行國中

國書傳布自此始額爾德尼既卒

太宗復命儒臣達海庫爾禪等述其義而增益之順治十一年與達海庫爾禪並追謚文成

議政大臣昭勳公圖賴傳 瑪培

圖賴姓瓜爾佳信勇公費英東第七子也初隸鑲黃旗後改隸正黃旗
天聰二年從征明薄燕京以功授騎都尉世職四年大貝勒阿敏留守
永平明兵備參政張春合馬世龍諸鎮兵圍都統圖爾格等于灤州圖
賴馳救之比至圖爾格等已突圍出遂擊卻其追騎從大貝勒撤師出
邊以十六人殿返擊明兵之躡我後者殲之尋授三等輕車都尉略大
同攻拔靈邱及小石城從圍大淩河城軍兩黃旗間以衞樵採六年大
軍破走察哈爾移師征明次布里渡圖賴徇沙河堡降之七年從取旅
順口九年任護軍統領從入廣寧偕都統阿山趨錦州明總兵祖大壽
遣將合松山兵拒戰兵甫接敵不能支輒潰走俘獲無算敘功得
恩賚崇德二年授議政大臣明年從貝勒岳託征明先驅踰墻子嶺攻
克十一臺進兵山東屢敗明兵還軍敗明閣部劉宇亮于通州晉爵三
等男六年從圍錦州擊敗杏山援兵戰東關援降人諾木齊以歸復破
松山騎兵拔塔山杏山城加一等男八年攻拔中後所及前屯衞晉三
等子順治元年從征流賊李自成破賊將唐通于一片石既入關破自
成兵追敗之望都超授三等公從豫親王多鐸帥師下河南先自孟津
濟撫定潁河十五堡睢州總兵許定國等皆望風降進薄潼關賊將劉

宗敏沿山列陣以拒圖賴以騎兵百四十人進戰盡殪之連敗賊將劉方亮等遂破潼關平陝西移兵下江南攻克揚州執明閣部史可法斬之追福王朱由崧于蕪湖擊敗其將黃得功兵得功中流矢死師旋進爵一等公三年任都統從貝勒博洛征浙閩進兵杭州時明魯王朱以海據紹興其總兵方國安等營錢塘江東岸江廣十餘里圖賴率將士從上流策馬渡縱擊國安軍盡潰擁魯王遁走台州圖賴進拔金華衢州諸城擊敗明閣部黃鳴駿于仙霞關攻克浦城追明唐王朱聿鍵于汀州斬聿鍵盡降其眾閩海悉平回軍次金華病卒年四十七子輝塞襲圖賴勇而善謀能以寡覆眾屢立奇功未嘗挫衂

世祖親政追念其功謚昭勳配享

太廟

賜文勒石雍正九年加封號曰雄勇

碑傳集卷三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

三

DS
734
.C56
v.3

碑傳集卷四目錄

開國宰輔
大學士范文肅公文程傳 李果
又內祕書院大學士范文肅公墓誌銘 李霨
附錄十三則
宏文院大學士謚文簡赫舍里公希福傳 馮培
恪僖公哈什屯傳 馮培
寧南靖寇大將軍忠襄公辰泰傳 鄭虎文
議政大臣內宏文院大學士甯完我傳 八旗通志
太子太傅中和殿大學士文襄公圖海傳 鄭虎文
光祿大夫太子太師戶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謚文勤李公霨墓誌銘 王熙
附錄六則
太保公呂宮家傳 呂星垣

嘉興錢儀吉纂錄

開國宰輔

大學士范文肅公文程傳 李果

公諱文程字憲斗號輝嶽姓范氏其先自忠宣公第五子仕宋為樞密院料理官諱正國者扈元祐孟太后至江西遂家臨川三傳至迪功郎諱貞儻者復徙饒州更六傳至明雲夢縣縣丞諱岳者坐事謫遼東瀋陽岳四傳至總正德丁丑進士累官兵部尚書忤嚴相嵩去位總生沈沈生楠公楠仲子也少沈毅讀書通大義年十八補弟子員天命三年戊午

太祖高皇帝定撫順始歸國從定遼陽度三岔攻西平下廣寧

太宗文皇帝嗣位拔置公帷幄天聰三年從蹕入薊門克遵化將偏師往諭潘家口馬蘭峪三屯營馬攔關大安口五城皆下之

太宗自將臨永平留公守遵化攻者甚盛公突圍力戰拔而歸授阿達哈哈番四年以公為秘書院大學士儀吉案天聰七年八旗置固山額真廷議首推文程太宗曰范章京才堪勝此但固山額真一軍耳朕方資為心膂其別議之是時文館內尚未有大學士職銜而文程所領皆樞密每入對必漏下數十刻始出

出未及食息復奉召入率以爲常崇德元年加世職爲二等甲喇章京是年改文館爲內三院特授文程秘書院大學士領機密
五年師圍大凌河軍以城降後降兵有陰戕部帥叛去者
太宗怒公從容進言全活甚衆又請單騎馳諭堂山軍軍降盡以降人
賜公自是平旅順取平島征高麗服蒙古公皆在左右每議大政
太宗必曰范某知否公或未與議則曰何不與范某議之公嘗以病出
直諸務塡委待公病已決之
世祖章皇帝即位闖寇李自成陷明燕京報至公以病詣蓋州湯泉驛
召決策公力疾趨朝曰闖寇塗炭中原戕厥君后此必討之賊也雖擁
衆百萬可一戰而破
國家上下同心兵甲選練誠聲罪以臨兵以義動何功不成又曰好生
者天地之德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國家止欲帝關東當攻掠兼施欲統一區夏非乂安百姓不可又奏記
攝政睿親王累數百言略謂中原遭亂思擇令主當任賢以撫衆拯厥
無告錄厥賢能拔其德望素著者置之班行俾朝夕獻納擇其善者酌
行之及大軍入關定燕京悉如公計公安撫孑遺起用廢官招集諸曹
胥吏收其文籍明季賦額屢加經寇亂僅存萬厤時故冊或疑不可爲

據公曰據此額猶恐病民可更益乎以功陞阿思哈尼哈番天下既定
公首請開科取士以收人才丙戌丁亥己丑公凡三典會試得人最盛
順治四年從征蒙古明年夏班師是冬晉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七年
太祖皇帝配祀
上帝禮成加一拖沙喇哈番予世襲八年正月
世祖皇帝親政大婚禮成上
皇太后尊號晉一等精奇尼哈番儀吉案順治二年加世職爲三等梅勒章京四年加二等梅勒章京五年加爲一等阿思哈尼哈番與剛林俱賜名巴克什六年正月纂修太宗文皇帝實錄充總裁官八年於剛林案內被議革職九月復原官九年兩遇恩詔加世職至一等精奇尼哈番十月任議政大臣時軍興孔棘民多失業餽餉維艱公
率同列上疏曰臣等伏見直省地土荒蕪錢糧闕額至四百餘萬民賦
虧則兵餉必絀然民地荒則軍屯可興今湖廣江西河南山東陝西五
省寇亂日久人戶稀少窮民無力開墾請行興屯土著流戶願來耕者
官爲給地量助牛種官分子粒三分之一三年之後便爲永業編爲保
甲使守望相助姦宄不生於興屯之中寓招撫之法遠近飢民聞風踵
至於興屯之中行救荒之術因條興屯四事曰選舉得人曰開墾守穫
曰積貯轉運曰責成考課

命會議舉行十年二月
召公於位育宮商搉政事
賜茶中和殿憫公勞勩慰諭備至公跪奏云臣蒙
聖恩推心置腹犬馬之力敢憚微勞時漏下一鼓命近侍送歸第明年
八月
詔加公少保兼太子太保先是公以疾告
世祖親和藥餌馳賜無虛日至宮保命下公具疏陳謝復固請養病
上覽奏遲回久之乃暫令公解任俟病痊召用
特加陞太傅兼太子太師十四年
恩詔加秩一級遣工就第圖其貌藏之大內公居家聞四方水旱災傷
則愀然吉月及
朝廷大慶力疾以朝
聖祖仁皇帝即位廕一子入監讀書康熙元年
特命公祭告
太宗皇帝山陵公伏地哀慟不能起以康熙五年八月薨年七十公志
在安民在軍首戒嗜殺汲引人材保全善類如恐不及秉政三十餘年

家無長物帷幄賛謀皆國是大計外廷莫聞生平奏議自焚其草故罕傳于世云子六人皆顯官仲子承謨總督浙閩遇耿精忠亂不屈死

又內祕書院大學士范文肅公墓誌銘 李霨

國家定鼎燕京武功赫奕其以文臣著燮調綏乂勳爲中外瞻倚者首故太傅范公云公謝政浹一紀以今康熙丙午卒於邸第都人士咸驚悼禮臣以卹典請

上念耆德碩績軫恤有加祭葬碑諡敕所司準故事須錫靡勿備於是

宗伯奉

溫綸致祭宣布朝廷崇禮舊勳公以元臣膺異數狀甚悉聞者感奮司空出其賦鏹爲營壙兆伐石樹豐碑代言之臣文焉稱制垂永久述公績則益詳祕院按諡法請爲公易名

特賜諡曰文肅國典臣忠照耀來禩蓋近代所希遘也已而長公副都統君偕諸季以公治命造霨曰先太傅葬有期矣生平行事謹編錄如左幽宮之石子宜有言其無辭霨以固陋謝不可顧念執經公門二十年所於公德業頗窺梗概已讀其狀備而覈乃再拜受命謹按范氏系出宋參知政事文正公仲淹文正生尙書僕射忠宣公純仁忠宣之第

五子正國爲宋樞密院料理官靖康之變扈元祐孟太后至江西遂家臨川三傳而至良儻仕爲迪功郎從饒之樂平六傳至景中公岳明洪武中仕爲雲夢縣丞坐事謫遼東瀋陽衛遂爲瀋陽人是爲公始祖四傳爲瀋溪公鏓正德丁丑進士累官兵部尚書以亢直忤嚴分宜去是爲公曾祖瀋溪公生瀋陽衛指揮同知沈是爲公祖沈生楠曰北垣公娶於石舉丈夫子二公其仲也公生而穎敏稍長沈毅多大略讀書輒解悟善屬文年十八偕伯兄文宷補博士弟子員主者閱公試牘深賞異焉天命三年戊午

太祖高皇帝龍興東國首定撫順始得公

太祖偉其貌詢知爲大司馬孫顧謂貝勒曰此名臣子孫也其善遇之

諸王世子競加優禮六師定遼陽度三岔攻西平下廣寧皆以公從洎

太宗文皇帝卽位察公才堪大任備置帷幄天聰三年冬從蹕入薊門克遵化將偏師諭降潘家口馬蘭峪三屯營馬欄關大安口凡五城皆下之是時明寧遠總制某將重兵居前公進祕謀縱反間總制獲罪去

我師之在大安口者敵兵圍之公以火器進攻敵敗圍乃解

太宗自將臨永平留公守遵化攻者甚銳我前鋒士稍困公突圍力戰

拔之而歸
上嘉其功授三等阿達哈哈番信任益篤四年初置祕書院以公爲大學士領機密公感激殊遇愈殫謨猷每入對必漏下數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復奉
召去以爲常其語卒祕勿傳五年師圍大凌河降其城而蒙古降卒有陰戕部帥叛去者
上大怒公從容進說全活者眾時一軍壁山巔死守公請往諭之遂單騎抵其壘曉以利害守者降
上悅以降人盡賜之七年孔耿尚三王歸命未渡海敵兵躡之急
上命公從親王貝勒將兵迎援公前往慰諭宣
上恩信三王遂以所部來歸嗣是而下旅順取平島征朝鮮服蒙古公皆在左右八旗置固山額真廷議首推公
上曰范章京才誠勝此然固山職一軍耳朕方資爲心膂其別議之崇德改元以公居政府七載陞授二等阿達哈哈番大學士如故時初開科目取士公知貢舉所拔士後皆爲名臣內三院綜理政務
上嘉公同寅協恭一心一德每議大政必曰范章京知否脫有未當必

曰何不與范章京議之衆曰范亦云爾卽得
俞旨公嘗以疾暫請休沐庶務未決者
命侯公愈裁行撫諭各國敕書皆公視草初
上猶省覽後乃不復審視曰汝當無謬也常侍
上膳有殊方珍味公念北垣公未嘗逡巡不下箸
上識其意卽命撤御饌馳賜邸第乃再拜謝曁
太宗文皇帝上賓公號慟幾絕
世祖章皇帝御極公益黽勉矢報於佐集大勳適闖寇李自成陷燕京
報至公方以病詣蓋州之湯泉驛
召決策遂力疾趨盛京建議曰自闖寇猖狂中原塗炭近且傾覆京師戕厥君后此必討之賊也雖擁衆百萬橫行無憚其敗道有三逼殞其主天怒矣刑辱縉紳拷劫財貨士忿矣掠民資淫人婦火人廬舍民恨矣備此三敗行之以驕可一戰破也我國家上下同心兵甲選練誠聲罪以臨之卹其士夫拯厥黎庶兵以義動何功不成復言好生者天之德也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殺而得天下者
國家止欲帝關東當攻掠兼施倘思統一區夏非乂安百姓不可舉國

咸韙公言大軍遂發申嚴紀律妄殺者有罪公以疾未平翊日馳赴軍中山海一戰闖寇披靡果如公言大軍之長驅而西也民多逃匿公草檄宣諭言義兵之來爲爾等復君父仇非殺爾百姓今所誅者惟闖賊官來歸者復其官民來歸者復其業師律素嚴必不汝害民心遂安凡檄皆署公官階姓氏我師入燕京首爲故明莊烈愍皇帝發喪易梓宮備儀衛公親經紀其事時宮闕灰燼百度廢弛千里之內煙火僅屬於是安撫孑遺舉用廢官蒐求隱逸徵考文獻更定律令廣開言路招集諸曹胥吏收其冊籍明季賦額屢加冊皆燬於寇惟萬厤時故籍存或欲於直省徵求新冊公曰卽此爲額猶恐病民其可更求訖今正供悉依萬厤舊額實昉諸此幾甸甫平撻伐四出文武甲兵事無巨細咸公綜理之案牘塡委晝夜立闕下並觀兼聽剖決如流凡所措置準故典合時宜靡不允當甲申迄乙酉躬佐開國規模宏遠矣

特賜褒嘉超陞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中原既定公進言曰治天下在得民心士爲秀民宜廣其途以蒐之乙酉丙戌通籍者皆江北士子請於丙戌丁亥再行鄉會試從之順治二年陞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冬從征蒙古明年夏班師陞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七年

太祖高皇帝配
天禮成加授一拖沙喇哈番世襲罔替八年
世祖章皇帝親政上
皇太后尊號覃恩陞二等精奇尼哈番廕一子入監讀書
大婚禮成再上
皇太后尊號陞一等精奇尼哈番時軍興孔棘民多失業餽餉漸憂不
給公疏陳興屯四事
上俞其奏命會議舉行其略具行實中公生平獻替動關大計多侍
上面決可否所有章奏悉焚其草卽實錄史冊亦僅載什一九年開館
纂修
太宗文皇帝實錄專敕公領總裁事十年春
上召公入對於位育宮出
賜茶於中和殿傳諭曰朕倚卿共致太平常召卿面議大政或不時臨
幸內院卿夙夜盡瘁得無過勞或致疾病今後覺勞倦卽少休靜事調
攝切勿勉强趨直致有違和卿體安吉卽慰朕倚毗元臣同心致治之
意公頓首謝十一年八月

上諭吏部云朕惟旌賢勸能國有常典大學士范文程等皆在
太宗時素效忠勤今始終不渝或匡贊政機勞深啟沃或經理部務力殫猷爲成績已彰宜加恩晉秩晉公爲少保兼太子太保公疏謝曰臣一介庸流蒙
太宗文皇帝豢養三十年至我
皇上親覽萬幾厲精圖治臣尸位素餐絲毫無補自去年坐湯回京屢
蒙
聖諭調理賜以藥餌奈臣年衰神耗元氣難復七月中復染痢疾下血不止屢欲上瀆
天聰滿洲從無告病之例院務殷繁需人佐理若復隱忍撫心難安正爾踟躕不遑而
天恩隆重列臣於諸臣之前加臣以宮保之階寵命非常驚惶失措分宜馳叩
天顏遵旨辦事緣腹疾未痊神虛目眩不能入直懇
聖恩憐宥容臣服藥調理倘不即塡溝壑報主有日也
上覽奏憫其勞瘁遲徊久之乃諭吏部云少保兼太子太保內翰林祕

書院大學士范文程自
太宗時辦事衙門二十餘年忠誠練達不避艱辛朕所倚賴乃近以積勞成疾雖暫假調理心仍夙夜在公未得專事藥餌旦夕奏效深係朕懷暫令解任謝事安心調攝特陞太傅兼太子太師昭朕眷禮大臣至意佇俟病痊以需召用初公屢以疾告
上軫念特至親御權衡和藥餌馳賜無虛日迄解任恩眷逾隆十四年
恩詔加秩一級復遣畫工就第圖公像藏之內府不時觀覽公歷事累
朝寵錫優異恩賜
御用服物不勝紀又以公形貌頎偉衣冠皆特製頒賜之
列聖於公皆不名但呼范章京云居恆言天下治安惟在得賢故於培養人材保護善類尤惓惓加意庶官中有才藻可大用及因公負累一眚不掩者悉爲奏請湔除拔擢後皆以稱職聞丙戌丁亥己丑三主禮闈皆稱得人既謝政闢東皋爲別業稍搆亭館植卉木引親故徜徉其中時以詩書騎射課子弟性廉慎好施與執政二十餘年家無長物或遇故舊困乏傾囊不惜嚴飭家範追遠睦族咸合古禮族姓有以兵燹離析者卽捐金贖還器宇洪深人罔窺其喜怒雅好讀書每引儒生陳

說古今輒夜分不倦惟不喜佛老庭無其跡朝鮮諸國使至皆詢公年
貌每乘安車一出兒童婦女瞻望如堵有司馬君實邵堯夫之風吉月
及
朝廷大慶必力疾朝服以朝
世祖升遐公哀慟如哭臨
太宗文皇帝時
今上嗣大寶廕一子入監讀書康熙元年奉
命祭告
太宗文皇帝山陵伏地長慟幾不能起公秉賦素強齒向暮而神觀起
居不衰今年七月之望猶諭諸嗣公曰我老矣恨未能以一死報
列聖汝當勉力官方矢竭忠誠以成我未竟之志晦日偶感寒疾四日
而卒實八月初二日巳時也距生年丁酉正月二十二日亥時享年七
十公諱文程字憲斗號輝嶽以加上
四祖尊號覃恩誥授光祿大夫三代祖考贈皆如公官妣皆爲一品夫
人元配陳夫人
太宗時賜婚穆奇爵樂氏夫人賈夫人金夫人並膺誥命子六人長承

蔭副都統加一級前總督倉場戸部左侍郎次承謨順治壬辰進士內
國史院學士加一級次承勳工部都水司員外郎次承斌襲一等精奇
尼哈番次承烈承祚女五人孫男四人時望繩孫雲孫怡孫孫女二人
曾孫一人聯生俱幼以次年二月初四日葬於紅螺山之陽蓋新卜吉
壤云嗚呼公勳烈垂國史懿德載家乘遐裔荒陬無勿識其姓字即百
世可知也使爵敵頌鋪揚窮搜藻績譬之測溟增岱奚裨高深矧椎魯
不文爲公夙鑒者無已則妄以一言擬之曰古之大人而已敬繫銘曰
維古大人正已物正合才與誠誠乎一德才協造邦乃覩良民創而燮
伐篳路偕起恢拓贊紘守而垂裕寧壹靚若奏效平成
天眷興朝盡畀所覆賚以良弼應運惟公早契魚水獨領機密出而折
衝入而借箸鞠躬罔逸
太祖
太宗爰暨
世祖列朝如一
今上嗣統公以元老德望彌優廉頑立儒餘風及物高蹈林邱古稱相
業規隨謀斷詞偏匪周公實兼之才誠創守足掩前修彼蒼不弔梁木

其萎典刑遽逝禮備哀榮功勒旂常賞綿帶礪鬱鬱燕山溫陽之野卜斯佳壤公其卽安俾熾而昌永綏億世

附錄十三則

天命三年大兵克撫順偕兄文寀來歸太祖偉其貌詢知其家世顧謂諸貝勒曰此名臣後也善遇之（盛京通志）

（吉案名臣謂文肅曾祖總正德丁丑進士兵部尚書忤嚴嵩去官）

太祖取遼陽度三岔攻西平下廣寧所在行營必參帷幄（同上）

太宗自將臨永平令文程留守遵化敵兵來攻甚銳我軍前鋒被圍文程突圍力戰援之以出不失一人師圍大凌河城中食盡俱降獨西山一臺據險自守文程單騎往諭守者降（賢良小傳）

天聰六年隨駕至明邊歸化城索取察哈爾汗所寄人畜時太宗欲深入明境猶豫未決與文程等謀之文程率文館諸臣甯完我馬國柱公疏言臣等奉命籌度目前事宜臣等雖愚敢不竭所知以聞沙河堡官員查發逃去人民是所謂疾在首而暫救其首之意耳今卽以彼爲順從有不欲加

兵之意是誠動與義合而具大有為之志也但觀我軍情形皆有必欲深入之意如欲深入當預為籌畫決計而行少有怠忽俟臨期為之恐其設備各相防守我兵一入卽遇漢人則已若退守各城近邊村莊地瘠民窮深入則徒疲馬匹我軍毫無裨益徒手而歸是名與利兩失矣果欲深入當直抵北京訊其和否早為決斷毀山海關水門而歸以壯軍威以示無敵于天下若計所從入惟雁門關為便旣無阻撓又沿路居民富庶可資飽騰如恐無隙可乘臣等於不可之中求其可者有兩計焉一為明顯之計一為乘釁之計所謂明顯者當諭沿路人民明言察哈爾汗遠遁部民盡為我有因路遙徒步難行特來與爾主講和假爾馬匹令我新附人民騎歸俟爾主旣和仍照數償補若我欲和爾主不從異日興師蒙

天眷佑以版圖歸我凡被擾之民當酌免賦稅幾年以伸我愛養之意此一計也所謂乘釁者作書與近邊各官令彼轉為講和限以日期彼朝臣勢必紛撓邊臣莫敢擔當必致詭計躭延彼時乘隙而入惟我所欲為入則利在深入不入則利在速歸若半途而返無益也奏入

太宗嘉納之

七年明參將孔有德耿仲明自山東來降爲明兵追襲不得達文程奉
命應援遂挈以來歸上同
九年上疏言頃奉
聖諭薦舉人材中外臣民無不欣幸然
聖意以爲知漢人者莫知漢人故令漢人各舉所知爲國家效用乃孰
意營私之輩竟藉此爲黨援之門狙獪游民妄相標榜飲朋賭友謬自
稱揚又有意在朋比故引一二優者於其中以飾人耳目甚或昵於親
故迫於屬託明知其人非賢過情誇詡獨不思
皇上寤寐勤求之謂何而乃妄舉若此斯時卽有一二公直之臣欲有
所舉因見其濫觴如此亦灰心而不肯舉卽有一二忠正之士欲應其
舉因見其濫竽如是亦灰心而不肯應遂將
皇上咨訪賢才之美政徒爲宵小倖進之階梯今當考選之時須斟酌
錄用若不詳愼恐於國計民生關係匪輕卽曰事敗之餘自有國法然
與其刑於旣用之後何如愼於未用之先且欲精核所舉之人尤當並
核舉者之人其舉者公正則所舉之人自可任用若舉者素履有虧已
不可信而所舉者安得廉能耶今我國之薦舉雖不用古昔連坐之法

然亦當酌議懲罰以爲妄比匪人罔上欺君者戒至於所舉得人後有
成效者亦當給與紀錄以昭獎勸同上
三年疏請更定六部都察院理藩院官制自承政以下凡五等皆見施
行賢良傳儀吉案五等者每衙門滿洲承政一員以下酌量設左右參政理事官副理事官額者庫各官爲五等
順治元年四月
命攝政睿親王征明上書於睿親王曰迺者有明流氛踞於西土水陸
諸寇環於南服兵民煽亂於北陲我師燮伐其東鄙四面受敵其君若
臣安能相保雖天數使然良由我
先皇帝憂勤肇造諸王大臣祇承
先帝成業夾輔
沖主忠孝格於蒼穹
上帝潛爲啟佑此正欲攝政諸王建功立業之會也竊惟承丕業以垂
休萬禩者此時失機會而貽悔將來者亦此時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
離喪亂荼毒已極黔首無依思擇令主以圖樂業雖間有一二嬰城負
固者不過自爲身家計非爲君效死也明之受病種種已不可治河北
一帶定屬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爲我有耳蓋明之勁

敵我國與流寇也正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雖與明爭天下實與流寇角也爲今日計我當任賢以撫眾使近說遠來蠢茲流孽亦將進而臣屬於我彼明之君知我規模非復往昔言歸於好亦未可知倘不此之務是徒勞我國之力反爲流寇驅民也夫舉已成之局而置之後乃與流寇爭非長策矣曩者棄遵化屠永平兩番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我爲無大志惟金帛子女是圖縱然歸附勢不肯留因懷疑貳蓋有之矣今日有已服者有未服宜撫者是當申嚴紀律秋毫勿犯復宣諭以昔日不守內地之由及今進取中原之意官仍其職民復其業錄厥賢能恤厥無告將見密邇者綏戢遐聽者風聲翕然向順大河以北可傳檄而定也河北一定可令各城官吏攜其妻子避患於我軍因以爲質又拔其德譽素著者置之班行俾各朝夕納獻以資輔翼王於眾論中擇善酌行則聞見可廣而政事有時措之宜矣此行或直趨燕京或相機攻取要當於入邊之後山海長城以西擇一堅城頓兵而守以爲門戶我師往來斯爲甚便惟攝政諸王察之八旗通志

大軍既發文程扶病隨征申嚴紀律妄殺者有罪二十二日敗流賊兵二十萬于山海關我兵長驅而西民多逃匿文程草檄宣諭言義兵之

來爲爾等復君父仇非殺百姓也今所誅者惟闖賊官來歸者復其官民來歸者復其業師律素嚴必不汝害民心遂安凡檄皆署文程官階姓氏師入燕京文程建議首先爲明愍帝發喪易梓宮備儀衛文程親紀其事同上

八年文程於剛林獲罪案內被議奉

世祖章皇帝特諭范文程曾效力

太宗朝在盛京時又不曾預碩托貝子之罪後知睿親王所行悖逆託疾家居眾亦皆知睿王取去剛林時范文程不合其意故不取去范文程著革職本身折贖仍留原任九月復原官同上

十年任議政大臣是時直省錢糧缺額賦虧餉絀文程上疏曰臣見直省地方土地荒蕪錢糧闕額至四百餘萬民賦虧則兵餉必絀

國家大害在此然民地荒則軍屯可興

國家大利亦在此昔明太祖嘗言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粒亦當元季亂後曠地甚多能行官屯故耳今湖廣江西河南山東陝西五省寇亂日久人民稀少若待招民窮民無力何能開墾若任現在道府各官庶務繁多勢必遷延不力臣請行興屯四事一在選舉得人凡興屯之地

應設兩興屯道以綜理之設四同知以分理之該督撫遴本屬之廉能敏幹者任之以保舉之當否為督撫之功罪其官吏俸廩初年於興屯本內關支次年以子粒補償以後俱於屯粒中支給此官增而俸不費本少而利甚巨也一在開墾收穫開墾必用牛種農器若俟撫按奏請必致曠日悉聽屯道隨於州縣庫貯錢糧內分用支給所墾地土先於駐兵之地荒蕪多而水路近者以便轉運漸及其餘地之無主者即為官屯有主而拋棄者多方招徠過期不至亦為官屯凡土著流戶願來耕者官為給地量助牛種官分子粒三分之一三年之後便為永業編為保甲使守望相助奸宄不生是於興屯之中寓招撫之法也其無本者官給僱直遠近饑民勢將聞風踵至是於興屯之中行救荒之術也一在積貯轉運初屯之時根本未立物力維艱所收糧草皆聽道廳全留積貯任其出陳易新為次年加墾之計其糧草有難以久存者酌撥就近兵馬必不可加派取盈致工本有虧反害大政也其轉運一事三年之後於屯糧中僱僦舟車起運永不動用屯官僉點屯民倒斃屯牛而屯事始得永久矣一在責成考課凡興屯之處府縣有司應聽屯道提調管屯同知惟聽屯道管轄如開墾日增撫按必加特薦倣邊俸之

例三年陞二級以酬其勞其不職者撫按嚴糾則罪在道廳撫按曲庇則併坐撫按是所謂信賞必罰也臣又謂今孟冬將盡若復不決明春難耕日復一日四百萬之課是永無足時矣

世祖俞其奏命諸王大臣會議舉行同上

十一年正月文程上保舉連坐之法乞敕部院三品以上大臣各舉所知不論滿漢新舊不拘資格大小不避親疏恩怨取正直才守之人堪任何官開列實蹟疏名保舉各具專本奏聞一官可舉數官數官可舉一官仍將所舉姓名彙置

御前不時

召對察其議論核其行事並視其舉主何如人則堪任與否早在

聖鑒中矣遇有缺出公同會推開出職名並保舉官姓名請

旨簡用若用後稱職量其效之大小保舉官加以優典若不稱職亦量其罪之大小保舉官議以連坐此法實行則內外皆得真才而天下無有不治者矣

詔從其議同上

康熙五十二年

御書元輔高風四字額其祠

宏文院大學士諡文簡赫舍里公希福傳 滿洲

希福姓赫舍里世居都英額再遷哈達
太祖既滅哈達從其兄碩色來歸以通蒙古漢文遂專任文館
賜號巴克什後隸滿洲正黃旗天聰二年征察哈爾令往徵科爾沁兵
會寇騎充斥土謝圖台吉奧巴止無行希福曰死則死耳
君命安得辭後卒徵其兵來會敘功授騎都尉世職三年從征明薄燕
京復從攻大凌河城並有功晉三等輕車都尉崇德元年改文館為內
三院授宏文院大學士晉世職二等三年與大學士范文程請更定官
制從之希福雖以文學居內院然常奉使察哈爾喀爾喀科爾沁諸部
頒法律平獄訟宣
上德意時或詣軍營相度形勢規畫機宜每還報
命未嘗不稱善順治元年譯遼金元三史成得
恩賚時部院大臣每旦會食於堂漸華侈希福嘗語同官范文程謂我
輩儒臣非勳臣比安可厚自奉養乃偕白睿親王王然之希福退述其
事于譚布譚布兄譚泰素與希福有隙遂訐其妄播王言詆諆大臣坐

奪官八年
世祖親政察其枉再授宏文院大學士九年修
太宗實錄充總裁官屢晉三等子世襲尋卒年六十有四
贈太保諡文簡以長子奇塔特襲康熙元年以希福事我
太宗勤勞最著更錄其次子帥顏保爲內院學士

恪僖公哈什屯傳 馮培

哈什屯姓富察隸鑲黃旗滿洲先世居沙濟祖旺吉努率族屬來歸
太祖授佐領哈什屯其長孫也天聰時官侍衛擢任禮部參政崇德二
年與佐領喀愷等分道征瓦爾喀俘獲甚衆三年招降明總兵沈志祥
于石城島六年大軍圍松山城明總兵曹變蛟乘夜犯
御營哈什屯先衆捍禦腕中創力戰不少卻順治元年擢內大臣累加
世職至一等輕車都尉兼一雲騎尉尋列議政大臣會睿親王多爾袞
有疾哈什屯偕貝子錫翰等往視睿親王曰予有疾
上宜臨視又曰爾曹毋以予言上聞既
駕臨視之睿親王罪大臣等違令擅奏降哈什屯世職爲騎都尉八年
世祖親政鑒哈什屯無罪復所降職兩遇

恩詔晉爵一等男劾睿親王輔政大臣鞏阿岱和洛輝楞僧吉等多諂
附之哈什屯獨持正不阿肅親王豪格爲睿親王所搆卒于獄鞏阿岱
和洛輝欲殺其幼子富綬哈什屯與內大臣巴哈力爭之議乃寢及睿
親王卒楞僧吉盛稱王功績於
上前並及兩黃旗大臣謀立肅親王事
詔下法司鞫訊盡得其阿諛誣陷狀尋與鞏阿岱以朋比伏誅而和洛
輝亦以黨附睿親王爲大臣蘇克薩哈所劾磔死于是肅親王之事乃
白遂封富綬爲顯親王其始終執詞不撓以證此獄者哈什屯及巴哈
二人也十二年以奉職恪勤加太子太保明年以年老致仕康熙二年
卒年六十有六
賜祭葬謚恪僖子米思翰襲爵乾隆二年入祀賢良祠十三年冊謚
孝賢皇后
推恩先世追封哈什屯一等公十四年曾孫大學士忠勇公傅恆經略
四川功成凱旋
賜建宗祠春秋致祭以獎忠勳祀自哈什屯始

寍南靖寇大將軍忠襄公辰泰傳 鄭虎文

辰泰宏毅公額亦都之孫戶部承政車爾格長子也初以護軍參領從攻錦州遇甯遠援兵超伍直入斬其執纛者搴纛以麾於陣明兵遂亂大敗之天聰三年從圍燕京軍德勝門外分兵薄明督師袁崇煥營有所獲五年從攻大凌河城明監軍參政張春率衆來援設伏擒其偵卒復與大軍共擊之殲其衆崇德元年從征朝鮮與副都統薩穆什喀乘夜襲破黃州守將營三年從睿親王多爾袞征明敗明兵于豐潤尋攻明太監馮永盛總兵侯拱極營皆拔之又以護軍三十敗明總兵祖大壽軍俘其步騎百有奇五年六年從圍錦州並有功屢加世職至三等輕車都尉七年從圍松山城明兵夜出城犯蒙古正黃旗汛戰卻之從貝勒阿巴泰征明敗其將馬科于渾河築梁以濟明總督范志完以兵來拒擊走之長驅至山東攻克東阿汶上甯陽三城晉二等輕車都尉順治元年從入關破走流賊李自成明年晉一等輕車都尉四年授禮部侍郎從征湖廣敗流賊一隻虎于荊州尋奉
命為靖南將軍偕副都統棟阿賴征福建連敗賊渠曹大鎬張耀星克同安平和五年大破賊渠鄭彩彩遁入海復長樂連江擒偽總兵顧世臣等十二人于興化斬之以次克復郡縣全閩底定六年授護軍統領

七年論平閩功晉二等男擢刑部尚書八年二月遷吏部三月授國史院大學士七月坐誤增
恩詔赦條論罷降世職為一等輕車都尉九年起禮部尚書充會試主考官尋授都統晉二等子十年授寧南靖寇大將軍督兵征湖廣是時流賊張獻忠餘黨劉文秀降于明桂王朱由榔受偽封為南安王十二年文秀遣其黨盧明臣馮雙禮以眾六萬樓艣一千有奇分犯岳州武昌而自引精銳萬餘列艦攻常德辰泰設伏臨口斷其歸路令參領呼尼雅羅和以兵嘗賊別遣參領蘇拜希福麾舟師並進三戰三捷賊既卻復前轉戰至臨口伏發縱火焚其艦賊大敗又分兵破賊德山下逐北至龍陽賊收敗卒二千返鬬我兵奮擊賊潰走明臣赴水死雙禮被創遁文秀竄貴州降偽將四十餘人兵三千有奇敘功晉一等子兼一雲騎尉未幾以疾卒于軍明年凱旋
世祖諭從征諸臣曰大將軍辰泰南征蕩寇卒于戎行朕甚傷悼因揮涕命酒以勞諸臣復
諭學士麻勒吉等曰若大將軍振旅還京朕當親酌酒勞之不意中道棄捐不復相見爾等其持此一觴奠大將軍靈次以抒朕懷諸臣及左

右侍從無不感涕

賜祭葬如典禮諡忠襄以其子尼滿襲爵

議政大臣內宏文院大學士甯完我傳 八旗通志

甯完我漢軍正紅旗人天命年間來歸以兼通漢文在文館辦事天聰四年大兵取永平

太宗文皇帝命同大海巴克什等執黃旗登城遍諭官軍百姓薙髮遂同阿巴太貝勒等鎮守永平又從征大凌河及察哈爾並以招撫有功授牛彔章京世職五年上疏言

朝廷設立六部各有所司無曠廢之處國事已盡理矣臣意古帝王設官分職並非無故恐國事無綱紀故立六部恐六部徇私故立六科恐六科臣庇護當啟格君心故立館臣恐下情不能上達蒙蔽君心故立通政使今

國家不立言官者意以爲國人皆得進言耶不然爲南國言官多而取危耶臣查我

國未立六部以前臣下猶有言之者及已立六部之後未見一斥參有罪之人今之任事者豈盡術良忠直伊等直屬下固不敢是非伊官長

傍人又誰敢輕言權貴古人云聽于衆則聰偏于聽則蔽若立言官各自檢束雖指名題參人亦無怨何也事有專責應不避仇此古帝明目達聰之良策也若以言官敗事論何不察乎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之語是皆伊主分別不明之故非洪武之定制不善我

朝書館之名漢語曰書房

朝內豈可謂之書房此內官吏雜處名分並無一定若加更定惟一言而已若爲定例置官得人最難兼署亦無不可但名分一定各有所司不敢推諉臣等數人實無經緯之才惟此清廉之操忠耿之心至死不易去年將副將高宏中授爲甲喇額眞時臣繕疏請留今將遊擊范文程又補刑部伏思臣亦豈得久在書館敷陳以言乎衆口爍金讒言碎骨臣不惜螻蟻之命惟痛弊法相因也六年復與范文程馬國柱疏陳深入伐明之策

太宗並嘉納之尋以事罷職閑居數年

世祖章皇帝順治二年擢內宏文院大學士三年丙戌充會試正主考又以翻譯洪武寶訓告成

賜銀兩鞍馬等物四年六年並充會試正主考又充修

太宗實錄總裁官七年翻譯三國志告成復
賜銀兩鞍馬加世職為二等阿達哈哈番晉議政大臣十一年以素効
忠勤始終不渝加太子太保明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十三年以老乞
休準原品致仕康熙元年以其贊理機務年久照范文程額色黑以一
子補用學士四年卒
賜祭立碑謚文毅

太子太傅中和殿大學士文襄公圖海傳 鄭虎文

圖海姓馬佳氏父名穆哈達世居綏分滿洲正黃旗人圖海天性忠愨
具文武才初仕為筆帖式尋加員外郎銜順治二年改國史院侍讀八
年遷內祕書院學士九年
恩詔授騎都尉世職越歲晉宏文院大學士充議政大臣十二年加太
子太保
命攝刑部尚書事明年考滿加少保廕一子入監讀書十五年
命同大學士巴哈納等校訂大清律旋以承審江南鄉試作弊事遲延
削加銜明年又以侍衛阿拉那毆公額克戴清家奴於市下刑部圖海
審理失實論死有

旨免削職籍其家而已
上念其枉十八年正月
世祖龍馭上賓遺命起用
聖祖仁皇帝御極即於是年授正黃旗滿洲都統康熙二年七月蜀流
賊郝搖旗劉體純李來亨等嘯聚湖廣鄖襄山中
命爲定西將軍副靖西將軍都統穆里瑪率禁旅會楚蜀之師討之至
則與總督李國英提督鄭蛟麟總兵俞奮起于大海署護軍統領根特
等連營困之賊以兵三千犯奮起營圖海親率兵邀擊敗之賊又連犯
諸營各分兵夾擊咸潰散未幾郝搖旗爲都統杜德擒斬於黃草坪劉
體純亦相繼破滅惟李來亨擁眾據茅麓山恃險負固圖海等率兵圍
之絕其聲援外則搜勦餘寇略盡賊勢窮蹙來亨闔門自經死僞公侯
將軍以下僞官五百八十餘員兵八千八百餘名降執斬新樂王及僞
官七八人兵六十一人俘其家口三千餘眾而還六年晉宏文院大學士
加世職爲一等輕車都尉會恭修
世祖章皇帝實錄充總裁官七年
命測驗儀象八年錄刑部重囚並稱

旨九年奏乞解機務專力戎行
上慰留之十一年
命清理刑獄十二年冬吳三桂叛十三年耿精忠亦叛
聖祖以籌饟需才
命攝戶部尚書事十四年三月疏請
敕禁外省軍需不得私派夫役不得先期拘集錢糧不得額外科斂詞
訟重者速審速結小者不得濫準滋累衙蠹土豪不得魚肉善良奉
旨飭行是月察哈爾布爾尼劫其父阿布奈以叛阿布奈者安親王岳
樂之郡主額駙也時從媵長史辛柱間行赴京告變乃
命圖海為副將軍同撫遠大將軍信郡王鄂札率師往討四月師次達
祿布爾尼設伏山谷而以兵三千人來拒我師我師進攻伏發撓亂我
土默特兵因分兵迎擊賊以四百騎繼至親禦之力戰敵兵殲焉布爾
尼悉眾出用火攻復大敗之降其都統晉津布爾尼復收潰卒連戰連
敗遂不能軍以三十騎遁去時科爾沁額駙沙津以兵會剿遇布爾尼
于札魯特境追及斬之並斬其弟羅不藏都統布達里察哈爾平於是
誅阿布奈及其餘子而迎郡主以歸五月還軍西安當是時貝勒洞鄂

攻叛將王輔臣于秦州我軍運送紅衣礮者阻賊仙逸關不得進圖海
疏請增發滿兵二千剿滅關賊疏通道路
上從之尋班師
聖祖御南苑之大紅門迎勞之敘功晉一等男十五年二月
聖祖以貝勒洞鄂攻陝西平涼未克
命圖海為撫遠大將軍率護軍每佐領各二名赴陝總轄全省貝勒洞
鄂以下咸聽節制
賜御用冠服團龍補服黃帶
上親乘馬二散馬二百三月至平涼明賞罰申約束軍威大振賊眾聞
之懼諸將請乘勢攻城圖海曰仁義之師先招懷而後攻伐吾奉
天威討茲凶豎無慮不克顧念城中數十萬生靈無非朝廷赤子遭賊
刦持至此覆巢之下殺賊必多俟其向化歸誠以體
聖主好生之德不更美乎城中軍民聞者莫不感泣咸思自拔以出賊
勢由是日蹙五月奪虎墩山虎墩者在平涼城北高數十仞賊守以精
兵通西北饟道圖海曰此平涼之咽喉也得此饟道則城不攻而下矣
卽率兵仰攻賊萬餘用火器下擊以死拒戰圖海令番休迭進自巳至

午戰益奮斬偽總兵二人賊被殺及墜崖而死者無算遂奪其墩據之
俯視城中如在掌握因發大礮擊其城中營城中洶懼輔臣乃乞降隨
以其情上聞
詔赦輔臣罪撫慰之六月圖海劄授七品官周昌為參議道齎
詔入城翼日輔臣遣偽布政使龔榮遇等率士民獻軍民冊又遣其子
繼楨等繳所受吳逆偽敕印劄輔臣猶疑懼觀望復令周昌同其兄子
前鋒侍衛保定往諭乃率眾薙髮降令副都統吳丹入城撫定秋毫無
所犯時平涼被圍日久城中食盡加以鋒鏑之餘死亡過半因令地方
官賑窮乏掩胔骼其老弱之轉徙不能歸者遣將士分送安插遠近帖
然初周昌往招輔臣時昌言毋其母又奏蠲秦省被兵及轉饟各州縣
賦皆從之是月遣振武將軍佛尼勒敗賊將吳之茂於牡丹園又敗之
西和縣北山將軍穆占進攻樂門敗賊於紅崖復禮縣於是固原偽巡
撫陳彭慶陽偽總兵周養民嘉峪關偽總兵王好問關山偽副將孔蔭
雄共率偽官九百餘員兵四萬八千餘名相繼降關隴悉平八月奉
上諭圖海器識老成才猷練達贊襄機務宣力
累朝以文武之長才兼忠愛之至性勞績茂著克副倚任朕心深為嘉

悅於軍功議敘外應從優加恩以示朕眷注勤勞酬答勳庸至意遂晉
封三等公世襲罔替時漢中興安賊酋據守平涼慶源初定人心未甯
奏請宜分兵防守諸隘緩攻漢興別遣一旅赴湖廣會勦吳逆
上命圖海率精銳以行圖海以陝西反側未安慮有變九月疏陳其狀
聖祖因授穆占為都統佩征南將軍印率師赴楚留圖海鎮守陝西十
二月議攻漢中興安奏調綠旗兵檄提督孫思克赴秦州趙良棟赴鳳
翔以將軍侯張勇將軍王進寶各引兵助之期以明年正月二十日如
所約至下張勇等會議以聞勇等謂宜視夏秋收穫豐歉再圖進取圖
海以漢興山路險峻多霪潦賊守益堅請如前奏十六年正月議上
上慮克復漢興後宜設重兵轉饟不易若俟夏秋則頓師糜饟亦屬非
計
諭令各守諸要隘分兵赴荊州會勦吳逆議遂寢三月招撫韓城等縣
偽總兵喬斌以下官百有餘員四月遣兵進逼禮縣驛門先後敗賊於
五盤山喬家山塘坊廟芭蕉園沙窩諸處復塔什堡九月
賜服物並
御製詩二章十七年二月奏請分兵兩路進取漢中興安旋奉

密諭止之閏三月將軍佛尼勒等敗賊於牛頭山香泉四川總督周有德等敗賊於秦嶺復潼關堡五寨四月慶陽賊袁本秀作亂發慶陽宜君延安三營兵會王進寶兵討之斬本秀於衛遠溝及其副賊餘眾潰散十二月疏請輕騎赴京面奏事宜許之十八年二月還陝五月賊犯棧道益門鎮各口奏請提督趙良棟進臨武寨相機而行倏擊破賊壘分道征進時湖廣廣西平

聖祖諭亟殲寶雞之賊恢復漢興以平蜀地七月破益門鎮賊賊毀偏橋兵不得進疏其狀以聞

聖祖以其怯懦易退嚴飭之九月進取漢中興安分兵四路圖海親率將軍佛尼勒等由興安進總兵官程福亮為後援駐守舊縣關諸路將軍畢力克圖提督孫思克等由略陽進總兵官費雅達等由棧道進總兵官高孟為後援駐守寶雞提督趙良棟由徽州進剋日並發十月圖海師次鎮安縣分兵為二隊進攻偽總兵王遇隆於火神崖敗之渡乾玉河奪梁河關偽將軍韓晉卿遁入四川是月王進寶復漢中趙良棟復徽州略陽畢力克圖復成縣又復階州降偽副將王光生以下官十九員兵三百二十名十一月復興安降偽將軍謝四偽總兵王永世以

下官三百八十二員兵萬四千三百餘名平紫陽石泉漢陰洵陽白河及湖廣竹山竹溪上津等縣皆下之是月畢力克圖遣參將康調元復文縣偽洮泯道王文衡降先是王進寶趙良棟捷奏先至
聖祖以圖海畢力克圖等遲緩切責之至是捷聞得
旨嘉獎下部議其功
命率大軍之半駐守鳳翔十九年正月
命赴漢中轉饟以濟蜀師九月陝西總督哈占由保寧江直上擊賊譚
宏
命發兵爲聲援以分賊勢是月獲奸民楊起隆初起隆於康熙十二年詐稱爲朱三太子謀作亂於京師正黃旗周公直家奴陳益聚數十八於家將起應之公直首其事圖海卽率兵圖之陳益等悉就縛至是并獲起隆送京師二十年正月賊犯四川敘州諸處調副都統翁愛率所部兵往援復奏請親行
諭仍駐漢中防守秦蜀十二月以疾解兵柄還京師因具疏乞休
聖祖慰留之卒於位累官至太子太傅中和殿大學士兼正黃旗都統吏部尚書封三等公世襲謚文襄

賜祭葬如典禮明年
太宗文皇帝實錄告成以圖海曾充監修總裁官追贈少保仍兼太子
太傅
御製碑文立石墓道雍正二年加贈一等忠達公配享
太廟尋
命建專祠復
御製文刻石以旌之陝西士民感念舊德並令崇祀名宦春秋致祭焉

光祿大夫太子太師戶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謚文勤李公霨墓誌銘

王熙

康熙二十三年六月乙巳光祿大夫太子太師戶部尚書保和殿大學
士李公以疾薨於邸第年六十訃聞
天子悼惜
詔予祭二壇遣使者賻卹如著令
賜謚曰文勤公諱霨字景霱別字坦園直隸高陽人明萬厤四十一年
進士階至光祿大夫勳左柱國爵少師兼太子太師官吏部尚書中極
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敏令贈如公官諱國楷者公皇考也先贈如文

敏公官今贈如公官諱知先者公祖考也臨洮府經歷先贈如文敏公官今贈如公官諱東少者公曾祖考也成化十四年進士歷官山西布政司參議諱儼者於公爲四世祖其居高陽龍口村則自先世諱平福公始公生七月喪母七歲文敏公覊執親喪哀毁盡禮順治二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除檢討改編修歷春坊中允侍講學士遷祕書院學士充日講官教習庶吉士尋充經筵講官順治十五年五月以內宏文院大學士入閣辦事公自釋褐迴翔禁苑十餘年致位宰輔年方三十有四同時并硏胡公曲沃衛公皆以尚書入獨公由學士超拜葢異數也是年更定官制改工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未幾兼太子太保坐票擬失誤降四級調用公杜門引咎曰臣寔不職鐫秩猶寛典也

先帝臨御久知人善任亦時以恩威示不測及知公引咎狀益以公爲賢居三月召復其官

今天子卽位誥授光祿大夫已又改內閣仍爲三院以公爲內宏文院大學士是時

上方諒陰恭默輔政大臣受顧命決機務或議事相齟齬公輒默然俟

辨論將息徐出序言定是非票擬或未當不輕論執每於談笑間旁引曲喻令聞者心悅然後徐奪其所是而更正之輔臣每屈意從公一時調和匡捄保護善類公之力居多八年夏旱奉詔清獄釋繫囚四十二人末減七十九人冤者得白既而復改內三院爲內閣於是公以保和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吳三桂倡亂據滇黔巴蜀秦楚驛騷閩粵相繼逆命會察哈爾部落亦叛

天子智勇神聖應變若神命將討不庭運籌決策雖萬里外若照燭然公受事久又

上所倚任參預機密

天子嘗口授公起草諭統兵親藩將帥方略退食或至夜分或留宿閣中出或問以時事默不應其慎重不泄識者謂得古大臣體二十年冬海內悉定

天子迺以明年正月幾望置酒乾清宮飲燕羣臣樂作公奉觴上壽

上亦手卮酒勸公賜坐殿上依漢元封柏梁臺故事

上親賦詩公及朝士相繼和

御製序文勒於石又明年克臺灣海外皆置吏於是公爲宰輔二十七

年矣高陽去京師三百里而近公始仕至入相未遑一請告歸省廬墓
夙夜在公不懈於位卒佐
聖主平逆亂致太平可謂自任天下之重者也公久在相位凡朝廷大
典禮如冊立
中宮相視
山陵點
神主釋奠於
先師每以屬公出則扈從入則進講主會試者三殿試文武進士讀卷
者十四充纂修監修總裁官者十一賞賚優渥自
御書卷軸以至龍蟒貂綺金銀鞍馬上尊之屬無算然不爲私計自奉
廉儉門庭肅然無衣紵之僕餽遺者屏跡與人言音朗達戶外不爲促
膝密語迹稍涉私輒避席改容人往往逡巡引去立朝風度峻整練習
掌故持大體進退賢否賞罰一聽於公不喜立名譽務以忠誠結
主上知其遇寮友終始無間言朝野貴賤莫有指公過失者嗚呼是誠
難能也已公少力學讀書寒暑不輟喜著述雅負藻鑒能知人主試讀
卷先後得士甚盛魁儒鉅公多出其門弟子之衆近世罕儷闢寄園於

舍北自稱據梧居士吟詠其中有問業者講論不輟旁及天文地理百
家之言常奉
召觀楊光先測驗日影又考驗吳明烜時憲七政二術異同又測驗火
星木星躔度銖黍不爽雖專門之學莫能難也官檢討時使閩有伴星
草及閩役紀行略居京師則有心遠堂詩集若干卷鏤板以行最後有
心遠堂續集若干卷藏於家配朱氏陝西布政司參議國壽之女封一
品夫人子男三人其凝以廕仕歷官戶部陝西清吏司郎中其恕以廕
仕歷陞知肇慶府其旋尚幼女一人孫男二人孫女五人其凝等將以
今年某月日葬公於某縣某鄉某原具狀來請銘某嘗與公同讀書城
西之摩訶庵旣而同官學士後公二十餘年亦得蒙
恩拔擢備位政府方幸奉公楷模庶幾獲免辠戾乃未久而公捐館舍
矣悲夫以余所見公少承家學出而際遇
聖明光輔
兩朝毗贊太平之業終始恩禮無間而享其榮名福祿者時踰二紀因
以益宏文敏公之緒遂令父子奕世令聞無窮將古所謂降嶽乘箕者
非耶謹按狀書其大端而繫之以銘非獨昭李氏寵榮用以見

主聖臣良千載一遇令後之論世者有所考銘曰
仙李柯條布於中州南東西祖門才並優曰趙曰衛世在袞職如旦有
翕方开有陟高陽之里司方發英文敏之後我公篤生
先皇則哲爰立作相我
后繼序資公翼亮公之入告謀猷必嘉公之秉機弼諧孔多盈庭者言
或非其是公析以辭易恚而喜有典有策掌故不齊公也博通寍藉考
稽謙尊而光道廣能峻廉而不劌若握瑜瑾師僚先後廊肆其居靡有
蘋介一德作孚惟公勤勞夙夜匪懈霖雨區中覃被徼外令德令儀不
顯其光黼黻
皇猷大業休昌時際唐虞世登仁壽景福嘉名皐夔是友公之徂謝朝
野告哀台衡忽折棟幹斯摧乃度鮮原乃考幽宅銘公洪伐千禩無泐

附錄六則

公熟於掌故稽核案牘不以屬吏第召吏令取某年月日某牘來檢之
隨手輒得
上由是益倚眷公 杜臻撰神道碑
公服官以來國家有大典禮必以屬公

世祖章皇帝梓宮發引公奉
詔護行及升祔奉
詔恭點
神主文前後奉
詔恭點
孝康章皇后
仁孝皇后神主冊立
中宮充副使持節行禮又奉
詔詣遵化相視
仁孝皇后山陵詣沙河恭點
孝昭皇后神主奉安
坤寧宮扁額持節冊封
惠妃前後扈從巡幸者十八戊戌甲辰丙辰典會試者三同上
文敏公嘗移己廕以予弟國棠公體先志亦移己廕以予國棠之子霖
人以為難同上
文敏公配陳早卒繼娶趙生公于京邸文敏公乞歸辛未卒少失怙恃

依繼母張太夫人膝無嬉戲恆戚容戊寅高陽被兵城不守公乃奉繼母僦居京師以張爲都人也公事繼母如所生趙士麟撰傳既貴俸入卽以賙族人及貧士不置產業不近聲色不營貨利處暗室如大庭少力學讀書寒暑不輟日記史漢一指同上

官閣學時

世祖幸內院每見公多所詢問非疑難事卽隱僻典文公對無不稱

旨同上

太保公呂宮家傳呂星垣

同高祖叔爾禧令桐鄉致書星垣問子孫著錄祖父者復以柳子厚歐陽永叔各爲厥考侍御公崇國公作表近侯朝宗爲祖太常公司成公作傳姜西銘亦爲祖太僕公太常公作傳皆世所誦叔遂命之曰高祖

太保公載

國史載碑誌尙有不及載者皆吾叔父嘗欲求有文者製傳未得以命余余觀世之文章家卒不意意終屬子子終爲之其務簡以盡潔以著星垣削稿定質之叔曰善爰錄藏之公生前明萬厤癸卯八月廿四日卒康熙甲辰四月十八日年六十有二偕配朱夫人合葬常州繆賢里

金公之俊為誌銘李公來泰為神道碑蔣公虎臣為傳讚范公文程為誄文書公之美各舉其大者星垣謹彙四公之文合諸祖妣先考所述著之於篇呂氏在唐宋間皆籍河南宋南渡徙婺為舜徒公代父戍陝為孝子春鸝公遷宜興明永樂間遷武進六世至公大父遂南公生公考翼之公妣諸太夫人世德具公自撰祖父行狀公諱宮字長音一字蒼忱號金門公生四歲而孤六歲就傅即過目不忘八歲著西漢大臣論七首重于陳子龍夏允彝皆締交年十二器度過人受家政好施與不三年盡棄其田四頃遂為經師養親補博士弟子食餼屢試冠軍從學甚眾庚午謝生徒遊江寧遠公庵閉關三年癸酉舉鄉公邃於易筮得否之泰曉然於小往大來之運遂不赴公車獨深求體用經濟之學居母喪毀瘠逾禮服除遊揚州公早負重名嘗晦跡謝交遊獨居僧寺迨

國朝定鼎公復筮易遇乾九二遂趨京師既入試文成見匿喪入試者某彼此質文並佳公並爇之曳以出及順治四年入試夜有燭燼落公卷為蓮花忽光消卷如故遂第進士及

廷試大雨失銅格親王鰲拜巡視諸進士公既儀表異人跪如立又見

公獨無格落筆精整策對甚直因示范公文程陳公名夏皆奇之進呈
蒙
世祖章皇帝擢公一甲一名授內翰林祕書院修撰
本朝修撰始傅公以漸至是車書乃同實冠天下進士遂荷
殊寵朝士側目公益持謙維時
召見賞賚不可紀數公每納牖進規特以天下初太平當以用人別流
品為急
眷注益深遂奉頒
詔江南訪遺佚按梗頑豁除百姓逋累還對稱
上意歷充壬辰乙未會試考官得士極盛晉右春坊右中允
廷試散館學充讀卷官
世祖嘗總試館員以君子懷德論建常平倉疏擢公第一又於十年二
月
召公及侍講法若眞編修程芳朝黃機試以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論
上見公文曰伊周衛霍爭介不介喜曰是三公言又第一

上諭吏部曰翰林升轉舊例論資格兼論才品朕思果有才品特出者
何必拘舊例右中允仍管祕書院修撰事呂宮文章簡明氣度閑雅著
遇學士員缺卽行推補遂授祕書院學士閏六月卽授吏部右侍郎十
二月大學士員缺閣臣援前明枚卜事例次第推諸尙書督臣
上硃筆書公名付閣超授宏文院大學士掌樞要一時皆驚公遂陳思
密勿知無不言遇
上聖神文武嘉納若流公益竭忠盡瘁嘗曰臺諫當糾閣臣閣臣當率
部府不得援以指比以私遂顧御史郝公浴勉爲古汲鄭先後率部臣
請免簽點江浙富民運白糧請免選報民充織造充機戶事起前明閹
黨貽禍東南條奏剴切
旨皆報可又欲減江浙浮糧格部議未果又逆憂西藩吳三桂跋扈偕
大學士成克鞏特薦郝浴有文武才足治三桂郝卽露章劾三桂不法
三桂馳疏辨
上欲馴慰三桂下郝刑部公及成各鐫二級留任後三桂反卒起郝爲
雲貴督臣平之公知人愛士能折節下人獨威重清嚴綜別流品又諳
悉前代掌故深嫉玷閹黨賊黨之徒嘗欲手著一書恐病其子孫乃止

顧嘗揚言至遺民寒畯深所敬恤當江南奏銷案起公以
賞賚廉俸代償逋又寄資回江南賑荒全活甚眾十一年六月公病恐
懼曠官拜疏請免
上弗許
上遣御醫賚藥療公又
諭火灸九月再疏請免弗許如是者四公前以纂修
玉牒總裁
順治大訓總裁屢進階十二年正月晉公太子太保總裁資政要覽書
成故也公病篤又拜懇疏奏
旨覽卿奏病難速痊特允所請著以太子太保新銜回籍調理病痊候
旨召用仍賜蟒服鞍馬馳驛前去昭朕優眷至意公疏謝奏
旨覽卿奏甚切朕懷須益加調攝務期痊可以慰眷注公既歸
上時念公十三年六月十六日
上賜敕存問曰朕惟國家簡輔弼之臣資其勵勷宜加恩禮即或抱痾
歸里睠念才能每懷寤寐亦豈忍漠然置之太子太保原任內宏文院
大學士呂宮爾學術雅醇性資通朗既魁多士旋登禁林受朕深知早

參大政而能不阿不激小心勵贊一載綸扉多所裨益不意二豎偶嬰
藥餌未效因准暫還用便調攝今間闊年餘彌深軫念特遣副理事王
應聘御前近侍劉有恒齎敕存問賜羊酒卿其慎起居親良餌爲國愛
身竚須召用欽哉故諭公拜謝
聖恩涕泗交頤疏稱捐糜莫報辛丑
世祖升遐公慟幾絕力疾奔赴
山陵哀慕極嘔血數升葢殆迨卒之日日將入公知不起伏枕九叩授
子草遺疏以敬天勤民無忘外患陳奏他無所命遂薨疏上
聖祖仁皇帝軫念公爲減膳輟朝
諭賜祭葬
賜塋遣官奠朝野嗟惜之范公文程爲誄曰
本朝第一人物第一知遇惟
先帝知公惟公不負
先帝一時誦傳公立朝矜尚氣節雖持大體不立異同獨辨流品於前
明閹黨屏之尤嚴忌者切齒故病歸後屢被交章彈摘賴
上深知公不能動搖最後奉

上諭不必苛求議者始息公未遇時曾拒奔女知者稱之李公來泰敘其事謂此特公小節公固有大節不奪者也公著撰甚富授門人吳侗校理遂失之書法類歐陽率更晚學董元宰病歸後有日記小冊動作必書子孫或得數冊公子六人方洪廕監生辭廕員外郎方高歲貢生方咸恩貢生方嘉廩膳生爲星垣高祖方昭廩生方振附監生太保公屢爲考官讀卷官門人甚衆又郝公浴師事公其門下事公如師故數十年江南考官皆公門下士高祖兄弟率守太保公教不試于公之門生皆以諸生老

碑傳集卷四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五目錄

國初功臣上

內大臣謚文忠赫舍里公索尼傳 馮溥
恪僖公遏必隆傳 鄭虎文
勤襄公佟圖賴傳 李紱
誥授光祿大夫內秘書院學士張佳公鄂穆圖墓誌 張玉書
忠襄公李率泰傳 馮溥
光祿大夫總督陝西三邊四川等處軍務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世襲阿思哈尼哈番贈太保謚忠毅孟公喬芳神道碑銘 王士禎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直隸山東河南謚忠勤張公存仁傳 李紱

碑傳集卷五

嘉興錢儀吉纂錄

國初功臣上

內大臣諡文忠赫舍里公索尼傳 馮培

索尼姓赫舍里隸正黃旗滿洲大學士希福從子也
太祖時授一等侍衛屢從征討哈達犯界藩城擊敗之從征棟奎蒙古援兵雲集立二寨爲犄角索尼攻拔其一寨餘衆悉降天聰元年從攻錦州偵軍事于甯遠並有功二年
太宗親征察哈爾徵兵外藩科爾沁遲久不至
遣索尼飭責之乃以兵來會土謝圖台吉奧巴遂入朝妻以貝勒舒爾哈齊孫女既而奧巴屢背約私與明通時復徵兵不至索尼齎
璽書申飭曉以大義奧巴泥首悔罪三年從征明至燕京明薊遼督師袁崇煥赴援列營城東南肅親王豪格迎戰敵圍之數重矢石雨下索尼躍馬突入陣左右馳擊遂援肅親王以出明年諭降榛子鎮沙河驛人戶拔永平登城周麾黃旗以撫其衆五年擢吏部啟心郎從圍大凌河明兵自錦州赴援索尼持短兵步戰敗之明年從征察哈爾還師入

明邊界略大同取阜臺寨八年授騎都尉世職崇德八年考績超授三
等男順治二年晉二等子以子爵尊不宜復列郎官乃解啟心郎任時
英親王阿濟格獲罪王方與都統譚泰等剿賊湖廣
詔列其罪狀令譚泰宣示軍中譚泰匿不以示索尼劾之譚泰坐削公
爵銜索尼因訐其盜內庫琴及秣馬庫院捕魚禁門橋下事索尼遂罷
廢明年護軍統領圖賴劾譚泰爭功怨望詞連索尼初大軍分道勦李
自成于西安譚泰所出道迂險後至無功及移師下江南譚泰慮不得
與語於圖賴頗怏怏圖賴遺書索尼屬以譚泰語達睿親王齎書者私
發之恐譚泰得罪沈之河至是圖賴復論前事逮訊齎書者詭云已達
諸大臣坐索尼黨庇罪當斬王親鞫之索尼曰吾發譚泰匿
詔旨罪顧匿圖賴書以庇之乎王悟窮訊齎書者事得白尋復授二等
子五年貝子屯齊訐索尼與圖賴等嘗謀立肅親王論死從末減遣守
昭陵八年
世祖親政鑒索尼枉
召還京復其爵累晉一等伯擢內大臣兼議政大臣十八年
遺詔以索尼與大臣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輔政蘇克薩哈與鰲拜爭

事成隙索尼惡之年已老矣且有疾康熙六年屢請
聖祖親政乃
俞其請
特賜爵一等公與前所授一等伯並世襲是年七月卒
賜祭葬有加禮謚文忠以第五子心裕襲一等伯第六子法保襲一等
公長子噶布拉仕至領侍衛內大臣十三年
聖祖因
孝誠仁皇后
推恩所生授爲一等公

恪僖公遏必隆傳 鄭虎文

遏必隆宏毅公額亦都第十六子也天聰中官侍衛崇德六年從圍松山城明總兵曹變蛟屢突圍欲出連擊敗之夜半變蛟集敗兵突犯
御營遏必隆與大臣錫翰等力戰射殪十餘人變蛟負創遁論功得
恩賞七年從征明克薊州進兵山東攻夏津先登論功予騎都尉世職
順治二年從征李自成兄子錦於武昌拔鐵門關論功晉二等輕車都尉五年兄子科普索訐其與白旗諸王有隙設兵護門事奪世職

世祖旣親政遏必隆訟削職寃
詔復之明年科普索獲罪以所襲圖爾格之二等公令遏必隆倂襲爲
一等公尋任議政大臣擢領侍衛內大臣洊加少傅兼太子太保十八
年受
遺詔與索尼蘇克薩哈鰲拜爲輔政大臣康熙六年
聖祖親政加恩輔臣
特賜爵一等公而以前所襲公爵授其長子法喀明年加太師又明年
屢乞罷輔政許之先是輔政時索尼老病鰲拜專政與蘇克薩哈不相
能及鰲拜欲以正白旗莊田改隸鑲黃旗而別籍民田給正白旗
詔遣大學士蘇納海會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往勘皆稱不便忤鰲
拜意遂矯
旨殺蘇納海及昌祚登聯復誣蘇克薩哈怨望蓄異志必寘諸法且族
之遏必隆皆不能爭八年鰲拜獲罪遏必隆以黨惡論
聖祖念其黨鰲拜無跡宥之祇除其公爵削所加太師銜九年
聖祖以其爲顧命大臣且勳臣子前愆止因循瞻顧可貰
命復其公爵宿衛內廷十二年卒

賜祭葬謚恪僖

勤襄公佟圖賴傳 李楘

佟圖賴一名盛年贈太師佟養正季子也初襲父遊擊世職天聰五年從

太宗文皇帝征大凌河擊明兵備道張春援兵首先陷陳以功加世職爲二等參將崇德三年授兵部右參政五年從睿王多爾袞征明圍錦州率四旗紅衣礮取白官兒屯臺六年從鄭親王濟爾哈朗圍錦州取金塔口三臺七年圍錦州有松山騎兵來奪我紅衣礮率本旗兵擊敗之又敗山口步兵攻克塔山杏山附近諸臺併克二城論功加授一等甲喇章京世職陞任本部承政兼固山額眞八年同大兵取前屯衞中後所二城加世職半箇前程順治元年六月同固山額眞巴哈納石廷柱招降山東四府七州三十二縣時有故明三河令據德州自稱濟王鑄印起兵不納我朝新置州牧圖賴以兵禽之送至京師七月攻太原府方周視形勢城中步兵突出擊敗之指揮紅衣礮進攻遂下太原招降九府二十七州一百四十一縣二年從定國大將軍豫親王多鐸南征同墨爾根侍衞李國翰毀流賊柵于黃河岸上併敗其後營獲船十

五隻平定河南五月至江南故明高太監舟師由揚子江順流而下圖
賴同固山額眞吳守進等擊之獲船三十二隻又以紅衣礮攻揚州府
嘉興府等城皆克之加世職爲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五年授定南將軍
率左翼兵駐防寶慶時寶慶已爲賊陷冬十月進兵恢復之捷聞下所
司議叙六年鄭親王濟爾哈朗爲定遠大將軍征湖廣圖賴分兵趨衡
州距城三十里遇賊兵千人屯橋上擊敗之又破偽總兵陶養用於石
橋門斬養用偽伯胡一淸列七營于城南山率兵進擊破之又擊偽副
將于望公嶺山峪口連破之一淸復率衆萬人距廣西全州三十里立
六營又擊破之遂下全州十二月還駐衡州賊攻常甯縣遣牛彔章京
陳天謨等破之于石鼓洞斬偽總兵副將二人圖賴生長行閒熟諳兵
法與士卒同甘苦故所向克敵身經百戰體遍創痕七年九年疊奉
恩詔累加世職至三等精奇尼哈番世襲罔替十三年以疾乞休
世祖章皇帝念其勞績素著命加太子太保解任十五年卒年五十三
歲
予祭葬諡勤襄康熙元年
聖祖仁皇帝卽位

覃恩贈少保兼太子太保十六年以圖賴係
孝康皇太后之父
特封一等公世爵罔替雍正元年
誥贈太師二年七月
敕建專祠春秋祭祀
御書祠額曰功宗元祀又書聯句懸于堂柱以其子國綱國維祔食

誥授光祿大夫內秘書院學士張佳公鄂穆圖墓誌 張玉書

公姓張佳氏諱鄂穆圖字麟閣遇義其號也自始祖以下世居長白山鄂莫和索洛之地遞傳至曾祖諱瓜喇始遷輝發祖諱代麼布祿又遷葉赫南地名長尼和樂居焉父諱呉巴泰母覺羅氏及公貴曾祖祖考皆贈光祿大夫妣皆贈一品夫人公體貌魁傑屹如嶽峙幼善騎射稍長即嗜經史恭遇
太祖高皇帝肇基東遷禦用英俊之士公輒講求文武大略以冀爲國家異日之用每搆一篇窮研一日夜久之才譽蔚起
太宗文皇帝崇德改元益尙儒術歲戊寅拔公一等秀才賜布帛時召見講譯書史辛巳初設制科公應舉居第一

賜頂帶選入內院校譯會典順治元年冬
世祖章皇帝入關定鼎公與扈從旋授秘書院侍讀奉
命編纂
兩朝實錄書成賚白金文綺又譯通鑑及詩禮二經于凡草木鳥獸之
名器物象數之實考辨精核能補箋疏所未逮公博洽載籍兼通兵家
言講習韜略廟堂知公才能以經術贊軍務于是大師所至皆命公偕
行流寇李自成既從一片石潰奔餘黨直趨關中公從和碩豫親王追
擊于潼關大破之遂平陝洛嗣江南兩浙以次削平屢用謀策制勝公
之功為多
優詔褒美特加錫賚三年從征南大將軍多羅貝勒征閩說降其巨帥
鄭芝龍事聞
賜文綺八良馬二四年從和碩鄭親王征川湖所嚮底定辰沅九溪十
二土司暨生苗猺獠悉先後受撫八年師還授宏文院侍讀學士兩遇
覃恩授通議大夫加拖沙喇哈番又加拜他喇布勒哈番是年秋充順
天考試官取士七十八後多至顯官十年進內秘書院學士復從和碩
安親王出塞征喀爾喀部落收服其眾十一年以閩海梗化復從鄭親

王世子率師進討黃梧來降修築漳泉郡縣凡十四城而濱海諸路以
安十四年
覃恩累進光祿大夫加一級明年改中和殿大學士禮部侍郎仍帶加
一級又從多羅信郡王進取雲南深入其阻百蠻皆就撫自此海宇一
統
朝廷盛德無所不震疊矣十八年復改內秘書院學士是年秋班師道
感寒疾以十二月二日卒於天津之楊村年四十有八
上震悼遣官諭祭
賜金五百兩造葬廕二子入監讀書長卽今侍御賽圖由內閣中書歷
中書科掌印中書改監察御史次賽艮今官三等侍衛公當開國之初
以著作謨議爲一代文臣領袖而自入關以後馳驅兵間者十有餘年
歷秦楚江浙甌閩滇黔萬餘里蠻烟瘴霧之區叢篁深箐之域無所不
至躍馬湹陣摧堅執銳之事無所不預戰守攻取擒縱剿撫之機宜無
所不備行間飛書馳檄以及箋表露布皆磨盾立辦而又以其餘力登
臨覽觀感時物紀風土錯載於篇什詠歎之內如所遺北海集其什伯
之一二也而生平建樹之鴻駿亦略見于此矣

忠襄公李率泰傳 馮培

李率泰隸正藍旗漢軍父永芳初爲明撫順遊擊天命三年以城降累晉爵至三等子率泰初名延齡年十二入侍

內廷

太祖賜以今名比長以宗女妻之

太宗征察哈爾朝鮮及圍錦州率泰俱從崇德八年從征至山東有勞績洊擢副都統順治元年授刑部參政旣定官制改侍郎從入關破流賊李自成招撫天津平山東滿家洞賊功最二年從豫親王多鐸破流賊於潼關移師南下克揚州薄南京分兵徇定蘇州松江諸郡邑攻克江陰三年從貝勒博洛平浙江福建敘功授世職爲二等輕車都尉考滿兼一雲騎尉五年海賊鄭彩犯福州漳州泉州諸郡

詔率泰與靖南將軍辰泰往勦先後擒斬賊渠曾慶顧世臣等俘其衆數萬連復長樂連江興化彩引潰衆竄入海江西賊郭天才乘間自杉關掠福州聞率泰偵備嚴夜焚洪山橋以遁閩地寇患稍息巡按御史周世科虐刑攫賄率泰疏劾之斬世科發贓私巨萬民皆感泣六年從討大同叛鎮姜瓖下保德州擒斬賊黨牛化麟等七年遷吏部侍郎授

弘文院大學士八年坐與同官辰泰誤增
恩詔赦條罷任降世職爲騎都尉九年
特旨晉三等男十年以大學士洪承疇薦擢爲兩廣總督時兩廣方有
李定國之患定國者流賊張獻忠遺黨獻忠死降于明桂王朱由榔夆
由榔據安隆盡陷粵西郡縣土賊廖篤增等應之勢張甚十一年率泰
至粵遣兵殄篤增于玉版巢十二年定國來犯新會諸縣率泰督兵禦
之敗其將高文盛會靖南將軍珠瑪喇率禁旅至合兵夾擊大破之新
會城下乘勝復高州雷州諸郡所至軫恤民賴以安十三年加太子太
保調閩浙總督時彩已前死其族弟成功者僞國公芝龍子也大軍平
福建時芝龍束身歸命而成功竄金門招集亡命嘯聚海濱數犯福建
浙江廣東諸郡縣至是時出剽掠往來海上無常率泰既涖任請增設
水師三千增置唬哨船數百爲戰禦計請以撫佐剿翦其羽黨並言成
功父芝龍不宜徙甯古塔恐其地近海或因間遁歸閩爲患滋大
世祖悉是其言以前破李定國功晉一等男考滿加太保率泰以次招
撫賊黨陳德容唐邦杰林翀葉祿等所降不下數萬而賊勢顧未衰十
五年成功犯溫州府平陽瑞安俱陷浙東告警率泰請調江甯駐防兵

助剿賊退泊舟山是年
詔分置浙江總督以都統趙國祚任之俾駐溫州而以率泰專督福建
駐福州未幾賊踞南安嶺窺福州賊黨陳斌降復叛率千餘人據羅星
塔爲成功援率泰馳檄會師焚其巨船千餘賊遁走斌孤窮乞降誅之
福州城南十六年坐訊屬吏獄不竟奪爵任總督如故康熙初率泰以
漳州爲全閩門戶復請增設水師二千尋會靖南王耿繼茂擊走定海
小埕諸賊又會提督馬得功擊走萬安所賊楊宣是年成功竄死臺灣
孽子錦稱僞世子拒命其黨已稍離於是率泰招降林俊奇陳輝何義
魏明等三百餘人兵二千有奇而閩地山賊復起遂統建甯延平邵武
三路兵進剿縛其渠王鐵佛山賊平已而錦與其黨周全斌擁衆內犯
分遣總兵王進功參將折光秋夾擊之自率舟師偕繼茂搗廈門取浯
嶼金門二島錦全斌大敗去遂剿滅甯化山賊降僞總兵林國樑進兵
八尺門降僞將軍翁求多夜半渡海拔銅山縱火焚賊巢斬首三千三
百餘級俘僞侯黃廷等以下三萬餘人錦僅以數十艘遁入臺灣論功
加秩正一品蓋三年五月事也九月遣兵剿南山鎮海佛潭橋餘賊十
月遣兵剿茶子畬山賊俘斬無算八閩內地悉平五年卒于官

卹贈兵部尚書
賜祭葬謚忠襄明年追贈一等男子正宗襲
光祿大夫總督陝西三邊四川等處軍務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世襲阿思哈尼哈番贈太保謚忠毅孟公喬

芳神道碑銘　王士禎

公孟氏諱喬芳別字心亭其先徐州人始祖某明洪武間從燕王就國
靖難立戰功世襲官永平衛遂爲永平人九傳至國用歷甯夏總兵官
生公少倜儻任俠不屑經生章句入鄉塾輒侮其師夜取父廄馬渡河
匿杜氏遂之京師鳴弓擊劍鬬雞走馬諸勳戚小侯爭邀致之歸永平
發陰符伏讀暇即出城南射獵發必洞札歲庚午
太宗文皇帝兵入關公杖策謁軍門
太宗奇之引置左右不期年擢刑部承政兼梅勒章京管牛彔事屢從
太宗征伐大凌河錦州松杏甯遠皆著戰功順治元年甲申
世祖章皇帝義師入關定李自成之亂公帷幄中籌策居多自成戰敗
竄歸關中公帥師追之由燕南下河北三郡踰太行出河東所至簞食
壺漿以迎王師遂入關直抵長安九月關中平就拜兵部右侍郎兼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駐西安亡何賊渠賀珍數萬衆圍西安公遣諸將陳德軍西門任珍軍北門往來馳突賊退追北至丞壽賀珍遁去是時張獻忠尙據蜀二年冬十月遣總兵官范蘇等討之伏兵蒋溪茅溝子鏖戰白水青川屢破之斬獲無算以反間計殺賊帥況益禽劉心虎遂收龍安先是武大定作亂固原戕殺甯夏巡撫餘孽未殲三年五月公至固原遣任珍討白天壽等禽斬之授計總兵官劉芳名禽甯夏賊王元焦浴遣陳德討鎮原賊姬蛟王總管降之固原西北平十一月遣任珍陳德馬甯討賀珍劉二虎於興安十二月任珍討胡向宸於蕎麥山四年正月斬向宸於板橋四月任珍斬孫守法於藥箭寨十一月禽米國珍於漫營山寨興安悉平八月遣補艾馬甯討馬德於亂麻川追至河兒平斬之九月遣張勇劉友元禽賀洪器於安家川攻李明義堡寨克之禽明義環慶賊平時秦賊據險負固者實繁有徒公授策陳德王平等招靑犄寨賊折自明三十六寨賊渠王希榮轆轤寨賊高一祥皆降之斬天峯寨賊張貴五年夏四月河西狪米喇印丁國棟作亂甘凉皆爲賊有渡河而東連破蘭岷臨洮據之薄鞏昌關輔大震

朝議發禁旅援勦公密奏止之而請身任其事自統大軍駐秦州遣馬甯救鞏昌會趙光瑞軍大戰於廣武坡逐北七十里斬首三千級遂解鞏昌之圍賊據臨洮岷州內官營以數萬計公分大軍三路以進遣張勇陳萬略取臨洮馬甯劉友元取內官營趙光瑞佟透取岷洮河三州勇敗賊於馬韓山斬首七百級光瑞敗賊於梅川禽丁光射斬首二千級甯直搗內官營破之斬首八百級岷洮河三州皆復閏四月公自鞏昌至蘭州勇甯光瑞皆會師蘭州城下攻拔之別遣光瑞追丁嘉陞於舊洮州戰於野狐橋嘉陞遁去土番土目馬你完卜襲斬之復舊洮州五月張三燿斬米喇印於古城窟傳首軍前七月公至涼州八月至甘州賊攖城固守公夜命將士設伏自然炬坐帳中招幕僚高會行炙痛飲彈琵琶醉歌不輟矢落帳前如雨左右皆錯愕公談笑自如不爲動頃之伏兵四起鼙鼓震天賊已面縛獻帳下矣遂遣張勇乘夜襲之而身與提督滿兵昂邦章京傅夸蟾及馬甯齊陞趙光瑞諸將繼之賊食盡乞降已而復叛六年正月親督攻甘州勇甯光瑞賈勇先登拔之逐北至北山斬首八千級是時丁國棟奔肅州立土倫太爲王子哈密纏頭畏兀紅帽哈喇五種番人爲都督火者而自爲總兵官據城固守時

出掠武威張掖酒泉地會大同姜瓖反其黨虞印韓昭宣等衆號三十萬攻陷蒲州公旋師河上而留馬甯張勇齊陞等圍肅州十一月諸將克肅州巷戰十日斬首五千級土倫太國棟及其黨黑二哈只等皆伏誅傳首三邊河西悉平八月公自潼關渡河諸將根太趙光瑞復蒲州斬首七千級遂進兵臨晉猗氏斬賊元帥白璋禽監軍道衞登方復平陽諸郡縣虞印韓昭宣等走據運城九月諸將狄應魁趙光瑞沈應時根太杜米等攻拔之斬虞印韓昭宣平陽寇悉平七年三月

世祖章皇帝嘉公勳勞進兵部尚書照舊管事八年六月遣諸將馬甯等討劉宏才於北山大戰於保安禽其軍師苗惠民再戰於合水縣禽宏才以歸延慶餘賊悉平十年九月趙光瑞討孫守金於紫陽洞山禽之公在秦十年凡撫賊脅從一十七萬六千有奇公豁達大度推赤心置人腹中有所愛駿馬諸將或徑取以去詰之對曰欲得此馬爲公殺賊耳公捧腹大笑遂賜之其他寶刀良鎧之屬諸將目屬輒以賜之有功者輒力奬拔不限資格起偏裨至大將或爵通侯者如張勇馬甯趙光瑞任珍陳德狄應魁劉友元沈應時趙良棟輩皆是也諸寇既殄於是疏豁陝西荒糧以甦民累靖盜源又上屯田奏曰秦省自明季寇變

以來荒田最多虧正賦不貲深山大谷虎狼所窟地方多事議裁兵則不可惟有屯田之一法既可足食亦可強兵而弭盜安民亦在乎是矣上可其奏以白士麟等五人分屯延慶平固及西安鳳翔諸郡兵屯歲收糧米二萬六千有奇民屯歲收糧米一萬六千有奇省協餉無算又條奏省兵略曰秦省七鎮及督撫各標官兵計九萬八千有奇合滿洲四旗及平西王固山額眞兵每歲共需餉銀三百五十九萬餘兩而秦賦熟糧并錢息僅一百八十六萬有奇缺額者一百七十餘萬年復一年後將難繼近日逆賊叛孽以次削平各鎮之兵實有可省甘肅遠在天末興安界連三省應照舊額餘如延綏甯夏固原臨鞏四鎮標下宜各留兵三千分中左右三營領之所餘之兵固鎮撥五百人隸慶陽協守餘五千五百人可省也漢羌駐平西王固山大兵應裁去總兵官設城守副將統兵一千人隸興鎮餘兵撥防黑水峪漢陰縣各五百人餘二千五百人可省也漢兵提督四千人駐省會宜留二千協同滿兵征勦餘二千人可省也各道標兵盡易屯兵免其起科延鎮定邊神木等處無屯兵者止用守兵計所省又二千餘人約共省兵一萬二千有奇歲可省餉銀三十一萬兩有奇皆報可又疏陳蜀地戰守之計曰蜀接

壤秦楚自唐宋以來在所必取今獻賊蹂躪之餘所在焚掠人民死徙大兵深入恆苦轉運之艱且水泉多毒飲之則人馬皆病是以兩經撻伐未克底績今大兵撤至保甯殺賊殆盡斷當以保甯爲駐兵之地以四川右路總兵官馬甯統馬兵精鋭三千駐之以爲漢中藩籬以步兵五千分駐保甯迤北廣元昭化之間爲屯種久遠之計令平西王駐漢中相爲犄角戰可制勝守可固圉兵食有賴不苦運輸流亡來歸漸可生聚從此規取全蜀易易也以本地之糧養本地之兵兵心既固民情亦安舉動罔不利矣或狃一時之見撤兵漢中則保甯咽喉之地必爲賊有東而紫陽西鄉西而階州文縣中而甯羌陽平之間凡諸險要賊得與我共之三秦且無甯日矣臣故決以保甯爲駐兵之地不可輕移尺寸棄以資賊其固山額眞之兵當暫撤以紓秦民轉餉之勞皆見施行九年入覲京師

賜內廐御馬二

詔從馳道出以寵異之加太子太保還西安十年命總督陝西三邊四川等處軍務累疏乞休

慰留不允冬十二月以病乞骸骨始

允之加少保馳驛回京而公已薨於位年六十訃聞
上震悼
命內大臣酹酒靈前
諭祭三壇
錫以碑文加贈太保
賜謚忠毅
賜甲第一區白金千兩以順治十七年葬於京西蔡公莊之東公狀貌偉碩腰腹十圍望見者驚爲神人諸將憚其威嚴而樂其坦易性不甚讀書每令人誦文書於側坦腹聽之鼾睡如雷偶誤一字輒驚寤曰誤矣人以爲神公生於萬厤乙未薨於順治甲午階光祿大夫官總督陝西三邊四川等處軍務兼理糧餉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世襲三等阿思哈尼哈番祖考延勳考國用皆贈光祿大夫如其官祖妣張氏劉氏王氏妣馬氏馮氏杜氏皆贈一品夫人配卜氏艾氏皆贈一品夫人王氏封一品夫人子三人熊臣汀州府知府熊飛浙江道監察御史熊羆襲父職阿思哈尼哈番孫九人纘祖康熙丙辰進士大理寺評事繼祖刑部筆帖式綿祖國學生繹祖襲阿思哈

尼哈番緝祖廣東連州知州繗祖綸祖國學生維祖阿思哈尼哈番紘
祖銘曰
粤定鼎初巨寇西僨維司馬公威稜退震電激兩河飆馳三晉遂指峭
函雍涼掃汛
天子曰咨汝維坐鎮蠢爾遺孽豕嘑螳奮有鋌未膏有鼓未釁公撫其
徠乃戕厥愠先勝後戰神機獨運告成三載底綏八郡凡公之績成於
善任桓桓武臣以威以信發縱指示所嚮斯靡天篤眷公展厥底蘊秦
川既甯河西復燬酒泉報傾金城告祲天水傳烽咸陽偪近談笑禦之
指揮而燼雲中逆命狂如飲鴆睒睗跳踉河東爲甚返旆渡河叛臣是
問推其藩籬斷其輾韌賊勢分崩獲醜執訊疆圉既奠遠敷棠蔭撫此
瘡痍育以暘潤方略亟上請奏不靳省兵擇吏屯開農訓擊鼓歛幽以
樂田畯露積崇墉車輸充牣流冗四歸荒殘丕振秦地無虞川師繼進
井絡重開鯨鯢膏刃天造草昧公功爲僞於赫孟公功高益慎
帝曰吁來驂駟入覲何以錫之天閑神駿
詔行馳道光賁中禁保障秦蜀才唯汝僅欽哉汝往勿辭勞疚公乞骸
骨申命重與鞠躬盡瘁卒歸以櫬丈人貞吉行險而順雲雷方屯經綸

奮迅帥泰十載袞衣金印八水同流二華比峻風虎雲龍會逢堯舜神
爲列星生符瑞讖像列雲臺恩施祚胤刻示豐碑以永令聞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直隷山東河南謚忠勤張公存
仁傳 李紱
張存仁漢軍鑲藍旗人原係明朝甯遠副將天聰五年十月同明總兵
祖大壽從大凌河投誠即授一等副將世職六年三月
太宗文皇帝賜緞疋銀兩器皿等物七年十二月
賜鑲貂朝衣一襲八年二月
賜男婦四十口牛十二頭崇德元年以大凌河歸附各官爲部院承政
擢存仁爲都察院承政六月
賜存仁世襲敕書授一等副將世職準襲八次三年七月更定部院官
制改存仁爲都察院右參政五年四月疏陳攻取錦州之策言臣覩圍
困錦州之計實出萬全但慮出掠之利馬到即收圍困之功積日始建
官軍不見目前之計必生苦難懈怠之心願
聖主振作軍心堅持困守之策截彼偵探禁我逃亡遠不過一歲近不
過一月自有可乘之機兵法全城爲上蓋貴得人得地不貴得空城之

意也昔元太祖剪滅人國勞數十餘年之力及取中原又欲居近河人
民隙地牧馬賴耶律楚材畫財賦之策而太祖勉從太祖身在之日雖
大業未成而世祖一統之基實賴耶律楚材一語留之由是以觀欲成
大業者非人地兼得未易爲也人地兼得之術莫過攻心今我兵大勢
壓境彼必議棄錦歸甯再急必議棄甯歸關祖帥跋扈畏罪豈肯輕離
巢穴事若緩則慮持久事若急則慮身家祖帥背恩失信人多以爲無
顏再降臣確知彼心惟便是圖本無定見一當危急諸所不顧況伊素
所恃者蒙古耳數年以來蒙古多慕
聖化來歸彼必疑而防之防之嚴則思離離則思變伏願以屯種爲本
時率精鋭直抵錦城布散文書於蒙古以爲搖撼之計再多擒土人兵
卒廣施招撫言之透徹心自變更心一動則未有不降者此攻心之策
得人得地之術也大凌河之降松山之抗非往事之明效大驗耶古帝
王傳檄而定天下莫不洞悉於此十二月再言兵家之事有時有形有
勢三者變化無定婉轉而用之者在於人心我兵始困義州又困錦州
至即當避猶奮螳臂而當車轍乃思慮之所不及也雖然非彼之能抗
我乃我兵圍困不嚴所以偷運糧料然亦籠中之物也臣思

聖主智勇兼全新春大兵必吞錦州或挖壕或礮擊不克不止臣料城之得也必其內蒙古有變中自潰亂倘無此事則城之得也亦無定期若欲久困必繞城以築臺兵圍數匝或者始能得之松山杏山塔山乃錦州之羽翼甯遠之咽喉此三城不破甯遠之肝膽不喪三城之中惟塔山可取其城在西山之下若從山上以礮擊之其室屋自壞不多費力而城可得城一得則錦州之羽翼折而甯遠之咽喉塞兵法云困堅城者必留其隙今錦州雖不甚堅固亦當留山海關以爲之隙況城內遼兵少而西兵多一人帶箭入城滿城驚惶各起遁走之心必不戀戰善用兵者巧於留隙則山海可得若據守山海則關外諸城自然離散故務取山海者實入內之要策困之不必多用蒙古兵其兵雖多法度不嚴萬一不如意一動不如一靜臣先言修廣甯而守之者因與白土廠相近實爲國家闢土地立城池漸次前進之計今大兵住義州超出尋常已爲望外之事故冒昧上陳臣聞烏眞超哈先行兵時各帶子弟甚多今換班之際自身不去令家人代去臨陣不力久住必逃此換班之大弊故並奏之得

旨命察兵丁本身不去家人替代者六年大破明援兵於錦十月存仁

疏請宜相機度勢速行攻取章入

太宗是之七年既克錦州四月復進疏言今松錦既破明國重託之督臣洪承疇甯錦倚賴之鎮臣祖大壽已爲我

聖主擒矣竊思洪承疇欣欣自得歡然倖生是能審天時達世務仰慕

聖上爲有福眞主祖總兵悔盟背約仍靦面來歸是勢窮力竭見松山已下援兵盡沒意欲蹈大凌河之漏網未可知也洪承疇既倖得生必思見用我國則不宜久加拘禁令其鬀頭居官祖大壽係我國寇讐待以不殺足矣在前途尚有可攻之地可克之城不可堅明人後來抗守之意況吳總兵觀望於前焉知不蹈前轍乎宜頒

御劄於甯遠城中鎮將等官說明松錦生殺之理投順者必生抗逆者必殺一一詳示定功陳害吳總兵有不搖動其心者乎

太宗旋頒御劄諭吳三桂及鎮守甯遠諸明將存仁亦遵

太宗命遺三桂書勸令速降六月編烏眞超哈四旗爲八旗擢存仁爲鑲藍旗梅勒章京八年隨鄭親王濟爾哈朗攻取前屯衛中後所二城督放本旗紅衣礮克之順治元年二月敘功加半個前程世職是年同固山額眞葉臣招撫山西六府二十四州一百三十一縣攻太原府省

城指揮本旗紅衣礮拔其城又隨豫親王多鐸平定江南河南等處俱督放本旗紅衣礮有功二年隨貝勒博洛等往征浙江遂暫管浙江總督先是江鎮兵竄民苦剽掠城中逃避幾空存仁集諭紳衿開導撫綏民心帖然七月奏言近有借鬚頭反順爲逆者若俟反形既露必處處勞大兵勦捕竊思不勞兵之法莫若速遣提學開科取士則讀書者有出仕之望而從反之念自息行蠲免薄稅斂則力農者少錢糧之苦而隨逆之心自消奏

世祖章皇帝旨開科以取士薄斂以勸農誠安民急務歸順各省準照

恩詔事例一體遵行是月引年乞休不允九月僞國公方國安等從富陽渡江來犯杭城存仁遣副將張杰王定國督兵往勦斬首四千餘級餘賊復盤踞富陽又遣定國往餘杭防勦至關頭遇賊對壘我師奮勇掩擊追至小嶺二十餘里斬獲無算陣擒國安子士衍斬之十月僞大學士馬士英等兵渡錢塘至杭城十里立五營平南大將軍貝勒勒克德渾遣兵進勦未至賊聞風渡江遁去存仁同總兵田雄追斬五百餘級十一月陞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浙江福建軍務兼理糧餉是月馬士英方國安渡錢塘窺杭城存仁同防守梅勒章京

季什哈總兵官田雄等率兵擊敗之溺江死者無算十二月遣官齎疏報捷言逆賊馬士英方國安嘯聚江東楮山杭州朱橋范村等處所在肆掠梅勒章京朱瑪喇總兵官田雄副將張杰等分兵進勦方逆水師數萬一鼓盡殲其餘諸寇被官兵擒斬者甚眾三年二月昌化縣賊首姚志卓嘯聚亡命攻陷縣城與江東叛寇方國安相結存仁遣張杰等領兵追勦志卓遁去昌邑復平四月疏報擒獲逆賊陳萬良等五月敘破流賊及平定河南江南等處軍功加世職為三等昂邦章京六月遣副將張國勳等勦滅太湖逆賊擒獲偽大學士馬士英等斬之八月再疏求罷不允十一月存仁疏請錢塘一帶緊要地方議設水師五千以防海寇下所司知之四年五月海寇周雀芝據福州鎮東衛並海口民城存仁遣副將滿進忠等分兵攻擊兩城俱下又賊黨岑本高犯浦城遣副將李繡敗之十一月復引疾請代

世祖慰留之十二月遣副將馬成龍等往勦處州大敗賊眾恢復景甯雲和龍泉三縣尋以疾致仕五年正月因新陞總督未至仍以原銜遣官奏捷疏言偽宜春王朱議衍率眾從江西入據汀州山寨總兵官于永綬破其寨議衍就擒奏入

世祖命誅之二月分遣官兵恢復連城順昌將樂三縣先後擒斬偽侍
郎趙士冕偽總兵黃鍾靈等六年八月仍起用存仁爲兵部尚書兼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直隸山東河南時榆園巨寇爲害大名存仁知
歸德侯方域有才名致書往咨其策方域條列以復遂用其計平賊七
年
世祖詔令督撫按臣考校守令文藝有不諳者調用存仁躬涖各郡命
題考試等第公明居官廉幹者有一二語通曉即注上等否則文雖佳
亦乙之監司請其故存仁曰我武臣也
朝廷命我校文我第考實文有偽實難欺也況守令多從龍彥未嘗敎
之遽試短長恐灰能吏心眾服其識大體是年及九年三遇
恩詔加世職至一等精奇尼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世襲罔替未幾卒
於官
贈太子太保廕子一人入監讀書
予祭葬謚忠勤崇祀直隸山東河南浙江福建五省名宦康熙二十三
年
諭曰國家自

祖宗定鼎以來委任漢軍官員與滿洲一體其中頗有宣猷效力如孟
喬芳張存仁輩朝廷亦得其用焉
聖心眷注始終不替云瑞午張存仁弟存義之子順治十二年以
恩廕授河南磁州知州十六年陞江南池州府知府坐事調山東沂州
知州尋丁憂解任服闋補直隸易州知州康熙九年陞浙江杭州府知
府十一年遷福建邵武府知府輕徭恤獄禮士愛民郡人賴焉十三年
逆藩耿精忠反分遣逆檄徇下各郡縣瑞午誓死不從賊將執之瑞午
罵賊不屈死子玘瑛珍珖玳瑜媳婦王氏李氏俱隨任同日遇難賊平
督撫上其事
贈太僕寺卿
子祭葬廕子一人入監讀書璲張存仁孫初襲佐領康熙十七年隨征
福建六月偽將軍劉國軒等率逆賊萬餘來犯海澄縣璲力戰陣亡尋
議卹
贈拖沙喇哈番

碑傳集卷六目錄

國初功臣下

定南武壯王孔有德傳 八旗通志

平南敬親王尚可喜傳 盛京通志

懷順王晉封靖南王耿公仲明墓表 朱彝尊

又附額駙將軍勤僖耿公昭忠墓誌銘 徐乾學

碑傳集卷六

嘉興錢儀吉纂錄

國初功臣下

定南武壯王孔有德傳 八旗通志

孔有德漢軍正紅旗人世居遼東天命六年三月
太祖高皇帝征明取遼東有德與同里人耿仲明奔入皮島並爲明島帥毛文龍部下未弁未幾文龍以罪爲甯遠經畧袁崇煥所殺明山東登州巡撫招有德與仲明往歸俱授參將天聰五年
太宗文皇帝親統大兵征明圍大凌河登州巡撫遣有德率騎兵八百赴援至吳橋縣遇巡撫所遣買馬參將李九成二人以明政不綱共謀爲亂遂合將弁陳繼功李尙友曹得功等五十餘人率兵數千以叛陷臨邑陵商河靑城等縣殺敗官兵千數獲馬匹器械甚多還攻登州城中耿仲明率遼東官十五人爲內應遂破其城收遼東三千餘人以巡撫素行仁義不忍殺縱之去於是明旅順口駐防參將陳有時廣鹿島副將毛承祿亦殺旅順口廣鹿島官員率官兵反共趨登州有德以仲明爲總兵官陳有時毛承祿亦授爲總兵其餘善戰之士各量功授職

兵勢甚盛眾官弁欲尊有德爲主有德辭曰予初起義何敢遽當王號眾强之乃自稱爲都元帥以李九成爲副元帥鑄印登壇宣告州郡整飭馬兵攻取城堡遇官兵輒擊敗之殘破各處地方山東皆亂威名大振駐劄登州府明遣總兵官祖大弼率兵數萬來攻登州圍之有德等乘明兵懈出戰突入其營殺傷甚多以副元帥李九成陣亾始退入城堅守每聞明兵屢至度不能支乃與仲明等整頓戰艦衝突出城來奔我國爲旅順口城守總兵黄龍水兵截殺副將李應元田良祚俱戰死明甯遠登州及旅順口官兵又以船追擊有德等因先巳服廣鹿長山等島欲從鎭江登岸朝鮮又以兵助明邀擊之適

太宗遣濟爾哈朗阿濟格杜度三貝勒率兵迎於江岸相對立營明兵及朝鮮兵見我兵勢盛始退於是數百船官兵家口兵器鎗礮等物盡運至江岸不遺一物三貝勒大宴有德又以馬二千餘匹散與其將士乘騎留船礮輜重於江岸以兵守之三貝勒攜歸附官兵起程

太宗以有德等千里來歸

諭勿令在途勞苦隨處設宴安插東京復遣副將金玉和往東京

諭有德曰爾等身皆勞頓宜休息數日從容來見有德遣部下副將劉

承祖齋疏奏曰臣有德等所部官民先來者俱已安插給餉欲赴闕謝
恩但續到官民尚未安插不敢輕行待事竣日候
旨朝謁七年五月
太宗遣文館遊擊范文程羅碩剛林安插有德等
諭曰孔耿二人令其統領兵馬駐劄東京號令鼓吹執事儀從俱許照
舊惟刑人出兵二事當來奏聞所屬人民安插蓋州鞍山如或不願令
往東京鄰近地方又遣文館覺羅龍什愛巴禮敦多惠傳
諭諸貝勒曰今欲賞明國新降元帥孔有德等物每貝勒可出上等鞍
馬一匹空馬四匹朕與爾等共出馬四十匹滿洲蒙古漢人各按世職
每十備禦出馬一匹約馬百匹選上等者賞其大帥餘馬付有德等令
按品散給是月有德等自鎮江遣副將曹紹宗劉承祖等來奏起程緣
由
太宗命督修岫巖攬盤通遠堡三城之濟爾哈朗阿濟格杜度三貝勒
率兵迎之六月文館儒臣范文程敦多惠等自東京召新附元帥孔有
德總兵官耿仲明及各官至
太宗率諸貝勒出德盛門十里迎至渾河岸中設黃幄左右各設五青

幄
太宗與諸貝勒率孔有德耿仲明及伊等帶來各官謝
天行三跪九叩頭禮畢議孔有德耿仲明謁見之禮應否抱見諸貝勒
咸謂不宜抱見但以禮相待可耳
太宗諭云元帥總兵奪取登州攻城畧地正當强盛而納款輸誠三遣
使者率其兵民航海衝敵來歸於我功孰大焉朕意當行抱見禮議既
定有德偕仲明率各官以次序立二人向前行漢禮朝見畢復近
御座前叩頭抱膝見嗣與大貝勒代善叩頭抱見次與諸貝勒序齒互
行抱見禮次各官行三跪九叩頭禮畢
命有德與仲明坐於
御座下有德等進獻金銀幷金玉器皿綵緞衣服俱納之設大宴以金
卮酌酒
親賜有德及仲明宴畢各
賜蟒袍貂裘撒袋鞍馬等物越二日
太宗召有德及仲明率其所屬衆官入宮賜宴有德仲明拜見畢
命坐於

御座下左側次日大貝勒代善設宴有德及仲明拜見代善下榻答禮
亦令坐於左側小榻次和碩諸貝勒設宴親迎至門坐有德左側仲明
右側八月封孔有德爲都元帥
賜之勅印又諭有德等曰與爾等同破山東歸降諸將宜察其功之大
小用印給劄諭畢
太宗率諸貝勒御樓召有德及仲明登樓宴之八年五月
賜有德所統兵號爲天祐兵閏八月從大兵征明由大同入邊有德遣
部下副將黑成功率三十八人佟三率五十八人敗明兵八百人獲馬二十
匹
賜有德及仲明銀各三百兩緞五疋緞衣五襲銀盃盤二副令其賞部
下有功官員九年五月有德與仲明輸糧助賑
太宗以歸附人民糧已足用俱令運回崇德元年始建
國號大清大封諸貝勒王爵於是封有德爲恭順王是年冬十二月
太宗親統大兵往征朝鮮
命有德同懷順王耿仲明知順王尚可喜及各固山下烏眞超哈全軍
在後護送紅衣法貢等礮及鳥鎗車牌輜重等物二年二月朝鮮降復

命有德同耿仲明尚可喜各率全軍及每牛彔甲士四人舁紅衣礮十
六位領朝鮮兵船五十隻往取明皮島三年四月克之斬明守將沈總
兵九月奉命大將軍睿親王多爾袞統兵征明徵有德及耿仲明尚可
喜三王兵
勅曰王等將部下紅衣礮一切火器馬步官軍及戰車於本月二十五
日俱至盛京各帶兩月行糧勿違冬十月有德及懷順王耿仲明昂邦
章京石廷柱馬光遠等以神威將軍礮攻五臺克之又以神威將軍礮
攻戚家堡石家堡並克之獲人三百十七名口俱付戶部參政馬福塔
攜歸大兵從牆子嶺口拆毀邊牆而進有德與耿仲明兵俱從邊城大
門之東小門平坦處舉火礮豎雲梯攻之
太宗復親率大兵從義州一路進發
命有德等三順王俟大營移後以神威將軍礮攻錦州城西臺有德等
方欲進攻臺內礮藥自發臺崩遂克之十一月有德等招降大福堡又
以神威將軍礮攻克大臺一座獲蒙古漢人男女共三百七十九名口
得
旨令盡殺其男子餘俱賜孔有德等時

太宗駐蹕連山
命有德等及烏眞超哈兵以火礮攻五里河臺壞其兩角臺上人皆懼
守備李計友李惟觀率兵來降一無所犯皆編爲民四年正月壬寅有
德奉
命同耿仲明尚可喜等以紅衣礮擊松山城東隅山臺臺上藥發自焚
百總一員及兵丁俱爲火所燔獲臺後盡殲其人路旁有二臺俱招降
之王子
太宗駕至松山南岡相度城勢指示有德及耿仲明尚可喜石廷柱馬
光遠曰城南門中間以孔有德兵右面以耿仲明兵左面以尚可喜兵
俱用神威將軍礮攻擊耿仲明所攻處馬光遠以本旗兵協攻城門用
紅衣礮九位東南隅用紅衣礮二位城隅中間用紅衣礮一位攻擊尚
可喜所攻處石廷柱以本旗兵協攻城南門用紅衣礮八位西南隅用
紅衣礮二位城隅中間用紅衣礮一位攻擊癸丑四鼓有德同耿仲明
尚可喜各移礮前進五鼓放礮松山兵出城迎戰爲我兵射退入城於
是用紅衣礮攻至未時城堞盡毀止餘城垣守城副將金國鳳死守用
草木填其頹處以爲捍蔽禮親王代善以日將暮應俟明日攻之始撤

兵五年大兵更番圍明錦州六年四月
遣有德及尚可喜各率本部官兵詣錦州助鄭親王濟爾哈朗軍七年
克之順治元年有德隨睿親王入山海關擊敗流賊二年十月
賜有德貂裘蟒緞朝衣一襲金百兩銀一萬兩馬二匹旋
命有德還盛京仍諭厲兵秣馬以俟調遣四年以有德爲平南大將軍
率師往平湖南所向皆捷十二月有德報捷疏言臣等自岳州府進兵
至長沙僞巡撫何騰蛟總兵王進才已先遁去隨遣梅勒章京卓羅藍
拜等探其所向遇進才部賊捨舟登岸逆戰卓羅等擊斬之我師次湘
潭聞僞平尚伯黃朝選擁賊十三萬屯於燕子窩臣率梅勒章京藍拜
佟代等由水路進至瀘口擊破北岸賊營臣等星夜進兵趨衡州朝選
與其四子匿於神祠內搜獲斬之餘孽盡殲臣又令懷順王耿仲明固
山額眞金礪梅勒章京卓羅等由衡州水路還長沙遇僞總兵楊國棟
擁賊二千屯天津湖前隊甲喇章京張國柱扎蘇藍等擊敗其衆次日
國棟領馬步賊三千從牛皮灘遁去我兵追斬國棟生擒僞副將七員
又聞賊困桂陽州令知順王尚可喜同藍拜等赴援留固山額眞金礪
等於衡州臣同懷順王耿仲明併卓羅等趨祁陽聞賊兵三千據熊飛

嶺隨率兵三百趨擊追入祁陽比我兵齊集圍其城殺僞總兵一員副將一員馬步賊七千又聞賊據寶慶留懷順王耿仲明爲後應臣引兵趨寶慶圍其城克之斬僞魯王朱鼎兆世子朱乾生僞總兵黃晉李茂功吳興僞監司劉佐僞副參遊守四十餘員馬步賊三萬二千又聞僞桂王據武岡州我兵夜發疾進令梅勒章京黑成功固山大烏赫納等僞前隊遇賊梗路黑成功等進擊賊衆奔入木城次日我兵縱火焚木城奪門而入斬僞監軍道一員僞總兵副將以下一百餘員馬步賊首級一萬是日僞安國公劉承廕領僞總兵副將等官一百七十餘員馬步兵一萬八千有餘至夕陽橋臣同梅勒章京卓羅等擊敗之師抵武岡僞桂王遁劉承廕降先是知順王尚可喜等趨桂陽時聞郝搖旗所部賊一千四百聚翔鳳鋪令纛章京線國安固山大蘇朗等擊敗之及師抵桂陽賊已解圍遁走退據道州郎令藍拜等進剿搖旗逸去又遣國安等引兵趨靖州追緝僞桂王有僞總兵蕭曠姚有性擁賊一萬土司兵二千據靖州國安等疾驅圍其城奪門而入生擒曠及有性餘賊悉殲又有僞侍郎蓋光英等領土司兵一萬四千揚言欲奪蕭曠姚有性侵犯我營復擊敗之我師趨沅州聞僞伯張慐弼部下僞總兵分立

五營於黔陽令藍拜等往圍其城賊出城迎戰藍拜等擊敗之斬賊七千有餘師至沅州憲㢸擁賊三萬有奇出城拒戰我兵奮擊遂克其城湖南悉平貴州黎平府偽岷王朱埏峻亦來降計前後所獲偽桂王子朱爾珠驪山王朱埏琬安昌王朱埏眷併偽將軍宗室等二十七人招降偽國公劉承廕偽伯王雲程劉承永董英周思仲高清浩鄭應昌偽內閣吳秉偽巡撫傅上瑞及偽總兵四十七員偽副將以下二千餘員馬步兵六萬八千有奇獲馬匹船隻無算苗夷降者過半其未降者已遣人招撫新服地方需人料理隨令總兵官于時中副將王希用率所降兵二千四百駐衡州府又委副將何允為總兵官同副將劉尚文率新降兵一千二百駐武岡州投誠總兵官陳躍龍副將蕭遠領新降兵三千駐黎平府偏沅巡撫高斗光有疾委投誠偽伯周思仲代之又令投誠副將張勤領新降兵一千同周思仲駐沅州總兵官馬蛟麟駐常德府疏入

詔旨褒答之五年正月以湖南六府底定苗民就撫

賜有德黃金二百五十兩四月有德疏報大兵至辰州擒偽榮王朱有楨子朱松於苗峒又生擒偽奉國將軍朱運炷於興化土司隨破永甯

巢擒偽貴溪王朱長標兵至廣西全州何騰蛟等聞風遁去貴州銅仁
府廣西全州與安縣灌陽縣苗猺共三十一處峒二百六十處俱各歸
順擒獲偽威王朱寅衞并子朱載功偽長沙王朱由櫥偽輔國將軍朱
華宗室共四十一人及偽伯偽總兵司道官員甚衆疏入下所司查敘
九月有德等班師還六年五月
改封有德爲定南王授金冊其文曰兹孔有德爾原係漢臣見明朝之
氣運衰微遂起兵行元帥事殘破山東地方全攜將吏軍民航海來歸
原給都元帥敕印於崇德元年四月二十七日優加冊印封恭順王俾
功名富貴帶礪山河子孫世世承襲一切過犯盡皆原宥後隨多羅克
勤郡王取旅順口時爾率所部兵協攻平定朝鮮國時爾率所部隨輔
政叔德豫親王破其救兵和碩英親王取皮島時爾率所部兵協攻圍
困錦州時和碩鄭親王破洪軍門兵爾率所部兵交戰攝政王取杏山
時爾率所部兵協攻和碩鄭親王取中後所前屯衞時爾率所部兵協攻
攝政王平定明朝天下入山海關之日殺敗流賊二十萬爾率所部兵
交戰又追擊流賊至慶都縣爾率所部兵交戰輔政叔德豫親王領兵
勦流賊滅福王平定河南江南在潼關殺流賊時爾率所部兵交戰取

揚州時爾率所部兵協攻取江陰縣時爾率所部兵協攻又特命爾領兵進取湖南爾隨宜勦撫攻克郡邑處處殺賊招撫官吏兵民甚衆爾原封恭順王今授金冊金印加封爲定南王爾其益勵忠勤奉公守義以報特恩尙其欽哉是月有德奉
命率舊兵三千一百及新增兵一萬六千九百共二萬往定廣西仍挈家駐防其全省巡撫道府州縣各官併印信俱令攜往
賜之敕諭曰廣西逆賊盤聚煽亂斯民陷於水火茲特命爾統領大兵相機征勦投誠者撫之抗拒者誅之若武官有功覈實題敘有臨陣退縮遲悞兵機不遵號令應分處者聽王便宜從事若大罪不便自處者指名參奏地方既定之後凡兵機事務悉聽王調度其一應民事錢糧仍歸地方文官照舊料理文武各官有事見王俱照王禮謁見王受茲重任其益殫忠猷禮以律己廉以率下務輯甯疆圉寬朝廷南顧之憂欽哉七年十一月有德攻拔桂林府擒斬甚衆兩粵道通八年正月有德疏報攻克廣西省城底定桂平二府擒斬僞靖江王并世子將軍中尉閣部總兵文武官等四百七十三員招撫二百四十七員獲馬騾器物無算下所司察敘閏二月丁卯有德報遣總兵官線國安馬蛟麟等

領官兵前進七月克梧州柳州二府並所屬十二州縣下兵部知之九
年三月有德奏報粵西桂平梧柳四郡俱已開闢尙餘五府未歸分遣
鎭臣線國安馬雄全節等領兵二路進取臣親率大師直抵賓陽居中
策應思南慶橫等二十二府州縣盡入版圖下兵部察敘又報僞慶國
公陳邦輔殺僞宣國公焦璉率潯州郡縣並所部官兵繳印投誠下所
司知之七月僞秦王孫可望令僞安西王李定國攻陷衡永全諸州進
攻桂林府有德出戰敗績城陷自縊死偏沅巡撫金廷獻以
聞十年五月遣官諭祭
賜謚武壯是歲喪還京師十一年六月甲子
詔工部爲定南王孔有德造墳立碑十月丁丑
諭禮部曰朕念定南武壯王孔有德審時率衆航海來歸屢建功績佐
朕平定天下勦巨寇靖南服開闢廣西勳勞懋著不意桂林之役衆寡
不敵精忠自矢竟以身殉似此功臣名應不朽稽考舊典有立祠致祭
之例爾部詳察具奏十月禮部覆准立定南武壯王祠以二妃陪祀俱
設神主春秋致祭康熙三年四月有德女四貞疏言臣父孔有德死節
桂林蒙

世祖章皇帝軫念孤忠易名賜葬仍命廟祀乃建祠一事工部疏議以
孝陵碑未建不便卽行泣思先臣航海投誠舍生報國北討南征勳猷
懋著今煢煢孤女僅延一綫所望國家春秋二祭庶令忠魂有歸伏祈
再沛
成命速令興工則勞臣報國之靈與普天效忠之氣俱感激無涯矣得
旨定南王先奉
世祖章皇帝旨每年春秋致祭著照舊遵行有德一子爲李定國所擄
惟女四貞存
特恩照和碩格格食俸四貞適孫延齡十二年十二月吳三桂反
聖祖仁皇帝特旨以延齡爲撫蠻將軍率師駐防廣西十三年二月延
齡據桂林叛降於三桂自稱安遠大將軍十四年四貞勸其反正代延
齡具疏乞降
聖祖許之十五年冬吳三桂遣其孫吳世琮至桂林誘執延齡殺之十
八年二月撫蠻滅寇將軍傅宏烈鎭南將軍莽依圖擊走吳世琮四貞
歸於京師

平南敬親王尚可喜傳 盛京通志

尚可喜遼東人初爲明廣鹿島副將航海來歸授總兵官從征宣化代州俘獲甚眾崇德元年
封智順王明年從克皮島七年請以所部隸漢軍遂爲漢軍鑲藍旗人八年從克中後所前屯衛二城順治二年從入關追擊流賊李自成至望都斬其將谷可成尋從英親王阿濟格道塞上自榆林趨綏德追剿自成兄子錦于延安會豫親王多鐸已破潼關定西安可喜遂與親王追剿自成於湖北別將兵徇下鄖陽荊州襄陽諸郡降僞將王光恩苗時化等復合大軍連敗賊東下九江自成走死九公山乃班師還鎮海城自成死錦與其黨郝搖旗王進才等擁眾數十萬走長沙常德降于明桂王朱由榔分據湖南郡邑三年可喜偕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往征之連敗錦進才于岳州長沙進取桂陽擊走搖旗於道州分兵克衡州寶慶武岡諸州郡湖南底定五年凱旋會提督李成棟以廣東叛附由榔六年成棟敗死信豐而由榔諸僞官猶分據廣東諸郡乃改封可喜平南王統師征之進克南雄斬其將楊傑等三十餘人七年克韶州清遠降其將蘇利吳六奇師次廣州成棟子元允與僞總督杜永和僞國公陳邦傅僞伯馬寶等屢以眾拒戰並擊敗之復以間招降

僞總兵郝尚久黃應傑於潮州惠州於是廣州勢漸孤而州城三面阻水守者於城外密布礮臺引水繞之三匝猝不可攻又其地炎蒸多雨弓矢解膠久相持未下可喜乃檄江西諸兵會勦既至潛遣人夜決礮臺下水令軍士藉薪徑渡奪礮臺以礮擊城西北隅城圮軍士畢登斬守將范承恩城中兵皆潰追殺潰眾至海濱溺死無算元允竄肇慶永和等竄瓊州奏捷得

旨嘉奬八年遣總兵許爾顯徐成功攻克肇慶羅定高雷諸州郡永和亦以瓊州降廣東悉平而流賊張獻忠之遺黨李定國據滇黔以附由榔寇掠廣西九年連陷桂林梧州南康平樂潯州橫州東犯化州吳川可喜遣兵赴援定國引去十一年定國復東犯高州雷州廉州薄肇慶可喜統兵至三水聞定國轉攻新會密授計將士設伏沿江要隘自率精銳攻定國營定國敗遁伏兵起擊之斬馘過半又遣副都統畢力克圖等追勦至橫州所陷郡邑悉復可喜遂留守廣東廣東寇亂初定而土賊間作遙結閩賊鄭成功爲沿海郡邑患可喜檄兵勦賊渠鄧耀于海康勦蕭國隆洪彪周祥等于恩平開平陽春陽江耀走交趾國隆投水死彪祥等悉就擒斬之葢順治十七年事也

聖祖即位
詔遷沿海民于內地番禺蜑戶周玉者自稱恢粵將軍煽沿海民爲亂
所至焚掠可喜遣兵擒之康熙三年總兵蘇利以碣石叛躬率兵迎戰
海豐陣斬利復碣石衛城十二年疏請歸老遼東方下所司議適逆藩
吳三桂以雲南叛
詔留鎮如故三桂以逆書誘可喜可喜執其使送京師十三年逆藩耿
精忠以福建叛廣西將軍孫延齡以桂林叛可喜獲齡檄有三藩變語
乃上疏自白並請發師協勦
詔慰諭之
命江西兵助可喜殲賊寇潮州總兵劉進忠叛附精忠可喜令次子之
孝討之十四年
加封可喜親王授之孝平南大將軍是時簡親王喇布統師出江西爲
三桂精忠所阻未得達粵粵東土賊乘間竊發可喜檄兵勦之屢捷進
忠亦屢敗求援精忠不能應乃以潮州附成功子錦錦遣賊萬餘助戰
勢猖甚叛鎮祖澤清復踞高州引其黨連陷雷州廉州及德慶開建電
白諸邑可喜連章告急

詔趣簡親王速進兵迄未得達明年可喜以寇氛方熾不即撲滅積憂成疾日益篤而三桂驅賊逼肇慶誘其長子之信從逆可喜臥疾弗能制憤甚自縊左右救之甦遂不起及革曰我死必返葬海城魂魄有知猶可給役

先帝左右遂服

太宗所賜衣而卒年七十有三明年之信悔罪自歸迎大軍入粵

敕議可喜卹典謚曰敬二十年之孝奉其喪歸葬海城

聖祖以可喜忠誠無二遣內大臣往祭立碑墓道

懷順王晉封靖南王耿公仲明墓表 朱彝尊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靖南王旣薨三十年

天子命反葬遼東於是王孫多羅額駙太子太保鎮平將軍昭忠自福州護遺骸以北葬有日矣和碩額駙太子太保聚忠請爲文表其墓按

王自登州航海攜軍民械器歸

太宗文皇帝功在草昧多不勝書具載

實錄今以聚忠所能記憶者述其大略表墓道焉王諱仲明字雲臺先世山東人徙蓋州衞生而面深黑手掌潔白如玉軀體偉長倜儻有大

志疎于財多智謀以登州參將來降
太宗嘉悅給總兵官敕印崇德元年四月
冊封懷順王從攻旅順口克之止勿屠戮從攻朝鮮擊破援師拔其城
朝鮮平還治戰艦從攻皮島取之是歲大饑斗秫白金一兩王轉粟以
賑全活島民無算從攻松山杏山塔山中後所前屯衞王令將士屯田
次第克之順治元年
世祖章皇帝治師討賊入山海關方是時賊鋒甚銳聚黨十萬迎戰關
門王率所部兵奮擊大破之乘勝追逐至慶都縣又破之賊軍委金帛
于路以緩追者王號令夙嚴將士無利心追奔益疾躡至潼關復大破
之李自成走死旋徇河南諸府悉下遂渡淮拔揚州下江南所至功居
最四年進兵湖南抵武岡擒梟將劉肇基收湖南六年五月
世祖以金冊金印封爲靖南王俾定廣東統軍作鎮南海王盡散其貲
給軍士運以車牛軍士咸樂附是年師次吉安府王薨于軍
世祖念王開國勳旋冊王長子繼茂襲封靖南王王性純孝友愛二弟
宗鄙貧不能婚葬輒傾囊以助人有小德雖一飯未嘗忘報軍所至以
招徠爲先務圍城破軍令當屠必力爭于親王之統軍者松山之戰明

總兵官王廷臣死焉王與有舊贖其尸焚而瘞之或以許王
太宗嘉王之義勿罪也自王薨後子忠敏王函王骨載之行閱始厝于
廣州繼移厝福州蠻煙瘴雨之交烽燧矢石相向而遺骸得以無墜不
可謂非厚幸惟
天子仁聖始終念王之功王之精爽亦有以答之存著其號亡顯其名
卒歸葬于鄉井釣游羽獵之場弓冶之地距
太宗寢園密邇魂氣猶徉在
帝左右王之靈庶無憾于泉下矣王生于某年月日其葬于蓋州馬蘭
峪也在某年月日厥配贈太妃郭氏李氏祔焉竊嘗覽觀載記曩代功
臣封爵之典遠及苗裔盟以白馬信以丹書俄而獲罪至酎金小過奪
其侯封每致慨報功之薄若王則紹封奕世其次尚主為近臣或專閫
于外迨王孫精忠逆命
天子猶加恩于王暨王諸孫如故嗚呼
本朝所以待開國勳臣者厚矣凡此皆宜表諸石以昭埀無窮者也
又附額駙將軍勤僖耿公昭忠墓誌銘 徐乾學
漢制殿陛之下執戟而衛者以千數所謂三署郎也分領之司雖有五

宮左右中郎將而實總於光祿勳一人故九卿皆處外朝而光祿勳獨
以中朝稱蓋因其職在殿中特優之爾
本朝侍衛之設彷彿三署郎之制然有差等而無統屬其事爲稍異耿
公以異姓諸王子之貴加之額駙之親自順治十一年入侍闕庭洊膺
世祖章皇帝眷
今上皇帝寵遇之厚賞賚頻數而公奉職尤勤慎威儀進止皆有常度
郎一等公侯大臣亦相與則而效之以是恩澤子弟中聲籍甚不幸家
門搆逆闔方煽亂公自分當死日與弟姪輩泥首闕下伏地請辠謂亂
臣賊子出臣同產從坐之律所不敢辭
上素知公忠謹無他僅令頌繫於家以需後命既而蒙
恩寬宥盡復其官比
王師屢捷搆逆者懼而思戢廷議急遣一人入收藩下軍
上念逆臣背叛久失軍心而兩王恩澤在人非親子弟莫可將者爰
命公爲鎮平將軍兼參贊大將軍機務
廷賜貂蟒諸御服而遣之
太皇太后以戚屬故又內出白金酒醪畀公爲諸軍賜公馳騎南發既

至宣
上所以寬貸諸吏士之意幷頒所賜物以撫之一時懽聲雷動莫不幸
公之來而復恨見公之晚也公察將吏無異心申約束歸各省難民子
女以數萬計其他息境安民諸政次第修舉時劉進忠據潮州韓大任
寇吉安樂燦亦擁衆數萬跳梁宜黃山中其地皆與閩接首鼠觀望未
肯下公設法招徠諭以
朝廷威德不數月望風送款鄰境悉平獨海氛未戢由海澄直犯泉州
羽書日數至而會城精銳四出絕無可應之者公曰泉與興爲福州屏
蔽無泉是無會城也吾甯可坐視郡亟簡藩下餘丁數百人授以資糧
器甲俾親將陳紀統之而前賊見公旗號輒駭愕遁去泉賴以全事聞
上壯公甚顧不欲久暴公於外驛書召還方公之頌繫也以兩先王兆
域在閩慮底定之日或不能無侵越之者疏乞垂恤舊勳保全返葬
上憐而許之至是始得奉兩世遺骸歸窆穸於蓋平云公技勇猷略超
邁絕倫又雅擅文章工藝事所居圖書鼎彝照耀几席鑒別不爽銖黍
與人言依於名理亹亹終日不倦客有引古而誤者未嘗遽正之必婉
轉議論誦成文以相質使人心折旁及書法繪事琴弈簫筑醫筮博之

類往往精詣至於敦念舊故處已下賢拯困救難汲汲如不及卽千金
列賜贈之不惜也自閒歸
上念公兄弟家口衆多或不能給爲拔置佐領五人以統之俾得資其
祿入以自養蓋尤異數云公諱昭忠字信公號在良由多羅額駙加太
子少保和碩額駙品級進太子少師再進太子太保受光祿大夫世籍
山東後徙遼東蓋州祖諱仲明自癸酉歸
朝封懷順王入關改封靖南王考諱繼茂有文武才嗣封靖南王平西
粵功最薨謚忠敏妣周氏封靖南王妃王氏贈靖南王夫人公生於崇
德庚辰二月卒於康熙丙寅正月得年四十有七公之疾也
上遣侍臣將御醫就家製珍藥所以救之者百方及訃聞震悼雪涕侍
衛大臣奉
命賻酹者再至既殯
諭祭易名有加常等元配多羅縣主
世祖章皇帝所賜昏也秉性淑慎先公二十三年卒繼配喻氏封一品
夫人子嘉祚候補某官明年嘉祚將啟縣主西山妙峰之窆奉公柩合
葬於唐縣金蓋山新阡先期屬叔父額駙公請銘於余銘曰

山出器車河馬圖盛世所産皆璠璵猗嗟靖南起東隅翊戴
聖人靖坤輿碧梧翠竹滿庭除時值偃武敦詩書進以恭恪嚴周廬退
則揖讓友士夫擇言而發擇地趨郭睎李愿洵其徒彼弄兵者胥
天鉄公壽未老名不渝丸丸松柏映龜趺千秋忠孝垂令模

碑傳集卷六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

四

DS
734
C56
V.4

碑傳集卷七目錄

明臣宰輔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贈少保兼太子太保文康宋公權神道碑銘 邵長蘅代湯潛菴先生

又 太子太保國史院大學士贈少保諡文康宋公墓誌銘 徐作肅

又 宋文康公權傳 顧棟高

內祕書院大學士成公克鞏傳 大名府志

少保大學士王文通公永吉神道碑銘 吳偉業

附錄 涇河閘議 王永吉

光祿大夫少師兼太子太師保和殿大學士戶部尚書曲沃文清衞公周祚神道碑 徐元文

內祕書院大學士吏部尚書諡文定孫公廷銓傳 王士禛

保和殿大學士諡文端杜公立德墓誌銘 王熙

又 誥授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加太子太師禮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諡文端杜公墓誌銘 張玉書

又 太子太師保和殿大學士杜文端公墓誌銘 惠周惕

又宮師太學士謚文端杜公敬修先生傳 趙士麟

嘉興錢儀吉纂錄

明臣宰輔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贈少保兼太子太保文康宋公權神道碑銘 邵長蘅代湯潛菴先生

明崇禎十七年三月流賊李自成擁眾號百萬既剗太原搗潼關剽大同昌平長驅陷京師遣賊將略地四出商邱宋公時以遵化監軍擢巡撫甫三日賊驟至公知勢不措夜開道走入白羊峪圖後舉會故總兵唐鈺亦道亡遇之遂與俱部曲稍稍集有五十騎公灑泣誓眾諭以舉兵意斬一卒異議者以徇勒兵襲太平斬賊將黃錠遣守備某從一騎馳入喜峰諭賊將繆為白事者突前擊斬將左右出不意皆讋伏因撫定之囊其頭還報松棚三屯相繼下兩日有卒三千突入遵化擒偽官十人得偽印七當此時

王師已入關自成迎戰關門敗奔還聞公舉兵屠其將恚甚將致毒於遵化公遣唐鈺乞援

本朝而伏千人於城外約曰賊至而發第如吾令詰旦賊數千騎薄城

伏卒如公戒易兜鍪旛幟譟而出遶賊後大呼曰北兵十萬至矣賊駴
欲走城中出三百騎蹴之遂大敗遵化獲全未幾
王師入都賊遁公集將士諭曰我封疆臣國亡無所屬復故主讐者卽
吾主也盡誅僞官籍所復四路二十一州縣上於朝曰主讐復臣事畢
矣具疏乞歸田
詔不聽公歸巡撫如故公復抗疏以三事請其一首議崇禎廟號疏略
曰崇禎帝十七年宵衣旰食圖致治安聲色玩好一無所嗜不幸有君
無臣釀成大亂臣每清夜撫膺死有餘辜幸逢
聖主殲賊復讐祭葬以禮血氣之倫莫不感泣伏冀
敕定廟號以垂萬世仁至義盡此臣所爲報故主以報
陛下者其二請除苛賦舉遺逸皆嘉納之是歲卽順治改元初年也公
既受事疏請定三年考成令又請按兵受田以袪屯弊又有陳六事論
圈地諸疏多見施行流寇餘孽猶蔓延三輔公在鎮二年前後擊降解
散其黨數萬人召拜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値
國家初造公處滿漢間持大體不激不隨以濟國事上下倚之丁亥己
丑兩主會試文體爲一正遭生母丁太夫人艱請奔喪不許

詔給假歸葬入
朝晉太子太保尋致仕歸公在相位凡六年歸則自號歸德老農日夜
與故人飲極歡或諫宜稍節笑曰曹參爲相國酣飲吾忝相國亦酣飲
吾視參竟何如後年餘薨於里第訃聞贈少保兼太子太保諡文康遣
官臨祭營葬官其子一人嗚呼自古易姓之際蓋難言之公以文臣當
封疆寄倉卒受事不幸遭離陽九天崩地坼是時在朝諸臣相率鼠竄
喙伏甚者頓首賊庭北面勸進污僞命者比肩也公明知大厦傾敗猶
欲以一木相搘柱驅數百烏合之卒斬將拔邑其知勇有過人者不得
已以報韓之心爲哭秦之舉既而歸命
本朝首抗疏言人所不敢言嗚呼可謂盡心矣論者以公事與李勣魏
徵相類愚則以謂勣與徵事唐爲故主之讐公事
本朝爲復故主之讐後世必有論公之世而推原其心者公相業可紀
者尚多宅日載在史官余可不具論而於遵化事尤詳者以此也公諱
權字雨恭天啟乙丑成進士初令陽曲魏閹生祠遍天下陽曲獨無閹
所遺詗事者至縣人爲危之會閹敗得免崇禎間歷吏工兵給事中三
疏劾冢宰銓政大弊貽禍封疆語激切枋臣銜之出爲山西按察司副

使以母老乞歸後數年流賊陷歸德一賊以令箭護其居曰吾故晉人感公恩以此報男婦匿公家得脫者近千人賊退公負母渡河走曹南走城武又還白門京口所至拾薪汲水以供朝夕能得太夫人歡常刻壬午詩一卷題曰白華客況自爲之序曰白華志養也客況者何余無家也余何以無家中州羣盜如毛城破家亡棄子負母幸不罹難也嗟夫孝子仁人之用心讀者傷之尋起大名道調順廣再調遵化及巡撫之命下而明事已去矣按宋微子之後以國氏漢以來代有聞人商邱之宋至莊敏公始大曾祖處士公諱雷祖鄉飲公諱暘鄉飲生福山公諱沾以孝廉令福山卒官貧不能斂邑人作墮淚碑記其事是爲公考莊敏公者諱纁明隆萬閒名臣官冢宰與海忠介瑞齊名處士公之兄子而公之從祖祖父公生明萬厤戊戌卒順治壬辰年五十有五配劉氏贈一品夫人與公同年生後七年卒年六十有二墓在闕伯臺左劉夫人祔副室李氏趙氏郝氏趙以子貴封太孺人贈宜人子男四長焞罹寇亂不知所終李出次犖以廕歷官今巡山東按察使次炘以廕歷吏部戶部員外郎皆趙宜人出次炌舉人內閣中書舍人郝出孫男十人基太學生至庠生起候補主事餘俱諸生女若孫曾及姻戚詳誌狀

可互見者不書公八歲喪福山公扶匶歸跣足號慟如成人禍之父老歎嗟以爲異學問淵博詩宗少陵摩詰文宗歐蘇所推獎多知名士商邱諸生侯方域以古文辭名世亦公門人著有白華堂詩疏槀如干卷鏤板行公子炘炌皆蚤世按察公以公行狀誌表來請文其墓隧之碑某己丑受知公爲門下士又辱按察公姻媾不敢辭乃序次其實而銘之按察公淸名重朝野

天子知其廉將大用銘曰

白馬作賓宋爰肇封後以國氏緜歷漢唐弘著建武均化九江元魏曰弁廣平遠祖開元相業上媲房杜宋有二難曰庠曰祁政事文學祥麐長離翼翼商邑幹挺條遠莊敏發聞晦久斯顯文康繼之陽九嶇崎歷否而泰忠孝靡虧遂秉國鈞鐘鏞鼎彝

帝曰汝權汝子皋夔公拜稽首臣駑乞歸踰艾縣車涯涘孰闚闕伯臺左有封鬱鬱有原膴膴有碑揭揭有豐其貽有碩其世刻玆銘辭視古儔匹

又太子太保國史院大學士贈少保謚文康宋公墓誌銘 徐作肅

順治九年太子太保國史院大學士宋公薨事聞於

上特贈少保宗伯議禮
賜祭營兆廕子有差明年冬公子犖等旣奉公葬其里閼伯臺之左矣
時以謚典未下暫輟其幽宮之石後六年公得謚曰文康是年公元配
詔封夫人劉氏卒又二年而祔於公禮也犖等並以其狀來請誌曰公
諱權字平公號雨恭明末爲順天巡撫李自成破京師遣其將東略地
公自遵化倉卒走白羊峪連兵擊賊遇黃鋌等執之數日
王師入關自成敗公以鋌等詰將吏曰我封疆重臣誓復國讐殺賊者
即我主也若從賊釋鋌不從殺賊同我歸
淸衆憤呼殺賊公乃籍所部來歸
詔以公仍巡撫順天總轄山海永平密雲昌平等處公商邱人周封微
子於宋子孫以國爲姓相傳公微子之後云曾王父雷曾王母于氏俞
氏王父暘王母田氏父沾以孝廉仕福山令嫡母張氏母丁氏自暘以
下皆以公
詔贈資政大夫國史院大學士自田以下皆以公
詔贈夫人丁氏
詔封太夫人雷之弟曰霓者生纁是曰莊敏公爲明名臣公年二十八

登天啟乙丑進士初仕陽曲令擢吏科給事中調工兵兩科左右給事
中以建言出爲山西按察使副使終養起大名道副使調順廣道副使
再調遵化崇禎十七年三月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受命甫三日而京
師破旣擒賊來歸以原官受
新命請解組不許順治三年
詔進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公爲人情愼仁厚事親孝爲吏廉而慈在
朝廷慷慨遇事敢言及與同列友和衷退處淡於利欲其爲宰也治聲
聞傍郡邑後賊陷商邱賊將晉人悉公治者猶曰此宋公家也遣人護
其居是時璫人魏忠賢竊政生祠遍海內當事檄建生祠於陽曲公獨
持之在諫垣劾冢宰用人不效貽禍封疆凡三奏直聲大著銜之者衆
而憲副之命由此出後
太宗破昌平有讀公疏于側者
太宗異之曰中原若行此豈不長有太平乎命錄之去任順廣城破已
三日吏請檄稅不聽集耆老諭之復農業民始不散走歸
朝廷上言首乞崇禎廟號謂舊主十七年間聲色不嗜而臣下不能盡
職以致盜起覆國幸

聖主殲賊復讐祭葬以禮普天誦慕倘
天恩隆渥敕定廟號以光萬世誰不歸懷
詔可士論韙之明末銓政既失爭爲躁進多謁百姓以圖遷轉巡撫未
幾而督巡撫長吏尤而效之公謂安民由於吏治吏治由於考績古法
昭然蓋事有一定之程則思守無則思競無久道黜陟而欲政成難矣
請定考成之令以三年通鳳等處土寇高元爵祁得珍楊爾善作亂次
第平之勸歸田者萬餘人覲時事條明分義定鄭符辨等威息訛言嚴
職守肅關禁以上又疏圈地又論屯田之弊準以按兵授田請汰屯撫
監司廳官密雲等處祖軍爲累切陳其害得除民便之爲之歌德蒙
恩賜宴湯泉復
賜母丁太夫人宴遂以不次參密勿方公之未代也復平海子紅門等
賊前後并平懷柔馬山固山等賊且數萬丁亥總裁會試是時文體詭
僻公力正之奏言文體正則忠孝由此出文體不正則奸惡由此出而
進士以狀謁者不受曰爲國得人非爲私也順治五年奉
敕纂
太宗實錄丁太夫人憂請終制不許益力請

遺官温慰
賜茶酒元孤其居喪也再
命總裁會試辭復不許疏歸葬者再
詔始給假六月
賜太夫人祭一壇造墳併福山公張太夫人合葬歸途加太子太保葬畢赴
闕時天下之奸宄半營爲胥吏以害民倍逾往額有司不敢問藩臬藩臬不敢問巡撫公請裁之順治八年
上親政以起廢會推巡方之事陳未幾致政歸自號歸德老農一寓於酒時引故人往來稱詩劇飲而疾有諫者曰若知我耶吾母逝吾事畢矣飲如故未幾而薨于官于鄉各爲之請祀于庠焉公生八歲而福山公卒於官公從兩母二千里間關以歸時王父母尚在煢煢相依及王父母嫡母相繼以逝公卒不負丁太夫人之教以顯烈名世聞公歸養時手書孝經于堂省定不廢遺邑難負母踰河鋒至白門至京口而終以成留侯之志大從龍之績者公之於國於家庶幾盡矣公詩文清和粹麗善書畫喜濟人急歲饑收童乞百餘而食之後聽之去避寇城武

買田以耕去捐之學宮他行事槪如此劉夫人者舉人永貽女也年十六歸公時張太夫人已歿事丁太夫人朝夕惟謹太夫人嘗語人曰娶婦若此足矣公之以建祠忤逆璫也魏忠賢使使來偵公欲抗疏夫人曰人臣之義以直獲咎在所不計然不念老母三十年之苦乎萬一得罪且無依何如以病辭歸養公慨然拂衣適忠賢敗而止賊至遵化夫人奉太夫人遁山中飲食趨侍不少徬公入朝又以歸請夫人無子勉公納李趙郝三夫人友愛之聲著于里公薨子犖請鬻產襄事夫人曰產歷自先人非而父置也月

朝廷恩恤蓋以重而父之清德何必鬻之居乎雖貴顯不侈珍綺諸子幼勉之與賢士友不輕以鞭扑施臧獲曾爲至戚僕婦所侮公起官其人悚懼以請曰不記有侮者汝又何罪嗚呼夫人之明大義飭懿行潛泊優容公其得內助矣公薨于順治九年六月廿二日葬于順治十年十二月十二日享年五十有五夫人卒于順治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葬於順治十八年十二月初九日享年六十有二子四人焞幼以城破亡李夫人出犖侍衛娶明兵部左侍郎龔公廷桂女炘廕中書科中書舍人娶監察御史王公應昌女趙夫人出炌廕官監生初聘少保兼太

子太保刑部尚書劉公餘祐女未歸殤娶中書科中書舍人梁公遂女郝夫人出皆有才名足以繼公女三人一適明太常寺卿侯公執蒲子生員慮一適明光祿寺署丞侯公勣中子生員懃李夫人出一許字子次子官生士元郝夫人出孫男八四爲犖出陸聘戶部郎中崔公掄奇女餘未聘四爲炘出逵聘庠生劉公榛女起聘庠生葉公元遲女餘未聘孫女六四爲犖出一許字貢生侯公忭子方至三未字二爲炘出一許字舉人徐公作肅子世際一未字予與公鄉會同譜既習公而重之以婚姻謹次如左而爲銘曰

惟公遠世肇自殷恪神明之系思皇迭迭有明踵焉去曠而壽偉哉莊敏駿起其業隆萬之際福山繼之不以仁人而竟厥惠善屈而伸在昔之云報施無戾公也篤生敎則有母蜚聲蚤歲中更陸沈志殲逆仇爰依日月翼翼其衷桓桓其施迺親撰席公之訏謨苗薙蠹剔書在簡策惟

帝錫公而先而後昭德是赫鼎扇歸然龍章爛然寵茲幽宅夫人祔焉於配既宜慶惟永錫

又宋文康公權傳 顧棟高

宋權字元平世爲商邱人明吏部尚書纁從孫中天啟乙丑進士初授陽曲令愍帝時歷吏工兵給事中三疏糾察冢宰銓政大弊貽禍封疆枋國者惡其切直出爲山西按察副使以母老乞歸尋起大名道再調遵化甲申巡撫順天視事甫三日而京師失守時李自成擁衆百萬西略地至遵化權走白羊峪集部曲得五十騎勒兵太平斬賊將黃錠又馳斬喜峯一賊將定其衆松棚三屯相繼下兩日間有衆三千擒僞官十人得僞印一未幾

王師入定燕京賊走權籍所復四路二十一州縣上于朝有

旨巡撫如故疏論三事首請議崇禎廟號次請除苛賦舉遺佚皆嘉納之是歲實

世祖章皇帝改元順治之年也權既受任後遂上疏言明季積弊所宜芟除者明自神熹來朝政惰窳銓法弊壞監司重任率指目爲轉遷地司閫者動以招撫爲名馴至燎原不可撲滅屯軍無一人就耕奸弁猾胥上下其手糧不足額則扣兌軍糧以補之以故兵輒譁且潰疆事重困權條列其狀上考績疏又上土寇疏又上屯田疏皆爬梳數十年積習悉見施行又言土賊倏聚倏散大軍不宜輕出致賊望風逃遁請以

殄滅責之守臣是時畿南初定流寇餘孽猶蔓延權前後擊降解散者凡數萬在鎮逾二年三輔肅清入

朝拜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務調和滿漢同心協力以襄國事恭纂

太宗文皇帝實錄丁亥乙丑兩主會試釐文體禁關人毋受進士謁曰得人以爲國非私也時禁天下鐵器弓矢畜馬權以百姓無戰守具賊益至無忌憚從容言於

世祖卒弛其禁居相位六年致政歸自號歸德老農日延故人賈開宗門人侯方域與子犖等校文賦詩以爲常踰年薨權自筮仕爲廉吏及歿家無宿儲子犖鬻產以葬

朝廷賜祭贈少保兼太子太保謚文康

內祕書院大學士成公克鞏傳 大名府志

成克鞏字子固號青壇明大學士基命第三子崇禎十六年進士

本朝定鼎授國史院檢討順治二年典試江南三年主武會試九年以宏文院學士副胡統虞主會試元文首題悖註克鞏力爭不得未署評旣被吏議或勸以無評自解答曰業同事不可獨擠人也遂同鐫級十年遷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晉尚書拜內祕書院大學士時天下初定

世祖章皇帝銳於有爲以克鞏名臣子少參機務鍊達政體當任學士
時數
召對稱
旨柄用不次度越資俸在前者凡十餘人未幾領戶兵二部兼理刑部
事會計舉典都御史員缺
特命克鞏以內宏文院大學士攝理克鞏感激知無不言首上修省一
疏繼參舊憲臣徇比匪人請撤回滿漢巡按之不稱職者又請增設御
史定曹銓置簿之條以核功過嚴督撫考察之例以屬法廉立劇邑久
任之規以課成效嚴誣告反坐之例以杜刁風皆切中時要悉見施行
十四年值講筵
上命內臣將畫工就邸舍圖像內廷裝潢屆秋試克鞏睹科場積弊進
朝士與分校者語以慎重又飭子弟淡於進取後闈獄起不用其言者
皆罹於法而克鞏子弟無可捃摭者
上心善之明年改保和殿大學士又明年晉少傳以盛滿求退
溫旨慰留居常或中夜出片紙作國書密詢時事克鞏亦入片紙占對
雖家人子弟不聞所言其縝密如此十八年

仁皇帝御極三月主會試克鞏屢持文衡前後所得士如湯斌張永祺
沈荃李來泰馬世俊唐德亮張玉書米漢雯許三禮嚴我斯皆一時名
士多所建竪爲世名臣而郭士望梁化鳳亦以忠節武功著是時四輔
臣佐政克鞏滿大學士巴顔同爲首揆諸六典禮文章準古酌今盡出
其手至停寢食十月以母疾請假弗許用原銜兼內國史院大學士康
熙元年改內秘書院大學士積勞致病連疏乞休奉
俞旨遂不復出論者謂克鞏相業與父基命後先輝映基命當前明黨
禍未熄之時中外交訌以一身繫天下安危劬勞不遑甯處克鞏値
永清大定之後百度具興因革損益酌劑均調注措咸宜而不動聲色
天下帖然享和平之福二十六年聞
太皇太后哀詔輿疾赴
闕歸又四年卒年八十四從祀鄉賢克鞏幼穎敏八歲辨塾師解朱紘
之誤年十三受知于學使左光斗即期以公輔器筮仕
興朝迴翔館閣參贊機宜者十年清端恪愼屢荷
恩綸廕弟及子姪先後六人旣致仕優遊吟詠又三十年生平篤於天
倫十歲喪母執禮如成人暮年喪繼母不以老自恕營父葬無大小必

躬必親廬墓三年晚歲於第中築耋學臺旦夕讀書其中所著倫史編入四庫全書子亮光另有傳孫會十餘皆有名

少保大學士王文通公永吉神道碑銘 吳偉業

順治十六年二月丁卯

上以故大學士王公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卒於其位爲之震悼而贈謚祭葬褒終之典畢備且命書其勳德於墓道之碑曰以昭朕篤念舊輔之意於永永勿忘其長子明德繕疏以謝退而屬偉業爲之辭偉業震恐曰紀事臣職也未有承制而用草莽固陋褻

王章而私令甲禮之所不敢出也明德固以請曰

上命郎其家伐石樹表而螭首未有刻文匪惟抑沒先人將以隕越鉅典不共是懼吾子其謂之何偉業既辭不獲命謹按故光祿大夫左副都御史贈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文通王公諱永吉字修之一字鐵山揚州高郵人也其先世徙自毘陵曾大父諱木大父諱煥父諱自學皆以公貴贈少保妣皆贈夫人公生而瓌異長身修髯具文武材略由進士起家再爲縣令於大田於仁和一爲推官於饒州咸著異政

從戶部郎備通州兵事有威名遂推以巡撫山東未一歲改薊門總督其時流寇已潰突河華滔天阻兵孳孽扇行所在蟻結燕齊雲朔魚爛土崩公受脤於倉卒之時投袂在敗亡之日猶能輯甯東夏擁護巖關障遏奔衝叫呼揞拄既而有謀不用勢竟莫支變服間行投死無二忠著於前史事隔於興運故不得備書其初入

本朝一見授大理卿守法律持大體以刑不上大夫請郎吏之謫罰者得以贖論晉工部侍郎用疏辭報罷再起戶部侍郎上封事十條於盧政馬草尤中肯綮又陳投充五大害謂其上干國法下失人心慷慨切

至

報可施行尋擢兵部尚書賑饑眞定卽道上拜都察院左都御史未至

召入爲秘書院大學士其在兵部也絕請謁以嚴選格飭訓令以定兵制侃侃克舉其職且念土寇用反律而鬬左剽劫不得與同科卽收考宜下刑曹非所司所當置獄其有無辜連染者請出之以息冤濫眞定爲州縣三十有二凶災延蔓數百餘里公以

上賑卹恩甚厚不可委屬城長吏倍道兼馳所過入人慰勞老幼滿於車下輿發成於手中得調度之宜有賙救之實又以其間訪官吏良猾

風俗利病爲書奏之
上久知公忠勤任事故有以大用公也公居平掐擘江南漕弊京通足其根株非大釐革不足與更始會緣兵部前事從內院出奪一官視通州倉公初不以左降有所弛易受
命立馳至潞河訶輓卒以何不前對曰爲江船江船者楊村淤淺轉運之船也具得其稽索侵牟狀公笑曰吾分爲三番遞運則弊不得行矣已而果然嘗夜宿通惠河傳籌發運艘危坐爇兩巨燭手漢書一冊風雪繞其鬚髯達旦不寢人望之曰高郵公眞勞臣也明年
召入爲國史院大學士管吏部尚書事
上時御南苑手脫所服冠以賜而
命之公頓首出坐堂上進其屬問曰新舊人以名第需次者幾何人曰千人矣掾吏之以年勞在冊者幾何人曰倍之矣問其循序爲注補曰員缺之汰也貲歷之有不相當也卽如是有十年之人而不得官也問其設法爲疏通曰參罰之多也開復之不易也卽如是有十年之官而不得遷也公太息起曰是安用我主爵者爲乃舉職掌所當釐正者分爲二十疏杜門請假繕寫十日而始成奏既上見者咸服其精切葢公

天性强於吏職能斷大事處之不疑以吏部用人爲天下安危治亂之本上以協恭同事外以厭服羣情綱紀畢張苞苴抑絕卽下至流品勾稽年贏月縮銓除移駁卬是乙非他人視之叢膂紛糾頭目眩瞶者無不吐決如流笑譚不倦而公亦自此漸以病矣公病而
尚方賜藥物趣問累
詔不得已復出出而坐兒子科場事責授太常少卿未幾卽進左副都御史有意復嚮用之而公竟病不起嗚呼斯可謂出身爲物以死勤事之君子已公亦奚憾矣哉其或有不量公者曰古稱得士可以後亡公之初節不可爲不用也何以不能挽横流救末造乎是不然山東亡命蠭起如龍山滄浪淵諸賊天下之巨猾也公以一節挑三百騎未浹月而收縛散遣之殆盡亦足以見其略矣京師倚邊腹建牙爲犄角舊制額兵十萬有無尚不能支乃抽調潰亡之後不復能軍廷議遂裁一督師一保督三巡撫二巡治六鎮帥而獨留薊督一官以任公予之以各路零星收拾之罷卒又闕其一年之餉而以當騣騣渡河百萬方張之流寇撩猛虎以空拳救燎原於杯水尙謂公獨力能辦之然乎否乎撤甯前併山海以爲措梧根本之計此何等時也謀國者狐疑相仗公爭

之數月猶不見從賊大同圍急而後遣之故公以單騎十日盡發關甯
勁旅顛沛勤王去京師二百里而已無少極若夫公之南還也柄臣不
過資其空名而未嘗假之實力然猶扼淮不可蹈海何之走單舸於颶
風鱷浪之中幾至觸石橫流妻孥破沒而後束身歸命嗟乎世之不量
公者固失之矣彼謂智者覩危知變轉敗爲功又豈所以知公也哉羈
旅登
朝非勳非舊遽受客卿之禮驟立羣僚之上苟非盡瘁竭誠何以報
恩塞責又自悼推遷興毀恥以其餘生倖富貴庶幾乘機構會殫未死
之力以救濟元元是以出入數年焦形極慮此固公之自待如此而其
用心良已苦矣才大則磨斲自多名高而牴牾亦甚公於是乎術補其
資道全其用有寬厚愛人之德而議獄不厭其深詳有變通宜民之方
而守官必主於繩墨其意在別嫌疑摘隱伏絕賓客棄親知取一切以
自立於無過然後可以保持善類調護艱難負方圓並畫之才適膏火
自煎之勢靡事不爲繼之以死維當宁以馭騏驥者利其銜策擇棟梁
者善其斧斤顛倒誑信妙於駕御而勞臣中壽奪我股肱宜乎
手詔爲之驚嗟而拊髀加之痛惜也偉業辱與公游每見其酒酣脫帽

顧盼風生詼啁譚笑而語不及私簡易威儀而望之增悚輒驚以爲莫能測識及往問公疾公自言昔年經虎口葬魚腹瀕於死者數矣主上待我厚今犬馬氣衰便恐無緣酬答不覺涕泗橫流故今日執筆表公心事以告萬世其使王氏子孫知朝廷所以保全先臣幬載無極而後人之過此者得此碑於苔侵石泐之餘摩挲捫讀論公之心而參考於紀載必有爲之彷徨而慨歎者斯於公亦可無負也已公生卒皆以己亥葬於其鄉之躊躇山而鄒趙兩夫人以詔祔子七人孫六人餘在誌傳中公嘗刲股肉以療親居喪稱死孝而高郵大水捍災患有功皆其大節不可不紀嗚呼觀公於此二者則其爲君國以不有其身又可得而知也爲之銘曰

於赫三事徽音丕顯允文允武王臣蹇蹇迺告圻父曰予腹心乃陟上宰左右一人錫之天閑爾亦千里駕我日車掉鞅不已維玉及瑤垂帶以朝耀首有飾翠帽豐貂雲臺是圖夔公見貌于思于思遇天一笑亥有二首辰在降婁害於股肱箕尾以游追命舊勞大書深刻史臣作歌爰紀袞職淮水方洚我公障之高城無恙我公相之卜茲墨食公其來思穹碑巀嶭宰樹參差後千百年視此銘詩

附錄涇河閘議 王永吉

黃淮外河水勢蕩蕩滔天來路甚猛逼入清口內河河身窄狹兩岸東縛迂回四百二十里直至瓜洲纔得入江出路甚長甚細前賢恐其震盪洶湧高寶地卑水聚中飽勢不能容必致決裂所以於山陽縣南去百里之內造涇河閘分水一枝直趨射陽湖東北入於海此閘既成固疏淮安下流之壅實減高寶上流之勢法宜修造堅厚闊大石閘一座其閘底須與下河河底俱相平庶無高昂弔口之弊此閘與子嬰閘內河南河北兩條大堤較之運河更高更闊只是單行水道直通射陽湖匯合下海原與民間田地絕不相通倘或此堤少有殘缺修補不難或有不知淮揚水利者必曰沿隄減水閘洞多矣何必爭此涇河一閘殊不知高寶之南惟有芒稻河洩水極大直捷入江高寶之北惟有子嬰涇河洩水極大轉折入海全入浸灌民田既可洩水又不傷稼故為甚利而無害也若沿隄小閘名曰斗門所洩之水不及大閘五之一況當上河水湍急之時下河溝港俱已泛漲田地皆沈再加各閘齊放既不通江又難到海一望汪洋廬舍盡沒東風一起巨浪拍天直捲堤根一線漕隄內外洗刷所以潰決最易由此觀之欲保隄利運導水安民舍

修復涇河之外固無他也

謹案原編尚有重濬射陽湖議一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光祿大夫少師兼太子太師保和殿大學士戶部尚書曲沃文淸衞公周祚神道碑 徐元文

少師大學士衞公歿之一年其令子台瑺持公事狀屬元文爲文勒諸麗牲之石維元文成進士公實座主具悉公行事公光輔
兩朝寅亮公忠厥勳茂著其爲
天子所眷倚士大夫所慕說者凡厥有位咸所聞知備書而刻之石以垂示後世固其宜也公少厲風節爲諸生時值黨議方熾提學僉事袁繼咸爲巡按御史所誣公率諸生頌冤因并逮御史勘訊士論稱之中崇禎丙子省試第一丁丑舉進士爲永平府推官歷戶部郎中見時政日亂移疾家居
本朝定鼎以薦
召補原官改吏部考功郎中調文選丁外內艱服闋再補本職在銓曹最久惟以獎恬抑躁留意人才爲務朝退則杜門與兄少司馬公飲酒賦詩相樂若無官者有干以私輒不得入或銜之中以蜚語亦不辨會

世祖皇帝灼知其廉能事得白陞太僕寺少卿數月擢刑部左侍郎調
吏部再進工部尚書太子太保以營建大工告成
上面加慰勞賜鞍馬及手圖山水一幀以示寵異奉
命賑濟畿南公精於措置使民實沾上惠全活甚多尋加少保仍兼太
子太保改吏部尚書俄拜文淵閣大學士兼刑部尚書未幾加少傅兼
太子太傅己亥充會試總裁官庚子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計公自列卿
薦歷臺閣踐冢撰才及數年終
章皇帝之世恩遇冠於百僚
今上御極再命典辛丑會試兩闈所得七百五十人多奇偉英特之士
翕然有得人之稱時冢宰員闕公以內院大學士權吏部尚書一年回
內院請假視兄少司馬公喪葬畢還朝充甲辰武會試總裁官公所居
必舉其職不自逸暇遂以積勞成疾又屢遭骨肉喪哀痛增劇己酉具
疏乞身
敕賜馳驛回籍調理仍食一品俸壬子
上念公舊輔碩德端方清愼足以表率具僚慰答民望
特旨以原官召陛見之日

咨以時事所當行公感激敷陳退又條上數事多見采納改保和殿大
學士兼戶部尚書會宿疾遽作懇辭還里
上遣侍臣偕御醫診視慰諭再三始允其請仍令馳驛歸守官食俸如
故康熙十四年三月薨年六十有四訃至之日
上深加痛悼賜諡文清葬祭之禮有加焉公諱周祚字文錫號閬石平
陽之曲沃人其世系子孫葬地月日別具誌中不更錄嗚呼公可謂厚
於德豐於遇者矣公自爲郎官日深識雅度卽有公輔之目早結主知
參大政委任備至生平敬以事上儉以居身誠以服物不爲赫赫之名
皦皦之行凡有論列輒削其藁雖子弟不以告語臨終獻替之言忠愛
悱惻尤爲朝士所傳誦夫古之純臣有嘉謨入告我后退則曰維我后
之德不敢自以爲功公其庶幾近之詩曰樂只君子天子葵之言君臣
之際相信以誠克有終之難也公服官四十餘年再入相泣冢宰爲卿
貳者三晉宮保師傅者四及夫解組歸田猶享大官之厚祿以終其身
雖本朝之所以勸禮大臣者無有弗至非公之盡忠所事足以致之亦
烏能無憾哉元文嘗聞公在工部時
三殿工起勾稽出入省金錢數十萬小吏歷額曰衞公不去吾屬飢欲

死矣公御下未嘗苛急人自不敢為私與人往還交際簡劄小紙必手自精寫食惟乾魚菜羹不常設肉所居邸宅湫隘僅蔽風雨用陶淵明詩榜於小齋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休暇之日晏坐其中門生屬吏稀見顏色在昔易名之典河津薛先生敬軒得謚文清為允公風節凜然實與頡頏元文故備著俾後瞻拜公之神道者其尚覽此有所興起焉

謹案原編有清理庶獄五條疏一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內祕書院大學士吏部尚書謚文定孫公廷銓傳 王士禛

公孫氏諱廷銓字道相別字沚亭青州益都人世居顏神鎮曾祖考廷壽祖考震考元昌三世皆有一行曾祖考祖考俱
皇贈光祿大夫戶部尚書考封光祿大夫戶部尚書封公有丈夫子四公長也公少具夙慧讀書有神解長而博極羣書中明崇禎十二年鄉試明年舉禮部賜同進士出身釋褐知大名之魏縣一年調撫甯改監紀推官尋以世亂歸鄉里順治二年薦授河間府推官分司天津未幾內擢吏部稽勳司主事歷驗封文選三年典陝西鄉試進考功文選二司郎中公之在吏部也清白著聞時故相國溧陽陳公為尚書嘗云吾

吏部皆一時之選以語大器其惟選司二君乎謂公及曲沃文清衞公
也擢太常寺少卿提督四譯館八年
世祖皇帝親政遣廷臣祭告五嶽四瀆帝王陵寢公奉
命往祭南鎮禹陵南海道加太僕寺卿管左通政十年元旦
賜宴朝堂
世祖獨目屬公
天語詢姓名里居甚悉其年二月超拜戶部左侍郎明年請告歸省還
朝改兵部尋還吏部會廷推大司馬至再特傳
上諭曰中樞重任宜愼簡畀孫某可兵部尚書公疏辭不允乃就職在
本兵僅半載軍政肅然提鎮大帥私謁不及門轉戶部尚書公之佐戶
部也每謂歲會無總錄無以劑贏絀之宜至是殫慮綜理俾錢穀舊隸
諸部者各還所司條貫釐然歲會之成自此始典計二載政尚清簡務
持大體其始也晨入晡出比其去也日坐堂皇數刻而已曲沃公以吏
部尚書大拜廷議推公爲代
特旨加太子太保疏辭不允初曲沃公以清望入相
上難其代時論以爲非公不可至是果然公在吏部久諳習故事旣爲

尚書益爲
朝廷惜人才愼名器疏淹滯杜僥倖恆曰
聖主在上人臣奉法守職而已安所行度外事今之吏部服膺盧公兩
言足矣加少保十六年海寇入犯江南
世祖下詔親征公率九卿上疏諫其略曰古創業之君亦或躬履戎行
然必其時大勢未定强敵尙存非親援枹鼓不足以作將帥三軍之氣
若夫大業已成强敵已殲卽有餘孽跳梁不過偏師小隊折箠而笞之
未有以萬乘之尊輒爲微釁小醜而動者也且
大駕既出若扈蹕威儀太從簡損則不足以肅觀瞻嚴警衞若張皇六
師備陳羽騎則舟車之需輸輓之煩在所不免況江海之間風濤不測
兼以水土未習霧露不時上之繫
皇太后惓惓顧愛之心下之懸億萬臣民京師根本之慮其與一隅未
靖孰爲重輕不可不察也
世祖嘉納之會江南大捷遂輟行公掌銓六年恪守舊章吏不敢上下
其手事有未便則條上更張之期于盡善如請寬有司考成請議監司
久任請復學道陞補條議川湖廣西雲貴委署官陞遷之例皆切中時

弊多見施行嘗語同列曰吾輩臨事勿徒爲一司計也其通格之關于諸司者當并計之勿徒爲一時計也其利害之隱伏于天下者當并計之公之老成謀國皆此類也十八年正月

世祖升遐公位冢宰持大議定國是廷議侃侃無所緩避輔政大臣不悅公弗顧也時二十七日

國制已滿

梓宮移景山

兩宮顯號尙未舉行公宜言于朝曰

新主卽位旬日矣

皇太后當改稱

太皇太后

佟妃當尊稱

皇太后兩宮徽號迄今未議何以昭示天下於是率九卿上請舉大禮

疏繼廷議

大行皇帝謚號衆相顧未發公首曰

先皇龍興中土混一六合功業崇高同于開創宜謚爲

世祖高皇帝眾皆和之而輔政大臣鰲拜獨不可遂定謚
章皇帝公言雖未用物論歸焉頃之請急歸省
上命曲沃公以閣臣出掌部事而虛左以待公康熙元年還朝二年五月拜內秘書院大學士與同列高陽李公及曲沃公同心夾輔三年曲沃公休沐歸未幾公亦
予告蓋居政府僅一載而公病矣公之歸也年始踰五十兩親皆善飯無恙踰年丁尚書公艱日定省太夫人側猶孺子也所居在山中郤埽謝賓客焚香埽地晏坐著書平生精琴理得意忘言在絃指之外撰顏山雜記四卷漢史億二卷歸厚錄十八卷自訂詩文集各一卷琴譜指法一卷其南征紀略二卷則奉使祭告時作也晚著春秋鳩考未成書以屬次子寶侗十三年九月以疾薨于里第公之未病也有鳥自南而北千百其羣皆墮于鎮城內外未幾公薨公少嗜讀書為文從政一本經術行己事上一本恭敬至于絜廉之操始終一致故受
世祖特達之知屢有才德兼備端愼練勤之褒自吏部郎洊歷九卿入枋大政而家無餘財與曲沃公同時清望相埒無所軒輊云公歿時年止六十有二子二人寶仍官光祿寺署正寶侗有才名未仕卒孫七人

嗣端今官都察院經歷續端翰林院待詔續厚續勤嗣忠續廉續愼曾孫六人維謙維謨維誼維諫維諶維誠

論曰文定公可謂名相矣昔先正于文定公嘗論大臣有德望有才望有清望公于德望清望可謂兼之固不欲屑屑以才著而言才相者卒無以加焉公著史論有云所謂大臣者善功不伐善諫不名丙魏是也嗚呼可以知公志矣

謹案原編有請興屯政疏請崇恬退明禮讓疏用人四事疏請正人心疏四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保和殿大學士謚文端杜公立德墓誌銘　王熙

康熙三十年夏六月八日光祿大夫太子太師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杜公薨於家有司以公遺表上聞

天子爲之震悼賜祭加等爲二壇飭所司治葬事謚曰文端公之子員外郎恭俊將以某月某日葬公於某原而屬余銘諸墓余公之年家子也少時數侍公於長安邸中見其接物溫和議論歸於忠厚嶷然先進典刑追後侍公同朝從闕臣之後則又習見公以誠心質行發皇功業有古大臣之風心竊慕效而不能及也雖不文其敢辭公姓杜氏世居

鎭江府之金壇縣明初有諱敬者以昭信校尉從永樂中靖難有功授
梁城所千戶世襲遂爲通州之寶坻人公生有異兆長而攻苦績學舉
明崇禎癸未進士恭遇
聖朝龍興以地方人才薦舉補授中書科中書舍人是爲
世祖章皇帝入關之二年尋考選兵科給事中累轉吏科都給事中時
天下初定
世祖軫念生民甫脫湯火思欲減租賦興文學俾兆民阜成臻於至治
而法制未立四方尚未罷兵繇役數起吏或因緣爲奸公次第條舉其
事疏言自古帝王致治必由經術宜及時舉行
經筵日講擇廷臣經明行修者爲講官庶幾裨益聖治又言荒地以蠲
勘爲憑亡丁以審編爲據請自今蠲荒之數分疏款項預行頒示使小
民咸喻
上指則胥吏不能爲奸又言修編之法簡易便民近因軍興芻午草豆
未有定額往往取辦臨時愚民無知賣妻鬻子徒飽奸吏之橐誠可
憐愍請
敕該部酌定價直使民先事爲備又言禮部示諭朝期每月不過三次

請於朔望行大朝之禮使羣臣得以陛見陳所欲言若進見稀闊則上
下之情不通且非臣子尊王之意其言愷切深中時事
世祖由是器公擢公太常寺少卿尋以大臣論薦超擢工部右侍郎轉
兵部左侍郎奉詔賑濟大名全活者甚衆旋遷吏部左侍郎會丁父憂
以前任兵部時舊案鐫秩一級服闋補太僕寺卿轉大理寺卿刑部侍
郎尋加太子少保陞刑部尚書公任刑部號稱寬平吏讞獄或不當輒
卻其獄卽當受而著讞法必求其可生之比分別奏之
世祖章皇帝喜公用法平恕卽皆從輕比如公奏於是益知公可大任
矣辛丑正月
世祖上賓
今天子御極以公
先帝舊臣歷有聲績七月調公戶部尚書初公爲給事中稔知錢穀出
入盈縮及吏所以侵牟狀於是奏請各部寺錢糧皆歸戶部考成一切
皆自訾省吏但坐曹治文書不得爲奸課以最報
上賜公羊酒表裏五月
上諭加太子太保尋轉吏部尚書澄敘官方銓政以肅丁未六月京察

自陳請罷溫旨慰留康熙八年特拜公內國史院大學士是時朝廷清
平百度修舉
天子以寬仁慈恕休養天下天下稱治安者久矣公稟守成憲一以忠
謹事
上
上亦知公持重有大體加委任焉是年
乾清宮告成擇日臨御欽天監奏言吉神在某方不宜從中門入公當
次對面陳
皇上遷正新宮自宜從中門入且帝星所在卽爲吉神欽天監妄奏非
是
上以爲然是月
恩賜綵緞六四明年五月升祔
章皇后禮成推恩羣臣賜如之十月改內三院復爲內閣授公保和殿
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加一級辛亥纂修
玉牒告成賜表裏五襲白金百兩四月
詔修

太祖
太宗聖訓以公充總裁官壬子七月
世祖章皇帝實錄成賜鞍馬白金綵緞加太子太傅是月
賜御苑蓮藕癸丑京察復自陳求罷不許八月
命充纂修
太宗實錄總裁官甲寅十一月
命公相眎
山陵於懷柔縣乙卯恭題
仁孝皇后神主旋遇冊立
皇太子恩加一級給新銜誥命
賜公貂皮朝服元狐裘各一丁巳賜團龍紗服及御筆大書者三是年
七月公引年求去位公素好謙讓至是陳請益力
上知公心褒諭不允尋遣充冊立
中宮副使持節行禮己未恭題
孝昭皇后神主庚申
詔赴瀛臺賜御書一軸行書唐詩一卷公以求去未得反獲榮寵益增

悚懼尋遇病不視事時值滇逆蕩平
上思與天下更始議頒
恩赦詔書以公臥病未與議
命近臣持詔款問所增益壬戌正月賜羣臣昇平宴
上念公在告特撤御宴上尊就第賜公
手詔慰問尤為特恩殊數云久之公病不愈復上疏乞休詞甚哀懇
上不得已許公致仕賜公御製送行詩一章御書勒石心經一卷怡情
洛社圖章一方柏梁體詩一冊遣行人護送許所過地方馳驛人以為
榮公既致仕家居又以
太宗實錄告成賜公銀幣鞍馬加太子太師二十六年冬十二月
太皇太后崩明年正月公入哭臨
上以公老且病不任拜起
命學士張公英掖公行
天語慰勞撤賜御茗文綺以示寵眷公在內閣十四年以彝鼎重望為
海內儀表功業施被於人而不謂己出嘉謀日聞於
上而不使人知遭遇

聖時百官遵職海內乂安雖以三逆之梗草薙禽獮曾不旋踵用能以
忠謹受知爲鼎臣緝緯太平之業聲施無窮歷事
兩朝寵遇優渥亦未有如公之盛者古稱君明臣良千載一時厥語員
不虛哉公爲人慈和謙愼恂恂寡言及當大事決大疑則持正毅然不
可奪居諫垣因事陳奏不見於封事者裨益尤多歷掌三部練習朝章
遇事有措置援據掌故參酌時宜兼集衆長期於允當其任司寇最久
於亭平庶獄尤極敬愼常曰我待罪都官數年不能自必無過但見得
一分盡我一分職分以仰答
聖恩於萬一耳蓋能眞實力行不愧其所言者及在政地奉公思職誠
懇出於自然一意佐
聖主施恩布澤以嘉惠海內遇物坦平不存畛域之見雖布衣下位無
生平之雅者果有一長必爲稱引嘗主浙江鄉試再主禮部會試皆稱
得人遇昆弟尤相友善仍宅祿蔭皆不吝推與今歷任至廬州太守君
名立本者公之異母弟也家居惟課子弟讀書不與寒素爭進取皆人
情所難者公諱立德字純一號敬修享年八十有一曾祖某祖某父某
皆以公貴贈如其官曾祖妣某繼某祖妣某繼某妣某皆一品夫人公

元配誥贈一品王夫人先公卒繼配王夫人子男四人長恭著庚子副
榜貢生娶御史李及秀女次恭瑢恩廕生皆早卒俱繼配王夫人出次
恭俊候補員外郎娶翰林院侍讀學士李公錄予女副室李出次恭琫
例監生娶誥封工部員外郎王鼎呂女副室李出女二長適吏部尚書
張公士甄封夫人元配王夫人出次適戶部郎中李其凝封恭人繼配
王夫人出其凝故大學士文勤公長子也銘曰
顯允文端令儀維則淵篤忠誠百僚是式在昔起家經術文章彩筆五
色雲錦七襄
景運肇開聖作物覩公以才徵雲龍風虎特達之知三錫九遷晝省夕
拜卿月清懸秋官祥刑度支判賦晉陟統均延登揆路公忠奉職翼翼
小心順承
天施以沛商霖在野在朝推公長者勳茂彌謙位高善下温然冬曦藹
若春陽光大含宏行以直方功成釋位
帝優耇老寵以天章煌煌睿藻
敕下所司給傳護行都人聚觀歆羨其榮曰
聖天子特頒殊數優獎耆俊匪私公故完福令名惟公則有駿望鴻猷

其傳不朽天不憖遺
皇心愍惻載錫嘉名爲營兆域梁城之原窅隧其邱公魄妥安神從天
游赫奕聲光流慶孫子我爲銘詩昭示無止

又誥授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加太子太師禮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謚
文端杜公墓誌銘 張玉書

太子太師保和殿大學士寶坻杜公在政府十有四年
予告歸里越十年爲康熙辛未春秋八十有一以六月八日薨於里第
遺表至
天子知公已逝不待有司陳奏卽降
旨褒惻諭祭加等葬如制及禮臣以易名典請又召九卿等詢公立身
服官本末僉言故大學士某持己正直奉職清勤有古大臣風
上以諸臣言是予謚曰文端比詞臣撰賜碑文進又仰廑
睿裁增易至再寵卹之渥爲近代所未有公性沈默寡言笑奏對之頃
應聲而出不茍爲異同方逆寇初殄國家將按行誅罰衆議未決公偘
偘陳於
御前辭氣激切

上嘗述其語以示近臣謂能斷大事夫大臣致政日久且已身歿而
天子追憶其言論風采咨嗟嘉歎不置非始終一節以忠誠上結主知
何以致此初玉書待罪記注夙欽公行誼及爲學士復侍公于政府比
承乏從閣臣後方欲就公考質故事以奉爲典型而公逝矣公子員外
郎恭俊既以其年二月葬公梁城所之東原而以墓碑屬余銘余不能
辭也謹按狀公諱立德字純一號敬修先世居鎮江之金壇縣明初諱
敬者以靖難功授梁城所千戶遂爲通州寶坻縣人公舉前癸未進士
順治二年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訪求遺彥朱文康公巡撫順天薦補中書科中
書舍人尋考選戶科給事中明年典浙省試稱得人錢塘黃文僖公與
焉累遷吏科都給事中公以開國規模宜崇尚經術而固結海內新附
之心尤在寬卹民力使人皆樂業於是疏請開講筵端政本而繼以蠲
荒稅禁加派皆有裨於治理內擢太常寺少卿以井研胡公薦超拜工
部侍郎未幾調兵部畿輔水奉
詔分賑大名全活者甚衆奏稱
旨復調吏部會丁父憂去以在兵部時詿誤鐫秩一級補太僕寺卿轉

大理等爲刑部侍郎越兩年加太子少保晉刑部尚書公斷獄平恕凡
讞重辟屢易稾而後定即罪既當猶必求其可生之路或引輕比上請
世祖章皇帝深知公明愼奏槪報可歲辛丑
皇上御極倚任老成以公歷著聲績調戸部尚書公以錢糧分隸部寺
條緒淩雜吏得因緣爲奸定議總歸戸部考成公私稱便康熙三年典
會試是科改試策論得沈珩等百五十八人冬調吏部丙午丁未之間銓
法多所更變賴公秉法不撓均平酌劑仕路無壅滯焉八年四月曲沃
衞文淸公致政拜公內國史院大學士時
天子初親大政庶績允釐公一意奉公恪守
先帝成憲諸所施設務力持政體肅紀綱而要旨歸於和平惇大是年
乾淸宮成擇日臨御欽天監奏吉神在某方不宜從中門入公言紫微
帝星所在諸吉神無不拱向
皇上遷正新宮應從中門入監臣所奏非是
上從公言明年改內三院爲殿閣公爲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十
二年復典會試得韓菼等百五十八人文體自是一變甲寅以後三逆相
繼煽亂於時廟堂之上

命將遣師常決計於俄頃之際或密授方畧或宣諭招徠贊策草制悉
閣臣是任惟公與李文勤公馮文毅公同時居政府實協心力以參機
務而又從容整暇絕不示喜愠之色以故數年間羽書旁午而中外人
心晏然若處無事十七年春
天子方振興文教命羣臣引薦文學之士備顧問公舉名宿曹溶等八
人以應一日
上顧閣臣謂在廷諸臣誰堪大用者公隨面疏數人比退或訝公不稱
引嫌公曰自筮仕至今日惟此心不欺可邀
聖鑒他非所計也十八年自陳請罷秋地震復請罷皆
溫旨慰留二十年冬忽覯疾不能視事會滇逆蕩平將降
德音加恩肆赦
上以公未與議命玉書持
詔款就示公于邸第問所損益公頓首言
皇上天地父母之心纖細具備臣愚更何臆議既還奏
詔書始下明年正月
上以武功耆定讌廷臣於內殿賦柏梁體詩因公在告特撤

御筵上尊
手詔賜公曰卿弼亮老臣久任機密端醇恪共勤慎素著茲海宇蕩平
時當令序內殿賜宴羣臣念卿臥病不克同此懽讌特遣中使慰問賜
以醴饌卿其加餐珍攝以副朕惓惓至意至五月公疏乞致政詞益懇
上不得已允公請
詔給驛遣官護行比出國門復
賜御製五言律詩一章及御書心經怡情洛社圖章以示優異二十六
年冬
太皇太后升遐公以明年春奔赴哭臨與馮文毅公同陛見
上恐公不任拜起
命學士張公英扶掖而行慰勞倍至既出復頒賜綺幣公自謝政後至
是凡六年矣瀕行過余邸舍追述昔年共事之誼曰惟公知我握手繾
綣若重有所屬者今日得據所見聞執筆書公隧道之石豈公之意固
在是耶夫公立朝垂四十載枋政日久國家大典禮政事多屬公釐定
若總裁
實錄

聖訓
玉牒持節冊立
中宮恭題
神主相視
山陵以及清理刑獄測驗歷法無一不與前後錫賚
御書卷軸並黑狐紫貂金幣鞍馬嘉魚蓮藕之屬無一不備
主臣交得恩禮有終藎至公而稱極盛而公之所以結
主知膺殊遇者大抵清挺特立而不市矯激之名平易近人而不容依
附之迹異時士大夫嘗以黨論相齟齬矣而公翛然而不滓門生故吏
非不充斥朝列而公坦然而不私公之在位也不名一善及其釋位而
去也人皆惄然以思今公既沒而天下屈指大人長德爲一時楷模者
必以公爲首嗚呼此公所爲不可及與曾祖諱仁祖諱朝先父諱守禮
皆以公貴贈如公官妣皆一品夫人元配王氏贈一品夫人先公卒後
夫人王氏今尚存子男四人恭蓍副榜貢生次恭瑢恩廕生皆早卒恭
俊候補員外郎次恭琫例監生女二一適吏部尚書張公士甄一適戶
部郎中李君其凝餘詳誌中不載銘曰

天翊景運宗臣篤生嶽嶽文端允爲國楨頎然長身規言矩步穆如其
容不吐不茹曰作耳目公才獨優勖乃忠順入告謀猷晉長秋官惟刑
是恤片言平反五教用弼爰領度支九府就理爰陟統均八枋具舉有
位式敘迺正台階尹實佐鼎說資和梅洊歷巖廊四十餘載赤心奉公
白首靡改芒寒色正孤標絕倫陽煦春和復與物親騶虞不殺威鳳不
搏國有老成廉頑惇薄
帝眷良弼重若蓍龜密語造膝決用不疑公屢引年遲久乃許
宸章昭回以榮餞祖謝傅東山裴公綠野譬則景星光燭區夏惟公之
壽宜躋期頤梁木忽折胡不慭遺哲人云亡
帝心震悼哀誄載頒隆文示報朝堂集議易名孔嘉
敕營堂斧東潞之涯掩靄松楸嶕嶢兆域爰宅於茲慶流無極

又太子太師保和殿大學士杜文端公墓誌銘 惠周惕

康熙三十年夏六月八日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太子太師保和殿大學
士兼禮部尚書杜公薨於家有司以公遺表上聞
天子惻然降
温旨議謚謚曰文端其孤恭俊將以某月某日葬公於某原因以狀來

乞銘謹按杜氏本鎭江之金壇人有諱敬者以昭信校尉從明世祖北
伐有功授梁城所千戸世襲故爲通州之寶坻人公生有異兆長而攻
苦績學舉明崇禎癸未進士不仕至我朝
世祖章皇帝順治二年始用薦者仕爲中書科中書舍人尋考選兵科
給事中累轉吏科都給事中是時天下初定
上欲減租賦興文學與天下更始而法制未立四方尙未罷兵繇役數
起吏或因緣爲奸公爲給事中次第條舉其事疏言自古帝王之治必
由經術宜及時舉行
經筵日講擇廷臣之經明行修者爲講官減繁文從簡要庶幾裨益聖
治天下知所嚮學又言荒地以蹋勘爲憑亡丁以審編爲據乃審勘動
逾數月駮查又復經年輾轉濡遲吏胥乘是中飽故上有蠲賦之實而
下不受蠲賦之惠者弊由於此請自今蠲荒之數分疏款項預行頒示
使天下窮鄉小民咸喻
上指則吏胥不敢爲奸又言軍興芻豆之價未有定額取辦臨時完欠
不分數目淆亂民之賣妻鬻子以赴公上之急而飽吏胥之橐者誠可
憐憫請

敕該部職司酌定價值使民先事爲備又言禮部示諭朝期每月不過三次臣愚以爲旦日爲朔十五爲望旦日者一月之始也請於朔望行大朝之禮五日二十五存常朝之名羣臣得以陛見陳所欲言尊嚴之下尚恐有見而不言者若進見稀闊則上下不通且非臣子所以尊王之義其言愷切深中時事
上由是器公擢公太常寺少卿復以薦爲工部右侍郎轉兵部左侍郎奉
詔賑濟大名全活甚眾還報稱
旨還吏部左侍郎會丁父憂以前任兵部時逃人案鐫秩一級服闋調太僕寺卿轉大理寺卿還刑部侍郎以考滿加太子太保升刑部尚書公任刑部號稱寬平吏讞或不當輒卻其獄即當受而著讞法必求其可生之比爲
上分別奏之
上亦卒從輕比如公奏於是益知公可大任矣會
上崩
今天子即位以公

先帝舊臣素有聲績尤敬禮之卽調公戶部尚書初公爲給事中稔知
錢穀出入盈縮及吏所以侵牟狀于是奏請各部寺錢糧歸戶部考成
一切皆自訾省吏但坐曹行文書不得爲奸課以最報
上賜公羊酒一樽袍表裏一襲加太子太保轉吏部尚書以恩賜蟒緞
表裏康熙八年特拜公內國史院大學士是時朝廷淸平百度修舉
天子以寬仁慈恕休養天下天下無事者數十年矣公以爲遭逢聖明
不當有所改作一以忠謹事
上
上亦知公持重有大體傾心倚任之前後所得
上賜不可勝計是年某殿落成擇日將御欽天監奏言吉神在某方不
宜從中門入公口陳
天子當陽無由旁門之理且帝星所在卽爲吉神欽天監妄奏非是
上以爲然卽賜公綵緞六匹明年升祔
章皇后推恩羣臣賜如之改內三院爲內閣授公保和殿大學士兼禮
部尚書加一級
命纂修玉牒又修

太祖
太宗聖訓
詔公總裁賜宴內廷
詔公坐殿內漢大學士入殿坐自公始又賜御苑蓮藕
世祖實錄成以公初爲總裁又賜鞍馬白金綵緞加太子太傅疏辭不
許又以地震自陳求罷又不許
仁孝皇后崩
命公相眎
山陵又
命書
神主兼以冊立
皇太子恩加一級賜公貂皮朝服團龍紗服及御書公素謙讓屢上書
求去位至是陳情益力
上益愈重公屢下優詔勞勉之
命主纂修
太宗實錄又

命往眎沙河
山陵書
孝昭皇后神主賜御書公以求去未得反獲褒寵益悚懼稱病不眎事
已而果病
上輒命學士郎公第問公以事公言以爲可然後施行時賜羣臣昇平
宴公
御宴一席酒一樽
手詔與公曰卿弼亮老臣久任機密端醇恪恭勤愼素著茲海宇蕩平
時當令序賜宴羣臣念卿臥疾不克同此歡讌朕心憮然其賜卿醴饌
卿其加餐以副朕意久之公病不愈上疏請告詞甚哀懇
上不得已許公致仕賜公御製送行詩一章許所至縣邑給驛傳公既
致仕家居又以
太宗實錄告成賜公銀幣鞍馬加太子太師二十六年冬十二月
太皇太后崩明年正月公入哭臨
上以公老且病不能拜起
命學士張公英掖公而行撤賜御茗并表裏五端

溫語慰遣之公在相位十四年未嘗有所興革而百官遵職海內又安
雖以三藩之梗熸尼撲滅曾不旋踵至今稱太平宰相必首曰杜公而
世祖皇帝及
今天子寵禮優渥前後如一亦未有如公之盛者豈非所謂君明臣良
千載一時者耶公爲人恬退寡言及論是非利害毅然不可奪居諫垣
因事陳奏不見於封事者禆益尤多及爲宰相
天子有所問輒從容條對退而默不自言其所彈劾雖
天子近幸之臣不少避其所薦雖布衣下位無生平之雅者亦爲稱引
嘗主浙江鄉試再主禮部會試皆稱得人其遇昆弟尤友愛
今上親政恩廕一子公移廕其弟立本即今任廬州太守者也家居惟
課子弟讀書然不爲科名計與寒素爭進取皆人情所難者公諱立德
字純一享年八十有一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以公貴贈如其官
曾祖妣某氏繼某氏祖妣某氏繼某氏妣某氏皆封一品夫人公兩娶
王氏前夫人誥贈一品先公卒後夫人今尚在子四長曰恭著庚子副
榜貢生娶御史李及秀女次曰恭瑢恩廕承直郎皆早卒次恭俊廕監
生候補員外郎娶翰林侍讀學士李錄予女次恭璐例監生娶工部員

外王鼎呂女女二長適吏部尚書張士甄封夫人次適戶部郎中李其
凝封恭人其凝故大學士文勤公長子也銘曰
伊耆之裔紹國於杜世有聞人以膺爵土在漢曰周在晉曰預維佑維
衍先後繩武自元迄明昧其世譜子孫復始由我太師太師之生適際
昌期蔚然經術
天子是毗任公諫職踐公台司公有一德始終不渝遂知政事俾掌樞
機
帝曰臣哉輔朕於少公曰君哉逸臣以老公拜稽首返其田里
帝命宮臣卽賜於第公之來朝掖以拜舞公之言旋遽以不起煌煌宻
章用表公德余忝同僚作銘幽宅俾公令聞與國無極

又宮師大學士謚文端杜公敬修先生傳 趙士麟

公姓杜氏諱立德字純一號敬修世居鎭江府之金壇縣明初有諱敬
者以昭信校尉從永樂中靖難有功授梁城所千戶世襲遂爲通州之
寶坻人舉明崇禎癸未進士
世祖章皇帝定鼎之二年以人才薦補授中書科中書舍人尋考選兵
科給事中累轉吏科都給事擢太常寺少卿尋以大臣論薦超擢工部

右侍郎轉兵部左侍郎奉
詔賑濟大名還報稱
旨遷吏部左侍郎會丁父憂以前任兵部時舊案鐫秩一級服闋補太
僕寺卿轉大理寺卿刑部侍郎尋加太子少保陞刑部尚書辛丑正月
世祖上賓今
天子御極以公
先帝舊臣歷有聲績調公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尋轉吏部尚書丁未
京察
溫旨慰留康熙八年己酉特拜公內國史院大學士改內三院復爲內
閣授公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加一級辛亥
詔修
太祖
太宗聖訓以公充總裁官壬子
世祖章皇帝實錄成賜鞍馬白金彩緞加太子太傅癸丑京察請罷
優旨慰留八月
命充纂修

太宗實錄總裁官甲寅
命公相睬
山陵於懷柔縣乙卯恭題
仁孝皇后神主旋遇冊立
皇太子恩加一級給新銜誥命遣充冊立
中宮副使持節行禮己未恭題
孝昭皇后神主壬戌公先因病乞休慰留久之不愈再請
上以公詞懇切允其致仕
御製送行詩以賜之復遣行人護送馳驛人榮之公旣致仕
太宗實錄告成賜公銀幣鞍馬加太子太師二十六年冬十二月
太皇太后崩明年正月臨哭
上以公老且病不任拜起
命學士張公英掖公而行
天語慰勞撤賜御茗文綺以示寵眷康熙三十年六月八日卒於家享
年八十有一有司以公遺表上
天子爲之震悼賜祭加等爲二壇飭所司治葬事謚曰文端蓋異數也

公生有異兆長而攻苦績學登第後居諫垣時天下初定
世祖念民生甫脫湯火思欲減租賦興文學以俾兆民阜成而法制未
立四方尙未能兵繇役數起吏或因緣爲奸公奏第條舉言甚剴切深
中時事有所彈劾不避貴近章聯上人憚之
世祖由是器公屢遷至大司寇吏讞獄或不當輒卻其獄卽當援而著
讞法必求其可生之比分別奏之
世祖嘉公用法平恕卽皆從輕如公奏於是益知公可大任矣旗人王
某逃至山東匿妻子於前妻父張某家他往無踪捕者獲其妻適里中
有投井者面目不可辨其妻誣張謀死其夫王讞成抵罪上之秋曹公
奉
命清理刑獄檢王案反覆披閱見單塡有鬚長三寸語王逃牌察無鬚
公曰計王自張逃出與捕獲其妻纔數日耳鬚安能暴長宜矜疑眾不
可無何其主旋獲王到同事愕然謂公神明是日啟此
世祖嘉之又一日奏事畢趨出
世祖顧問侍臣曰爾等識此人否卽人所謂杜佛不要錢穏知錢穀盈
縮及吏所以侵牟狀於是奏請各部寺錢糧皆歸戶部考成一切皆自

旹省吏但坐曹治文書不得爲奸課以最報時淮關鹽商虧課至四十餘萬有年巡鹽使題請緩徵意在徐浸下部議獨懼公持不可有客請以若干金壽乞公無言公曰吾俸餼足以自給安忍置國家如許金錢而得巨資肥己耶力主三年帶徵議入慽之轉家宰澄敘官方銓政以肅歷掌三部練習朝章遇事有措置援據掌故參酌時宜兼習眾長期于允當其任司寇最久平反庶獄尤極敬慎常曰我待罪都官數年不能自必無過但見得一分盡我一分職分以仰答聖恩于萬一耳蓋能眞實力行不愧所言者及晉端揆朝政清平百度修舉

天子以寬仁慈恕休養天下天下久已治安公惟稟守成憲一以忠謹

上亦知公持重有大體加委任焉是年

乾清宮告成擇日臨御欽天監奏言吉神在某方不宜從中門入公當次對謂

皇上遷正新宮自宜從中門入且

至尊所在卽爲吉神欽天監妄奏非是

上以爲然吳逆之梗賊將據兩川欽天監奏土星入於井

上以問閣臣公曰井鬼屬在蜀分土入於井蓋土尅水之象兩川之平必矣逾月果捷至時渠魁俘于京

上命閣臣傳問諸王貝勒滿漢大臣及九列公議逆罪久未定公奏云此輩重負

國恩宜置重典不宜曲宥

上然之顧謂起居注書于冊且嘉公有古大臣風又逆商原領扳本四十萬懼追沒請仍貨於海上歲計可得若干萬所司奏之

上問閣臣公曰此詭言懼追耳且欲生事海邊後將靡所弗至

上是之後遇病不視事值滇逆蕩平

上思與天下更始議頒

恩赦詔書以公臥病未與議

命近臣持詔款問所增益公以

皇上天地爲心纖細俱備臣愚更何臆議爲對正月賜羣臣昇平宴

上念公在告特撤

御宴上尊就第賜公

手詔慰問其榮重類如此公在內閣十四年以彝鼎重望爲海內儀表

功業覃被于人而不謂己出嘉謀日聞于
上而不使人知遭遇
聖時雖以三逆之梗草薙禽獮曾不旋踵緝綽太平之業聲施無窮歷
事
兩朝寵遇優渥未有如公之盛久之公病不愈復上疏乞休詞甚哀懇
上不得已允其請賜公
御製送行詩外御書勒石心經一卷怡情洛社圖章一方柏梁體詩一
冊前後所賜御書元狐貂裘團龍蟒服寶鞍上駟文綺白鏹之屬甚多
古稱君明臣良千載一時眞不虛哉公爲人慈和謙愼恂恂寡言及當
大事決大疑則持正侃然不可奪遇物坦平不存畛域雖布衣下士無
生平之雅者有一善必爲稱引主浙江鄉試甲辰會試皆稱得人遇昆
弟尤相友愛田宅祿廩皆先推與今官廬州太守名立本者公異母弟
也家居惟課子弟讀書然不爲科名計與寒士爭進取皆人情所難者
曾祖仁祖朝先父守禮皆以公貴贈如公官曾祖妣趙繼張祖妣李繼
張皆一品夫人公元配王誥贈一品夫人先公卒後夫人王今尙在子
男四人長恭蓍庚子副榜貢生次恭琛恩廕生皆早卒次恭後候補員

外郎次蔡瑭例監生餘載家乘中
論曰夫爵祿者人主之所予也弗予弗得功名者運會之所遭也勿遭勿立至若砥修仁義必求在我公廉刻自厲其爲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爲本推於人甚恕且剛決明敏多識故事議論慨然及枚卜益奮勵無所迴避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古者功德之臣進受
國寵退加榮名非獨私其後也所以不忘君名示國有人而詩人又播其事聲于詠歌以揚無窮今去古遠爲制不同猶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得以紀德昭烈而又蒙
皇上賜之以謚加之以祭褒之以文其所以照臨杜氏恩厚寵榮遠越前古麟受業于甲辰廿載親承座右仰先生久敢不蒐實掇有以備采擇焉頌曰
君子之守志於不奪不學而剛有摧必折毅哉我公其剛不屈公在政府有謨其言光輔
兩朝毗贊太平異等
恩禮享有榮名謙尊而光廣大含宏廉而不劌欽然若冲公初奮跡以學以文梧省夕拜卿月懸清愷悌之仁西曹祥刑度支減賦冢宰統均

公誠長者克已存誠見利如畏見義乃爭雖欲毀公其何以能公在相
位終日如默問其寇逆不旋踵滅問其卿士百官以職問其庶民耕織
衣食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作相誰能有竟降嶽乘箕令聞無窮福
祿壽考有始有終

碑傳集卷七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八目錄

國初部院大臣上

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幼菴朱公之弼墓誌銘 徐乾學
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冀公如錫墓誌銘 王熙
折庫納傳 八旗通志
通議大夫戶部右侍郎朱公裴墓誌銘 王熙
戶部侍郎焦公毓瑞傳 王士禎
又戶部左侍郎石虹焦公神道碑陰記 唐夢賚
胡宛委先生兆龍傳 計東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董公篤行墓誌銘 呂兆琳
刑部尚書敏果魏公象樞墓誌銘 陳廷敬
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謚敏果魏公神道碑 徐乾學

嘉興錢儀吉纂錄

國初部院大臣上

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幼菴朱公之弼墓誌銘　徐乾學

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幼菴朱公始以諫臣事
世祖章皇帝讜直端亮著聲於朝廷
世祖方嚮用公驟遷既列於九卿矣公遇事敢言不能爲媕阿依比中
間以詿誤得降秩在朝公卿輩益重公
世祖亦雅知公旋由卿寺擢中丞倚任日重公感激知遇累月之間章
數十上至其所難言雖城社狐鼠之姦苟利國家不避也洎乎
今皇帝御極眷注尤隆命貳司農簡任少宰遂由都御史洊歷三部尚
書所建明爲尤多後以會推事被
旨詰責九卿皆知於公無與也而公難進易退之節始終不渝遂引罪
去位家居課兒講誦經史暇或策杖逍遥郭外寄興詩酒人未見其有
愠容余通籍時公已位正卿舍弟立齋於公有通門之誼以是數從公
游比往來尤密又次兒炯出公門下今年秋公臥疾數往候公十月之

朔執手揖前猶相與慰答如平生歡旣而曰身後事幸君留意越三日捐賓客其孤儼屬公門人編修周金然狀苑來徵銘於余且告葬速余追惟公之立朝大節載在國史天下所共知至讀其疏章指陳剴切雖宋之田表正范蜀公殆無以過其爲給事也所言重名器以尊
朝廷革久役以清弊蠹嚴禁派糧積弊及糧船私載事皆施行其論破積習以圖寔效謂國家之事全在六部而今日六部之病惟在推諉大抵疑事畏事之念多任勞任怨之意少一遇事至有才者不肯決無才者不能決事稍重大則請會議不然則遷延日月行外察報而已不然則卸擔於人聽督撫參奏不然則畏首畏尾聽科道指名而已苟且塞責無容再議而已上下推諉以爲固然彼此相安以苟歲月如此國家之事安得不廢百姓安得不困而欲望致太平必無之事也因歷數六部推諉之病皆
皇上不擇人不久任不責成無法柄以馭之之故自今宜行試詢考覈之法視其殿最以定功罪而行賞罰法在必行無所姑息則風紀整飭寔效可覩矣其在御史臺也論振綱紀以收澄清之效嚴考核以定畫一之制謂民之不安吏之不察由巡按之不得其人而其要惟在責成

堂官嚴考核而已蓋巡按之賢不肖卽堂官之賢不肖也自今巡按溺職請未治巡按之罪先治堂官之罪若臣等定差不公考核不當受私請屬阻撓事權諸御史亦得舉奏夫自治而後可以治人正已而後可以率衆責成有歸則紀綱自振至於巡方事宜諸御史並有見聞但令會同參酌定爲畫一之制自足以興利除害不然議論益多端緒愈亂巡按止皇皇補救細過之不暇則亦安所措其手足哉是時

世祖皇帝方嚴懲貪之典凡貪官得贓十兩以上流徙塞北著爲令公疏論曰此令一出而天下不復有清官矣何則有司畏令之嚴皆攫取民財以媚其上官上官挾

朝廷之禁以恫喝求之於下無所不至雖欲不貪勢不能也清官由此而變爲貪官小貪由此而變爲大貪矣且自

上諭宣傳之後撫按所糾者皆罷輭殘疾與夫小貪之人必無有以大貪入告者何則一經提問有司無不求減贓罪圖保身命雖有盈千累百之贓而及其結讞期以不滿十兩而止是有司之貪者未糾以前徒層累而輸於上官被糾之後又層累而輸於問官而尺籍所科百不一二蓋雖起古龔黃之徒爲今日之有司未有不犯十兩之令者而今日

普天之下盡是不取十兩之有司豈今日之有司皆出古循吏上哉良
以有嚴令之名無行令之寔令嚴則思遁也
皇上何不更法而變制但擇撫按一大貪者而懲之以戒眾貪擇撫按
一大廉者而獎之以勵眾廉於以惠百姓而格天心或有裨益也會天
旱極言山東前撫臣耿焞河南撫臣賈漢復以墾荒蒙賞而百姓以賠
熟受困歲增數十萬之賦稅大約多得之於鞭笞敲剝呼天搶地之子
遺而非額內樂輸之賦稅怨苦之氣積爲沴厲又部臣救荒無術賑濟
濡遲公上章糾劾適中州報灾戶部覆奏
皇上步禱精誠格天六月內甘澍已降遠近霑足奈何彰德衛輝獨請
蠲恤公言於
上曰此小人之言明欺君父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雨豈輦下得雨普
天率土毫無差別且堯湯之世何以有九年七年之水旱也復奏云河
南撫臣以被災細數報部覆請再勘旣以撫臣爲不可信矣而又倚之
以踏看藉使撫臣告災如前部臣信之不可不信將必另差人踏看不
過徒增地方煩擾耳又自夏徂冬被災州縣豈盡停徵待至勘明已屬
明春雖復蠲免徒飽吏槖而嗷嗷待哺者已轉爲溝中之瘠矣與尚書

王宏祚力爭再三奉
旨令宏祚陳狀宏祚雖强辨然終詞屈
今天子親政公爲大司空極言閩地兵米之苦謂延建汀邵士民苦於買米之攤賠至有願輸田入官者而漳泉之間則直派之百姓宜敕督撫窮治所司使百姓免朘削而朝廷百萬之金錢歸於有用又言私派民夫之害謂閩民旣罄其食以供兵復驅枵腹之性命以供無窮之役閩民何罪臣竊痛之
天子下詔切責督撫大吏大吏以下多得罪閩中積弊遂革旣爲大司寇則請旗下軫恤家人更定私嫁之條俾免離析請復康熙七年酌省存留錢糧以紓百姓又以懲貪過峻請自今非係官吏因事賄賂者凡求索科歛逼抑取受及無祿人仍遵律文科斷至於鋤大猾蟊積蠹諸
國家大事皆他人所不能言亦不敢言反且以爲不足言者而公獨侃侃陳奏鋒發矢激中外屏氣嗚呼若公者豈非其忠亮之節出於性成者歟公之以侍郎左官也人或勸公具疏自明公曰吾昨一歲四遷不以無功辭今甫一謫卽以無過辨可乎人服公得大臣體其再左遷也余弟立齋時爲憲長與公同能笑謂公曰曩困閩公之義而韙之今得

從公後其敢有所言公曰然哉余弟省言每議事與公及蔚州魏公接茵而坐三人者所見畧同公議論尤以惜人才重國體爲急在部遇事有不可輒獨爲一議同官或迫之不能奪其公忠愛國無事不然所傳奏牘不過什之一二而已公諱之弼字右君幼菴其號本徽國文公裔世爲閩延平人至四世祖鳳梧公來學京師因家焉曾祖雲菴公諱英祖忠齋公諱國相考裕我公諱世奇忠齋公生三子其次曰濟寰公諱世才公之本生父也生子二人長卽公次侍讀學士肯齋公諱之佐裕我公無子以公爲後其後以公貴贈其三世及本生父皆光祿大夫刑部尚書曾祖妣張氏妣左氏本生母武氏皆贈一品夫人公生而端凝穎敏絕倫順治二年登賢書明年成進士選授禮科給事中歷遷工科都給事中已丑分校禮闈得人最盛踰一年丁外艱服闋補戸科都給事中未幾除太常少卿歷右通政宗人府丞擢戸部右侍郎其明年以公事貶官十五年補光祿少卿轉通政司右參議明年以左參議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今上卽位爲戸部右侍郎居二年轉左甲辰充殿試讀卷官明年轉吏部左侍郎又明年七月拜都察院左都御史十月調工部尚書又二年

爲刑部尚書癸丑充殿試讀卷官疏請爲本生母終喪久之丁內艱服闋補工部尚書壬戌會試總裁九月充讀卷官明年冬解職家居凡四年康熙丁卯十月以疾卒距生天啟辛酉六月享年六十有七公事親以色養居喪盡禮與弟肯齋公友愛自延師受室及諸居處服御皆爲辦治自少至老每食未嘗不共又能推恩以及其九族姻黨執友待以舉火者甚眾其有窀穸之不舉者嫁娶之不備者公皆爲之佽助無所吝倦嘗買妾詢知其爲士人女也弗御而嫁之年十六讀書塾中聞鄰有哭聲以貧甚將鬻其子公爲之醵金代贖若此者在於他人雖得其一節猶足以傳而於公之盛德固瑣屑不能以悉書也公嘗撰述薛文清胡文定論政之語用以自警居常好手輯先儒遺書刻之家塾其所精思熟復者尤在近思錄朱子節要上蔡語錄諸書燕寢門闌並勒箴銘蓋其淵源根柢如此故其立身持論無造次苟且得於學問者深矣娶劉氏先公卒誥贈一品夫人子三人長儼刑部陝西清吏司郎中娶裴氏繼娶吳氏次倜候補內閣中書舍人娶張氏次价官監生出爲肯齋公後娶張氏女六人一適通政司經歷林國樑一適內黃教諭鄧儁一適孔興濟一早卒一適興濟爲繼室一適翰林院檢討田成玉孫男

三人好仁揚武兆昌孫女三人儀等以今年十二月奉公與劉夫人合
葬於永定門外管村祖塋之北阡銘曰
在昔
世祖惇大明作公言於官謇謇諤諤洎乎
今皇熙洽化醇公言于朝侃侃誾誾靡事不言靡言不殫小廉大法公
在朝端上殿如虎當門有蘭一辭引去退易進難進則盡忠退亦希直
國之老成進退惟式諫草雖焚豐碑斯刻謂余之私國史有辭

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冀公如錫墓誌銘 王熙

康熙二十五年秋八月光祿大夫原任工部尚書加一級冀公以疾卒
於家明年長子植持公狀來謁且請銘焉嗚呼公敭歷中外垂四十年
知公者衆矣植不以銘他屬而以屬余謂余言爲可徵也余雖不敏其
何敢辭按狀公諱如錫字公治一字鎔我先世本晉人遠祖有奉先者
始遷於廣平之尹固村曾祖邦彥祖一貫父爾行俱以公貴累贈光祿
大夫工部尚書曾祖妣田祖妣杜妣馬俱以公貴累贈一品夫人公生
而穎異授書輒成誦十七補博士弟子員食廩餼篤志勤學雖寒暑不
輟年二十贈公捐館舍哀毀骨立弟如鏞如鋑俱幼弱公撫育教誨以

兄兼師己卯舉於鄉丙戌成進士授刑部福建司主事屬當提牢遇罪人應流徙者囊橐多爲居停所匿凍餓枕藉公力追給之全活無算轉本部山東司員外郎貴州司郎中皆明恕平允不以苛察爲能出知湖廣襄陽府兵燹後人民逃亡所在山寇嘯聚公招徠綏輯伏莽漸靖獨白雲山賊負固最陸梁公先事戒嚴一日得諜書通衢尅日攻城人心危懼公厲將士登陴以待賊不敢犯禁旅會勦需糧如干皆立辦又建議燒豹尾山毀望京城以便進師無幾賊平師旋駐襄養馬四十餘日閭井晏然公之力也居民王宣治夫婦夜被殺廉賊無跡越三日公夢中若有人語曰小北門失火問之無有復臥夢如前頃之果得報公策馬往救適有盜人臥衾者爲邏卒所獲以愬公公心動叱之曰盜衾小事殺某夫婦者汝也其人怖服鞫之果得實一郡驚以爲神尋舉卓異陞河東鹽運司運使去之日百姓攀號百餘里至山右通商惠民興利釐弊公事暇究心理學諸書案間常置近思錄朱子節要薛文清讀書錄二程遺書魯齋遺書日咀玩不去手朔望集諸生於薛文清家廟中講學河汾之間彬彬有鄒魯之風陞河南布政司參政分守汝南會州縣各報墾荒數遣御史清丈公曰所報多不實歟

朝廷累百姓此萬世害也御史疏之甫三月陞浙江按察使在任八閱
月清欽案一百七十餘件內陞太常寺卿尋轉通政司通政使奉
命祭告岳瀆陞工部右侍郎監造
世祖章皇帝山陵奏罷各省灰車省費甚鉅轉工部左侍郎丁內艱勺
水不入口者三日服闋補兵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擢都察院左都御
史振綱紀杜賓緣所建白皆切中利弊有申明內外職任之要疏嚴有
司初授之法疏請禁砌款粘單疏請禁奴僕首主疏直陳鹽政害民疏
皆報可陞工部尚書丙辰充殿試讀卷官遇
覃恩加一級淮揚患河決奉使往視星馳露宿具形勢條奏上賚朝衣
一襲丁巳解組歸居里中益殫心於濂洛關閩之學以躬行實踐爲務
平時飲食衣服惟尚樸素往來鄉城一車二僕見之者不知其爲尚書
也懸車十年片楮不入公門晚年尤躭周易嘗語子侄曰吾終身學易
雖於道之大原未能的確理會而天時人事吉凶消長殊覺意味無窮
葢公認理眞切遇事敢任言論讜闢往往出人意表顧未嘗輕爲著作
立朝居鄉持己接物必衷於道而行是以出處裕然身名俱泰皆得力
於易也公生於萬厤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卒於康熙二十五年八

月十六日亭年七十有四配誥封一品夫人張氏庠生揚善女子三植拔貢生娶檢討申涵盼女繼娶參領王學孟女棟庠生娶大學士魏公裔介女粲庠生娶太學生李運昌女女八七適望族一幼未許聘孫方烜植出方炎方烶棟出方炘粲出以康熙二十六年月日葬於某鄉之原銘曰

冀氏之先與於晉陽遷居平千枝葉蕃昌篤生司空爰萃厥祥宣猷郎署固守巖疆盤根錯節令名孔彰旋參大藩遂司憲綱踐陟卿貳回翔廟堂讜論昌言聞於萬邦鳩工庀材鉅典用襄晚賦遂初言歸故鄉潛心墳典默契羲皇生順沒甯逌得其常吉壤既安終焉允臧貞珉用勒傳世無疆

折庫納傳 八旗通志

折庫納滿洲鑲白旗人由中書累陞至內院侍讀學士順治十二年七月陞國史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十三年修通鑑全書充副總裁官十五年改內三院為殿閣別建翰林院衙門以折庫納為翰林院掌院學士仍兼禮部侍郎十六年八月折庫納密陳四事一曰均田以為披甲人恆產年來用兵披甲人買馬製械奴僕逃亡生業凋零艱難日甚我

國家初定中原凡官兵俱計丁授田富厚有力之家占田多者至數百晌滿洲披甲人或父子兄弟所得之田不過數晌征役甚煩授田甚少殊爲可憫今正當有事之秋凡官兵應勿論人丁多少概視差等均授其田其閒散人戶亦行量給凡有增減定例或十年或十五年一加編審如此則田畝得均而甲兵日廣居則資生有策行則軍威克壯一曰增烏眞超哈兵力今各省多用烏眞超哈在京各固山披甲馬兵不過百人而固山額眞梅勒章京甲喇章京牛彔章京亦在其內兵少若此征戰安所賴乎按烏眞超哈定例不論新舊每壯丁五名各出馬步甲一副合而計之其堪披甲者亦不甚多臣愚以爲凡直隸山西陝西河南各處邊疆之人有精壯善騎射者請勅督撫提督凡司道副參以上每年定限選拔送京編入烏眞超哈牛彔披甲訓練二三年皆同舊人或令駐防或令出征事必有濟矣一曰愼選綠旗官兵今天下錢糧大半耗於綠旗雖星羅碁布徧滿海內一有寇警全然無益仍請在內禁旅此皆將帥失人故也今後凡提鎭等緊要員缺請不論滿洲蒙古烏眞超哈漢人但選其夙嫺軍旅精明強幹之員補授至該地方武弁及閒散聽用各員內不乏才幹之人若該督撫提鎭所見既確一遇緊要

缺出宜即行酌量陞補以示鼓勵簡閱士卒內有精勇者號爲前鋒兵錢糧量加優給視其勞績擢用以開上進之路汰其老弱官兵不得充數冒濫庶軍政修明不致虛糜糧餉而地方有事亦有攸賴矣一曰亟收人心近聞江南各州縣寇亂有望風迎降者有縛官獻城者此皆將帥紀律不明有司撫綏無術致失人心若此夫叛逆固不可寬若詳究其由豈有闔城官民同謀從逆之理必有奸宄之徒首爲倡亂今天威遠震大軍已發滅寇在旦夕間設將叛逆之人概伸國法數十城百姓盡皆誅戮不但有傷我國家如天之仁恐後此有不幸而陷於賊者將益堅其從逆之心矣請速密諭大兵但誅其渠魁其迫脅株連愚民概予赦免則財賦之地不至傷殘而聖德垂之萬世矣疏入下所司議多見施行九月奉命同漢學士胡兆龍王熙艾元徵教習庶吉士尋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康熙七年同漢軍左副都御史金世德等疏論督撫處分言督撫原有撫綏百姓之責近例處分止有貪墨欠賦并違限錯擬等罪而百姓

失所地方未治並無處分之例嗣後如有百姓困苦流離拋棄田地地方毫無治理者應將該督撫革職從重治罪

從之九年復改任翰林院掌院學士充監修王牒副總裁官明年陞兵部督捕右侍郎十一年三月疏奏窩隱逃人有定例處分至流徙處有窩隱逃人者未定處分之例今尙陽堡甯古塔等處流徙人等如窩隱逃人不便復擬流徙應枷號三箇月責四十板疏入如所請十六年正月卒於官

通議大夫戶部右侍郎朱公裴墓誌銘　王熙

康熙三十九年夏五月戶部右侍郎聞喜朱公卒於家將葬公子運午郵公狀來京師請銘於余以公爲御史時余長西臺與公共事久且相善也雖不文誼不得辭按狀公諱裴姓朱氏字小晉號裴公其先家大同有名弁者仕宋以忠節著後遷於聞喜遂爲聞喜人一世祖敬敬生鑑鑑生魁魁生世雄世雄生汝貫是爲公曾祖汝貫生守易守易生繼授俱以公貴累贈通議大夫太僕寺少卿公甫成童慷慨有大志讀書不屑章句務爲當世有用之學年十七受知於巡鹺楊公移公名赴道時袁公繼咸爲學使者三試之刻寸香爲限公文立就補博士弟子員

皇清定鼎乙酉舉山西鄉試第一丙戌成進士授直隸易州知州時方
有圈地之令公躬行阡陌露處草野畫疆分界踰月而定州人安之調
補江西甯州以詿誤未任尋補河南禹州知州禹俗悍而鷙寇亂後民
益不馴公下車以嚴爲政首捕大盜張陽論寘諸法諸生余愛故宦室
子原聘某氏爲汝州盜武剛所奪已而氏自歸於余生剛以劫妻訟初
某氏意生素封也及歸見生甚貧又先有配則大悔乃右武而證成之
論生死公廉得力爲平反爲榜殺某氏而出余生於獄鴻溝地當滎陽
汜水滎澤河陰四縣搜捕餘寇株繫男婦三百餘人公憫其無辜俱釋
之擢刑部浙江司員外丁母艱服闋補前官公故精於律例讞訊覆奏
不假吏胥手積案一清戊戌
世祖章皇帝召試部郎以下六十餘人公奏對稱
旨改授廣東道監察御史巡視南城已又巡視北城西城俱以風力稱
踰年巡按山東墨吏多望風解綬去既掌浙江道事巡視陝西川湖茶
馬直登聞鼓掌京畿道事尋掌河南道印管理京察大計軍政三鉅典
一凡在臺十一年改禮科給事中有請復詹事及禁殉葬二疏而禁殉葬
一疏尤持大體大畧謂屠殘民命干造化之和僭竊典禮闕王制之鉅

今日泥信幽明慘忍傷生未有如此之甚者夫以主命責問奴僕或畏
威而不敢不從或懷德而不忍不從二者俱不可爲訓且好生惡死人
之常情捐軀輕生非盛世所宜有疏上報可丙辰陞太僕寺少卿戊午
陞太常寺正卿本年陞都察院右副御史明年陞工部右侍郎監造
奉先殿充殿試讀卷官轉戸部右侍郎管鼓鑄局時逆藩煽動軍興旁
午公籌畫兵餉至日昃不暇食又以銅價騰貴約行権關解銅之法以
充俸餉中外頼之會有稽察年力之議公引疾乞休
召見懋勤殿具以年齒對得
旨原品致仕既歸里築別業於城北曰擷蔬園日與故人爲文酒之會
布衣蔬食訢訢如也家居不謁州府獨鄉里公事必正顏力爭建橋梁
修廢剎立義學恤婣族雖千金不惜鄉人德之戊辰以
太皇太后喪入臨歸辛未地震趨避傷足不能步履凡臥家九年而卒
余惟冀州之地山逶迤而土深厚其人多沈毅剛果忠信篤實有唐虞
之遺風公自州牧起家實心從政及居言路指陳侃侃俱軍國大計性
坦率無城府從不以睚眦中傷人蓄德養望馴致卿貳優游田園康甯
壽考非偶然也公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元配孫淑人先公卒

子女孫曾婚嫁氏族詳載公狀子運午以某年月日奉公柩葬於某鄉之原銘曰

聖主肇基英賢飈舉時維朱公應運興起兩牧嚴城民安盜弭入佐秋官政平訟理峩峩惠文忠直是矢洊登卿貳清白靡媿篤棐忱恂天子所予進難退易懸車歸里相羊林泉潤澤桑梓香山綠野後先齊美令德考終鄉黨欣企幽宮永安既受多祉餘慶芊綿覃及孫子

戶部侍郎焦公毓瑞傳　王士禎

公諱毓瑞字輯五別字石虹姓焦氏其先棗強人始祖成永樂中徙章邱之清平鄉大王父瑁贈都御史王父馨萬厤辛丑進士巡撫甯夏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卒贈工部左侍郎考曰芬建昌府推官贈太僕寺卿妣張贈夫人初中丞公爲大名監司公生於官舍幼不好嬉戲動中規矩讀書目十行下章邱令南皮湯君號知人一見器之曰公輔材也順治丙戌秋復行鄉試舉東省明年丁亥舉禮部己丑釋褐改國史院庶吉士辛卯授廣東道監察御史壬辰奉
命巡視京通二倉爬梳夙弊奸胥斂息
世祖章皇帝駐蹕通州公朝

行在
特賜貂裘蟒服故事非閣部大臣不得賜蓋異數云癸巳被
命巡按宣大兼理學政雲中當姜瓖畔逆之後人心䏓䏓公至招流宂嚴保甲課農桑葺學校勤考課修城浚池存問孤寡邊人誦之未及瓜而撤差之
旨下士民泣送者百里不絕丙申巡視河東鹽政舊例每包以鹽二百斤爲率踰額罪及商賈公爲酌定成規不贏不縮商民便之在事一載苞苴不行歸裝惟襆被圖書而已尋宅父憂庚子補雲南道御史辛丑
今上御極遂掌河南道事癸卯內陞公在臺首尾十三年凡所建白務存國體不谿刻近名不黨同伐異然邪正是非之介持之毅然亡所鯁避
上以是信公孤立無黨援其受知
兩朝蓋以此焉次歸侍太夫人子舍　凡八年而太夫人沒癸丑起田間用新例借補廣西道御史尋陞太常寺少卿進通政使司左通政甲寅進太僕寺卿戊午進太常寺卿己未進通政使司通政使會京察一日奏事畢

上召公至
御座側親詢屬員甲乙次第公奏對稱
旨
上霽顏顧閣臣曰焦某敷奏詳明可稱老成練達自是受知益深未幾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尋進刑部右侍郎矜慎庶獄每九卿會議朝堂公言必盡終無所依違太湖縣民因事行財法司擬以授受同科律應死公獨曰受者百二十金乃爲滿貫以授者分計三人各四十金法止杖耳律云皆計所得是其證也奏請得末減遂爲定例
皇陵栽柏人二十三人賂部胥七百金法司擬滿貫律當死公援前例力爭亦得末減山東饑高苑民十三人持囊橐向大姓索糧有司以盜論傳大辟公謂是不過饑民冀緩須臾之死囊橐豈兵杖耶左都御史蔚州魏公是公議竟從寬典先是官司寇者端毅龔公之博大端恪姚公之縝密爲朝論所推時以公爲無愧奉
特旨調兵部右侍郎知貢舉轉左侍郎淮安有商三十三人舟自廟灣趨膠州遇颶風引至朝鮮執送京師議者謂犯禁通海應下西曹其人辨言有官給照票墮水失去公議行查淮安將弁有無給照事立辨竟

送法司罪難釋矣已而巡撫咨覆實給照事遂得白其所平反率此類
也秋
賜宴西苑頒賚表裏菱藕其冬雲南平壬戌上元
賜宴乾清宮
上手金卮賜酒
詔賦柏梁體詩公有天河洗甲通蠻鄉之句二月奉
命告祭太昊諸陵癸亥上元復
賜宴乾清宮賜綵緞滇馬甲子戶部侍郎缺
上特諭吏部焦某操守可嘉可戶部公自司寇移佐司馬自司馬移佐
司徒皆出
特簡廷臣亡與比然食少事多未幾而病作子在成均日嘗從容爲公
言山居甚適公以方在中樞兵事旁午不敢輒引退旣屢被知遇程書
衡石日夕況瘁益〻敢言洗沐以死勤事未及遂初非公志也公外和
中介人不可得而親疎廷議侃侃視首鼠持兩端者若將浼焉諸公卿
或有異同卒折而從公則公至誠有以感之也使公無死旦晚且枋用
然清白聞於

主上至誠信於同列其用雖未究亦可以無憾矣公居家孝友爲德於
鄉黨宗族甚衆不具論論其立朝之大者

論曰漢郭躬陳寵皆世習律令爲名法家躬斷泰彭之獄寵罷鉆鑽之
刑其慶延於世有以也焦公儒者法家非所好然觀廷議數大獄務依
矜恕不力求其生不已雖陳郭何加焉今
國家重經術紬文法公又以德望結
主知方佐致太平而天不慭遺忽焉以歿惜哉

又戶部左侍郎石虹焦公神道碑陰記 周夢賚

皇帝二十五年十一月朔四日
遣官祭戶部左侍郎石虹焦公於其廬
賜金造葬今冢宰李公鄭園志其墓少司寇高公念東撰神道碑宮詹
王公阮亭爲之傳煌煌巨典三先生燕許之章詳哉其言之矣而公之
孤歲貢生舜年候補七品京職舜同復造余里門匍匐請記其碑陰嗚
呼郎微兩孤請余甯能無一詞於公耶凡公之世系贈爵遷除肦賜及
嘉猷盛德之大事碑志所及載與兩孤所爲狀已詳者不復贅茲記其
遺事公家世有隱德至祖甯夏中丞公功在邊陲績在世史余自童子

時即聞中丞歸田盛德戚疏延致無虛日十肩輿賫壺觴佳釀自隨殊
自飲也一日送客里門樵者搤路不少避且曰誰教公家爲善良仕宦
者而令避公耶中丞公聞之反大喜賜之酒公父司李贈太僕寺卿余
外舅也嘗巾幯園林棋枰賓從間時時爲余稱說中丞公二事葢其遺
教如此余與公同己丑殿試同選庶常
玉芝殿公已在選中輔臣學士雜呼公名公面赧不應衆擁之始出余
時謂公此范景仁舉禮部唱名不肯自陳狀耶或朝回衙散節序宴遊
同儕喧呶時公穆然而已無何即退戸無雜交迨解館授御史人或謂
御史熏灼賓客過覘公意蕭然殊不自釋已按雲中及視河東鹺政某
孝廉曾從行歸與余言其服御胥有節制如寒素以余所知前後按視
雲中河東者交遜謝公狷介云當其往河東也贈太僕公戒鈔書二胥
令公自擇一役眇公促令眇者具裝既抵晉署署中一門役侍立公視
之娟娟孺子也問之果縣令自鄉塾中勒令服役者立遣之歸一日刑
一人公署巳下鑰矣忘脫其三木公徘徊終夕不能寐葢其矜慎如此
由侍御晉太僕累年不調一少卿驟陞踰公公殊安之無何
上臨軒内計羣吏公嘗獨對其屬僚抵任歷俸月日及某某才行具奏

甚悉即
上所問某官貌歲伊何某非緣某事遷來乎公一一對揚休命如
上指而
上始器公矣此後擢憲副擢少司馬司農皆
上意也當司農命下公寓書於予謂將何以報稱
上德意余覆劄謂方今司空估計倉場度支
當宁綜覈畢具況在地官公等其自爲釐剔無復重煩
上慮爲也已而再寓書有云開歲京察例自陳吾其休矣余謂公素健
無疾何遽至此其有所感乎無何諸孤來訃公薨於位旣聞訃始從邸
抄見同署會計公疏條奏軍國大計所爲安上全下損益之數而公逝
矣中外知與不知咸惜公未竟其用以答
神堯知人之明也按公生平孝謹雍穆不爲皎厲風槩如石奮魏舒時
而施設未竟則非蘭臺石渠所預知矣贈太僕公嘗謂余曰人家教子
譙呵厲禁至不可堪亦安用此吾於子未嘗疾言遽色亦登一第蓋公
之明惠亦天性然耳方公需次內陞時侍養太母夫人歷有年所太母
偶不懌公即傍皇出宿於外起居無甯晷迨言笑如平時而後即安蓋

自榮養以至侍藥考終無間惟予知公之純孝也與人交油油無失色
然意所不可斤斤不少假易佐部事部吏不諳輒致之法迺來部堂少
笞吏者笞吏自公始其里居時余過從往往見所觀書皆勝國文獻會
典通紀等書公之言曰三古以上書如毋追委貌奈不適於用何吾取
其近今可用者其留意經濟如此公爲司馬寄余書曰屯田鼓鑄歷代
行之俱有成效我
朝會一舉行反致累官病民原無治人遂歸咎於良法之不可復豈不
誣哉若損下益上補苴目前如昔人所云不加賦而財用足者又出桑
孔下矣幸今四方蕩平兵馬或散或裁需餉較前減半持籌者當合盤
打算一歲所入足敷一歲之用即當寬卹民力以培國本愚以爲先復
夏稅秋糧之舊例俾追呼少緩小民得從事南畝則家有蓋藏人鮮流
移而額賦自無虧欠除害即是興利不必多開利源自無不足之患矣
尤在封疆大吏以身率屬務使吏治澄清貪黷歛戢大家實心做事太
平何難立見乎況明歲上元昌期天人協應固不爽耳其言如是煌煌
乎經國訏謨收弆篋衍竊謂林皐把鉏漸緩輸將乃甫司九扈遽召裘
衣管蔦抱負尚托空言此余所爲咨嗟涕洟以爲未竟其用者也念已

丑之役山左同館五人王冰壺少宰安復旦少參墓木已拱矣公騎箕尾之年姜玉璿檢討亦復相從九原黃公酒壚徒有余在微諸孤之請余甯無一言於公耶用是摭公遺事志之碑陰綴故舊之見聞詔其孫子蘭芽玉茁振振方興而伯仲一門簪笏並盛歲時贔屭之間拂拭麗牲之石定有感於余言若公之卒葬月日與子姓婚嫁已詳者例不更書

胡宛委先生兆龍傳 計東

嗚呼東何人也敢傳公公兩爲主考官所得士及門下士所教習士今奕奕滿朝宁爲卿貳侍從身在日月之際者不下數十人無不思爲文章不朽公以報公恩者何有於貧賤失志之一布衣碌碌無所短長於世者爲文傳公顧常考文體於銘誌碑版文之外有史傳有家傳史傳者傳之

國史此史官之事也家傳者凡草野之士皆得爲之亦可備史館他日之采擷此則東輩受知於公而後死者之責也微公毋弟暨公子之言東當竊爲之況重以言公諱兆龍字子衮號宛委先世浙東山陰人忠簡公銓二十世孫也祖父俱宦游京師因家焉公年十五補順天府學

生順治二年乙酉年十九舉鄉試丙戌成進士選庶吉士丁亥授翰林
弘文院編修戊子主考湖廣庚寅奉
詔使浙西因至鄉里拜先世墳墓壬辰遷弘文院侍講癸巳特擢侍講
學士旋陞詹事府詹事仍兼秘書院侍講學士甲午陞掌院學士十二
月陞禮部右侍郎未任明年正月奉
上諭以侍郎仍在內院辦事是年二月充會試總裁官四月充日講官
充纂修
聖訓副總裁教習庶吉士丙申三月署戶部尚書事五月署吏部尚書
事管京察十二月仍回內院考滿
予封蔭加禮部尚書銜丁酉八月充
經筵講官戊戌正月奉
命往長沙冊封義王五月還朝坐事牽連落所加銜秩仍以學士供職
尋改吏部右侍郎文淵閣學士己亥三月加太子少保庚子仲冬扈
駕巡幸近畿天寒且勞苦遂得疾明年辛丑
先皇帝升遐公慟哭疾益甚
今皇帝登極授資政大夫封三代蔭一子入監讀書十月

特恩任吏部左侍郎明年壬寅秋準解任養病癸卯十二月卒年三十
七蒙
恩賜葬祭有加禮祖奇峰公任衛參軍通州倅父機石公北城兵馬司
副指揮俱以公貴封贈如公官祖母張母錢俱以公貴累封太夫人夫
人娶劉氏封夫人少保戶部尚書劉公玉孺女子三介祉官生劉夫人
出其二殤以康熙甲寅年三月葬於某阡
賜瑩公立朝十七年職任禁近本朝學士同大學士並綰機密章奏如
唐宋知政事最為親要公以忠誠結
先皇帝之知凡啟贊朝廟軍國事甚多其裨益民生之功甚鉅然其訏
謨甚秘世莫得而聞亦非東草莽之士所能言也言其最著於人者公
乙未副相國吳江金公主會試公誓遴眞才以得人報
國閱卷目不交睫者十晝夜進士四百人多知名士一時翕然稱得人
於今為
天子大臣以文章經術顯當世為名臣者人才最盛是公報
國之一驗也故事教習庶吉士多優游養望不事劘切公自乙未至辛
丑四任館師督課勤密凡經學古文諸體無不討論精審經公指授皆

有法度署大司農僅兩月會計天下出入之數尤詳核兵餉案牘勾校
莫不立辦
天子奇公才署冢宰六閱月始舉京察舊制多散佚公參酌規條澄敘
流品一時紀綱肅然開國以來未嘗有也
冊封降王自京師至長沙往返萬里冒犯霜露一日夜走三百里得當
歸報會忌公者以總督張公自刺事牽連及公然
先皇帝卒諗知公無他
寵眷如故蓋公之忠誠謹慎能見信於
聖主而不能不見忌於同朝其任事功侔上相然厚重不宣洩故天下
莫知其造膝之言可謂得大臣體矣東昔嘗同公弟兩孝廉學因從公
受爲文之法公依據先輩善誨不倦每見公入朝必辨色起昏而退食
不數見賓客務遠權勢几榻間圖書數卷泊如也手評論六經三史及
三唐詩旁及內典楞嚴經指月錄宗鏡諸書日分別立程不稍自寬假
書摹晉人論古詩本建安黃初近體本開元天寶持論斷斷然古文愛
廬陵南豐人有乞者必手自結搆不假手門下客故公所著息游堂集
數卷雖少而精潔不可刪其必傳無疑也公孝事大母父母大母病公

亦病矣猶謹侍湯藥必親嘗以進友愛兩弟如子勉之爲學成名相對謹肅若朝典兩弟侍坐公前未嘗輕見言笑

先皇帝知公特深凡爲謠諑忮刻思以撼公陷公者計萬方卒不能就

君臣一德終始無間迨

宮車晏駕公哭臨致毀遂身殉可感也公丰度秀偉瞻顧嚴重見公者如見天人其垂歿也大書几上作數語研究性命歸宿處忽有鳴鶴二隻不知所自來盤旋空中久之而公端坐逝矣公歿後數年公父母相繼歿仲弟孝廉君亦歿三子復殤其二今存者獨公季弟及長君兩世僅兩人耳然公遺書秩然園林精舍整齊清邃不改舊觀東以受學老門人時時過從公季弟及公子憐而客之念公生平政事文章旁及言笑談讌之事歷歷如昨公年雖不得四十然卒以功名終彼伏機搆難思擠公於不測者竟莫能厭其志也公歿十年家貧不能葬其門生故吏以

朝廷矜悼大臣賜祭葬之禮葬之於京西之某阡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董公篤行墓誌銘 呂光琳

都御史董公之沒已閱歲矣嗣君嘉孚子之壻也請銘其壙子太息者

久之曰士君子際喜起之運陟要津沈毅有大畧其於天下治忽之故
政事得失之關往往前籌不爽非古今所稱名臣者耶乃甘賦歸來蕭
然賫志以逝此其禔躬過峻風勵維嚴迄營魄地下猶凜凜若冰霜焉
竊於董公見之矣公諱篤行天因其字順治乙酉舉人丙戌進士歷官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加一級以原品歸里余忝姻婭其生平大概得之
燕閒語語問者甚悉以故知公者莫余若也公洛中世家祚遠不可復
攷今之瓜瓞綿緜則自公之高祖諱和者始和字時春正德丁卯經魁
贈文林郎配張氏生子二汝謙汝豫謙字大益娶高氏生用威嘉靖丁
卯舉人辛未進士官鳳陽知府豫字思順號四溪嘉靖戊子舉人陝西
膚施令調神木封文林郎祀鄉賢名宦配朱氏繼司氏生四子曰櫝曰
梴曰朮曰來朮乃公之大父字竹亭邑庠生贈通奉大夫配孟氏繼熊
氏俱贈夫人子四維貞維新維翰應祥翰即公父號鳴喬萬厤戊午經
魁贈通奉大夫元配王氏生公與公之弟景行累贈夫人繼葉氏亦贈
夫人誓死殉夫以節烈奉旌方公母王氏棄梧棬時公甫弱冠弟景行
髮尚未燥太夫人病劇公侍湯藥目不交睫衣不解帶願以身代卒不
起哀毀骨立三年如一日鳴喬公捐館舍侍疾持喪如太夫人時其事

葉夫人無異毛裏葉夫人以節顯公以孝聞兩兼有焉嗣是天降喪亂
洛城灰燼公攜家避難河朔集昆友輩仍孜孜講誦不輟值
皇朝鼎運開科公感會風雲遂聯兩榜釋褐後陟鼇坡游鶴禁擢居大
諫首陳黜陟大典謂庸劣則蠹民闒冗則誤國何可使一日居民上既
而與定規制使天下之田賦有則無苦樂不均之歎其關於民瘼非淺
也諸如清官方釐鹺政蒿目時弊者多與宣公奏議相頡頏旬日間補
禮垣而先試其能於貢舉之役江左戊子一榜稱爲得人由是入對從
容屢參機務爰從銀臺晉冏卿協理兵部督捕堂事明允持平所全活
者數千家涖政多年榮冠京尹鴻猷日麗太常擅禮樂之宗瑣闥高聲
通政司駁封之柄公履盈思挹將拜表以乞
聞而獎眷彌殷晉職都憲雖公未以節鉞出鎮固庶司百度之所總也
公則几几温温不自用而用人虛懷其若谷焉至申詞令而飛白簡之
霜扶奸邪而奮破柱之勇抑又斷斷如也及四牡騤騤爲
天子代祭南海贈爵益級古所稱同律加地者非耶至歸里後惟日與
戚友續耆英香山之社於世俗榮利泊如也而心切時事家不忘
國以洛陽地未析畝諄諄告之長吏如河夫一役公所力請蠲免者也

公以德惠及人類如此大抵公之生平廉以持己靜以寡慾寬以御衆
羣以保世故能順受介祉令終有俶且克昌厥後也公生於萬厤壬子
正月十八日卒於康熙丁卯十二月二十三日壽七十有六卜於康熙
己巳十一月初三日葬北邙之新阡公初配穆氏累贈夫人繼黃氏封
夫人喬氏封恭人梁氏待封男嘉孚恩廕官監候選國子監典簿余季
女配焉孫三萬山萬戶萬選萬山聘余姪長葛教諭賁恒女萬戶聘庠
生穆公諱瑢女萬選聘壬戌科進士兵部車駕主事前翰林院庶吉士
袁公諱拱女俱余女出例並書之銘曰
廉貞者其德也休容者其量也效蕃宣享期頤生順而沒甯體胖而心
舒繄惟董公萬年之攸居

刑部尚書敏果魏公象樞墓誌銘 陳廷敬

國朝以理學名儒爲時用有清節直聲謀議勞烈聞天下則刑部尚書
致仕魏公自公卿大夫以至窮閻委巷有識之士莫不樂道其行事而
慨然歎慕其爲人蓋公之學用於時而天下信之久矣若夫
朝廷之知公與公之受知於
朝廷

君臣遭遇之隆俾得以行其所學世之人容有不得盡知者焉今欲誌
公而傳之無已亦第舉其世之所能知者而於其所不能知者則俟之
百世以後之知公者而已此亦公之意也公起家
先朝為名諫議其始彈擊封疆大吏中外憚之由刑科給事中轉工科
右給事中刑科左給事中時
世廟初親萬幾公言慎起居盡啟沃責備時宰人為公危
上曰給事中言是因災異言天變為人事所致語多忤權貴者
詔廷臣集議左給事故事不與議公則抗疏請與議議時面折諸貴人
無所阿避由是眾皆側目矣遷吏科都給事中掌大計戒僚吏絕賕賂
日夜宿省中邸寓則令兵馬司傳檄關防於是言四事其一事
上尤嘉允謂言官糾拾例當復雖失實不當反坐得
旨比年糾拾反坐言官壞吏治塞言路其已之所糾拾與麗八法同科
編之
令勑又言言官得罪宜治以考功法不可置重典在諫垣前後疏凡三
十餘上其大要崇治本別人才修實政通民隱皆關時大政於是忌者
思有以中之而未得其牙蘖也會故相溧陽得罪遂藉是以傾公

上察其誣釋勿坐然方其時倚重言官比事未發不糾舉謂何於是則
空垣皆鐫級而黜之公坐是黜爲詹事府主簿稍遷光祿寺寺丞尋乞
養母太夫人以去講學讀書修身教家以化其鄉人居十年太夫人歿
喪葬悉準古禮當是時
今天子銳意堯舜三代之治政具畢張進賢退不肖思得學問經術有
名跡可用佐
國家興理平者於是相國益都馮公首薦公
上召公以病辭再
召趨朝授貴州道御史公初進見退而喜曰
聖主在上以宏太平無疆之業實惟其時矣一切小功近利姑且補苴
之論非所以告
君也乃言教化爲王道所先滿漢臣僚宜敦家教以廣盛化言督撫有
不容不盡之職分有不容不去之因循宜責成互糾並請慎重督撫之
選言科臣余司仁欺罔不法言湖南布政使劉顯貴侵公帑不當內陞
言制祿所以養廉今罰俸例太嚴密請紀過以示罰增秩以示恩言朝
儀祀事貴肅言戒淫巧以正人心言輯禮書以勵天下前後所言

上多褒納比一年陞京卿留管御史事未幾遷左僉都御史是時方急滇事用兵公所言戰守機宜有密奏輒削其稾累遷順天府尹大理寺卿戶部左右侍郎措兵食察帑藏公經營擘畫為多蓋公十九在言官言官有章疏故其議論風采在人耳目間恆易有所豎立六曹卿貳以循分盡職為賢而已其可傳于世者嘗少公則不然至是又上三疏言事曰確估值以杜浮冒曰核關課以防侵漁曰簡藩司以清賦稅皆

命確議以聞公在戶部稍久聲績益著左都御史缺

上特簡任公公則首請申明憲綱其言曰國家根本在百姓百姓安危在督撫督撫忍肥家悞國以屬官之奇貪為一己之奇貨耶臣願諸臣為

國家培元氣為

朝廷正紀綱為臣子勵名節列十事以上

命旨嘉焉次言吏治漸壞公道宜彰今貪官廉官參處同例盡職溺職保薦無分豈稱賞罰至意舉清廉知縣陸隴其劾知州曹廷俞最貪宜斥既又舉督學道公明者二人貪墨者二人廉者或復其官或不次用貪者悉置諸法其時為吏者肅然知警動矣為左都御史九月遷刑部

尙書上言
主上宵旰憂勤臣不敢計身家恤嫌怨奉
陛下之法與海內臣工共相遵守臣忝風紀之司職多未盡敢援漢臣
汲黯自請爲郎故事得拾遺補闕辭新命而就見所領職
上鑒其無欺從之仍加刑部尙書銜一日拜三疏言撫臣溺職司官不
法等事疏甫入而地震公言地臣道臣失職則地反常臣總風憲咎實
在臣是日獨被
召對近
御座前語移時或至泣下其言祕不傳公旣於言無所不盡尤留意人
才所薦引皆蒙擢用至是又列薦侍郞以下十人尋復申刑部之
命始去言路然公始終以言表著者如此其爲司寇持法不撓嘗曰法
自
天子寬之則爲施仁刑官市恩則爲骫法至遇
上所矜宥則又未嘗不對僚屬感頌德意宛轉以求其法之可生也康
熙甲子春以病乞歸
上溫旨慰留八月再乞歸降

旨稱其實心任事令以原官致仕馳驛回籍
恩禮有加焉蓋公之進退不違乎禮而其所建白施設彰彰如是可謂
能行其所學者矣夫公之所以能致此者本
主上知公公受知之深故也不然公抱其學修其身施於家而已矣化
其鄉人而已矣其所建白施設豈能彰彰如此之盛哉又豈能進退不
違乎禮如此哉是以記公之事而推本於
君臣遭遇之隆以見
君之得臣臣之得行其所學非偶然也戊午鄉試
特命公磨勘順天試卷與公偕命者兵部侍郎孫公光祀及余余時爲
翰林學士從公後公則相率宿禮闈如鎖廳校士竭日夜力繼晷焚膏
覃思品騭蓋是科黜者三人其臨事精審有力皆此類也大臣巡察畿
輔則
特簡命公與偕行者吏部侍郎科爾坤公兩人同心諮訪誅鋤奸慝稱
使命焉奏事殿廷
命侍臣傳諭居官勤慎每當敷奏剴切詳明不負職任
賜御書唐詩一卷淸愼勤格物大字各一幅廷臣間賜貂朝衣於公則

諭以今年暫著來年別製更賜公臥疾數日朝
上見之命近侍問公飲食如何他日
賜葠膏一器人葠二斤自餘恩意與羣臣同者不書書公之特被者如
此則
上之於公爲何如也公之歸也陛辭
上曰比行當三入朝入則賜大內珍饌
命內侍視公所食幾何再入則
賜茶三入則
賜御筆題寒松堂額古北口詩一卷以榮其行去國之日朝士大夫祖
餞國門之外道旁觀者相與感歎以爲
君臣相遇近古未有所謂進退以禮者不其然與公歸而張額于堂藏
書于閣更有書數百卷無長物顧贍而樂之笑曰尚書門第秀才家風
貽子孫足矣公歸三年而卒康熙丁卯七月二十九日也得年七十有
一
上聞悼惜
勅所司給祭葬如禮謚曰敏果葢此皆公事之可記世之所知其所不

能知雖余亦不得記焉公諱象樞字環溪號庸齋以
賜額故晚而稱寒松老人蔚州人也其先江南鳳陽人明永樂中從軍
北渡河以武功顯世授明威將軍隨侍代王之國大同襲指揮有遷蔚
州者數傳至儒官公諱宦有德行隱居不仕王父諱九經考諱卿孝義
聞鄉國爲新城主簿兩世皆以公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祖妣劉氏妣
蔣氏李氏皆贈夫人李夫人生二子公其仲也公生而聰穎英異稍長
孝弟忠信出天性壬午以春秋舉于鄉癸未上公車比入試矣聞王父
病急馳歸時流賊披猖所至以官職浼人士公奉母居山洞中賊募公
名大索不得我
朝丙戌首設科舉進士選庶吉士歷今官公娶李氏太學生名經權女
封夫人男三人學誠壬戌進士內閣試辦事中書舍人學謙學詒俱庠
生幼某嗣公兄某爲後女三人一適天城參將劉君三汲子鄒平縣丞
天賜一適大同府中路通判李君濬子候補內閣中書舍人恆烑一適
陝西平涼府通判姚君永康子之稷孫一人吉祥公將葬學誠以狀來
乞銘以余公之鄉人也謂稔知公嗚呼余何以銘公公自少至老未嘗
一日輟書不讀讀有所得未嘗不見之行事而尤邃於宋儒之書故所

得于理學者爲尤深所著有儒宗錄知言錄若干卷公嘗謂余曰昔孔子沒羣弟子各以其學傳四方自子夏教授于西河之上彬彬乎文學之風晉有人哉薛公文清以來曹公貞予而後斯道將猶未絕也子得無意于斯乎余愧公言而莫之能學也余又烏乎銘公旣不得辭則排纂公事而繫以銘銘曰

斯文未墜誰與作者四祀孔明河東磊砢參井之墟有爛其書于代有光豈適鄉閭惟蔚州公翼翼崇崇敬我桑梓惠我顓蒙開來繼往爲天下宗相彼洛閩誦言滿家干祿則已吐棄如遐公喟然云豈謂是耶其辭金膢其道瓦礫或飾其貌或騰其說公探密微老而彌樂公有令聞流于海邦公有偉行勒之纏鏞銘公宜此永藏幽宮

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諡敏果魏公神道碑 徐乾學

刑部尚書魏敏果公之葬在某原有司以
天子命襄其事於是
諭祭有碑而太宰澤州陳公爲之誌銘康熙二十八年夏五月崑山徐乾學復刻其墓碑曰蔚州魏氏其先鳳陽人明永樂初從軍有功以明威將軍隨代王之國大同世襲大同衛指揮使其後支子遷蔚州累代

隱居行義有諱臣者爲儒官尤爲鄉里所推公之祖考諱九經考諱卿
爲新城主簿皆贈如公官祖妣劉氏妣蔣氏李氏皆贈夫人公李出也
公諱象樞字環溪又號庸齋少讀書日誦數千言嚴重無子弟之過壬
午舉於鄉偕計吏入都旣至聞新城病奔歸遂遭大故時寇氛方熾士
大夫爲所得輒被汙公艱難喪紀奉母竄山谷得免
世祖皇帝龍興遼水入關定鼎丙戌開科公中進士選庶吉士館試賦
詩有云上溯羲與軒而及濂洛澿慷慨丈人期區區非所畫館師重之
明年改授刑科給事中尋轉工科右給事中刑科左給事中時
世祖皇帝初親政公所條奏彈劾凡二十餘上最後請
聖躬慎起居一疏詞逼輔臣大略言
聖政維新機務孔多中外相望治平非同昔日如
皇上近巡京畿輔臣當陪侍法從以盡啟沃之忠儻遠有所幸亦宜諫
止
鑾輿以副保傅之責人謂公獲罪且不測卒奉
俞旨又因災變陳言則謂天地之變乃人事反常所致語侵權貴尤亟
下部院科道議之在給事例不與議公固以請許之公與諸臣抗爭是

非在廷爲之側目卒無以折公也己丑分校禮闈陞吏科都給事中會
大計鎖廳閱冊令兵馬司晝夜巡徼一時凜凜復上四疏皆言計典其
一以爲糾拾之舊制當復而言官不宜反坐疏下所司確議遂著爲令
又言言官進言不寔第宜以考功法處分不可加以罪譴閼敢言之氣
督撫會推宜核事寔勿徇虛名又陳四款以佐
聖主勤民大政詳陳民命民情民食民困之大端皆
報可會溧陽得罪坐言官不先事發六科之長皆斥公隨例降補詹事
府主簿累陞光祿寺丞己亥得請終養家居講求理學以躬行寔踐深
造自得爲宗丁李夫人憂喪葬悉準古禮壬子服除益都馮公方入閣
特疏薦公清能矯俗才堪辦事
上即召公公以疾辭再
召乃趨朝有
旨以御史用八月授貴州道監察御史滿歲內陞京卿仍管御史事公
方嚴爲中外所憚四方餽遺無至門者公自
先朝告歸十餘年起自田間入見
今上出謂所知曰堯舜繼世臣敢不盡其愚忠其所言大要以爲方今

俗尙奢靡人鮮廉讓寔政治之所宜先要以制度數核名寔杜欺罔定
民志盡臣職
上皆以公言爲是是歲冬十二月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明年二月拜
順天府府尹四月除大理寺卿七月陞戶部右侍郎十一月轉左侍郎
一歲五遷在戶部方西南用兵有籌餉三疏其略以爲杜浮冒防侵漁
清賦稅生財足食之正經也
上因命公同侍郎班公廸清查部庫八閱月而事竣
上嘉悅之戊午陞都察院左都御史公曰憲府任重非僅言責勉爲
皇上風厲百司使大法小廉足我願矣首疏申明憲綱十事言
國家之根本在百姓百姓之安危在督撫願諸臣爲百姓留膏血爲
國家培元氣臣不敢不爲
朝廷正紀綱爲臣子勵名節
特旨謂切中時弊立見施行舉廉介知縣陸龍其復其官劾貪酷知州
曹廷俞置諸法中外肅然九月與侍郎孫公光祀學士陳公廷敬磨勘
順天試卷因條陳科場八弊嚴立關防之法復條學政十弊舉學臣賢
者勞之辨邵嘉參劣者盧元培程汝璞士論快之己未春二月內殿奏

對畢
上命翰林張英高士奇捧
御書唐詩一卷清愼勤格物大字各一幅賜公曰
上以爾居官克稱此三言奏事剴切詳明不負職掌故有此賜他日
賜紫貂披領
上諭公今年暫著明年別製爲卿換之公掌憲未滿歲有刑部尙書之
命上疏言當貪風日長吏治不清大吏因循小民困苦之際仰見
皇上宵旰焦勞於上臣不計身家不避嫌怨奉
朝廷之法與海內臣工共相遵守內而科道外而督撫參劾之疏屢達
御覽已有澄清之機臣職風紀夙夜兢兢不敢自安昔漢臣汲黯自請
爲中郎補過拾遺臣亦請辭司寇留御史臺
上可其奏遂加刑部尙書留任總憲於是方上疏糾參司官劉源溺職
撫臣某即日京師地大震公與副都御史施公維翰入奏曰地道臣也
臣失其職地爲之不甯臣不能肅風紀以修職業請先罪臣以回天變
上即召公入內殿公伏地涕泣請屏左右語移時是時用事大臣爲之
股栗然公之語近侍皆莫得聞施公迎于後左門見公淚流頰未乾也

是日公與施宿署中語施云今民生困苦已極而大臣之家日益富饒皆地方官吏諂媚上司朘削百姓督撫司道轉餽送在京大臣以天地有限物力民生易竭脂膏盡歸貪吏私橐小民愁苦之氣上干天和致召水旱日食星變地震泉涌之異又會推選擇徇私不公行間將帥復無紀律蠲免錢糧灾黎不沾寔惠刑官鬻獄豪右罔利等威蕩然貴賤倒置皆爲可憂施公曰公何不極言之公曰

聖明燭照何待吾言吾儕負

國萬死不足塞辜明日

上以六條宣廷臣集議大略如公指於是朝士或謂出於公造膝所請公之密友與子弟究不知公所陳何語也公常言大臣之誼在以人事

君郝中丞浴起於徙所公所舉也其遵

諭舉廉一疏舉侍郎以下有清望者十八人

上次第皆用之庚申復補刑部尚書公持論以爲司寇執法之官書言士制百姓於刑之中又言茲用不犯於有司犯者固不可以宥而法固不可以骩也論者乃惟以縱姦爲寬大非所敢知若乃法外之矜全乃

主上如天之德亦非臣下之所可市恩也公立心仁恕獨當官而行其

言之嚴正如此辛酉扈從謁
孝陵一慟幾絕賦詩志哀明年奉
命同少宰科公爾坤巡察畿輔公以
特典秖畏夙夜單騎案行墨吏豪家聞風歛戢爲除泰甚者若而人還
報甚當
上意公老年馳驅登頓所至案牘塡委積勞成疾一日
上見其羸瘦垂問
賜以蔘膏一器人蔘二斤公逾感激疾甚欲引去而口不忍言也甲子
春奏事
乾清門暈踣於地扶歸即日疏乞骸骨
上慰留乃復力疾視事子弟勸邸舍少休公曰吾躭逸一日罪入待識
者增一日苦矣八月具疏再請
上惜其去以詞甚迫許之令馳驛還里
諭以三覲乃行始入
賜以御廚珍饌令內臣視公食多少再入
賜茶再入

賜御筆寒松堂匾額古北口詩公歸因自號寒松老人云去國之日公
卿祖餞相與感歎以爲公清勁之節始終不撓固不愧斯稱而
天子之知公亦可謂至矣公官至尙書門庭蕭寂庋閣有書數百卷無
異秀才時所增惟
綸誥宸章及諫草一囊而已歸後四年乃卒於家丁卯七月晦日也壽
七十有一
天子覽遺疏爲之震悼典禮有加
親定諡曰敏果生平所著書甚多晚皆刪去存十之三合以奏議若干
卷名曰寒松堂全集元配李氏封夫人側室劉氏樊氏子四人學誠康
熙二十一年進士內閣辦事中書舍人學謙學諡邑諸生學訥尙幼女
三人銘曰
嗚呼魏公躬行君子
本朝以來諤諤一士彼其囁嚅所謂一死公之盡言亦少戇矣寔惟中
孚非以掠美公忤於人人諒公只寒松晚節倘徉田里秀才家風尙書
門第非余頌公公自云爾
謹案原編有請頒禮制書疏復入覲考察疏禁沓議停閣疏三首

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碑傳集卷八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九目錄

國初部院大臣下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王公崇簡行狀 汪琬節錄

又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贈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諡文貞王公合葬墓表 徐乾學

又 王文貞公傳 毛際可

工部右侍郎高公辛傳墓誌銘 王熙

工部尚書傅維鱗傳 靈壽縣志

嘉興錢儀吉纂錄

國初部院大臣下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王公崇簡行狀 汪琬節錄

宛平王文貞公崇簡字敬哉崇禎癸未進士甲申三月方爲生母焦營葬在城外遂避難奔金陵轉徙吳越間久之始歸順治三年授內翰林國史院庶吉士特免教習與修明實錄尋除祕書院檢討歷侍讀遷國子監祭酒入爲宏文院侍讀學士遷詹事兼侍讀學士以疾請告十二年以刑部右侍郎戴明說薦起原官尋進吏部右侍郎轉左不數月拜禮部尚書明年加太子太保文貞學問該博務爲經濟有用之術在宏文院

詔察明季殉難諸臣始末卽疏言在內如東閣大學士范景文以下二十有三人在外如山西巡撫都御史蔡懋德等五人或以其身仗節死或父母兄弟婦子相隨死或家人闔門大小俱死其忠烈相同宜並

賜褒揚以廣作忠之典在禮部會御史乞更定帝王廟祀典文貞因疏言歷代帝王廟創自前明迄於

本朝曾經增定皆祀從來開創帝王功業顯著者至於守成令主槩不
及與中間如商之中宗高宗周之成王康王其行事具見詩書漢之文
帝史稱其節用愛民家給人足宋之仁宗恭儉仁恕明之孝宗亦與仁
宗相類憂勤惕厲終始不渝此七君者宜百世祀不當以守成見格又
言宋臣潘美不當在從祀列張浚三命爲將而三敗一敗於富平關陝
遂陷再敗於淮西酈瓊叛命三敗於符離中原遂不可復且劾李綱殺
曲端與岳飛議不合雖爲南渡名臣初無灼然可見之功亦當罷其從
祀
詔議祫祭禮疏言宜奉
肇
興
景
顯四祖及
太祖南向
太宗東向
詔議大享殿合祀禮疏言

本朝所封啟運山宜附中岳壇天柱隆業二山宜附北岳壇如前明附祀例時有建議請祀周公於孔子廟者疏斥其非又有議北岳恆山不當立廟曲陽者非是文貞以先儒言考之曰按曲陽有三兩漢地里志上曲陽屬常山郡在恆山北谷下曲陽屬鉅鹿郡有鼓聚昔陽亭晉荀吳滅鼓其處也今之曲陽既非鼓聚又不在北谷距恆山絕遠昔趙宋時北岳不在境內以眞定在汴京之北故移置曲陽今天下一統宜從議者移祀渾源州得禮之宜

上皆從其言十八年冬以病疏請解任方文貞任國史院學士長子文靖升宏文院學士

世祖諭曰父子同官固爲盛事然令肩隨侍直可乎遂進文貞侍郎及文貞引疾文靖先已爲禮部侍郎加尚書銜父子同長禮部朝論榮之文貞林居十五年卒年七十七平生清愼不苟於財嘗貸前明中貴何某金百兩何死於盜無所歸金舍諸僧寺且設位爲文以告之同年生宋某寓亦金百兩白金千兩其家不之知宋歿促其子至與之其子大驚願以半奉公笑應之曰如是則與乾沒有異乎悉予之無聲色博弈之尚晚歲益嗜澹泊禮遇單門後進到卽延入握手欵曲著青箱堂詩

十卷續詩十二卷文集十卷沒祀鄉賢
特命諸王大臣皆往酹酒亦異數也
謹案王文貞高司空皆爲明進士傳司空爲明舉人故依例附諸
大臣之後爲下卷

（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贈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謚文貞
王公合葬墓表 徐乾學

今太子太傅大學士宛平王公在
世祖皇帝時與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貞公後先入翰林文貞公拜
國史院學士太傅公亦遷宏文院學士文貞公之爲禮部也太傅公亦以考績加禮部尚書然勳階皆次文貞公下故不得追贈其先世及誥封父母文貞公之屢得恩典也輒貤封其本生父母至太傅公之加尚書始得以一品誥命贈梁夫人云及
今皇涖政太傅公在中樞文貞公薨後服闋膺爰立之命次年恭遇
太宗皇帝實錄告成以勞晉秩太子太傅然後
覃恩及于四世贈文貞公如其官梁太夫人亦再贈一品公既拜命嗚咽屬某曰吾受

國異數榮及所生顧吾親不得見矣卽銘幽之辭已不及備將揭石墓
道載前人功德表
天子殊恩顧非子文不可敢固以請某惟乙未歲以貢入京師拜公階
下公一見待以國士指授爲文旨要使稍有所聞以至今日者皆公力
也敢以不敏辭謹按公行狀及墓銘碑文爲記其大略如左公諱崇簡
字敬哉其先家任邱自公曾祖諱龍始來京師祖諱鏜考陝西參政加
右布政司使諱愛母張氏三世皆以公贈禮部尚書妣贈一品夫人愛
無子以兄錦衣衛正千戶諱爵之仲子爲後卽公也錦衣公及本生嫡
母張氏生母焦氏並得貤封公七歲喪布政公未幾錦衣公亦歿早孤
煢然嗣母張夫人督之成立情過己出公事兩夫人曲盡孝道年二十
六舉鄉試負海內重名爲清流引重中崇禎十六年進士甲申三月京
師破值焦夫人喪給假治葬在外挈家潛奔金陵轉徙吳越間久之江
南平北還時
世祖廣求文學耆宿以充館選首授公內翰林國史院庶吉士特免教
習預修明實錄除秘書院檢討歷侍讀國子監祭酒宏文院侍讀學士
詔察明末殉難臣公疏言內外死事者合二十有八人以上皆得贈謚

時論以爲允遷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如故以疾請告十二年侍
郎戴公明說薦公可大用
世祖違部議特起之其明年以原官兼宏文院侍讀學士遷國史院學
士及太傅公旣遷宏文院
世祖臨朝歎爲盛事然以父子不可同列擢公吏部右侍郎兼學士尋
轉左遂拜禮部尚書明年加太子太保公建言帝王廟祀宜及守成令
辟因列商中宗以下七人以上又言宋臣潘美張浚宜罷祀
詔從其言公學問該博尤諳練歷朝典故居禮官多所建白皆折衷古
今合於經義時議翕然歸重然公自以父子並列六卿彌存謙退以夙
疾請告者再
優詔不許會
世祖崩復固請如前十八年冬始得
予告康熙三年病良已遂以老乞致仕春秋纔六十三自是徜徉林下
者凡十有五年初公值喪亂播遷本無意當世用遭遇
世祖皇帝以文學被知遇時與道會感激思奮然其確乎不可羈紲以
富貴之意時時見於言語發於吟詠後堅請至四卒行其志

本朝大臣年未及乞休於主恩方渥之際進退終始卓然大節如公比者前此所未有也公家食益讀書引掖後進爲文章凡四方人士至都者以不及見公爲恥客至攝齊升堂必下階握手酌醴延款恆至夜分乃散其論文曰爲文必本於道道不出尋常行習之間自世有學道之名此道之所以日弊也又曰學莫要於自得知之非艱行之維艱知而能行此聖賢之所以幾於得也平生嗜學不倦年七十欲依古人以每歲盡讀五經爲夏課其爲文雖巵言爛語無非仁義道德嘗爲靑箱堂記云階前闢路臺方丈餘歲之夏秋日暮父子兄弟六七人率坐臺上或莊論詩書或稱述祖父遺事旁及故舊家世之興衰以爲勸誡一偶不至徬徨四顧若有缺然者世傳陳仲弓之家門雍穆公蓋近之至今太傅公秉鈞贊化一本公之家學而推而大之以及於天下則傳所謂施於有政者豈不然歟公元配梁夫人撫治鄖陽右副都御史贈兵部右侍郎諱應澤第二女以淑愼佐公成名孝廉常口授論語孝經教其子女公年二十卽請置側室廣嗣續其卒時年三十八公哀思之終身不再娶公薨於康熙十七年十一月某日

上聞震悼
敕給葬祭如故事謚曰文貞太傅公與其諸弟以十八年四月某日葬
公於梁夫人先所窆地畏吾邨之西原後十年而乾學復表其墓道太
傅公名熙公家子丁亥進士見任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
書加三級梁夫人出餘子櫄官監生湖廣常德府桃源縣知縣卒次然
官監教習見任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次照廕生見任雲南按察司僉
事分巡驛鹽道次燕廕生見任江南鎮江府知府加二級次默歲貢生
見任兵部督捕司務孫男十一人長克善廕生江西按察使司僉事分
巡驛鹽道次克昌廕生戶部陝西清吏司員外郎加二級克寬監生次
克任庠生克遠庠生克端監生克剛雙鶴蘭蓀穩住存住曾孫男五人
長均次增次基次長麟次仲鳳余及公門垂四十年期待良厚再至京
師公已薨逝自愧迂疏伉直與時齟齬茲請告將行撰公墓文深媿無
所成就辜負知己特書公雅尚及學問得力處以告來者庶幾百世以
後聞風興起也夫

又王文貞公傳 毛際可

公諱崇簡字敬哉其先隸河間之任邱曾祖龍遷居都下祖鏜父愛本

生父爵皆仕明以世德顯公生而穎異少爲諸生有聲左公光斗督學
順天得公文以公輔期之公于書無所不窺尤究極六經以爲士君子
欲進斯世于三代之盛必以經術爲本嘗論春秋志在尊王而以夏時
冠正月豈爲下不倍之義乎孔子所書之春卽周之春正月卽周之正
月又云詩之正變以聲不以體宮商角徵羽正也變宮變徵變也一時
宿儒翕然宗之丁卯舉于鄉癸未登進士第明年闖寇陷京師遂盡室
南奔
皇清定鼎始問道歸里會
世祖遴選文學侍從之臣首擢公庶常分校丙戌會試陞秘書院檢討
歷侍讀國子監祭酒宏文院侍讀學士詹事府少詹事以疾告歸時有
薦公可大用者
特旨起補原官尋陟國史院學士先是公長子今相國亦爲宏文院學
士
世祖顧笑曰父子同官固爲盛事然令肩隨以侍班可乎特晉公吏部
侍郎不數月拜禮部尚書又明年加太子太傅而相國以考績加禮部
尚書公顧以盛滿爲憂因夙疾屢疏乞罷皆不允已而

世祖升遐公日夕治
大行喪及
今上登極禮勞劇疾益甚再疏請告得允越三載遂引年致仕公歷官
殫心職掌所言皆洞中窾要其在翰林日有
旨察明季殉難諸臣公疏在內大學士范景文在外巡撫蔡懋德等宜
褒揚以作忠義之氣時喪亂後聞見失實公疏出遂爲定論及官宗伯
奉
詔議祫祭禮言人人殊公言
肇
興
景
顯及
太祖宜南向
太宗宜東向出入證據多宋儒司馬光諸人所未發又議大享殿合祀
禮公言
本朝所封啟運山宜附中岳壇天柱隆業二山宜附北岳壇時議者謂

北岳恒山當移祀渾源州不應立廟曲陽公謂趙宋時北岳不在境內以眞定在汴京之北故移置曲陽考漢書地里志所謂曲陽者有三惟上曲陽屬常山郡在恒山北谷今之曲陽距恒山絕遠議者言是又謂創業守成難易正等如商中宗高宗周成王康王漢文帝宋仁宗明孝宗皆宜祀歷代帝王廟其議論精卓不磨類若此公雖歸老于家凡
朝廷有大政士大夫疑不能決者皆就公取正焉年七十七以壽終竊嘗慨漢高以馬上得天下承秦火之後禮崩樂壞而當時嫻禮制者僅一叔孫通故儀文草創不足爲萬世法仰惟我
世祖睿烈宏謨混一區宇卽超然遠覽前世興衰治亂之由起弊維風整肅百度制作之隆上軼往古固由
聰明天亶亦賴大臣如公等贊襄帷幄以開文明之化嗚呼盛矣
今上纘承大業
特簡令子以名家碩德之裔由大司馬入典機務而相國當河海清晏
聖德日新相與黼黻
皇途益取庭訓而光大之後先濟美宣力
兩朝考諸史冊可方公之先世王公祐及其子旦然公以盛德享大年

躋耄期則尤不易逮遺命吾儒以理爲主不得隨俗作佛事及公歿
朝廷遣使唁問
賜祭葬如禮禮臣請易名文貞
制曰可及入祀鄉賢
特命諸王大僚而下酹酒以奠澤宮之旁冠蓋櫛比父老聚觀歎息以爲希覯六子長卽保和殿大學士熙次標桃源知縣次然建昌知縣次照工部虞衡司郎中次燕戶部山東司員外次默國子監學正孫克善刑部山西司郎中克昌陝西司員外俱相國子餘皆績學厲行振振未艾所著有青箱諸集文在廬陵南豐間而詩格直追初盛唐人平生薦拔士知名者甚衆

毛際可曰余嘗執經于王浴青先生先生文貞公猶子也故得其行事尤詳使公得居鼎鉉調變之位必卓然有以自見乃急流勇退若以讓之後人而已不與焉語曰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諒哉

工部右侍郎高公辛傳墓誌銘 王熙

乙丑孟冬原任工部右侍郎韓城高公以疾卒於家越明年祠部請卹
賜諭祭如例褒終之典備焉於是丁卯春其孫亦烜將大葬公乃件繫

事狀重趼京師介公門下士長洲宋公謁余而請銘惟公與先文貞實
同舉南宮仕又同朝有執友之誼既又與余同官水部後先三十餘年
其休光令聞所得於覩記間者蓋歷歷可指數也安敢以不文辭按狀
公先世籍直隸河間府滄州青縣人故居在長蘆鎮始祖諱圭仕元爲
吏部尙書一子成早卒以孫益膺爲韓城令明初遂於韓之寺莊里家
焉傳七世至諱仲衍者邑增廣生以公貴贈通議大夫敦崇實行雅善
詞賦生五子幼諱愉乙卯副榜贈通議大夫性孝友尙節槩嘗鬻產濟
荒邑侯建坊旌之祀於瞽宗即公之父也公中明癸未科進士値我
皇清定鼎拔茅彙征授大理寺左評事加一級戊子同考順天辛卯擢
科員歷吏戶兵刑科給事中乙未會試同考丙申陞順天府府丞遇
恩詔加一級轉大理寺左少卿戊戌充讀卷官侍
經筵陞太僕寺卿通政使己亥給假辛丑補原職晉督捕右侍郎壬寅
終養服闋補工部右侍郎庚戌
覃恩封通議大夫公始生時室有異光母王太夫人見金甲神環列預
卜其不凡稍長穎悟絕人讀書過目成誦弱冠登賢書癸未春闈尙居
贈公憂忽改期秋試乃獲雋焉初爲廷評讞決審愼克舉其職及歷諫

垣正色敢言諤諤不避權貴凡人才賢否政治得失靡不愷切入告前後所奏輒奉
俞旨公鄉韓城土狹人稠閭閻日食仰給延綏宜洛諸郡伏莽出沒不常公疏請設兵神道嶺以衞車牛民賴以濟潼關去韓數百里例有徵粟輓輸甚苦公再疏免運邑民德之至立碑感頌公之澤及桑梓如此其於民生休戚痌瘝乃心不忍膜外視之槩可知也時同鄉寶雞黨公致政歸
世祖從容問曰卿引退秦中誰可參酌國是對曰通達政體者督捕霍達也直言敢諫者刑科高辛傳也
上頷之鄉會分校矢竭公慎所得皆海內名宿長洲宋公其最著者也任京兆時秋闈前大羅諸生忽有中使傳
命送柴范二生入闈公弗許
世祖章皇帝召至乾清門詰問何故不令若入闈公仰對曰臣奉命衡文知爲朝廷取眞才恐伊等狡言罔上耳
世祖章皇帝大笑因速令二生入公又奏曰臣職司考校要當試之歸出何晏也一題試畢方錄於是直聲震一時由是益知公忠誠可大用

矣其習陟卿貳也所至皆振飭紀綱淸釐習染赫然改觀在督捕則執法平允絕株連濫及之弊在工部則勾稽瑣屑極捋荼拮据之勞復爲
上所器重方駸駸柄用而公以監修
太和殿積勞受寒遂患足疾力請乞還
上溫旨準暫假調理痊復起用歸而堅臥不出者十餘年而公已老矣公狀貌魁傑望而知爲偉人天懷伉爽不設城府不立崖岸飲酒至石餘不亂性純孝居贈君憂哀毀骨立不御酒肉鹽酪者三年晚侍王太夫人色養承歡依依孺慕每值壽辰率其夫人長跪進饌執喪哀痛杖而後起葬祭盡禮必信必誠居恆樂善好施急人之急傾囊倒篋不名一錢門下士有抱商瞿之憂者解金帛爲之納妾尤篤於故舊練裙葛帔叩門囁嚅者告則必有以應其得請而歸也治一別墅題曰嬾園疊石濬池藝花蒔藥臥遊偃息若將終身賓客過之者輒刻燭賭碁笑言移日歲時召同學老友置酒盡歡間賦詩爲贈有靑衫君子在白髮故人親之句軍興旁午饑饉頻仍盡散其所積以濟貧乏所全活甚眾族人有不給者爲之謀槖饘代賦役理嫁娶其秀良者置諸家塾延師教之復施田以供祭祀闔門之內規重矩疊足爲合境師法閭里有是非

可否造請質成片言折服其偶敗於檢者面赤相戒毋使我公知之王彥方之居太原司馬温公之寓洛下不是過也跡公生平淸忠亮直孝友睦婣蘊抱寛宏襟期磊落有辭金卻玉之操而不以矯異立名有伏蒲折檻之誠而不以訐直賈譽緩急佽助則兩范遜其仁心恬退止足則二疏避其高致見機明決寄託遙深營綠野午橋之墅非耽樂乎林泉吟黃花晚節之篇豈流連於詩酒敦風節以勵俗捐奉養以濟人出處咸關於重輕致澤何分於朝野人皆惜公之未竟其用而不知功著於

國行修於鄉爲名臣爲舊德公亦奚憾也哉公有令子出宰霍山方報最而訃至公歎曰此有數焉復何尤雖神氣如常而忽忽不樂乙丑十月疾革徹瑟之夕止呼朝服隨我無一言及家事嗚呼瓊瑰入夢蛟龍告災卜子夏之離索奚堪喪子楊伯起之淸白固應有孫彌留牀蓐語不及私瞻戀

闕廷歿而猶視非所謂昭明有融高朗令終者歟公姓高氏諱辛傳字弗若別號效元生於前萬麻四十一年癸丑七月初三日卒於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十月初六日享年七十有三元配王氏封淑人繼配段氏

再配張氏俱封淑人子二長樓霍山知縣先公卒次榛太學生考授州
同以執喪不勝哀而卒女二人孫二人長亦烜次亦炌庠生孫女二人
曾孫一人亦炌出亦烜卜于某年月日葬公于某鄉之原余爲公年家
子奉教有素猶記公七十誕辰余撰祝嘏之詞以進輒取人惟求舊之
語爲公勸駕冀得望見顏色曾幾何時竟忍淚執筆而誌公之墓其尤
可哀也已銘曰
岧嶢太華俛彼咸京龍門屹如終以渭涇山川迴蟠靈氣斯判篤生偉
人爲
國楨幹皦皦高公玉質金相魁磊特達風采激昂起家廷評晉擢騎省
謇諤立朝號稱骨鯁皁囊封事軫念民窮淸卿數歷夙夜匪躬爰佐中
樞爰掌邦土奏績荒閑程工執度志存勇退解組歸來匡居坐嘯樂聖
銜杯分宅指囷周急賑乏囊鮮餘金家無長物洽鄰惇族教養兼修門
內雍穆萬石恬倈道重關西化行灞滻爭者質成望廬而返鋒車未起
箕尾遽升崆峒霣折一柱摧崩令嗣早逝琴書誰與有孫代興窀穸是
舉松楸堂斧佳城鬱蒼一坏千古長瘞靈光惟公與德貞珉同壽勒石
幽宮用示不朽

工部尚書傅維鱗傳

傅維鱗原名維楨字掌雷號歉齋永淸長子也少穎悟郡守范志完最器識之中崇禎壬午科舉人順治丙戌成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尋授編修分修明史戊子典試江南旋晉左中允以直言忤執政出爲東昌兵備道駐臨淸從來仕者重內輕外人或啗之鱗曰內外皆王臣此正可以別利器毅然之任臨淸當水路要衝凡大師經臨設法供應不令民間輸半菽齊民感之甲午山左大饑施粥設賑安集流亡賴以活者凡數萬人又屯田爲民累窮年芟薙卒無成功鱗著屯田苦民書御史采以入告盡除之民賴以安居二年治行爲天下最

特召爲少廷尉予子孌調胄監遷太僕寺少卿陞通政使甫五日左副都御史缺銓部未及疏名

世祖謂鱗曰無以易若即拜左副都御史明日上勸學疏纚纚數百言意極忠懇給諫陳協見曰此十四年來第一疏也又密策邊海機務

上嘉納之戊戌遷戶部右侍郎尋加太子少保己亥有海警

詔親征簡鱗以從俾總理糧餉會海寇平遂不果是年冬請假治母塋歸里靈邑地瘠民苦賠糧乃率士民具呈請蠲荒賦得

恩旨錫糧若干詳田賦志辛丑假滿補工部右侍郎陞左侍郎旋晉工部尚書
賜冠服裘緞有差壬寅冬十一月天雨雪冰凝丹陛鱗早朝墜階傷左臂
上遣內大臣存問者再越數日復遣醫診視
賜藥餌彼礙督工
孝陵以勞瘁成痼疾丙午疏請養病得
旨回籍調理抵家漸有起色丁未春丁外艱哀毀骨立自是病日甚夏五月卒於家
賜祭葬所著有明書四思堂集

碑傳集卷九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

五

DS
734
.C56
v.5

碑傳集卷十目錄

明臣部院大臣

通政使司通政使前刑部尚書東谷白公允謙墓表 魏象樞
禮部左侍郎兼祕書院侍讀學士呂公崇烈神道碑 施閏章
予告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公宏祚墓誌銘 張英
又兵部尚書王端簡公宏祚傳 繆彤
戶部右侍郎郝傑墓誌 馮溥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任公濬墓誌銘 孫廷銓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都察院右都御史吏部左侍郎孫公承澤行狀 王崇簡
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永甯張公鼎延神道碑銘 吳偉業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徐公起元墓誌銘 金之俊
名宦戶部右侍郎周公亮工傳 林佶
又周櫟園先生傳 魯曾煜
又賴古堂詩鈔小傳 鄭方坤
又江南糧儲參議道前戶部右侍郎櫟園周公墓誌銘 姜宸英

又贈周櫟園先生序

陳維崧

　　　　嘉興錢儀吉纂錄

明臣部院大臣

通政使司通政使前刑部尚書東谷白公允謙墓表　魏象樞

於戲是爲
皇清通政使前刑部尚書晉大儒東谷先生之墓先生薛文清後一人也其學專事求仁復性而以存誠主敬爲功要在躬行而實踐之嘗作仁敬誠贊矣曰毋日隨事求仁則此心常在少有斷歇卽是自欺但不敢自欺處卽敬卽誠卽仁至於仁而事畢矣又作復性贊矣曰仁卽性也誠敬所以復其性也於戲觀先生之言以考先生之生平則皆不出乎此矣先生明季成進士選庶吉士當
國初召入翰林以忠誠受知
世祖皇帝擢吏部侍郎刑部尚書
世祖英明天縱注意刑法懲姦不拘常律先生獨謂開國規模宜崇宏大務以寬平佐
聖治凡事兢兢畏慎公私出入律未嘗去手丁酉歲科場獄起北闈一

二敗事已伏辠獨南闈所坐無主名先生懼非辜未敢即讞決會有蜚
語上聞
世祖怒寘考官於法降先生一級蘇松巡按王秉衡坐贓死
世祖欲没其妻子入官先生念罪人不孥同三法司議免
世祖召先生詰問再三先生援律正對獨自引辠
世祖不懌素知先生無所欺僅降三級調用而已當是時
天威嚴重廷臣被詰者皆震栗失措先生從容敷奏不激不撓卒之感
悟
聖主曲示包容非誠且敬能如是乎先生補太常考合祀議雅樂遷通
政爭冤民叩閽事侃侃力言未嘗以前故少卻值
今上嗣位
國有大事奮顏抗議尤多方睃騭進用屬遘微疾遽疏乞歸堅卧不起
於戲進不敢以尸素負
國家退不敢以寵祿負一已出處較然不欺其志非誠且敬能如是乎
先生既歸杜門卻掃以歸庸名齋日取六經性理諸書研窮體究刪朱
子近思錄文淸讀書錄各爲一書教訓子弟及其鄉人晚歲工夫愈深

涵養愈熟深入性天之奥然益刻厲進修不肯少懈疾革集子孫問曰
誠敬無心二者孰是少間曰無心涉外道當以誠敬爲主言訖而暝蓋
先生一生得力用行惟是舍藏亦惟是生順惟是殁寧亦惟是如饑之
食如渴之飲欲須臾離而不可得於戲至矣故余斷謂先生文清以後
一人而敘其立身行義之大仍蔽以先生之二言曰誠曰敬子繼先生
登
朝居官暇相過從必以學問正宗勖勉望余殊深余陳情終養歸先生
賦白華六章以贈未幾先生亦
予告家居相去二千里有便必教以學余有所問手答不倦爲余作家
祠碑記仁人之言藹如子再補臺班貽書訓誨備至先生於余不獨道
義之啟又情誼之篤如此先生之殁既自爲誌其孤舉人方鴻復遣使
請予表其墓予雖欲以不文謝其可得乎先生姓白氏諱允謙字子益
東谷其號澤之陽城人世繫官爵生卒月日子孫葬地具自誌中不更
錄於戲先生之人不待文而顯而余質言書此匪獨慰其孤之請且以
告吾鄉之人庶幾覽之而感慕興起發憤力學繼前人於不墜他日復
有如先生之於文清者夫亦先生之志云爾若子則亶負先生之志矣

禮部左侍郎兼秘書院侍讀學士呂公崇烈神道碑　施閏章

禮部左侍郎兼秘書院侍讀學士安邑呂公既卒之三年宣城施閏章寓書其家求得其誌狀則已訖葬事矣閏章列在弟子於是考德撰詞碑其墓曰公諱崇烈字伯承世居安邑之運城遠祖有諱完者廬墓馴狼邑志稱孝曾大父德大父萬里父國祚皆潛德不仕以發於公卒皆以公貴累贈顯聞公在明末登癸未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會甲申國變賊中僞太師牛金星知公名遣人物色不屈遁歸及

國朝殲賊平中原徵用耆舊郡縣敦促公強起除翰林宏文院檢討與纂譯書史賜白金是時闢門籲俊一歲再行順治丙戌春分校禮闈秋又貳翰林宏文院檢討張公端典試江南並以得士著三遷至秘書院侍讀學士爲史局纂修副總裁賜綵幣以

恩加一級贈三世如其官辛卯頒

詔廣東就加禮部右侍郎兼秘書院侍讀既歸

天子以爲勞賜善馬轉禮部左侍郎兼官如故會旱求直言公疏稱用賢可以弭災

上特敕同內大臣賑視畿甸得便宜言事公所舉刺數人皆稱其可否

天子嘉納而公引年乞骸骨甚力得
優旨致仕乘傳歸十年而公卒年七十有二公爲人質古少從曹公善繼講學步趨守寸尺侍御李公日宣闢宏運書院禮致曹先生公日從與遊又從人都詣首善書院聞諸鉅公耆宿之說輒以程朱學爲己任是時天啟間魏閹用事毀天下書院公顏其齋曰慶見講論不輟故學者稱公爲見齋先生其官京師敕門者無拒客客無少長疏戚容接靄然干以私則搖手不應其人慚汗又好語之曰窮達分定卽營營無銖黍益也閻章以丙戌鄉舉受公知暨官刑部尚書郞數就請業公曰予文與道近不患不名世獨願子爲顏曾耳其期待如此分主貢舉必先集家人誓而後入莫敢私纖芥有使命則戒勿擾驛毋納餽嶺南之役歸橐中惟端硯數方而已拯人急卽不問有無家居坐卧一草堂視鹺侍御史長吏有至者講學外無它語咨以事利病卽侃侃言之不諱爲文章不事浮藻必歸於道德指授來學反復勤懇山以右縉紳後起之賢者強半出其門公請告出都時諸弟子泣拜道左謝曰吾老矣諸君惟努力行道毋徒念老夫至今思之未嘗不流涕也生平用靜儉爲養生既病卻醫藥笑曰吾壽近孔子矣復何求卒之日爲康熙五年七月

二十三日端拱而逝於乎公歷官卿侍未老拂衣口無華言家無長物束身篤謹與物仁恕昌其道以熏乎人殆庶幾與河汾子比德矣公始從曹先生學及其歿也哀之如父母已又請祀於宏運書院祭必齋戒今宜奉公入祀其側所謂崇往以勸來也公始艱於嗣晚舉一子曰坪以廕當得官京曹余見之都下秀挺有父風三女皆嫁名族其在運城嘗建郭南名賢祠廣書院田租避鹹水鑿泉井以甦渴者行事多類此不勝書銘曰

滔滔下士罕道是處猗惟喆人蹈壘履繩樂羣斯恕守身斯固沈靜寡言峙岳涵淵論文得士受寵

天子洊錫累遷公不色喜嗟公筮仕委曲艱難旣顯勇退名跡以完鳴條之區伊蒲之側獨奮以興羣歸厥德閔予薄植公勖孔多道遠棄予有淚滂沱歿不及誄葬不與會銜哀勒銘敢告來世

予告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公宏祚墓誌銘　張英

康熙十三年九月予告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加一級仍支一品俸王公自金陵上疏稱老臣疾篤且旦夕先朝露思無以報

國恩惓惓以敬

天法
祖圖治勤民入告
天子覽奏降俞旨慰問越數日有司以公薨聞於朝
天子感悼詔議卹禮有加
特賜之謚謚曰端僖明年葬公於金陵之口口山其子工部員外郎瑜
以予與公同朝久能言公大節請銘於予予乃述公世族官爵及生平
功業行誼言論之尤著者而誌於墓焉公諱宏祚字懋自號玉銘以思
其先大夫一號思齋先世陝西三原人端毅公諱恕康僖公諱承裕相
繼爲明名臣成化間端毅公從子順欽公始家於滇之永昌公曾祖艮
弼公諱廷相祖封文林郎贈奉政大夫崇正公諱信父贍雲公諱國治
萬歷癸卯舉於鄉起家新繁令遷德安郡丞歷官刑部郎中所至皆有
治聲自曾祖而下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尙書曾祖母
任氏祖母吳氏母鄭氏皆贈一品夫人公敏達宏碩自諸生時卽以經
濟爲學庚午登賢書丁丑副南宮歷官戶部郎中督餉大同
本朝定鼎擢公岢嵐兵備道順治二年以才能
召至京師仍官戶部郎中公博通掌故尤善強記于天下州郡錢穀之

數一見能識不忘時故府圖籍散軼賦役繁淆司農特疏留公久任纂修賦役全書加太僕寺少卿六年加太僕寺正卿十年擢戶部右侍郎十五年特晉戶部尚書十八年請假回滇營葬事康熙二年還

朝補刑部尚書未幾復調戶部尚書公在農曹閱十餘年殫精專力周咨博訪以定一代賦法酌盈縮之平權損益之當釐正夙弊興復舊章凡啟禎末年繁苛之令悉捐除之土田戶賦徭役一以萬厤間為率書既成上之

世祖皇帝其大指在懲墨吏之橫征杜貪胥之私派且使

皇上知閭閻賦役之艱難而起節儉之思使小民知版籍徵輸之纖悉而絕侵漁之擾裕國紓民有典有則

世祖御製敕諭載於簡端令永遵為式此我

國家憲章之大而公之首為裁定者也故自郎署不數年而至大司農蓋

世祖特以計部任之矣一日御南苑召詢天下錢穀出入之數公條對獨得要領且多所敷陳

世祖嘉悅久之

本朝數十年來內外翕然稱大司農者必曰王公公洞達天下利病奏牘不下數十謂安民生在首嚴私派講强兵則首嚴冒餉可謂要言不煩者矣又云水旱災傷望恩甚切有司查核經年始報今後一行報災即當疏請又云今日民生不苦於正供而苦於雜派乞諭督撫加意廉察時以滇南初入版圖疏請闢賓興以廣文教愼署員以安民生又謹列十條大指以設重鎭稽丁田䘏士紳撫土司寬新制為至要又陳五事為司道宜久任州縣宜部選投誠宜解散荒殘宜軫恤爐座宜多設皆切中時會疏入悉見施行公遇事沈毅有識廟堂有大謀大議必正色抗言務求至當不隨衆論為可否康熙四年會以星變地震求言疏曰星辰有定數今異星忽見則天失其常矣坤道主靜今倏爾震動則地失其常矣六卿各有定制今更易太煩則人事失其常矣挽回天地之變首在率循人事之常中外以為名言漕粟自通倉運入京倉車輛之費以萬計議者欲于水次令各旗支給可省

朝廷輓輸之力公曰水次支給受者艱于轉運減値而糶則狼戾散軼于四方若支給于京倉雖有糶者顆粒皆在都下此昔人根本之深計不當以小利而變法公之明于大計類如此會有主裁州縣存留之計

者與公議不合又欲變漕糧官運法爲民運紛更舊制公固爭之不能
得遂兩議具疏皆悉如公請而主議者益中傷之旋以失察吏胥報罷
天子鑒公老成忠恪念
世祖皇帝特敕公纂修賦役全書委任優崇勞績素著
詔留公京師補兵部尚書公在中樞時綢繆區畫皆中機宜均提鎮內
外之陞遷調剖分缺選授之法疏請設川湖總督以重楚蜀彈壓之寄
尤公先事之智也九年以年邁乞休疏再上始得請
天子嘉公舊勞
特賜溫綸命馳驛給俸以示恩眷都人士大夫祖餞東門外作詩歌以
榮公之行比于二疏有加焉南歸感疾寓居金陵屢疏辭俸
天子優詔答之不允其請去年疾革猶伏枕草遺疏謝
上不忘忠懇如此始終之義可以無愧古大臣之風矣公性純孝奉贈
雲公及鄭太夫人教惟謹能以清白世其家贈雲公鄭太夫人歿于滇
南逾數年滇省始入版圖訃音至公哀號擗踊慟不欲生凡三疏請回
籍終制詞益懇切是時
聖祖方倚公典掌計務

温綸慰留者再四不獲已勉以墨縗視事十八年請歸營窀穸築廬墓側盡哀盡禮

天子優以卹典公父母及元配周夫人各與祭葬人子之顯榮其親者可謂至矣而終天之戚垂暮不已居金陵猶手輯永思錄數卷至今讀之尙覺淚盈盈從紙上出也友愛周至視從子璋如已子順治十八年俾承公廕家訓嚴肅皆有法度子瑜官京師手書以清愼勤訓誡之歲不下數十紙用能克紹家學歸濵之日修學宮立義塾贍宗族周貧乏爲善日不暇給公與人忠信誠篤而泰山喬嶽之概溢于言表溫恭嚴恪終日無懈容讀書至老不衰尤精於鑒拔順治十二年三月充

殿試讀卷官以史公大成文首薦果得傳臚第一康熙六年會試膺

命大主考取黃礽緒百五十人是科號稱得士通達治體明而能斷立法垂憲爲國之紀膺

兩朝之異數作邦家之元老遺榮知足天格平康德福如公可謂備矣享年七十有二生於明萬厤癸卯年三月初五日卒於

皇清康熙甲寅年九月二十二日元配周氏誥贈一品夫人吏部郎中周公艮材女男四人琦官監生娶劉氏庠生劉公士麟女珣廩生娶朱

氏前刑部主事朱公揚先女早逝瑜工部營膳司員外郎娶馮氏明經
馮公運新女繼娶焦氏太史焦公竑孫女瑄廕生娶蔣氏孝廉蔣公士
煒女女三人長適前吏部主事胡公璇子騰驤早逝次適前刑部主事
朱公揚先子綖次字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孫公建宗子珏早逝姪璋原
任山西澤州知州孫五人世涓庠生世珂廕生世瀚廩生世耀世泰姪
孫二人紹曾承會會孫福胥俱幼公以
天子命賜葬極哀榮禮古人云既忠且孝宜銘如公者洵無愧矣銘曰
景運龐鴻挺生鉅公翼我
世祖六服來同賦簡役平公秉其成三壤既則九式維均六官之長公
柄其三仁育義正山負海涵瞻公之度精金良玉其言侃侃其容穆穆
成功而歸不激不隨進退有道卷舒以時飲和令終返于幽宅
天子曰咨錫謚表德寵命載申葬公高原康保無疆以裕後昆

又兵部尚書王端簡公宏祚傳　繆彤

康熙十三年歲在甲寅秋九月予告大司馬思齋王公以疾薨於江甯
踰年
賜葬三茅山之陽又踰年吳中受業弟子繆彤為立傳傳曰公諱宏祚

字懋自號玉銘晚年繫思高堂因號思齋其先陝西三原人太子太保
吏部尚書贈太師端毅公南京戶部尚書康僖公裔也既以順欽公從
戎至滇之金齒司遂占籍即今永昌府云曾祖良弼公祖崇正公並傳
隱德父贍雲公中萬厤癸卯鄉試歷官蜀楚著賢聲兩祀名宦常榜署
齋曰體認天理處繼晉秋曹以議減總河劉公獄去國天下惜之癸卯
生公公生而岐嶷性純孝沉毅寡言有才智讀書目十行下講經世大
畧即具廟堂之度焉十四補弟子員庚午舉孝廉丁丑中副名動京師
當事亟用公壬午遂由鄜州牧陞戶部郎督餉大同
本朝定鼎擢公岢嵐道用制府吳公孳昌議復留大同再歲以才能
召仍官戶部郎中是時草昧初闢圖籍散失天下戶口田畝錢穀多寡
出入損益之數莫能核公精典故善強記凡諸州郡所上筴即纖細無
不明晰宰執重倚公特疏久任公竭志纂脩賦役全書及成
御製敕諭頒行天下令各藩司遵守燎如指掌者公所定書也公謂百
姓不苦於正供而苦於雜派雜派者墨吏之便於民無便者也法令不
立則吏不知畏吏不知畏法則民不得安閭閻菽帛之輸
朝廷悉知自以艱難成節儉

朝廷版籍賦稅之事小民悉知自以燭照絕侵漁故裁定賦役一準萬
曆問法例晚末苛細巧取悉芟除之規模典則歸然一代章程諸臣工
咸拱手推讓以爲能用是加公太僕寺少卿正卿遷左右侍郎又晉公
尚書加太子少保旋加太子太保
上御南苑諸臣侍特
召公問天下錢穀出入之數公從容舉要領對言簡事明敷陳中綮
上喜目之曰此眞司農也又上論國計謂安民生必首絕私徵講强兵
則首嚴冒餉至於水旱災傷則蠲恤宜速又曰今拯救民生之要莫若
稍寬徵輸之期
朝廷寬一分小民卽受一分之賜明暢愷切天下頌之又籌滇南事萬
里如見經畫井然諸條議
上莫不拊髀稱善悉見施行因滇黔阻化
王師蕩平公始知親喪日月而元配周夫人亦相繼去世哀毀躃踊泣
絕復甦卽欲不俟
命而奔
天子慰留再四勉以墨縗視事辛丑請歸葬築廬墓側

上諭所司優議
卹典公父母以及元配一品夫人皆
予祭葬事竣遄還
朝改刑部尚書未幾復調戶部會星變求直言上疏曰星辰有定次今
異星忽見則天失其常矣坤道主靜今忽地震則地失其常矣六卿有
定制今更易太煩則人事失其常矣挽回天地之變首在率循人事之
常中外以爲名言漕糧例自通倉運入京議者謂於水次支散可省車
輛費萬計公曰水次支給則受者負載艱勢必減値而售米狠戾在外
京倉支給雖有糶者顆粒皆在內此昔人根本深計不當以小利變法
也其請於大計類如此會有主裁州縣存留與變漕糧官運爲民運者
公固爭不得遂以兩議上上竝如公指無何以失察吏胥報罷
上悉公忠
詔留尋補公兵部尚書庚戌引年乞休疏再上得
請馳驛給俸長安士大夫賦詩祖道以爲榮至金陵感疾疏辭俸不允
僑卜秦淮之上攝靜調養爐香甌茗坐擁圖書間與二三隱逸楸枰詩
話味道參禪以怡恬淡當事每有政務難決者輒往就問指畫井井無

不佩服然公雖退其忠君愛民之心殷殷不置咸望東山再起而公則翛然道履或命筍輿陟牛首雨花棲霞祖堂之勝以舒襟抱因登三茅峰棲心高寄玉函金軸無不探覽得趙文敏手書九天生神章眞跡摹勒於石而傳焉甲寅疾甚手遺疏馳上方

俞旨慰問而公薨震悼輟朝

賜祭葬謚曰端簡朝野聞公訃莫不揮涕嘅噫云公智畫深長不露威采咨決大事無詭隨亦無便給徐折衷以理可否適宜聞者悅服所謂古大臣風公無遜焉居恆念與瞻雲公遠退食之暇往往涕沾臆居金陵手輯永思錄數卷讀者悲動

今上御極初邀

覃恩請以廕廕猶子璋葢公篤行敦脩實其天性云讀書宦老不輟於古人嘉言懿行輒亹亹無倦公子瑜官京師手書淸愼勤訓誡之格言諄誨郵跡相接聞者得其片語共當箴銘今繕部君砥礪官方克振家學人亦以端簡公望之公於文藝鑒拔獨精乙未充讀卷官首擧史公大成卷臚唱第一丁未會試總裁玅選超越是科得人特盛而彤亦幸在選中以公見知故習公益深公大節偉行在史冊千載傳之亦奚藉

文以傳但形象一日之知又辱爲史官紀載揚休其職也即不文烏能
辭若世系與卒生年月及生平言行足爲人師者別有述特傳其功業
大端有關民生國計者如此
太史氏曰漢祖定關中相國何先收丞相府圖籍以知天下戶口阨塞
強弱之數史稱何之勳爛焉端簡於圖册散軼能裁定賦役書較若畫
一天下遵之眎丞相何奚若哉古云人趨實治無失世趨靡運之否晚
近取浮華尙文詞聲氣其中靡矣即欲治得乎如端簡公斯能以實效
治天下者哉抑三原端毅公持危定傾稱社稷臣公無愧焉克世其風
矣然吾觀公識高見遠臨事和而能斷殆宋世兩文正之間乎士君子
以經學樹功名治國家保令望壽考以歿如端簡公斯足法云

戶部右侍郎郝傑墓誌 爲溥

皇上御極之十有六年歲己亥少司徒郝公以疾終長公今少宰敏公
訃聞於朝
皇上惻焉念厥前勞
詔祭葬皆如例禮也長公以余嘗侍公杖履悉公行事因以狀來請銘
余不敢以不文辭按公狀諱傑字君萬別號械清先生始祖郝文忠公

經元初僑寓於燕因家焉遂世爲霸州人文忠節義文章無論識與不
識咸卜其後之必昌迺歷元明之世子孫繁滋無大貴顯者傳至智庵
公諱九思喜行其善於鄉隱德寖寖彰矣生子二次諱鴻猷世稱銘燕
先生公父也公生而瑰異幼不好弄稍長慷慨有大節十餘歲出就學
使者試爲文立數千言學使者奇之由是聲名籍甚畿輔士子無敢望
項背少丁母王夫人艱水漿不入口哀毀幾至滅性鄉黨之言孝者歸
焉甲子舉孝廉時銘燕先生爲秦之延長令當流寇衝斥之時公周旋
艱險守禦孤城流寇不敢窺及銘燕先生以病去延之士民皆哭未踰
年城陷至今延人思銘燕先生即思公丁丑舉進士授太常寺博士戊
寅銘燕先生卒公哀號毀瘁祭葬一依古禮不用二氏里中化之甲申
皇清定鼎召收遺逸公既夙負重望且近在畿輔地因首膺
召命入拜戶科給事中念
國家初創必先爲根本計且民志不定則僭踰易生惟禮可以已之因
上言宜開經筵祀闕里以示天下所先中云有一國者有一國之規模
有天下者有天下之規模
皇上爲天下主必紀綱定而朝廷尊滿洲貴人宜辨章服別儀從使漢

人望而知敬漢官亦宜辨章服別儀從使滿人見而加禮疏上內外是之公雖居言路未嘗掇拾人短長以沽直名凡有所言皆存忠厚開國之意時庶務未定廷臣有過無大小輒下刑部公復上言曰法者天下之平也法量過以爲受則法行而人知恩若罪無大小悉歸司寇則考功之法廢矣使天下之士朝囚首而對簿暮冠帶而服官非所以尊體統而養廉恥也自是乃分別降罰先議而後請

旨羣下始無輕詣西曹者未幾江南平降臣蔡弈琛阮大鋮等咸冀復用公上疏謂弈琛以賄得內閣與大鋮等朋黨爲奸以亡江南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正謂此也弈琛等宜黜歸公於天下事知之明而守之固雖不務苛細而嚬笑亦未假人故其奏對皆關治道之大而不爲目前之計晉通政司右參議丁繼母邊夫人艱服闋補光祿寺少卿尋以少廷尉晉大廷尉時重囚不時報決公以天道生殺各有其時王政同天則陰陽之氣不致乖戾因上言熱審及秋決例得

旨報可自是始定秋後律狀中所載皆其大節班班可紀者至於他所建白不可勝紀癸巳晉戶部右侍郎時長君敏公亦自閩之藩參內徵爲通政司右參議公曰盈虛消息天道也豈有父子同列九卿而不知

止者哉遽移疾歸歸而優游里閈與諸父老故舊爲歡恂恂如也處橫逆犯而不校有干有司者則一切遜謝曰吾故吾也豈以此改其初服耶丁酉敏公以少司徒遇
覃恩晉級封公如其官公家距京甚近間或至京邸輒去敏公以公不樂居京師思上疏爲溫凊計草已就而訃聞病革語不及私惟諄諄以兩世爲大臣勖敏公以盡所未盡忠孝之性不忘於彌留之際嗚呼難哉逝之日親族哭於寢百姓哭於路朋友設位哀泣鄉人會弔宅不能容公平生事繼母倍孝內外無間言繼祖母張氏雙目失明年九十病危公扶掖出入侍湯藥不稍懈兄弟之間備極友愛嫂李氏少寡公以子子之以女女之且爲之織悉籌畫俾無憾以終其節族黨歸義焉尤喜教育人才凡族姓里巷諸幼子弟以貧失學者無不委曲成就其婚葬無資時緩急者蓋不可以更僕數比歲大祲公傾廩賑給人人飽德以故仕宦累年而四壁蕭然晏如也嗟乎言以教宣行以道傳公在朝剛毅正直磊落可觀然皆以坦易之意出之與人不爲城府人亦不可犯以非禮其進退容與無少繫吝尤人所難樂善忘勢雖田夫野老尤必盡誠跡其行事可謂篤實光輝君子者矣其以啟少宰之緒不誣云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任公濬墓誌銘 孫廷銓

吾黨多士大夫而其孝友有稱聞老而孺慕不衰者文水最著昔甲申
之變公自賊中逸歸父老奔問官守余適從之因得其死生情狀又見
其創痕自髮際垂于眉末殷然尚未復也心甚壯之自是又復十年公
爲大司寇
予告以歸方招予爲林泉之遊曾幾何時而遽聞其沒也今太公年八
十餘千里移書問其誌余益發書而歎甚傷其意也爲述其畧焉按狀
任氏之先出于黃帝其在成周則薛伯足徵也漢唐以下歷世久遠或
見或隱靡得而詳明洪武初有曰全者始自樂安徙居益都之南鄙五
世滋大又一傳而昌曰經則公祖父也樂善羞行施于鄉黨是生太公
曰克明則彬彬儒行比迹康成太邱之間矣而夫人曰楊氏明詩習禮
嚴毅有風裁家法最善首舉維公名濬字文水及長狀貌魁異鬚髯而軼
羣綜博貫穿細大兼舉爲文附拔如雲舉岳峙與人交意豁如也少遊
諸生談經折角又獨留意古今治平大畧或慷慨談時雖當世之能臣
無能易其說也而獨承歡子舍浣濯厠牏則婉如也愉如也似不能言
者年三十舉于鄉又六年賜進士第初除知芮城又調榆次芮城固彈

丸而榆次巖邑也其令芮城勞之來之不厭其簡其令榆次勞之來之亦不憚其煩居三年署循吏卓異上考擢儀曹尋改御史按視蘇松蘇松之土沃土也其俗文辯而巧其吏舞文而多猾其長令攫金滿籝而善事上官故爲難治比公爲之期年報政載鶴二石二書畫百卷以歸其民似釋負也其吏似行霜也其令長似洗髓而易腸也而吳之士顧又似瘠者而是時闖賊煽禍已熸秦爍晉震動蜀楚直走大梁大梁者中都陵寢之屏蔽又周潞諸藩連封接軫宗器存焉故賊之操之爲已亟而前此捍禦之策又虛無具則危道也適公按吳復命中途抵里未及詣闕而當宁議守大梁者皆推轂公於是復以御史監軍大梁受事兩月方簡料師徒修飾戰具誓師厲衆擐甲登陴而賊勢憑陵百萬之衆蜂屯蟻附于汴城之下矣公遂激厲親藩器甲授之弓人寶玉出于王府調和文武撫勉百姓明信賞罰手劒而從之城以內百萬戶莫不振振然而城之下百萬賊無能狡焉以逞者悉銳不克賊老自歸而公亦以中鉛折肱得告還里無何賊焰燎原中原板蕩莫可收拾公復受命起復總督聞命疾馳方欲匹馬渡河號召忠義招集往日守汴部曲僚屬共圖國難未至河一日程夜宿長垣適賊以偏師潛行呼于城下

其門自開公尙未之覺也披衣問之則賊在閾中矣公旣被執從者皆驚相失獨二僕不肯去遂俱驅至彰德啗之不屈脅之不屈執而兵之鈹交于顱反皮障眼血流被胸憤絕不復自覺賊驚相顧自相語也已而解縛復趍檻車北去比至都則賊之前隊已陷都城爭取府庫掠民間子女狺狺相爭不復他顧遂得間逸歸則所爲見其創痕自髮際垂及眉末者也未幾

大清入關殲賊定鼎使者四出訪求耆舊或以其名上

聞趣起送入京授戶部右侍郎督理京省錢法時

大命初集百費繁興公私廩藏焚劫靡遺公收括銅料招揀工匠躬督率之以是倉卒取給用罔不贍數月以太夫人病劇得請歸省旋丁內艱服闋復補前職尋遷左侍郎總督倉場又晉都察院右都御史先是

明末漕政弊壞京軍欠饟以致不支及

大清開國需漕倍重王公勳爵集于京師則有祿賜文武新舊官僚九職以上則有歲俸八旗甲士未授田者尙多則有月饟或授田矣而災傷水旱之不獲斧斯車甲莫取資焉官家計丁而償者則又有瀦糧是皆于漕乎給之需之如此其亟也而明朝領運皆衛所世官其旗甲則

其軍餘也官有常職旗有見丁更番而來不煩改設玆改命之後悉已
就裁更置流官衛設一人又時或缺焉未補領運無人或多委署既未
必賢矣而旗甲聽其自招又往往聚游手而付之以是需漕日亟而侵
漕日甚比其抵通或復收兌不時倉蠹爲奸吏有徵求官無勾考或有
運糧萬計一粒無交者亦將借口焉公以公廉自律而羣下無敢干者
掛欠遂驟減于前又漕糧抵壩正兌悉入
京庾改兌則入通倉其入京庾者五閘盤剝有費入廒尖耗有加此皆
于正糧之外兌之于南登之于北自明末來閘壩衝決船袋耗折歷玆
復京運遲留
輦下百萬之衆待餔者急不能徐期以故改京倉爲河兌千艘萬車雲
集壩上日不暇給又其盤閘尖耗之數遂不復問之如是則倉與漕蒙
官與旗市利歸官胥而虧在公家矣公特疏駁正收其半以實
京庾舍其半以寬漕力自是公儲耗米歲增十萬有餘三歲遷刑部尚
書凡有大獄原情比律手自定擬有鍛鍊周內者絕勿聽以是稱平無
何遘疾懷歸以原官致仕優游田野半歲卒
天子悼之特遣行人臨祭營葬事焉迹其行事則可謂公忠者乎若夫

其天性之篤著述之富生沒之年子女姻亞之譜則有厥弟注之記載存他人言之勿肖也故不復附焉銘曰

騎箕尾乎道將藏爲雷雨乎澤將長惟君與父何用不臧有廢而興天道難量攀龍墜髯求死不得乎爲我心傷乘雲歸矣而憖遺一老宛然在堂悠悠千載誰相望且歸休乎山之陽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都察院右都御史吏部左侍郎孫公承澤行狀　王崇簡

曾祖釗祖仲良父金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左侍郎曾祖妣楊祖妣裴妣張贈一品夫人順天府上林苑采育孫公承澤字耳伯號北海年八十三狀先世山東青州府益都縣明永樂中諱明善遷實京畿至曾祖蓋三傳矣公中崇禎庚午順天舉人辛未進士歷任陳留知縣調祥符縣以卓異授刑科給事中歷陞戶工左右給事中刑科都給事中

大清定鼎補吏科都給事中歷陞太常少卿翰林院提督四譯館通政司左右通政太常卿大理卿兵部左右侍郎吏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尋以都察院右都御史太子太保年六十引疾家食二十餘年而歿嗚呼公于死生進退之際蓋有可考者矣以宏傑博達之才宣力中外著

績於前代不具論最著者爲海內正人之望至崇禎甲申任用奄寺至賊犯闕累疏糾正迨三月十八日城守大璫緫降賊中官宴飮城上司馬奏聞不省憤甚約兵部主事成德翌辰請召對及至午門惟一老閹坐地上屬之上達亡何宮人紛紛出走遂與德別抵舍而室人劉氏及子婦林氏投井死矣斯時也公蓋知死所矣自縊不死仰藥不死入井不死公于解懸挽溺者不能無憾也乃爲賊之紀功司執去惟求速死賊河南人夙知公曰公有遺德於吾鄉命僞尉守之無致公死公數日不食不死恭逢

大清驅賊西遁公乘間歸采育時君崩國破百姓遭賊酷害不啻湯火中一旦我

大清埽蕩逆寇改葬烈帝且令臣民成服三日義聲動天下不惟畿輔得脫屠毒雪痛憤願歸命臣服惟恐後且徵求四出公雖欲潛隱村墟豈誼之所敢出哉遂仍官公給諫卽疏陳大仇未報不敢受職願效命先驅以盡臣誼旋奉

旨朝臣矢報具見同仇大兵進征逆黨卽當殄滅復命中書傳諭卽日受職于是官都給事中則請復六科職掌官太常則請還千畝以供郊

祀官大理則請依律以緩決官兵部則籌容民畜衆官吏部則篤推賢讓能其相機宜以佐維新之治者公未嘗言於人人則無不重其譽望年甫六十藉重聽乞身營退谷以見志公自幼有志於學砥礪以自匡飭未嘗識人間佻宕之習於古今治亂經濟皆究其原委而于人之邪正尤兢兢焉當諸生時有建權閹魏忠賢祠于其里者相率拜祠下公獨不往時人目爲東林秀才公嘗與予論東林爲宋楊龜山先生無錫之書院明顧公憲成購於寺僧置龜山祠與同志闡明理學於其中初非要名植黨明之季也推斥正人者概指東林爲黨人予謂逆黨擅權凡糾閹死者皆時所指爲東林而附逆獻媚則夙所嫉惡東林之人迨李自成之變東林死節者比比而委蛇于僞命偷生視息皆自以不爲東林之人也其邪正有不待辨而昭然者公以爲然海內士君子聞公之風咸企慕爲當今文獻就正所聞公概不爲因緣閉戶著書歲有成帙經翼一書自公爲縣令時即多方裒輯有世所未覩者復作孔易傳義合闡尙書集解禹貢考詩經朱翼春秋程傳補儀禮經傳合解皆闡明聖賢微旨多前人所未發嘗以學者不達古今經濟皆非實學于是著歷代史翼及水利考治河紀明史未有成書久或失實纂述春明夢

餘錄人物志山書廣記元明典故編年考典制紀畧寰宇志畧山居小箋研山齋集考等書于理學則有宋五先生明四先生學約道統明辨諸儒集抄考正晚年定論皆公一力搜羅定正手自脫稿歷二十年日不釋卷今年目力不及猶著益智錄日令子孫朗誦於側删定成書勤勤開示來學之意至歿不衰病間晤魏侍郎諄諄以闡述聖賢之學相推讓與葉太史方藹言勉以做官事小為人事大及予往視則曰幼為諸生老為經生已為厚幸惟時當多事未能超然並不及私閱日而公歿矣平生無聲色之好嘗貯古器及名人書畫與客談經史之餘出以為娛教子孫讀書砥行不使少習世俗之華腆鄉試及應仕進者皆不令預曰衣食粗足當知止足歿前一日沐浴更衣賦詩有云進退死生兩大事孤心留取照幽墟嗚呼此亦足以見公志矣遺囑治喪一遵集禮公歿諸子孫泣涕顧予曰公病間謂不孝等我生平無善狀宗伯王公敬哉處士顧子甯人陸子翼王知吾仕學之本末質之足矣幸為賜狀嗚呼予何忍辭謹撮其死生進退之大者如此其功名著於前代惠澤及於公私皆略而不書或亦公之志也配高氏前卒副配劉氏以甲申殉節子四人道樸廩生恩蔭侍衛江南揚州府泰州同知終養娶林

氏刑部侍郎德馨女死節道楷恩廕生前卒道櫄監生道林廩生女一
孫男八人煥熺煌烱焜炳煒燠孫女八人曾孫二人坪城曾孫女一

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永甯張公鼎延神道碑銘　吳偉業

世祖皇帝御極之十年兵部右侍郎張公鼎延夙夜左右執事有恪
上憫其勤勞加恩賜金幣馳傳歸里公卿祖道於長安門外都人以為
榮又六年公以病卒於永甯之故第其子兗州太守琯吏科都給事中
瑢泣而言曰維我
國家天造之初卿貳大僚不敢遽以骸骨為請有年至致事者輒留宿
衛奉朝請於京師其蒙恩
予告有之自先臣始是不可以莫之紀也又三年兗州服闋補淮安守
而命偉業書公墓隧之碑謹按張氏陝西同州人始祖仲文避兵徙洛
之永甯仲文以下六世諱士益緣其子中丞公貴得封中丞公諱論仕
至四川巡撫都御史以元配段夫人生公公萬厤壬戌進士起家行人
考選兵科劾兵部尚書霍維華以罪廷諍惠安伯張慶臻賄改敕書及
宣大總督張曉巡撫張三烝失事狀所言皆施行當時推其讜直陞兵
科都給事中在明季啟禎之世蘭州土司奢崇明反連結水西中丞初

按蜀繼受任滇撫克遂前功先後收復四十七城拓地二千里五峯山桃紅壩之捷馘其渠魁卬筰蕩定論功爲西南第一方中丞歸自按蜀以清卿居里頗知兵名而公被擢在省垣將吏勇怯軍機進止皆其職所當執奏每在直中夜治文書參密畫旬日不敢洗沐其劾張慶臻也上怒慶臻動舊掌京營行金主書竄易詔草文華召對事連長山相劉公鴻訓劉賢相其曲意慶臻有端受取事未得考實公雖糾摘慶臻無所避終不欲傳上怒致大臣辟故與御史吳玉持論並剴正而公微爲持平在廷服其知國體後于平臺數被引見敷奏詳敏上以爲能眷遇寖隆以中丞撫蜀子例不得居諫職請避歸忌者摭其里居蜚語聞左官薄謫而中丞亦功成納節矣流寇之渡河而南也首陷澠池盧氏次及永甯永山城不修礦盜亦動邑無眞令民皆搖心中丞卽巴渝之舊部遏宛雒之嚴衝誓眾登陴捐金犒士天寒路止離風雪皸瘃之患城全身瘁屬疾不起公時已從行人司副再遷爲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職事修舉駸駸且復嚮用既奔喪成服伏闕上書曰臣父出定蠻方還扞鄉里戮力兵間致于僵仆惟主上念葛亮之渡瀘以勞定國憐子囊之城郢沒不忘君庶俾先臣死骨不朽上省章嫌其稱與過實下所司

按嚴竟坐免官或以爲用事者因微文修舊郄非盡出於上意也監軍道湯開遠好直諫追訟公曰永甯鄉紳張論以死勤事不蒙優錄并其子錮之熊耳以西塢壁以百數有不聞之解體乎閱七年李自成再起中州先破宜陽永甯而雒陽遂至不守公流離中條上形勢請于宜永之交如韓城山鄉者宿重兵守要害山道阨狹可以搤其吭而弗出且曰臣爲親受譴不獲復奉闕廷敢因耳目所及一陳滅賊之策永塡溝壑終無所恨上亦韙之然竟弗召也嘗憤中樞失策流涕告所知曰嵩山縣亙三百里宜永當適中之地永有東西二崤之固尤足設險賊之出入秦豫磐牙穿穴於其中始先人守永卽所以守雒守雒卽所以守中原當時不圖其功覆用爲罪山民憤歎人無鬬志賊勢披猖未必不繇於此嗟乎吾父子功罪已矣如國事何哉當自成破永公守南城事急主僕匿於堌井賊燭以炬弗見投之以石弗傷越兩日有一嫗來汲僕謀於公緣綆先上方及幕賊攜刃者至將加害嫗紿言吾子也遂脫脫已嫗忽不見僕傳語其儕篝火井旁號公出之歸于溪源寨五日中夜心動跨驢急行天明而跡者至報曰已去乃免公有井異記著其事文多不載公之免也宗人多死兩子幸無恙避地河北懷縣間行歸營

中丞奄歿於故山中賊騎充斥公晝伏林莽夜穿竃穴葬畢仰天慟曰孤子自此可無憾矣汴梁之急也公建議秦兵雖奉詔來救賊鋭甚未可爭鋒可駐師鞏縣扼虎牢之險爲持久及孫傳廷敗於柿園歸秦埽衆復出關自謂必勝公獨貽書戒勿輕敵宜修復維陽進戰退守出萬全之計迺吾謀適弗用而明亦已亡矣兩河並復郡邑受僞署誅鋤大姓搜牢金帛公子弟被執彭考惴惴宗族之弗全會

本朝受命大庇生民百度維新九品式敘公用薦徵拜吏部驗封司郎中由驗封改考功管大計是時天下新定長吏丞尉軍中以便宜除拜皆白版假守年勞治行掾史輒去其籍莫得勾稽公據典章覈流品浮僞必黜貪殘必懲奏免千有餘人銓格以正甲戌分校禮闈所得士有至公輔者累資晉太僕少卿換大理尋爲正陟侍郎於工部爲左於刑部兵部爲右階通奉大夫再進秩一等禮遇視六卿蓋異數也其在大理刑部也屢決大獄亭疑奏讞依于仁恕仍抗章舉正職業中嚴律令不爲煩苛大者定僕區之法寬株送之條盛夏請解出繫囚桀黠民實指莊田詭勢自匿者必正其欺謾至今奉爲絜令焉公爲人曉習文法在事勤力鮮所回隱同列或語以受任日淺宜引嫌避可否公搤擊出

涕曰某遭本鄉傾覆生類殄盡提攜細弱歸命
聖朝出虎口攀龍鱗際風雲脫湯火若不能出身自効裨益萬分何以
見陳許汝潁之士乎其居心盡節如此中丞有別墅在金門山所產貨
當篠簜埒於江陵之橘成都之桑公之謝政歸田疇廬舍次第整比於
其間立家廟設義莊以尊祖收族暇則偕少參諸公爲阡陌之游作五
老圖自爲文記之有勸之復出者笑弗應二子中外並歷顯仕垂組揭
節歸拜公于德里公與廉夫人慨然太息曰吾出胥井之中上見烽火
接天下見積屍撐距當此時未識軀命所在詎意今日骨肉復完嗚騶
夾道上先人之邱隴哉語曰知足不辱
聖主之優老臣恩不可以忘也公兄弟三人季曰世延夫婦死於兵公
撫其二孤珹璋有恩紀廉夫人視遇如所生人以爲難夫人事公母段
太君以孝內治肅飭先於公二年以沒公字愼之別字玉調有文集二
十餘卷墓在豐原之墟以廉夫人祔子三人長瑄次璿也季瑈殤女三
人孫男一挺之孫女一餘詳在墓誌偉業聞活千人者必有封中丞之
討蘭州與水西也不多殺戮以侈首功不附宦寺以趣賞率髳人僰部
可撫者撫之巴童賨女無歸者歸之其仁恩結於蜀人猶宋之有張益

州焉黃巾禍亂食祿之家多見屠滅張氏子孫獨完受其福嗚呼上下
三十餘年觀公父子之際亦可以知天道矣初偉業之識淮安君於浙
也因吾友張黃門敉菴以定交繼在京師得交吏垣君距今十有餘年
矣淮安友道敦篤契分特深熟聞公家世行歷言之庶足考信茲以揭
德樹阡爲屬容敢用不文辭謹掇拾大者著之如右而系之以詩曰
金門之竹有琅有玕上捎白雲下拂青鸞于焉宴衎于焉考槃河水漣漪
二崤巑岏篤生中丞功著西土紹啟我公主闕是補謇謇在廷不茹不
吐亂之始生載禦其侮皤皤黃髮有勞實多覆曰僭慝讒口則那心之
憂矣涕泣滂沱人亦有言我罪伊何洛之竭矣乃穿我墉井之冽矣乃
逃我躬誰其擠之我是用急誰其拯之使我心惻亂其有定天降厥祜
王師徂征生民乃救
帝思耆德召置左右豈不懷歸竭蹷恐後乃亞司空乃貳司馬
帝曰汝勞錫之休假錦綺千純黃金百冶公拜稽首歸永之野飲此旨
酒瞻望北卬哀我人斯何辜流亡愍余一老歸焉永臧蒼蒼者天矢諸
弗忘伐彼篔簹爰作笙簫嘒嘒管聲薦我蘋藻凡爾子孫不暇有詔神
之聽之工祝致告維厥祖是承維先公是行鼐鼎及鼒刻茲令名如嵩

與少不壽不崩後千百年家以永存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徐公起元墓誌銘　金之俊

順治十有六年歲次己亥秋台州府大夫丞徐君諱祚煥泣持其先人總憲望仁公行狀來屬余誌其墓而併爲之銘以余與公同朝十餘載且先後相繼同官凡公之立朝行己與夫生平敭歷中外之眞品大業炳炳烜烜得之耳聞目見者最爲委悉余雖老病無文誼不能辭謹按狀公徐姓諱起元字貞復別號望仁遼東遼陽人也先世爲江南廬州府合肥縣人明初以軍功徙遼遂家焉世簪纓勿替遠不及詳公考明川公以孝友著聞遼左碩德粹履有陳太邱風公妣董太夫人淑愼柔嘉六行咸備生丈夫子一人是卽公公生而警敏沉毅少不好弄治麟經補博士弟子員試輒高等壬子登順天賢書癸丑下第歸益篤學礪行一時學者爭延致爲師今少傅萬涵甯公亦嘗從公受業庚申秉鐸山東淄川訓士之方悉倣胡安定公先德行而後文藝淄川士習蒸蒸一變辛酉丁外艱服闋補河南閿鄉教諭所以訓閿士者如淄閿弟子愛敬而信從之亦如淄已巳授湖廣保康令保康彈丸邑戶不滿三百皆家鮮宿舂一切日用所需必取辦鄰壤又居萬山中嚴谷邅迴往來

甚難公爲百計籌畫置立集場平其關石通其有無俾强暴不相侵智巧毋相奪商賈麕至邑民賴以稍蘇邑南有湯峽河可以達大河抵襄陽奈萬蓮洞口有巨石嶙峗橫塞河氾公審觀形勢令居民沿山伐竹木烈而焚之不三月間巨石剝落殆盡即五丁開山神力當不過此於是峽平水注凡入山採木者順流而下直達樊城可得倍値地方至今猶蒙其利也壬申丁內艱丙子補湖廣應山令時流賊起自秦隴蹂躪楚豫勢方披猖而應適當其衝公涖任察城守之具百無一備爲之築垣濬濠修櫓繕器捐橐中資募壯士千餘人躬自簡練務人人可用以防不虞未幾賊渠八大王張獻忠突逼孤城公親率壯士邀擊屢戰獲捷所得甲仗衣畜無算賊鋒首挫忿圖報復羣賊如闖塌天整世王一斗粟滿天星老徊徊等環集城下悉力仰攻公爲整備火器乘城禦之神暇而氣壯賊咸失利去比應之鄰邑望風降賊者衆獨公固守四載屹若金湯匪但治行卓越爲諸道最而武功赫然尤一時豔稱未有也己卯冬大計吏撫按交章薦剡爭言當大用公了此賊不難會閣督部師至亦素重公望題授鄖陽同知管鄖鎮餉時鄖兵萬餘屯住竹山縣自鄖至竹六百里而遥河身淺窄以小舟溯流牽挽歷灘百二計半月

方達又大帥左良玉馬步兵三萬餘屯興安縣亦移竹就糧較原任竹兵數且三倍焉公慮兵多糧匱不免庚癸呼乃向治院繼咸袁公假步兵五百晝夜協運七日即至以蕞爾山邑屯兵數萬轉餉不竭公之力也適太守缺當事者舉公署府事旋實授公感激奮勵於戰守機宜靡不殫力料理辛巳八月張獻忠領賊眾數萬攻城公備禦已預用火器中其左臂賊踉蹌走壬午十二月闖賊李自成從白馬洞渡江攻陷襄陽而南陽承天荆州等處所過州邑俱望風瓦解湖北半楚孤存一鄖耳賊意且輕鄖遣騎萬餘徑抵城北安營以為鄖可旦夕下也公督率壯士躬冒矢石出敵不意直擣其營所殺傷凡三千餘賊乃宵遁癸未二月賊驍將劉宗敏等統馬步五萬攻城三面環繞其鋒甚惡公約眾歃血誓曰今日之事有死無二且歷數某處某處順賊者卒被慘戮將士為之感動皆泣下如雨無不一以當百乃部署諸將分方迎敵終日對仗凡枕戈擐甲者七十餘日賊死傷過半竄歸襄陽癸未四月賊復來用麥秆雜土於黑夜築臺三層距城百步許高與城齊計四十五座駕砲擊城城內人望而却立勢且岌岌公謂諸將士曰鄖之存亡在此舉矣與其嬰城兀守曷若以戰為守而守乃固於五月三日傾城兵出

戰用火礶火箭燔燒麥臺頃刻而四十五座立燼闖賊聞之親督精銳來援行至淅川知火器精利且士皆殊死戰度弗能敵因轉鄧州回襄陽尋渡河入豫迎敵孫督秦兵秦兵不戰而潰遂乘勝入關中據險僭亂當是時鄖西北偏漢中興安商雒一帶處處署有僞官獨鄖陽孤鎮四面皆賊內無糧餉外絕救援如撐漏舟于瀰天駭浪中不覆溺者幾希是年秋廷議錄公之功擢陞副使隨晉鄖陽撫治公益感知遇嘔心經理寢食靡遑時鄖所亟需者火藥公乃令各營俱設硝房埽土淋煎而硝足矣磺不給乃用火酒煮硝功與磺等磺足矣鉛又不給乃募市廢鐵設法鼓鑄圓如走珠自是火藥不勝用矣從襄陽陷後餉道梗阻公多方曉諭居民俾悉出蓋藏樂輸靡後不數月而民間儲蓄告罄又倡率寮屬竭力捐濟不數月而官橐又罄惟相率拾野菜剝榆皮采椽實聊以充腹僅免易子析骸耳公偵知賊有糧艘屯河下募死士夜駕小舟順流而下乘其無備奪取賊船賊窘攻城益急護糧益堅公又夜遣人以火箭焚之賊糧悉盡甲申正月闖賊以鄖久不下復令驍將路應標等來攻計四十七晝夜公身先士卒奮勇堵禦斬馘無算賊將僅以身遁三月又令賊下得海等益兵萬餘來攻仍敗遁如前五月又令

驍賊武寅臺等二人來城下要盟云中原大勢已去孤鄖在重圍中糧盡援絕能支幾時盍早自全公義憤塡胸卽城下斬之誓不與賊俱生賊知公忠義難撼甚於城堅不可拔乃更益兵列營爲持久計公復出奇謀多方以禦之夜襲以擾之使賊片刻弗甯者六閱月賊憊莫支退營楊溪鋪別築土城自守時縱遊兵突城下公應之愈暇愈整靜伺賊出營卽遣奇兵迎敵以挫其鋒十二月六日公親率銳卒薄土城下索戰復密遣人入賊營爲內應夜半火發內外夾擊賊大窘開東門逃竄乘勝追擊殺傷殆盡賊帥路應標殲焉方期露布告捷而明代已革九閱月矣嗟夫明以天下之全力不能守其九廟而公未嘗擁重兵資厚餉獨以兩袖清風一腔熱血守張巡許遠之所不能守終明之世中原板蕩孤鄖屹然以待

皇清定鼎之日完而歸之猗歟偉哉今

天子嘉公全城殊績仍令撫治如故公爲起瘡痍集流散戢綏彌至於是鄖之人感公福澤家尸戶祝特爲畫像立祠丙戌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已丑晉階太子太保正直和平始終如一不矜圭角人自不敢干以私辛卯公念明川公已葬淄川而董太夫人櫬尚寄金陵因乞假迎

歸合葬於淄壬辰
聖上眷倚老成仍命以原官管大理卿事公循例引年蒙
恩許允典禮優渥公始得以險阻艱難備嘗勞瘁之身卜別墅於都城西南隅負郭臨流稍憩息焉每佳辰月夕與親朋握手道故浮觴嘯詠竟日忘倦白鬚飄然顏赭若童人望之羨爲神仙中人也戊戌九月初五日竟無疾而逝嗚呼公之爲人也軌步趨矜然諾孝友篤自性成忠義助以學問衾影夢寐恆自期爲聖賢教人弟子亦期共爲聖賢自起家縣令以至建牙開府無不身視民家視國故百姓愛之如父母士卒護之如頭目以之守城城完以之攻賊賊破竪蓋世無前之偉烈垂千秋不朽之令名然未嘗沾沾焉向人稍有德色至歿之日囊橐蕭然幾無以斂此在他人爲最難得者淸節於公之生平直其一端也若夫待昆弟無爾我撫諸姪若己子九世同居不析箸緩急族黨靡有厭倦心則又皆公制行之緒餘已公生於萬厤乙酉年七月二十六日未時卒於順治戊戌年九月初五日卯時享年七十有四卜於某年月日葬於某所元配趙氏一品夫人生子一郎祚煥以侍衞歷官台州府同知甫涖任一日即値海賊陷城賊逼降抗不受僞職卒護憑赴省此蓋得於

公之教忠者素也生女一適海州守忠鵠李公長子一元候選縣令繼配郭氏一品夫人生女一未字祚煥配卞氏平定州守圖閣公女繼楊氏瓊崖參將苑靑公女繼董氏貢士峻明公女孫一天培配甯氏內閣大學士萬涵公女姪國楨任磁州參將祚炳任靑苑縣令爲之銘曰

公篤生兮稟星辰公制行兮侔古人公司鐸兮安定均公烹鮮兮召杜倫公建牙兮威且仁公禦寇兮若天神鞏孤城于磐石兮傲殉節之張巡雖世代忽滄桑兮賴忠義之獨伸垂紳正笏以肅紀綱兮憲度惟新屈指懸車而娛泉石兮二百餘旬生也榮死也哀兮輝玆貞珉歲可遷石可朽兮芳名詎淪

名宦戶部右侍郎周公亮工傳 林佶

康熙三十有五年夏四月閩八郡士大夫詣當事諸有司請崇祀故戶部右侍郎櫟園周公於郡學宮之名宦祠僉報可以七月二十五日奉主行事蓋距公涖閩時已四十有九年距公歿亦二十五年矣適公子在浚遊閩謂玆舉於國典家乘均有光宜大書以傳於後且屬佶文之佶生晚不及見公又愧學淺名微何足以傳公於不朽固辭不獲乃以嚮所聞諸父老者掇

拾公全閩之大畧務質核俾傳名宦者采焉公諱亮工字元亮先世有仕江西者因家金谿後遷江甯其自江甯再遷河南則自公大父始也故公遂爲祥符人以先世之常居櫟下也自號爲櫟園公爲人警敏負奇氣於古今之書無不讀於遠近知名之士無不交自爲諸生聲譽已著及舉崇禎庚辰進士授濰縣令堅城守殺賊才望益大重擢監察御史方入都而逆闖陷京師明亡公遂歸江甯養親不復有宦情矣順治二年

王師南下特徵君以原官招撫兩淮尋授兩淮鹽運使改鹽法道三年擢布政司參政淮揚海防兵備道政績皆可書四年陞福建按察使六年以按察使署理兵備海防督學三道事冬入覲轉福建右布政使七年還閩以右布政使署建南道事八年署左布政使事九年署漳南道十年署興南道陞左布政使公前後在閩凡八年所歴監司任殆徧皆從草昧荆棘中以扶士氣拯民瘼爲己任故功德之在人者深其初涖按察也未入境而民亂公從杉關入據光澤城守破土寇李鳳毛念卲郡去會城數百里又東與建甯鄰倘閩上游不靖則頑民叛將勢相連合將與江右南昌應患大未可圖也乃即卲郡治涖事率家人戍兵百

餘備戰守以計誅叛將熊再法秦登虎等三千人凡在郡經理七閱月閩西境以安而福州自戊子兵荒流孳載道羣盜滿山公爬梳嚬咻逐假令鉏豪强撫逃亡閩民始依公爲命大寮位公上者亦不得不倚公如左右手故委公署道員者七公靖大亂者六如永安之招曾省也建甯之馘陳和尚也延平之勦吳賽娘邵武之縛耿虎也而守清漳保泉州活十四寨功最鉅公功益顯忌公者亦益多十年

上擢公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即疏言閩事首論除降寇鄭芝龍又陳用兵機宜六事

世祖皇帝深嘉納而公禍基此矣尋陞戸部總督錢法右侍郎先是芝龍既降其子成功猶據廈門屠漳州剌殺總督日以降愚我冀緩援兵

朝廷亦羈縻芝龍以南安伯奉朝請公之以中丞入也極陳其逆狀

世祖密下公疏於部遂執芝龍下獄芝龍知公發其事乃大恨揮金謀報公適督閩者方修怨撼公一二巨帥向與公齮齕者爭相媒孽飛章

上告公遂聽勘再入閩當是時爲公訟冤者衆人情洶洶適成功以舟師數萬突至逕趨福州倉卒城守無備勢在呼吸巡撫宜公永貴知公爲人心所屬又長於殺賊乃便宜出公藉公率士民分守時賊焚掠四

郊火光照耀城中且數日屢攻城不克乃剋期蠭至急攻西南隅鉦鼓聲殷地公坐射烏樓盡以平日所善諸文士為部曲指揮守禦復親發大砲擊賊殲其渠帥是日微公城幾陷賊更大治攻具乘雨夜潛師肉薄登公百方禦之士民皆踴躍殺賊無算賊知為公也氣奪遁去巡撫乃疏公全城功舉朝為動色然向獄終未解也及按察程公之璿至乃亟別公冤狀上請有

旨并逮訊所牽引及千人閩民罷市號冤不可得焚香祝送出關千里不絕久之

廷訊事漸白會

世祖賓天

今上即位推原

先帝意出公而芝龍遂論決矣已錄守閩功補公僉事青州海防道再遷江南江安督糧道未幾投劾歸遂歿公好讀書善為文章雖干戈囹圄未嘗一日廢吟詠其獎引後進如不及博物好古其天性也惜乎已試輒蹶於平日抱負十未能展二三然其治閩之久功德昭然人知其功在於守城殺賊而不知其中朝殺賊之功為尤大此眞無愧於開國

之名臣宜乎閩民愈久而思不忘也公所著書百餘卷晚年盡焚之其前行世者不可得而掩也

又周櫟園先生傳 魯曾煜

周亮工字元亮籍江甯遷汴爲祥符人以先世居櫟下又號櫟園海內稱爲櫟園先生亮工行甚敕備善讀書奧篇隱帙無不律逮崇禎庚辰進士守土有能聲而以福建全城功爲大時

國朝閩嶠甫定山海奥壤猶多伏戎大帥處泉州十四寨居民從逆將帥師夷其地亮工時官布政爭之力且以其家百口保無他帥感其言直從之閩人爲建報恩祠刻石射烏詩話二樓以紀活命事亮工工古文詞根柢槃深一稟秦漢風骨而獨闢性靈未嘗章橅字範索之象貌也性嗜士類尤篤覩念故當明季汴城遭寇亮工官山東舊鄉遺黎渡河而北亮工遣弟亮節收錄存䘏振以糗糒扉屨所活又衆仕至工部侍郎所著有賴古堂集并雜篹數十種行於世子在浚在延尤有學

魯曾煜曰世之學者誦先生文悅之尠知兩活命事余特揚之其他不具述聞先生死之日或夢金甲神鼓吹翟葆曲旃瑚輿迎之去汴進士劉愼云

又賴古堂詩鈔小傳　鄭方坤

周亮工字元亮一字減齋又別自號櫟園學者稱之曰櫟下先生先世
自金陵徙居撫州之櫟下數傳復徙大梁考其世唯櫟下居最久取以
自號志不忘也少好學能文章弱冠從海內諸名士游聲稱籍甚崇禎
庚辰成進士授濰令以守城功擢御史十日而京師陷間道歸里門明
年王師下江南遂以御史招撫授鹽法道遷閩臬踰年陞右轄尋轉左
時山海崎嶇無尺寸乾淨土公至剏以雕勦收餘燼而煦哺之使反側
子自安平李鳳毛之亂解淸漳之圍見者胥驚爲神施鬼設不知皆從
書卷中體驗古人成局而變化出之者也旣以御史臺徵上章言閩事
輒
報可又密有所建白頗摘抉用事者驟擢少司農而聞者咋舌曰禍始
此矣已而督臣果飛章誣劾奉
詔赴閩勘時有司已鍛鍊具獄比到吏民守府訟冤者以千百計按察
司與五司理會鞫得其冤狀與平反撫軍不敢任請廷質
詔逮法司復訊仍以辟上秋有
詔朝審讞之日忽大風從西北起吹爰書入雲端移時乃下於是羣公

卿揚言曰天意如此獄可疑適緣
大行遺詔遂未竟朝審案援赦論釋尋出爲青州海防道轉江安糧道再被論事白而卒生平喜爲詩宗仰少陵然機杼必自己出不屑爲公家言劌鉥湔濯而歸之大雅而訟繫前後數年所得詩尤多方坐獄堂下健卒猙獰立呼謈聲如沸手拳據地顧伍伯乞紙筆作送客游大梁二十絶句投筆起對簿詩語皆驚人獄成奏上人謂且不測公赫蹏細書與所親曰今日當得
旨束衣待之所謂時至則行也又一札云今日尙不得
旨又活一日屬友人爲作又活一日印章卽此而論較子瞻獄中夢遶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之句其度越古人何等哉當公之被逮入都也百姓皆炷香號哭追送數千里謂公活我顧奈何反以閩事累公語悲痛不可聽詳閩人高兆四泣記中其時連染者近千人考治榜掠瘐死無算猶數百人從公對簿輿大呼白公忠直無罪情詞慷慨卒無一言撓敗吁難已某閩人也先祖二銘公辱公文章道義之交嘗枉駕三造敝廬閭里傳爲佳話繙公遺集蓋不禁廢書而三歎也

又江南糧儲參議道前戶部右侍郎櫟園周公墓誌銘　姜宸英

公諱亮工字元亮別號櫟園祥符人先世有諱臣者仕宋知江西撫州
軍事因家焉其後三徙定居櫟下至公祖贈鴻臚寺序班庭槐游大梁
而樂之復占籍開封鴻臚生于文煒卽公父國子監生任諸暨簿公中
明崇禎十三年進士授濰令是時濰被敵圍公以一書生乘障親集
鏃其身城以不陷事聞行取授浙江道監察御史未幾京師破順治二
年
詔起公以御史招撫兩淮改兩淮鹽法道陞海防兵備道遷福建按察
使踰年陞布政司右布政尋轉左首尾在閩八年其以按察駐節邵武
也邵武在萬山中嘯聚彌山谷城外烽火燭天公權宜治軍事募敢死
士日閉門轉戰谿谷間多所擒獲夜則獨坐譙樓上仰天長嘯賦詩高
詠衞士擊刁斗聲中夜與相聞事少間建詩話樓祀宋嚴滄浪其上召
邑諸生能詩者日與倡和境內盜安爲右藩時屢奉檄歷署建南汀南
漳泉諸道皆數反側地人所顧却不敢就獨單車往來鋒鏑中百方經
畧所至輒見紀故自
內召出境及被劾還質質竟傳逮復入都百姓皆扶老攜幼頂香迎道
左爭奏酒食勸盡觴號哭聲竟數百里閩詩人高兆作四泣詩紀其事

初公以左副都御史徵上章言閩事報可又密有所建白頗摘抉用事
者騶擢戶部右侍郎而閩者咋舌曰禍始此矣未幾督臣果飛章劾奏
詔赴閩勘比到前督臣已罷去按察使與五司理會鞫得其冤狀列狀
上中丞時久旱牘具雨大澍民爲作歌曰東卷雨云復逮下刑部訊秋
朝審可疑故事獄上可疑者報聞即釋而是時適傳
恩赦凡已論囚槩減等公反以赦例當隨輩從塞外待春發遣緣
大行遺詔免尋以僉事出任青州海防道公生平喜爲詩凡按部所過
山川風俗及臨陳對敵呼吸生死居閒召客讌飲詠唱吹彈六博揄袂
獻笑無不以詩爲遊戲心營口授史不給書而頗繫前後數年所得詩
尤多方坐獄堂下健卒猙獰立鋃鐺纍纍呼謈聲如沸手拳據地顧伍
伯乞紙筆作送客遊大梁詩二十絕句投筆起對簿詩語皆驚人素與
黃山吳生善吳從公獄中久其爲北雪詩序畧曰記初冬余與生夜坐
爲詩漏下數十刻嗚嗚吟不止或至心傷則相對泣嘗對卧薄板上忽
聯句或兩人擁敗絮從口吻中濕筆露臂爭書薄板躍起短燭撲滅一
笑而止其高致如此按青逾年遷參議江南督糧道復遭劾解職聽勘
事解尋卒公材器揮霍善經濟喜議論疾握齪拘文吏當大疑難剸斷

生殺神氣安閒無不迎刃解者自筮仕卽在兵間尋擢臺職益欲以意
氣自奮不幸遭亂歸才爲時需十年之間晉歷卿貳然時時與世牴牾
庚戌再被論忽夜起彷徨取火盡燒其生平所著述百餘卷曰使吾終
身顛踣而不偶者此物也辛亥冬某過公西陵佛寺留飲拊几太息謂
余曰吾與子相見知無幾今我年六十子歸爲我作恕老堂酌酒歌而
已恕老堂者公所居著書處也余渡江詩不果作然竊歎公之才其轗
坷歷落而老且衰於此視其中默默如不自聊將遂已也循公之迹考
公之志則古之大人君子其身尊名立人望之若不可及而當其壯年
逾邁俛仰身世出處盛衰之故其皆有不自得者乎則夫世之辭富貴
而就貧賤甯獨善其身以置生民之休戚理亂於不顧至於老死而不
悔者彼亦誠有所激也嗚呼可以知公矣公好奬與後進嘗寘一簿坐
上與客言海內人才某某輒疏記之諸所嘗經過雖深山穴處中物色
無不到見少年能文士觭辭隻韻立爲延譽或數屏車騎過之老生貧
交相依如兄弟其爲文及詩機杼必自己出語矜刱獲不蹈襲前人一
字劖鉥湔濯而歸之大雅尤嗜繪事及古篆籀法每天明盥漱出外舍
從容談說古人圖史書畫方名彝器皆條分節解盡其指趣客退則手

一卷燈熒熒然至夜分歸寢以爲常元配馮淑人生子五在浚國學生考充官學教習在延庠生在建在都在青皆國學生孫男女四人卒年六十有一將以某月日葬於某原銘曰

謂莫知耶爲大司農謂逢其時胡蹶而終詭嚮偭規滑稽乃容余不忍爲奚辭固窮烏石巍巍滔滔大江文蒸武施惟公之功公之德威汔於數邦肆我文辭砭鍼聲聾萬派千支於海朝宗如賁待搥如懸待撞晚歷嶔崎益放而淇誰其司之命彼祝融悠悠我思蒼蒼彼穹北山之崕嗟櫟園公

又贈周櫟園先生序　陳維崧

櫟園先生頌繫之五年

天子憐其冤事大白於是先生旣脫獄南還至揚州揚人士識與不識聞先生至無不大喜爭持牛酒賀陳生維崧適遊揚亦欲一見先生私輒自計曰維崧江表鄙人耳家貧詘於衣食奔走江淮間未獲以文章末技奏於先生今來廣陵又多與博徒賣漿者游雖欲見先生恐未有路也獨居深念不能自決者累日如皋冒君辟疆余父執也一日自外至語維崧曰櫟園先生知陳生亟欲一相見子無悞陳生聞是言竊自

喜旦夕謁先生則先生已枉車騎跡陳生於市中以故左日已晡復上謁先生則揖陳生入置酒食陳生攝衣就坐醉則歌先生所爲詩先生擊唾壺和之一座盡驚先生起謂維崧曰老臣獲戾六年於玆矣六年以來關木索嬰金鐵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卒隷則涕怵息自分旦夕就湯鑊以快舞文者意覆盆之中甯知復有今日與諸君相勞苦乎賴國家大恩卒賜湔濯第念頻年對簿株連瓜蔓何止千人爲老臣拷掠垂斃者百數十人矣爲老臣斃三木下者十餘人矣有司白臣冤道死者一人瘐死二人餘皆瀕死數矣卒無有一人誣服者他變姓名微服爲纍臣槖饘計又不知幾何家焉嗟夫何以致此夙夜自思惟是結髮爲吏實未嘗有所恨以至斯也一客起曰誠如公言蓋公所至多善政吏民戴之閩人士至作四泣圖此皆地遠不遑論論吾所及見者公備兵揚州江南甫定告密繁興猶憶一日者有急裝自北來以馬箠叩營門叩已據地坐諸將愕倉卒不知所出公直前上謁急裝者熟視久徐曰彼韎韐而白皙何爲者公嚄唶曰君貴人吾亦貴人有事當告我急裝者探腰下出一牘背耳語良久則泰州桀黠奴蠹宦室者反詞也公厲聲曰若誠反當族然安知非奸民搆姑詗之第君馬勞不宜復有所

乘坐休之命驛騎及吾廄馬以去急裝者喜越日偵騎至桀黠奴所言果妄事乃解其好全活人類如此又一客曰當公治兵時而江南撫軍某者性險鷙尤嗜殺人一日漏下二鼓公寢門闔矣諸將譁云撫軍趙議事且言速駕車以來不及則單騎來又不及步來人聲鼎沸一市人盡驚往來轅門間公佯卧不起敕諸騎士前後植槊戟笳鼓大作列炬如白晝然後起起又徐徐行撫軍偕騎道相望至則諸將士悉堅銳彀弩相向白刃夾道立堂下撫軍坐堂上公至撫軍恚良久語曰吏報城外某處有賊巢吾待公至將盡撲殺之公柰何來姗姗者公曰以吾料之必無是撫軍怫然曰觀察能以百口保鼠輩乎公應曰諾撫軍沮則令諸持長鈹者退公曰適倉卒未尊食煩公爲某置食食訖徐徐出呼騎士轅門外譙讓之曰夥頤撫軍趨吾會食向者驚呼奚爲捽其髮徧笞之一市人始知譌所傳聞實謬悉散去城外亦卒無有所謂賊是日也微公事幾殆客言未竟更雜述先生數十事皆倉卒閒戡定大難恩澤及人者階下人聞之蹶足語至有泣者最後一客年七十餘狀微僂齒缺落且盡述公解任維揚日揚城十萬戸砌城留遮道泣聯袂成帷天日爲之霾既已就道哭聲撼天地城闉崩摧語絮絮不可竟陳生離

席伏奉卮酒先生前曰吾向在如皋冒君辟疆受先生知最深談先生事最悉今又聽客所言昔李廣爲將殺降卒乃自剄于公治獄平恕後乃克昌今先生陰德奚啻于公疇昔之事吾固知其往而必返也豈惟復返自此以後無疆之慶卽以此卜之矣座客孝威鄧氏壘倩程氏曰今年先生正五十揚人士思有以觴之卽以子言爲先生壽可乎先生大笑爲陳生盡一觴

謹案原編有請禁苛派鋪戸狀一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録

碑傳集卷十一目錄

康熙朝宰輔上

光祿大夫太子太傅禮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加一級柏鄉魏公裔介墓誌銘 徐乾學
又 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魏公傳 任啟運
經筵講官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熊文端公賜履年譜 孔繼涵
又 故東閣大學士吏部尚書熊文端公事狀 彭紹升
文華殿大學士馮文毅公傳事實 並節錄

嘉興錢儀吉纂錄

康熙朝宰輔上

光祿大夫太子太傅禮部尙書保和殿大學士加一級柏鄉魏公裔介墓誌銘 徐乾學

光祿大夫太子太傅禮部尙書保和殿大學士加一級柏鄉公薨於里第其孤以宅幽之銘屬其門下士崑山徐乾學且謂先公生平有成命遂弗獲辭公姓魏氏魏萬之後分有晉國子孫以國為氏世有顯人其光著者漢高平憲侯相唐鄭文貞公徵譜牒失傳莫能詳其世次元季有寒臘者居鄗南之聖德邨是為柏鄉始遷之祖數傳至孝廉壽壽之後世次乃可得而詳焉壽生巖巖生衡山知縣謙光是為公之高祖考謙光生大成封文林郎永城知縣公曾祖考也祖考純粹萬厤甲辰進士山西道監察御史考柏祥天啟辛酉考授知縣未仕妣某氏自高祖而下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內秘書院大學士加一級妣皆贈夫人公諱裔介字石生別號貞菴又號崑林自少沈默寡言笑穎悟絕倫嘗讀書邑西山之桃源洞講習經術世務或終日端坐究心於明

體達用之學會邑城兵亂父子走避西山遊騎邀劫之力鬬得免亂兵
縱火焚邑屋盡空歲又大祲人相食因赴郡至欒城題詩壁間投筆歎
曰今寇盜縱橫生民塗炭將何日而蘇乎葢天下已任之意隱然見於
此矣壬午舉於順天
大清定鼎中順治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明年改授工科給事中丁艱九
年補故官明年轉工科左給事中又明年升兵科都給事中十二年內
升太常少卿提督四驛館未幾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四年擢左都
御史
恩詔加一級坐事當落職仍視事明年復遇
恩詔還職已而以公建言多裨國是加太子太保十六年日月
世祖章皇帝下罪己之詔令羣臣亦各自陳公疏上削去宮保及所增
秩官如故其後上疏請清政本以公糾參不早並下吏議旋以指陳有
據當還故官而
世祖升遐葢終
世祖之世十三四年間公歷官諫垣御史臺今
上御極之初復居御史臺踰年改元考績復宮保胥吏部尚書康熙三

年入贊機政嘗請告還葬事竣趨還朝十年以疾乞歸
優詔許之公在言路最久先後二百餘疏或立見施行或始詘於衆議
後卒以公言爲然或
天子排衆議而獨伸公言用著爲律令其書具在可得而考也在工垣
時
世祖已御極五載公言少而勤學古人比之日出之光竊恐年歲既盛
嗜欲日開宜及時講學肇舉經筵日講以隆萬世治本又言燕趙之民
椎牛裹糧首先歸命此漢高之關中光武之河內也屢奉
詔書蠲賦獨於畿輔未沾實惠宜切責奉行之吏彰信兆民其應
詔陳言謂時事孔亟民不聊生山左萑苻未靖畿輔因以燎原江右叛
將甫擒雲中忽而豕突巴蜀湖湘遊魂遺孽所以壓
九重之宵旰者舉不足慮惟是上下之情未通滿漢之氣中閼大臣闒
茸以保富貴小臣鉗結而惜功名綱紀日弛法度日壞貪官暴吏轉相
吞噬以鳴得意臣實憂之欲改絃易轍盡反其平日所爲非精心熟慮
未有能得其要領宜召對羣臣虛心諮訪仍令史官記注以求救時之
實

制下立行其說時匿逃之律甚峻因廷臣入對陳言特寬其禁中外大悅公在吏垣

世祖已親政公言督撫封疆重臣當慎遴擇不宜專用遼左舊人又言攝政王時隱匿逃人法大嚴犯者家長坐斬時天下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後以言官陳說始寬其禁責成州縣法至善也今日久視爲文具宜嚴飭有司緝逃及格者紀錄失察奪俸多則降秩若舍此之外別有峻法竊恐赤子無知陷於刑戮下拂人心上干天和非尋常政治小小得失而已

皇上愛民如子各旗亦宜仰體

聖意遇下以恩彼雖奴隸豈無戀主之心而紛紛鳥獸竄胡爲也時朝儀未定公又言深居高拱不如詢訪臣鄰批答詳明不若親承顏色稽之故實有朔望之朝有三六九之朝有早晚之朝有內朝外朝今縱不能如舊例當一月三朝以副勵精圖治至意自是始定月逢五視朝之制直隸河南山東水災公言勘報移覆尚需時日議蠲議賑稍緩須臾無救死徙言最悚切會有

詔訪明季京城殉難諸臣公疏舉大學士范景文等三十八人略言運際

昇平則良臣奏績時逢板蕩則烈士腐心故刎頸血裾焚身湛族慷慨
從容不必一致要皆乾坤之正氣與日月爭光乞宣付史館顯加褒錄
於是諸臣先後得旌錄於祭諡
世祖敬天恤民每遇水旱饑饉
諭羣臣條奏興革事宜直言無隱公時復在工垣言天下大利害咸中
窾要會歲荒流民載道出帑金二十四萬兩分命大臣十六員賑濟饑
輔全活數十萬人皆自公發之在兵垣綜覈軍政所識拔後皆爲大將
奉
詔令內外大小臣工精思職守公陳用兵大勢言往事誠無及矣今者
劉文秀復起於川南孫可望竊據于貴竹李定國伺隙于西粵張名振
流氛於海島連年征討尚逋天誅爲目前進取之計蜀爲滇黔之門戶
蜀既守而滇黔之勢蹙故蜀不可不先取此西南之情形也粵西稍弱
昨歲桂林之役未之大創必圖再犯以牽制我湖南之師宜令藩鎮更
番迭出相機戰守擾其畊牧則賊勢自潰此三方者攻取宜先粵西粵
西潰則可望膽落滇黔亦當瓦解乃若鯨波未息則嚴設斥堠絕其覬
覦大修戰艦諸路并力合勦勿使事久變生其後諸路進兵卒如公言

又請錄用建言得罪諸臣請倣唐李吉甫元和國計簿令度支歲計出
入盈縮進呈
御覽請增官吏祿俸請禁金玉錦繡浮屠塔廟一切侈靡蠹耗之事請
立勸農官請自今罪人勿發甯古塔冰雪昏霧之地請遣大臣督視河
工言皆剴至公為副憲方議吏員納銀事例公言此衰世苟且之政也
今縱不能加小吏工食奈何著為令甲以貲得官使銓政由此而壞其
領御史臺也凡以舉舊典通壅滯核姦弊勵臣節善風俗清學校與夫
田賦財用兵制屯政關國計民生之大者無不條分縷析指次如掌遇
日食陳言經傳月食者日光過望遙奪月光是為陽勝陰也日食者日
月同會月掩日精是為陽不勝陰也今五月朔日食在易卦為姤陰微
而即抗陽其變非細於五月望後月食為日月交食月食至既亦屬災
變此在漢唐令主尚能恐懼修省況敬天勤民慎德緩刑如我
皇上修救之實可弗講乎歷舉兩漢日食詔書及光武時大中大夫鄭
興所云國無善政謫見日月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留思柔克之政
垂意洪範之法願廣開言路停罷土木寬守令考成參罰釋解冤滯矜
恤鰥寡孤獨酌復五品以下官俸并令南方專意招撫固防險隘撤還

旗下戍兵省數百萬供億之費待歲稔財充決意大舉春月侍經筵聽
講漢文帝春和之詔公因舉仁政所先四事卽日以聞雲南平請捐無
名賦稅以慰新附之氓薦地方人才以收巖穴之士恤投誠文武以來
肩敏之彥寬一切禁網以安溪峒之蠻其因事納忠多此類京師人生
女多棄不舉公請嚴禁惡俗
世祖宣示講筵命閣臣紀其事正陽門外菜園居民稠密爲前朝嘉蔬
圃地所司檄歸之官公過其地百姓遮道訴公入言于上立以予民公
嘗言天下未平皆由徵求太急刑罰太繁以致良法美意不能遍及窮
簷今當奬進直言激發唯諾共尙寬大平易之術勿爲刻薄瑣碎之計
有
旨令對狀終以其言直不問
世祖嘗召至中和殿諭之曰朕擢用卿非有人薦達公稽首謝曰敢不
竭孤忠以報知遇南苑閱武每
賜宴行宮應制賦詩
天顏喜甚一日侍坐問民間收穫公曰畿內百姓困苦豐年所收僅供
官稅

上稱唐太宗英主對曰晚年無魏徵苦諫遂窮兵高麗至貽後悔是時
恩賚豐貂名馬金幣之屬甚多
世祖幸南苑別殿夜半閱明孝宗實錄有召對兵部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事心喜曰朕所用何遽不若大夏珊明日宣眞定尚書梁公與公詣
行幄備顧問其蒙
恩眷如此今
天子沖齡踐阼輔政大臣議加練餉五百萬公疏爭之力中
旨停罷雲南初定戍兵未還公請罷雲南大兵兼宜亟防荆襄要害以杜亂萌後滇南變亂人謂公為先見公在政府張弛寬猛調劑異同密勿從容協和寮寀單辭片語解紛抉策彗星見尚書龔公請敕輔臣曰古有之乎公條舉故事以對且曰
世祖皇帝亦行之輔臣歎服
皇上親政深感
兩朝恩遇夙夜匪懈終以直道忌者衆亟請回籍養痾
上以其懇切不強留也公服官日夕讀書輿中輒攜一卷及奉身而退

優游林泉紬繹經史百家之書拳拳服膺於窮理盡性之義有所深省獨得而不以告人其見於所著書及語錄有約言錄內外篇聖學知統錄二卷知統翼錄二卷致知格物解二卷晚歲又著論性書二卷所纂書有重訂周程張朱正脈薛文清讀書錄纂要其經學則有易經大全纂要四書精義彙解惺心篇捷解孝經注義其史學則貫穿全史上下數千年成敗得失錄其要而論斷之以附左氏外傳之例曰經世編凡七十二卷生平賦詩數千首有嶼舫詩集嶼舫近艸為文六千餘首有兼濟堂集京邸集崑林小品崑林論鈔林下集二集共五十餘卷其他著述尚夥又著希賢錄一書分五門二十五目以括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要詩以陶韋為宗文出入於昌黎廬陵其於科舉之文亦必規先正大家而尤惡近日之雷同勦襲浮蔓支離故庚戌南宮之試公為主司文體為之一變云公孝行純篤與人交質直無城府久要不忘尤善奬掖後進急人之難周人之急不嗇飲食嗜欲懸車十六年課督農桑循行阡陌混迹於田夫野老人不知其為舊相也嘗自作贊生平竊慕留侯二疏及裴晉公白樂天之為人其出處亦略相類云公生於萬厤之丙辰卒於康熙之丙寅享年七十有一元配內邱韓氏繼室高邑袁

氏俱贈一品夫人續靈壽傅氏子三人勷公弟裔懋之子也始生之日公以父命命側室蔡子之以廕仕至建昌府知府嘉孚候補國子監典簿荔彤候補內閣中書舍人女四人皆適名族孫男二人世晉世賁孫女六人勷等以己巳年四月葬公於某變之某原以某夫人祔銘曰

從盈必大始封天啟參國趙魏蕃昌施祉高平鄭國頻復其始緜延蘊崇篤生夫子翊我興運官用儒起道宏言傳匡輔鄉理移病致位弗俟年齒星終踰四徜徉閭里急流勇退自贊云爾稽古典學著厥統系壽考彌性隤予仰止赤志商封銘藏窔委宅兆食墨固安歸體利其後人綏福百祀

儀吉案歸愚文鈔有魏母王太夫人墓誌云雍正三年太傅公繼配誥封一品夫人王太夫人卒距太傅公薨三十有九年又云歸太傅公為繼室時太傅公任給諫時也又云方太夫人之來歸也原配袁太夫人既卒遺子若女云云與此誌不同蓋後人誤述也沈誌又云太傅公為憲副時以相臣劉正宗不忠具疏論幾瀕于危賴天子諒公之忠卒直公而斥正宗

又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魏公傳　任啟運

公姓魏氏名裔介字石生柏鄉人性沈默寡言笑順治三年成進士由

庶常改給諫歷工科吏科居憂起補兵科當是時天下初定公忼慨敢言事首請舉經筵以隆治本又應詔言上下之情未通滿漢之氣中閡請召對羣臣虛心咨訪仍令史官記注十年正月世祖臨朝定一月三朝之制又言逃人宜寬錮賦宜信會畿輔水陳狀世祖爲立發帑金二十四萬又言用兵當先蜀次粵西則滇黔自然瓦解其後三路進兵如公策世祖知公可大用擢太常少卿遷左副都御史召至中和殿面諭曰朕知卿用卿非由薦舉時順治十二年也公感激益發抒所欲言十四年進左都御史因日食陳六事一湔洗敢言之臣二罷土木之工三寬催科以優循吏四督撫奉行恩詔不可稽遲五酌增五品以下官俸六減南方戍兵歲省供億百萬乃可俟時大舉皆得旨允行俄以公罪革官仍視事如故明年春侍講筵請法天以行仁政恤煢獨掩骴骼課農桑其因事納忠皆此類也明年

恩詔還職以建言多裨國是特加太子太保先是公策海寇情勢籌控禦方略至是鄭孽突犯鎮江遂請設水師鎮京口至今爲定制又明年

世祖下詔罪已并令羣臣自陳公慨然痛自陳劾落太保直糾首輔劉正宗

世祖震怒又以公不早言並下獄然卒直公出之時方大旱出之日甘霖沛焉十八年

聖祖卽位輔政大臣議加練餉五百萬公力爭得免康熙元年言雲南戍兵宜撤獨荊襄控制滇黔川粵宜選大將宿重兵以杜亂萌及吳逆作亂人服其先見自入諫垣至是先後二百餘疏內贊政典外籌軍務皆中機要

兩聖人或行或不卽行要未嘗有知而不言者號稱敢言第一二年攷績復加太子太保晉吏部尙書補內秘書院大學士贊機政九年典會試得人最盛十年以疾告

優詔許之明年

世祖實錄成加太子太傅公旣歸益務讀書所著集百餘卷盍閉居十六年乃卒壽七十有一

謹案原編有軍屯疏明季利弊論復黃淼園書請召對羣臣疏請因變修省疏知府久任疏請停察荒疏踏勘蝗荒議八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經筵講官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熊文端公賜履年譜

孔繼涵

謹案先生諱賜履字青岳又字敬脩號素九別號愚齋湖廣漢陽府孝感人世籍南昌明洪武初有諱邦顯者字沖霆以熊為楚姓江漢鄖鄂間祖宗故壤也遂占籍湖北德安之孝昌邑則遷楚之始祖也邦顯生斐章斐章生二子長正邦字鳳川先生之高祖也次正道字思存鳳川公生三子長乾次為先生曾祖又次朝曾祖諱榦字中台隱居不仕祖諱敬運字應亨以貲仕

皇清並贈光祿大夫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父諱祚延字祈公主連奇書院講席著有宏毅齋集明末寇起死難

皇清受命祠於鄉賢誥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世廕一子為博士弟子員奉祀事晉贈光祿大夫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故明崇禎八年乙亥十一月五日先生生十一年戊寅四歲先生弟賜瓚生十六年癸

未九歲闖賊陷德安獻賊陷武昌祈公公死之初祈公公避亂於白雲山以里中數被焚掠乃團練鄉勇保障里閭楚自崇禎之初年盜賊蠭起所在麻沸而數年稍得寧謐者祈公公守禦之力也至是闖獻畢至兵食交匱遂及於難甲申十歲即我

大清順治元年也

天子當陽羣凶次滅生民漸就寧宇先生母李太夫人課讀二子父師之嚴兼於慈母每深夜篝鐙績紝與讀書聲琅琅然互答也六年己丑先生十五歲學已有成自經史以及外氏六通五覺十祕九府之書罔不心摹手寫穿穴貫串故凡星經地志六甲五緯測算鉤稽諸術無不可手繪爲圖口勒成帙而後由博反約歸源濂洛如天地左海百派統滙是以學有本原不修聲幌一日舅氏李公嘉卉顧而謂之曰賢甥雅志潛修獨不早爲先世表敭計邪遂出應試七年庚寅十六歲充博士弟子員十一年甲午二十歲貢入成均十四年丁酉二十三歲以詩經舉鄉魁十五年戊戌二十四歲會試中式殿試得三甲授國書庶吉士讀書館中十六年己亥二十五歲散館授翰林院檢討十七年庚子二十六歲充順天鄉試副總裁得楊士玠若干人學憲某以祈公公及李

太夫人義節疏聞於朝得請祈公公專祠於瞽宗太夫人旌閭先生曰
今而後庶稍酬舅氏訓矣詣院長請歸不許曰
上方崇奬儒術褒君學行第一顧可求退耶十八年辛丑二十七歲冬
十月特改授秘書院檢討
特諭建直房於景運門外選翰林入直以資勸講蓋意有在也未行而
世祖章皇帝升遐康熙元年壬寅二十八歲二年癸卯二十九歲夏四
月陞國子監司業冬十一月陞秘書院侍讀三年甲辰三十歲請假回
籍遷葬時先生祖墓瀕湖爲水所齧前脉將見故請歸四年乙巳三十
一歲入都補宏文院侍讀五年丙午三十二歲順天武鄉試總裁六年
丁未三十三歲充
世祖實錄纂修官著閑道錄成
上以民生先所詔求直言先生上疏其略曰民生至今日困極矣國家
日言生聚愈彫敝日言軫恤愈瘡痍日言招徠蠲免而流亡衆逋負積
惟由官吏致之蓋私派倍於官徵浮征溢於正額意外之誅求無名之
賠補百狀千名疊出并至正使年歲熟稔不飽糠粃一遇凶荒死徙立
至蠲徵則吏收其實民受其名賑濟則官增其肥民重其瘠强者爲寇

盜弱者析骸易子勢必至者是非獨守令罪也上有監司又上有督撫報上以廉則無賄以結上官由是而廉者糾劾貪者薦舉由是而濁者得計清者易操苛不厲民將焉取此夫有司之職業在地方上官之激勸在舉劾年來督撫之薦循卓者果有政績可指乎所糾參者直暴其污穢殘酷所在乎且循卓者果無以上糾參者果罪之魁乎模稜容隱已耳以至以督責為能而不問慈惠以催科為政而不問撫綏以夤緣之巧拙為優劣餽遺之厚薄疏密為殿最而不問品誼局幹何不視斯民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亦可謂上負朝廷下負生靈矣伏乞
皇上將現在督撫大加甄別不肖者立賜斥罷遇督撫缺出不拘內外
大小臣工
敕部院大臣從公保舉而以民之安否課守令以守令之污廉課督撫不以虛文美人聽聞則治民之實事也疏又言政事紛更國體日傷乞
敕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將國家制度詳慎會議沿革損益勒為會典又言國家設官滿漢相制堂屬相維欲其同寅協恭職無他卸近日各衙門以意見為嫌疑以嫌疑為推諉陰拱緘默瞻顧依阿而奸人猾吏因以揄換文法宜立振頓風使漢官勿以阿附滿官為工堂官勿

以偏任司官爲計宰執不必以唯諾爲休容臺諫不必以箝結爲將順
又言學校廢弛經訓不明士子皆揣摩舉業爲弋科名掇富貴之具不
知聖賢之歸綱常名教之重又或汎濫百家沈淪二氏習詖淫邪遁之
說充塞仁義宜使士子講明正學非翼贊六經語孟之書不得讀非濂
洛關閩之學不得講又言風俗奢僭禮制衰壞爲饑寒本原盜賊訟獄
凶荒之所由起幾萬言上之七年戊申三十四歲陞授秘書院侍讀學
士有諫北巡一疏又有請除積習銷隱憂一疏大意以講學勤政二者
不可偏廢奉
嚴旨命據實明白指陳回奏先生奏略云臣前疏中據理據事固已臚
陳之矣竊見唐虞之盛猶吁咈一堂動色相告絕無後世諛頌之辭臣
雖愚陋猥效古人告君之意奏上吏議降二級奉
旨免議八年己酉三十五歲九年庚戌三十六歲夏四月陞國史院學
士秋八月充
世祖實錄副總裁十月充武殿試讀卷官一日御門先生捧奏牘已及
降階等
上目屬之召入命作大字先生書敬天法祖知人安民八字進

上顧侍臣曰書法亦如其人顧不自炫耳隨命講大學中庸兩首節竟
曰眞講官也
賜宴出翼日改除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十年辛亥三十七歲
春二月
詔舉經筵大典於保和殿
命爲經筵講官先生進講尙書人心惟危一節
上曰今日可爲得行其言矣自是春秋
經筵爲故事三月
上又以經筵體嚴時暫工夫切實在日講
命先生爲日講官日進講於弘德殿夏四月充
太祖
太宗聖訓副總裁五月充孝經衍義總裁給假回籍省親孝經衍義先
生被命卽發凡起例手爲定之脫稿則韓文懿諸公也己卯書已告成
時三藩作逆閣事旁午未及繕寫進呈丙辰乃頒行爲十一年壬子三
十八歲
命教習庶吉士二月遵

旨到京供職秋御史孟某疏參考試廩生郎中恥之於人大矣一題近
於譏刺殊欠正大部駁奉
旨孟某著嚴飭行十二年癸丑三十九歲會試總裁得韓菼等一百五
十八人有薦舉原任直隸內黃縣知縣張沐原任江南江都縣知縣軒轅
肩一疏冬
上特召至起居注館同葉方藹張英韓菼等試作太極圖說大稱
旨拔置第一因問平時所著明道之書先生以閑道錄對
命取進呈先生趨歸取刻本詣弘德殿恭進次早入侍講筵
上霽色謂曰朕披閱所著閑道錄正大精醇斯誠斯文的派也少頃又
顧謂曰錄中崇正闢邪極透切有功聖道不淺遂親題其籤曰熊學士
閑道錄置之
御凡益異數也冬十月吳逆三桂反彙進講義十四年乙卯四十一歲
辭內閣疏略云本年三月三十日該吏部傳宣
聖諭翰林院掌院學士熊賜履素有才能居官清慎著陞內閣大學士
欽此臣跪讀之下罔知攸措竊臣緣粗涉章句遂得執經講幄自謂儒
生福命至此極矣葢幼齡失怙病患嬰纏今老母縞髮常在牀席故幾

番講罷輒冒陳下悃蒙
皇上面諭四書尙書講畢卽允放回詎意逆賊猖狂致厪宵旰
皇上特降温綸置之政府臣雖至愚亦稍知徇馬之義當國家多故爲
臣子者卽捐軀矢效分誼應然亦何忍避劇辭艱但臣自揣政事俱未
諳曉從來闊論難行古人所戒臣實犯之又何敢自欺以欺
皇上倘貪進忘恥冒昧祇承他日負乘溺職誤國家大務累
皇祖知人之明伏乞收回
成命俾臣仍待罪翰林講求經義以備顧問疏上不許遂以武英殿大
學士兼刑部尙書理討事十五年丙辰四十二歲五緯陣圖成秋以內
閣票擬事致仕回籍時楚氛未靖乃奉李太夫人卜築於金陵城北青
溪之蓮花橋又遷於溪西之清涼臺長子志伊生側室蕭孺人出十六
年丁巳四十三歲十七年戊午四十四歲福建平十七年己未四十五
歲兩廣平十九年庚申四十六歲四川平三月女釆蘩生側室陳孺人
出四歲殤於痘二十年辛酉四十七歲雲南平二十一年壬戌四十八
歲築下學堂五楹貯藏書先是先生自通籍後居京師坊間無書卽有
且價昂不易得十餘年間僅二萬餘卷及去職留寓金陵金陵藏書甲

天下多人未見者遂肆力購求或就人家假歸手錄之七年之中積有八萬餘卷合前共十萬卷有奇爰依次插架爲下學堂書目一帙並載每書之本末以仿於劉略荀簿王志阮錄殷淳之序錄李肇之釋題晁公武之讀書志崇文總目之序釋焉二十二年癸亥四十九歲二十三年甲子五十歲冬

上南巡十一月朔先生隨衆郊迎特蒙

慰問召至行宮諮訪再四翼日

遣侍衛二格子至私第傳諭謂念昔年講幄啟沃勤勞特賜羊酒果脯

又賜

御書太極圖說及

御製詩下學堂劄記成二十四年乙丑五十一歲學統成二十五年丙寅五十二歲樸園邇語成二十六年丁卯五十三歲些餘集成二十七年戊辰五十四歲秋以禮部尙書起先生於家冬□月八日李太夫人卒訃至

上命大學士伊桑阿學士彭孫遹至私邸奠茶酒傳諭温慰先生奔喪南歸二十八年己巳五十五歲春

上南巡二月二十五日先生郊迎
上遣侍衛關保禮部尙書張玉書工部尙書蘇赫諄諭加餐並賜鹿尾
鹿脯餅餻茶蟦漊果羊酒二十九日復遣侍衛關保二格子賜
御題經義齋額并尙葠十斤以扶羸瘠先生謝疏有云
皇上裁取孝經經義兩言題臣齋額臣中夜捫循媿汗無地然義不敢
辭惟恪遵
聖訓省葢前愆冬葬李太夫人於孝昌之王母湖二十九年庚午五十
六歲春遷葬於宏樂之文脊山秋
上以禮部尙書起先生於家先生疏請終制許之三十年辛未五十七
歲春服闋秋入都引見
上於暢春園補禮部尙書十月武會試總裁三十一年壬申五十八歲
除吏部尙書冬十二月奉
旨詣察荒地初河臣靳輔以揚屬之高郵江都鳳屬之靈璧盱眙徐屬
之豐廢地尙少淮屬之山陽安東淸河桃源宿遷邳睢甯徐屬之徐蕭
碭山河占地最多請察勘豁免陞科
特命先生往釐焉二十五日先生同兩江督傅臘塔江蘇撫宋犖往來

踏勘凡豁山陽清河桃源宿遷睢甯安東高郵靈璧徐豐蕭碭山淮安
大河廢地三千七百二十八頃三十七畝八分九釐六毫三絲九忽五
微一沙六塵銀六千六百五十四兩四錢一分一釐三毫四絲六忽三
纖七沙三塵九渺三漠三埃二逡九巡米二千三百五十八石八斗二
升五合八抄九撮三圭五粟七顆四粒一黍九稷一禾五穗九粃麥七
百二十六石二斗二升二勺二抄九撮四圭六粟四顆五粒四黍一稷
三禾八穗豆二十八石四斗二升五合四抄三撮九圭五粟四粒四顆
八黍八稷五禾又山陽縣改輸糧餉田地應免原納葦柴一萬八千束
海山桃源宿遷安東沭陽大河淤田一千一百三十七頃一十畝八分
六釐三毫四絲陞銀二千一百七十八兩七分一釐一毫一絲七忽二
微八纖五沙八渺三逡八巡米九百七十四石六斗二升五合三勺九
抄八圭五粟八顆五粒七黍三稷九禾一穗四粃麥三百二十四石八
斗二升五合七勺二抄八撮六圭一粟一顆二黍四稷一禾一粃三十
二年癸酉五十九歲正月朔孔志生側室龔孺人出三十三年甲戌六
十歲春會試總裁得裴之仙等一百五十九人三十四年乙亥六十一
歲春先生弟賜瓚以捐納事奏對欺飾下獄御史龔翔麟劾先生僞學

欺罔請并治罪
上曰吾信熊賜履無他也置不問冬賜賚亦獲赦龔蓋先生及門也三
十五年丙子六十二歲夫人李氏卒三十六年丁丑六十三歲春會試
總裁請假營葬三十七年戊寅六十四歲冢孫述祖生三十八年已卯
六十五歲春二月二日
命入侍
皇子進講
上將南巡閱河先生詩有云腐儒管見只蹄涔此日居然上講筵爲語
當年立雪者涪州原不負伊川蓋先生所著學統閑道錄劄記並
命進講
兩宮俱有正學宿德之褒故志恩也疏請解銓務不允冬
上一日宣滿漢大臣於廷問之曰朕久欲復相熊尙書今還他舊職爾
等以爲何如倘別有所見可卽直陳勿更退有後言也皆稽首而對曰
皇上進退臣工至公至愼熊賜履侍從已久表裏脩然
皇上老其材而用之臣等幸甚遂拜先生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尙書皆
如故五月廿三日以大暑輟講

皇子賜朱刻朱文公年譜且傳令旨云以先生專講正學開導有益特
賜此書蓋亦出
上意也二十九年庚辰六十六歲會試總裁得王露等若干人志孔殤
四十年辛巳六十七歲四十一年壬午六十八歲乞休不許
御書澡修堂額以賜冬十一月十五日
召試南內
御書存誠涵物理守敬積天眞一聯內監捧出傳旨云卿學本此道其
實也先生復將引歸
上知之十二月二十二日
特製咏雁詩賜之以諭挽留之意焉四十二年癸未六十九歲會試總
裁先生屢疏乞休
上乃許解機務食俸留京師備顧問冬暫假省祭著澡修堂集成四十
三年甲申七十歲春還京師除日
上書壽耉二大字以賜四十四年乙酉七十一歲四十五年丙戌七十
二歲春三月二十四日第八女淑口生先生以年老乞歸十月
召見於乾清宮諮諭累日特給驛傳遣官護送還金陵四十六年丁亥

七十三歲二月十一日志皋生
上南巡幸江甯首
召見先生於行在恩禮爲本朝冠回鑾之日
上解所服貂帽及團龍御服賜之曰卿復之如見朕矣先生感激涕下
冬自築壽藏於上元靑龍山題曰愨齋自卜藏眞處四十七年戊子七
十五歲春三月志夔生悔園存稿成秋八月先生薨於金陵遺疏謝恩
途次爲人竄易
上一覽察其僞命兩江總督察查原稿側室龔孺人出篋中
上敕守臣存問諭祭葬加贈太子太保謚文端長子志伊服闋入都以
京職用
御製碑曰自古篤棐之臣律己淸嚴居官恪愼爲國家之耆舊作寮宷
之觀型則恩禮必厚以始終而勳名克垂於琬琰爾熊賜履賦性端凝
持躬峻整秉忠貞以立志涵經史以敷華早擢詞垣聲名炳耀久趨講
幄敷奏詳明領袖玉堂品行無慚師表從容丹陛文章不忝儒宗陟春
卿則典禮寅淸晉冢宰則秉銓嚴愼念茲懿德入贊鈞衡眷乃淸風共
襄密勿允協絲綸之重望益持皎潔之貞操屢典會闈公明尤著頻承

清問恩寵靡涯既乃引退陳情暫休邸第歸田再請旋返林泉每值南
巡頻通朝謁精神尙固眷渥有加方期永享太平何意奄歸長夜用深
軫悼丕示哀榮分頒外府之金馳奠大官之醴錫之嘉諡贈以崇階嗚
呼追念老成儼風規之猶在用酬勞勩賁泉壤以增光視此豐碑俾垂
永世後
上御宇之六十年復召志契志夔入見
特諭大學士馬齊曰熊賜履家甚清寒後嗣作何周給
賜宅一區於京師令子孫肄業焉述曰先生卒後之六十年其外孫孔
繼涵爲考證遺文排纂事實錄爲年譜一卷夫先生立朝制行大節炳
然受
兩朝知遇亦至隆矣方先生之進呈明史
聖祖仁皇帝已有朱熹司馬光之目載在起居注固無事後人贊揚爲
也獨涵九齡失怙母氏嬰疾無告窮民躬丁其慘而於舅家兄弟問居
南北恐數傳而後罔識自出用是勒成一帙期諸永永涵雖無文事取
其實無敢或誣小廉曲謹不事鋪張是則無憾于心者也并爲熊文端
公世譜女譜附後貽諸子孫俾知中外世承皆克守我先聖修身爲己

之學庶或紹余鄙志無忝祖德云爾
〔又〕故東閣大學士吏部尚書熊文端公事狀　彭紹升
公諱賜履字青岳湖北孝感人順治十四年舉于鄉明年成進士選庶
吉士授檢討十七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康熙二年遷國子監司業四
年遷宏文院侍讀六年五月
聖祖詔臣工直陳政事得失公于是上書曰臣荊楚鄙儒猥蒙
先帝簡拔授以清班繼荷
皇上殊恩累遷今職
兩朝知遇高厚難名中夜捫衷汗流浹背伏念臣自幼讀書辨志竊以
聖賢爲師數年以來恭遇
皇上高拱深居經筵未舉區區獻納微忱無由上達且以出位陳詞典
制有禁因循緘默尸素到今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茲者伏遇
皇上恪謹天戒軫念民依虛己下詢采及葑菲此正微賤小臣圖報涓
埃之日也謹仰遵
明詔殫竭愚衷惟
皇上留神省覽伏讀

詔書有曰今聞直隸各省人民多有失所疾苦窮困深可軫念或因官吏貪酷朘削民生或因法制未便致民失業嗚乎

皇上此心乃二帝三王之心

皇上此言乃二帝三王之言也夫民生今日其困苦亦孔亟矣國家日言生聚而彫弊愈甚日言軫卹而創痍不起日言招集言捐免而流亡滿目逋欠浸多近而畿甸遠而各省流離瑣尾所在皆然溯厥由來惟是官吏之剝削徭賦之繁重有以致之誠有如

聖諭所云者葢小民水耕火耨終歲勤勞僅足以贍給俯仰而夏稅秋糧朝催莫督貢絲糶穀十室九空私派倍于官征雜項浮于正額分外之誅求無名之賠補種種朘刻剝膚及髓一有不應即已顛頓呼號于捶撻敲朴之下而無能安其家室井廬之樂哀此小民正使年熟歲稔尙難保須臾之命一旦水旱頻仍飢饉見告其不轉徙流亡塡溝渠而委道路者幾何哉蠲徵則吏收其實而民受其名賑濟則官增其肥而民重其瘠彊者斬木揭竿弱者析骸易子此理勢所必至者嗚呼此固民情之大可憫而國計之重可憂者也雖然此不獨守令之過也上之有監司又上之有督撫朝廷之于守令方責之以廉而上官實教之以

貪
皇上固授以養民之職而上官自課以厲民之行今日之爲守令者亦甚難矣督撫廉則監司廉守令亦不得不廉督撫貪則監司貪守令亦不得不貪表有影原有流此又理勢之必然者也今之爲督撫者求所謂精白乃心爲國家安輯地方愛養黎庶者臣不敢謂無其人獨是國家以全省民命舉而付託于其身畀以察吏安民之權屬以興利除害之任其待之不爲不隆而任之不爲不重矣乃日望其察吏而吏治日壞日望其安民而民生日蹙日望其興利除害而一利未行一害未去不可不謂之上負朝廷下負生靈矣大抵有司之職業在地方而上官之激勸在舉劾年來督撫之所薦揚者果小民之戴爲父母而尊若神君者乎其劾爲貪庸者果百姓之畏若豺虎而疾如蛇蝎者乎是未可知也以督責爲能而不問其慈惠以催科爲政而不問其撫綏以賁緣之巧拙爲優劣而不問其材幹之長短以禮節之厚薄爲殿最而不論其品詣之高下此風一倡爭先效尤交蟠互結牢不可破是以數年以來旱澇時聞死亡載道而此輩輿金饌玉暮宴朝歌恬焉不知有困窮疾苦之足念在此輩不過爲一時之利梯一已之貪欲而不知其斂怨

聚愁爲國家釀此不解之毒在廷諸臣習爲瞻徇務相容隱不肯舉發
其貪惡之迹以告
皇上間有一二指名糾參者亦不過淡寫輕描微示其意而
皇上亦莫得洞悉其黨國養姦橫虐殃民之實狀故此輩得以久竊威
權爲壟斷之長計而無辜赤子顛連莫告者正未知何日有再生之地
也伏乞
皇上將見任督撫大加甄別其賢而能者加銜久任貪汙不肖者立賜
黜退無令久居人上荼毒生民嗣後遇督撫缺出不拘內外大小臣工
果有端方清正望重才優如古大臣其人者
敕下部院大臣從公保舉授以茲任其考課也以民生之苦樂爲守令
之賢否以守令之貪廉爲督撫之優劣則督撫得其人監司自得其人
監司得其人守令亦得其人自然廉者勸貪者懲有利必興有害必除
而民之不獲其所者寡矣不此之計日敝敝焉言計吏言安民言舉劾
言蠲賑終不過空文故套美人聽聞毫無補于吏治民生之實事何則
任之非其人行之失其意雖周官周禮祗足爲厲民禍世之具而已此
聖諭之所已及而臣詳切言之者也雖然內臣者外臣之表也京師者

四方之倡也本原之地在乎朝廷而已朝廷一舉一動萬方之則傚九
土之觀瞻于是乎出而其大者則在立綱陳紀用人行政之間今朝廷
之可議者不止一端臣請擇其至重且大者言之一曰政事極其紛更
而國體因之日傷也從來聖君賢相開國承家必取一代之典章法制
斟酌損益著爲百世不易之令模遠之子孫率由無變亂之患近之臣
民遵守無叢脞之虞三代聖王所以保世滋大無疆惟休也我
國家所用章程一踵勝朝之舊雖其事極弊而難行者類無不承訛襲
陋苟且因仍不聞略加整頓去其太甚而急功喜事之輩又從而意爲
更變于其間但知趨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就中莫大之憂無窮
之患潛滋暗伏不知所以爲之計朝舉夕罷旋罷而旋舉甲張乙弛倏
弛而倏張
王言屢褻朝政滋煩議論日多成功絶少此時事之最當講究者也伏
乞
皇上敕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將
國家制度文爲詳愼會議何者當沿何者當革何者宜益何者宜損參
以古制酌以時宜務期允當勒爲會典著爲成憲則上有道揆下有法

守億萬年無疆之基業在此矣一曰職業極其墮窳而士氣因之日靡也

國家之設官也滿漢相制堂屬相維使事無偏畸責無他委近見各衙門大小臣工大率以意見爲嫌疑以嫌疑爲推委明知其事之必不可行而不以爲否明知其事之必不可不行而不以爲是緘默瞻顧而姦吏猾胥因得以舞文弄法偷換手眼比年以來此風尤甚外託老成慎重之名內懷持祿養交之念憂憤者謂之疏狂建白者目爲浮躁廉靜者斥爲矯激端方者詆爲迂腐間有修身體道讀書窮理之士則羣指爲道學之人而誹笑之排擯之勢不至于禁錮其終身而不已此識者所爲深憂永歎而不能不爲世道之慼也伏乞

皇上立振積風作興士氣申飭滿漢諸臣虛衷酌理實意任事化情面爲肝膽轉推委爲擔當是曰是非曰非可則可否則否漢官勿阿附滿官堂官勿偏任司官宰執盡心論思勿以唯諾爲休容臺諫極力糾繩勿以鉗結爲將順則職業修舉而官箴日肅士氣日奮矣一曰學校極其廢弛而文教因之日衰也宋儒程顥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爲本又曰三代養賢爲本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明乎學校爲賢才之藪教

化之基而學術事功之根柢也今者庠序之教缺焉不講矣師道不立經訓不明士子伏案呻唫惟是揣摩舉業以爲弋科名掇富貴之具絶不知讀書講學求聖賢理道之歸卽號爲高明有志者又或泛濫于百家沈淪于二氏惑世誣民充塞仁義斯道之淪晦未有甚于此時者矣

伏乞

皇上隆重師儒興起學校畿輔則責成學院各省則責成學道使之統率士子講明正學非六經語孟之書不得讀非濂雒關閩之傳不得講扶持正教削去從前浮薄偏曲之陋習與空虛荒誕之邪說而又舉行貢監之法令于士子中擇其志趣端卓英俊可造者縣學一人州學二人郡學三人貢之國雝寬其館舍以居之豐其廩餼以養之廷臣中有老師宿儒如宋胡瑗元許衡其人者特簡一二人使司成均主教導日進諸生而陶淑造就之其道必本于人倫達乎天德其教自洒埽應對以致于義精仁熟漸摩誘掖循循有序三載之後學成才就司成次其優劣等第彙送吏部量其才之大小學之淺深而授之秩其公卿大夫之子弟亦如之至于山林高蹈之士有經明行修德業完備者仍請

敕下地方官悉心咨訪據實奏聞優禮延聘加意褒崇以爲士習人心

之勸則道術以明教化大行人才日出矣一曰風俗極其僭濫而禮制因之日壞也禮者聖王所以節性防淫而維係人心者也小民至無知也其氣易勝其情易流勝者每至不可禦流者常至不可遏其不至于橫潰四出者由有禮教持之于先又有法制繩之于後也臣觀今日風俗其奢侈淩越不可殫述一裘而費中人之產一宴而靡終歲之糧輿隸被貴介之衣倡優擬命婦之飾習為固然爭相雄長彼又安知王章之不可踰天敘之不可紊乎夫禮教之不行自貴近先之朝廷崇儉約重等威誰敢有好侈靡逾制度者風行草偃理有固然夫奢則必貪廉恥喪矣奢則必僭名分蕩矣奢則必驕奢則必競禮讓衰節文亂矣嗚呼此飢之本寒之原也盜賊獄訟水旱災荒之所由起也伏乞

皇上躬行節儉為天下先

明詔內外臣民一以儉約為主自王公以及士庶凡宮室車馬衣服僕從一切器用之物俱規定經制限以成數不許少有逾越久之儉德日彰貪風日息民俗醇人心厚以幾敦龐之治不難矣雖然猶非本計也至于根本切要之地端在我

皇上之一身矣蓋

皇躬者萬幾所受裁萬化所從出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
家家之本在身董子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
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二子之言萬世之龜鑑也聖如堯舜可謂至矣
而諄諄于危微精一之誠明雖生知之聖亦藉學問之功也我
皇上神明天縱睿哲性成豈區區常情之所能窺然生長深宮春秋方
富誠宜選擇左右輔養
聖躬薰陶德性伏乞慎選耆儒碩德置之左右優以保衡之任隆以師
傅之禮不必勞以職事拘以文貌使之出入禁闥時親便座從容閒燕
講論道理又妙選天下英俊使之陪侍法從朝夕獻納切劘治體毋徒
事講幄之虛文毋徒應經筵之故事毋以寒暑有輟毋以晨夕有間至
于大學衍義尤爲切要下手之書其中體用兼舉本末貫通法戒靡遺
洪纖畢具誠千聖之心傳百王之治統而萬世君師天下者之律令格
例也伏願
皇上延訪眞儒深明厥旨者講求研究于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
歷代之迹實體諸躬默會之衷以爲敷政出治之本若夫左右近習必
端其選綴衣虎賁亦擇其人壬人佞倖不置于前豔色娃聲不御于側

非聖之書擯而不讀無益之事戒而不為內而深宮燕閒之間外而大
廷廣衆之際微而起居言動之頃凡所以維持此身者無不備所以防
閑此心者無不周君志清明君身彊固舉夫立政敷教知人安民無非
天德之流行天則之昭著是
皇上直接夫二帝三王相傳之心法自有以措斯世于唐虞三代之盛
又何吏治之不清民生之不遂哉易傳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謬
以千里此
聖諭之所未及而臣推本言之者也臣志學有年粗知章句凡所敷陳
率皆聞諸師友考諸經傳而非敢妄為臆說以自干罔
上之誅昔宋儒朱熹入對有戒其勿以正心誠意之說進者熹曰生平
所學止此四字臣之心亦如是而已矣伏乞
皇上諒其樸愚恕其狂妄俯賜包涵留神采擇天下幸甚疏入輔臣鼇
拜惡其侵已請治公妄言罪
聖祖弗許曰彼自陳國家事何預汝等邪七年遷祕書院侍讀學士復
上言朝政積習未除國計隱憂可慮年來災異頻仍饑荒疊見正宵旰
憂勤徹縣減膳之日講學勤政在今日最為切要乞

時御便殿接見羣臣講論政治設誠而致行之庶可轉咎徵爲休徵疏
入鼇拜傳
旨詰問積習隱憂實事以所陳無據下部議降二級用
聖祖原之八年鼇拜敗
聖祖手書前事付廷臣令并案輔臣欺罔罪公再疏請舉
經筵設起居注官會
聖祖欲巡幸邊外公疏言水旱頻仍
聖駕不宜輕出
詔罷前命並嘉其直俾繼今以後事有未當其悉陳所見朕不憚改焉
儀吉謹案康熙十七年冬
諭吏兵二部日朕頃以秋冬農隙講武之時欲一往邊外閱視不久即還今覽諸臣前後各奏稱今歲災變甚多不宜出邊致兵民困苦直言進諫深爲可嘉已允所請停止邊外之行以後國家軍大事情如有未當務抒所見直陳朕不憚更改爾部即傳
諭遵行是當時不止熊公一疏也宣化縣志云允科臣疏停止亦未詳何人俟考九年四月擢國史院學士
召入內廷命作楷書公大書敬天法祖知人安民八字以進復承命講
大學中庸首節
聖祖首肯者數四十月改內三院爲內閣設翰林院以公爲掌院學士
兼禮部侍郎遂以明年二月肇舉

經筵大典于保和殿以公為講官知經筵事頃之
聖祖以春秋兩講為期闊疏遂命公日進講弘德殿每詰旦進講
聖祖有疑必問公上陳道德下道民隱引伸觸類竭盡表裏蓋公自初
應
詔上書即力言
聖學為第一要務其後屢以為言會
聖祖日益勤學既開經筵益盡心于堯舜羲孔之道暨周程張朱五子
之書咨諏討論達于政事仁浹而義炳其端緒實自公發之及公去位
後
聖祖每論侍學諸臣未嘗不稱公之忠益也十年夏乞省母疾歸尋還
朝十一年
命教習庶吉士十二年充會試副考官其年冬公以疾假數日疾已入
直時有詔徹三藩
聖祖舉以問之曰國家方太平以無事為福道在休養綏定之而已今
無故徙數十萬安居樂業之眾移置窮荒不毛之墟倉卒逼迫勢逐刑
驅未有不生懟怨眾怒不可激一夫稱亂所至瓦解前事如此可勿戒

與
聖祖以語諸大臣皆言吳三桂僅一子質于朝可勿慮其它叉安能爲
未幾三桂反明年耿進忠反十四年春授公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尚
書公疏辭不許既受
命參畫軍機及諸道糧餉並請嚴飭軍行所過不得踩踐禾稼使兵不
病民民不失業時方纂
太祖
太宗聖訓孝經衍義重修
太宗實錄公並充總裁官十五年陝西總督有開復疏防官員一疏內
閣誤票三法司核議既檢舉大學士索額圖索初擬票稿不得謂公有
改竄情弊請察議免歸家于江甯二十三年
聖祖南巡
召對行在賞賚有加尋書經義齋三字題其居二十七年夏起禮部尚
書冬丁母憂歸先是公因進見言西夷噶爾丹且有變宜爲備至二十
九年邊人告警
聖祖念公言趣起前官三十年充經筵講官及武會試正考官明年春

命往江南鞫河督王新命侵帑事論罪如律冬移吏部尚書會河督靳
輔請豁近河公占民田額賦
詔公會督撫察勘還奏免高郵山陽等州縣額賦三千七百二十八頃
有奇三十三年充會試正考官三十五年春
聖祖親征噶爾丹公言內大臣費揚古可重任
聖祖命爲撫遠大將軍統西路兵前行及戰大捷噶爾丹尋走死三十
六年復充會試正考官三十八年拜東閣大學士知經筵如故嘗進言
海內乂安休養化導正在此時宜益崇學校廣教化豫積貯戒奢汰則
萬世太平之業也每燕見輒陳四方水旱官方得失推古聖人所以憂
民保治之意竭慮無隱
聖祖輒改容稱善三十九年充會試正考官四十二年復充會試正考
官四十一年春公年六十九乞休
詔解機務留京食俸四十五年疏辭食俸乞歸江甯陛辭
聖祖召入講論累日公因言
巡幸所至官民供辦不無煩費唯
上留意

聖祖頒之命馳驛歸官爲護送明年
聖祖視河工幸江甯
賜御用冠服曾纂朱子全書
詔李文貞與公移書往復商定公平生論學以默識爲眞修以篤行爲
至敎其居也恭其動也毅其事上也誠其與人也恕辭達而已不爲飾
時措而已不爲矯以是由程朱之涂而上溯乎孔孟其言曰聖賢之道
不外乎庸庸乃所以爲神也所著書有學統學辨學規學餘經義齋諸
集四十八年十月卒于家年七十有五
命禮部遣司官二人視其喪賜銀一千兩祭葬如制贈太子太保謚文
端子三人志伊志契志夔志伊以疾廢五十一年
聖祖追念公學行召志契志夔入京以年稚不能應
詔六十年二子年十餘始入京吏部引見
聖祖命俟年長錄用且憫其家貧
諭諸大臣飭公故舊門生各助金買屋京城以居餘交江甯織造生息
歲廩其家逾年志夔卒乾隆九年授志契翰林院孔目公之薨也碑誌
之文缺焉紹升讀公書恨未悉公行事三十六年入京與志契遇得其

家所書公事略竝考集中諸疏及論學書爲之狀族史官采錄焉

文華殿大學士馮文毅公溥事實（並節錄）

公字孔博別字易齋青州益都人順治丙戌會試中式丁亥進士仕至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康熙三十年卒年八十三父孝豐公士衛卒時太夫人遺重疾方愈聞變一慟亦卒兩喪相距祗六日先生哭書夜不止亦氣絕如屬纊然醫者云是哭泣傷藏耳五氣結轖匪藥可療俟其偃蹇一二日當醒也已而果然（毛奇齡撰年譜）

康熙丙午時四大臣欲省差大臣二員設立衙門于督撫之旁以廉督撫吏部滿尚書阿思哈侍郎太必兔議設衙門於各省東西一切書役蒯隸人員聽其招募須與敕印等項先生執不可謂創造衙門費將不貲內之傷度支外之勞民力毀房壞屋勢必不免且國家設立督撫皆係重臣今又不信復遣兩大臣實逼處此東西相望而稽察之甚無謂也夫權太重則勢相軋勢相軋則當之者碎保無下屬仰承左右議苛爲民害者時太必兔蒙古人性暴無禮聞見先生語則大恚瞋目起立張拳向先生先生徐應曰雞肋何足安尊拳哉夫爾我等也旣係公議汝必不容吾兩議何耶且議之可否自有

聖裁豈爾我所得而專主之堅執不可疏遂上
上是先生議其事得止同上○儀吉案公時官吏部左侍郎
戊申升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先生首具王言不宜反汗一疏謂當
慎重于未有
旨之先不當更移于已奉
旨之後以是時盛京缺工部侍郎多規避已會推奉
旨不旬日而三易其人故首及之同上
時有紅本已發科鈔輔政大臣鼇拜取回改批溥奏言本章既經批紅
發鈔不便更改鼇拜欲罪溥
上特旨嘉獎溥所言是
諭輔政大臣此後當益加詳慎批發又言藩王將軍督撫提鎮購買馬
匹以資戰守事屬相同今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續順公沈永
忠獨牒戶部請免其所買馬匹之稅臣思若許需
恩免稅似應一例遵行若
國課所關可喜等不應獨邀異數且恐有匪人借買馬之名漏稅作弊
請照順治十六年定例概行收稅以昭畫一皆下部議行日史館

時逃人法最嚴先生疏根本之計終及逃人大略謂初年所逃皆係八旗戰爭所得之人故禁之當嚴今天下承平日久或係投充或係新買或係入官似此人等卽在地方有司尙難稽察愚民無知鮮有不爲其所欺者此非敢于抗
朝廷之法也臣以爲若逃者係舊人則當用舊法若係新人亦當稍示寬典使督捕詳議分別以爲定例此亦本治之一端也又嘗因遵
諭陳言請寬刑稅如曰省刑者非謂其犯罪而姑寬之也古者罪人不孥今一事而連數人或數十人此等人非其本身犯大罪也雖事終亦必省釋但其候審之勞盤費之苦至有本犯尙未完結而牽連者先朝露矣且問官貪懦不卽審結多有遲至二三年或七八年者縱或未死而拋家失業棄妻離子可矜孰甚乞
皇上敕部嚴禁諸凡案件除叛逆外不得牽累多人其無益證佐槩免提究有寬限者卽治督撫以才力不及之罪則刑可省矣且薄稅者非謂其應納而姑免之也古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言在上徵收之急也今者正月卽開徵矣慶酬未已追呼已至舊逋未償新貸又起而有司之不肖者更設重刑以懲之臣前有緩徵一疏部覆未準乞

皇上再行酌議夏稅定于六月秋稅定于十月上緩國脈下寬民命則稅已薄矣年譜

魏敏果公言康熙壬子予患怔忡之證正調理閒大學士馮公溥一疏為薦舉賢才等事內稱魏象樞清能矯俗才堪任事用之於內必能為朝廷振飭紀綱用之於外必能為朝廷愛養百姓等語部議奉旨魏象樞著來京引見維時同列薦章者為兵部主事成性性江南人也為余己丑分校所得房首理學清品孤介澹盪先奉旨以科員用師弟同膺盛典一時傳為美談閏七月引見八月補授貴州道監察御史偶於朝班見馮公曰某與先生雖同榜成進士然素無深交乃何以見知于先生而辱薦章耶先生曰公居諫垣赫赫有直諫聲此人所共知也若余之知公則更有在憶余為祭酒時每值丁祭凡不與陪祀各官例于前一日瞻拜公每期必至敬慎成禮一日大雨如注泥深三尺同事者曰此番必無一人來矣言未畢而公至肅然瞻拜而去此外果無一人余益起敬而深信之知為至誠君子卽此一節他事可類推矣太夫人在堂未敢有違大孝今服闋應召而來此後皆報

君之曰公其勉旃余聞公言感愧交集古云觀人於其所忽其先生之謂乎寒松堂集

乞休臨行陳五事言願

皇上無費財無遠出勿輕遣官勿輕動臺灣勿增關稅鹽課俱報聞測海集

檗專集卷十一

貴筑黄彭年編訂

碑傳集

六

DS
734
.C56
v.6

碑傳集卷十二目錄

康熙朝宰輔中

予告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加六級
諡文靖王公熙行狀 韓菼
又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諡文靖王公
墓誌銘 張玉書
附錄一則
光祿大夫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吳文僖公正治墓誌銘
彭定求
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加一級宋文恪公德宜
行狀 徐乾學
資政大夫文華殿大學士戶部尚書掌翰林院事徐公元文行狀 韓菼
又文華殿大學士戶部尚書掌翰林院事徐公神道碑 張玉書

碑傳集卷十二

嘉興錢儀吉纂錄

康熙朝宰輔中

予告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加六級諡文靖王公熙行狀　韓菼

公諱熙字子雍一字胥廷號慕齋先世居任邱自高祖贈宮保公諱龍者來京師始著籍宛平詳文貞公狀中公生而穎異五六歲間即能誦孝經學庸兩論文貞公時為講解有疑即問輒驚人十五歲為諸生順治丙戌舉京兆試明年成進士選授國史院庶吉士習滿書己丑授國史院檢討壬辰分校會試癸巳

御試滿書拔前列蓋公天資高所譯經書解會入微為一時最

世祖召見弘文院命以滿語奏對大加褒賞隨陞國子監司業復

諭閣臣王熙既為司業恐其荒於滿書可傳諭祭酒姑爾馬吽同署問荅皆以滿語勿令間斷益自是

上嚮用之意切矣又

賜滿文洪武寶訓三國志二書八月轉左春坊左中允充順治大訓纂

修官甲午
命譯書經兼爲滿學士講解本章秋陞司經局洗馬冬十月
召入南苑譯勸善書及大學衍義一日
世祖猝至直幄閱公所譯書喜諭閣臣稱善久之遂令長直南苑乙未
隨獵
賜乘御馬是科館選庶吉士
特命公引見南苑五月陞右春坊右諭德充孝經衍義纂修官丙申始
選擇日講官公未列名特蒙擢用
御試滿書復第一賜御服貂裘秋陞左春坊左庶子冬十月
世祖幸景山臻祿閣召日講官五人進講公講書堯典稱
旨命每日進講
諭嗣後講官不必立講遂侍坐丁酉奉有
駕出即隨不必請旨之諭三月陞弘文院侍講學士充
經筵講官七月陞弘文院學士時文貞公任國史院學士
世祖諭曰父子同官古今所少以爾誠恪特加此恩戊戌教習庶吉士
秋主武會試十一月授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己亥十月復奉

旨教習戊戌己亥兩科庶吉士庚子十月以學士三年考滿加禮部尚
書銜時文貞公已長禮部父子同部尚書海內榮之以爲
國家異數王氏盛事晚近數百年所未有也辛丑
世祖不豫自元旦至五日屢入請安榻前面奉
天語密有奏對初六日漏三下
召入養心殿諭曰朕勢將不起爾可詳聽朕言速撰詔書公俯伏飲泣
筆不能下
世祖諭抑悲痛即於榻前起草公拭淚吞聲先成第一條以進恐
聖躬過勞奏移乾淸門下西圍屏內撰擬凡三次進覽皆即報可日入
始脫稿而
世祖竟於是夕上賓公哀慟幾絕慼慕終身始公長直南苑
駕出必從從必蒙勞問又每日進講嘉謨嘉猷入告者必多一時稱爲
內相而至於洮頮憑几之辰大漸弗悟與之會手定
詔草獨屬之朝夕左右之儒臣度必有決大策定大議者而公出一不
以語子弟世遂莫得而傳其識見度量有古大臣之所難而非如孔子
夏之不言溫室樹而已也翌日同內閣擬

尊諡又同撰
今上皇帝卽位年號又爲輔政大臣撰誓文四月改授弘文院學士兼
禮部尚書十二月以禮部尚書管左侍郎事丙午陞都察院左都御史
公入臺振肅風紀慷慨任事知無不言首陳養兵裕餉之議其略曰今
直省錢糧以十分計之大半耗於兵餉而餉之多者又莫如雲貴閩廣
等省卽就雲貴二省言之彼地之賦稅曾不足兵餉十分之一而藩下
官兵歲需俸餉二百餘萬恐非經久之謀臣愚以藩下甲兵家口食餉
原有定額在朝廷計口授餐所費已不少而甲兵家口衆多或尙未能
周給請敕該王就甲兵家口中酌量餘丁多寡或令於省城就近之地
屯種或分布於附近之府州縣屯種漸減計口授餐之費亦裕餉之一
策又請禁官員貿易之害以利民生大指謂近閩廣江西湖廣等省官
員多自置貨物售之所屬兵民甚者指稱藩下挾勢橫行假借營兵放
債取利至於省會要區百貨叢集詰其資本俱屬官商嗟此小民從何
謀利祈
敕下該部詳議自今以後凡閩廣江楚等省王公將軍督撫提鎭不許
持己資貿易與民爭利或指稱藩下官司所管官不能覺察及已發覺

而徇隱不以實奏者嚴定處分條例通行申飭又疏請停現任官員捐助之例謂捐助一項在本地紳衿富民可云取之私家蓄積若地方官員每捐則千金數百金米則千石數百石不知何從得之不過云設法捐輸此設法之中更有不可究詰者若謂實出己貲恐攜私囊而充國用者未必比比而是大約展轉相尋出自百姓而已況中間誇張鋪敘捏少為多是又徒有捐助之虛名更屬無益近者別項捐納雖停而修城備賑及修造軍器等項仍有紀錄之例如遇降罰亦得抵銷終非所以飭勵廉隅昭垂法守祈

敕下部詳議凡係地方現任文武官員捐助則例一槩停止又疏請改招民授官之例近例招民百家優授知縣夫縣令宰治百里撫綏眾民關係匪輕倘有不肖之輩授以此職則百姓之累無窮況招民百家送至盛京往來之費非數千金不足不惜數千金而得一縣令則借貲為市其心可知既希圖謀利其一邑之民安危又可知臣愚以為嗣後招民百家之人應給與閑散官名色頂帶牌匾旌獎勿授以理民之職任又請停認工贖罪之例現今流徙甯古塔向陽堡犯人認工釋罪令其修葢城樓部院衙門此等犯人流徙之時家產已盡籍沒入官能認造

此數萬金城樓之工價從何而得不過借認工爲名指稱奉
旨取回視原籍稍可給之家挾詐逼勒一不給與動稱違誤
欽工交與地方官追取良民受害而奸惡之人得歸愈縱其惡不知畏
忌此例亟應停止公所上疏急當務折亂萌正官方持大體大指歸於
培養萬民每奏一篇
報旨未嘗不稱善下部議或行或格而公疏要爲不可易也時
上初親政宵旰萬幾會天旱金星晝見
兩論各部院以例繁滋弊事多錯悞上干天和令更改從前過失公上
疏請酌復
世祖章皇帝舊章以昭政典言臣伏念
先帝御極有年憂勤圖治各部院應行事宜皆經宸衷詳定盡善無遺
茲者數年以來有因言官條奏改易者有因各部院題請更張者有會
議興革者法經屢變則例繁多反啟各衙門任意輕重乘機作弊之端
自古聖賢之君莫不以敬天法祖爲兢兢
皇上當勵精圖治之日法
祖即所以敬

天臣請
敕下部院各衙門將見行事例逐一詳查有應仍遵
世祖皇帝時典制者開列具題改正施行卽比年以來因時定例實有
便於今日國計民生者亦須詳察始末條晰不得不然之故具陳統候
睿裁定奪畫一永遵
上覽疏深嘉歎卽行各部院確議於是
世祖皇帝時舊章次第酌復中外稱便云公在臺二十有一月所建白
甚衆其懲貪崇儉奬廉嚴衙庇察侵蝕裁宂員疏銓法課官學諸疏皆
鑿鑿可施行文多不具載戊申七月陞工部尚書監修各宮殿大工恩
賜有加兩覲
孝陵大工壬子從耕耤田癸丑五月轉兵部尚書六月同議撤三藩事
十二月聞吳逆之報卽赴
內朝集議至除夕始歸甲寅三月密疏請早正叛子之誅幷淸亂黨之
患以安人心絕禍本其略曰逆賊三桂負恩反叛肆虐滇黔毒流蜀楚
散布僞劄煽惑人心今大兵已抵荆南剋期進剿元惡授首在指日間
獨是叛子吳應熊素憑勢位黨羽衆多擅利散財蓄養亡命依附之輩

實繁有徒今旣被羈守凡彼匪類蔓引瓜連但得一日偷生豈肯甘心
就死即如種種流言訛傳不止奸謀百出未易周防大寇在外大惡在
內不早爲果斷貽禍匪輕且大逆不道不限籍之同異皆處斬三桂逆
天叛
主今古罕聞討平之後脅從尚可邀恩而首惡必無可赦應熊之當誅
戮無待再計而決者亦何庸緩其斧鑕而不以安天下之心哉爲今之
計惟速將應熊正法傳首湖南四川諸處老賊聞之必且魂迷意亂氣
沮神昏羣賊聞之內失所援自然解體即兵士百姓聞之公義所激勇
氣自倍至應熊親隨人等繫纍之中益成死黨聞發禁刑部者不下五
六百人夫人衆則難防時久則易玩速
敕法司訊別情罪重者立決次者分給各旗消除內變之根源埽蕩逆
賊之隱禍
上命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會議應熊尋伏法始三桂憑藉其子
爲內應反書朝聞是夜京師內外所在失火尋有僞朱三太子之獄捕
繫百千人掠治訖不得主名皆其黨爲之而三桂狂猘所及西煽秦隴
東蔓江浙自謂角距已成朝廷必不殺其子以爲招故上書多嫚語

上神聖已燭其奸特以尚主示不忍及應熊誅三桂驚悖殊不意舉軍
慟哭竟以是恚發病死人皆韙公之能贊大義云乙卯冬恭遇冊立
皇太子充捧冊副使丙辰奉
諭專管密本前此漢官不與聞兵機蓋異數也戊午冬居文貞公憂服
闋不出壬戌五月
特授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時黔南甫平海內苦兵革久民願休
息公爲相務以和平寬大宣
上德意以培養元元不欲紛更多事以傷靖甯一之治以故奉法循
紀不敢失尺寸其有當變革者必酌乎人情公論之同然直言於
上前無隱而一不以己與也不沽譽不市恩不立黨惟中立以敬謹自
將性無鉗忌能容眾尤樂獎進人才賓禮後進往公在
先朝內直中外咸安之自同列大臣以暨詞館諸曹若不知公之居中
用事者昔高令公在中書領著作寬中宏量時有陰德楊侍郎在帝左
右十餘年不列人一密事公久似之及居相位風度故在也公能持大
體有遠慮爰爲學士撰平定三逆方略失
上指一日

上諭閣臣曰當三桂初反時漢官有言不必發兵七旬有苗格者又其時漢官盡移其妻子回家何也卽顧菼曰汝爲朕載之菼退而皇恐語公曰當奈何公奮曰待縛我之東市君乃載耳公大言於閣中曰有苗格乃會議時魏蔚州語告者截去首尾遂失其本意然若如其言豈不是悞國漢官移家故有之亦多有否者日久何從分別豈不是背主漢官負此兩大罪之名復何顏立於朝乎因語大學士明公幸好爲我執奏也翌日入見明公爲

上言畧引其端公卽繼之懇懇如閣中語

上微笑曰朕固知此兩事載不得也事遂寢公又嘗語諸學士吾嘗從

駕椒園

世祖問我幾子以二子對蒙

賜名克善克勤克善能文我不令之與試不然者當丁酉時我不免作高郵公矣吾又屢辭典會試師生沿習久恐亦不可不慎也一日

上臨朝極言漢官門生座師市恩交通之弊公言臣不曾爲主考僅壬辰分校得士二十餘人今在朝者惟金鋐張可前二人有弊無弊難逃

聖明洞鑒

上意少解茲以學士隨公先後四年見公在
上前或危論或微言率能動
上聽大抵謹身於無過而隨機以爲入其事不可勝數也自少能文章
然在閣中不多草
詔葢能爲而不能爲以讓之同列而詩歌賦頌不得已間進一二輒工
則奏曰實代作非老臣所及亦不取先詞館諸臣也
上於閣臣中眷禮常獨異朝坐列左翼第七後列第三與宴常以漢大
臣充獻爵官
東巡有微疾遣醫相繼
命乘肩輿累頒表裏珍味
太皇太后喪
哀詔及擬謚號上冊文皆公草也戊辰會試公復辭避不列名
上特命爲主考官常從游瀛臺暢春園玉泉山禁中佩文式古淵鑑齋
閬風臺瑞景軒翠華館諸勝無不歷而四時花卉碧桃牡丹千葉蓮花
之屬頻與燕賞諸閣臣多不與
賜席寵堂匾命內務府製給又

賜曲江風度匾一及
御書卷扇對聯法帖甚多然公寵愈加而若不自勝望實愈尊而益歉
然自下求退之懷固未嘗一日釋也當歲壬申以足疾疏請解任
詔報曰卿効力年久自
世祖章皇帝時簡侍禁廷恪恭盡職朕屢加擢用洊進綸扉夙夜殫心
勤勞自勵今
先帝舊臣俱已凋謝惟卿獨在班列朕眷倚良殷雖精力就衰而老成
練達之臣常侍左右殊有裨益着勉自調攝照舊供職不必求罷乙亥
夏復請告
溫旨慰留如初丁丑以年七十引年以請復奉有宣力
兩朝久贊機務眷倚方殷不必引年之旨己卯冬擬再請
上先諭閣臣斷來章遂不果明年夏復請
上仍降旨慰留不忍其去也辛巳七月疾忽大作大學士伊公以狀奏
聞行在
上命賜寶露上藥服之病少間九月復具疏申前請始奉
俞旨卿耆舊大臣恪慎敏練簡任機務宣力年久覽奏以患病乞休情

詞懇切准以原官致仕隨上疏謝恩得
旨報聞特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先是
太祖實錄成加太子太傅至是進少傅
上特以榮公之去往者致事諸大臣無有也是年冬十月
遣侍衛賜帑幣上珍明年上元節
賜讌於家四月
遣侍衛至公榻前恭捧
聖諭手書一道諭大學士王熙卿耆年舊德歷官最久自去歲告病在
家朕無日不注念老臣也邇來九卿皆求匾額字對想卿身雖在告心
未嘗一日不在朝中故特書匾一面對一聯臨米芾書一幅賜卿卿其
勉強餐食輔以醫藥以慰朕不忘舊臣之至意
上又念公病不能興傳諭勿謝公匍伏感涕命子克昌孫景曾隨侍衛
詣暢春園叩頭謝恩復
傳諭如病少愈朕尚欲一見故公遺疏謝恩有冀臣病之再甦許瞻天
之有日頌
君恩也冬病漸篤今癸未上元節復

賜宴於家公榮
君之賜强起猶進一箸閱四日疾忽作藥萬方不一效至二十七日而
薨
上聞震悼馳遣侍衛奠乳茶及酒幷命錄諸子弟姪名數以來三月口
口日
上特命皇長子直郡王率滿大學士及禁近諸貴臣至公喪前命王行
三叩禮舉哀諸大臣等同跪舉哀道路擁觀父老多泣下葢
上之加恩不特以禮始終有曠古異數之所未及者實維
先帝憖遺之一老今惜已彫謝無餘追遺寵而䘏舊勞以至斯極也讀
壬申詔旨
上已告公於生前矣以故自漢大學士九卿詹事及百執事之長無不
欷歔感動合詞爲公謝恩豈惟王氏一門非常之寵光而照耀史冊無
不神遊
聖世遭逢之極盛足以興起於無窮也既內閣以易名之典請
上親定謚曰文靖亦象公惟肖云公內行完備十二歲母梁夫人病篤
誓減算以益母壽禱于天者四晝夜母歿哀號昏絕數次口鼻出血升

餘文貞抱置懷中食頃始甦侍文貞公時事無鉅細必稟命遂先世諱日文貞公必集子姓齋祓外舍公率先致敬文貞公立家廟三楹公拓地而丹艧焉歲時饗侑執事有恪公以文貞公好游歲常偏歷西山諸勝恐勞於登涉乃搆怡園於宅之西偏亭臺花木歲加葺治文貞公顧而樂之及侍疾奉湯藥不敢頃刻離左右文貞公捐館舍號泣如孺子哀毀盡禮感慕者終身額書屋曰慕齋明志也伯叔父四人公皆恤其子若孫公兄弟六人友愛倍至丁酉恭遇
恩詔例送一子入監讀書公推以與其三弟今布政公然戊申又廕送其四弟照入監諸弟歷官四方時時手書勞苦如面勖以服官行己之大義中丞公燕遠任黔中尤願其盡力報稱以忘其家而亦常以不易得見爲戚戚也布政公之自東臬遷也以公病久別陳情上請暫歸候起居
上命速赴京師且傳
旨慰問公而季弟默僑江甯者亦適返老年兄弟病中相聚且喜且悲也比別去而公病遂篤矣內外姻戚之不給者助之如不及常贍其孤寡或延師以訓其子弟京師義學育嬰堂月有施予貧無告者生則衣

之歿則楮八里莊摩訶菴公少從文貞公讀書處歲必一再至於寺僧有加禮西山之香山碧雲退谷法海春秋佳日世交舊遊招邀過從甚回歎賞新進寒素亦樂與忘年常同嘉會栽芍藥數百畦於豐臺小築其旁花開時任游者往來如無主人示不獨樂也自少天才敏捷又得過庭指授然雅不欲以文學炫長所著有寶翰堂集弗輕以示人又有未刻者數卷藏于家經書多默識暗記然常遜謝未讀書卽二氏之學亦多參悟而絕口不談也公之歿也距其生明崇禎元年戊辰七月八日年七十有六元配金夫人知府諱顯名女劉夫人上林院監丞諱可敎女俱贈一品夫人董夫人都司諱正義女封一品夫人側室朱氏封宜人側室李氏柳氏閻氏劉氏張氏郭氏子六人克善廕生歷任雲南驛鹽道僉事母朱宜人卒克勤廕生母劉卒克昌廕生刑部河南司郎中加七級母董夫人而乳哺如其出者劉也克宏歲貢生候選主事母柳克承母郭克賡母張俱幼女十人一適廕生章維貞三俱未嫁卒一適廕生河南按察使胡介祉俱董夫人出一適衍聖公子孔傳鐸母劉一適太學生顧甯緯母李一許字監生閻紱璽母閻餘俱幼孫五人景曾己卯舉人庚辰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克善出纘曾歲貢生候選主事

企會式曾則曾俱克昌出克昌等將卜葬公於西城關外畏吾村之祖
塋而先期屬葵爲狀葵于公爲門下士不敢辭按狀古者以上之太常
考功而今則爲
國史之據依尤不敢不謹輒譔次所及見聞者弗敢誣而亦闕其所未
知者弗敢溢以待他日史氏之採擇謹狀

又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謚文靖王公
墓誌銘 張玉書

宛平王公在政府二十年而予告又二年而薨於里第時
車駕方南巡聞訃震悼命賜䘏如制及還京
詔皇長子直郡王率大學士馬公偕禁近諸臣臨公喪且奉
諭旨王行三叩禮舉哀奠酹不循常格蓋自四十餘年以來
世祖章皇帝舊臣先後祖謝惟憖遺公之一老
皇帝篤念老成耆德故恩禮獨厚於是玉書偕同官及九卿大僚合詞
陳謝而一時在廷諸臣及閭巷聚觀者無不欷歔感頌至於泣下比閣
中擬謚上請
特予文靖謚法寬樂令終曰靖本朝未有謚者亦可謂象公惟肖矣公

幼穎異成童時即舉四書孝經疑義質問於塾師年十九舉順治三年
丙戌鄉試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翰林官兼習滿書者多不能
精詣奧窔公天資高踰年而學成
世祖屢試稱最隨陞國子監司業未幾進左春坊中允纂修順治太訓
十一年進司經局洗馬召入南苑校譯大學衍義及勸善書十二年進
右春坊諭德明年初開
講筵充日講官進左庶子命每日直講賜坐十四年春進宏文院侍講
學士充經筵講官七月進學士時文貞公方任國史院學士
世祖諭曰父子同官古今所少以爾誠恪特加此恩明年主武會試調
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十六年教習戊戌己亥兩科庶吉士十
七年考滿加禮部尚書文貞公方長禮部父子同部尚書海內以為榮
十八年元日
世祖不豫公日請安於
御榻前初六日漏三下
召入養心殿諭曰朕勢將不起爾可詳聽朕命撰詔書公俯伏飲泣筆
不能下

世祖令抑悲痛卽榻前起草公拭涕書第一條進恐
聖躬過勞奏於乾清門外撰擬凡三次進呈至初七日薄暮繕畢而
世祖卽以是夜上賓公偕顧命諸大臣入哭一痛幾絕至於面奉憑几
之言有事關國家大計與諸大臣再三密議而後決者公終身不以語
人雖子弟莫得而傳也十二月以尙書管禮部右侍郎事康熙五年擢
都察院左都御史公侃侃舉職知無不言是時一歲賦入半耗於兵饟
而雲貴閩廣三藩所駐之地尤甚公首陳裁兵節饟之議謂滇黔業已
蕩平兵額急宜汰減詔下所司議省額饟一百餘萬又言江楚諸路王
公將軍提鎭自置官商漁奪民利宜嚴飭禁革官吏捐輸名出私橐實
取自民間宜一切報罷招民百家得授縣令不肖奸人往往借貲爲市
宜改給散秩凡所條上皆深得治體會天旱金星晝見公言
先帝御極有年諸曹政務皆經斟酌盡善數年以來變易成憲者多矣
法屢變則弊叢生今
皇上當勵精圖治之始法
祖所以敬
天請敕各衙門詳察見行事例有因變法而滋弊者悉遵舊制更正於

是酌復數十事中外稱便七年進工部尚書督理宮殿大工屢著勞績
十二年轉兵部尚書是年夏議撤三藩十二月吳三桂反於雲南日赴
內廷議用兵機宜十三年三月密疏請誅逆子應熊言逆賊三桂負
國深恩肆虐滇黔流毒楚蜀散布偽劄煽惑人心今大兵已抵荊南元
憝旦夕授首獨是逆子應熊素憑勢位黨與眾多擅利散財畜養亡命
匪類依附實繁有徒應熊既被羈守而流言繁興訛傳不止奸謀百出
未易周防大寇在外大惡在內若不早斷恐滋後患請速正法傳首湖
南四川以寒老賊之膽以絕羣奸之望以激厲三軍之心章下議政王
貝勒大臣九卿科道會議應熊旋伏法方滇黔之初告變也一夕京城
內外所在火起尋有偽朱三太子之獄捕繫數百人掠治不得主名皆
應熊及其奸黨為之三桂自恃鴟張之勢又以其子方尚主朝廷必不
殺以為之招及應熊誅三桂驚悸發疾竟以是死人皆韙公之能聲大
義云十七年居文貞公憂二十年服闋是年冬雲南平明年五月即家
授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於是逆氛初靖民生甫離兵革公與勒
公明公及李文勤公同在政府務以和平寬大布
上德意罷權宜之令停加征之額遵奉詔書次第興革有應奏請舉行

者悉陳於
上前無隱時玉書爲學士親奉公教者一年至二十九年公與伊文端
阿文清及眞定梁公在閣玉書以後進入贊機務朝夕追從復八年有
餘中間合肥李文定亦共事二載一堂以內事應商確悉心折衷始終
無一疾言忤色有如昔人所云推車子者故以玉書之謭陋亦幸獲無
過焉竊覩公立朝本末不沽名不市恩不植黨援不持意見更事熟則
於四方得失利病無不周知歷諸曹久則於國家典制沿革無不洞悉
每論事闕廷指畫可否具有經緯聞者咸斂容欽服公博覽强記手點
二十一史能隨事舉述大義而絕不以該洽自矜撰擬文字屬同官具
藁點定一二字深中事理詩清麗不事藻縟闡明理學而亦不排擊二
氏之教其造詣益深且遠矣公素引嫌不欲與試事戊辰會試
特命爲正考官取范光陽等一百五十人甚愜人望其他大典禮如耕
耤大閱冊立　東宮陪祀闕里大制作如纂修
玉牒
實錄
典訓

方略一統志監修
國史明史公無一不與元日元夕偕滿舊臣進爵
御前侍宴殿內俱出自
特恩至暢春園靜明園賞花泛舟賜游賜食則玉書皆得隨公之後叨
遇盛事者也三十一年公以足疾請告
溫旨報曰卿効力年久自
世祖章皇帝時簡侍禁廷恪恭盡職朕屢加擢用洊進綸扉夙夜殫心
勤勞自勵今
先帝舊臣俱已凋謝惟卿獨在班列雖精力就衰而老成練達之臣常
侍左右殊有裨益著勉自調攝照舊供職不必求罷嗣後章三上俱
慰留如初至四十年夏疾大作
上於行在賜寶露禁藥九月又申前請乃許致仕比奏謝
特加少傅是冬遣侍衛賚賜貂幣上珍明年上元節賜讌於家四月遣
侍衛持
手諭一道賜於榻前諭曰卿耆年舊德歷官最久自去歲告病在家朕
無日不注念老臣也邇來九卿皆求扁額字對想卿身雖在告心未嘗

一時不在朝中故特書扁一面對一聯臨米芾書一幅賜卿卿其勉強
餐食輔以醫藥以慰朕不忘舊臣至意仍傳諭病少愈朕尚欲一見故
公謝疏言冀臣病之再甦許瞻天之有日紀
聖恩也前後頒賚
宸翰十餘幅賜堂額三一席寵堂一曲江風度一耆年舊德四十二年
上元節復賜讌於家公猶強起進一匕箸越四日疾忽劇至二十七日
遂薨距生天聰二年戊辰七月八日享年七十有六公服官五十餘年
名成身退善全終始視司馬文正之在洛下韓忠獻之在相州庶幾似
之而身依天闕恩禮獨隆則前人所未及也公諱熙字子雍一字胥庭
先世居任邱高祖贈宮保公龍始著宛平籍曾祖鏜祖愛本生祖爵俱
以文貞公貴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公貴加贈曾祖祖如公
官文貞公諱崇爾歷官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公爲大學士加
太子太傅亦贈如公官曾祖妣戚氏祖妣張氏本生祖妣張氏焦氏妣
梁氏俱贈一品夫人公年十二梁夫人病篤禱於天願減算以益母壽
文貞公捐館公年踰五十矣號泣如孺子顏書屋曰慕齋天性篤孝如
此兄弟六人友愛無間布政司然金衢守道照皆以公推廕起家者也

元配金氏繼劉氏俱贈一品夫人繼董氏封一品夫人子六人克善雲
南驛鹽道僉事側室朱宜人出先公卒次克勤早卒次克昌刑部河南
司郎中董夫人出克宏歲貢生候選主事克承克賡俱幼側室出女十
人廕生章維貞河南按察使胡介祉衍聖公子孔傳鐸監生顧甯緯閻
紘璽其壻也餘俱幼孫五人景曾庚辰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克善出纘
曾歲貢生候選主事企曾式曾則曾俱克昌出克昌等將以十一月十
九日葬公於畏吾村之祖塋而屬玉書銘於墓石公與先大夫同舉丁
亥進士玉書又夙附門牆之末晚在政地復知公深誼不敢辭乃節錄
韓慕廬宗伯所爲狀而敘次之銘曰
巍巍王公惟
帝之弼夾輔兩朝其德克一文章琬琰謀謨蓍龜導揚玉几密贊彤帷
內表百僚外靖三孽刑清兵偃遠安邇悅五十餘年敬慎篤誠相業房
杜家聲韋平
帝眷舊勞曰予元老番番黃髮茀祿壽考老成在列蔚爲
國華固請引退養痾於家
手敕慰存中使問疾庶幾霍然扶掖造膝台曜乍掩喪我功宗寵被

異數用章殊庸寵眘輟相都人爭誄德盛令終此惟臣軌世濟厥美有
穀永詒殁而不朽勒此銘辭

附錄一則

癸巳二十六歲春三月朔
御試滿書於內院取列二等五名奉
諭留任學習翌日
召見於宏文院詢問家世履歷
命以滿語奏對仰荷
褒綸諭大學士范文程等曰漢官讀滿書學習滿語須不畏難方有進益朕見王熙奏對明爽雖未盡合將來必速通曉文程奏曰誠如
聖諭四月陞國子監司業
上幸內院召見詢問近來學習如何隨
諭大學士等曰王熙既任司業恐其荒於滿書可傳諭祭酒姑兒馬吽伊等問答皆以滿語勿令間斷八月轉左春坊左中允兼內翰林國史院編修甲午二十七歲奉
命譯書經爲滿學士講解本章秋陞司經局洗馬兼內翰林宏文院修

撰冬十月奉
召入南苑譯勸善書及大學衍義
上時幸內院直所一日余在直幄譯書
駕至不及收取蒙
親閱所譯書仍
召至前命如前譯寫甫數行
上大悅諭大學士等曰朕向有諭王熙必能速通滿文今觀果能曉暢
貫通可嘉蒙賜鹿脯乳餅果餌奉
諭不必分班長直南苑遂在直幄度歲乙未二十八歲五月陞右春坊
右諭德兼內翰林國史院修撰丙申二十九歲二月奉
諭開日講命選擇翰林中品行端方文學淹博滿漢官具題
欽點余不在開列中蒙
恩以原銜充日講官三月
御試滿書
欽取第一蒙賜御服貂裘一襲四月
上御講筵直講通鑑一段賜宴行宮隨

駕還京秋陞左春坊左庶子兼內秘書院侍讀
上幸景山臻祿閣
召日講官三人各講經書一篇余進講書經堯典畢賜坐賜膳翌日奉
諭王熙曹本榮每日進講餘員候
旨自是每早赴乾清門候
旨宣入弘德殿進講又奉
旨爾等既充講官不必立講俱賜坐進講以爲常丁酉三十歲三月陞
內翰林宏文院侍講學士七月十二日奉
諭侍講學士王熙奉職勤慎滿漢學問優通着陞內宏文院學士戊戌
三十一歲十一月奉
諭授爲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庚子三十三歲十一月以學士
俸三年考滿奉
旨加禮部尚書辛丑三十四歲元旦因不行慶賀禮黎明入內恭請
聖安
召入養心殿賜坐賜茶而退翌日入內請
安晚始出初三日

召入養心殿
上坐御榻命至榻前講論移時是日奉
天語面諭者關係重大並前此屢有面奏及奉
諭詢問密封奏摺俱不敢載惟自念身係漢官一介庸愚荷蒙高厚任
以腹心雖舉家生生世世竭盡犬馬何以仰答萬一豈敢顧惜身家不
力持正論以抒誠悃耶吾子吾孫其世世銘心鏤骨以圖報効也初六
日三鼓奉
召入養心殿
諭朕患痘勢將不起爾可詳聽朕言速撰詔書即就榻前書寫恭聆
天語五內崩摧淚不能止奏對不成語蒙
諭朕平日待爾如何優渥訓爾如何詳切今事已至此皆有定數君臣
遇合緣盡則離爾不必如此悲痛此何時尚可遷延從事致悞大事隨
勉強拭淚吞聲就
御榻前書就
詔書首段隨奏明恐過勞
聖體容臣奉過

面諭詳細擬就進呈遂出至乾清門下西圍屏內撰擬凡三次進
覽三蒙
欽定日入時始完至夜
聖駕賓天泣血哀慟初八日同內閣擬上
世祖章皇帝尊謚又同內閣擬
今上皇帝卽位年號又爲輔政大臣撰誓文四月改內閣仍爲內三院
罷翰林院余改爲內宏文院學士兼禮部尙書（王文靖自著年譜）

光祿大夫太子太傅禮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吳文僖公正治墓誌銘
彭定求

康熙三十年閏七月二十五日光祿大夫太子太傅禮部尙書武英殿
大學士漢陽吳公薨於江甯寓舍
上覽遺疏震悼
詔賜祭葬與謚曰文僖其孤宗豐等奉公靈輀歸於漢陽諜卜吉壤未
獲壓食中又遭公繼配張夫人喪以康熙四十一年正月甲申合葬於
某鄉某原而以誌銘未具走使屬諸定求定求開緘惶恐伏惟公之盛
德懿範進退較然榮哀具備載在

國史播在
綸言宜有當代名公卿勒詞碑版垂示不朽若門牆下士僅足供排纘
事行之役何敢僭書隧石而重違遠命臨歿以待不得已乃按宗豐等
所述家狀復參以見聞謹爲之誌曰公諱正治字當世號賡菴先世自
唐侍御少微公由鄱陽徙休甯石舌山傳數十世至團公復徙臨溪又
數世元振公賈于下雉義聲著江湖間生守華公蚤歿配何孺人守節
撫二孤長爲公高祖天楚公亦蚤歿曾祖仕齊公諱文仲祖太初公諱
有成考禹石公諱嵒妣余氏太初公負氣節明萬厤時稅使陳奉橫行
漢口仗義折之以戢其暴鄉人至今稱焉禹石公抱經世志屬時多故
隱居不出余太夫人有令德善治家生二子公其長次爲平輿君開治
公生有異表圓頂方口目炯炯有神光而不露雙手垂膝立不倚行不
佻坐不傴僂甫就傳讀書日記數千言九歲能屬文經史諸子次第淹
洽儒宿見之輒許爲公輔器年十三應童子試郡邑俱冠軍學使拔置
博士弟子第一公益自奮勵五經皆手自鈔錄謂書寫一過久乃不忘
兼得工書法最有裨益也既食廩餼鄉試數弗利居邨落中奉兩尊人
甘旨畢具兼事大母得其歡心明季四方荒亂楚蜀接境流寇所至率

皆逃匿山谷一日風雨迷路公獨負佘太夫人疾走與賊遇羣挺逼脅
公益抱持太夫人不釋賊乃曰此孝子也舍之去
皇清定鼎三楚廓清公遂舉順治戊子鄉試己丑成進士選內翰林國
史院庶吉士授編修
世祖章皇帝雅重詞臣時幸史館親加校試公才調敏贍輒當
上意甲午江南試差公以原籍不署名用便族人進取政府深歎其賢
是年典順天試時例以拜命三日京兆禮聘乃入鎖院交戚關通故易
公獨竣關防榜後多所挾怨然卒諒公無他不得摭拾間一科一甲三
人皆出是榜得人稱盛丁佘太夫人艱起補原官遷右春坊右庶子兼
侍講居無何
詔以翰林官教養有年才堪外用者有緊要缺即補公在選中出爲江
西布政司參議分守南昌道或以人情重內輕外爲言公奮然曰
上不以臣爲不肖得備驅策何內外之有抵任適署藩篆有交代常例
銀若干公卻之悉以貯庫巡按李某素貴倨裁抑監司是日微行廉得
公卻金狀遂相見改容曰清節可敬也歲暮吏既休沐公單騎行部察
訪刑獄至一州囚禁獨多按之皆非法淹繫者公怒斥令放去州官懼

餽金求解公益怒曰我爲攫金來乎爾改過尚可貸若以金污我立揭參矣在任旬月平劇盜出疑獄境內頌聲翕然遷陜西按察使甫視文書得一紙罪款昭著竟未審理意必豪猾賄謀沈閣訪之果然庭鞫即置重典巡撫張某見公爲政廉明於已弗便輒厲聲色相待公初不爲之動

世祖知公可大用遂內召銓司方循例擬補大理寺少卿

特命爲工部侍郎旋調刑部未幾

世祖升遐公哀慟不自勝輓歌有永懷教義慟無補天語銘心倍可憐之句云康熙改元時方刑獄繁興重案株連日眾

今上尚未親政漢官不得啟奏領西曹者率尚刻覈公志在平反凡于情罪參差比附過當者必據理直爭江南衿士二百餘以逋糧逮至盡擬監候公抗言曰若輩賦已完無他罪待勘衙署遠解將垂斃忍復令瘐死獄底乎强滿侍郎阿某入白曰第言之若詰責罪當坐我用是竟得釋又議奉行赦款宜速丈量田地宜停狀外指扳宜禁私嫁條例宜酌皆切中時政請假省親起補工部侍郎丁禹石公憂服將除

召補督捕侍郎公憂逃人遺害連坐十家奸人妄扳里井騷動遂率同

官會疏請除此例且謂禁收月錢則旗丁不至窮而無賴可杜逃之源分隸莊頭則旗丁不至散而失業可絕逃之路於是流毒頓息充

經筵講官擢都察院左都御史掌京察先具疏自陳得

温旨褒奬公益以風紀自任顧念大臣獻替之義務持大體不得毛舉細故用塞言責會直隸多盜諸王大臣議於玉田灤州霸州雄縣四處增設駐防官兵議既決公密陳其不必者三不便者三奏可乃中止又以江南蘇松等郡自明初削平僭偽加派浮糧賦稅十倍他州催科歲不及額有司困於考成近者奏銷處分一案自掛欠毫釐已上悉被放廢人才淪置堪惜毅然繕疏籲恩淋漓愷惻為人所不敢發俄而有

詔蠲數郡現年錢糧之半公疏不為無助而公則已焚稿不復示人矣

遷工部尚書調禮部尚書

上方稽古右文百度釐舉公曰秩宗重任非優游養閒地也凡屬郊廟

朝會賓貢燕饗行慶告捷諸大禮躬親肅敬考稽古今沿革事宜綱舉

目備

上必稱善南郊分獻舊屬勛爵至是特以遣公時稱異數總裁丙辰會試己未自陳復得

褒旨在禮部凡十年一遇
冊立東宮兩遇
冊立中宮皆充冊使總裁
玉牒及
仁孝
孝昭二后實天酌議喪禮營度
陵寢勤勞畢著康熙二十一年拜武英殿大學士公入謝
上目送之曰吳某眞風儀宰相也總裁
聖訓
方略
典訓會典諸書監修明史時三逆蕩平海宇清宴公在綸扉參贊機務
主於和平甯壹而操持耿介未嘗稍有依回春秋既高志在恬退杓政
歲餘郎以疾請告
上慰留弗許復起視事一日
上因秋審讞決見一大獄牽引數十人顧曰此囚尚可活乎衆以情眞
對公獨曰

聖心好生臣等敢不奉行德意宜再勘覆奏退檢原牘果得矜疑狀遂
從末減
上乃嘉悅
太祖高皇帝實錄告成加太子太傅康熙二十六年屢疏乞休
上覽奏情詞懇切方允原官致任陛辭
召入便殿慰勞款至問卿子幾人曾否任職公具實以對又
問卿今歸何所對曰臣原籍江南有弟今居江甯當就彼以居
賜御書御饌溫語再三而退抵江甯未幾入臨
太皇太后喪會
上南巡公迎駕淮南朝謁時
上見公老病慰諭歸家休息時公已日就湯藥居常偃臥每逢
聖誕令節必北向稽首及聞喀爾喀歸附忽令家人設香案具朝服望
闕遙賀頭目眩暈幾不能起不數月遂薨距生於明萬厤戊午年正月
初五日得年七十有四公少壯時意氣豪邁中歲深自斂飭致身四十
年惟以砥節立品上結
主知當

世祖時有劾閣臣援引親故者
世祖指公以示曰內升官員皆朕親自簡拔如此人豈有親故爲之地
乎晚登政府
恩賚便蕃時有元狐黑貂金笋貝駟緑幣文鏐上尊玉粒諸賜而公性
甘儉約衣惟綈繒食惟蔬肉卻餽遺省燕集門庭闃寂賓從稀少退食
餘晷獨坐一室整襟屏息靜擁圖書間作詩歌蕭然神遠於人世紛華
嗜好泊如也取士薦賢務秉虛公不喜標榜奔競營應
詔舉博學宏詞以彰少宰孫遹名上得首選而實未嘗素識廑充殿試
讀卷公所進呈多列上第亦遜謝不居見者益然如坐春風中遇拂逆
尤能容忍前秦撫張某旣視公不善旋被逮公方貳秋官懼而求解公
曰我豈以私憾撓公法乎卒從輕擬內行篤于孝友仕旣通顯問歸子
舍依戀彌深先後奔兩喪痛弗得親視含襲諱日悲感杜門謝事以爲
常與平輿君同居共爨委以家秉不復自問生產疾將革猶執平輿君
掌誦蘇長公與君世世爲兄弟之語公薨未及期平輿君哀傷成疾亦
遽卒以先世之居新安也數往祭墓會族兼置祭田義田賙恤親舊恩
意浹洽教諸子尤以循循恭謹爲務故諸子力洗貴胄怙侈氣習不踐

公庭不適笄櫝惘然一如寒素僮僕盡遵約束居第所在絕不知有元
老也殯去江甯目家無餘財不足以充喪具傾城祖奠嘖嘖稱賢宰輔
不置云原配傅氏前公卒葬既久繼配張氏爲文學伯雨公女伯雨公
蚤識公有李鄴侯風骨又卜夫人當大貴故以歸公禹石公余太夫人
在堂夫人克嫺婦道滫瀡必親宜于家睦于宗黨拮据婚嫁皆出其奩
具以辦不煩公內顧憂女自傅夫人出者子自庶出者撫愛視己子較
先故舅姑喜之曰冢婦和而恭貴而能勤天必福之公居禁林及參藩
豫章洊歷臺閣夫人嘗從之左右必以廉潔仁恕贊襄勸勉既膺封典
諸子治冠服將買珠夫人遽止之曰命服章身何以珠爲公既任機務
夫人諭諸子曰大臣子弟以慎交遊爲第一義如因父兄處津要而締
結賓客招搖貽累者不少汝曹慎毋蹈此蓋與公之教相表裏也平居
禮法自持閫閾肅穆無聲官舫經行篷窗不啟蔽以重幔家慶偶置音
樂罕一寓目每遇
國恤必縞衣蔬食以處公決計退身家庭尚未明知會舉公七袠觴夫
人語諸子曰仕宦之榮既極盍弗歸乎公笑取袖中疏稿讀之曰此疏
朝奏而夕報可矣復笑曰人言休官不謀于妻子何必然哉因洗盞更

酌盡歡夫人密贊公於出處之際尤迥軼尋常萬萬如此自公薨後絕葷食屏綵服銜悲弗輟也歿于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距生於明崇禎甲戌年十月十六日得年六十有五子宗郜廕生光祿寺丞前卒宗豐庚辰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宗翰宗勳女六孫男四孫女三當
上與公諡之日既以公小心敬慎舉朝無間言禮遇終始優渥厥後七年宗豐方捷南宮引見保和殿
上特追念公舊勞推恩及世拔置中祕則所以宏奬純臣歿存如一尤足令聞風者感激興起不獨增耀九京也而夫人猶及身之存得見其子之成名勖以祗承家學圖報
國恩然後從公長往蔑有遺憾今之葬也固宜合詞以銘乃再拜而系銘曰

江漢儲精哲人挺出誕應昌期爰作艮弼昭茲臣道翼翼小心黃裳易筮赤舄詩吟嗣美我公謝彼膴仕不忮不求不茹不吐宅心之謙養氣之純容物之恕造士之仁爲漢丙魏爲宋李向邃思遠慮淸操雅量我
皇中孚令名褒崇象賢濟世酬乃匪躬亦有壼儀肅雍其備馬鬣同封
天家攸賜神輿盤固珍符熾昌鸞旌鶴馭陟降雲閶何以思之淇園菉

竹何以贍之泰山喬木

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加一級宋文恪公德宜

行狀 徐乾學

公諱德宜字右之別字蓼天江南蘇州府長洲縣人母王太夫人有娠夢狻猊入室生公有異表面如白玉高顴豐下目炯炯射人幼出嗣伯父母伯父母早世仍鞠育於本父母八歲能爲文十三入籍崇明爲學官弟子歲在己卯公父以監察御史巡按山東濟南城破及於難公年十七重趼至京師伏闕請卹久之得贈大理寺卿順治五年中江南鄉試凡三試禮部乃中式

賜進士出身第三人改庶吉士以本生母喪歸持齊衰期年服心喪三年畢乃至京師館中故事庶吉士假滿當補教習

世祖章皇帝特授公翰林院編修仍在館讀書十八年始散館時江南大吏覈逋賦羅姓名以聞於朝里胥誤竄公名籍中遂挂吏議公具陳其誣久之得白補原官康熙三年遷國子監司業六年轉翰林院侍讀八年陞國子監祭酒嚴立條教除積弊召姦猾吏金廿至邸笞之百六館師生人人敬憚際今

天子親政後輒吉月
車駕詣太學釋奠於
先師
御彝倫堂賜公東向坐講周易乾卦辭宗藩宿衞大小百寮暨太學生
徒以及耆老圜橋門聽講者數千人咸歎服未幾遷翰林院侍讀學士
十年
天子初開講幄
命儒臣以次進講
親簡八人充日講起居注官公與焉尋充
經筵講官明年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上素器公數顧問卽以質對風度端重進止舒徐每奏事畢
上恆目送焉駕幸口外駐蹕赤城公時扈從
上從容問及江南逋賦之田公言江南多版荒田冊載虛名實無租入
可供國課非盡官吏中飽因極言蘇松賦稅獨重民力弊竭辭甚悉會
詔免蘇松等四郡錢糧之半高陽李文勤公謂公曰君一言之力也十
三年戶部侍郎員缺

上以命公仍兼翰林院學士詞臣佐戸部得兼學士銜自公始既受事剔宿弊發私餽親自握算鈎稽文卷值滇黔蜀叛秦楚東西粤軍需孔迫大農議盡以江南歲輸充餉公念江鄉歲祲徵求不前又道遠慮貽誤力持不可乃就用兵近地酌撥餉以濟而江南得不重困居一年調吏部右侍郎明年轉左又明年遷都察院左都御史上疏請弛海禁令沿海居民藉佃魚資生計請定鹽法考課罷省筆帖式請禁通販硫黃硝決機珍寇又言捐金者得授官非經久制宜請限以月或以年庶幾官方以澄所言次第舉行又率同院上言各處統兵大將軍王以下玩寇殃民遷延歲月或購取婦女或攘奪民財物荼毒匪細請
旨嚴飭
上是之命集諸王大臣速議申飭嚴禁由是行間將帥凜凜畏國憲
孝昭皇后上賓
聖心哀悼公上言宵旰憂勞之日尤宜秉禮節哀慎起居出入又載籍浩繁博不如約願略方名象數之煩但擇有關政治裨益身心者討論講習稍節耳目之勞用保中和之德
上喜温旨批答山東大帥柯永蓁縱兵鼓譟具疏直糾

上卽命速至京訊治尋遷刑部尚書調兵部時蜀初定大軍糗糧皆運
自陝西道出劒閣顛踣者相枕藉陝西民大困公因星變言今大軍趨
黔且暮望秦蜀之餉然徵秦則以道里險遠而諉之蜀徵蜀則以近地
不足而取之秦惟以川陝各設總督彼此觀望無異越人視秦人之肥
瘠也蜀地非不足於粟莫若併川陝總督爲一人則痛癢相關隨地調
發庶幾秦民得以少休其力矣
上大悅卽如公議行川陝兵民交稱便値滇黔粵蜀以次削平俘獲賊
中婦女並著籍旗下公言脅從者不與倡亂同罪且婦女何辜宜聽收
贖於是所釋甚衆二十一年調吏部尚書杜絕請託清釐銓法老吏斂
手不爲奸歲在甲子七月以文華殿大學士入閣辦事丙寅晉太子太
傅丁卯六月以疾卒於官享年六十有二公之寢疾也
上垂問再三訃聞軫悼遣閣臣攜茶酒
賜奠柩前以其年秋八月喪歸某年月日葬某原祖妣朱氏妣丁氏本
生妣王氏皆累贈夫人娶王氏封恭人累贈夫人子男四人駿業翰林
院待詔敬業國子監生早卒大業翰林院庶吉士建業國子監生女十
人一嫁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編修顧藻一嫁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

侍讀王掞一嫁州同知金相戊一嫁壬戌榜進士顧用霖一嫁日講官
起居注翰林院編修陳元龍一嫁辛酉科舉人朱之敦一嫁翰林院編
修李孚青一許配國子監生錢瀠一許配裘岱生一許配繆沅惟公至
性孝友母在自食粗糲以甘毳爲養親歿後忌日輒素服避賓客涕泣
在都下聞弟喪兼程還經理身後事撫育孤女踰己出惇於宗族貧者
輒賙以粟與兄德宸弟德宏早著聞譽一時有三宋之目擇交必愼海
內名士見者傾心寫意敦槃之會岳中至今傳爲盛事焉及貴寒畯有
文采者雖不相識汲引不倦甲辰充會試同考官丙辰己未兩主會試
五充文武殿試讀卷官
詔舉博學鴻詞以汪琬陳維崧薦俱授翰林故人孫暘吳兆騫徙遼左
捐金贖之還兆騫客死爲經營其歸櫬生平寡言笑未嘗見喜愠之色
有非意相干者不校遇賓客甚恭窮交造謁者必見縞紵遺贈久而不
衰寬以御下無疾言遽色而門以內肅然家人不敢以褻服見也與修
通鑑全書充
世祖章皇帝實錄纂修官
太祖高皇帝實錄總裁官兼充

三朝聖訓
平定三逆方略
政治典訓
大清會典
大清一統志等書總裁官明史監修官又奉
命評隲古文淵鑒始終以文字受
主知公剛毅木訥造次不能達其詞至於
國家大事論議侃侃同列意見有異輒爲之剖晰是非反覆開導或至
累日往往感悟其或勢不可挽則自爲一議
上每善公所陳多報可公遇覃恩貤封者五加級者六黑狐紫貂衣裘
文鏐采幣天駟上尊玉粒珍果之賜匪一然服官三十年不一問及生
產未仕時有薄田數頃初不增益城西有宅一區門巷蕭然里人忘其
在樞要也公立三不朽同朝公卿所其聞見某于公同鄉曲於學同席
研於仕爲公後進知公較詳謹狀公歷官行事乞銘作者俾
國史得以編錄焉謹狀

資政大夫文華殿大學士戶部尚書掌翰林院事徐公元文行狀 韓菼

公諱元文字公肅別號立齋其先常熟人九世祖諱良始遷崑山再傳諱中舉故明宏治甲子鄉試以壽甯侯事直言予杖由刑部主事謫湖州府推官又三傳而至太僕公初官翰林以文章風義爲後進所宗祖父皆有聲太學含德弗耀用啟後人公兄弟四人長尚書公乾學次中允公秉義季弟國子生亮采公之生也以明崇禎七年甲戌九月辛巳顧夫人夢神人授之玉尺覺而生公自少端重有大志贈公倜儻闊達旣才高不仕願望其子以遠大公自就傅沈潛習誦不假勞年十四爲諸生時吳中盛爲文社公偕兩兄家庭問講間切究獨倡爲古學汎濫於百家而根柢六經務于明理致用特肆其餘爲舉子家言輒傾其儕可爲度程順治甲午舉於鄉己亥成進士第一人

世祖召見乾清門諭以特簡之意還啟

太皇太后曰今歲得一佳狀元賜冠帶蟒服裘靴視舊典有加公率諸進士謝恩

世祖爲御殿百官陪列鴻臚讀表前此未有也除翰林院修撰數被宣召公詩云空傳枚馬金門侍只倚雕蟲侍武皇生平致君之志已見此矣嘗從幸南苑

賜乘御馬命學士折庫納爲執鞓公館師也遜謝不敢乃改命侍衛又
嘗晚對便殿夜分賜饌
世祖又問從者得毋飢乎復命侍衛賜之食公又賦詩紀恩在翰林無
事益刻厲問學不專務爲辭章而窮探本原曉暢故實折衷裁劑度其
不悖於古而於今宜者俟時而措優如也嘗
命進孚齋說一篇
世祖讀書所也覽而稱善爲刻行之讀者皆以爲知要辛丑春
世祖賓天公號慟若私喪公除悲猶未止歲以是日齋居慘戚者終身
會江南奏銷案起姦胥竄公名其中謫鑾儀衛經歷公恬然安之又四
年而事白復官未任聞贈公病即乞假省覲至丹陽而訃至哀毀不欲
生與兩兄執喪盡禮三年處外終喪乃復寢後喪太夫人亦然己酉起
補國史院修撰尋進秘書院侍讀秋主試陝西所錄多單寒苦志力學
之士秦人言士子鼓舞讀書自此榜始明年以廷推選國子監祭酒尋
充
經筵講官公舉止閒雅音吐宏暢進講稱
旨自是每遇

經筵必命公講至登政府猶然公以養士莫大於太學疏言自古人才
盛衰視學校興替古先哲王於冑子之外妙簡賢俊以入辟雍周制鄉
論秀士升之司徒司徒論其秀者而升之學自漢唐以來太學子弟皆
由遴選以故橋門之間人材輩出或顯經術或崇理學要皆敦厲實行
矜尚氣節非其時人獨賢也取之精而養之厚有以致之也自故明景
泰時入馬入粟之途開閭巷小夫皆隸名冑監蘭艾錯雜程課不行而
以貲進者亦自以所至之有限安於卑陋不思振拔士風之微實由於
此我
皇上右文重道振興教化而諸生之在太學自官廕之外止有輸納一
途其以歲貢至監者十不得一又多年齒頹暮之人甚非所以廣英才
也伏察舊例順治八年十一年曾經各學臣選取生員文行兼優者起
送至監今宜遵倣此例於郡邑各庠或間歲或三五歲舉品行端愨文
學優長年齒少壯者一人入太學加以歲月漸磨砥礪勉之成材優其
進用之路更宜遵照
世祖皇帝舊制每科直省鄉試各取副榜若干名送監肄業如此則辟
雍濟濟多經明行修之士而入粟之途亦將有所興起所裨於人才非

尠少矣得
旨下部議著爲例由是上舍皆海內名俊之湊公復程課有方益激發壯厲旣彬彬矣則疏請廣監生鄉試中式之額以示勸而於輸納之途復疏停止力陳其不可者有四謂養士育才莫重流品至於入貲則宂濫實甚不俊不秀之人並得冒俊秀之號不可者一也官貢各生所謂正途期滿考職必歷三科九年之後而援例入貲則不計年限隨咨隨考官貢監期多者二期少亦半歲而準貢期止三月則是遇正途轉絀而待襍途轉優沮寒士攻苦之心長富兒驕惰之氣不可者二也流品旣淆氣習亦異往往不能拆節降心自就繩墨雖復年加訓督而素無劣等黜革之例相習恬然不爲恥怪其意以爲惟不曉文義故就此以進本不宜深督也程課難行士風益薄不可者三也竊計歷年以來吏部考授職銜需次州縣掾佐者不下數千人選途積壅補授無期日漸加增必盈萬計其於大體不能無妨而一授職銜輒服其品服輿從翩然招搖閭里銓塗旣濫名器實傷不可者四也卽其中亦不無文采可觀自命不苟者然不使之以文藝自見而亦使之一出於援納臣竊爲惜之停罷爲便章下所司公又疏言

祖宗朝最重官學拔用人才多出其中今部院衙門筆帖式闕出廕生監生用十人裁用官學生二人一年之內得闕甚少而官學生名額甚多勤苦積年終不得以短長自効竊恐向學之意自茲日衰非獨壅滯淹困爲可憫念嗣後應與監廕生作何分用請酌量變通實爲育養人才之助公雅意儲才爲根本久遠計欲俾滿州漢軍子弟興起以効於

國家收得人之盛如豐芑之衆多故於官學尤激奬成就之其後公在

西臺

上嘗語閣臣徐某爲祭酒規條嚴肅滿洲子弟不率教者必加撻責至今猶畏之後來那得如此蓋公爲祭酒凡四年而學政大飭其教甚具而可法端士習起惰窳嚴考試愼咨送肅禮儀重專師勤講肄飭書役其課文皆崇雅黜浮足爲海內矜式而會尙書公主壬子京兆試鑒裁精審雅與公合由是士子益知嚮方而數科以來文體一歸於正云甲寅五月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尋充

太宗實錄副總裁乙卯四月改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充日講官起居注五月教習庶吉士時中允公方讀書史館公疏辭

上特免中允公教習而不允公辭公日與桐城張公進講

弘德殿敷陳凱切惟以質直自將無浮詞曲說
上每稱之一日
上諭公四書屢經講讀熟曉文義每觀通鑑備載前代得失深有裨於
治道應與四書相參進講作何摘取撰擬講章公疏言臣等承奉綸言
不勝忭慶竊以朱熹因通鑑修成綱目書法謹嚴襃貶盡善得春秋之
遺旨臣等擬從綱目中詳加決擇其事之關切君德深裨治理者摘而
錄之講義體裁難與四書諸經同例每條之後採取先儒之論參以臆
斷之詞演繹宏綱發揮大義
上是之公退而屬諸詞臣分撰講章必手自裁定務舉其要而暢其旨
相當務之急以立言未嘗不說之詳而反之約也先是大學士孝感熊
公在講筵非堯舜之道不陳非四子五經及宋諸大儒之言不言以仰
贊
聖德精熟於大本大源之地公承
上嚮意史學進而開廣發明益卽事以窮理由道以敷治表裏精麤全
體大用通貫如一而先後相成也故事歲終具疏彙呈講義公疏有云
籤軸方新簡編具在伏祈

聖聰時留省覽以此啟益睿智以此振厲精神以此對千聖於同堂以此決萬機於一日則得之臣工之講論者淺而得之夙夜之體驗者深得之片言之會悟者微而得之一心之運用者大公之隨事獻納多類此也嘗從容語院中同列謂詞臣之所以異于各衙門者以退讓不求進也先後輩自古已然可無讓乎教習癸丑丙辰兩科庶吉士峻整不可謁以私其有行與材者愛之不啻出諸口以是故咸畏服成就者眾十一月丁太夫人憂歸己未二月

召監修明史時服未禫除而監修例命勳臣閣臣公獨以學士充識者知將大用矣九月赴闕自陳且辭

新命不允疏請購遺書徵遺獻舉故明給事中李清主事黃宗羲及副使曹溶主事汪懋麟布衣黃虞稷諸生姜宸英萬言等部議不許

上特從公言召之清宗羲溶以老不至各上所著書時未有學士闕特改內閣學士項景襄於兵部而用公公在內閣遇事敢言不肯唯阿吏部題補給事中

上以科道官一省多者至五六人或有竟無一人者命分省均用各以二人為率又以大小省不同銓司吏議分別多寡公奏曰

聖意重耳目之官欲周知天下利病故命分地均用然諸給事御史多
自各省有司行取考選不患利害不能周知若必以地爲限才優者以
數溢見棄而不才者顧得承乏恐言路不能盡得人
上深然之命照見行例行九卿會推江西按察使有舉興泉道張仲舉
者御史唐朝彝力言仲舉在閩無善狀科道欲疏劾朝彝副都御史李
仙根給事中李宗孔不願署名遂併劾之部議仙根宗孔降五級調用
朝彝革職
上曰此處分太過公奏曰會推本欲公之廷論使各盡所懷何嫌參差
而處分若此卽將來所舉非人誰敢駁正且科道公疏必不許一人不
列名恐一二强有力者妄有抨擊便隨聲附和流毒何窮
上曰然當免處分公曰凡言免者謂有罪而
聖恩寬之也臣以爲諸臣實未有罪
聖旨但云不必處分則所全多矣
上從之御史有言宜遣大臣巡方者公昌言於閣中曰巡方向遣御史
以有憲長彈壓也若遣大臣或妄作威福適足爲地方之害乃入言於
上而止公見

上慎重用刑當秋決先語閣臣所宜決宜留者及入奏抱牘具陳始末
上亦事事諮公條對甚悉
上多從焉儀吉謹案時上怒御史蔣伊欲因考試黜之公曰蔣伊文在幾等今以文章試之而以他故黜之恐未有以服其心也又欲黜御史呂兆熊公曰兆熊爲人誠實且係明之死難尚書呂維祺之子上笑曰蔣伊卿論其文呂兆熊卿又論其人二者將安定乎既而曰從汝從汝二人由是得留見熊賜履撰墓志庚申口月特拜都察院左都御史入謝乾清門
近侍傳
上語褒嘉且道講筵之勞賜
御書墨蹟三又傳
諭朕久不作書頃試筆得鳶飛魚躍四大字幷以賜卿公頓首謝尋復
充
經筵講官時滇孽將平公疏陳善後之宜畧言逆賊三桂甘心反叛蔑
棄天常同惡之人義宜勦殄苟能效順業已恩許自新若仍留本土非
永久之規欲移調他方多遷徙之費統之別將則疑情未化終涉危嫌
攝之歸旗則放恣既久猝難檢束臣以爲宜明布
恩旨悉與前雪應補職者量與補換綠旗職銜願補伍者量行撥補綠
旗闕伍其他一槩散遣爲民分道安插於事體爲便至於以前處置兩

藩官兵已有成局臣何敢妄議第恐亦是一時權宜未必實可資折衝
固圉之用而耗餉不已臣竊慮之倘先行酌量散遣亦足使西南餘孽
聞之革心至定南一旅尤屬無謂宜一體解散旣銷遣藩兵減省餉祿
然後軍儲充裕益可推行寛大之政薄稅輕斂以副
皇上軫念民力之初心矣又疏請除三叛虐政略言滇南閩粵所在橫
徵暴虐占奪民利害政干紀宜及初定之辰通行申飭預爲禁止在粵
東者五曰鹽埠之害曰渡稅之害曰總店之害曰市舶之害曰魚課之
害在閩中者四曰鹽稅之害曰報船之害曰冒擾驛夫之害曰牙行渡
稅之害在滇南者亦四曰勳莊之害曰圈田之害曰礦廠之害曰兵多
之害
上俱下九卿會議初御史劉安國請察隱占田畝部議凡察出者分別
甄錄州縣官利其升敘多捏報累民公力言其弊謂本無主名原非隱
占妄造詭戶謬托清釐實則强派分賠取盈敲扑至今累年不堪困苦
率多逃亡名爲加糧實耗糧戶名爲清弊實長弊源前者府谷縣捏報
隱地接任知縣謝溪英揭部奏
旨遣官察審始得開除洪塘所千總徐振業虛報隱田安撫勘察題參

始得分別荒熟臣吏訪得山西蒲縣本貧瘠前令揑報隱田派賠通邑
乃至庠生王命新曹大朋各賣其子女而廩生賈松年竟自鬻于平陽
軍營夫婦執役又聞山東棲霞縣素稱僻小前令揑報墾田民受賠累
失業者多竊恐如此二邑者正復不少督撫旣共欺妄於前須爲之掩
覆於後請通行申飭凡從前揑報但行檢舉姑予寬原若始終掩覆壅
過下情加等科罪
上命確議以聞時
仁孝
孝昭皇后梓宮發引
上將親赴山陵公與滿漢同官率諸給事御史奏請無行
上曰山陵事大朕親往欲一展
孝陵公從行追感
先帝恩悲痛不止賦詩云惟將廿載攀弓淚幷灑橋陵松柏中禮畢
賜遊湯泉命各賦詩公作序一篇四言十二章
上稱賞命勒石公在臺以身總風紀尤兢兢於振飭紀綱澄肅吏治疏
劾福建總督姚啟聖縱恣譎詐妬功害能狀啟聖皇恐上疏待罪得免

又條列督撫四弊謂臣伏察吏部定例督撫毫無治理者該部察審從重治罪可見功令責成惟在拊循百姓今則令懸而不行督撫聚精會神止求免其詿誤之罪至於立何條教開何便利招何流移革何弊俗多漠然度外置之此督撫不職之弊臣謂自今督撫之優劣當以民生愉戚戶口增耗爲斷其撫綏無術之處分依例切實舉行督撫封疆大吏一切皆職分所當爲今乃事事議敘往往給銜尚書增秩一品至於簿書期會之間非有大故又事事不克免於吏議以賞則濫以罰則密此功過無準之弊臣請以後凡有督催捐助察逃墾田等僅許紀錄註冊惟教養有方治效顯著方準加銜增秩而一切小事詿誤幷量行寬貸察吏之道宜莫嚴於藩臬乃數年來督撫未見有糾彈藩臬者此察吏不嚴之弊臣謂藩臬苟有貪污不職督撫不行糾劾者宜以徇庇論罪督撫有降級留任者有革職戴罪圖功者非係大貪大惡類蒙寬假徒有處分之名不改顯榮之實此心多僥倖之弊臣請嗣後督撫有降調及革職者宜即令去官不必輒許留任又疏論課吏事伏察康熙十八年定例凡捐納授官到任三年後稱職者具題升轉不稱職者題參處分是凡捐納之人分別具題皆當以三年爲限乃今各督撫具題稱

職者尚不乏人而以不稱職題參者槩未之見至有授任四五年而不
糾不舉莫能辨其賢不肖者謂非督撫之容徇不可也臣以為宜依限
分別去留即行聞奏不得姑留不論不議之人以誤民生而滋姦弊又
如戶部條例道府以下捐銀者三年後免其具題照常陞轉夫國家大
體所關惟賢不肖而已今吏途甚雜所以令三年具題者蓋欲使賢者
勸而不肖者懼若許捐銀是金多者與稱職者同科矣臣以為稱職非
可捐納而得且此曹以現任之官營輸入之計勢必剝民脂而長貪冒
所急宜停止者也歲貢一項所謂正途自開捐納生員之例今日納生
員他日納歲貢名則清流實則銅臭公然冒濫自許正途臣以為正途
非可捐納而得其由捐納歲貢得官者仍須保舉方與正途一體陞轉
所急宜更正者也至於諸凡捐納事例總屬一時蹔行
皇上釐敘官方至意固久欲停罷今願於滇南收復之日即賜
明旨槩止不行則聖政一行人心大快矣公自為祭酒時屢以捐納為
言至是益切後二年又以捐官三年具題以清廉才能保舉不無夤
緣之弊請停止而於大計另繕冊以大計舉守清才優者寥少庶幾無
濫云滇南既定告

廟肆赦公疏言

皇上睿謨聖略決勝萬里數年以內諸叛悉平古者聖人作易於泰之方盛即致艱貞之訓而豫豐既濟諸卦垂戒尤切臣愚惟願

皇上於景運方新之會倍切堯咨舜儆之心日甚一日以成保泰之治幷乞

申諭大小臣工乘此治定功成相與洗心滌慮毘贊大業如政體宜講也不妨詳考舊章國用當節也不宜過加綜核行一事必謀久遠勿狃目前之淺圖爲百姓必留有餘務培國家之元氣至於振紀綱以崇大體核名實以課吏功崇清議以定國是厲廉恥以正人心端教化以固治本抑營兢以儆官邪敦節儉以厚風俗正名分以絕姦萌並當世急務願存震動恪恭之意力去因循苟且之習天下幸甚疏將上同列有止公以言太直者公不顧也公與同官相接甚和而遇事輒力爭無所避事關八旗者人多不敢言公獨持之殭嘗劾浙江副都統高國相藐法害民得

旨察審將軍馬哈達以民間多匿逃人請自勾攝不移有司公不可曰文武兵民之分久矣今以窩逃爲名展轉傾害何所底止滿大臣曰當

令將軍會同督撫公曰如此仍是將軍爲政必不得已當令督撫會同
將軍
上從公言京師姦民多窩販善良官吏預印空契給之屢被發覺公疏
言掠誘之術幻變百端始猶誘脇窮民今則并及旗人矣始猶誘賣男
婦今則并及幼童矣始猶販售旗下今則遠賣出關矣合加等科罪至
地方正印官不取本人口供存案而妄用印信者及非正印官而擅用
印者均宜嚴定處分若買人之人不帶本人由正印官當堂驗明即與
空契無異如此則窮民不至終罹陷穽即旗下買人亦得確有實用滿
御史堪泰巡鹽兩淮運使貪黷不糾劾公疏除淮鹽積弊革商綱色目
而劾御史罷之八旗家人投水自縊刑部報聞者一歲中及千人公請
下部詳議驗其有傷痕及一家中前後積至三人者酌定處分府部院
寺筆帖式近三千人求開例捐納典州縣公不可滿大臣以好言勸公
公曰諸公既不以爲然吾當獨爲一議不以相累也卒從公議而罷其
以京察大計處分者規欲還職議亦不行既罷議侍郎項景獻留揖公
曰微公則選人無復入仕之望矣二十二年春當大計藩臬例入覲公
言舊例入覲俱許條奏地方事宜然僅由通政司投遞引見一次辭朝

即行於述職之實猶爲未盡臣請
皇上特諭各省藩臬見朝之後即將所屬地方應行事宜各具本章面
行條奏仰俟
皇上親加諮訪其才具之優劣議論之得失自難逃於奏對之下校之
封進銀臺尤加親切臣又伏見
皇上慎重用人遇藩司推巡撫者多蒙馳召與其臨時赴闕何如試之
入覲之時況今年大計藩臬舉卓異者極多
皇上鑒其才能之高下兼可以知督撫所舉之當否於察吏用人之典
不爲無補
上是公言親御乾清門科道官侍班通政司引藩臬官以次面奏著爲
令尋有
旨藩臬勿舉卓異時公掌計典一切餽遺不敢及門嘗語客曰當考察
時藩臬大吏皆長跪堂下自陳履歷其體統嚴重若此使受其金錢豈
不內愧於心邪是年舉行軍政公疏請命提鎮次第入覲以重閫寄是
後提鎮悚息多請陛見蒙召對云公又疏言舊例八旗漢軍文職官員
任漢闕者丁憂離任守制任旗闕者不得丁憂倫常風化之地不容互

異所當定議畫一又康熙十二年例滿洲督撫藩臬俱守制二十七月而京朝官尙仍舊例三月後即出供職夫親喪在所自盡爲宜一體丁憂以崇孝道禮臣有三年喪君三年不呼其門律官吏丁憂公罪不勾問蓋不欲奪其喪而忘其哀也今外官丁憂候代治事如平時安有方寸憒亂之時而可責之以政事者聽決而當則爲忘哀哀苟未忘必至廢事請自今丁憂之官但無錢糧之誤即聽奔喪庶使忘哀罔利之風可以少變又律文凡居喪釋服作樂筵宴嫁娶悉有明禁而比者士大夫鮮克由禮凡衰絰婚娶或喪中聽樂或遲計戀職或吉服游謁此皆薄俗傷化不可容於聖世者宜併嚴行申飭又劾候補御史蕭鳴鳳居喪與妓濫久不回旗坐革職公在都察院三年數條上便宜知無不言不畏強禦

上多採納付所司詳議雖議者或以爲未便格不盡行然

上深知公不以爲忤公常感泣語人非

聖恩矜全當獲戾久矣是年坐舉湖北按察使去官當廷推時衆人相顧莫敢舉久之某公言今姑準俸推公曰善乃列俸深者副使王垓胡悉甯

上以皆山東人疑之命閣臣問舉者爲誰有以公對者公默不辨遂鐫
三級公將歸而明年甲子二月有
旨留公專領監修明史史局置已五年而書未成公旣不與政專意史
事考據國史參用諸家之說年經月緯手自編輯客有熟于前朝典故
者公奉書幣延致賓館遇有疑誤輒通懷商榷常至夜分積年成紀傳
十之六七尋繕呈紀七卷傳十五卷公疏請如唐太宗序晉史例稱制
論斷幷出三朝實錄以便參稽明祚訖於愍皇福唐桂三王大命已傾
覆亡之蹟不可以不著請從宋史益衞二王遼史耶律大石之例以愍
帝終本紀之篇三王從附傳之列至明末之臣盡忠所事考之史例均
當采拾皆
報可秋公長子樹聲與尙書公季子樹屏俱中順天鄉試
上令九卿磨勘有言當黜落者遂具奏將送法司質訊禍且不測
上不聽但革二子舉人而公兄弟任如故二十五年當考選科道掌中
書科者托鼐以舍人王緝植谷送吏部緝植娶于諸公外兄所生女也
幼常育於公或謂公盍一言爲之地公拒弗許左都御史董訥不知以
爲公壻也必右之疏劾公部議革職

上又不聽但鐫四級仍留修史明年以亢旱修省羣臣去官不以罪者
許得辨復或勸公自列公曰
上命處分何辨之有二十七年二月尚書公自左都御史遷刑部吏部
奏以次應補者
上難其代章久不下七月復起公左都御史自公去後五年孤踪危殆
者數矣
上每思公舊勞屢欲用公至是復公故官又兄弟相代受事人咸以為
榮公自以拔擢廢棄
上恩過厚益竭所以報稱入臺一月四上疏一申飭臺綱一停止臺灣
興販一論銓補知府一劾兩淮巡鹽御史陶式玉其論臺綱曰科道官
交關督撫歷禁未革既納苞苴安能彈射又朝士選補出外者往往設
席招飲曲致款洽交通之弊職此之由臣請嚴行禁止又宋時御史入
臺滿十旬無章疏則有辱臺之罰伏察臣衙門舊例漢御史自隨時條
奏外設有建言牌以次輪傳牌到或半月或二十日必有建白所以策
厲之道甚善今久廢未復臣請還如其例舉行其論興販曰臺灣歲收
常賦之外興販白糖鹿皮在當日固權一時之宜補餉額之闕然臣竊

思天朝官吏未有敢出境外者今督撫歲委文武官給發執照與販東
洋親與島渚之徒互相貿易較論錙銖藝越殊甚即使獲利百倍盈載
而歸亦有所不可況自康熙二十四年以來三年之中奏報獲息多者
不滿三萬兩少則不過千金然經連歲颶風漂沒二十五年之船十亡
其六又貨不皆售每至卻還其不足仰佐國用明甚且採買之時官吏
奉行不善多有扣剋及至卻還半屬浥壞仍令民間領回追取價值頗
爲苦累
皇上軫念黎元曠恩蠲租動數百萬計此區區者曾何足云伏冀
聖明立賜停罷其白糖鹿皮聽民間興販照例收租爲便臣又惟海船
公行商賈四出雖足爲生民貿遷之利然明世防倭甚嚴濱海築城置
衞其後倭眾猶擾東南不過因奸民勾連市易遂爾生釁今遇
皇上聲威四訖誠不足慮第恐積久玩生請飭海疆文武大臣於通商
之中寓詰姦之意出入稽察愼嚴戍守乃爲制馭之策時知府闕出吏
部多不補而式玉在淮有墨聲故疏黜之事多施行公以言路當盡得
人御史李時謙袁充美素以抗直稱罷廢久疏薦起之而時謙得復用
十二月遷刑部尚書公在都察院時遇三法司會議刑部送稿至有不

當即據事理駁回必平允乃已至是左都御史馬齊謂之曰公在秋官
都察院可藉手稾成無煩往復公甫視事以人命至重尤加意矜恤寓
書中允公曰外間奏當成平反不易督撫檄行所屬動云妥招夫招一
妥即人命不妥矣司中能擔力者甚少看來此部事頗難辦也方十日
而改戶部公以戶部天下之利藪政由吏出相緣爲姦凡錢穀出納多
寡遲速之間反覆駁查索賄動千萬計外吏尤畏之偶出外雖督撫亦
曲意接待科歛部費以供其慾厭足乃已公銳意欲革其弊而正己以
帥之乃與尙書鄂爾多等約其澄清部事易置司官嚴立條約各衙門
文到日錢糧應核算者即與核算應放支者即與放支一不假手吏胥
公遇事精敏辭復明辨滿漢司皆懾服胥吏益無所措手又諭十四司
有事應說堂者須滿漢同時說堂便相商度一日滿司官復欲有所駁
查以自便者稾已成鄂爾多卻之曰徐公在此爾尙敢相溷邪公知江
南福建布政司庫皆闕銀四五十萬係侵蝕賂遺疏請令督撫每歲查
盤并禁有司私派部費斥逐各衙門役滿書吏部中一時肅然尋奉
命與滿大臣清理刑獄定例死罪減等者安插內地前此大臣慮囚並
發遣烏龍江道遠多不能存活公欲復舊例語大臣以推廣

上恩因如公言以請其他輕罪者力與開釋
上寬仁多可其奏二十八年五月拜文華殿大學士公聞命卽詣乾清
門辭曰臣在部振刷方有次第大學士位高責重非臣材力所堪
上不允
上又問大學士掌翰林院古有之否閣臣曰有之卽命公兼翰林院事
尋充
政治典訓
平定三逆方略
大清一統志總裁官六月考選科道命內閣閱卷公以從子中書舍人
樹穀名在選中辭
上曰卿第往旣進卷
上命樹穀以御史用公又奏曰臣備位大臣子弟不當復列臺省請遵
例迴避
上又不允其冬副都御史許三禮因論尚書公幷言公大臣不當使子
弟列居要職公疏述前言
上不問也二十九年春

上以畿輔歲不登議賑濟公所薦御史李時謙條奏失
旨公自引咎坐降二級留任時謙得不罪三月充
三朝國史總裁官先是
上南巡以江南浮糧太重幸蘇州時有
旨問戶部時公爲尚書卽考宋元以來舊額幷察諸書所載官田民田
始末及明時歷朝詔書以聞
上命行在諸臣議未定至是公在內閣
上復言江南浮糧公頓首曰
聖明及此三吳萬姓之福也因下九卿博議九卿有力持不可者議遂
寢公素强無疾自留任史局殫精竭思卽一字句惟恐有未安必持擇
再三疲歛不自休氣數逆微喘及綜機務領翰林晨入閣午入院未四
鼓卽趨朝夜分猶不得寐自言我於公家事無他長惟不肯苟且而已
然坐是精力益減矣會兩江總督傅臘塔有疏劾公公具疏辨且求罷
上置督臣疏不問而允公以原官致仕公辭朝謝恩輕舟南下過臨清
榷關者訶止之謂相君歸必有贏餘可搆以罪登舟大索至醬瓿之屬
無不發視而公舟中衣服什器外惟圖書數千卷及光祿饌金三百而

已皆嘆喈歎好官不置公在途感所遇山川人物詠懷風烈譔述歸賦以自廣然性素剛不堪摧辱氣益逆上不可止寖以成疾九月歸里閭門約飭惟謹嘗語子弟以
上恩惟勖以讀書立行不自侮而已一切有加者戒勿與校也然疾益甚辛未秋七月二十七日竟不起卒之夕家人見大星流至中天光迸散而公瞑矣時幾無以斂云公受
兩朝非常之遇誓以身報無毫髮計較趨避禍福利害之私其爲政惟在端澄本源風別清濁慎持大體遏絕僥倖既恥夫苞苴問遺之風輒冰衿齒冷一不以自污而習見諂諛阿匼促訾喔咿與夫選愞容頭過身者之不與家國事獨自奮以孑然之蹤推排枝柱其間如高檝之不可動如鋒鉅之不可干以維挽積習沈溺之人心使之獨當知有
君父而於其身之去留豈顧問哉古之君子出而任天下之重蹈危機長怨府不得久於其位者往往類然或罹於放斥之禍更有甚焉者公奉身而退以禮始終
主恩無絕玦之迹孤臣遂乞骸之請不可謂非遭逢之幸而歸田以後下之引繩批根者勢猶未已以不訾不疚之身悄悄告瘁天復奪之年

不獲優游化日長沐恩波爲
聖朝之遺老此海內無不摧傷而善類尤爲失氣者也是年冬
上詔諭天下有曰內外各官彼此傾軋伐異黨同私怨交尋牽連報復
或意所銜恨而反囑人代糾陰爲主使或意所欲言而不明指其事巧
陷術中大哉
王言讀者咸悚息泣下而公已不及見矣悲夫公學惟爲己以躬行實
踐爲務嘗立日省編每日輒記所行事及意念醇雜以自考驗事兩大
人存歿以禮事兩兄克恭而撫季弟友愛備至妹適于陸早亡子其子
經遠敎之卒成名從父官汀州推官卒官公往迎其喪時靖南王耿繼
茂慕公願一見奉二千金爲壽公曰我以喪我從父來也而可以貨取
乎拒弗往見而歸篤於師友遇座主喪必設位慟哭踰三日乃入署同
年編修無錫華亦祥卒京師負債家數千金公悉任之而趣其子以喪
歸蓋二十餘年後債家猶時及公門也邑子韓藉琬謁公邸寓問其來
故曰吾三世未葬將以醫於京師貴人得二百金吾事辦矣未幾卒於
旅公方宴客罷會而哭之爲歸其喪而屬家人貸金付其家如其所欲
之數不令賫志地下也公與何書公俱好賓禮寒素獎誘後學桐城錢

澄之贈公詩曰君家兄弟交情古前輩風流今尚存庭館慣留高士榻生徒矜出大賢門然公性方嚴造次進退必以禮法雖燕居無惰容未嘗輕言笑三爵之後論古今事亹亹然無有一事謬誤少未愜必更審定乃畢其說侍側者竟席無敢歡咋咸謂尚書和易而公嚴毅也産不能逾中人而好施嘗與尚書公置倉於鄉如古之義社法以貸予貧民或不能償亦不問今負者猶累累也又置廣孝阡以瘞不能葬者葢公恭敬桑梓厝意惟恐不及及家居市井黠者或從而搆扇淩侮一朝嬴縮人情萬端尤可為深痛也公無他嗜好獨喜購書皆自整比精好書法瘦硬入神見者藏弆所著書若干卷奏疏若干卷又明史藁及雜文若干卷嗚呼公之疏傳天下其皆知之矣而所為詩藹然忠愛有古作者之性情焉千載而下可以知公之志也公娶於湯諸生傳楹女封夫人子二長即樹聲次樹本丁卯科舉人孫一德符樹本出尚幼樹聲等以葬之不可不時卜於某縣某鄉之原惟塋食而窆以康熙某年某月某日衰絰哭泣語葵古之撰行狀者將上之考功太常及史館編錄地也今先君不幸及于大故即例不敢有謁于太常考功而史有傳隧有誌非狀莫徵以屬吾子葵辱收於公之門亦嘗備官於朝而衰庸無狀

親炙公卓卓立身大節本末退而自攻默有餘愧顧猶幸公謂可教不鄙棄執筆或可不辱公件繫排纘其事如右惟逸漏之是懼而不敢有一言之溢以失之誣以待太史氏與碑若銘所以直公於無窮者或亦有考于斯焉謹狀

又文華殿大學士戶部尚書掌翰林院事徐公神道碑 張玉書

公以康熙三十年閏七月庚辰終于崑山里第今年癸酉十二月某日卜葬公于某原惟是墓道之碑所以鐫勒功德者公伯兄司寇公以書來屬余謂余實與公遊最習不可以無辭余謝不敏久之乃爲敘曰公諱元文字公肅別號立齋九世祖諱頁自常熟遷崑山家焉有諱申者明宏治間官刑部主事因言壽甯侯事杖謫湖州府推官申之曾孫諱應聘萬厤癸丑進士歷官太僕少卿公曾祖也祖諱永美萬厤乙卯副貢生父諱開法恩貢生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經筵講官都察院左都御史其後又以伯兄推恩皆贈至刑部尚書公兄弟四人而公行第三與伯兄司寇仲兄中允年相次家塾講論友愛秩如敦尚行誼厭時俗飢皺倡興古學一時海內知名之士莫不傾慕爭相依歸者順治甲午舉鄉試已亥進士第一人傳臚畢

世祖召見乾淸門諭以特簡之意還啟
太皇太后曰今歲得一佳狀元賜冠帶蟒服裘靴視舊典有加明日公
率諸進士謝恩
世祖爲御殿百官倍列鴻臚讀表前此未有也除官翰林院修撰數被
宣召嘗從幸南苑
賜乘御馬命學士折公庫納爲執鞚公辭以館師不敢乃改使侍衛又
嘗晚對便殿夜分賜饌
世祖問從者得無飢乎卽使侍衛賜之食公賦詩紀恩一日同諸詞臣
入見
命撰孚齋說孚齋
世祖讀書處也公文成
世祖覽之稱善命刻行之一日擕公至僧忞蕉園方丈問以釋氏書公
謝不習
世祖亦不强之語曰此人大有見解狀元朕所親拔此朕一門生也忞
及左右皆稽首賀及
世祖賓天公哭臨獨哀歲以國諱日齋居蔬食慘戚者終其身

今上嗣位會江南奏銷案起坐里誤謫鑾儀衛經歷逾四年事白復職
假歸丁外艱己酉起補國史院修撰陞秘書院侍讀陝西鄉試主考明
年遷國子監祭酒充
經筵講官公音吐宏亮閒雅方重進講稱
旨自是每遇
經筵必命公講至登政府猶然公之在成均也慨學校廢弛毅然以師
道自任疏請準順治間例令直省督學臣選拔諸生文行兼優者及復
鄉試副榜貢生並起送入監以爲如此則辟雍多經明行修之士而入
粟之士亦將有所興起得旨下部議行復請廣監生中式之額且力陳
輸納之不可者有四章下所司納例自河工外得一切停止爲祭酒四
年學政大飭後公在西臺
上語閣臣徐某爲祭酒規條嚴肅滿洲子弟不率教者必加撻責至今
猶畏之後來那得如此人其爲
上見思如此十三年甲寅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
太宗實錄副總裁乙卯四月改翰林院掌院學士兼官如故尋充日講
官起居注癸丑教習庶吉士中允方讀書史館公辭不許而

特免中允教習公日與桐城今宗伯張公進講弘德殿敷陳剴切奉
命屬諸詞臣分撰綱目講義公手自裁定及進呈疏有云伏祈
聖聰時留省覽以此啟益睿知以此振厲精神則得之臣工之講論者淺而得之夙夜之體驗者深得之片言之會悟者微而得之一心之運用者大其隨事獻規發于誠愛多此類也丙辰充孝經衍義總裁武闈正主考是科武闈主考止改用二人值
車駕方出封
旨留閣中曰朕自與一好主考及發視乃公也尋丁內艱歸己未二月服未禫
特召監修明史學士充監修非故事也秋赴闕自陳且辭
新命不允因疏請購遺書徵遺獻舉堪纂修者七人部議不允
上特從之時未有學士缺
上特改內閣學士項景襄為兵部侍郎而用公公在內閣遇事敢言不肯媕婀隨俗上下九卿會推江西按察使有舉張仲舉者御史唐朝彝力言仲舉在閩無善狀科道公疏劾朝彝副都御史李仙根給事中李宗孔不願署名遂并劾之部議當兩人降級朝彝革職

上曰此處分太過公奏會推本欲公之廷論今科道公疏必不許一人
不列名者恐後來妄有抨擊隨聲附和流毒何窮
上曰當免處分公曰凡言免者謂有罪而
聖恩獨寬之也臣以爲三臣實未有罪
聖旨但云不必處分則所全多矣
上然之言官有請遣大臣巡方者公曰巡方向遣御史以有內臺彈壓
耳今遣大臣若妄作威福適足爲地方之害
上是其言罷不遣公感激
上遇益思自披瀝每隨閣臣於
上前陳奏取進止
上每問必具言本末務達己意乃止尤留意刑獄當秋決抱牘具陳所
宜決宜留者及他所條對甚悉
上多從焉超拜都察院左都御史入謝乾清門近侍傳
上語褒嘉且述講筵之勞賜
御書墨蹟三又傳
諭朕久不作書頃試筆得鳶飛魚躍四大字幷以賜卿公頓首謝尋復

充
經筵講官値滇南將定公疏陳善後之宜以爲與逆黨同惡者業許自
新宜明布
恩旨悉爲湔除應補職者量與換補綠旗職銜願補伍者量行撥補綠
旗缺伍其他一概散遣爲民分道安插於事體爲便又言滇南閩越所
在橫罹藩虐占奪民利害政干紀宜及初定之辰申飭禁止在粵東者
五曰鹽埠之害曰渡稅之害曰總店之害曰市舶之害曰魚課之害在
閩地者四曰鹽稅之害曰報船之害曰冒擾驛夫之害曰互行渡稅之
害在滇南者四曰勳莊之害曰圈田之害曰礦廠之害曰兵多之害俱
下九卿會議初御史劉安國請察隱占田畝州縣利其陞敘多捏報累
民公力言其弊謂名爲加糧實耗糧戶名爲清弊實長弊源臣訪得山
西蒲縣本貧瘠前令捏報派賠乃至庠生王命新曹大朋各賣其子女
而稟生賈松竟自鬻于平陽軍營夫婦執役又聞山東棲霞縣民亦因
賠累多致失業督撫旣其欺妄于前須爲之掩覆于後請
明諭以從前之弊但行檢舉不復苛求若始終掩覆科罰有加
上命確議以聞公謂安民在於察吏而察吏當自大吏始故條列督撫

四弊特糾福建督臣姚啟聖諸不法事啟聖故縱恣至是得
旨惶恐上疏待罪得免又疏論課吏事定例凡捐納授官復職州縣到任三年後稱職者題陞不稱職者參處是凡捐納之人分別具題皆當以三年爲限今各督撫題參者槪未之見至有受任四五年而糾舉不及莫能辨其賢不肖者謂非督撫之容徇不可也臣以爲宜依限分別去留卽行聞奏不得姑留不論不議之人以誤民生而滋奸弊又如戶部條例道府以下捐銀者三年後免其具題照常陞轉臣以爲稱職非可捐納而得也歲貢一項所謂正途自開捐納生員之例今日納生員明日卽納歲貢名則淸流實則銅臭猶且自詡正途臣以爲正途非可捐納而得也總之捐納事例皆屬一時權宜臣願于收復滇南之日卽
賜明旨槪輟不行則聖政一新而人心可以大快矣公自爲祭酒時屢以捐納爲言至是益切云雲南平告
廟肆赦人情歡豫公獨上疏曰
皇上睿謨遠慮決勝萬里數年以來諸叛削平古者聖人作易於泰之方盛卽致艱貞之訓而豐豫旣濟諸卦垂誡尤切臣愚惟願
皇上於景運方新之會倍切堯咨舜儆之心日愼一日以成保泰之治

兼
諭大小臣工乘此治定功成相與洗心滌慮毗贊大業如政體宜講也
不妨詳考舊章國用宜節也不宜過加綜核行一事必謀遠久勿狃目
前之淺圖爲百姓必留有餘務培國家之元氣至於振紀綱以崇大體
核名實以課吏功崇清議以定國是厲廉恥以正人心端教化以固治
本抑營競以儆官邪敦節儉以厚風俗正名分以絕奸萌並當今急務
願存震動恪恭之意力去因循苟且之習天下幸甚疏將上有以太直
爲言者公不顧也嘗劾浙江副都統高國相藐法害民得
旨察審又劾兩淮巡鹽御史堪泰罷之二十二年春大計時藩臬舉卓
異者太多公上言舊例藩臬入覲雖許條奏地方事宜然僅由通政司
投遞引見一次辭朝即行於述職之實猶有未盡請令面奏
皇上親加諮訪庶可知其才具之優劣幷以見督撫所舉當否
上是公言至日親御乾清門科道官侍班通政司引藩臬官以次面奏
著爲令明年有
詔藩臬勿舉卓異自公掌計典門不通謁常語人曰當考察時直省大
吏皆長跪堂下自陳履歷其嚴重如此使少有所私豈不內愧於心耶

舊例八旗漢軍文職官員任漢缺者丁憂任旗缺者不得丁憂又滿州任督撫藩臬者俱守制如禮而京朝官三月後即出供職公謂宜一體丁憂以崇孝道且言外官丁憂候代之非並申士庶居喪釋服從吉之禁皆報可劾候補御史蕭鳴鳳居喪挾妓久不回旗坐革職提問是年冬會推湖北按察使連舉山東人

上疑之問舉者爲誰或以公對公嘿不與辨遂鐫三級解任將歸有

詔留公專領史局故事監修官不與編纂公以董史局五年書尚未就乃取各儒臣所著紀傳手自排纂通懷商榷丹黃常至夜分遂繕寫紀傳若干卷進呈

上因問纂修事宜公條對甚悉

上注視公良久既而開館纂修一統志曰此事須徐家兄弟爲之於是公又爲副總裁二十七年二月尚書公自左都御史遷刑部

上難其代久之不補七月復還公故官兄弟相代受職人咸以爲榮入臺一月四上疏一申敕臺綱舊例漢御史設有建言牌以次輪傳牌到逾半月必有建白今請如例舉行一論以白糖鹿皮與販臺灣爲失國體一論吏部知府缺多吏部延挨不補一劾兩淮巡鹽御史陶式玉貪

墨事多施行而式玉竟抵罪十二月遷尚書刑部旋改戶部四月之間
驟歷三遷人知
上意將大用公矣公以戶部吏胥爲天下奸藪乃嚴立條約各衙門文
到日錢糧應核算者即與核算應放支者即與放支一不假手吏胥公
蒞事精敏操守清潔滿漢司皆懾服吏奸益無措手又諭十四司有事
應說堂者須滿漢同時說堂便相商榷斥逐各衙門役滿書吏即召募
試補部中數十年積弊一時肅清奉
命與滿洲大臣清理刑獄定例死罪減等者安插內地前此輒發遣烏
龍江多不能存活公請仍照舊例發遣推廣
上恩
上可其奏二十八年五月拜文華殿大學士公以在部振刷方有次第
即詣乾清門力辭
上不允尋命兼掌翰林院事充
政治典訓
平定三逆方畧一統志總裁官二十九年春公前所薦用御史李時謙
條對失

旨自引咎降二級留任時謙得不坐公素無病自留任史局殫精纂輯
氣數逆微喘及入閣領翰林機務殷繁未四鼓趨朝退即入院夜深猶
不得寐坐是精力益減性剛不能自挫屈忍辱苟安欲引退者數矣會
兩江總督有疏劾公公具疏力辨求去
上允公以原官致仕即日辭朝輕舟沿河下臨淸榷關者隷卒數十人
登舟大索雖夫人舟中醬瓿之屬無不發視僅得圖書若干卷及光祿
餽金三百兩而已皆嘖嘖歎淸官不置是時公方倚舷作述歸賦以自
廣然不堪摧辱氣益逆上咯血久不止歸不終歲竟卒年五十八歲公
受知
世祖章皇帝始釋褐年少耳便有天下爲己任之意及遭
今上委畀之重誓捐軀命蹇蹇竭忠不爲利害禍福毫髮計兩總內臺
凡事關八旗者人多畏避囁嚅公必持之益力將軍馬哈達以民間多
匿逃人請自勾攝不移有司公曰如此則以窩逃爲名輾轉折害民將
不堪滿大臣曰當令將軍會同督撫行之公曰如此則仍將軍爲政若
令督撫會同將軍猶可
上以公言爲是極言京師奸民窩販民間兒女官吏用印預給空契之

弊乞令官將本人親驗明白然後給契如此則窮民不致終罹陷穽八
旗家人投水自縊刑部報聞者一歲中及千人公請下部議詳驗其有
傷痕及一家中前後積至三人者酌定處分府部院寺筆帖式近三千
人求開例捐納典州縣公不可大臣難之公曰諸公既不以爲然吾當
獨爲一議不以相累也卒從公議而罷其以京察大計處分者規欲還
職議亦不行既罷議侍郎項景襄留揖公曰微公則選人無復入仕之
望矣晚年官逾貴戚戚如有憂者聞一正人進或
朝廷行一善政則喜形於色人卒以是覘之內行修潔苞苴問遺之使
無及門者遇家人嚴整退食之暇匡坐讀書而已積書萬卷皆手自校
讐卷帙率精好與後進常若不及與客議論古今終日無狎言僈色而
門無雜賓晏如也處尚書中允伯仲間雖極盡和愛之道然恒以道義
相規故其兄弟皆致通顯而海內之推重者以其文章風節不以其門
閥之貴重也撫季弟某於弱齡陸氏姊亡養其子經遠爲己子俱有成
名從父官汀州推官公往迎其喪時有願奉二千金求一見者公曰吾
以叔父喪來而受金可乎卒不往公年纔弱冠魏科起家承
兩朝知遇可謂盛矣而中間數經憂患或起或仆終預大政退不旋踵

公嘗自言吾在機密未得稍展反不能發舒如戶部時至於謳詠橫搆
齎志長往雖
皇上知公之深飾終之典有所待而同朝士大夫未嘗不歎其賢而惜
其用之未究也悲夫公所爲詩文有漢魏風致集若干卷藏于家元配
湯封夫人子二樹聲太學生樹本舉人孫一德符銘曰
於維
章皇執道之紀天綱聿張濟濟多士有美徐公翩然其來聲中宮徵鳴
時雝熙敭歷
兩朝斯文杓柄掌內外制茫寒色正公司成均名流雲集席間函丈教
條斯立乃長西臺不振於威不顧其私秉德不回暨暨其容諤諤其辨
糾違斥邪百辟爲憲道有屈伸既張而弛史局之監爰自承旨
皇曰公退無以公歸五年鉛槧闡幽顯微帝紀繕寫臣某恭進
天顏溫霽載承
明問曰朕亞相惟女克諧弟與兄代邦之榮懷浹歲三遷秋官司農口
口口口弊政是叢攘之剔之狐鼠屏迹蠹之革之百廢其易
帝嘉乃績其遂弼予朝士相賀民慶于閭厥猷未展遽自引退

宸眷躊躇久而後遂蹇修忍詬自古所歎公遭
明聖非久考槃天不憖遺而以公殞年不稱德痛甯可忍豈其剛强抑
有未忘哲人之萎流星煌煌遺愛在人歷時論定篆石于墓恭俟後命

碑傳集卷十二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十三目錄

康熙朝宰輔下

光祿大夫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李文定公天馥墓誌銘 韓菼
光祿大夫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謚文貞李公光地墓碣 楊名時
又故光祿大夫文淵閣大學士李文貞公事狀 彭紹升
又安溪李相國逸事 方苞
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王公掞傳 錢大昕
又文淵閣大學士太倉王公傳 袁枚
又王相國傳 王昶

嘉興錢儀吉纂錄

康熙朝宰輔下

光祿大夫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尙書李文定公天馥墓誌銘 韓菼

康熙三十八年十月大學士合肥李公薨於位遺疏聞
上震悼命大臣侍衛至邸第奠茶酒禮臣舉䘏典閣臣議諡法翰林院撰代言之文以祭以疏其生平立朝行己之大者著之碑先是公寢疾
上自塞外聞之曰何不早奏卽遣學士問所苦賜禁方上藥
諭御醫用心調理日視朝畢輒問病勢減已否蓋
上臨御久嘗屢易執政諸大臣深惟政本之地爲治化樞恒難愼其人試公者歷有年所益信其可大任而公入閣未期月卽以憂去
上特虛席以遲其來公益愼乃位屬海內乂安持大體不求赫赫名惟清靜和平與師師百僚化紛更異同之迹歸于無事以仰稱
聖天子休息愛養元元含宏廣大之至意中外食隱然之福無窮在位五年善始善終而羣情猶以年之不長不獲究其施爲惜云公之喪將行孤子編修孚靑以狀泣請於其長門下士韓菼爲辭以納諸墓謹敘

以銘敘曰公諱天馥字湘北號容齋先世湖廣黃岡人遷於廬者爲始祖諱英洪武初以軍功授世襲廬州衛指揮僉事因家焉七傳至公曾祖諱應元祖諱長庚父諱萬化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累世雖高勳世胄皆好讀書公父初補諸生尋襲衛職本朝初以都司督上江漕務愛賓游重然諾生三子公長也次天[illegible]天爵公自少穎異七歲能詩稱神童明季流寇剽掠江淮間合肥被陷公隨兩大人倉皇避難手一卷不暫釋未及弱年誦四庫全書殆徧始公家有別子占衛籍永城故公即以其籍登順治丁酉鄉薦明年成進士選翰林庶吉士在館益博聞約說縱橫演迤於經史百家葢經世之學基此矣辛丑授檢討冬奉嫡母張夫人諱歸里服除補故官康熙戊辰復以父憂去辛亥陞司業迎養生母程太夫人郎中每陞侍講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歴講讀學士至少詹事丁巳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上前每有所見必陳無隱多見從辛酉陞戶部左侍郎部故利藪有以苞苴謁者公拒之曰吾一日在部汝曹無望茲事之行也皆動色縮手相戒甲子調吏部尤以揚清激濁爲己任公在戶部四年吏部五年而一無私焉

上自是器公益深矣未幾陞工部尚書轉刑兵二部尚書辛未遷長吏
部曹司吏素不便于公者畏公之復來而選人稔聞公名則喜甚公逐
吏之尤黠者以便選人而部復爲之一淸云時當補大學士已逾年一
日
上諭滿漢諸大臣曰機務重任必不可用喜事之人朕觀李天馥老成
淸愼學行俱佳朕知其決不生事遂以命公壬申十月也次年六月翟
太夫人薨
上諭諸大臣李天馥入閣未久倚毗方殷未及展施遽爾回籍深軫朕
懷遂賜
御書貞松二大字兼賜以手卷云儒者當學探本原行迪醇茂循序進
德守己沖虛一言一動罔有不謹嘉謨嘉猷必以入告斯廣譽僉聞爲
周行之士益緣公之所已能益屬望其加勉也行後一日
上曰李天馥侍朕三十餘年未嘗有過三年易過此官不必補人及服
將除郎
召起公公感
上知之深益退然若不自勝措其身於一言一動無過之地如

聖明之詔誠而宰物應機要皆以慮公處之長官百司各安其職一不以己與威福歸之于朝而毀譽不出諸其口同列咸服其和敬而小大共樂其寛雅也

上三征朔漠還兵革甫息公尤以甯民之道可也在簡欲變法不如守法欲救弊未必無弊奉行故事惟謹不敢失尺寸此乃所以報也昔宋李文靖公為相眞宗問治道何先對曰不用浮薄喜事之人此最為先文靖又嘗言居重位寔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多所傷所謂庸人擾之是已公之深慮遠識蓋絕類

上之器重公以此然文靖在位未久公年亦不甚過之平格之老不壽於天痛矣夫公既歿

上特賜謚文定按謚法安民大慮曰定公之不喜事所以安民也人咸以受大名為當云公性至孝先是張夫人之喪毀甚杖而後起及贈公歿亦如之有終身不逮養之悲而穉太夫人之喪歸當取道巢湖西口時冬月水涸及舟至水驟湧數尺如送喪者舟過即落如故既葬廬於墓側手植松楸晨昏禮謁淚血沾漬墓門忽有白燕雙飛掠水而至呢

喃上下久之不去人咸以爲孝感遂名公所居爲白燕廬遠近皆歌而和之友愛二弟白首無間尤好爲德于鄉自廬墓後窮民歸之遂成村落當歲旱苗將槁公爲壇墓前三日齋以禱於天方蒲伏雨大作及秋忽飛蝗蔽天皆驚恐公復禱如前未幾蝗盡去鄉民咸德之公歿而哭之者衆久益不忘也公在位尤篤於人物如李翰林因篤趙參政進美秦檢討松齡等公爲學士時薦以應博學宏詞科者也陸御史龍其邵參議嗣堯今巡撫彭公鵬公爲吏部所汲引以洊至大官爲名臣者也下至單門寒俊聞聲相思惟恐其不登用有名章迥句輒流連歎詠不置益汲汲于以人事君其心好之誠而非有强也公所活人尤衆爲學士時冬月斷囚嘗請生其死者知縣李方廣當死公曰其人素有才名得緩不死尋以赦免又有殺人抵罪者公獨言乃仇人先折其父足爲父報仇可赦也遂得減等兵興民多被俘贖而歸之者嘗數百人在刑部有縣令負官錢數萬產盡應赦而吏持之急公至即與寬免以釋其子孫之係累者念囚多瘐死爲庀屋材多爲之所別罪之輕重以居囚至今德之又有大獄下部議者皆曰應死公察其冤獨議曰不當死

上竟從公議也始在翰林名籍甚雅以文章爲已任諸號爲文家率後

先倡和而尤與棠文敏公及今尚書澤州陳公新城王公倡復古學刊落僞體每朝罷讌遊或闔戶吟賞翛然如林下人一篇出好事者爭傳諷既居相位雅不以自多不復有狎主宗盟之豪氣而望其容貌習之于語默動靜之間其風神局度使人意消皆書卷之所積而然也所傳有編年詩容齋千首詩詩餘其古文制誥諸集將次第行世公生於有明崇禎十年正月二十四日薨於康熙三十八年十月十五日年六十五夫人李氏指揮同知諱兆生女繼張氏贈封皆一品夫人子二長編修季青也康熙己未進士季蒼已卯舉人女五適字皆名族孫三人昉楙貢生昉琳昉埜尚幼季青等舉公之喪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奕事公于國子後數侍後堂之末不敢以不文御孤之請而公之事不勝書深懼概而弗詳然勿敢誣且溢又生平奉公之教甚多皆可書之大帶憶公貳吏部時奕以學士與廷議遇事有不平者不禁形於辭色公微笑謂奕君何至是凡事平其氣而可也僕初亦爾後漸熟漸平也奕退而尋味不已而變化之爲難未嘗不有媿於公言銘曰

金斗六星其五主廬靈和篤公叶贊斗樞少也稽古經神學府洊更常伯登爲碩輔薄伐既定簧鼓笙吹不吐不茹公相以詩官刑政典有條

秋如遵道遵路公相以書壯不如岡賁不如白何慮何思公相以易運
於無跡字而不尸一龍一蛇一張一弛
帝深用嘉長倚丞弼竭不慭遺三能坼一有煒玉管紀諸緗編載錫綵
言揭茲新阡稷契皐陶讀書不息睪如鬲如於斯長畢過者下馬痛者
回車鶴歸燕來占復其初

光祿大夫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諡文貞李公光地墓碣　楊名時

先生諱光地字晉卿號厚菴生安溪之湖頭鄉代有明德考惟念公懋於孝而篤信正學不囘於時先生幼而神穎五歲從師授讀未嘗一啟齒發聲試之輒已成誦不失一字善屬對矢口驚人塾師謝弗能教也十三陷山賊中屢瀕於危百日而脫迄於成童泊然無所嗜好有類惷愚居若忘行若遺眞靜之極與神明通常寢息危樓午夜而天風震盪四窗洞開欻見日麗景明之象心精所啟靈貺昭焉嗣是發高堅竭才鑽仰積旬捐寢神勇蹶生以濂洛關閩爲門徑以六經四子爲依歸務造於知性達天不得不止會遭嚴親篤疾憂思徬徨衣不解結每中宵閴寂則默致籲禱一夕夢神庭吏語之曰君父實居陰騭首紀算尚二十年以籍與觀而寤已果霍然庚戌登第後由庶吉士授編修癸丑充

會試同考乞假歸省踰數月耿孽將爲亂僞以
朝命召至福州及接語頗見憚竟不敢明言他志也先生察其有異因
以親老且病辭歸越日而封公促視疾之手信至持之以愬孽知終不
爲用遂聽之歸既而山海間羣賊並興姦徒多通賊以相煽脅先生避
居深山晝之所游夜輒易處顧畏周防不遑甯息封公仲大義以敦勉
族人一時家庭間効忠思奮者得數人焉執姦徒尤黠者屏之於遠衆
志乃定爰遣人自間道上蠟丸書陳破賊策
上動容嘉歎超遷侍讀學士會丁父艱里居白巾賊亂圍安溪城包餉
募士扼絕糧道賊遂潰散戊午鄭氏圍泉州爰南北分出請師各遣人
爲導率鄉里具牛酒饋勞圍解郡屬之陷者悉平事
聞晉秩學士是時先生於戎事倥傯居喪毀瘠之餘讀書味道極慮通
微習坎而得心亨見幾不俟終日思若敫之行若翼之直有沛乎莫禦
幾非在我者服闋奉母趨朝入直論事
上憫海氛不靖思拯民於塗炭
顧問及之因極陳其可平狀及命帥機宜深見契納尅日底功壬戌送
母歸三年復入改翰林學士掌教習事充

經筵日講官丁卯以母病乞歸省先生之在官也公忠易直論人言事無所依回一不掩其是非之實每論及科場請託之弊以爲植私廢公壞人品傷風化莫此爲尤採虛聲與受賄屬厥罪均爾益培人才端士習尤素心所惓惓也時先生屢因省事請歸不無淡於榮祿之跡自戊辰赴
太皇太后之喪而後惴惴滋恭送不遑陳情將母矣己巳改通政使冬遷兵部侍郎出納獻替朝士恭爲矜式辛未會試充副考官振雅還醇文體於數科爲盛甲戌督學畿輔旋以母艱解任守制京師先生於易夙有神契而觀玩之功於斯爲至丙子服闋以原銜仍視學政手評先民制藝及古文精采者以廣所見而示之的能背誦經古文小學者優拔之期月而士風蒸變即任補工部侍郎尋改兵部巡撫畿封爲治不立赫赫之名一唯節儉簡易正已率物因時之宜循事之序故法立而人易遵察寮吏飭戒伍俾潔清者勸嫺練者升水利農田食貨諸政靡不綢繆未然規厥經久於折獄尤盡心焉遇大事必請
命而後行凡薦人則慎密而不出用無專美居功之咎而忠信獲伸計自爲督學巡撫以來先生之學行政事孚於士民信於寮友

上知之日深任之日重
諭旨之褒嘉倚方之寵錫稠疊便蕃逾於常格矣癸未就任陞吏部尚
書乙酉
召拜文淵閣大學士時海內乂安唯以尊經勸學仰佐休明敷奏因時
要在滋培元氣宣導仁風而已平時以淡泊明素志以正直率羣僚朝
野胥倚重焉己丑充會試正考官闈中以過勞嬰疾不稍自惜壬辰續
修朱子全書癸巳承纂周易折中既成
詔頒行天下天德王道之精蘊畢具折中一書非
聖學妙契象數之宗不能修而明之非先生深通理數之原不能贊而
成之也先生以天授明睿之姿覃思經義積六十年精融渾化自漢唐
來未有儔匹所著學庸語孟解毛詩所尚書洪範諸篇之說及所纂周
程邵張朱子等編無非根極性命開關啟鑰之書所論數律算術皆洞
徹原本貫穿古今一一可施於實用利賴無窮焉蓋其學誠明並進敬
義夾持道器德藝兼資互養凡見於文章著述言行政教者無非濬修
默證肫肫乎仁孝忠愛之符詣益崇而心益虛業彌廣而守彌約斯所
以年及耄而清明若神一息存而仔肩非懈者歟乙未秋承纂性理精

義竣懇致仕
許假二年懸鈌以待陛辭之辰
恩禮優至家居一載
累旨敦速歸朝丁酉秋詣熱河覲請力陳衰老乞休遇
慈聖升遐安奉
山陵具疏未上宿疾驟作以戊戌五月二十八日考終
賜第正寢歿日吾嘗夢相在側魂氣無不之而精爽與古之賢聖爲徒
矣先生平生無上人之色無加人之言雖遇事而怒而詞氣雍容不改
其常與人交皆契闊終始不念舊惡政府同官以及僚吏聞訃無不愴
涕者居恆言可爲訓動可爲型解惑授業其應無方不瀆不倦及夫披
示本根拔除積痼往往一席之語令人立躋高明是以澁傳捐館及門
誠服之士喪先生如喪父焉遺疏至熱河
上覽之震悼
命皇子臨奠工部尚書徐元夢回京治喪事
賜賻銀千兩謚曰文貞夫人林氏子四人孫八人曾孫二人奉
諭旨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里某原小子不文謹敢誌先生之學行

爵里俾仰止哲人者登斯邱得以覽焉

又故光祿大夫文淵閣大學士李文貞公事狀　彭紹升

公諱光地字晉卿福建安溪人祖諱先春義俠聞鄉里父諱兆慶明諸生天秉忠孝以禮法教於其家順治十二年避難山砦中全家十二人被賊虜獨己得脫其兄日燝自遠來慷慨詣賊乞釋此十二人賊義之具飲食慰遣然故弗釋也明年夏日燝募壯卒合家僮百人夜緣山背上路峭險登者才二十八人吹螺刼賊帳會天大霧不辨衆寡賊大驚奔竄出其季弟弟子二人餘縶它山不能得賊徵其黨萬餘來日燝用百餘人守險日與戰自夏至秋大小百餘合賊散走盡十人者先後歸而公與其弟實殿公少好學爲文守先輩法度康熙三年試策論舉於鄉九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十二年充會試同考官尋乞假歸十三年耿精忠反海賊鄭錦亦入踞泉州公奉親逃匿山谷間錦與精忠竝遣人招之公以死固拒十四年五月密疏陳破賊機宜言閩疆褊小糧稅稀薄自二賊割據以來誅求鞭扑民力已盡賊勢亦窮南來大兵宜以急攻爲主不可假以歲月恐生他變方今耿逆悉力於仙霞杉關鄭賊亦并命于漳潮之界惟汀州小路與贛州接壤處賊所置守禦不

過千百疲卒竊聞大兵分道南來皆于賊兵多處盡力鏖戰而不知出奇以擣其虛此計之失也宜因賊防之疏選精兵萬人或五六千人詐爲入廣之兵由贛達汀爲程七八日耳二賊聞急趨救非月餘不至則我兵入閩久矣賊方悉兵外拒內地空虛大軍果從小路橫貫其腹則三路之賊不戰自潰伏乞

密敕領兵官偵諜虛實隨機進取仍恐小路崎嶇更使鄉兵在大軍之前步兵又在馬兵之前庶幾萬全可以必勝置疏蠟丸中遣家僕夏澤閒道出杉關赴京因內閣學士富鴻基上之奏入

聖祖諭內閣諸臣嘉公忠下兵部錄其疏令領兵王大臣知之時廣東叛亂大兵防守贛州南安未能入閩會康親王自衢州克仙霞關復建甯延平精忠降康親王駐師福州令都統喇哈達賴塔等進剿海賊並訪問公十六年正月喇哈達復泉州知公離安溪縣七十里結寨而居遣人往宣

上諭公就見喇哈達于漳州軍營喇哈達白之康親王王疏言光地矢志爲

國顯沛不渝宜予表揚下部議敘授侍讀學士行至福州丁父憂歸十

七年閏三月同安賊蔡寅結衆萬餘掠安溪公募鄉兵百餘人扼險拒
守戒諸鄉毋資賊糧賊飢解去六月鄭錦遣僞總統劉國軒等陷海澄
漳平同安惠安諸縣犯泉州斷萬安江東二橋南北援絕泉人洶懼公
請善泅者從水關入令堅守待援兵時喇哈達駐漳州公遣使告急值
江水漲道阻乃導之由漳平安溪小路公叔父日成率鄉兵百餘度石
珠嶺闢荆棘架木爲橋以濟公出迎十里外具糧餉牽牲牢以犒軍又
使弟光垤光垠以鄉兵千度白鴿嶺迎巡撫吳興祚軍于永春大兵達
泉州大破賊賊走入海喇哈達上其功再下部議敘遷翰林學士公上
疏推功將帥辭
新命不允十九年八月至京授內閣學士因面對言鄭錦已死子克塽
幼弱部下爭權宜急取之又言內大臣施烺習海上形勢知兵可重任
聖祖用公言卒平臺灣復具疏言原任編修陳夢雷雖陷賊中託病支
吾受臣密約隱圖反正宜貰其從逆之辠已而法司坐夢雷斬
詔從寬免死閏八月
聖祖御乾清門
命公奏進家居所著文字公彙其讀書筆錄及論學文字爲一卷敘而

進之其言曰臣惟學之繫于天下大矣古之言學者自說命始其所謂
多聞學古時敏遜志與夫教學相長始終克念皆後世聰明才智之士
所不屑道而彼以天縱之君帝賚之佐孳孳相勉若不及是以君則繼
成湯嘉靖于殷國臣則與阿衡媲美于有商學之切于治道如此古今
言學者莫不曰帝王之學與儒生異臣以爲不然夫溺于技藝滯于章
句以華藻爲美以涉獵相高豈獨帝王哉雖儒生非所尙也若夫窮性
命之原研精微之歸究六經之指周當世之務則豈特儒者所宜用心
帝王之學何以加茲蓋高宗所謂恭默以思者性命之原精微之歸也
其所謂學而有獲者經訓之旨也其所謂監而罔愆者當世之務也此
古今言學之宗亦古今爲學之準也肆我
皇上天挺其姿神授之識生知乃復好古將聖而又多能其潛思實體
朝講夕誦非堯舜之道不陳于前非天人性命之書不游于意臣竊謂
我
皇上非漢唐以後之學唐虞三代之學也臣窮海末儒蔽于聰明局于
聞見四十無聞沒身爲耻今太陽之下爝火益微抱卷趦趄隕越無地
然臣之學則仰體

皇上之學也近不敢背于程朱遠不敢違于孔孟誦師說守章句佩服儒者屏棄異端則一卷之中或可以見區區之志焉臣又觀道之與治古者出于一後世出于二孟子叙堯舜以來至于文王率五百年而統一續此道與治之出于一者也自孔子後五百年而至建武建武五百年而至貞觀貞觀五百年而至南渡夫東漢風俗一變至道貞觀治效幾于成康然律以純王不能無愧孔子之生東遷朱子之生南渡天蓋付以斯道而時不逢此道與治之出于二者也自朱子以來至我

皇上又五百年應王者之期躬聖賢之學天其殆將復啟堯舜之運而道與治之統復合乎伏惟

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之統以升于大猷臣雖無知或者得依附末光而聞大道之要臣不勝拳拳二十一年乞假送母回里二十五年至京補前官尋授翰林院掌院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兼

經筵講官二十六年

命教習庶吉士復以母病乞歸省

命懸缺以待二十七年四月至京時值

孝莊文皇后喪禮部劾公在途遷延弗及叩謁

梓宮請下吏部議議降五級得
旨勿問初公嘗奏侍讀學士德格勒有學行善占易而德格勒亦稱公
兼文武才宜膺封疆重寄會天旱
聖祖命德格勒揲蓍因面論大學士明珠過失明珠聞而大惡之尋有
言德格勒與其同官誹議朝政
聖祖召試諸廷臣德格勒以文劣削五級留任尋又以私抹起居注爲
掌院學士庫呼訥所劾下刑部論辠有
旨以前奏詰公公引辠乞處分
聖祖原之九月充武會試正考官二十八年五月改通政使十二月擢
兵部右侍郎三十年二月充會試副考官九月偕侍郎博霽徐廷璽原
任河道總督靳輔往江南視河工明年正月繪圖還奏三十三年正月
提督順天學政四月聞母喪有
旨令在任守制公請給假九月回籍治喪不允給事中彭鵬劾公忘親
貪位請令解任俾在京守制下九卿議如鵬請三十五年服闋仍督順
天學政三十六年遷工部左侍郎督學政如故三十七年十月授直隸
巡撫公在官以清勤自厲卹民之隱尤盡心于農田水利三十八年二

月
詔以漳水與滹沱合易汎濫其導漳河由運達海以分滹沱之勢公疏
言漳河見分爲三一支自大名經魏元城至山東館陶入衛歸運一支
名老漳河自山東邱縣經南宮及靑縣與完固口合至鮑家嘴歸運一
支名小漳河自邱縣經廣宗鉅鹿合于滏又經東鹿冀州合于滹沱由
衡水至完固口復分爲兩支小支與老漳河合流而歸運大支經河間
大城靜海入子牙河而歸淀今入衛之河與老漳河流淺而弱應量加
疏濬其完固小支應築壩遏水入河以達之運更于靜海閻留二莊挑
河築堤東水歸淀俾無汎濫
報可次第訖工因奏霸州永淸宛平良鄉固安高陽獻濬新河占民田
一百三十九頃請豁其賦額從之三十九年
聖祖以子牙河屢汎濫自河間以北靜海以南皆被害遂親臨相視發
帑金
命公于獻河東西兩岸築長堤西接大城東接靜海亙二百餘里又于
廣福樓之焦家口開新河引水入淀由是下流益暢無水災其年七月
公以隄工既成請開諸州縣水田引漳滏滹沱大陸諸水資灌溉薦管

河同知許天馥爲河間知府司其役從之畿屬故有八旗牧地與民田相錯歲久民多占牧爲田方奉部諜按驗公令民自首者按則輸糧而免其隱漏皐其棄地願耕者聽民便之明年修永定河工自郭家務至柳岔口開河築隄四十一年八月飭所屬州縣廣興水利近山者導泉通溝近河者引流釃渠去水遠者鑿井漑田其水道應修濬者俱聽借帑興工四十二年四月下

詔褒美擢吏部尚書巡撫如故是年冬以畿輔被水請發倉賑貸命富人出粟平糶明年三月給事中黃鼎楫湯右曾許志進宋駿業王原等合疏劾公撫綏無術致河間飢民散入京城又以甯津縣被災甚重而去年竟不報災請嚴加處分疏下公同奏公言甯津知縣陳大經報災不時業經劾罷至民有流離臣不敢辭咎再疏乞從重處分

詔並原之四十四年十一月授文淵閣大學士

召還時

聖祖臨御久日潛心六藝之文河圖象數之學下逮濂洛關閩之書旁及厤算聲音之道反覆研索由原達流公固篤信程朱因以上窺羲文之祕所奏進文字發舒心得

聖祖未嘗不稱善凡
御定諸書多委公參定中有淆賾往復陳請不倦故最後
聖祖詔廷臣言知光地者莫若朕知朕者亦莫若光地矣烏呼豈不榮
哉然公自初在朝卽中立畏遠權勢其後位益高忌者益衆凡公所稱
薦多見排擠因以撼公公恐啟門戶之禍益愼重寡言其有獻納罕見
于奏章獨與公共事內廷者時能道之
聖祖嘗召編修沈宗敬至
命作行楷書因傳諭公曰朕初學書宗敬之父荃實侍每下筆卽指其
失兼析所由至今每作書未嘗不思荃之勤也公對曰此卽成湯改過
不吝之心也苟自是而惡直言則無由自鏡矣進對時
聖祖問近日民情若何公言方三藩播亂民心搖搖未知所歸今
上恩德信于天下矣往歲閩中旱荒羣吏不能宣
上德所在發帑粟多乾沒民飢且死獨歸怨于有司耳時有開礦者大
豪多輦金京師謀首事
聖祖以問公公對言開礦以食飢民無不可請著令許土著貧民人持
一銚以往而越境者誅則姦人不致屯聚山澤以釀亂議遂定公于當

世人材賢不肖往往直言無隱江甯知府陳鵬年爲總督阿山所劾問
重辟公言其冤鵬年遂
召入兩江總督噶禮與巡撫張伯行互糾遣大臣往訊獄久不決而
詔罷噶禮復伯行官公有助焉桐城貢士方苞坐戴名世南山集序論
死
聖祖一日言汪霦死無能古文者公曰唯戴名世案內方苞能已而苞
得釋
召入南書房公之護惜善類啟迪
聖聰多此類也四十八年充會試正考官五十年以疾乞休辭甚切
報曰覽卿奏朕心慘然想當時舊臣如卿等者不過一二人今朕亦老
矣實不忍言也五十四年六月再疏乞休且以母喪未葬爲言
詔許假二年
賜詩寵其行明年三月
詔促公以是冬赴京且云南方暑溼善自保荔枝性極熱毋多喫也五
十六年四月至京明年正月內閣議上
孝惠章皇后謚疏中有闕字部議降三級

詔勿問先後三具摺以老病乞休
聖祖以大學士王掞在告俟其還具疏請五月卒于官年七十有七
駕在熱河下
詔憫悼遣恆親王率內大臣侍衛奠茶酒
賜銀一千兩令工部尚書徐元夢護其喪
予祭葬謚曰文貞雍正元年贈太子太傅公平生釋經之書甚具其言曰蔑訓詁者無師滯章句者無得故學莫先于能擇矣其于程朱之說時有同異論大學宜還古本而以知本爲格物第一義易兼綜象數禮兼采大戴記論子雲仲淹書有格言節取焉可也康節象山所造高明愼師焉可也知言者以爲然公門下士楊名時陳鵬年冉覲祖蔡世遠並以德望重于時它如張昺張瑗惠士奇秦道然王蘭生何焯莊亨陽之徒類有清節通經能文章故
本朝諸名公稱善育材者必以公爲首焉

又安溪李相國逸事　方苞

康熙己亥秋九月余臥疾塈上有客來省言及故相國安溪李公極詆之余無言語並侵余嗟乎君子之行身固難而遭遇蓋有幸有不幸也

憶癸巳夏四月余出獄供奉
南書房一月
上召編修沈宗敬至命作大小行楷日下餔內侍李玉傳
諭安溪公曰朕初學書宗敬之父荃實侍每下筆即指其病兼析所由
至于今每作書未嘗不思荃之勤也公因奏對曰此即成湯改過不吝
之心也苟自是而惡直言則無由自鏡矣時
上臨御天下已五十年英明果斷自內閣九卿臺諫皆受成事未敢特
建一言惟公能因事設辭以移
上意故
上委心焉每內閣奏事畢獨留公
南書房暇則
召入便殿語移時是日公晨入
上詢及民情公對曰方三藩播亂民心搖搖未知所歸今
上恩德顯信于天下矣往歲閩中旱荒郡吏不能體
上意所發帑粟多乾沒民飢且死獨歸怨于所司而鮮不信
上之志在矜恤者嗣問礦事對曰今議開礦以甦民困請著令止土著

貧民無產業職事者許人持一銚而越境者有誅則姦民不致聚徒山澤以生事端矣議遂定一時大豪葦金謀首事者皆辭指自悔先是江甯太守陳鵬年爲大府所劾吏議當大辟無何

上問江督公對曰當官勤敏無害其犯清議獨劾陳鵬年一事耳戴名世以南山集下獄

上震怒吏議身磔族夷集中挂名者皆死他日

上言自汪霦死無能古文者公曰惟戴名世案內方苞能叩其次即以名世對左右聞者無不代公股栗而

上亦不以此罪公江督噶禮與巡撫張伯行互糾獄辭久不決

上忽罷噶禮尋拏戮焉公實贊之其語秘世莫能詳以余所聞見如此公之設心豈猶夫世之容悅者與然自公在位時眾多誚公既歿詆訐尤甚蓋由三藩播亂時公適家居以蠟丸獻入閩策賊平以編修擢內閣學士忌者遂謂公始固有貳心公恐爲門戶之禍故不能無所委虵及得

君旣專常閉門謝客所往還及顯然薦達者無多人由是眾皆深怨引繩批根播揚于遠邇然公方柄用時朝夕入對

上所諏度惟尙書周易及朱子之書而一時海內所號爲廉吏無論公所習與否皆得安於其位則其實迹固有可按驗者自公告歸而忌者首攻公所薦舉以爲傾公之地因揚言公恃
上恩植黨以要權重微
上信公之深禍且不測矣故公再入專務韜默及踰年身歿
上出前後三章付內閣然後知公始至卽出苦言以求退也嗚呼公之設心如此其於時事無所補救而得謗乃過于恆人此古之君子所以難于用世而深拒夫枉尺直尋之議也夫

謹案原編有飭廣積貯牒請嚴定承審命案處分疏五祀禮略家廟祭享禮略小宗家祭禮略戒子孫文飭興水利牒漳河分流疏八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王公掞傳　錢大昕

公諱掞字藻儒號顓庵太倉州人明建極殿大學士文肅公錫爵之曾孫翰林院編修衡之孫太常寺少卿時敏之第八子也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康熙丙午舉于鄉庚戌成進士選庶吉士孝感熊文端公爲館師特器重公與歸安孫編修在豐有雙珠之目散館授翰林院編修乞假

歸省丁生母沈太夫人憂服闋還朝主乙卯山東鄉試遷左春坊左贊
善乞假歸居太常憂喪葬如禮服闋補右贊善充日講起居注官
上以江浙人文之地提學道不得人改用翰林官令九卿會舉由是吉
水李公振裕被
命視學江南而公得浙江取士公明浙人有窮通翁之謠言所取皆寒
士宿學而能文者也報滿擢翰林院侍講三轉至侍讀學士庚午主順
天鄉試超遷內閣學士甲戌殿試充讀卷官音吐閎朗
上傾聽不倦及館選日
上御保和殿故事惟大學士侍殿上餘皆立階下
特命公與同直學士三人入侍咨詢人才後遂以爲例遷戶部侍郎充
經筵講官時西安大同開捐例因緣爲姦者多公防檢有方胥蠹歛手
筦寶泉局不名一錢轉吏部侍郎首禁臨選駮查臨掣買籤之弊某織
造之弟以賄得南海令公扣其缺曰法自近始吾不能骫法徇勢要也
江南十府糧道缺出有候補監司武國楹者欲得之議官時人多屬意
於武公曰此陞缺非選缺也班次一紊後卽爲例繫一人者小繫銓政
者大力持不可抵暮武以千金餽公且訂後效麾而去之故香山令張

令憲父子死賊難

朝廷追卹予蔭承蔭者其長孫進也年滿咨部部議歷年太久恐有假冒格不行公昌言曰令憲父子以兩命博一蔭今以年久黜之教忠之謂何乃與尚書澤州陳公侍郎崑山徐公別議以上卒從公等議御史鄭惟孜以科場浮議多出太學疏請監生就試本省毋留京師九卿初不然其說惟孜再疏堅執衆無以難公曰太學之設三代以來未之或廢奈何以一時流弊與興賢育才之地而空之乎鄭議竟寢遷刑部尚書先是各司定讞不錄漢供公言

本朝官制兼設滿漢欲其彼此參酌令供詞俱非漢語是非曲直漢司官何由知之若隨聲畫諾漢官便爲虛設矣令嗣後錄供兼滿漢稿永爲例是時州縣奸民多摭細事赴部控訴公言

朝廷設官有體惟元惡大憝司寇行法其餘皆有司之事非可越俎而代也或虞旗人非州縣能制則現設理事官上之督撫監司亦足彈壓何至千百里外拘繫對簿大者淹變牢狴小者失業破家而所爭止於薄物細故非欽恤制刑之意也乃請禁止改工部尚書轉兵部又轉禮部公任事日久徧歷六曹每莅官必告同事曰某於公事知無不言言

無不盡言之而聽固善不聽必愚見之誤也亦不敢固執然此爲事介
兩可者言也若確見其失萬不可假借者諸公自爲之某不能唯唯聽
命也同列皆敬重公事有不決俟公一言乃定是時士子以
上六十萬壽請開
恩科事下禮部同列以舊例所無難之公曰以萬年之
聖主當六旬之大慶此豈有成例可援乎若以靡費爲嫌則民間家長
生日子孫僮僕尙不惜出所有招集賓客矧富有四海而區區計及於
此遂如所請以上立
命舉行公在翰林已負公輔之望及爲六卿眷注益渥天下皆謂公旦
暮入相而公囘翔喉舌之地垂二十年淡泊恬退夷險一節
上益以賢公康熙五十一年拜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尙書仍兼
經筵講官閣臣例不兼
經筵公在講幄久敷陳得體特有是命
國朝大學士兼
經筵者惟崑山桐城澤州及公而四通州增置倉廒科臣奏請開捐下
內閣九卿議公與安溪李文貞公皆不畫題而極陳捐納之弊云臣每

見鄉里童騃一旦捐貲儼然民上或分一縣之符或擁一道之節朝章
國故從未經心官箴民隱何曾注念不惟濫傷名器亦且爲累地方宜
禁止以塞僥倖之路杜言利之門
侍諭所奏深合朕心飭九卿再議明年八月主禮部會試其冬以疾請
解閣務
御批卿但安心調養朕同事老臣漸少實不忍言明年春病稍愈卽入
直得
旨再加調養不必每日到閣五十七年
孝惠皇太后升祔議者以
孝康皇太后升祔已久欲位其次公曰
皇上聖孝格天曩者
太皇太后祔廟時不以躋
孝端之上今肯以
孝康躋
孝惠之上乎議者不從公言
上果以爲非是令改正焉五十八年元旦日食

詔停止朝賀廷臣以交食一定之數不足爲災欲固請受賀公言聖人
敬天無微不謹仰成
君德正在此等乃止六十年三月以陳請建儲忤
旨率長子奕淸伏闕待罪凡五日
詔奕淸赴軍前効力而公仍留內閣公自以待罪之身不敢起視事其
冬
車駕自熱河回鑾公迎至石槽
上遣內監慰問甚至明年元日諸大臣具摺上壽公亦未敢列名
上還其摺令列公名乃奏翼日
賜宴太和殿宴畢
召入西煖閣賜坐慰勞尋
詔視事如故公之忠直無它賜至是乃大白及
聖祖升遐公宿閣中朝夕哭臨悲哀逾節病日劇輿歸第
世宗御極之元年正月上疏乞休
詔以原官致仕仍留京備顧問其禮遇如此公嘗言黃霸爲丞相勳名
減於治郡時論者惜之吾受

恩至深非奉行文書可以塞責故於預建國本陳奏至再至三觸冒九死而不悔又嘗密奏請減蘇松浮賦御史張建策請於浙江開礦公密疏乞禁止皆未嘗告人也及被遣日

詔出公摺付內閣衆始知之素有人倫之鑒文臣如范時崇陳璸朱軾李陳常武臣如穆廷栻杜呈泗皆公所薦舉後多知名楊編修繩武者公門下士也其言曰公風度端凝儀觀外朗左目有痣赤如丹砂由詞臣登宰輔皆由

特簡不由援引外溫和而內剛正單寒後進以文求謁接之藹如而要人炙手可熱者屏勿與交退食之暇不廢絲竹一面之知或推食解衣予之而脂膏之地未嘗染指世固有色厲內荏言淸行濁寒士不能登其堂而不免屈節于貴倖故人不能分其惠而不免受金于暮夜者此公之罪人也世以爲知言公兩子長奕淸詹事府詹事次奕鴻河南按察僉事

文文淵閣大學士太倉王公傳 袁枚

公諱掞字藻儒一字顓菴江南太倉州人曾祖錫爵爲前明宰輔父時敏爲

本朝太常寺卿公生而秀整望之儼然左目有赤痣長洲宋文恪公奇之妻以女以康熙庚戌進士入翰林出主山西乙卯鄉試督學兩浙加經筵講官歷遷內閣學士吏部侍郎當是時廣東南海縣缺歲入巨萬有內務府總管某之弟賄吏胥銓注得焉公靳不與曰法當自貴近始故香山令張令憲父子死難其長孫進例得䘏廕滿洲侍郎某嫌年太久有所遲疑公曰張令憲以父子兩性命博一廕忍以苛文格之耶知府某原籍遼東祖塋在河南巡撫咨部命其奉祠無何有請勒令歸籍者公曰某奉部文守祠已數十年一旦驅之出塞此與無罪而遣戍何異奏上

聖祖是之調戶部侍郎再調刑部侍郎先是刑部定讞無漢字供狀公爭曰

本朝官制兼設滿漢欲其彼此參詳以免偏任今獄詞不錄漢語則其事之是非曲直漢司官何由知之勢必隨聲畫諾非所以昭公正也請嗣後錄供滿漢稿並具奏上

聖祖又是之遂為定例

聖祖欲懲竊賊詔刑部凡三犯者與強盜同科公奏

皇上嚴竊匪原爲安民起見然穿窬之徒往往有屢偷不値一錢者遂
以三犯故擬斬未免太重不如仍用舊律尋遷工部尚書再轉兵禮兩
部尚書會澤州陳文貞公薨遂授公爲文淵閣大學士充癸巳會試總
裁當是時
聖祖春秋高儲位未定公年亦七十餘自念受恩深當言天下第一事
遂于丁酉五月密奏請建
太子懇懇數千言疏留中是年冬御史某亦奏請建儲
聖祖不悅遂并發公疏命內閣議處分忌公者因而齮齕之公止宮門
外不敢入
聖祖左右顧問王掞何在首輔馬齊奏掞待罪宮門
聖祖曰王掞言甚是但不宜與御史同奏汝等票擬處分太重可速召
掞來公聞命趨入免冠謝
聖祖坐乾清宮手招公跪
御榻前耳語良久秘人不能知後五年辛丑正月公復疏前事語加激
切三月十三日又有御史十三人柴謙等亦上疏如公言
聖祖震怒召集諸王大臣降

旨責公植黨希恩染明季惡習并令覆奏時舉朝失色無敢與筆硯者
公就宮門階石上裂生紙以唾濡墨奏臣伏見宋仁宗爲一代賢君而
晚年立儲猶豫其時名臣如范鎭包拯等皆交章切諫頭鬚爲白臣愚
信書太篤妄思效法古人實未嘗妄疏臺臣共爲此奏奏上待罪五日
詔王掞應謫戍軍臺姑念年老免行着其子奕清隨諸御史代往爲父
贖罪當待罪時滿漢文武期門宿衛以至京師之秀士耆民爭來窺覰
稱老相國有愛君之心可敬然無不咋舌爲公危者慮
上怒之不測也至是乃齊向公拜賀歌呼先是江蘇多浮糧公密奏明
太祖怒張士誠竊據三吳故困以重額本非平政
世祖章皇帝深知其非未及施行請
皇上于七十萬壽之期降此
特恩勿交部議以免屯膏疏入留中至是忤
旨方與請建儲劄子一并擲發公門下士陳璸朱軾額手歎曰吾今而
知吾師眞古大臣也不然倘有他疏不可以見人者今日并發雖我輩
殆難爲顏乎是年冬迎駕石槽
聖祖望見遣內侍問公起居明年元旦諸大臣上壽無公名

聖祖發還劄子命列公名以進隨
賜宴太和殿畢再
召見西煖閣賜坐命起原官視事如初公論事務持大體康熙戊戌春
升祔
孝惠皇太后議者欲祔于
上生母
孝康皇太后之下公不可曰
孝康皇太后雖母以子貴然
孝惠皇太后
章皇帝嫡配也
皇上聖孝格天當
太皇太后祔廟時不以
孝莊躋
孝端之上今肯以
孝康躋
孝惠之上乎禮部不從

聖祖果以爲非改命
孝惠祔
章皇帝之左而奉
孝康居右己亥元旦日食奉
旨停朝賀廷臣以爲日食乃一定之數不足爲災公言
皇上借此儆惕卽孔子迅雷風烈必變之意大臣仰成君德正在此處
御史張建策請浙江開礦公劾其言利滋姦
聖祖六十萬壽開科部臣惜費公言士庶之家主人壽日子孫童僕尙
不吝貲財增榮飾觀況以
聖人富有四海而逢非常大慶乎御史鄭惟孜以科場浮議多出太學
奏監生就試本省毋留京師公曰太學之設自三代迄元明未之或改
豈可以一二不肖廢千百年興賢育才之典于是朝賀免開採停
恩科開而鄭議亦寢雍正元年正月上疏乞休
世宗許之月餘復降
旨云朕不忍此等老臣之去着仍留京師備朕顧問亡何公薨子奕清
官詹事府詹事次奕鴻河南僉事道

又王相國傳 王掞

王掞字藻如太倉人錫爵曾孫父時敏夢高僧聞谷而生康熙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丁內外艱服除由左贊善補右中允充日講起居注官提學浙江校劉宗周全集刊之表章啟禎忠節立六賢講院修三江口黃尊素祠使教諭以時致祭期滿歷講讀學士累陞內閣學士轉戶部侍郎充

經筵講官三十七年調吏部右侍郎轉左時吏道龐雜姦胥得上下其手掞悉心條列定爲章程銓政一清

命督河工省帑金六十六萬兩四十二年陞刑部尚書尋調工部轉兵部禮部在刑部時往例錄囚止錄滿書口供漢司官不能通曉掞請兼錄漢稿著爲令又論刁猾以細事控部之害他如疏爭香山知縣張令憲死事之宜蔭糾御史鄭惟孜散遣太學諸生之非體抑功名之冒濫禁考工之陋規皆總持綱紀務存大體及爲大學士益恪謹凡章奏閉閤獨繕五十六年冬會有御史八人以建儲請

上下其疏幷出掞五月間摺外廷始知掞有是請翌日閣臣擬票具奏

上諭王掞所奏具見悃誠亦言所當言爾等票擬殊不合掞等所奏著

留閣中時掞以摺本故不敢同諸閣臣入奏事
上召掞入將出獨留掞移時乃出人莫聞其語六十年春復具疏力申
前請同時請者又有御史十二人
上疑出掞意乃下
嚴旨切責令掞同奏奏上越五日
命掞子奕清代往軍營効力時掞未解閣務以待罪不視事明年春仍
命入閣任遇如故
世宗卽位掞以衰病請告
温旨留京備顧問越六年卒年八十四雍正十三年奕清還京爲父請
卹奉
旨予祭葬掞好汲引善類不植私人屢主鄉會試事均稱得士立朝從
容風議不爲崖異及臨大事風節凜然
孝惠皇太后之升祔掞闢衆議請躋於
孝康皇太后之上其合禮稱
旨多類此卒後十餘年其孫懷始克舉葬子奕清奕鴻奕倩字幼芬掞
娶長洲宋文恪公女婚夕夢有緋袋署其臥閣曰詹事府掌詹事旣而

生奕清康熙三十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歷官詹事府詹事奕清生長名
閥文采著聞典試視學外凡
朝廷編修校讐之役多以畀之其代挾赴于軍也腰弓躍馬北出萬里
抵大營屯分駐地曰忒斯曰阿達拖羅海窮荒大漠風景寒慘奕清素
羸善病處之六年宴然安之雍正四年再
命在阿爾泰坐臺又十年乾隆元年始
召還都仍以詹事管少詹事明年春陳父建言始末請卹典得
旨俞允且給假營葬不及就道而卒年七十三其終于詹事竟與夢符
奕鴻字樹先康熙四十八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陞員外郎中五十三
年典四川鄉試出爲湖南驛鹽糧儲道六十年奕清代父往北路軍營
奕鴻盡斥其產請送軍前奉
旨與奕清俱詣烏里雅蘇臺効力臺在蒙古外喀爾喀地與俄羅斯壤
接蓋盟長超勇親王建牙之所坐臺十載乾隆元年
命還朝發四川以道用初攝松茂道適小金川土司相仇殺奕鴻曉以
禍福各帖服尋補川東巡道引疾歸又十五年卒於家年八十有二

碑傳集卷十三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 七

DS
734
.C56
V.7

碑傳集卷十四目錄

康熙朝功臣上

相國李文襄公之芳傳 趙士麟
又李相國文襄公傳 杜臻
又誥授光祿大夫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拖沙喇哈番諡文襄李公墓誌銘 張玉書
又李文襄公傳 沈德潛
附錄十則
誥授光祿大夫勇略將軍總督雲貴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世襲一等精奇尼哈番諡襄忠趙公良棟墓誌銘 張玉書
又特進光祿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勇略將軍趙公神道碑銘 代某 嚴虞惇譔
誥授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昭武將軍提督江南總兵官三等阿達哈哈番諡敏壯楊公捷墓誌銘 張玉書
又重修漳浦懷德書院碑記 蔡新
靖逆將軍甘肅提督一等侯諡襄壯張公勇傳 陝西通志

光祿大夫賜一品彝陵鎮總兵官胡公世英傳 錢維城
鎮南大將軍蟒公吉圖傳 魯曾煜
又鎮南將軍墓表 汪士鋐
漢軍副都統高公必盛家傳 查羲
許少保貞江右戰功記 潘耒

嘉興錢儀吉纂錄

康熙朝功臣上

相國李文襄公之芳傳 趙士麟

公諱之芳號鄴園曾祖諱鮮以公貴累贈吏部尚書正一品加三級妣康氏繼妣任氏俱累贈一品夫人祖諱登雲號小川累贈吏部尚書正一品加三級妣蕭氏累贈一品夫人父諱才望累贈吏部尚書正一品加三級妣李氏累贈一品夫人生二子公其長也豐頤偉幹幼即岐嶷七歲就外傅偶自齋出途遇羽流請止步熟視曰瞻矚舉止俱見非常公卿之相也居常不輕言笑講學以誠正爲主十七歲入泮學使者得卷即閱大書取字示之補濟南府庠生二十一魁鄉薦丁亥成進士己丑授浙江金華府推官審斷虛公謝絕請託事無大小出入平反必得其情罪之至當而後即安常云倘一事顚倒是非一人負冤不白何以施顏面於吏民之上復禁驕將抑買民物婺郡自兵燹後士子絃誦日衰乃進九學諸生而校藝彬彬向風爲辛卯分校得士八人皆名宿壬辰撫按委編纂賦役全書報成條分縷析足垂永久一日撫按偕司道

審事千、吳山公適至武林傳令會鞫詞嚴義正剖晰詳明諸公稱曰眞
推官也癸巳薦舉卓異
欽賜繡蟒袍甲午四月陞刑部廣東司主事乙未
上諭各部院衙門有才優經濟堪任養民者從優擢用滿漢堂議以公
應公以俸淺辭丙申三月陞山西司員外郎是歲委修
大清律十一月遷湖廣司郎中題留久任丁酉時裁啟心郎公總理十
四司科抄每抄必再三繙閱曰各省刑獄閱實於內部若一綫可生不
爲看出是由我而誤殺之也平反甚多六月遇
恩詔加一級送一子入監讀書戊戌蒙
世祖章皇帝御試簡拔由郎中補授廣西道監察御史奏請釐革私僉
民解錢糧以剔蠹竊請禁委官察勘以恤民生請嚴查假冒棍徒以清
奸弊各疏庚子代巡山西按部所歷延見士民面詢利弊風行草偃貪
墨解綬辛丑撤差回京壬寅恭人吳氏卒於京邸十月乞假旋里越明
年癸卯赴京補湖廣道監察御史請
勅部酌議追罰事例過當題爲春日農務方殷踏勘似宜暫緩各疏乙
巳四月巡視西城直陳奸棍誣逃杜刁風而安民生丙午巡視兩浙鹽

課釐剔積弊疏劾商蠹革除陋例節省襍費銀兩甚多商困頓蘇差旋
戊申掌京畿道事十一月有嚴飭郡守職任最重之疏己酉掌河南道
事奏請甄別督撫以清吏治政本關係甚重票擬理宜嚴速請錢糧覺
察以杜民累請酌物限緝賊以安民生請除無益條例以挽弊政密陳
封疆關係非輕諸疏詞指切直皆
報可庚戌內陞以正四品頂戴食俸仍留掌河南道監察御史疏請嚴
議禁止委署實病民生雜流不宜濫預以信功令以裨地方奉
旨同大學士六部都察諸臣定滿洲漢軍漢官品級考壬子陞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疏議誣良諱盜處分緝賊不宜苦累失主以戒庇盜殃民
請議參罰繁密太甚外官難於奉行巡鹽考核當有實政不宜專論課
完以恤商困以培賦源請議覺察奸蠹內外畫一諸疏本籍鄰近州縣
臨清倉米斛解本色道里遼遠民甚苦之公議改折附入大糧民無運
費官免催提公私皆便常豐倉米原解德州民力最勞公議支兌附近
營兵月米折省無算十月陞吏部右侍郎遵例自陳奉
旨李之芳簡任佐銓著照舊供職該部院知道癸丑以兵部右侍郎兼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浙江等處軍務兼理糧餉陛辭

賜上廄良馹鞍轡抵任甲寅聞滇南吳逆叛查有台巡道吳應鵬係三
桂姪男卽會同撫提鎮檄行摘印看守密題請
旨定奪飭沿海等處重嚴武備又請增兵馬及試用火器以資勦禦固
守三月靖藩耿精忠反報聞人心在在風鶴隨檄各路官兵分守要害
復再疏請
勅江南省滿漢官兵調集兩省交界以備聲援江西省於廣信駐屯重
兵以防崇安大關一路或有警急咨調策應四月三疏請發大兵防勦
並請
勅江西督撫提諸臣亟發重兵謹守鉛山玉山大路以保巖疆又遣本
標中軍副將王廷梅及薛受益等率兵防守仙霞關等處會疏請給官
兵行糧四月與將軍撫院提督公議於額俸餉銀外賞賚官兵勉以大
義咸以奏銷爲慮公不然以朝廷錢糧爲朝廷將士之用俾出死力捍
衛封疆情理允協且揆之時勢人情洶洶未定小有怨望緩急未必能
爲用也復會杭州將軍撫院提督議駐兵衢州五月統領本標杭協營
並江南提標官兵一千五百人申嚴軍令所至秋毫無犯同平南將軍
賴塔自杭赴衢先扼閩要衝賴將軍承

旨一應軍機事務與李總督商酌而行公身膺封疆重任但盡心竭力以身先之不過爲危迫告急之詞惟同賴將軍於地方情形兵力多寡事機緩急無處不爲籌畫在衢滿兵一千餘綠旗兵二千餘逆賊全力屯聚清湖日窺侵犯而副都統喇哈應援之兵馬促未能至所謂孤軍危疆無有過於此時者七月初賊犯衢公躬擐甲胄同賴將軍督師進攻於坑西大戰轟礮之聲震地流丸如雨左右請少避公曰不可三軍司命少移動卽爲賊所乘矣今日之事以兵勝敗爲吾死生耳介胄終日整肅軍容僇不用命者以堅士心是役也以不滿四千之兵擊賊數萬之眾一可當百軍聲大振時逆賊披猖各路鎮營羽書旁午晝夜不下數百通無論是兵一至戟門公必呼至帳前屏人親加撫慰詢賊情形示以戰守方畧令其傳語其鎮其將知親加飭勵之意而機警識破奸諜卽置於法有規避退縮營將必奏參以肅軍紀三衢當衝扼要兵力單寡戰守不能兼應如金華堵禦溫處兩路嚴州接連徽饒二郡並屬咽喉之地請照例增設標兵以資勦禦密謀招降僞知九龍山僞將軍馬九玉麾下副將韓斌將兵八百人乃移文江南亳州以斌子世晉家人苑亮至令持家書并諭札縫履底中使走入斌壘一無所言遺其

履而去斌得諭札遂與僞都司王得功等商同日中奔壓潮營歸降賊勢方張羣情皇惑請用宿將李榮統領調集嘉湖等營官兵俾之援剿金衢等處著績疆場另募兵三千以定經制且使地方强壯有力之徒不致爲賊引誘募兵卽所以弭盜自是處州金嚴台紹各屬相繼報捷生擒賊首汪磐繆國英以歸恢復遂安壽昌淳安義烏東陽分水等邑城丙辰公疏議直擣仙霞關爲一勞永逸之計請調江南松江崇明官兵而部議以海門重防不便移調令於本省酌量遣發並將擊賊進取事宜具奏再疏畧曰本省無可調之兵而江南有可遣之將葢浙當用兵之際衢州滿漢綠旗兵與賊對壘者二年餘且晝夜不解甲矣至杭嘉湖紹之兵已經調遣略盡惟江南之松江崇明額設兵幾二萬諒此時之賊氛必不遠及江南也至于進取之路不在溫處而在衢州故耿逆勁卒悉萃于此此賊破則諸賊皆無能爲矣雖馬九玉朱懷德等死守河西似難猝破然其南爲江山西則常山皆有間道可襲我兵一進使彼首尾受敵卽河西之賊壘不能獨完所謂不待交鋒而勝敗之機早識於胸中者如此僞將軍馬九玉竊據河西以大溪灘爲糧運咽喉又啟大將軍康親王速師前進直破其屯糧之地八月十五日大溪灘

大捷十七日遂復江山縣城馬九玉旣敗遁知歸路已絕冀繞道入仙霞關據守顧諸軍已遵公密諭疾抵關口分路夾擊僞副將金應虎等乞降二十一日師入三關我兵獲脅從六十餘人將置之法公曰此是戀故土妻子保性命者耳忍殺之耶乃議盡釋之草檄宣布

皇上伐罪救民至意于是王師入閩如摧枯拉朽蕩平反掌大兵所至居民安堵不越兩旬露布捷聞各路獲捷恢復雲和松陽龍泉三縣城也九月疏請亟

勅部議鄰省會師合剿餘寇略曰閩逆犯浙將及三年煽誘勾連廣植黨羽巨逆馬九玉等雖敗潰奔逃寖已瓦解而餘孽多伏匿山谷皆與江南徽州江西饒州廣信等府緊相連接如僞總兵周立等則屯踞廣信祝茂華等則把守玉山縣子午口與常山相距僅數十里目今逋誅之寇散布歧界且係崇山峻嶺使彼稍延喘息勢必滋蔓難圖即三省接壤之間終無寧謐之時臣身處殘疆竭力整頓移會進兵仰祈

勅下江南江西督撫及統兵將軍合力夾剿則軍聲益振逋寇無所逃誅矣遣官兵招撫江西逆寇恢復玉山縣城部議加一級丁巳處州椒洞巖山寇悉平廣信府等處報捷恢復江西鉛山縣城又興安弋陽貴

溪等縣百姓歡欣歸命江右未平餘孽屯聚地方逼近浙省門庭百姓
久羅湯火且總屬朝廷封疆公不敢歧視題請會勦鄰界漸靖惟僞總
兵馬鵬數稱梟惡聚衆於開玉交界之陳村及德興之白沙關跳梁怙
惡公密飭副將武榮蔣懋勳等自白沙關直抵德興擣其老巢連破賊
寨木城陣斬僞將數十員生擒鵬歸數以大義誅之凡調遣所屬綠旗
各路將士大小一百四十餘戰搴旗斬馘所向克捷皆仰
天威遠震蕩平捷于影響克奏膚功恢復鄰疆三藩并叛惟平閩獨先
則公首扼衢州之力也九月爲欽奉
上諭事部議飛報官兵大捷等事俱係調度有方擒斬逆賊兵一十四
案酌量議敘奉
旨李之芳著加兵部尚書仍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爲正一品照舊管
事拜疏謝恩公思平賊之後事之重大而最急者惟有仰遵
恩詔將應行蠲免賑恤事宜亟請大沛
皇仁以救垂死之百萬生靈經三疏迫切籲陳浙東金衢嚴温處五府
屬殘黎阽危慘苦情形請將康熙十六年以前一應本折錢糧盡予蠲
免而部議以江山等縣衛所並未確查分別苦累輕重復具疏四請略

云恤民以固邦本裕賦以資國用兩者原屬並重然必使有可存之民
而後有可徵之賦被賊蹂躪之地室家離散田廬蕩然雖哀鴻甫集而
饑寒并切若不急沛
恩綸無論舊逋終不能完徒使新逋愈積現徵復虧卽日絀一官無益
於事每念兵革之餘傷慘已極欲期民皆樂業復還舊觀實非易事惟
蠲此不可復徵之賦而休養生息仍成
國家財賦之地者卽于此屢額
宸聽爲恤民計未嘗不爲籌餉計也當年倉卒用兵之際師行糧從軍
糈未辦先有追回已解閩餉一十五萬兩貯衢州府庫得資官兵俸餉
士馬賴以飽騰安輯投誠凡捐賞袍帽銀物屢經各疏題明支用餉銀
及措墊清冊悉聽部議開銷無敢假借虛冒者較鄰封用兵節省錢糧
無算而格於部議卒蒙
恩旨允銷公常云軍中刑賞關係甚重一言不當一事不協大事隳矣
奉部文題用文武各官不惟不徇人情亦且不徇已意皆較公量能毫
髮無私雖千把微員拔用一人三軍無不服其至公葢爲各路銜鋒對
壘勞苦有功者不乏其人若舍此不用而以未有眞功實苦者倖授則

行間將士誰復肯致命宣勞爲國固圉乎故人心競勸性命可捐何敵
不破所以各路兵行處處獲捷政亦得力于此耳由偏裨弁目拔擢至
提督總兵官如陳世凱李華吳英等二十餘人勇略茂著上徹
天聽舉薦賢良屬官人未嘗知有知者或以牲牢之物稍佐軍需必卻
之曰凡所犒賞軍中無不知其所由來蓋所爲者極難庶足激勵眾心
能得其死力耳嘗面誡屬官曰時雖多事蕩平不難若輩存心行事仍
作太平無事時觀朝廷功令無寬假余爲朝廷執法之人亦不敢寬假
也然清嚴而不刻每曰仲尼不爲已甚亦未嘗輕劾一官己未三月具
疏自陳乞罷奉
旨卿才品優長簡任總督殫心料理效力行間著有勞績著照舊供職
該部院知道七月會地震
詔求直言疏陳四事請復給難民子女請免荒絕丁糧請復設各省理
刑請復生童舊額具疏彙報招撫浙江江西等處投誠各案文武僞官
共六千二百餘員僞兵人等共一十六萬五千五百餘名各給賞分別
歸農入伍俱奉有
旨具見悉心籌畫勦撫並用可嘉事平議敘之旨樞部議敘武職軍功共

加二十九等紀錄一十九次銓部議敘加三級以尚書正一品照舊管事庚申題請操練戰船襲擊海寇密飭定海鎮一遇警息知會巡海部臣點驗出洋掩擊於孝順洋斬獲奏捷以示大創又請
勅部議調福建水師分駕戰船一百號由是閩洋直趨溫台浙省水師由定關會師夾勦一切島窟更請會勦事竣即以閩來戰船分泊溫台配兵守汎在浙可無成造之費在閩可免修艌之煩以寬物力而省錢糧一舉而數善備矣辛酉會題楓嶺營循照舊制浙閩制省要害之地鞏固邊防公從康熙十三年驅師捍禦任艱責鉅外禦方張之寇內顧征勦之兵既圖固此民心又恐有驟士氣千思百慮惟期有濟軍機無僨事勢多方調度靖寇安民上賴
廟謨制勝下得將士奮勇爭先平定疆圉至避亂難民亦有淪陷日久脫走來歸者每加撫慰量給銀米嗣是來者日衆億萬姓扶老攜幼鵠衣鳩面無家可依因遣員于龔家埠權爲茅屋二千餘間以居之每名口捐米七合以給饔飧飭令分別男女不致襍處然而軍興公帑不可輕支乃與撫院陳公量議捐助而身爲之倡有田可耕更給民牛種而民之來歸者益多並無失所之歎又於西安之柏陵街及江郎街廿八

都保安橋等處皆入閩通衢設廠煮粥施湯嵩委標員管理凡五年賑濟過往來人夫饑民一百二十二萬一千五百名有奇雖兵燹之後民無供役之苦壬戌八月奉
詔班師十一月遷掌中樞癸亥四月赴兵部尚書任辨官論材陟罰臧否一以無我行之爲僚屬所敬服甲子八月陞吏部尚書飭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予奪一秉至公居月餘僉然聲動京師乙丑夏六月間因積勞成疾肩患癰腫蒙
皇上遣御醫大夫劉存恕祈嘉到至邸中診視所需藥餌於
尚方御藥房支取調治月餘時復
存問然年逾六旬氣血衰羸具疏懇請解任奉
旨卿才品優長簡任銓衡正資料理著照舊供職不必以老病求請解任該部知道丙寅春查敘軍功浙江總督調官兵有方在溫州擊敗水陸逆賊生擒偽副將何賓等五百名賊陣斬偽都督孫可德等賊兵一萬有餘在大溪灘賊二千四百餘名由空銜授爲拖沙喇哈番准襲一次註入山東濟南衛丁卯八月再疏求罷歸田里奉
旨卿才品優長簡任銓衡正資料理著照舊供職不必以衰病求罷九

月入閣辦事公深荷
知遇殫心職業辨色趨朝嚮晦而退凡有應對虛公審慎不肯唯諾退
而自省曰
主上聖明萬機畢照閣臣備位愧無以仰贊高深未能免素餐之譏也
奉
勅充政治典訓
大清會典
大清一統志等書纂修總裁官
賜元狐帽裘戊辰以疾荷恩原品致仕懸軌養痾己巳春月
上南巡道由德州公及地方文臣巡撫以下武臣總兵官以下與在籍
諸臣迎
聖駕伏謁道左
皇上勒馬垂問你病好了麼回奏臣病好些了
恩賜上尊玉粒果品慰勞甚厚復詣
行在候起居時遇赦免東省錢糧叩謝
上又問住處離海遠近來路多少尚有筋力能乘馬至此耶即一一回

奏甲戌十一月病勢瀕危伏枕口授遺疏謝恩越宿而逝疏上聞奉
旨李之芳効力年久前在浙省時隨大軍進勦歷有勞績簡任機務勤
愼素著忽聞在籍溘逝朕心深切軫惻應得䘏典著察例具奏該部知
道禮部准吏部咨稱原任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正一品又加三
級休致回籍李之芳病故應照定例䘏典與現任官同按其加級品級
給與全葬之價並給一次致祭銀兩
遣官讀文致祭應否與謚伏候
上裁等因康熙三十四年二月初九日題本月十一日奉
旨依議還與他謚
賜謚文襄公生於前明天啟壬戌年八月十八日卯時卒於康熙甲戌
年十一月初二日未時壽七十有三餘詳于行述中不具載

論曰吾觀文襄公生平大節而知儒者有用之學也學匪適用謂之腐儒樸樕沾滯褊瑣拘陋僅僅不敢踰尺寸奚補于世然使而不由于學揮霍震掉出之無本雖鴻猷碩畫鈎耀一時譬之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扶疏衍溢槁涸可立而待君子弗貴也知此始可以議古人經綸之業矣公少負奇氣英睿倜儻不泥於習及長有志聖學入仕以來務爲建

立翼宣禮樂慨然以斯世斯民爲己任而才足以達之得第筮仕節推
卽赫赫有聲列臺憲繩糾激揚風裁彌峻擁節麾開幕府中外敭歷不
阿權貴不避艱險值三逆叛耿精忠窺浙思逞公當半壁長城躬擐甲
冑馳驅于疆場壁壘之間奮不顧身忠勤以爲國誠信以事君踽踽孤
踪屢邀
聖眷其始也疏請駐兵衢州請調江南滿漢官兵以備聲援調江西屯
駐重兵以待策應又請急發大兵防勦請給行糧議給賞賚以示鼓勵
及賊犯衢州破賊數萬於坑西生擒賊首汪磐繆國英敗賊首馬九玉
朱懷德於大溪灘分路夾擊僞副將金聲虎等乞降遣副將武榮蔣懋
勳由白沙關抵德興擣僞總兵馬鵬之穴而生擒之于溫州擊敗水陸
逆賊生擒僞副將何賓等陣斬僞都督孫可德等賊兵一萬有奇於曹
平關殺賊五千餘名大小一百四十餘戰搴旂斬將同大將軍賴塔所
向克捷三逆幷叛平閩獨先公與將軍扼衢州之力也平賊之後黎赤
阽危事之最大而急者莫若歷年逋賦公數請浙東金衢嚴溫處五郡
自康熙十六年以前錢糧宜豁蒙恩盡予蠲免仍捐俸勸賑施粥以濟
饑民全活無算班師論功議敘晉中樞歷冢卿入內閣皆密勿要地務

抑僥倖絕徑竇門無私謁邸第肅清及予歸名完而節亦全焉今夫祿位名壽皆天之所以命于人而人之所以自奉於身者也大德之人必得若執左券以索寄然者是非有心於得之也嘗讀易師之九二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謙之九三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公以師中之吉荷三錫之命則既已承天之寵矣勞而能謙乃克有終固公所以自期以圖報于終身者也夫角與而齒缺翼附而足虧在物且然況于人乎歷觀三代以後大臣善處成功之際而能保有終吉者幾何人祿盛者或晦于名位尊者或劣於繼名高者或嗇于壽而壽永者或儉於祿與之翕張損益雖大化司其柄者要本於生平無欲無欲則無我天地萬物皆吾一體莫非我也公心慈量宏平日以厚自處未嘗有譬物害人之心履信思順鬼神實相之不然權位重而責愈備經費浩而迹愈疑以一人之情擅一方之刑賞而德怨易至於橫生以一人之力副千萬人之祈望而恩澤每病于難溥夫以不平之心加之以求全之意則夫忌疾疑謗之來固宜有所不免然志定而才裕識先而資深培根濬源枝派暢遂性本近道內爽城府外弛邊幅雖處兵革紛冗之中亦未嘗廢學居常油然情雖暢而不輟臨變惕若志雖

鬱而不撓度能容衆似混而辨機能料敵似顯而藏至于忙中批答醉中應酬卽倉卒憤擾之餘可以覆覈百十未嘗遺一此不用之用其用始神無功之功其功始大非易易也昔夫子導諸子言志於季路則哂之於曾晳則與是豈有遠於恆情哉季路得國而治加以師旅因以饑饉可使有勇而知方固非託諸空言者也較諸履素樂常浴沂風詠同於太虛而無累於外物者以其無欲且無我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至誠淵淵浩浩毫無所倚故曰苟不固聰明睿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人倘勉於學哉

又李相國文襄公傳 杜臻

公姓李氏名之芳號鄴園其先自東強徙居濟南之武定州遂世爲州人曾祖鮮祖登雲父才望皆以公貴贈吏部尚書公幼而岐嶷七歲就外傳遇羽流熟視曰舉止非常公輔器也順治丁亥成進士筮仕金華推官時鎭帥馬進寶縱兵擾民公力禁婺民賴之其決讞也虛公而明敏直指杜果按部令公攜文牘往公曰不須攜也是日決數十案纖悉無遺果大奇之臺司會鞫於吳山公適自婺至上謁留公公立爲剖斷纍以眞推官目之居五年郡無滯獄以治最入爲刑部主事歷進郎中

會六部裁啟心郎屬公總理十四司覆奏事宜多所平反戊戌遷監察御史庚子按山右康熙丙午視兩浙鹽筴庚戌內陞支四品俸仍掌河南道事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公在臺前後凡十有三年章數十上如糾學臣之溺職司道之徇庇科臣之比匪相臣之市恩甄別督撫嚴覈郡守愼重票擬杜絕誣逃文法太密者宜寬捕盜貽累者宜禁皆有關治體詞指切直識者偉之他若臨淸倉徵本色常豐倉輸德州轉輓勞費無限公一議改折附入大糧一擬支兌附近營兵於國計旣有裨而鄉之人尤頌公之德於不衰未幾晉吏部侍郎癸丑夏以兵部侍郎總督浙江軍務浙人聞公至莫不舉手加額以公復來爲厚幸先是公在御史臺時念天下承平日久而三藩負固遠邇慮萌異念有密陳封疆之疏下車未久是年冬吳逆叛於滇明年春耿逆叛於閩人心在在風鶴公曰閩與浙輔車相依浙之門戶在三衢固守衢則全浙無虞矣我受封疆重任有進無退若不先據要害其何以濟於是請調江南兵駐二省界並發江西兵屯廣信防崇安大關守鉛山玉山以備聲援五月公率兵千五百人同平南將軍賴塔自杭趨衢以扼其衝公以家財募五百人甘苦與共每夜漏下數刻公短兵戎服雜處行間申嚴警備達

旦不寐卒以爲常七月賊犯衢遇於坑西礮聲震地流丸如雨左右請少避公曰三軍司命不可動也動則爲賊所乘今日之事以兵勝敗爲吾死生可稍怯耶於是人人殊死戰以不滿四千之兵擊賊數萬之眾無不一以當百賊大敗公慮金華爲溫處要衝嚴州爲徽饒連境請設兵以資勦禦時九龍山僞將軍馬九玉張甚偵知其麾下副將韓斌擁兵八百人密謀招降之乃檄江南亳州以斌子世晉及其僕苑亮至公以諭札與之縫履底走入斌壘遺其履斌得之遂同僞都司王得功降而九玉失一臂矣然九玉蟻聚河西犂不逞之徒觀望其間公曰此輩爲賊誘則勢益張矣不如因而募之得敢死士三千人軍聲大振而金嚴台紹處亦各相繼報捷生擒賊首汪磐繆國英而遂安壽昌湻安義烏東陽一時恢復公以賊勢少殺宜直搗仙霞關爲一勞永逸計請調江南之松江崇明兵部以海口重防未便移調仍令於本省酌遣且令公條上進取機宜公言本省無可調之兵江南有可遣之將浙之兵與賊對壘晝夜不解甲者二年餘矣各郡之兵調遣畧盡彼松江崇明額設兵二萬諒此時賊氛必不能遠及江南也至進取之路不在溫處而在衢逆賊勁卒悉萃於此此路破則他無能爲矣雖馬九玉朱懷德等

死守河西似難猝破然其南江山其西常山皆有間道可襲我兵進彼首尾受敵即河西賊壘不能獨完矣蓋公之不待交鋒而勝敗之機蚤決於胸中者如此九玉屯糧大溪灘公擣其餉道八月大戰克之九玉遁走仙霞關公設伏擊之降其偽副將金應虎等師入三關獲脅從數十人將置之法公曰此戀故土迫於賊威耳盡釋之師遂入閩所至獲捷餘孽之伏匿山谷者在江南之徽江西之饒信間公慮散布歧界多崇山峻嶺使稍延喘息勢必滋蔓疏請江南江西會師協勦踰年浙東盡定隣省諸郡亦殲除幾盡惟偽總兵馬鵬猶跋扈於開玉德興間公遣將破其寨生擒誅之殘孽悉平公自用兵以來率諸將士大小一百四十餘戰所向克捷而三逆之平八閩獨先則公之身先扼衢力也捷聞加兵部尚書正一品公念賊平後事之大者無如蠲賑請蠲浙東金衢嚴溫處五郡十六年以前額賦部議持不允公四請之上言恤民以固邦本裕賦以資國用二者並重然必有可生之民而後有可徵之賦浙東向為賊所蹂躪田廬蕩然今雖哀鴻甫集而饑寒並切若不急為蠲豁無論舊逋無償勢且新逋愈積即日黜一官何益於事惟蠲此不可復徵之賦則休養生息仍成國家財賦之區矣

詔從其請初倉卒用兵軍糈未辨先有追回已解閩餉一十五萬兩存貯衛庫凡一切軍前犒賚公各疏題明支用較隣省節省無算雖格於部議卒蒙

旨允銷貧民陷賊來歸者公親加撫慰建茅屋二千餘間於龔家埠分別男女以居之給以饔飧有田可耕者給以牛種於八閩通衢柏陵街江郎街保安橋等處設廠以賑饑者凡五年濟饑民一百二十二萬一千五百有奇前後招撫僞員六千二百有奇僞兵八一十六萬五千五百有奇皆給賞有差歸農入伍事既平論功中樞敘武職加二十九等銓司敘文職亦如之獨以督臣轄全省不敘奉

諭旨酌加三級久之追論温州之捷大溪灘之捷曹平關之捷授公拖沙喇哈番襲一次或以爲酬庸稍薄公瞿然曰此出自

特恩雖分茅胙土榮莫踰焉且叨冒世職於臣分已過公可謂不伐其功者也公自擊賊入閩既已翦蕩陸寇而海上游魂猶有出沒者乃請練習戰船以襲之閩省水師由閩洋趨温台浙省水師由定關會師以夾勦諸窟島事竣即以閩船分泊温台配兵守汛在浙無成造之費在閩無修舩之煩兩省便之又請楓嶺營兵舊制浙閩分轄今以援勦之

兵調補則餉不加增而三省要害之地以固矣此文公之斟酌盡善爲守禦計甚周也公駐衢區畫凡八年壬戌秋班師公還杭冬召入爲兵部尚書甲子秋進吏部尚書飭諸吏聽行文書而已毋得上堂與銓事宿弊一清明年夏患癱

上遣御醫視疾給尚方藥餌公以老疾請

優旨慰留丁卯再疏求罷不允是年秋以吏部尚書入爲文華殿大學士居政府邸第蕭然門無私謁明年春致政歸居平無他嗜好以書史自娛者七年卒公豐頤偉幹美鬚髯性介直以誠正自矢念念可質鬼神其爲司李嘗云有一事顛倒是非一人負冤不白何以施面目於吏民上其在秋官云各省刑獄閱實於內部若一綫可生不求其生是由我誤殺之也其巡視鹽筴也劾商蠹革陋習節省雜費商人賴之其在行間云軍中刑賞關係最重一言不當一事不協大事槩矣當羽書旁午或官或兵至鈴閣者必呼至帳前屏人慰勞詢賊情形示以戰守方畧推心置腹以飭勵之其薦拔文武諸人量能授職出於至公自偏裨弁目至提鎮者如陳世凱吳英李華等凡二十餘人皆以勇畧著所舉文吏吏未嘗知有知者或以牲牢佐軍需必郤之且戒曰時雖多事蕩

平不難朝廷功名無容寬假余爲朝廷執法亦無容寬假也然淸而不刻每曰仲尼不爲已甚其爲人公正而仁恕類如此故人皆樂爲用
上亦稔知其功嘗家居時
乘輿南巡過德州公迎謁道左
天語詢問曰卿筋力尙健能乘騎至此耶
賜上尊玉粒慰勞倍至卒之日
天子猶念其爲浙督時進剿勞績任機務時勤愼素著忽聞溘逝深爲軫惻也
予祭葬諡曰文襄享年七十有三公嘗言士大夫有名節易全名節難跡公之生平眞可謂名完而節全也已所著有棘聽草奏疏文移諸藁若干卷子男四人孫男十五人長子鍾麟以蔭授岳州同知遇楚兵變攝巴陵亦有戰守功擢知潮州府且將大用君子謂能世其家焉

論曰歷觀古之名臣如唐之裴李宋之韓范才兼文武出入將相者代無幾人如公之忠誠奮發芟除渠魁身歸臺閣光贊密勿方之前哲何多讓焉臻浙人也公之功著於浙臻嘗過里中公留以脫粟一飯語子曰用兵之際任事固難賊平之日善後尤難當日俘獲山野長髮其中

眞寇無幾率皆脅從也爲予鞫其冤者悉縱之去至於仳離婦女什伯爲羣指以賊婦盡據而有矣乃率先捐俸以贖之俾良民家產復聚金衢嚴温處五郡居民失業者數年雖荆棘已除而生聚有待爲之力請於朝蠲從前逋賦此三事者予之所謂善其後也聆斯言也公之爲德於浙深矣初康親王之入閩也諮公以平閩大計公曰仗

天威憑

廟謨以順討逆勢如拉朽王嚴禁軍士不姦淫不搶擄則計日蕩平矣後果如公言此公之爲德於閩而人莫知也語云活千人者封公之活浙人無算子孫之寳蕃且碩也有以夫至今浙之人世世奉祀不絶也

又誥授光祿大夫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拖沙喇哈番諡文襄李公墓誌銘　張玉書

康熙三十三年冬十一月文華殿大學士武定李公薨于里第訃聞

天子眷念勞臣輟朝軫悼

詔所司議飾終之典賜祭賜葬悉從優渥比易名奏請

上特予文襄本朝文臣自洪南安以後稱文襄者至公而再見一時中外翕然以爲允協云公舉順治四年進士起家浙江金華府推官居五

年郡無滯獄以治最入爲刑部主事歷進郎中會六部裁欣心郎屬公總理十四司覆奏事宜聲譽大起十五年擢監察御史明年出按山西甫半載墨吏皆解綬去康熙初視兩浙鹽課力甦商困在臺十餘載數上封事如愼重票擬甄別督撫嚴覈郡守皆有關治體典內外計屏絕私弊丰裁凜然九年八月內陞支四品俸仍掌河南道事十一年超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抗疏陳時事謂文法太密等於束濕緝盜無術累及失主吏治民生胥受其病識者韙之是年冬擢吏部侍郎十二年夏命以兵部侍郎總督浙江軍務涖事甫兩月而滇逆變作十三年春請亟增額兵用資勦禦踰月閩逆告變公隨檄諸路將士分守要害遣副將王廷梅薛受益等力堵仙霞關又請調江南滿漢官兵駐二省交界並發江西重兵守鉛山玉山以壯聲援因會疏懇給官兵行糧軍士皆感奮是時逆賊盡銳聚湖清日謀窺犯公偕平南將軍賴公塔率滿兵千人綠旂兵二千人並所募健勇五百人以五月自杭趨衢州七月賊軍數萬攻衢我軍衆寡不敵公同平南將軍以大義激勵將士進擊於坑西礮聲震地流丸如雨左右請少避公不可曰今日之事以兵勝敗爲吾死生可稍怯耶諸將鼓勇直入一可當百賊遂卻顧賊黨羽方熾

温處金嚴各屬所在煽亂公雖以計招降僞將韓斌王得功生擒賊首
汪磐繆國英而兵單勢分難以久持十五年夏公遂建議直搗仙霞關
爲摧堅制勝之策部議令公條上進取機宜公言進取之路不在温處
而在三衢今逆賊勁卒悉萃于此此賊一破則諸賊必皆駭亂迸散雖
僞將馬九玉朱懷德等抗拒河西大溪灘而江山常山之間有間道可
襲我軍進擊使賊首尾受敵河西孤壘安能獨完故擊之便時和碩康
親王軍駐金華公力請至衢八月合軍克大溪灘復江山縣馬九玉猶
冀繞道奪仙霞關而諸軍已受公密檄急據關口夾擊賊將金應虎等
窮蹙迎降大師遂入閩閩逆既平而餘孽竄伏山谷間者尚繁公復請
江南江西會師協勦踰年浙東及徽饒廣信諸郡以次底定捷聞進秩
兵部尚書加正一品公念賊平之後事之最急者無如蠲免賑卹疏請
豁金衢嚴温處五郡十六年以前額賦部議持不允公上言卹民以固
邦本裕賦以資國用兩者並重然必使有可生之民而後有可征之賦
浙東被賊蹂躪饑寒交迫使非急予蠲免則舊逋既缺新逋愈積即日
黜一官於事無濟且蠲此不可復征之賦俾民得休養生息以供將來
之稅正所以爲國家財賦計也

詔從公言貧民陷賊中來歸者公悉爲區畫衣糜又設廠於通衢賑往
來饑民一百二十二萬有奇流移之人盡復故土方事之殷也羽檄旁
午人情惶懼東南數千里惟恃公一人以爲安危孤軍扼險搘拄三載
卒使浙水以西無匹馬擾于境上則皆公守三衢力也假若三衢無公
吳越之民幾不能一夕安枕而公之功豈不偉且烈哉公以文臣身擐
甲冑冒矢石大小一百四十餘戰所向克捷雖行間宿將皆遜謝不如
而部議敘錄僅及十之一二前後招降文武僞員六千二百有奇賊兵
一十六萬五千五百有奇中樞敘武職加至二十九等銓曹敘有司亦
如之獨以督臣轄全省不敘再奉
諭旨乃酌加三級久之追論溫州擒斬逆賊及大溪灘曹平關破賊功
授公拖沙喇哈番襲一次或有言公保障著勛酬庸稍薄公瞿然曰凡
此敘錄皆出
特恩雖胙土之榮無以或過且叨冒世職與洪南安比更何觖望焉公
之勞而不伐有古大臣風矣二十一年秋以事平還杭州冬
召入爲兵部尚書公久于兵間在部一切措注悉中機要二十三年進
吏部飭諸吏坐曹聽行文書無得與銓事宿弊一清明年夏患癰

詔遣御醫診視頒尚方藥物既愈以老疾請
優旨慰留二十五年復請詞益切不允是年秋
命以吏部尚書入為文華殿大學士辦理機務明年春致政歸二十七
年
乘輿南巡過德州公迎謁道左
天語詢問曰卿精力尚健能乘騎至此耶
賜上尊玉粒慰勞倍至里居凡七載泊然無嗜惟以書史自娛臥病數
日遂逝距生前壬戌八月十八日年七十有三公初在言路以謇諤聞
彈劾貴要絕無緶避既督兩浙則沈毅持大體不輕言笑而批答案牘
能曲盡物情入筦部務獄獄無所詭隨每
國家有大議片言擘畫確不可易中外敭歷四十年以精勤奉職以誠
恪事
主以天下善人君子得行其志為愉快嘗言士大夫有名節易全名節
難如公之立身服官始終一節眞可云粹然無疵者矣以擬昔韓范司
馬之倫其奚愧與公諱之芳號鄴園先世自直隸棗强遷武定曾祖諱
鮮祖諱登雲考諱才望皆以公貴累封光祿大夫吏部尚書曾祖妣康

氏任氏祖妣蕭氏妣李氏俱累贈一品夫人元配胡氏封恭人贈一品夫人繼張氏封一品夫人生四子長鍾麟筮仕岳州府同知夏逢龍之亂以守城功陞廣東潮州府知府次孳麟候選行人司司副早卒胡夫人出次容麟廪膳生次宜麟候選通判側室出娶皆名族女二人長適候選京職王爾梅次適廪膳生馮雲勷胡夫人出孫男十四人鍾麟出者十人壽泓壽渺壽滬壽湜壽潢壽沅壽湘壽演壽潮壽淞孳麟出者四人壽澄壽渻壽溥壽滋曾孫男二人本篤本厚壽泓出公從子甡麟舉丁丑進士館選時

上詢知家世遂擢入庶常

聖心眷公之深歿而不能忘聞者皆爲感涕鍾麟將以康熙三十六年九月初五日奉葬東原塋兆以某爲年家子屬爲銘誼不敢辭謹據狀次第行實而系以銘曰

嶽鍾元氣公生應期持憲於朝正色侃辭咨命制府鎮東南陲三孽相挺詿誤烝黎七閩震鄰阻險以窺屹然一身

天子倚毗遮扼要害危疆是措摧厥凶鋒用濟我師掃蕩廓清海邦載釐百戰之勛勒于鼎彝

召還廟廊以式庶司典樞典詮爰秉國維投老崖壑優游自怡出入將相黃髮羽儀韓琦隕星傳說乘箕偉烈不朽銘石永垂

又李文襄公傳 沈德潛

公諱之芳字鄴園姓李氏山東濟南府武定縣人中前明崇禎壬午鄉試

國朝順治丁亥成進士除浙江金華府推官六載陞刑部主事旋陞郎中公嘗謂各省刑獄閱實內部若有一綫生路不求其生是由我殺之也審定囚籍多所平反五載授廣西道監察御史旋掌陝西道事代巡山西康熙元年停止巡方補湖廣道御史五載掌京畿道事又一載掌河南道事三載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公在臺中共十有四年凡所建白關朝野大利弊彈劾不避權貴人咸畏之未一載陞吏部右侍郎明年以兵部左侍郎總督浙江軍務時十二年癸丑冬月也明年逆藩耿精忠之亂作先是吳三桂反雲南遠近震動公密疏請增設各路兵馬謂方今滇逆反叛賊氛未靖尤慮閩風蠢動浙爲閩中門戶先事之謀唯在厚集兵力以爲防守若不先上請臨事張皇顧彼失此雖任重咎無益於事又并請開試用火藥之禁益逆知閩藩之相繼叛逆預有以

防其變也至是聞亂即統標兵並杭協兵自杭赴衢時撫臣以下謂會城爲控制重地不宜移鎮公曰方今事勢所爭在衢倘上游失守不但全浙動搖江淮以南皆不安席矣遂裹糧倍道行抵衢駐節命副將王廷梅李承恩等禦仙霞關仙霞關者閩浙界扼要地也去江山縣百里關在嶺上級三百六十曲二十八長二十里雄踞眾山高插雲漢旁臨絕壑飛鳥莫度匹馬難旋與蜀之劒閣相埒賊眾鴟張豕突謀出仙霞公既遣將先據險隘斷其出路次防溫屬平陽處屬龍泉諸要地水路溫屬黃巖台屬象山甯屬定海暨杭紹嘉瀕海要地盜耿逆搆連海氛分道入寇公先調遣隣省兵捍衞之離海氛交以疑貳牽制之謀禦既定徐議戰攻公之戰于阬西也先大閱將士於水亭門宣布
朝廷厚恩陳說順逆大義眾感泣願決死戰遂同將軍賴塔薄賊營賊接戰久退入壁公率諸將進攻復大鏖戰賊發礮擊轟聲震天鉛丸如雨及公馬腹左右請少避公曰三軍司命在吾少退即爲賊乘今日之事有進無退吾不知有身矣麾眾進兵大敗之翼日復進逼公氣益奮士卒益用命陣斬賊帥斂器械無算是役也提兵不滿四千擊賊數萬眾無不一以當百屢戰屢勝賊鋒大挫匿不敢出自是溫台金嚴紹諸

戰皆捷或馘渠將或縛黨逆有投誠者推赤心待之難民流亡失所者安插撫慰全活之竊據地方漸次恢復而衢州大溪灘之捷尤得長驅破竹之勢前此公數請于朝添兵前進部議責公保守公奏耿逆勁卒畢聚於衢今欲擣賊巢穴必由衢一路此處殲其精銳奪其關隘諸路不難瓦解雖賊將深溝重壘現守河西然其南則江山西則常山皆可間道截其糧運并斷歸路我兵一進使賊首尾受敵便可相機撲勦以通入閩之路云云會大將軍和碩康親王奉
旨進兵王問公曰賊勢張能必勝乎公曰必勝已見奏疏中矣王復遣人問所策果萬全乎公曰今大兵已發若復猶豫則士氣沮喪人心疑惑何以成功遂詣王曰賊寇情形久在目中明日捷音至矣已而羽書報聞王大喜曰岳忠武之策楊幺不是過也時賊將馬九玉方過衢爲壘我兵由南門銜枚疾走遶出其後破大溪灘此直取江山一師也賊敗奔仙霞復謀屯聚而三關盡爲我有進退無措此直取常山一師也公形之條奏者如畫沙聚米俱有成算故動輒有功冬十月自衢入閩獲賊將馬鵬鵬素梟黠聚眾於常玉德興窺瞰江西閩浙形勢者磔之和碩康親王大兵進壓逆營耿精忠計窮勢極遁逃無路遂乞降檻送

京師公留師中且戰且撫靖海氛安隣境歷二載閩省始平方三藩謀
逆吳逆横滇偽逆梗粵耿逆又聲援相倚公以儒生韎韐臨戎阻遏衝
擊批亢擣虛大小一百四十餘戰卒至殄殲大憝一切跳刀走戟之眾
解甲離散化為良民良由公之公誠仁智感格
九重孚信將帥慴服芽蘖綏懷叱庶故能成大功於危迫之餘以紓
天子南顧憂也公之功故在保全兩浙平定八閩而豫章江南藉以屏
障且使吳偽二逆失所憑倚魄喪膽落相次翦屠則蕩平滇蜀交廣之
功公實為之先聲云歲壬戌春
詔班師公晉兵部尚書明年赴闕轉吏部尚書裁抑僥倖公正馭下諸
吏奉行文書而已兩疏老病乞休
上以有功未酬不許丁卯秋拜文華殿大學士充纂修
大清會典一統志政治典訓總裁公病益劇明年
予告回籍公既歸田杜門埽軌坐無雜賓唯架上理學書及經濟書數
百卷晨夕繙閱如對故人常談討古今惟以天下善人君子得行其志
為快又朝中錄一正人必喜形于色曰天下蒼生福也身雖引退而惓
惓於用人行政以奠

國家于久安長治類如此甲戌冬以疾薨于里第春秋七十有三是日
天鼓鳴大星隕識者謂公騎箕之驗云遺疏上
上遣官致祭
賜全葬立碑諡曰文襄報勳庸也歷四十年
世宗憲皇帝命立賢良祠祀
國朝名臣德之大者以文正湯公斌為冠功之大者以文襄公為冠即
成周記功宗作元祀意也有文集若干卷奏疏十卷行閒紀略二卷軍
旅紀略四卷子鍾麟某官攀麟某官孫某某某官鍾麟出守潮州時公
予手書曰唯公足以服人惟明足以袪弊唯廉足以養民惟敏足以集
事誠官箴也子孫世守之今李氏仕者並有聲於時
論曰人臣非有功之難有功而不居之難也宋澶淵之役契丹請盟寇
準頗自矜其功王欽若短之功名遂以不終文襄公自閩入朝無一言
及滅寇事有問之者曰
天子廟謨將帥用命吾何有焉緬其沖懷得諸葛忠武郭尚父之遺風
矣
君明臣良始終一德俎豆報功奕世不泯有以也哉

附錄十則

公爲金華府推官總兵馬進寶卽馬逢知駐金華性驕縱所部兵每抑買民物民深以爲患官吏緘口莫敢問惟公繩兵以法逢知泣訴道府欲令地方官監買公拒以無此例但令其照市價無擾民乃得安迨後逢知以不軌伏誅孫光祀撰年譜

婺城當兵燹後士著流散市鮮寄廬卽有舊家舍宇恐爲隨征將卒占住民多野棲露宿之歎公逐一淸查將營弁大廈一十一所兵房一百五十七所給歸原主民始得聚廬而居焉同上

巡道以獲盜大案委訊內有李四陳鸞等一案已論强劫坐十一大辟矣公鞫而疑之謂屠法與吳成二家同日被盜居非連址且相距甚遠李四陳鸞等旣盜吳成何能又盜屠法審據屠法稱入門止覺二三賊吳成亦供不過三人呼鄰追散因辨初招開列多人之非引强劫論死之誤乃將李四陳鸞詳贓各杖餘犯竟行釋放同上

公升刑部主事將司理讞稿彙次爲棘聽草自序曰凡所承斷一秉大公使訥者盡言譸者獻詐反覆推勘務得其情而已卽有不得甯爲閣勿爲鮎箭又云念此三尺誠非武健自快之物鏡其情理以準于法

苛心恕心兩無所庸上同

乙未

上諭各部院衙門有才優經濟堪任養民者咨送吏部從優擢用滿漢堂官僉議舉公公力辭或謂公曰優升他人求之不得君奚辭爲公曰余歷俸尚淺未敢先人後堂官乃以他人易之且語公曰失此機會勿後悔公曰若有後日之悔則無今日之言上同

庚子代巡山西按部所歷延見士民訪問疾苦以圖實政貪墨解綬勢豪屏息辛丑停止巡方公於文到日卽將行過案牘緊送撫院掾吏白公須一加檢點公曰凡我所行無不可與人知何檢點爲麾使去遂單車就道不移晷上同

乙卯軍中獲敵營間諜公漫詰之曰吾營中亦有爾營與相通者乎對曰有之問爲誰乃言姓劉者不知其名公默意姓劉者必某也呼至訊之果供有提塘鄭君能現在隨營凡朝報緩急軍情機密皆漏洩與賊因立質得實置君能于法敵間遂絕上同

有交遊謂公宜爲子孫田舍計公曰受

國厚恩卽捐縻踵頂猶恐難報何暇念及子孫哉或又謂封疆大吏當

地方有事之日一介不取乃是小節公曰此豈小節總督爲一省吏治民生攸關敢不自律以正同上

公爲定亂記曰將軍嘗與余商進取之策余曰賊毒流于眾餉匱於中又內難交訌其勢自潰爲今日計者不難制勝于未取之先而難得心于既取之後假使大軍既入玉石不分肆其誅掠是益之虐也安責其背義以助叛乎兵貴威之以武感之以仁況禁掠則民喜離湯火而攜簞以迎縱掠則民欲保妻女而堅壁以守得失之驗瞭如也是宜于平日曉諭將士則臨時自無虜掠之慘而淪陷之區皆可乘勢而復矣將軍曰善余以是告誡鎮將亦莫不頫首奉命同上

公長子鍾麟升廣東潮州知府公手書示曰漢宣帝曰與我共治天下惟良二千石今之知府即漢之二千石也良字最宜體認并手書惟公足以服人惟明足以祛弊惟廉足以養民惟敏足以集事四語俾長君懸之座右同上

謹案原編有嚴飭諱盜累民疏請禁雜流委署疏覺察奸蠹內外畫一疏請除無益條例疏四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誥授光祿大夫勇略將軍總督雲貴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世襲一等精奇尼哈番謚襄忠趙公良棟墓誌銘　張玉書

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四日光祿大夫勇略將軍趙公以疾薨于甯夏里
第時
車駕方西征聞奏震悼比從橫城口濟河下
諭內閣部院諸臣勇畧將軍趙良棟爲國家宣力奮庸厥功甚茂倏以
疾逝朕深憫焉茲師抵朔方道經其門欲令皇子臨視奠醊可集議以
聞於是臣玉書偕諸臣言皇子親臨臣下之喪曠代希有將軍臣良棟
膺茲異數豈獨一家之私榮凡百臣工無不感激隕涕明日次甯夏
皇子臨喪舉哀賜奠如禮閱月復
頒諭祭文遣大臣致祭其子道臣宏燮中書臣宏煜先後詣
行在謝恩
上皆召見撫慰之又數月允禮臣請以例予祭葬
賜謚襄忠嗣總戎宏燦歸自黃巖乃卜冬十二月日葬公于城西二十
里某原而乞銘墓石於余余辱交公久素悉公歷官制軍忠勇大節與
其生平慷慨質直強毅不撓之氣嘗私竊歎羨以爲古名將所不及而
聖天子推心置腹眷倚之重以及自始迄終恩禮之隆尤足以獎勵功

勳爲勞臣白首效忠者之勸余雖不敏敢不據所見聞撫拾其梗概而
敘次之公字擎之號西華先世自陝西綏德衛遷居安邊逮公官甯夏
因家焉故今爲甯夏鎭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官海州參將皆贈如公官
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某氏皆贈一品夫人公少工舉子業顧倜儻
有大志不屑束縛章句遂仗策從戎順治二年隨和碩英親王師入關
中受知于制府孟公喬芳署潼關守備從征賀珍武大定等賊又從定
甯夏叛兵之變因署其地屯田水利都司四年領兵平河西猾亂又單
騎擒肅州僞總兵丁國棟擢補高臺遊擊十三年王師入滇以雲貴督
標副將從征隴納諸苗康熙元年積功授都督僉事充雲南廣羅總兵
官是時吳三桂專制滇南所補用官吏
詔部臣不得掣肘於是三桂調公貴州比喇鎭令進勦水西公方丁外
艱力辭不許四年水西平乃聽終制三桂中藏叵測以牢籠人才爲務
惟公先幾之哲不爲所用云八年補大同左都督十一年調天津明年
冬滇逆變作四方叛賊蠭起甯夏亂兵刦殺其主帥勢甚猖獗十五年
春
特命公提督甯夏馳傳往鎭撫之公見

上詞氣激慷請移家口居京師得一意辦賊
上壯其言隨
命賜第公至鎮集將佐宣布德意捕斬首亂四人餘不問邊境遂安公
駐朔方四載念關中粗定而漢南巴蜀猶阻聲教自請率步卒五千獨
當一路進取漢興恢復蜀地
詔下軍前諸大臣集議僉言大軍宜分興安棧道入堵山小川子四路
並進需兵五萬人公曰兵貴精不貴多也自將五千入指入堵山徑入
十月破密樹關取徽州復畧陽分遣裨將趨陽平關覘賊虛實仍條上
調兵運餉事宜請兩路收川
報可特授公勇畧將軍十九年正月朔公師臨白水壩與賊夾江而陣
江流湍湧無舟楫將士有難色公怒誓于軍曰視我馬策所指敢後者
斬擐甲躍馬浮江而渡一軍皆渡賊駭愕奔潰追擊之于青山石硤溝
歷舊州明月江屢戰屢捷甫十日遂抵成都先鋒奪門入公下令毋剽
掠整軍登陴市肆晏如在城偽官及逆兵數千人疑懼不自安公悉以
迎降奏釋衆皆感悅越數日奮威將軍王公進寶亦報保甯之捷東西
川以次收復事聞

天子降溫旨勞軍以
御書題額及弓矢櫜鞬名馬之屬先後頒賜甚渥是時湖南粵西方併
力進師規取雲南
上念巖疆綏靖制府需人非得謀勇素著操履潔清兼資文武大畧者
不克勝任遂授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雲貴將軍如
故而以公之子宏燦爲甯夏總兵官隨軍進勦自收蜀以後苞櫱尚繁
公經營一載反側者始定二十年三月追勦逆渠胡國柱於觀音巖十
丈孔五月破關山象嶺渡瀘江七月復取建昌乘勝渡金沙江九月乃
入滇時楚粵之兵已圍滇省城數月顧持久不能拔公周視壁壘謂結
營遼遠賊得番息法當移軍逼之選入川精銳五千親冒矢石取玉皇
閣進逼新橋城方據橋扼守復以計從上流濟師晝夜力攻凡八日而
城下逆賊踞滇日久私斂充牣一時諸將雲集多志在攘掠惟公率所
部卒勿以一騎入城既奏凱卽懇請
陛見移師曲靖以待
命嗣後贖貨者纍纍致敗而公獨嚼然無滓其遠識確守卓然有古大
臣風烈焉公於時已年踰六十

上念公久勞於外特允入朝二十一年冬授鑾儀衛使踰年請疾歸里
二十七年以國恤會葬詣闕下三十年厄魯特噶爾丹蠢動邊塞大軍
駐朔方
詔公以在籍老臣預議軍事三十三年禁旅出塞公偕行指畫地勢兼
以私財佐軍既還復
詔入朝明年追論前功特加一等精奇尼哈番世襲是年秋就醫江南
賜御舟給驛三十五年復
召入朝時
上決策統師北征諮邊事甚悉公因疾不果從比及師旋遂
賜歸明年西征
上方欲就詢公于里第而公竟不及待嗚呼是可悲也公結髮事戎行
五十餘年大小戰數百未嘗敗衂御下嚴而有恩觸法者雖小必罰有
才畧堪任者抗疏引薦常自偏裨積至大帥軍中甘苦與共一飲食不
以自私入蜀之役裹糧涉險轉戰七十餘里而士卒咸樂爲盡死無一
怨言其能結士心如此故所向有功性抗直同事多不相下功成以後
惎間者日衆惟

上知公深嘗格衆議曲賜維護自薦平三逆以來閲十五年矣復屢
詔旨鋪陳本末於平蜀嘉倡進之謀於克滇奬廉潔之操于是公之勞
績久而益明而其行履卓犖無疵亦得皎然備著于
國史是公之得全其身與得全其名皆
上恩也百世而下聞之猶爲感奮太息而況於公乎而況公之子若孫
乎是用備書以示來裔公生於明天啟元年十月距薨得年七十有七
配郭氏繼配李氏白氏贈封俱一品夫人子五人長宏燦以左都督充
浙江黃巖等處總兵官次宏燮御史宏煜內閣中書宏煒宏熺尚幼女
三人長適庚子舉人强振猷次適侯推副將郁起雋次適一等侯江南
提督張雲翼孫六人公治家如治軍閨門嚴肅儼若公府諸子屏息侍
立無敢有跛倚之容以是總戎憲副所至有政聲中書亦明敏練達皆
仰荷
宸眷云銘曰
天翊景運篤生人傑桓桓趙公威武惟烈早歲仗策從王于征手執蝥
弧目無堅城爰制中權爰總戎律嚴明有威卒伍整密三秦叛亂將驕
卒狂風馳飈驅迅掃欃槍巴蜀如焚滇黔如惔獨提孤軍鼓行而南銜

枚宵濟莫敢齟齬直入蜀郛前歌後舞蠶叢既定揚旌渡瀘環城三匝拉朽摧枯賊首朝授降旛夜竪氛祲盪滌復我疆土凡此大功

帝曰爾庸事紀簡冊銘勒鼎鐘大官授膳尚衣賜服彤弓盧矢騂騮驪騄公之來朝

天子燕喜公之既歸

天子拊髀國有大事爰詢爰謀公徐一言等于圖球公之材武如羆如虎公之智畧如風如雨公之精誠如火弗滅公之勁直如鐵靡折恃其孤忠以報

一人白首不挫厥聲斷斷惟

天子明獎乃勳勞生有殊恩歿有厚褒以勞定國以死勤事

主聖臣忠近古莫二歷觀載籍如公不朽納銘幽宮垂示永久

又特進光祿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勇畧將軍趙公神道碑銘 嚴虞惇 代某撰

康熙三十六年三月特進光祿大夫勇畧將軍趙公以疾薨於甯夏之里第時

天子西巡朔方聞訃震悼特命

皇長子親臨其喪
諭扈從諸大臣赴弔閏三月六日
御製祭文遣大學士張某賜祭如禮其孤子宏燦宏煜等先後赴
行在所謝恩
上復召見慰撫所以褒崇寵錫之甚厚於是宏燦等撰事狀以隧道之
石請銘於余先是十五年春公以甯夏提督奉
命朝京師余時官翰林始識公之為人後公凡四入朝余待罪政府與
公相周旋悉知公忠勇大節歷官制軍勝敵之畧與其生平慷慨質直
强毅不撓之氣未嘗不景仰歎慕以為古之名將所不及而
聖天子褒崇寵錫推心置腹眷注之重與夫自初及終卹賚之隆尤足
以奬勵勞臣為國家宣力效忠者之勸故於燦等之請輒條次其梗概
不敢以不文辭按狀公諱良棟字擎之別字西華先世自陝西綏德衛
遷居安邊及公官甯夏因家焉故今為甯夏人公少倜儻有大志讀書
不事章句好觀古人忠孝節俠事嘗慨然曰大丈夫當為國家出死力
定禍亂安用儒生呫嗶為遂以順治二年從英王入關受知于制軍孟
公喬芳署潼關守備時賀珍武大定等構亂秦鞏從都督劉芳名討平

之又從定甯夏署甯夏屯田水利都司四年帥師征河西克之單騎縛
僞總兵丁國棟以功補高臺遊擊十三年經畧洪公承疇薦授雲貴制
府中權從征隴納水西諸苗猓山谷峻險糧運不給諸軍多失律公獨
號令嚴整所向克捷所得俘獲悉頒諸麾下無私留者積功陞雲南廣
羅鎮總兵官
今上御極之元年也鎮府初設軍旅草創公振肅綱紀仁威並行伐叛
柔服動合機要故能建威消萌烽火不警吳三桂出制滇南調公爲貴
州總兵官勒令進攻水西時公已丁外艱力辭不允墨縗即戎水西平
乃聽終制再丁內艱服除八年補大同總兵官加左都督考核軍政嚴
而不私積弊爲之盡革十一年調天津總兵官天津素稱盜藪旗丁鹽
販通行囊橐白晝大都攫人而奪之金吏莫敢訶問公至則申法制立
程約張設耳目窮治根柢務在鋤強暴以惠孤弱於是奸宄屛跡都告
無事十五年奉
旨以提督撫安甯夏入朝陛辭當是時三逆煽亂遠近響應甯夏叛兵
叛殺主帥勢益猖獗公見
上詞語慷慨忠義激發請以家口移居京師使得專意擊賊

上爲之動容
特賜第宅銀米貂裘鞍馬弓矢之屬公即日就道直抵延綏西路之定
邊諜報賊兵由甜水河來劫餉左右請少卻公叱之晨夜兼趨搶入橫
城賊不意公卒至遂宵遁公厲兵秣馬修器械屯餱糧訓練士卒以勇
以義購倡亂者熊虎劉得閻國賢陳國忠四人請
旨正法軍中肅然無敢譁者在任三載威信大行關中已署定矣公念
漢南巴蜀未入版圖天兵稽誅民罹湯火十八年上言臣願以所部練
卒五千獨當一面規取漢興恢復川蜀
上下公卿議議者謂由興安棧道八堵山小川子四路前進須滿漢兵
五萬人前後接應輜重不與公曰兵貴精不貴多也遂率甯夏本操漢
兵五千自齎行糧由八堵山路徑進遂破密樹關取徽州復略陽分遣
裨將急趨陽平關覘賊虛實十九年正月兵至白水壩與賊夾江而陣
江水驟漲波濤沸天岸無舟檝賊矢石如雨將士皆懼公誓於軍曰此
臣子報國之日也視我鞭所向敢退者斬於是一軍皆奮呼聲震山谷
遂擐甲浮江而渡江流爲平賊錯愕奔潰師乘勝逐北過青川大敗之
於石夾溝再過青菁山舊州明月江屢捷勢如風雨不十日而抵成都

先鋒奪門無有阻者遂入城城中人不虞我兵之從天而降也先是
上以公老於兵事
詔問公收川事宜公條奏兵調發若何糧輸輓若何剿撫大勢若何經
畫詳明言極剴切
上是公
詔悉從公議是役也兵雖兩道入而諸將方畧悉公所預定公既入城
即下令禁剽掠市價不變男女不聳赦脅從撫降附開誠示公宣布威
德於是東西川及天全諸土司烏斯番族等皆傾心向化民樂更生焉
捷聞授公勇畧將軍仍管甯夏提督事會雲貴總督缺人
上曰趙某謀勇茂著操守清廉雖係武員通曉文義其改為總督遂以
勇畧將軍授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雲南貴州等處地
方兼理糧餉時雲貴尚阻兵也公在蜀聞
命以年老疏辭不許即自蜀入滇二十年三月追剿胡國柱於觀音崖
五月破關山象嶺渡瀘江七月復建昌九月抵雲南時湖廣廣西兵已
圍城數月矣公閱視壁壘謂營陣太遠賊得休息故久而不下恐師老
糧匱法當移營以逼之乃自帥五千人急攻親冒矢石諸將益用命凡

八日城下葢公爲將善料敵識地勢勇氣感發不避險難其敎士悉用紀律信賞必罰臨陣對敵勸以大義故士卒皆樂爲之盡死所向有功平滇平蜀皆以此也是時公年已六十餘矣海宇蕩平櫜弓歸馬

天子念公久勞於外特准入朝

命掌鑾儀衛鑾儀使事優老臣褒舊勲也公結髮從戎四十餘年大小之戰數十百功勞奏最莫與爲比

明主深知其忠特加一等精奇尼哈番每寵以殊禮其方定蜀也

御書存誠匾額秋興賦

命公子宏燦馳至軍前賜之其旣定蜀也

命宏燦再至軍齎賜弓一張馬六匹及宏燦以甯夏總兵陛辭也復賜公

御製詩太極圖說刀一撒袋一其平滇而歸也遣使郊勞賜茶其掌鑾儀衛也時天寒賜懸狐裘懸狐帽各一其奉召入見也

天子停驂勞問呼將軍而不名其就醫江南也

命昇至觀德殿

聖躬親視憫惻者久之念其疾也則撤尙方珍物人參鹿尾以賜之念

其老也則擇內城寬大第宅以處之或手書存問或晝日三接大官賜
食便殿命坐隆恩殊錫近古未有有大事必就公諮訪或召至京與諸
大臣錯議必待公而決而公亦殫心盡瘁不爲依違在
上前知無不言無所隱避三十年師征噶爾丹
命公巡行塞外公相度地形施設營陣日以私財椎牛饗士馳驟沙漠
據鞍顧盼英風銳氣老而不衰
大駕親征公又扶病入朝口陳兵事侃侃諤諤皆可見諸施行
上方深倚毗之而公以不起聞矣公學問通達才思警敏每奏兵事皆
躬自操牘不假手於幕客曰軍國大事非他人可代也日教子弟以忠
義曰君恩深厚汝曹宜盡力居喪哀毀骨立若不能勝者治家嚴而有
法門無雜賓蓋其內行醇備又如此公生於明天啟元年十月卒於康
熙三十六年三月年七十有七娶郭氏封一品夫人繼娶李氏贈一品
夫人再娶白氏子五人宏燦左都督管浙江黃巖等處總兵官宏燮山
東按察司副使管天津道事宏煜內閣中書舍人宏煒宏熺尚幼女三
人孫六人銘曰
天翊聖運篤生人傑桓桓趙公威武惟烈早歲杖策從王於征搴旗奪

蠶目無堅城爰制中權爰總戎律嚴明有威卒伍齊密畿輔之地奸宄是區挈持維綱以鋤以誅關中叛渙將驕卒狂風馳飆驅迅掃欃槍巴蜀梗化滇黔阻兵

主憂臣勞抗章請纓遂率所部練卒五千鼓行而南搗其中堅腹敗支披莫敢齟齬整旅入郛前歌後舞市不易肆農不輟耕烏言卉裳壺漿來迎蠶叢既定揚旌渡瀘環城三匝拉朽摧枯賊首朝授降幡夜墜氛祲邊滌復我疆土凡此大功

帝曰爾庸告於文人勒卣銘鐘大官授饍尙衣賜服彤弓盧矢驊騮驪駼公之在朝

天子是毗公之既歸

天子用思國有大事爰詢爰謀公徐一言奉為圖球公之材武如羆如虎公之智畧如風如雨公之精誠如火不滅公之亢直如鐵不折恃其孤忠以報

一人至老不悔厥聲斷斷惟

天子明奬其勳勞生有殊恩死有厚褒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臣忠

主聖古莫與二歷觀載策此為不朽我作銘詩垂示永久

誥授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昭武將軍提督江南總兵官三等阿達哈哈番諡敏壯楊公捷墓誌銘　張玉書

昭武將軍少保兼太子太保提督江南楊公以康熙二十九年十月甲申卒于位年七十有四訃聞
天子震悼命所司議䘏議諡既上
詔加贈少傅兼太子太傅易名敏壯祭葬如制而碑版之文
特命翰林院掌院事桐城張公撰進榮恩備禮踰于常格何其渥也惟
公自束髮承祖父之烈從軍旅當
世祖章皇帝入關定鼎公年未三十即以武畧知名於時歷官四十餘年身經數十戰所向輒克比爲大帥而威望益重以功名終非才與福并不克有此嗚呼豈偶然之故哉楊之先世居揚州之寶應縣崇儉鄉勝國時有以軍功授後屯衛指揮使者遂爲義州人公諱捷字元凱曾祖諱子隆祖諱應元皆襲世職父諱國棟以軍功歷陞義州城守參將加副總兵母趙氏義州圍急自經死曾祖以下皆贈少保如公官妣皆贈夫人而公之叔父國楨國柱兄振並用邊將立功國柱振又先後死事稱名臣此公之世次也明末公依洪文襄爲偏將國初以材勇擢山

西撫標遊擊歷官大督標中軍副將九江總兵官加右都督以平嶺南功進左都督提督江西加太子少保調山東江南福建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昭武將軍授三等阿達哈哈番復調江南此公之官秩也方順治五年春公以副將統精銳赴粵會金聲桓叛兩江騷動公留軍討逆與固山額眞譚公泰會師恢復彭澤湖口九江南康諸郡諸大帥見公驍勇大奇之遂題鎭九江明年逆賊授首江西平至十年秋復統九江鎭兵入粵克潮州十一年冬征閩駐師漳浦其城爲賊毀修築之十六年春奉

命提督江西是夏海寇犯江甯

詔公同江南左路兵相機撲勦事平仍駐瓜州轄廬鳳淮揚諸汛康熙元年正月移節山東會于七搆亂登萊幾不守公偕禁旅披賊黨又以登沂二鎭分轄諸路兵畫地戍防羣盜始戢駐東省凡十二年

詔移江南甫受事而三逆變作浙温台陷勢張甚有議設蒙古兵于松江者公不可曰閩越易與耳不日即成擒矣至十六年閩逆已殄而海氛助虐者尚熾

特命公入閩提督水陸軍務公至簡閱士卒疾救漳泉屬邑之被賊者

察諸鎭中惟黃福甯大來敢戰可任乃親帥鎭兵會禁旅合攻惠安拔其城賊踞洛陽橋北斷橋以拒官軍公陰遣奇兵襲毀賊營出橋南賊腹背受敵遂潰泉州圍解而水師鎭協又先奉公密令于外洋牽賊勢至是犂沉賊舟殲馘甚衆漳州賊請撫衆議持兩端公登赤嶺望賊壘整暇謂此款我師也決計進軍皆敗走公以水陸勢難兼顧屢疏辭水師至十八年始拜昭武將軍

命專提陸師勦逆十九年賊屯漸山立十九寨公以計建七營擊破之遂復海澄自是僞將接踵歸附卽遣爲鄉導用三路攻克厦門雖臺灣未下而賊豎已胆落不復支矣公在行間兩載觸冒瘴霧抗疏乞身而

廟堂深悉閩地蒸濕與公病非宜已先有還鎭江表之命公旣至雲間念舟山猶被賊踞爲江浙隱憂咨制府于清端公同浙兵會擣賊巢畧定其地於是設鎭置縣弛海禁爲公之遠謀制勝多在籌海而閩海旣清則吳越千餘里帖然無復烽燧之警故公之功平閩爲尤烈也歲當

甲子

天子修時巡之典自岱宗達於江淮公迎

駕淮北恩禮殊異越五載

乘輿再狩公迎覲如初而慰勞之殷賚予之盛視昔有加時余亦忝扈從嘗與公並騎行觸覩公顧盼矍鑠冠劍甚偉及沿江而下公獨乘小艇攜兩健卒晏坐于驚風白浪之中一時豐鎬舊勳咸指目歎羨余因舉昔人詩所云精神如破貝州時者謂公庶幾似之乃甫閱一載而公遽逝是可哀也已公之旣疾革也召諸孫侍側口授遺疏惓惓以修海塘築寶山城復海邊沙船及派支軍食爲言蓋公所至之地有利必興有弊必革兵民無歧視而尤務施德澤于民易簀之頃志存體國語不及私以視古大臣之用心甯有媿哉公內行湻備撫孤嫠振貧困事至周悉載余前撰柏夫人誌中茲不備書夫人塔山參將諱永培女公元配也累封一品夫人子三人皆以廕起家懋緒陝西布政使司參議分守潼關道次懋紹雲南武定府知府柏夫人出次懋綸河南按察司僉事分巡大名道先公兩月卒側室黃出娶皆右族孫六人長鑄次文鐸俱國學生次錡次文孫懋紹出次鉞國學生次鎮俱懋綸出孫女七人曾孫女二人懋緒懋紹將奉公喪以康熙三十一年九月辛巳葬六合縣某山之麓以余知公深屬爲誌特纂公行事之大者而敘錄之如此

銘曰

穆如其容大河喬嶽淵然其器金鎔玉琢手提鵲印口畫軍機若觽解
結如犀燭微緊若東南天戈所指江南百粤覩公遺壘閩嶠焰虐長鯨
鬐張聿翦羣醜用綏海疆迄還舊履作屏江表貔貅桓桓虎臣矯矯
南巡迎謁
帝親勞軍蕃錫燕飲式渥且殷吁嗟老成允倚坐鎮將星儵隕
殊恩弗靳
天章崇獎
賜塋巋然貽厥孫子世澤承綿

又重修漳浦懷德書院碑記　蔡新

漳浦北關內有懷德書院者自順治之十三年祀故昭武將軍提督楊
公者也當是時鄭逆狓猖海氛方熾公來鎮茲土修城郭禦寇敵綏眾
靖民厥功甚鉅士民感公之德遂搆祠而肖公像以祀之始名楊公祠
後公提師入漳行部過浦士民喜公之再臨也又重新之更今名百年
於茲矣歷時既久漸就傾頽今年春邑侯徐君尚忠謀葺治之民樂趨
事不逾時而廟貌煥然適余請急歸省而匄余誌之余惟公之勳績在
國史德澤治民心固無俟于余文而余文亦豈足以重公者雖然吾浦

人甘棠之遺愛也其何敢辭公諱捷字元凱先世隸籍維揚遠祖於勝
國時仕遼因家焉遂世爲義州人其祖父伯叔皆以門閥技勇起家一
時家聲藉甚公年十六即能挽强命中結納英豪不事家人產維時內
外交訌制院洪文襄公循地至擢爲偏裨我
世祖皇帝入關翦逆定鼎以材勇異等除授山西撫標中軍遊擊繼任
宣大副將援勦兩廣遂擢九江總戎恢復江西郡縣會師廣東恢復潮
城隨征福建江南提督山東凡歷數省皆有勦禦寇賊底定邊疆之功
是公之勞績半天下非特一邑一郡之爲烈也而我浦人顧獨有私於
公者則何以故蓋公兩次入漳在前甲午之冬以左都督充福建右路
總兵官仗鉞以前戰無不克遂底漳浦海逆雖皆奔竄而郡邑名城率
多拆毀無險可恃狂狡不難乘機豕突公至即相舊址計工程課徵楨
幹具板築匝月之閒垣墉雉堞言言屹屹爲他邑先浦人賴之若防之
制水恃以無恐是公之大有造於浦也粤康熙戊午海逆復煽據廈爲
巢繼掠漳泉屬邑所至不守斯時也浦民望公若望歲焉日夜以幾公
復奉
命督師入閩時制院姚公在漳羽書接踵請援公相緩急機宜以爲非

先安泉而即援漳將有腹背受敵之虞故既復惠安解泉圍而後疾驅
至漳與姚公商破敵策是冬即會兵克復江東橋萬松關己未春賊踞
險立巢以防我公絕其掠食要道勢窮益猖獗公帥師逆擊之遂潰又
遣將焚毀其舟生擒偽將賊勢益蹙庚申二月賊分據扼要立十九寨
以拒我師復聯絡重地以壯聲援公用計出奇破其所恃令首尾牽制
難以四應乃會師攻復海澄賊遂大窘隨乘勝飛咨督撫鎮將訂期三
路進攻廈門擊破賊艅敵淹死無算數十年逋寇逆窟一朝頓清是公
之大有造於漳即更有造於浦者也此浦人之所以歿世不忘也閩逆
既平
天子以公年老有疾仍調還提督江南以便調攝公在江南前後十五
年尤多異績不具詳公少際亂離書知姓名未能竟讀而用兵暗合孫
吳生平馭兵威而有惠于民瘼尤加體恤所以士樂用命而所至謳思
自公去後
國家承平無事文教誕敷公子孫繼繼承承歷中外而皆以文事世
其家今年夏公曾孫景素適來觀察是邦因巡屬邑至浦瞻拜祠下徘
徊久之喜浦人之不忘舊勳而能念公之德於不衰也浦民亦焚香載

逍樂公之有後將世修其德而重有造於吾浦也是又觀察君與我民維繫無窮之心也夫因并記之

靖逆將軍甘肅提督一等侯謚襄壯張公勇傳 陝西通志

張勇字非熊洋縣人初隸陝督孟喬芳以標兵勦賊南北山間有功順治五年從喬芳征臨鞏所向皆捷繼克甘肅河西底定授甘肅總兵十一年調隸經畧洪承疇滇黔平提督雲南康熙二年朝議謂玉門鎖鑰非勇不可復調甘肅諸番以大草灘豐水草覬爲牧地

遣廷臣至邊議可否勇執不可事遂沮又設永固協築八堡防守益嚴十二年吳逆倡亂延及臨蘭勇遣將復臨洮而自率兵圍蘭州晉靖逆將軍尋爲侯復

諭兵部秦省重地軍務方殷張勇忠勤懋著謀畧優長凡用兵籌餉一切機務聽便宜從事勇聞

命益奮留西甯鎮兵圍蘭州而自率兵圍鞏昌取漳甯諸縣以絕其援又檄土官楊朝梁兵使勦潘瑀取洮州遂圍岷州久之鞏昌未下勇計賊勢窮必開門突走預設伏待之賊果出斬獲殆盡餘就撫蘭州亦降會盜殺甯夏提督陳福邊人洶洶勇率兵赴之至中衛聞蜀賊出秦州

乃飛檄定甯夏而急回兵駐伏羌時西河通渭諸處皆没於賊勇以麾下數百騎與賊相持者三閱月大軍既集賊始遁自是掃平凉下漢中蕩平之效基於此矣十六年加授少傅兼太子太傅進太子太師一等侯世襲二十年以衰病再疏辭任不允明年疏請入覲
宴賜有加還鎮踰年卒
賜祭葬贈少師謚襄壯雍正十年入祀賢良祠子雲翼嗣侯提督江南
全省軍務

光祿大夫賜一品彝陵鎮總兵官胡公世英傳　錢維城

胡公諱世英字汝迪江南歙縣人世有隱德父宗信生二子公其次也生而狀貌奇偉日光如電落落無嗜好獨喜讀書明萬歷天啟之間海內大亂流賊徧天下歎曰民苦盜賊久大丈夫當奠安之安用砣砣效經生事於是窮韜畧攷古今興亡得失之故與天下形勢險阻扼塞挾策遊四方無所遇崇禎初避亂江右以親老不欲用于時既終喪還葬于歙及我
國家既定天下率勇士數十人見福建總督李公率泰于軍門李公一見奇之從入閩所向有功累擢至參將康熙元年從湖廣總督中軍時

李來亨方據西山自鄖陽至夔州千餘里皆賊巢荆襄歲苦剽掠公奉檄隨提督某往征之至輒深入三戰破九女山奪其土城營之師進路益危阻澗不得上乃與提督分屯要害爲持久計賊合五營襲提督軍軍潰偏裨皆沒失印歸者二十九人賊乘勢衝公軍公斬賊數十騎聞大軍潰乃退守土城賊攻益急明日突圍出收其散卒以行提督至當陽以潰聞

上乃益發禁兵佐之復進攻與賊對山而陣緣崖攀藤頂踵相接比達賊壘礧石發則撇捩自傾壓軍士患之公獨率敢死士奪隘而上死者過半乘間遂深入與賊夜戰鬱孤臺大破之左右皆降來亨自焚死初土城之難公突圍而出與軍士失賊衆追且近公勒馬叱賊賊輒止走復追之如是者三入隘口土垣當其前公以刀剸所乘馬祝之曰吾他日能滅賊者過此馬忽躍起丈餘踰垣甃徒步走河下積屍藉藉躡而渡宿漢關神武廟夢神謂己曰吾使河神衞汝矣當復過此也至是獲賊將訊之曰爾曹昔追吾吾勒馬爾曹何故止皆曰將軍馬後四長人從行將軍止四人亦止則懼不敢前公知向者爲河神之助也祭于廟而歸四年禁軍復命陳前喪師始末逮提督以下并公入勘士民聞之

咸哭奔走塞城市爭饋酒食比入都提督諸人皆坐削獨公以前後功無恙七年調守均房先是布政使給軍餉每逾期或半給以爲常軍中多苦飢時又議裁督標兵故軍士夜譁公捕其魁衆寢定司使者乞救于公公曰禍基吝餉昔請多不應然事至此吾獨代其咎甯委罪使君議上

留中者久之復職如故均州爲武當之會舊有渡船宮觀諸羨悉謝不受禁軍卒無與市利郡多虎災羣虎遊于郭公祭于神輒止士民異之爲歌其事十二年冬擢副總兵守階州會吳三桂反滇南郡邑多陷漸及楚荊州民紛紛竄山谷當事者鑰城門禁之益亂夜四五驚總督蔡公毓榮以中軍不能支檄公代公以甲寅正月至受印告蔡公曰吳逆之叛祗雲貴耳酣豢垂老賜牌脆薄焉能持久自始反至今四十餘日不出此駑馬戀棧豆不足畏也驛報紛訛徒亂人意且靜勿擾民心亂則士氣奪請先開城禁世兟且迎家屬入城矣又曰舉事必萬全度吳逆必觀望閩廣之釁而中出以乘其利吾先宿兵于江之左右塞浙東西路調河南鎮軍爲助按兵俟禁旅加兵糧汰老弱獎壯勇令提督馳常德以固門戶彝陵居荊州上游實襄鄧屏蔽亟加將增戍以杜旁衝

擢良將鎮長沙以壯廣西之氣此六者請即施行餘世英恐任之蔡公從焉有婦人為男子服出城者獲之公召四門父老引之去謂曰爾屬聞賊旦暮至乃亡命出城耳何用譎詭為若不見去冬逃湖中者多以風浪死即不死流離無所歸今大軍十萬且至爾屬居城中無恐吾家屬不日到吾且開城恣爾出入逾月家屬果至民驚喜相續入城二月提督率南陽卒五千人至時常德將以城叛公議曰若退師則湖南去矣當速止之選士二千騎三百渡江擇壯士三人授以計潛入常德營夜半縱火砲發賊驚潰叛將自殺人奪一偽幟來軍大振十四年言者以師老糜餉趣進兵於時多羅順承郡王率師公以本隊四百人前濟稱先鋒軍于太平街告蔡公曰兵貴乘時此來出不意賊援未至急攻城可拔也常德即破岳州以上皆定矣蔡公曰俟王至請命對曰賊三日不出戰內虛也過此援且至大敵在前見可而進胡請命為明旦饗士而進凡二日立砲矢下砲過右腋箭医裂衣紐盡失後卒斃焉公神色不動督戰益急郡王至軍畢集遂合圍賊勢困伏壕以守會賊援至衝我軍為二公揮左右張兩翼而上賊敗軍復合或曰賊援銳姑避之公曰賊遠來勢未定法宜急攻今三面為賊一面為水我陣一動求船

不得賊且掩至非利也若必欲爲退計則請令士卒直前如戰狀立幟而夜渡王軍先濟諸軍次之世英勒衆以當其衝可耳王大悅公乃拔營修塹壘布鹿角砲石分左右翼略陣旋哨多張燈火旗幟左出右入度師已畢濟乃分騎隊逆城十里而陣人持二炬賊驚不敢出夜半乃棄營壘登舟徐徐而行賊兵追之入營火發地砲皆作賊死傷無算十六年常澧諸郡飢米大貴賊將吳應騏令各邑折價免運又自糶其倉糧以爲利公聞之曰是天奪其魄也遂獻策曰賊所恃者糧耳今歲不登而自空其儲吾密令人盡買之而亟馳重兵截其上流糧道賊必飢窘因以大軍駐君山湖口諸汊不時撓之長沙自顧不暇秋冬間縱不拔岳州必可得也從之于是水陸並進公居前鋒櫂小舟直抵巴陵溯風而戰偪岸且近公呼而登曰得陳陵磯矣軍士皆登磯寨悉平則入湖碎賊巨艦二獲大小戰船三分兵搜勦近湖諸賊賊糧絕十八年正月應騏夜遁民迎入城公曰賊遁雖內怯且防其譎勿遽入賊室乃令毀垣入則溝通四闔皆穿竹藏火入堂則皆伏砲于機衆咸稱服二月師歸自岳州是年正月郡王奏荊州設隨征四鎮公以副將授後路總兵官至是奏四鎮功績有差

上命公以總兵官守荆州四月

上以蜀楚要害難其人乃移鎭彝陵公遂奏取夔州重慶機宜請自率步騎乘便而進留郡王駐荆貝勒駐彝陵爲犄角之勢

上可其奏先是彝陵鎭升提軍盡率鎭兵爲提標舴艋艨艟百無一存者公乃請調各郡汰兵冗員訓練之造戰船修器械晝夜並作提督徐公治都亦奏同征公曰蜀山雖峻險緩急可自由水戰舟行石罅漩窩中進退難此行吾實倡之願爲其難者徐公拱手曰服公度久矣遂禡師子德龍德麟從次於西壤去賊壘夾門灘百二十里縴舟者蟻緣峭壁間江石齒立激流衝其上舟非風順不得過徐公至曰兵貴神速水路艱且遲賊以吾糧未至守必疎乘此拔險何如公曰賊久知吾軍至豈不伏精銳以守宜結營俟糧緩以伺之十九年正月與撫軍楊公茂勳會于西壤議破敵之策公曰賊恃天險守三峽爲持牢計且以吾糧運難久駐于此陸防必懈請徐公立幟北山示不疑而暗趨南谷吾先以水師挫其鋒巫峽得陸防必走則乘勢亟進不然春水漲水陸皆阻嵐瘴侵人矣楊公大悅公出戒軍士佯曰且休三軍夜半令德龍曰魚腹河稍平可泊彼必伏此來襲我率衆往搜殺之衣其衣而伏之使人

持幟登香爐峯聞砲聲則應吾餌之出隘也翼日公泊魚腹賊哨果出戰未合佯退賊爭逐之砲起伏應前後夾攻之賊死者千餘人遂進攻巫山擒賊將王鳳岐斬其子徐公以兵從山後出會于巫山縣禁擄掠公令軍士人持米一升抵夔州城下食明日復戰所至披靡連下十二城三月初八日抵重慶偽侯譚納款諸城皆降公以久戰之後積勞成疾至是益甚奉

命回鎮彝陵公慮賊黨未盡日草利弊條畧不已五月二十有四日病篤强起草遺疏明旦更服拜疏囑其子以忠貞守清白立身先孝弟無一語及他事頃之有聲硌硌然流于空遂卒時六十有三歲疏聞

贈特進光祿大夫予一品祭葬准一子來京酌用卹典有加焉公生四子長德龍善騎射總督蔡公愛之初授千總加守備都司戰常德時招歸州山寨三千人稟公命不妄殺戮累官懷慶遊擊居宜昌次德輔延川縣知縣次德麟次德輝德麟年十五應

召入對稱

旨為長沙衛守備五調至參將

誥授驍騎將軍驍騎勇畧過人能詩文愛書史事母王夫人以孝聞喪

親十年哭之哀每伏臘及新食輒流涕慷慨好施與不治家人生產嘗曰久宦之後子孫易為奢又益之厚資以墮其氣鮮不為患昔先大夫奮起百戰之餘卒成大功然時為糲粥食之此以示子孫無居功無敢奢也吾將遺之以清苦使勿忘先人王夫人先世居楚之孝感每言故邑風土醇美驍騎奉遺命卜居且定康熙六十年卒于官子紹鼎紹曾自廣州歸葬于孝感遂家焉紹鼎甲戌進士第一官編修

論曰古稱名將豈特以勇哉蓋必有士君子之風焉張鳳鳴謂予曰吳逆叛時吾楚有胡公者力戰奪陳陵磯人比之常開平至今談者猶津津也吾以告胡子紹鼎鼎曰吾祖也因得悉公事鼎又曰吾祖自幼以孝弟聞兄早卒撫兄子如己子方旋師沔陽秀才童綬世以誣謫戍親老無以養號于途憐之為脫其罪是年舉於鄉復贈金為公車費嗚呼可謂君子矣

鎮南大將軍蟒公吉圖傳 魯曾煜

蟒吉圖滿洲人以任子起家沈毅饒將畧隨征滇黔力戰奪鐵索橋有功康熙十二年冬逆藩吳三桂據雲南反吉圖隨征南將軍尼某援粵東隸將軍舒恕戲下以功擢副都統守肇慶十六年春僞將馬雄圍肇

慶急吉圖潰圍北走江右精兵賊簡騎三千人躡其後有白馬騎將刃
及其馬尾吉圖旋馬發大黃殪其將騎不敢追韶州叛將張星耀邀擊
復破之經七十餘戰踰三月甫達信豐賊將王割耳帥精兵萬人薄城
吉圖以羸卒五百僞建旗幟鳴鼓挑戰潛遣奇兵出賊軍後賊墮水死
者無算大亂敗走乃會將軍舒恕於贛且解南康之圍捷聞
聖祖壯其忠勇志義璽書持節佩鎮南大將軍印且曰咨汝平兩粵之
地將軍舒恕以下不用命者斬之是時吳逆方張叛者蠭起尚之信耿
精忠以王爵叛孫延齡以將軍叛鄭蛟麟以總督叛劉秉政羅森曹申
吉以巡撫叛馬雄李本深王輔臣嚴自明線國安以提督叛吳之茂祖
澤清譚洪揚來嘉祖宏勳劉進忠阿爾泰郭義張星耀佟國卿苗之秀
以總兵叛偏裨以下不能指數三桂獨深忌吉圖及傅宏烈宏烈者巡
撫廣西兼撫蠻滅寇將軍卒謚忠毅者也七月僞將馬寶胡國柱寇韶
州裹糧坐甲尅旦夕期吉圖自廣州疾馳入視北城衝急築土城賊晝
夜力攻雲梯容百人蔽以黃牛之革繪以虎文吉圖令持夷矛攢刺之
立斃賊踞筆鋒山俯瞰城中發礮擊城屋瓦俱震女牆頹壞守陴者不
能立賴土城固賊終不能入遂築長圍爲坐困計而吉圖先遣一軍駐

白土邨衞廣州轉道軍食不匱賊又乘夜渡江東擊蓮花嶺遏援兵吉圖所檄江甯將軍額楚赴援與賊遇殊死鬭吉圖出城中兵夾擊之總督中軍又帥師西來以肇慶兵橫擊之賊大敗棄車重遁所殺賊將十三人生擒五人獲甲仗糧糗以大萬計韶城獲全吉圖之力也廣東旣平遂請與將軍傅宏烈復廣西

聖祖許之八月同宏烈擒僞將軍趙天元復梧州陣斬僞總兵張元復潯州又遣參將周光裕復平樂十七年春吉圖兵少退保梧州

聖祖以廣西未定吉圖不進兵下敕曰蟒吉圖藉口綠旗營壘失陷退至賀縣徑回梧州頃諭駐鎭梧州兼策高州今宜以時進討慰粵西百姓之心毋蹈前所爲閏三月吉圖進兵失利上章自劾還鎭南將軍印綬有

詔歸印綬立功贖愆五月擒僞總統饒一龍復鬱林州及北流興業陸川博白諸縣時僞總兵梁子玉賴天錫聞吉圖兵至固守白米嶺峒山勢壁側林箐叢密吉圖於四月十六日蚤乘霧蟻附攻破之斬子玉及賊兵五百二十餘級生擒二十一人天錫僅以身脫吳逆聞兩粵反正遣其孫世琮率僞將軍五人總兵十人練兵十萬由宜章寇廣西軍容

甚整總督金光祖與戰不利兩粵復震江甯將軍額楚赴援戰於藤縣又不利十八年正月世琮犯梧州吉圖分滿漢兵爲左右拒舍偏兩之一前進後休軍無惰氣兩軍紛拏火器具舉世琮不支大敗棄軍宵遁初吉圖疏言藤縣失守梧州勢危當出死力爭之至是鬭無不一當十

聖祖有詔勞焉遂

命與傅宏烈進取滇黔師行有期而吉圖瘍發於項竟卒民思其功祔祀伏波將軍廟中卒之前三日有巨蟒蜿見於柳州山麓吉圖射之或止之吉圖歎曰吾爲民耳矢中其項蛇斃次日吉圖項腫大如斗遂不能軍人異焉

論曰以昔所聞將軍產時有蛇祥及死也以射蛇異哉蛇之有神也抑晉杜預宋蔡襄類耶要其功業偉矣

又鎭南將軍墓表　汪士鋐

吏部郎中布瞻君出爲通州坐糧廳三年漕政無缺余爲文頌之君來謝曰余之得至於斯也非余之能皆吾祖舊德之所遺留也吾祖鎭南

將軍削平兩粵以死勤事

天子明其功而賁其卹柄政者不可卒從吏議賴

天子仁聖始終保全後三十餘年
天子篤念舊勞推恩子孫布瞻得以王府典儀特授護軍參領不逾年
復擢文職爲吏部郎中自顧孱劣末由仰酬
聖天子恩澤惟念吾祖功在疆場獨
天子知之使遂湮沒無聞是上辜
聖天子之恩而重余之不德也今墓道之碑缺而不書先生其爲我表
之死且不朽余曰發潛闡幽史氏之事也其何敢辭
國初諱吳達禪者君之曾祖也以勇力聞從龍入關拔城得三等世職
阿達哈番鎮南將軍其長子也諱蟒吉圖襲職以固山大防禦江甯康
熙十三年吳三桂反滇中分道出討公以副都統率師入粤受將軍舒
恕節制分駐廣東肇慶府時尚之信反粤中賊帥馬雄等圍肇甚急外
無救援城中總督金光祖巡撫陳鴻名麾下兵亦叛公提孤軍千餘人
突重圍出九猺十八洞轉戰二千餘里身經大小七十餘戰時下馬步
行或士卒病以所乘騎與之其勞更甚踰九十日始度梅嶺聞賊將困
信豐公收復殘卒數百人救信豐至贛州與大軍會公自具棄城退保
狀請寘於法

天子不之罪也及實授副都統拜鎮南將軍兼護軍統領密授方畧四品以下官許便宜行事公宣布

天子德意勦撫並至康熙十六年夏四月大軍過梅關降其渠帥五月復南雄韶州時都統穆成格守韶州賊帥馬寶等有衆數萬環攻累月公保蓮花山以通餉道內築土城以拒之城潰者數矣賴土城獲全公遺書馬寶而身自與戰擊走之冬十一月師次蒼梧復桂林保潯州克柳州復南甯廣西悉平是時朝議欲急進兵滇黔公以兩廣初定賊將馬承蔭雖降猶宜爲犄角拒守否則恐承蔭之躡我後也力持不可密疏奏聞已而承蔭果復叛公親督戰懸厚賞以巨砲擊之承蔭勢蹙復降遂班師南甯至潯州公疾作猶張目奮身調兵進發遂以卒公之旣平廣西非逗遛不進也以貴州四川去滇中尙遠惟廣西密邇交阯可由安南至金沙江直達其境公將假道安南圖之會安南權國事莫王清與安南黎王搆兵公撫諭其衆使與和好安南王感動遣使入貢復厚遺公公卻其儀而納其貢

天子嘉公智畧將召見公公辭曰封疆任重不可輕離必欲召臣臣謹圖形以進其後公薨於軍而由安南進滇之謀亦不復行矣公卒之日

煙雲滿室大星殞天鼓鳴其兆尤異者師方行軍士言曰有大蟒當道公曰殺之或曰公名蟒殺之不祥公曰我受

天子命勦除逆亂夫何畏軍士一發中其項公遂病喉不起矣年四十七喪歸南甯百姓感公德羅拜於道後爲繪像入五公祠以比公之功於伏波也公約士最嚴師行之日秋毫無所犯旣克韶州賊將張星耀鼠竄公籍其家一貲軍費不以一錢入私槖獲其妾良家子也有殊色公嚴禁軍士無污辱而召其父還之蓋公嘗奉其母夫人之命毋殺降毋掠民故謹守不失也初朝議削公世職與其弟博和禮弟曰吾兄平粵有勞績

天子常褒之吾不可使吾子孫復襲此職也乃以公之孫撫爲子使以次承襲卽布瞻君也後君得王府官復辭不就仍與其子始

天子不知君爲將軍孫也後乃知之故不次用君及爲郎中以公事罣誤當奪四級亦特留本部皆異數也

史氏曰

天子之報功者厚矣故表而出之以勸天下之忠於君孝於親勤於職以無愧其先者日講官起居注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南書房

舊直汪士鋐撰文并書及篆額康熙五十九年三月二十日

漢軍副都統高公必盛家傳 查義

公諱必盛字遜臣號際斯系出齊子高世爲渤海人唐貞元進士兖鄆節度使判官曰沐者其遠祖也有明中葉從遼陽爲遼陽高氏王父任國初從龍入關分隸鑲紅旗漢軍遂爲奉天鑲紅旗人父象極順治戊子科副榜爲廣昌令公自幼倜儻不羣讀書通大義善屬文時隨任廣昌同城守備高公一見奇之妻以女迨後廣昌公以事去官命公奉母入閩就季父任閩去京師六千餘里遇賓興不克還就試然學殖且日進矣未幾廣昌公歿家無餘貲既終喪喟然曰吾已不逮祿養吾父矣有老母在而區區佔畢何爲者由是棄舉子業益精騎射康熙元年有旨考較旗員子弟公中選除驍騎校甲寅藩變加提標遊擊從議政王南征有功晉秩右都督補江西饒州府參將十五年饒城改設總兵官裁缺復補廣信又以功晉左都督遘母喪哀毀骨立僚屬進慰曰公膺專城重寄餘寇未寗何至是乃稍進糜粥焉二十一年凱還王入復命上詢軍中才畧過人者王以公對尋陞授雲南開化總兵開化故裔地新闢處南詔極邊山阻而磵紆民獠雜居風俗獷悍萬里投宦類難悉

其情公彈壓十八年內安外攘寬猛交濟喁喁向化者延頸相望公之猷畧過人如此往建昌之役僞將易都督擁衆據新城矯箭控弦與我軍相持數月不能下公至身先卒伍冒矢石登城手刃數十人城破殲其衆賊遂平逆夥朱茂才乘機煽誘率衆萬餘人圍攻進賢王移師救之兩軍相拒賊方陣意氣驕橫公語同列曰亟擊之兵法在攻其不備同官聞言股栗公自率十八騎繞營右鼓勇殺賊賊蒼黃失措疑神兵從天下果驚潰王頷之曰此驍將軍也解乘馬以賜其任饒州也城爲土賊陳鳳柯升王用等蹂躪殘破軍民四竄官吏匿他所空城荒穢公涖任艤舟江滸時身被創痍困甚猶力疾入山捜捕餘黨招集軍民爲之生聚防護境賴以安迨饒城裁缺公方依江督董公奉檄會剿流賊江拐子楊一豹等次第蕩除又有朱道士者號召土民匿山倡亂標至風起公方涖廣信不旬日得鄉導悉其虛實一夕率輕銳前往擒賊首於攢峰寨箐間餘衆瓦解主軍欲盡誅降者公請分別首從全活者數百人前後著績甚偉

朝廷稔公名內擢副都統軍民僚吏聞報願詣闕留公公撫慰之曰

天子聖明我去更有好官汝等第安職業循禮義自然衣食豐足與犴

獄無干衆聞公言欷歔泣下如失慈父母至京視事逾年循例請致仕退居安肅之后營村築敬一軒儲古圖畫課諸孫讀書其中又二年卒年六十有九公生平畧地攻城雖以韜畧著然倥偬戎馬之間恆以鉛槧自隨葢所好然也任滇南日繪其山川要害疆域之遠近風俗之所向尚著夷人圖說一卷俾後之宦斯土者知所考鏡云子四人一殤餘俱登仕籍

許少保貞江右戰功記 潘耒

余自少讀史傳見古名將戰功奇蹟未嘗不慷慨太息想見其爲人至如遷史之敘田單韓信班書之傳李陵陳湯范書述光武之戰昆陽耿弇之平張步其文精采倍常至今凛凛有生氣是知戰功待文以傳而文亦藉戰功以奇也頃在史館嘗恨明代將帥功績載於狀誌碑傳者都不詳惟唐荆川爲沈希儀敘廣右戰功曲折明盡如畫據以立傳更可比美前史故知當世不乏奇功特載筆者聞見有不及耳若今少保許公之鎮江右其戰功可得而述焉公諱貞字藎臣閩之海澄人初爲鄭氏將康熙初年以左都督統所部歸朝

詔仍其官駐九江已而移屯贛縣居久之滇黔變作湖湘諸郡皆陷而

耿精忠反閩中出兵杉關廣信建昌撫州諸山賊蜂起應之州縣大半
破没其所遣驍將賈振會者規取贛州以通楚寇陷石城圍甯都勢張
甚虔人震恐公在屯聞發憤歎曰鼠輩猖狂乃至是乎大丈夫立功名
報國家此其時遂以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起兵赴援時公閒居久部
曲多散去衣甲器械不完而公常教人舞籐牌用挑刀人多練習乃椎
牛釃酒集屯丁諭以忠義大節聞者皆感奮得選卒四百率之行賊眾
數萬營於黃坊所過無敢攖鋒見公偏師前不爲意公大呼突陣跳盪
無前籐牌軍一躍數丈人馬辟易搏戰數十合賊眾大潰斬首數千獲
甲械礮矢無算於是軍容始可觀乘勝解甯都之圍復石城斬首三千
八月賊圍興國急公馳救之立解勦雩都瑞金盡平天華長樂伍遷白
奇諸寨招降李婆紅旗石寶諸寨賊眾數萬出難民三萬餘人屬有司
加意拊循督撫交章上其功加太子少保時公威名日盛閩寇畏之潛
遣辯士以高爵誘公他寇亦多遣人致書進說公一不啟書械其使以
聞顧遺閩人饒元結僞總兵張存歸朝存據順昌以牽制延汀耿孽大
患苦之於是
天子知公赤心可大用擢公總兵轄湖東三郡駐節建昌以十四年六

月視事未逾月復宜黃崇仁樂安三城建昌先爲賊据安親王復而守之顧環城數十里皆賊賊營於麻姑山蕭家爐楊華芙蓉諸山寨者無慮三四十萬逼城而軍耽耽下瞰親王以爲憂公徐白王曰賊雖多易與耳請破彼一寨以爲驗王向未知公之善用兵也姑應曰諾公出賊不意以夜二鼓疾馳勦蕭家坪冒險突上黎明破之王晨召公不至聞其出勦也大驚惟恐失之已而公還獻捷王乃大喜賜食慰勞於是王知公果良將可屬大事遂以建昌委公而身率師自袁州進攻長沙留滿兵五百公部卒僅二千賊聞王軍西行度城守益單以十二月二十八日併力攻城一軍駐城東之沙坪一軍駐城東南從姑山一軍薄南門城東多民居沙坪平坦他將請攻之公不可分遣裨將守南門而自將銳卒衝從姑山山高賊壘屯焉不虞我軍猝至倉皇迎戰大敗遁走而賊之攻南門者方鴟張公自山馳下掩出其後賊大驚表裏夾擊盡殲其衆自是賊膽落不敢復議攻城矣捕得生賊言賊度官軍必攻沙坪則出兵縻我而從姑山之衆下焚民居官軍不得還城即破矣今驟攻從姑則沙坪之衆弗能救也諸將乃大服麻姑山最高賊衆數萬踞其上環而寨者數十里一急百應公默計方春水發溝澗皆成河諸寨

隔絕乃可破也於是拔兵休士顧就麻姑山麓平敞處時時引兵操演賊初見兵來以爲將攻已也擐甲執戈以待公操罷徐回久之賊益懈不爲備春水暴漲賊爲浮橋相聯絡公密具舟積薪其中十五年十月晦公復引兵出操士卒皆不知將攻麻姑也抵山麓忽引而上直突賊營賊分衆掠糧于外留寨者不意大軍猝至惶駭不知所爲而別校分駕薪舟燒絕浮橋他賊不能相救一日破六十餘寨積屍滿谷煙焰塞天於是南山之賊皆盡而城東二聖山閩寇耿二營焉其餘沙坪紅門梓木嶺諸賊蜂屯蟻聚不可勝數公計賊衆且有備故爲緩攻以懈之五月五日當競渡衆謂賊在近請已之公故縱龍舟往來盱江置酒張樂會諸將聚觀賊熟視不敢出聲息公益知賊虛實遂以六月六日進勦二聖山直衝中堅賊所恃礮火弓弩我軍肉薄而上籐牌蔽身矢石不能傷長刀一揮甲札皆徹賊大敗耿二踉蹌遁去連破四十營斬馘無算餘賊盡走入杉關自王師西行建昌危于累卵公獨守孤城者七月以饑疲之兵二千當方張之賊數十萬而胸有成算整暇從容卒能以少擊衆以弱摧强盡殲羣寇安簡二親王屢致諭書襃美文武大吏倚公如長城焉七月復金谿南豐八月復廣昌九月復瀘溪累功授世

職十月破賊蓮塘十一月援南豐十二月復新城追賊至杉關於是湖東三郡無賊而吉安寇韓大任者驍勇有智數號小淮陰與官軍久相持不下糧盡出走以十六年五月入樂安簡親王度攻大任非公不可檄公提師擊之遇于跌水嶺大任所將多邊關勁卒垂死猶反鬬公與之一日八戰彼此疲極坐睡少頃輒起復鬬我兵益奮寇不能支奔甯都衆猶二萬屯於都湖立木城畫塹而守公攻圍兩月寇出挑戰輒不利乃棄城潛遁公星馳追躡蹙之于永豐又蹙之于黃塘虎峒其衆死亡畧盡乃投閩康親王軍前乞降以公窮追力戰故也十七年正月平廣昌之籐弔楓樹二寨諭降偽將饒大武等五十餘人兵民五千餘二寨舊稱天險四面懸崖攀籐猿掛而上頂寬平可容數千家有池不竭粟支數年公乃營于對面永安山多製火器會天大風發礮焚其廬賊升屋救火遥縱火筒擲之不得上須臾灰燼賊窮乃乞降先是麻姑二聖之賊既滅公念餘黨不足窮捕遣人四出招撫偽總兵揭斯進等偽將軍楊玉太等偽都督余雄等先後受撫者三十餘輩凡將吏千餘人兵卒數萬其或不聽命亦不遽加兵徐徐曉諭之初過廣昌偽將軍劉汝桂等不就撫而潛遣人入營探聽公引令遍行營中曰吾軍虛實恣

汝觀之歸語汝將欲降則降不降善守汝寨吾今未加兵俟軍還仍不降攻汝必矣宜固守某險要不能守而破者玉石俱焚毋悔廣昌民欲薙髮公曰徐之吾未能留兵兵去賊復至必僇汝吾歸滅賊汝薙髮未晩也民皆感激泣下汝桂等服公威信亦率其衆出降公仁而有度皆此類也諸山寨初或恃險不卽降及篠弔楓樹平相顧詫曰二寨猶破吾等向若不降無噍類矣是年七月

優詔褒獎晉公提督兼轄饒州南昌吉安凡六郡其冬

命提督江西全省軍務所部將領俾自擇補用不拘成例以公熟識其才得收指臂之效也劇賊江機楊一豹者踞江許山爲巢四出剽掠公會師勦之自錢村入賊立木城爲三關深溝堅壁兵不得進寨後有高山公遣人間道攀援至山頂下瞰賊巢第苦乏水饑疲不復能鬭乃命截竹爲筒盛斗水人負一筒裹乾飯宵行黎明至山巔恣飲飽餐以待賊望見上山迎鬬我兵乘高擊之賊披靡墜崖谷死乘勢至寨後鳴角聲炮賊守關者聞之謂官軍已入寨皆散走大軍長驅而進盡犂其巢賊首走雞公山猴子嶺封禁山皆絕險人跡不到輒躡其後襲破之又走洪山山有黃巢殿自昔官軍無至者公又破之十八年四月追賊至

江滸山卽賊巢爲營賊謀夜劫營公詗得之令鑿地三尺以其土壘垣
三尺城塹立就士露刃植立垣下戒賊至毋得出聲而別遣將伏林中
賊果夜至忽見垣塹嶄然大驚發火見垣內白刃如林惶怖反走伏兵
出賊狂竄相蹂躪死進破詹源老巢江楊等亡入閩歸款論功復加一
世職二十二年二月
命移鎭廣東公自起兵至是首尾九年凡遷官四加銜一加級五予世
職三大功奏聞者二十餘次其餘小小戰績不可勝紀惟
天子嘉公忠勇召入陛見褒勞再三公叩首言國家洪福
主上天威小臣何功之有
上問在某處某處殺賊幾何公又叩首言臣逢賊便殺不記多少
上笑而頷之知公樸誠益重公公爲人廉謹和易謙退不伐平居左圖
右書接對士大夫恂恂儒雅不知其爲元功宿將也持軍嚴整禁部下
勿掠勿淫勿殺降勿俘良每出軍以都縣僚吏偕行破賊得難民婦女
輒帷置別室屬吏謹視之遣還其家破寨得積穀令軍民隨力負取軍
敢奪民僇以徇凡收復城邑他將有議攻山寨者公曰方亂民結寨自
保不皆賊也止勿攻所全活不可勝計以故江右人深德公家祠戶祝

迄今思慕弗衰云嗟乎自三藩倡亂東西交訌潭岳撫信之賊中相隔閡者虔州一綫地耳公崛起屯間扼其喉而不得進使賊連雞之勢不成遂乃偏師橫鶩霆擊風驅令厤姑玉笥之間空無賊巢王師得以開長沙掃滇孽而粤閩二寇縮爪鉗牙坐困井底同歸殄滅公之功在社稷不細矣而

天子重公尤在矢心報國丹誠不渝甞論將帥如公忠壯者無幾人

余從左右史之後謹據功狀論而次之俾異日傳功臣者有考焉

碑傳集卷十四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十五目錄

康熙朝功臣下

姚少保啟聖傳 王源

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福建世襲輕車都尉會稽姚公神道第二碑銘 全祖望

光祿大夫太子少保內大臣靖海將軍靖海侯贈太子少傅施公琅墓誌銘 王熙

又靖海侯施琅傳 附元藻

又施襄壯公傳 施德馨

又施將軍逸事 李光地

威略將軍福建水師提督吳公英墓誌銘 李紱代李安溪

福建提督藍公理家傳 藍鼎元

廣東副都統陳公昂墓誌銘 方苞

　　　　嘉興錢儀吉纂錄

康熙朝功臣下

姚少保啟聖傳　王源

姚少保啟聖字熙止浙江會稽縣人也生於明天啟四年甲子十歲能文十三歲補弟子員美丰儀性豪蕩不羈喜任俠膂力過人

國初江南甫定公遊通州有土豪侮之公怒赴軍前請以家財佐軍求判通州許之乃權知州事既至立執豪杖殺之棄官去久之於蕭山縣城外見兩健卒驅二女行一老翁隨之哭問之其女也被掠公佯慰老翁勸之歸又好言勸卒稍稍資翁金卒許諾各俛首解囊公忽奪拔其佩刀手刃兩卒仆地下縱翁及二女去事聞捕之急遂亡命江湖數年乃易姓名籍於旗康熙二年癸卯旗下開科公舉第一授廣東香山縣知縣當是時雲貴既平明永厤亡所封延平王鄭成功遠據臺灣且死子經微弱其將黃梧以海澄降遂取廈門海烽俱熄內外宴然稱太平三藩者平西王吳三桂守雲南平南王尚可喜守廣東靖南王耿精忠守福建三桂可喜與精忠之祖仲明俱明降將破明有大功封王三桂

且執永厤殺之加親王故使三人屏藩南服統強兵宿將備非常於是三藩之勢傾天下公初至香山澳門賊霍侶成弄兵大吏不能制公以計擒之復叛又率奇兵縛以歸海始靖而督撫忌公才顧以通海劾公將置公死公夜見平南王以危語動之王上疏白其枉督撫皆自殺而公罷官初公將授室聞里何氏女英異有神力其父嘗設宴女出汲注水三斛左右手挈其二而口銜其一以歸乃聘之生子儀年十五力舉千斤能驅駟馬駕奔車自後掣之馬躑躅不能進十二年冬十二月吳三桂反十三年耿精忠亦反尚可喜初不反其子尚之信脅以反所在響應天下震動公掀然笑曰豎子反乎吾視若等池中蛙耳何能爲
朝命親王某帥禁旅討精忠公與子儀募健兒數百赴軍前王大喜令擊紫閬山楓橋諸賊悉平之授溫處道僉事益募兵自爲一旅進破石塘奪楊梅岡威名大振先是精忠反使人招鄭經經至精忠復拒之將士多爲經內應者經於是取泉漳諸府復據廈門日與精忠連兵精忠戰數敗公又使儀破其驍將曾養性于溫州十五年大軍入仙霞關長驅向福州精忠以公往說遂降乃以公爲福建布政使仍率其衆從征剿是時尚之信亦降吳三桂頓兵湖南不出惟叛將劉進忠據潮州與

經爲聲援而三桂將韓大任在汀亦謀歸經大任者爲三桂守吉安被圍久三桂不救乃棄吉安由贛趣汀爲人多智善戰人呼爲小韓信公曰是可棄以資賊乎單騎至其軍說降之因以其軍臨潮招進忠進忠亦降精忠之將也鄭經退師廈門未幾泉漳賊蜂起招經十七年二月經使其將劉國軒吳淑何佑等復犯泉漳大軍屢敗公援漳敗賊于璧鑪而海澄公黃芳世都統伯穆黑林敗績于灣腰樹提督段應舉戰于祖山復大敗走保海澄國軒進兵圍之勢甚張六月即漳州拜公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福建數日海澄陷滿漢兵死者萬數千人國軒乘勝破長泰同安分略南安安溪惠安永春漳平俱下之七月圍泉州福建大震王公將軍眾十餘萬觀望不敢進公分兵救泉上疏陳機宜請急救泉漳而廣儲偫繕城隍阨險要鼓勵將士以待又乘間復平和漳平以牽制之賊攻泉兩月幾拔聞援兵將至解而西九月偪漳州精兵三萬號十萬壁於龍虎蜈蚣諸山距城數里金鼓沸地公以蠟丸五檄泉州兵來援不至城中兇懼時耿精忠仍爲靖南王與滿洲賴將軍同在漳拒賊合兵不滿萬相顧無人色公笑謂之曰恐乎賊狃勝而驕謂我不能戰若出不意奮擊之賊必敗賊敗即不復能師

滅賊平海在此舉矣戰也乃督兵出戰公貌魁岸長髯目有芒閃閃逼人儀更雄偉長七尺挽弓四鈞百步外命中洞甲結壯士鍾寶張黑子趙二王三癡等十人爲股肱皆勇冠三軍公自募丐兵千人益之以大任之卒爲三千人皆慓悍敢死無不一當百儀常帥爲軍鋒故所向披靡及與國軒戰國軒大敗陣斬其將鄭英劉正璽等十餘人斬首四千餘級生擒千二百人溺死無算虜獲軍資器械不可勝計國軒奔海澄於是乘勢復長泰同安而賊不敢復出矣公善招撫開脩來館以納降不惜金錢重賄多行反間以攜其黨賊無義輕叛服啗以利卽降不終歲將士降者二萬餘人公笑曰吾但以賊攻賊賊亡無日矣然海澄瀕海負險脣齒廈門賊因險爲壘塹重阻深峻不可犯金門海壇臭塗澳諸島艟艨鉅艦相望守甚固相持一年不決公以其間大治水軍請復設水師提督而分兵絕其餉道賊乏食日窘會吳三桂死其黨退保雲貴賊勢益孤其五鎮將廖琠黃靖等以數千人同日降何遜鄭奇烈陳士愷等各以衆先後降十九年公會巡撫都御史吳興祚提督萬正色台兵水陸大舉而招經所倚大將朱天貴亦叛經降賊大懼公乘間進兵連破其十九寨賊崩潰而公遣間賂經嬖臣某使爲內應謀泄經殺

之株連數百人眾益叛遂敗經倉卒棄海澄金廈率眾遁歸臺灣福建悉平初經之祖芝龍明天啟時爲海賊崇禎元年受撫授游擊使防海海汛止澎湖澎湖南有島曰臺灣袤二千餘里沃饒產五穀紅毛地也福建飢芝龍請取臺灣屯田以資軍食朝廷許焉芝龍遂率眾驅紅毛屯之建五城以守官資其利而鄭氏益富強及隆武即位福建封芝龍爲公弟鴻逵等俱列侯而芝龍陰送款于大軍之下福建者其子成功力諫不聽隆武遂亡芝龍自謂大功當封王而大軍給之入營執而北成功走海上號召其眾十餘萬據廈門奉永曆正朔與大軍相拒二十年多所殺傷民困供億不聊生己亥入犯江甯敗去乃據臺灣朝廷慮其爲患無已悉遷沿海居民於內民多失業益困及耿鄭之亂用兵數年殺掠流離死亡億萬不可勝數幸而存者供斂資糧械器剝膚椎髓莫能給驅役動數百千萬加之饑饉而軍所駐奪民居并其妻女繫老弱爲奴晝夜鞭箠亂下死者又無數公惻然傷之十八年上平海機宜十四事即有減滿兵之請及海澄金廈平遂請親王班師疏三上乃允而禁旅驅繫男婦二萬餘人以歸公重賂王請王令軍中敢有挈歸良民男婦者斬而公則以金贖之凡捐三十餘萬金悉贖以還民又請開

界復民田墓廬舍悉降卒仰食者墾其間曠而列戍於其外所以安內而攘外也乃市牛種給之而數十年閩人患害無所控告者悉除之民始慶更生焉施烺者故鄭氏將其叔曰施福榮倩也芝龍并倚任之烺夙梟雄爲鄭經所重因一倖臣欲殺烺烺遂來降初以爲水師提督疑其貳

召入京罷水師提督公與賊相拒海澄計非水師不能克請復其軍因薦烺不用及金廈平中外無復以臺灣爲事公獨謀殄滅之二十年正月鄭經死子少國內亂因請乘機進取復以百口保薦烺

朝廷乃使代萬正色公厚資助之欲其相輔成功而烺知鄭氏必亡乃密疏請獨以師進二十一年五月將由銅山蘇尖開洋乘南風以攻澎湖公曰乘南風不如北風蓋澎湖南惟娘媽宮一澳可泊舟使賊固守未能克我軍退將無據若其北澳甚多進退俱便澎湖一下乘風直擣臺灣如破竹矣且時方夏颶風不時作不利遂不果二十二年癸亥烺卒請留公廈門獨帥師六月向澎湖國軒果守娘媽宮逆戰殺總兵朱天貴等將士多戰死烺敗漂泊海上不敢歸數日颶風不作而賊黨呂韜等前密受公檄自臺灣間使招烺烺復進海水頓長遂克澎湖蓋天

幸也閏六月國軒以鄭經子塽臺灣降鄭氏自明末蟠踞海嶠歷四世
六十餘年經雖敗歸尙以永厤紀年至是而明之年號始絕云公初晉
尙書子滿洲世職而公厚養將士造器甲火攻戰艦用間招攜撫順前
後捐金三四十萬吏部計例應加級至四百有餘乃加太子少保及克
彭湖先登陷陣皆公所養將士軍資賞賚出於公者猶十餘萬臺灣平
烺封靖海將軍靖海侯而公不復序鬱鬱疽發背卽以是年十一月卒
閩人無貴賤老幼莫不流涕肖公像祠之其歸葬也送者號咷數百里
至今猶祠祭之不衰焉鄭芝龍之初起也廈門有浮石文云生女滅雞
十億相倚人莫能解及台灣平乃知十億兆也女兆姚也鄭藏酉酉雞
也滅雞滅鄭也計公之生鄭氏初起鄭滅而公亦卒是天特以滅鄭氏
而生公而公之生豈偶然哉儀以都督僉事充狼山總兵官後補偏沅
卒于任耿精忠以福建平
召入京與諸叛磔于市韓大任歸公未幾亦
召入發旗下被甲以事鉏繫之數年始釋二十八年嘎爾旦入犯隨大
軍出禦死於陣
野史氏曰吾聞姚公之令香山也幾陷不測既罷官識者多悲其不遇

而公之志浩然不衰未幾遂建殊勛五年秉節鉞而平海非氣運所關之人哉其成功赫赫烏能或之先也閩人德之如周之思召公蓋其所以造福於民者其德甚大而功甚偉有閩頌彙編紀其詳茲不具載

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福建世襲輕車都尉會稽姚公神道第二碑銘 全祖望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閩督姚公用密計授水師提督施烺下臺灣七日破之

詔封烺爲靖海侯而公自陳無功故賞亦不及是年十有一月公疽發背薨歸葬於越嗚呼蔿子馮爲楚畫平舒之策及其身後屈建成之而曰是先大夫蔿子之功也歸封邑於其子羊叔子畫平吳之策於晉及其身後杜預王濬成之而武帝曰是羊太傅之功也告之於其廟古人旂常之公論如此其嚴也唐裴晉公之平淮則李涼公不免有慙德矣然涼公之有憾于碑非敢以掩晉公也特欲軒之顏允古通之上耳且所爭亦不過在文字而酬庸之典則自晉公而下顏允古通固無不及也今公以航海數千里之提封濱海數百城之巨患三世不賓之餘孽累年籌運一旦而廓清之又並非爲羊二公不及其身者之比而彤弓

信圭移之別將滸然長逝幷不蒙秬鬯黃腸之澤雖在勞臣報國豈敢
有言而彼偃然開五等之封者吾不知其何以自安矣臺灣自生民以
來不通上國前明崇禎時鄭芝龍爲海盜嘗屯聚焉芝龍旣受招撫之
命而棄之丙戌芝龍降於
世祖其子成功不從聚其故部據有廈門金門二島以侵軼我中土己
亥大舉窺江甯敗去始取臺灣定爲老巢而往來二島間爲窺覬計壬
寅成功沒其諸將如施烺黃梧等先已降于我至是以兵平二島其子
經遁入臺灣兵不及萬船不滿百勢稍衰康熙十有二年三藩難作靖
南王耿精忠反於福建次年始乞師于鄭氏臺人大喜亟渡海而西閩
中故皆鄭氏恩舊精忠之海澄總兵趙得勝首約同官劉國軒等皆附
于經精忠始懼經遣人說精忠借漳泉二府以治兵精忠難之經怒遂
取泉州南取廣之潮州次年又取漳州精忠大懼吳三桂累爲精忠請
令畫楓亭之界守之然不獲成次年三桂令尚之信割惠州賂經重申
盟然經兵不旋踵取汀州鄭氏復大振其時和碩康親王討精忠自浙
江入而公以前知香山縣罷官向與王有舊乃令其長子儀募兵帥之
赴王請自效王喜卽令公以知諸暨縣從征進擊紫狼山賊破之又擊

楓橋賊破之而甌人之謀應精忠者俱殪王郎軍中還公温處分巡道僉事駐吹臺益募兵自爲一軍進破石塘奪楊梅嶺精忠之驍將曾養性至温州公使儀逆擊大破之精忠方震于鄭氏汀州之逼而大兵已奪仙霞關而入公爲前鋒乃遣人說之曰鄭氏害日深而延建又失跋前疐後其誰與守何不束身歸于

天子以求生而反貽鄭禽乎精忠狐疑公單騎至其營說之精忠享公其賓客皆列侍公飲啖醉飽指畫伉爽享罷長揖徑出曰王自裁之精忠曰是殆李抱眞之流定不欺我遂降論功即以公爲福建布政使仍從征進勦鄭氏精忠之降也其諸將多畏罪歸經經遂乘虛盡取興化邵武而吳三桂驍將韓大任者世所稱小淮陰也爲三桂度嶺取吉安被圍久援兵不接突圍由贛入汀將與經合公曰是雄兒也不可棄以資賊復單騎至其營說降之簡其兵得死士三千厚養之即以爲親軍汀州平自大任降而公之威名益盛十有六年隨親王收邵武復收興化尋盡收漳泉之地經遁入廈門公復挾大任以臨潮說其守將劉進忠亦降鄭氏棄惠州而去七府既定或謂南荒其乂矣公曰二島未平莫高枕而臥也明年鄭氏果復出二月進下玉洲三汊河福河下游諸

堡取石馬入鎮門又陷灣腰樹馬洲丹洲壁爐諸堡其驍將曰劉國軒吳淑何祐而國軒尤競於是總督郎廷相嗣海澄公黃芳世副都統胡克合軍漳州以攻之檄會甯海將軍喇哈達都督伯穆黑林之軍於福州平南將軍賴搭之軍於潮州提督段應舉之軍於泉州畢至公以所部敗臺人於壁爐俄而黃芳世穆黑林遇之灣腰樹而敗胡克邀之鎮北山麓又敗公子儀自三汊河援之亦敗段應舉戰於祖山大敗奔入海澄國軒取平和還圍海澄斷塹環樁飛鳥莫能渡沿海無賴輩從之如雲於是

天子震怒將逮督臣諭王求其代者王及將軍以下合辭薦公六月乃卽軍中不次拜公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福建且令節制諸軍急援海澄而以按察司使吳公興祚爲巡撫助公公馳督諸軍至萬布山謀解圍而海澄食盡已陷應舉投繯死之總兵黃藍巷戰死之官兵失陷三萬餘馬萬餘國軒下漳平長泰同安旁略取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諸邑七月圍泉州號稱十萬實六萬公分兵救泉亟令諸將扼險要廣儲峙幷繕治諸城堡而密陳於

天子曰賊之所以豨突而無前者盡閩人爲之用也閩人自成功以來

積爲所脅故其餘孽之來靡然從之閩人絀而臺人張矣今必有以壯閩人之勢當先有以固閩人之心而後賊可退又必出奇計使臺人反爲吾用而後賊可亡是固非但爭衡于一勝一負之間者也

天子是之降璽書褒勞盡委以軍事且謂閩部諸公曰閩督今得人賊且平矣公乃大布方略令平南將軍以下分道出綴之輕兵抄其餉道乘間復平和漳平而總兵林賢等敗其水軍於定海九月國軒乃解泉州之圍并力攻漳州大會二十八鎮兵爲十九寨列烽相望國軒以十七鎮精兵三萬軍於西吳淑何祐以十一鎮精兵二萬軍於南請於大軍決戰於龍虎蜈蚣二山之間公五檄泉州兵未至而城中惟平南將軍兵及耿精忠歸正兵漳人憂懼公曰賊特勝而驕謂我兵弱不敢出若出不意奮擊之必敗敗則不復能軍平海在此役矣每日舂容飲博自如而胡都統以騎至合之亦僅八千人公即以胡爲前軍自以所部繼之分賴耿之兵爲後二軍前軍接戰不利中軍繼之亦不利耿兵繼之稍勝賴兵復出國軒不支前軍中軍環而攻之連破十六營斬其將鄭英劉正璽吳潛等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四千級溺死者萬數國軒泅水而遁奔海澄官軍乘勝復長泰同安是冬公遣客中書舍人張

雄人廈公撫經不從十有八年公念海澄負險與廈門金門海壇相首尾不可猝下乃請復設水師提督而大開修來館於漳州不愛官爵貲財玩好凡言自鄭氏來者皆延致之使以華轂鮮衣炫於漳泉之郊供張忞其所求漳泉之人爭相喧述公時掀髯笑曰昔人捐金施間雖信陵君之親而才廉頗李牧之武亞夫龍且鍾離昧周殷之骨鯁可坐而盡也況豎子之游魂乎於是不終歲其五鎮大將廖琠黃靖賴祖金福廖興以所部降鄭奇烈陳士愷等繼之林翰許毅等皆被用鄭氏始上下相猜阻而簡練諸降將之卒充水師驟益二萬餘人乃令巡撫吳公與水師提督萬正色攻二島明年正月官兵逼海壇鄭氏戈船將朱天貴故受公約首以所部五樓船三百卒降遂復海壇公待天貴厚以為親將竟用其兵盡破十九寨國軒茫然失恃棄海澄入廈門正色進兵逼之國軒棄廈門金門奉經入臺灣其時成功之妻董氏尚在堂數經曰汝父之業衰矣汝輩不才子吾聞姚公天人也其更無往閩土既平吏兵二部列上公功應加者四百餘級

天子晉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世襲輕車都尉公子儀都督僉事總兵世襲騎都尉初閩人當成功之世內輸官賦外

又竊應成功之餉以求免劫掠奸民乘之日以生事而民之供億亦困甚于是遷界之議起定沿海之界而遷之城內出界者死成功雖以餉不接不復能跳梁而被遷之民流離蕩析又盡失海上魚鹽之利而閩益貧及耿精忠至封山圈地莫敢裁量且日益耗已而耿鄭之亂交作殺掠所至不知誰兵閩中駐一王一貝子一公一伯將軍都統以下各開幕府所將皆禁旅無所得居則以民屋居之無所得器械則卽以屋中之器械供之無所得役則卽以屋中之民役之朋淫其妻女繫其老幼喑啞叱咤稍不如意箠楚橫至日有死者加以飢饉而民之存者寡矣公自入閩蒿目傷心謀所以拯疲民者無所不用其極如除日卒革排夫鋪甲減芻役時與悍將驕兵悉力相持及鄭氏奔入海澄公言於王曰今陸地已無賊材官蹶張必不能秣馬而驅之波濤之間則所重在舟楫不在韅靷鞅靽也而軍需乏匱禁旅所養馬且三萬一馬日費穀斗有六升計一馬可支十人之食是撤馬一食足養水師三十萬人非但爲民實爲國也且禁旅久暴露矣胡不奏愾告閑乎王曰極知公言是然今耿精忠在軍居然靖南王也苟精忠不肯還京其奈之何故公連上三疏朝臣莫敢主者及廈門平請益力且令客婉說精忠令入

朝
天子乃允公詔王班師但留吳喇二將以善後旣而盡撤之而禁旅將
驅男婦二萬餘人去公流涕力請於王令軍中敢有私攜良民者殺無
赦而公則贖之以金臨發盡取以還民禁旅得金亦各欣然而歸于是
始請開界公言南海一帶俱有扼塞城寨可以列戍俱有田可耕而魚
鹽蜃蛤之利尤大若分屯設衛令之開墾得與鮫人蜑戶參錯而居所
以安內而攘外也由福清而南臣已相度經營了然可措將開商市給
牛種爲國家卹流亡而收颺脫自然之利保無患焉
天子遣一侍郎勘視亦弗敢主也公連章任之乃
報可自撤兵而閩人出湯火之阨更開界而閩人得耕漁衣食之資相
與狂號喜躍曰姚公活我公乃大造八槳船艍船雙蓬船幷請招紅夷
夾板船以圖臺灣初鄭經有變人施亥者公密招之令擒經以自歸亥
諾公而事洩會經死其嗣子克塽少公又結其行人傅爲霖將用我故
臣續順公沈瑞以覆鄭氏續順公者其先明將沈志祥自遼左歸於
我時已有恭順懷順智順三王皆降將故以續順爲名其後出鎮閩尋
移粵耿逆之反幷其軍還之饒平鄭氏攻饒而獲之遂以入臺至是公

密約之糾合十一鎭刻日將發事洩瑞等死公又購死士入臺令縛國軒者再雖皆不克然鄭氏益以此崩剝不知所爲方施烺之叛成功而歸附也
世祖即以爲水師提督駐海澄成功沒烺以平臺自任出兵不克頗疑其貳
召入京不復用而水師亦罷公之以布政使奏軍事也即薦用烺不報及爲總督乃以萬正色任之至是請改正色爲陸路仍以水師用烺且曰臣願以百口保烺必無他
天子始遣之旣至厚資給之是時閩人皆知鄭氏亡在漏刻公之入臺特過師枕席之上耳其必用烺者特以其爲成功故將欲借之以爲先驅而不虞烺之輒思擁功也烺至即密疏請以公駐廈門而已獨以師進時公已率師出海見烺疏不懌自陳請行
詔召公還廈門二十一年五月將由銅山出師下澎湖公主乘北風以十月攻湖北烺主乘南風及時攻湖南公曰澎湖之南可泊舟者惟娘媽宮耳使賊固守未能猝下我軍進退且失據若其北澳甚多進退皆可依澎湖下而臺灣潰矣且盛夏多颶毋尤宜擇地諸大將吳英林承

林賢陳龍等皆曰姚公言是烺諾之而頗不以為然是年不果出師次年六月乙亥烺竟以師行公又戒之如初烺竟南行國軒果守娘媽宮不可入丁丑颶風與潮俱發我軍前鋒皆為急流飄散國軒以精兵二萬自牛心灣出其將林陞以精兵萬自雞籠嶼出夾攻我軍集矢於烺之目烺懼時官兵泊八罩其地甚惡公遣使譏之曰不用吾言竟何如矣雖然勝敗兵家之常颶風亦當止吾前所約諸賊將必有至者汝速赴之烺得書且慙且喜而賊將呂韜等間使果至烺復進澎湖水亦驟長癸未朱天貴先進大敗國軒軍其衆爭降天貴亦死而國軒由吼門逸去公遣吏卒以大艇運金繒貨米旁午來軍且諭烺曰凡降卒皆大賚而遣之歸以攜臺人之心烺如言行之先是漳浦道士黃性震自臺來降公以為千戶性震自言能得國軒要領公遣之國軒曾以書密報公然猶未肯遽降也至是性震故洩之于是國軒君臣自相猜既敗欲更出鬬其下莫為用大兵遂由鹿耳門平行而入七月甲午國軒以鄭氏降繳上成功所遺延平郡王漳國公招討大將軍忠孝伯御營都督等印信除道出迎八月癸亥大兵前歌後舞悉入臺灣自公以布政使隨征即自膳部兵不資國帑及築修來館於漳浦所捐招撫金三四十

萬及贖難民所捐金亦如之至是策勳大賚又十餘萬而又未嘗絲毫
取之百姓莫知其經營所自出也公笑曰臺灣則既平矣然亦銷金一
大鍋子矣於是北風正利烺乃遣其子弟由海道自津門先告捷而後
上露布於公而公之告捷也使者由驛道行及至則後烺已二十餘日
天子既得烺疏大喜軒之在平滇諸勛之上而怪公疏之久而至也閩
士之仕乎京者亦皆先入烺之說莫有爲公言其故者乃以首功封烺
將以次及公公疏言此
廟謨天定微臣無力
天子疑以爲有懟焉未幾有
召掌中樞之命而公已不起前明故太僕沈公光文鄞人也從亡海上
由浙而粵而閩者廿年避地於臺灣其依鄭氏者亦廿年成功歿太僕
以經不克負荷頗有風刺幾爲所殺乃削髮爲頭陀至是老矣公遣人
首致問曰管甯無恙將具扉屨送之還公薨太僕亦竟野死於臺鄭氏
之初起也廈門有浮石或視其文曰生女滅雞十億相倚丁庚小熙莫
能解也至是而乃知十億者兆也兆倚女姚也酉者雞也成功之賜姓
也蓋歲在酉天定之矣雖然公之勛業豫徵於六十年易代之先而不

見白於平成之日公之才足使海外之窮奇貳負革面洗心以向化而不能使其同事之寮不負恩而背德公之智能豫定大荒風信軍行利鈍之期而不及料捷奏之居人後亦何莫非天阨之哉姑無論平臺之謀盡出於公平臺之軍器軍餉軍裝盡出於公而熕不過一將之力且幾以方命違制致誤軍機卒之死戰克敵者皆公部下之士卽令竟出於熕而亦思以百口保熕者誰乎是公亦宜受魏無知之賞矣則甚矣熕之忮也雖然公之薨也百城驚悼羣聚而哭於都亭春不相降卒有私爲持服者而漳泉二府之民爭乞公之遺衣冠葬之其鄉福州之民乞留葬於城外之東山既不得請麻衣紼號咷送者直過仙霞歸而各以私錢爲之建祠甚且有肖公之影祀之家者訖今將七十年閩人語及公莫不太息以爲功之未酬不以靖海爲里人而右之也則亦可以見公論之有在矣予又聞公之病疽也始於平廈門之歲時有鼓山異僧者善醫延之既至曰疾不足憂也天之生公將爲閩疆奏蕩平也今事尚有待公未死也果不踰時而愈及臺灣既定疽復發仍延之則辭曰疾不可爲矣夫閩疆既定公將死矣老僧雖在無益也嗚呼孰意天責公以閩事既成而卽窮其命天亦謂之何哉公諱起聖字熙止晚

字憂庵世爲浙之紹興府會稽縣人三世皆以公貴贈如公官其三世妣亦如其階初娶何氏其後再娶俱沈氏享年六十公生而膂力過人廣顙長髯目有芒如洩電閃閃逼人嘗游於松江守趙君署中午睡鼾聲甚厲僮僕窺之則雕虎也大驚性豪蕩其使金錢如泥沙甫冠以諸生遊通州竟得知州事既至立杖土豪殺之尋棄官去歸而遊于蕭山之郊有二健卒佩刀驅二女行一老翁隨哭之則其父也公陽呼二卒與之語且勸以稍與翁金卒許諾公出不意奪其刀連斃二卒謂老翁曰速以而女去然所殺者兵來跡捕急遂變姓名亡命江湖間不得已籍於奉天鑲紅旗下康熙二年公疏請旗下開科試士

聖祖曰可公以第一人薦遂知香山縣甫下車澳門賊霍侶成披猖甚督撫不能制公以計擒之俄而逃去公又以兵縛之澳門始平論功應得上賞督撫惡之反以通海誣之且將置之死公夜見平南王尚可喜而訴之可喜上疏言其枉督撫皆以是自殺而公亦罷官客粵中且無以爲生時公年五十見者多歎其拓落而公之志浩然軍事起五年而建節五年而成平海之殊勳幕下士自上客元從健兒走卒因之以取高官者項背相望亦盛矣哉暨其薨蕭然無儲蓄諸子賣田以葬貧如

故子則謂公之沒而猶視者正別有在而不在乎賞之有無古人功成辭爵公亦何必不然而反以觖望怏怏公肖之乎獨是公拔身疏遯之中驟致登庸大小六十餘戰皆親臨之遂以元樞持節計功雖足以上報而未嘗得一入長安見

天子荷蘭一片土夙夜魂魄所經營旣以牛酒夾道望見元老顏色而未得一履其地以覩魋結之同風累年金革欲以角巾歸第之後稽首

天子賜歸剡湖而竟死於官則是勞臣之所耿耿者爾初何夫人絕有力不止舉臼而已公聞而奇之因娶焉是生長子儀高七尺雄偉魁岸千夫辟易嘗驅馴馬鷄犇車自後掣之馬躑躅前卻不能自由挽弓四鈞百步之外洞數札畜壯士張黑子鍾寶王三凝等十人嘗置左右令嶺兵而教之酒酣出鬭無不一當百閩人望見先鋒曰是姚公子之旗也以從征授知縣未上再晉秩累官尚書刑部郎改知河南開封府

詔以京堂用儀以少長軍閒請效力從戎

許之不次授江南狼山總兵官尋改湖廣辰沅總兵官終於雲南鶴慶總兵官平臺之役儀巳去閩論者謂其與烜同行必有所以制之而惜

公之計不出此也支子三曰某知江南廬州府曰某未仕曰某知四川

石泉縣其出為人後子一日陶累官直隸分巡霸昌副使實第二四子
皆從公籍於旗而陶以為人後故留居會稽陶亦能吏以守淮安時得
罪於淮之達官卒為所中而罷今知膠州述祖其子也伉爽稱其家兒
與予為同年生方詮次公奏疏文移為平海錄如干卷而請列公祠於
命祀
許之公之歸葬於越禮文一切未具更二十餘年而蕭山毛檢討奇齡
始銘其埏道之石然嗛嗛有未盡者及考之北平王孝廉源之傳稍詳
矣然與事多舛焉夫光烈如公
國史所取徵也若之何不備乃因述祖之請更為文一通貽之異日
嗣天子討論先世勛臣以光典禮必有以公之事上聞者予文或可采
也其銘曰
有嬀之後河嶽降精其噓為風其唾為霆東甯小腆化為長鯨藉口故
國以希橫行濤狂霧毒祝融厭腥遠竄未僵終待觀兵公笑而起不震
不驚麾以黃鉞繫以朱纓舤樓閒閒颿帆盈盈佽飛桓桓水犀甍甍閩
使繹繹降幡繩繩所鬭者知豈事力爭天時地利不爽神明誰違公言
幾喪其旌危鬬失險一夜潮平甲螺稽首百輩來廷奠彼南極浮石早

徵功成身霣君子無爭其不朽者三受降城宛委山頭想見英靈

光祿大夫太子少保內大臣靖海將軍靖海侯贈太子少傅施公琅墓誌銘 王熙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春三月光祿大夫太子少保內大臣靖海將軍靖海侯兼管福建水師提督施公卒於位訃聞

上震悼公遺疏言海疆重寄塡撫宜得人舉江南提臣自代列薦偏裨以下材略堪任者備擢用又請葬於故鄉遂首邱之思而以子世范嗣侯世驃守墳墓章下所司格於例

上特旨悉如公所請予祭葬從厚加贈太子少傅益異數也越數月公葬有期長子世綸以公狀請銘於予伏見我

皇上隆禮勳舊恩意優渥公拓定疆宇盪平巨寇功在史冊炳炳麟麟不可泯沒謹最公狀如左按狀公諱琅字尊侯琢公其號先世自河南光州固始入閩遠祖評事公始從福清分居於晉江縣之南潯鄉遂爲晉江人至公父達一公舉丈夫子三公其次也少倜儻多勇略鼎革初與弟安侯從戎閩粵間時海寇方張金門廈門皆寇淵藪屢犯會城踞閩安鎮羅星塔朝命定遠大將軍統兵進勦素聞公名署公副將隨征

攻復閩安論功實授同安副將洒州為同安門戶寇築壘其上偪瞰縣城公晝夜防禦且守且戰卒墮寇壘尋陞總兵官會添設水師提督廷議推轂公遂以公移鎮海澄控扼全省時海禁嚴瀕海居民悉遷入內地寇剽掠無所得始聚屯澎湖攻據臺灣為巢穴而時時出沒島嶼間為患公偕總督李公率泰以舟師進攻寇迎戰敗之

上知公練習海事遣大臣入閩招撫就問公公密奏可取狀遂授公靖海將軍統舟師剋期渡海會阻於颶風不果

上輒召公入覲面奏機宜加公內大臣晉封伯留京師逆藩叛海寇乘間竊發攻陷海澄圍泉州犯漳州來往飄忽久之未撲滅總督姚公啟聖率銳師直抵廈門賊悉衆遁歸臺灣事聞

上念臺灣一日未平則海氛一日未息即日

召見公授方略賜御膳加太子少保令回閩治兵公計寇在臺灣所恃惟澎湖之險若攻克澎湖則臺灣瓦解乃以六月誓師破浪直進敵率衆拒戰勝負未決日暮泊舟入草島水急石利舟不得住海潮驟長忽與島平颶風欲作遽止公以手加額曰天佑我師也鼓勇進攻礮傷目不為止諸軍繼之呼聲動天地賊衆悉披靡遂克澎湖公隨遣裨將諭

降而以捷書馳奏闕下
上大悅進封公靖海侯世襲解所御衣賜公製五言詩親灑宸翰褒美
甚至僞藩納款公至臺灣宣播
皇上德意籍其戶口疏請於朝建立郡縣分置文武官吏興學校定賦
稅海外悉平戊辰春
太皇太后升遐公入都哭臨
上遣大臣勞公於蘆溝橋入見慰問備至錫宴加等又數年疏請陛見
拜起間
上命左右扶掖之公頓首言臣年老且衰海疆事重願更擇人解臣任
上曰吾用汝心不在手足俟二十年後方如所請耳賜宴歸公在鎮十
餘年以閩人罹海患久閭閻元氣未復一意休養生息其大指在寬以
涖衆嚴以束兵今瀕海數千里桑麻被野烟火相接公之力也尤敬禮
士大夫敦尚文學治軍之暇多延賓客講論文史爲樂天性孝友事父
母克盡誠敬雖公務旁午定省不懈長兄卒以長子世駪爲之嗣事叔
如父撫姪如子至於平時故舊尤篤念不忘也春間出行郭外偶感風
寒遂不起嗚呼公起自偏裨位至將帥晉秩宮保綰通侯印子孫世世

承襲功名之際可謂盛矣結髮從戎身經數十戰最鉅者在澎湖百年逋寇不旋踵而滅濱海居民復生業者亡慮數百萬舟師估舶連檣於萬里之外揚帆往來若履戶庭遐方寶貝鬻至鱗集魚鹽蜃蛤之利充牣閭閻此固我

皇上盛德大業聲靈所加無遠弗屆而當其奮勇獨進出入於洪濤巨浪之間奏膚功建鴻績公之猷略豈不偉哉而又能謙讓不伐以功名終雖古名將無以過也公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春秋七十有六配王氏累封一品夫人子世綸江甯府知府世驥世騋世驃世驊世范襲封靖海侯孫某某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原銘曰

赫赫施公天挺英傑奮起行間克樹鴻烈一戰澎湖氛埃屏息淨掃鯨鯢永銷萌櫱畫井定疆設官分職皇圖式廓海外有截

帝嘉懋功通侯晉錫俾爾子孫作屏王室既壽且康視履元吉令終有俶爰返幽宅炳耀鄉閭輝煌竹帛千秋萬禩眎此貞石

又靖海侯施琅傳 陶元藻

琅字尊侯號琢公晉江之海濱人貌魁梧方頤廣額膂力絕人幼時遊里中定光庵詣神稽首見神隨拜起以語眾眾未之信也比長隨族父

武毅伯福於軍中時主兵者募壯士有鼎重千鈞命諸壯士舉咸以不
能對惟瑸曰能從容舉於手翔步庭中數巡仍置於其所衆乃異之既
而從戎討山寇有功授遊擊時唐王聿鍵僭號福州授為左衝鋒嘗統
偏師迷入榛莽有虎導之行始與前軍會前軍望見瑸與虎偕爭趨救
虎逸瑸笑曰微虎吾何由至此衆大驚明亡鄭成功羅致之為左先鋒
相得甚軍儲卒伍及機密大事悉與謀嗣因成功將掠粵之惠潮以佐
餉瑸不可成功弗懌復有將弁犯法當誅成功為之解瑸不從由是成
功疑其背己欲殺之瑸覺宵奔自度海上人皆成功牙爪渡必不能脫
緣山而行山故多洞乃匿於洞中俄而追者數十騎果至火光燭天大
索巖穴瑸所匿洞忽生棘刺索者不可得歸報成功成功喟然歎曰吾
留一患與中原矣瑸父大宣弟顯遂被害越數日瑸從洞中出晝伏宵
行乃抵於晉從定遠將軍解福州圍授同安副將破泗州壘擒其騎將
降萬餘人陞總兵官旋陞水師提督成功卒子經猶據廈島康熙元年
瑸密陳金廈可取狀
上嘉納焉即命便宜行事遂率將士搏其島克之降萬八千人晉秩右
都督靖海將軍入為內大臣封伯爵而島既破經收殘卒數千竄臺灣

偽將劉國軒以澎湖險要據澎湖經死子克塽繼士卒漸衆仍抗命猖獗如初二十年內閣學士李光地又陳臺灣可取狀并薦琅才可用總督姚啟聖亦奏琅能仍出爲水師提督加太子少保駐廈門明年六月將興師籌畫指揮統其權於制府而親率其旅在提督軍門適候南風或言不利於行者琅曰吾泊舟地離賊遠北風起舟從風飄散非二三日不能集今夏至前後二十餘日風微浪靜夜可泊洋聚而觀釁不過七日舉之必矣且國軒爲鄭氏梟將澎湖破則臺灣不戰而自下也遂行入澎故道皆爲賊據官軍不得泊因次八罩灣水駛石惡忽潮漲石盡沒得平坦以渡國軒築短牆置腰礮環二十里琅遣前鋒藍理等奪艦直入會南潮發爲疾流所壓賊舟四合琅親督師綜衝其圍總兵官吳英繼之殺賊將大小七十賊兵二千取虎井桶盤嶼遂督師分三隊東指雞籠山爲奇兵西指牛心灣爲疑兵中又分三股攻賊堅壘賊堅拒良久總兵官林賢率先陷陣大師繼至呼聲振撼波濤自辰至申焚賊舟百餘殺其將三百兵萬二千有奇凡海洋占候雲合風生雷鳴風止將戰時黑雲起國軒方椎牛置酒相賀帳中忽聞雷鳴賊軍皆錯愕無措遂大敗遁歸臺灣我軍乘勝趨臺國軒就縛克塽降果如

出師時琅所料蓋琅家於海濱知澳島險易又向依鄭氏熟悉其上下軍情故也臺灣平琅由海道報捷七日抵京師而啟聖以飛騎由內地入奏後琅二日抵京

仁皇帝嘉琅功封靖海侯世襲罔替琅還朝以步履艱

命侍臣扶掖上殿恩賚有差年七十六卒於官諡襄壯子世綸世驃世范范襲侯爵驃爲水師提督以康熙六十年朱一貴叛征討有功贈太子少保諡勇果其克臺亦以六月與琅平臺之期先後相符云

贊曰余聞琅泊軍安平海有廢井拜之而泉沸其精誠感格與漢貳師刺山泉湧者何異焉又聞鹿耳門有鐵板沙沈伏水底舟人必量水而行門甚狹又難連檣並進當琅師抵門海水驟漲四尺舟得並駕而入則平臺之績雖曰人力豈非天命與然琅不過一海濱力士耳卒能除

國患復父仇忠孝兩全勳名赫奕嗚呼琅亦人傑也哉

又施襄壯公傳 施德馨

公諱琅字尊侯琢公其號閩之晉江人也族世里居別見先代譜牒不具志父達一瞻公舉丈夫子三人公其仲也將誕母太夫人洪夢鼓樂從天神迎寶鏡來授母曰室小請置諸祠堂覺而生公少倜儻不類恆

兒薦紳莊公際昌一見大異里有神宇曰定光庵公垂髫赴塾每詣神
稽首見神隨之拜起知者咸異焉既而贈公遭外艱家落公年未及冠
學書未成棄而習戰陣劍擊諸技於兵法無不兼精智勇爲萬人敵當
明之崇禎癸未隨族父武毅伯福軍中時主兵者募壯士置鐵鼎中庭
重不下千觔集健卒數千人莫有舉者公熟視曰無難耳奮袂舉行數
十武徐置其所容色無纖毫異又主兵之帳下有素以力著者莫能撓
其臂與公角竟折之主兵者駭曰神力也會泉郡山寇四起當事稔公
能命領兵勦捕後先廓清山寨三百餘所活民命不勝計觀察曾公櫻
偉其功欽禮焉比漳寇葉績徐晃輩憑陵都邑毒燄張甚公奉檄進討
績素猛鷙號莫敵公接戰揮大刀斷其頸賊衆驚潰遂擒徐晃降其衆
當事上其功授游擊將軍復追賊入潮陽草薙禽獮銳莫敢攖所招降
傑魁數十輩崇禎甲申明祚覆於闖賊時際
興朝定鼎宏光猶建號江以南以公將略素著由參戎晉副總兵越丙
戌隆武從閩中建號擢公僉都督任左衡鋒守杉關有百戰居先之獎
公奮力功多爲同輩所忌嘗統偏師前進而忌者後軍不繼勢倉皇公
故示鎮定竟前薄而營因乘夜從間道旋師迷入榛莽中有羣虎前行

導引得與諸軍合値廣信之師敗諸軍皆潰公冒越山谷不辨道所向遇嶺上老人織屨詳畫指示以綃髻簪謝之笑不受不數武回顧則失之矣蓋公之生平危而獲佑其靈異類如此既而承當事委從海道出粵東戰勝攻克人以岳家軍目之亡何值粵師之亂公知勢不可爲獨念丈夫功名不容泯沒須得當以自見也則率衆星馳自南雄抵潮郡潮將郝尚久者陽犒師牛酒而陰召諸部圖公則拔衆走饒平踞守閱月突圍出且戰且行連日夜間關險阻從弟肇璉肇序皆隨沒軍中而先是在潮陽所招降戰士多散處村落聞公至皆迎拜擁護以行遂集勁卒得八百人至黃岡鎭暫憩焉當是時閩事既敗永厤猶建號粵中鄭成功託故明藩封棲海上素悉公英名欲倚以爲重遮入海禮遇初甚渥凡軍事必咨商及有告以公嘗夢爲北斗第七星者鄭心忌之會以糧匱議剽掠粵中公正色以阻有標弁得罪恃鄭氏親暱逃於鄭所公申軍法禽斬之復攖其怒遂執公禁舟中並分禁贈公及家屬公弟顯時統兵惠潮間聞信馳歸省亦被執禁譙樓焉而守公舟者爲林習山帳下校林故敬事公屬其善待會有以危狀白公覽畢佯哂曰此易與耳守者詢以故公曰藩欲吾輸金二千吾業有千餘再告貸數百則

足矣守者信爲然薄暮則令守卒二十餘人隨往借貸行漸至寥曠所公故坐不行守者疑環而前執公起仆數卒提守者揮擊皆辟易遂脫身夜二鼓鄭氏果遣人欲害公見已遁歸報乃環島徧索而公實匿石穴中已五日無從得食潛行山谷間遇田夫問道詭以行旅不當太早爾何爲者稍近物色之則錯愕長跪曰爾非施公乎本藩懸賞格購公急猶在此乎欷歔泣下因留公至家告其母烹伏雌炊粥以獻其人貧而孝公義之匿數日謀他適潛引十餘里拜泣曰公行矣誓爲公死勿敢洩以故公得乘夜潛達於蘇茂所焉茂故公部將時爲鄭氏左先鋒爲人磊落抱義氣見公悲且喜匿之寢室旦日置酒召公諸舊將則有鄭文星張猷楊文林照與其弟福等畢會酒既酣談及公茂故責諸將不實力搜索諸將憤懣之越日復召飲怒責如初猷照憤不自勝投匕箸起曰若爲公心腹背義若此吾曹何面目與俱生文及文星解而翼之出且令居外待吾入探其情人執茂手曰君今日情事豈別有機關乎茂察其眞誠乃曰君輩其仗義是吾心也遂實告以公今在是則與入寢室擁抱而泣皆曰勢急矣謀脫公計而鄭氏已蹤跡至茂家搜甚悉茂匿公牀被中茂妻坐其前故搴幃示之搜者視無有乃去是夜艤

舟以所親勁卒翼公揚帆北渡鄭氏偵知召訊茂披陳大義一無所隱
鄭陽獎而釋之後終以脫公故殺茂時武毅伯福已歸
本朝駐安平聞公信潛駕舟相待得入內地此天之所以玉成豪傑不
使泯沒而爲
本朝建奇功者也鄭氏聞公脫身頓足曰唉吾不幸結此禍胎貽將來
一大患葢知之矣當公匿山中時有欲掖公弟顯脫者顯曰吾去則索
吾兄必更急且慮并及雙親爾曹速爲吾兄計勿以吾爲念及聞公脫
則悲歌慷慨仰天自奮曰吾旦暮慮父子兄弟俱死無爲耳今兄得生
勝吾生十倍復何憾哉顯英勇名與公並嘗鞭馬疾馳遇柵隘手扼其
上枋足夾馬馬不能前提戈縱橫敵陣中無不披靡者其孝友根于天
性雖被禁無怨言從贈公遇害神色不撓稱當世烈丈夫云事具公所
爲弟傳中順治八年辛卯公駐安平方枕戈謀復仇値當事有異議撤
安平兵公乃仗劍之粵中從封疆巨帥平定高瓊雷廉諸州再克潮陽
復假歸泉郡投閑無事常與泉中賢士大夫交楊公錫瓚者勝國遺簪
也重公才望爲忘年友常見公獨居深念鬱鬱不得志慰之曰公非常
人也何患不雪仇建勳挂侯印肘後吾子孫猶世世席公庇也歲丙申

海氛洊熾定遠大將軍以公宿望習海上情形命爲前部揚旗出烏龍江口而賊屯盡解制府李公率泰劾公勞績於朝授副總兵遂領前鋒薄閩安鎮羅星塔諸賊兵到處無不克者旋移駐同安與廈門賊壘相對公運方略捍禦前後擒其驍將數十輩所招降萬餘人賊由是氣奪而瀕海獲少安焉既而

朝旨命大司馬蘇公納海躧遷沿海邊界見公戰守機宜有古大將風列疏入告

特旨晉僉都督總同安兵康熙元年壬寅擢提督福建水師自茲秉鉞專閫而公始克展壯猷矣越年

上遣兵曹郎龔公古里察閩疆形勢公爲密陳金廈諸島可取狀比歸

奏

天子可其策復命古里就公諮機宜遂卜期進兵時陸師出金沙遇賊失利制府持重檄公暫止者再公業有成策鼓將士乘風波直薄金門廈門連戰克之賊帥倉皇不相顧遁歸臺灣其文武諸僞職領樓船接踵歸誠者萬八千餘衆凡鄭氏積年所盤踞東南諸島悉平冊功授右都督明年挂靖海將軍印統諸鎮征勦臺灣往往爲颶風所阻未克濟

師旣而公復密陳邊患宜靖一疏亟欲為掃平臺灣計
上覽疏召詣闕面陳所見時戊申三月也公至京朝議循於招撫撤水
師提督授公內大臣晉爵伯於時從容禁近每朝退熟覽二十一史鑒
古今成敗及名臣言行可法者一時賢公卿習與交遊皆嘖嘖稱有郤
縠儒將風計近光十有餘載會閩省以逆藩煽亂海氛乘之復熾時公
長子世澤以繼伯兄故在閩年少知兵平南甯海二將軍奇其才以副
總兵參段將軍事段北人不諳地利為賊所困糧空援絕段帥死之澤
被獲賊素聞其能必欲降之羈守誘脅終不屈遂為所害公聞之雖痛
猶曰兒能死國事可無愧矣而是時東南億萬戶漁鹽耕織咸失業
天子惻然念之歲辛酉進諸廷臣詢剿取臺灣方略咸謂海波不測難
以制勝逡巡謝不任
天子念壯猷碩畫無出公右者
召宴內廷諮進討事公拜稽首具陳海上肆毒幾六十年夫十日十二
子相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今卜之天時揆之人事鄭氏氣數決不能
再延且臣料其一二巨帥雖號桀驁以臣視之非臣敵也因度己度彼
條奏甚悉

上大悅晉公太子少保復昇節鉞提督全閩水師陛辭日
上臨軒勞之曰平海之議惟汝予同其努力無替朕命十月公至軍練
兵整船泊平海衛以需大舉衛地斥鹵舊惟一井僅供百家以遷界泉
涸多年軍中艱於得水公就井拜禱甘泉立湧足供萬竈炊因勒石曰
師泉志異也當是時議欲乘南風直搗澎湖先扼其咽喉而同事者多
柄鑿公疏奏力以自任特奉專征
俞旨而諸鎮臣吳公英林公賢朱公天貴陳公龍楊公嘉瑞陳公昌皆
以所部兵屬焉遂於癸亥六月議進師咸謂盛暑不利征戰公曰無憚
暑兵法不曰出不意攻無備乎且不聞澎湖為南風澳乎先聚米作地
勢示諸將曰如此入港如此泊船如此進戰不用命者無赦因大書諸
將弁姓名於各船風篷之上以辨進退別賞罰十四日乙酉由銅山進
發越日奪貓嶼花嶼晚泊八罩水垵澳當是時賊已將偽鎮營官兵眷
口監羈於臺灣紅毛赤嵌二城堅其死戰及至澎湖據各險要為壁蜂
集大小戰艦於天妃宮上下添築礮城十餘座凡可登岸處盡築短牆
置腰銃環二十餘里星羅碁布丁亥公督親標前鋒船七隻直入賊綜
副鋒五船繼進斬殺賊眾無算焚燬賊船一十四隻時值南潮正發前

鋒舳艫歷疾流逼近賊壘賊艘復合協攻公親絹樓船衝入賊望見旌麾皆環迫鉤舟接戰公傷眼以帕漬血示無恙督戰益急在船將校皆奮擊殺敗賊船隨援出前鋒諸船而公子世驃猶子世驂亦冒矢石繼至會天晚暫收西嶼是日殺賊將大小七十餘員賊兵二千餘眾戊子全艅復收八罩嚴申軍令分別首功犒以賞金鼓吹旌之縛不用命者將斬以徇出紅白二劄令總兵官各書功罪以憑入告各鎮弁皆股栗俯伏願立功自贖具連保狀方并宥之己丑取虎井桶盤嶼庚寅公駕小舟親度要害設疑兵布置諸所以分賊勢而又故作羸師以張之癸巳分布戰艦以五十隻從東畔時入雞籠嶼為奇兵夾攻以五十隻從西畔暫入牛心灣為疑兵牽制而以五十六隻居中分為八股各作三疊餘八十隻為後援公居中指揮調度直撲賊巢賊舟四面齊出迎戰礮矢雨集烟燄蔽天咫尺莫辨我師奮勇呼聲撼波濤無不一當十百當千自辰至申鏖戰賊被焚殺浮屍蔽海水為之赤計焚殺賊將四百餘輩賊兵萬二千有奇降賊將百六十有五賊兵四千八百五十有奇獲樓櫓甲仗器械不計賊帥勢窮奪小舟從吼門遁走而賊之精銳全覆沒矣當其將戰時礮雲作起颶信將發軍中咸有怖色忽雷聲震雲

盡風收視海波恬如也此公之精誠英勇有以格天者是役也凡七日
兩夜而克澎湖三十六島安撫居民無秋毫犯或謂鄭氏有仇于公今
敗殘之餘譬猶釜魚籠鳥宜急撲滅以雪前恨公曰噫吾奉
命專征爲國爲民耳
天威咫尺豈敢先吾私怨若能銜璧來歸亦爲之疏奏於是悉放所獲
卒歸臺灣給以口糧其傷者濟以醫藥居臺之賊衆紛相告曰公仁人
也莫不感泣引領內向鄭氏巳窮蹙而又覘公無屠戮意乃齎表詣軍
門乞降公爲疏奏八月統師入臺灣市肆不驚耕耘如故士民簞食壺
漿遮道以迎謂我等見公如見父母但恨晚耳卽殊方雕題諸衆向不
屈于賊者皆重譯來歸願奉
本朝制度而前此內地軍民被獲于賊者皆僕婢畜之公悉按其籍遣
歸凡明之宗室王子避地海外各流落貧窘耕種草地度活公疏奏其
梗概請釋歸俾安置得所焉是賊之假明號以蹂躪東南數十年者原
止爲夜郎自大草竊荒餘耳當露布奏捷時適際中秋令節
上覽奏大悅卽解賜所御龍袍製五言詩
親灑宸翰記其忠勇性成韜鈐夙裕勇奪其氣誠致其歸所以褒寵公

者非尋常戰功所敢望遂加授靖海將軍晉封靖海侯世襲罔替幷優
敘從征各將士臺灣旣平
上從公請留置郡縣建學宮立營制其田賦議者仍鄭氏舊公以海邦
新造正宜輕稅以示
國恩乃力疏陳懇
上嘉納之得減賦額十之四已復樞臣入閩議徙新附駐外省公洞悉
利害疏請就本省安置一力擔當絕不以市恩避衆謗葢公素熟陸宣
公奏議凡先後入告諸疏皆以眞肺腑呈於筆札不假記室以故言言
剴切悉動
天聽戊辰朝京師
上命宗室侍衛額駙禮部諸大臣設供張三迎遂次陛見暢春苑復
召對乾清宮
溫旨慰勞問地方得失甚悉公拜手攄誠以對
上命詞臣徐嘉炎橐筆記主臣投合盛事葢異數也癸酉復入覲公春
秋七十餘
上顧其步履稍艱敕侍臣扶掖拜起

賜坐奏對因奏臣老力衰海疆重任願賜解職依闕下
上溫諭再三謂朕用汝心不在手足俟二十年後方如所請耳公拜恩
還任越三載以病薨于官年七十有六時康熙丙子三月二十一日也
遺疏入
上震悼久之
詔贈太子少傅謚襄壯命禮臣從優議卹賜葬
敕建碑文
諭祭者三閩中紳士軍民聞公薨皆巷哭失聲羣立祠歲時祀之在在
奉爲明神有所禱輒應云公容貌魁偉沈毅有謀略用兵務持重計出
萬全不銖銖摹古人兵法而出奇動與之合至于臨大敵決大疑守之
堅定衆咻不摇故戰無不克而常以不殺爲念終立蓋世奇勳無異曹
武惠之下江南也嘗著五花陣法指授諸將至今傳習從公部曲起家
至方面大帥者指不勝屈平居喜賓客禮接士大夫雖功高位重秉圭
仗鉞猶促膝談書史論古人事當否亹亹不倦雅重儒行捐修文廟爲
士望所歸知音樂嘗集諸詞客製新聲譜之樂府饒有東山逸趣其待
桑梓甚有恩凡關民間利弊必咨當道興革之遇歲凶則糴諸隣境以

濟民食郡之兩石橋跂江橫亙俱遭寇氛焚毀公鼎新之而利涉有賴焉至天性孝友事贈公與太夫人定省罔攸懈被難後若節春秋雖備隆享祀益滋飲恨悲不自勝撫弟顯之子韜尤篤曰吾弟骨血惟此耳吾忍以己子加吾猶子乎拓建大小宗祠展親之事以次修舉任同安時值瀕海播遷爲構廬舍給資斧以安諸子姓之失所者方之范文正公之置義田其意豈異耶公有子八人孫數十人皆彬彬以文名武略著其所以繩公緒慰公志而爲邦家之光者蓋如川之方至云

德馨曰余觀古之大帥秉鉞登壇建不世奇功萬里而取封侯者歷代有之若公生於斯帥於斯樹勳錫爵於斯後先數十載皆不出吾閩中豈不卓卓稱僅事哉說者以公爲閩中川岳降神雖功拓疆土澤被瀕海數省而吾桑梓暨諸族姓尤蒙其休焉非虛言也余生也晚不及見公少壯時事而得諸宗親父老所傳聞蓋十有八九矣因筆之以垂家乘焉

又施將軍逸事 李光地

施將軍名琅閩之晉江人值明亂少而從戎曾隨大學士黃公道周出仙霞關知事不可爲輒以偏裨有所建陳公報之曰君言是也顧吾大

臣仗義守死而已倘有他奇變可以佐時君輩行矣勉之遂謝黃公去明亡寄食海上鄭氏嫉害公不相容囚公艙中欲殺之公以計遁脫鄭遂殺其父若弟公歸

本朝用戰功數年間至大帥佩將軍印召入為內大臣列伯爵余素未深知公一夕就公燭下話道及順治己亥年事余曰社稷之靈也令賊不屯兵城下驅而徑前者是誠可危公笑曰宜何向余曰循山而東奈何公曰南北步馬不相若久矣眾寡勞逸又懸所在雖響應作聲勢實觀望不能為之助也纔涉北地與官軍交賊立盡耳徐又曰向彼舍短用長者委堅城泝江而上所過不留直越荆襄呼召滇粵三逆藩與之連結搖動江以南以撓官軍則禍甚於今日矣棄舟楫之便而倣攻圍故知賊無能為也余以是知公能明年

天子以海患久未熄復起公提督水師專平海事越二年余請急家居邂逅公小店中雨甚稍憩余曰公出師在此月然眾皆言南風不利公必犯之何也公曰賈豎之言也夫北風日夜猛夜則更甚自此至澎湖舟載星行就能魚貫相尾幸而不散然島嶼悉賊據到彼未能一戰奪之舟無泊處坐與行殊風浪飄泊軍不能合也將何以戰夏至前後二

十餘日風微夜靜海水平如練可以拋舟泊洋聚而觀變不過七日舉之必矣用北風者徒幸萬一南風則十全之算也然節候月離旬日間當有颶風亦偶間歲不起此則天意非人慮所及又賊將劉者爲彼魁傑設以他將守澎湖雖敗未服也必用再戰如守澎者劉或死或敗則勢盡膽喪矣臺灣可不戰而下余喜曰寇平矣公笑曰何相信也余曰聞爲將者必識天時地理利害向背較將之智力公兼之矣能無平乎公以六月十四日舟發銅山十六日至澎湖二十二日剋勝果在七日中戰之日東南角微雲起劉方調遣拒敵望見喜甚須臾雷聲殷殷動劉推翻食案歎曰天命矣海行占風者以雲起爲風兆聞雷則散云劉敗後乘小舟走至臺灣憂沮無復戰意率先納土悉如公料先是明季鄭之祖芝龍海大寇也歸誠後貴顯嘗朝京師過龍虎山有異人爲決未來事語甚隱然意若跨土稱孤爭衡南面者末云金雞唱龍種消公辛酉生其專征又以辛酉年龍種者芝龍之孫也余十五六時便聞斯語後二十餘年而驗

贊曰此余所聞見於公者雖其子若孫不知也公以功晉封侯爵及後裔史臣當有傳故紀其逸事云爾

謹案原編有陳臺灣棄留利害疏論開海禁疏二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威略將軍福建水師提督吳公英墓誌銘 李紱代李安溪

公諱英字爲高號媿能世居福建泉州之黃陵從徙大浯塘曾祖曰賓吾祖曰振泉父曰登並以公貴累贈榮祿大夫妣皆贈一品夫人公早孤値海濱搶攘用將才起家隨大師克平金廈功授都司僉書隸浙江提督歲甲寅三蘖並興耿精忠遣僞帥出仙霞關犯金華衢州旁入江西海寇響應東南震動官兵進勦公在行間或間公閩人不可信提督塞公獨深契之授公左營游擊公奮厲甫視事三日退甯海梅坑賊進兵雙門解台州圍復破水賊張拱垣于三門港殲僞帥朱飛熊於毛頭洋軍氣大振既鑲藍旗貝子富公至浙江視師提督首薦公郎命爲前鋒公引兵揚言脩毛坪路陰襲涼棚取之斬賊帥劉安仁遂復黃巖貝子奇之尋令復太平樂清等縣抵上塘遇賊兵二萬衆奮擊之斬數千級賊將許奇保殘卒據綠帳隔河而陣公下令人負草一束夜乘潮塡河而濟大破之遂由猴孫嶺奪其堡引大兵直至青田僞帥連登雲以十萬衆圍處州踰二載聞青田破餉道阻絕遂夜遁曾養性者耿逆之

梟將也擁賊兵數萬據溫州乘王師初至分五路夜燒我營公急白貝子令諸軍棄營據險軍以不亂公自率精兵據大羊山阻其要道復請分兵五百抄伏敵後是夜賊衝殺數四公力戰達曙身中數創士不傷者才五十八天明單騎突之大師繼進伏兵並起賊自相踐踏斬獲無算公逐賊至溫州城下銃傷馬顚復奮起刃十餘人奪賊馬以戰貫其衆由將軍橋以歸初貝子收兵失公所在大駭既見公喜且泣曰以一身當數萬衆戰終夜不殆神衛汝忠耶是役也會養性僅以身免耿氏精銳盡矣未幾還守甯波中軍適賊船二百餘艘直臨定關公偵得定關守備方俊受僞劄爲內應請提督立斬以示賊賊遂退守象山公復請兵破之旋奉檄收捕大嵐山寇搜斬數百人餘黨潰散時耿逆已輸誠而松陽遂昌山寇游魂出沒貝子駐師石塘召公捕之賊首馮公輔屯戴火山素讋公威名出就撫其別魁林惟仁黃大相等擁衆黃鼻山左倚懸厓右臨深潭以獨木爲橋山廣袤數十里莫可蹤跡前督撫遣人招之輒爲所殺公令諸軍持三日糧夜腰繩魚貫上席草而下至楊梅灘遇賊破之降其衆山寇悉平而海孼復熾陷海澄困泉州斷洛陽長橋以阻援兵公以副總兵官從康親王救勦自仙遊分兵兩路出間

道解泉圍奪江東橋守之破砦十有九遂復海澄己未秋擢同安總兵官明年率舟師合大軍進攻金門廈門賊棄兩島遁囘臺灣會靖海侯施公琅來提督海疆事議進攻澎臺引公自助遂以癸亥六月某日發銅山取八罩直抵澎湖賊勢盛前軍被圍公單船拔出之翌日進攻殺賊先鋒燒其船公所乘船忽爲潮水衝著石上賊船火烈將及公副將詹六奇駕小舟挽公避再三公以眾軍在船義不獨存堅卻之船忽浮起士氣益厲戰彌力賊大敗燬賊船百九十餘艘殲僞官將三百餘員殺溺賊兵五萬計俘者皆縱遣使歸諭以恩信禍福整眾臨之賊勢窮納款舉土降施侯凱旋留公鎮撫其地自海逆負險造亂四世歷六十年所公與施侯合謀七日而舉之

天子嘉公功眷待與施公埒尋調鎮舟山海寇洪煥等二千餘人聞風歸命再擢四川提督破吳三桂餘黨楊善師九經等散其眾川中洊經兵燹千村荆杞伏莽竊發公嚴塘汛懸賞購募獲積盜三百餘人殲其魁六十三人於杖盜賊屏息鎮蜀十有一年施侯既卒

上念閩海反側非宿將莫能鎮撫遂調公福建陸路提督旋改督水師凡十餘年前後如京師朝

行在者再
御書作萬人敵四字以賜加號威畧將軍優以世職請老不許癸巳夏
上於熱河行宮
御製七言律詩一章將以錫公命諸王以下大學士扈從諸臣皆屬和
蓋追念元功所以褒崇之者甚備而公已於七月廿四日終於位矣疏
聞
天子軫悼下部議恤其孤應龍等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縣某地之兆狀公事績官階乞余銘其幽隧吾聞攻毒之餌恆出於瘴癘之區亂之興也其受亂之地必有人焉足以還自救也閩之亂亟矣莫甚於耿與鄭耿之平也公既力諸原海氛之靖則施侯爲之主而公寔贊之蓋公所至以功業自顯而造功於閩爲尤大余於公同爲閩人又媾好也知公深誌其可以辭乎公生前丁丑十月初七日得年七十有六配夫人蔡氏前公卒子男十人應麟布政司參議江西督糧道亦前卒應龍刑部郎中候補副使道應鳳壬午舉人戶部郎中應鵬福建水師提標游擊應鵾辛卯舉人戶部郎中應鶴歲貢生應樞應權應機應璋俱幼應機余叔父永州總兵公堉也女五人皆適名族孫男十二人女十三

人曾孫五人公持身寬厚謹恪官於家門不縱不苛鄉人久安焉待族婣朋好有恩禮雖勳高爵大異於古名將怙侈驕暴者故能以功名終著行間紀遇一編所錄皆實余嘗序而行之茲復誌公之概而系以銘曰

雲雷之屯君子經綸天造草昧以啟厥勳敵王所愾綏我鄉人保斯土者人亦保焉望公松楸孰敢不尊千秋萬歲式固汝原

儀吉案榕村集有吳將軍行間紀遇後序其言將軍始發跡於閩及平海之役與施公合謀皆與此誌略同其後又有枌榆親串語此誌謂余於公同為閩人又婣好也知穆堂此篇代李文貞作也又榕村集有　賜示輓將軍吳英詩覆奏劄子而誌有御製詩一章將以錫公語不及挽詩未知是一事否當攷

福建提督藍公理家傳　藍鼎元

公諱理字義甫號義山福建漳浦人少桀驁自大不屑與羣兒偶長益卓犖偉軀幹虎頭燕頷巨目豐頤口可容拳力舉八百鈞足追奔馬曳其尾倒行刀盾鎗礮靡不精絕時拊腹跳叫曰丈夫不封侯拜將非人

也年十六無以資生或勸之業染笑曰君子固窮吾姑試爲之設缸置靛收里布躬染濯一日過族叔贊皇于道見手青問何爲以實告贊皇怒舉扇撲其額罵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不立功萬里外作此不肖可鄙公矍然歸持斧擊靛缸破之集族中雄健者十五人謀曰我欲爲國家出力顧世莫我知無尺寸憑藉今海寇盧質擁衆岱嵩井尾間荼毒生靈我與若往殺之官以吾爲能必聞於朝用吾矣皆曰善遂行出洋尾橋招邀得五十人至岱嵩屯駐盧質居井尾隔一江遣二小賊遊巡公傳言吾欲與質鬬令質來質聞率衆三百至公虓然大笑曰人言盧質英雄僞耳質曰若何名公曰豈不聞藍理質曰乳臭耳吾安得聞之公曰吾素聞若勇今始知若非勇若所恃二三百人耳假令二三百人弗動手獨若隻身與吾鬬吾擒若矣質喜曰有是哉令軍皆壁立毋擅動質與公各攜籐牌短刀躍出沙場鬬百合不分勝負盧質有名劇賊身長七尺餘白面長鬚揮刀盾如閃電百夫莫能當其勇見公少年心易之至是始知爲勁敵悉殫其技不能勝公度質氣餒忽虎吼大呼曰著矣質愕然趾出盾外公截其趾顛遂斬之謂其衆曰降者免賊衆皆降其副王都聞之亦降公議馳詣郡獻功都請緩數日言有仇欲報實

潛出剽掠後以傷卒公始自詣郡郡中當事方疑公作賊又慮海寇侵
擾戒嚴公指天誓日言屠賊狀弗信逮公于獄雜羣賊中鞫治之爰書
置極刑屆期將斬計五十有三人議留一人緩死待後來者令掣籤公
曰死則死耳何掣爲羣賊向前競掣之遺一籤于地公曰地上者予我
官揭視之乃生字由是五十二人皆斬而公獨留久之同繫有謀越獄
者事洩當斬將及公迅雷忽作晝昏似夜當事度其冤乃止然終不能
出獄公亦晏然無出意日束緉捆屨以爲食康熙甲寅靖藩耿精忠叛
悉縱繫者令更衣赴藩下授職公曰我豈從賊作亂之人哉間道走上
游出仙霞關聞親王統大師討逆星馳迎之具陳平閩策王嘉其忠令
隨征爲前導屢立戰功奏授松溪營遊擊未幾遷灌口營參將灌口地
當孔道軍興旁午供億甚繁閩督姚公啟聖駐漳籌海每使過有誅求
公不應且執而鞭之由是諸使皆譖公姚糾公虛兵冒餉革職永不敘
用公有卒鬬殺人當死公憐其母寡無昆弟白之官曰殺人者我也卒
無罪得免死置公于理公在獄又經年始獲釋歲癸亥
朝廷以鄭氏父子竊踞澎臺數侵擾泉漳爲邊患議大興師
命靖海將軍施公瑯往勦滅之施名宿老將善用兵聞公英勇奏請隨

師平賊檄署提標右營遊擊領前隊先鋒公喜得遂報
國志曰在廈門練習水戰教演行陣有二卒出市薪蔬遇將軍標噶叭
什觀劇使酒擒二卒撻之併詆公革職之員不可爲將卒歸愬公笑曰
汝曹鬬毆常事且問汝勝耶負耶卒曰受撻耳何敢爭勝負公怒命斬
之曰汝二噶叭什不能勝何能殺賊卒呼冤曰我等以主帥內標姑讓
之請復與鬬如不勝願斬公縱之再鬬曰勝矣大勝矣喜命二卒仆門
板上刺一雞淋之舁以隨往見將軍請發噶叭什二人者付懲治施公
不可公固請曰今行軍用人之始士卒不敢愛軀命爲將軍出死力將
軍宜一體撫恤之惟公惟溥可服人心噶叭什小輩恃將軍親暱無故
鞭撻士卒且當眾大言謂某革職之員不堪爲將損先鋒威重搖惑眾
心將軍不發此二人付某懲治恐軍士人人解體也施公不得已付之
公馳至營遣卒齎公文飛報將軍曰今日上吉先鋒啟行殺賊即詣海
岸祭江綁噶叭什二人斬之轟然大礮九聲順風揚帆而去施公聞之
不悅既而曰虎將也必成功命治裝統諸軍繼之公帥師直抵澎湖鄭
氏將曾遂等以數萬眾迎敵戰艦蔽江公奮勇與戰自辰至午益力忽
有賊礮斜飛過公腹公偃曾遂呼曰藍理死矣公次弟瑤從背後扶公

起立公空拳虎吼大呼曰藍理在曾遂死矣喚草茵持刀來連呼殺賊者三聲如巨雷舟中軍士皆氣壯無不一當百草茵族子法別號也持刀授公見公腹已破腸流出外爲掬而納諸腹中公四弟瑗傳以衣五弟珠持匹練連公腹背交裹之公大呼殺賊不暇顧伊時賊舟競進以鐵鉤鉤住公舟我師亦飛鉤鉤賊舟火箭火龍火罐彼此對擲烟焰漫天賊中有飛天鼠者沿大桅而上伏蓬陰銜刀捫繩負蓬而立羣賊轉蓬向外則持刀飛跳下我舟公弟瑤揮刀斬之賊人氣喪我軍賈勇先登公命以火藥桶盡傾賊舟燔斃賊無數沈其二艘賊大敗遂北數十里棄械浮屍盈海而遣弁赴將軍報捷施公大喜拜疏上公首功親至公舟慰勞有紅彝醫藥極神效命醫公醫言須七日勿動氣乃可平復施公曰大功已成安臥十日可也其後施公將戰戒左右勿使公知將帥齊出千艫競奮賊悉銳拒我師日中小卻施公以大衆挈之過猛艦擱淺沙不能動羣賊環焉施公故善戰神閒氣定不以過淺故挫衂賊見蓬上書中軍二字弗知其爲施公遙望總兵吳公英一船高亘黃纛甲帳甚盛以爲此眞將軍多趨赴敵然潮漸退淺益甚施亦未得突圍出諜者飛報公左右偶語曰將奈何公聞問故紿曰無之公拔劍起大

驚乃言將軍遇淺被圍狀公傳令往救左右弗能止遂行時諸將所乘舟皆書官爵姓名蓬上字大二尺許遠難辨獨公舟止書藍理二字字方廣各二丈賊遂望見相謂曰藍理來矣稍卻公追擊大敗之奪賊舟請施公更舟施執手慰勞曰愛我也但醫言七日勿動氣是以戒左右無令公知今方三日奈何遽動公笑曰主帥被圍吾安忍偷生即瘡裂以死亦有天定無悔也於是與施公乘勝殺賊賊大敗死傷不計窮追至西嶼頭賊退守城壘不敢出施復拜疏上公功數曰公瘡平復與施謀出輕師以擾之賊數敗首尾不能相顧大困弗支鄭克塽聞之懼遣使納降我師入臺灣百姓安堵海疆底定

朝旨以公血戰破敵功在首先遇缺先用而公以二親且老乞歸省弗赴未幾丁父艱服闋又越二載戊辰始入都過趙北口遇

聖駕出水圍將迴避騎凝立道中弗肯行鞭之數十不動乃舍騎步入梁園中

駕至遣侍衛問誰騎公乃出曰臣藍理從福建來者

上問是征澎湖拖腸血戰之藍理否公奏曰是

上曰來何遲也召至前問血戰狀解衣視之以

御手撫摩傷處嗟歎良久復
召至行宮極慰勞廷議授官部臣以公革職開員擬守備弗可擬遊擊
參將俱弗可乃擬授陝西神木副將
賜帑金三百兩未行
特授宣化府總兵官掛鎮朔將軍印越三載以海洋多盜調補浙江定
海鎮在浙十餘年四署理提督事兵民相愛山海肅清修定海文廟祀
忠烈墾荒蕪築道頭通洋舶海外蒼黎欣欣大有起色焉尤重斯文禮
賢士諸生單寒者必周恤培植之鄉會大比皆資行李之費浙人士藉
藉弗衰每遇
上南巡接駕或入京陛見恩眷之隆羣臣無比
上常向諸王大臣言公拖腸血戰狀又引見
太后曰此破肚總兵也蓋愛公如家人婦子
賜賚優渥不可悉數公每敷奏侃侃指畫或手舞足蹈
上嘉其真率手書所向無前及勇壯簡易匾額
賜之尋以天津爲京東重地調公鎮守公以畿輔產米無多而天津一
望平原皆沃衍開曠可濬河引水開灌稻田率兵疏鑿躬胼胝負土築

堤市牛種農具募民耕種得水田數百頃歲收稻穀
上俱以賜公丙戌遷福建陸路提督調公五弟獨石路參將珠赴天津
接管營田事公至閩見桑梓父老欲獻太息道及微時顛沛事慨然有
廣廈千萬間盡庇寒士之意地方鼠竊盜賊搜除廓清盡撤街巷柵欄
曰此非弭盜乃弭捕盜者漏下三鼓城門洞開民間夜戶不閉行旅戴
星往來遺貨物于道無敢拾取數郡人民安樂之時詢疾苦聞文武胥
役弄權舞弊以及勢豪大惡訟師土棍朘削人民悉關白當事按法區
處親近者竟自治之堪輿家言漳郡人文鬱塞乃後山仙殿壓學宮地
脈東南田裏港未築水門直瀉所致公毀仙殿大興工役塡築田裏港
又以江東橋被賊斷後險渡狂瀾民苦病涉倡修江東大石橋二役費
須鉅萬公偕諸文武官紳捐貲不足則以郡人之不孝不弟爲富不仁
者罰出鍰附益之又狹小市廛制度築漳州浦頭石碼泉州新橋安海
沙溪塗嶺行鋪千百間大開街衢便民貿易常曰以地方不義之財爲
地方萬民之利可以勸孝弟抑豪強轉移風化莫善於此或曰此有司
事非所宜公怒曰天下官管天下百姓腐儒何足以知之由是告訐不
法事者日接踵差弁句攝絡繹於道而假威藉叢之輩紛紛四出富人

重足而立矣公左右親暱多陰交泉郡土宄偵訪素封詭稱公令恐嚇之獲利無算或遇豪黠不聽從則以抗拒爲大辱又不敢明目向公言伺公遊行處隔牕偶語故作嗟歎不平聲公聞問故則故匿不言再問尙吞吐其說似絕不經意者公性急不能休乃言某某爲富不仁極害人不堪之處或暴橫孤寡諸非人類所爲事公曰豈有此理世間無官法耶復極言勢力浩大官吏莫敢攖公曰治之則後此諸事皆公所爲其人不能支必請托左右納賂求解凡出入公門者皆致富而惡名盡公受之泉郡勢豪姤公者刻匿名帖繪一虎以比公多列條款傳播京師聲名大壞辛卯秋以漳平陳五顯盜案解任壬辰入都値覺羅滿公保出撫閩據虎帖參劾

上命侍郎覺公和托廖公騰煃偕總督范公時崇巡撫滿公保並按之左右不肯承公曰吾大臣何必辯舉筆署曰皆實擬極刑追贓八萬家產皆籍入官

上念公功免死挈家歸旗俄以西藏用兵

命之軍前效力有進戰退守移營就糧數事合機宜

上深嘉之赦免所追贓而閩中家產俱經有司變鬻一空無復有立錐

地矣越數載以老得
賜還京康熙五十九年卒年七十二公生平躁急性發如震霆過即忘之無藏怒宿怨劇談大笑聲聞里許惟好自尊大不服人尤善罵凡權勢赫赫位在其上者多倨侮挫之以示天下莫己若遇才人傑士雖寒賤微骨亦必折節禮下以此人服其藻鑑教家勤儉衣食粗糲無所擇家奴悉珍饈自奉草蔬敗肉皆留以待公公亦甘之好書大字濡毫伸紙有求無不應者諸弟皆以平臺功加左都督最著者次諱瑤公功烈居多未仕卒四諱瑗公仕至福建金門總兵官亦喜書大字拳能入口揚盾一躍三四丈五諱珠公累官參將英勇不讓諸兄而好學聰敏能背誦朱子綱目始終不遺一字文人畏之公有子六人長國英歲貢生次文魁太學生早卒三國庭辛卯科副榜貢生以軍功候選郡司馬四國定歲貢生五國柱六國桂皆效力
禁門並授京營千夫長康熙六十一年壬寅秋
賜公家屬出旗仍還閩省爲民籍護其喪歸葬

論曰公一代虎將也起草茅建奇勳生平舉動種種異人可不謂非常之傑乎使公稍謙慎自持或官非梓里急流勇退千載猶將慨慕之以

好大喜功卒爲左右所蒙垢晚節弗完深可惜也然公之奇氣終不可沒拖腸血戰功在社稷未可以儒者潔清之操墮國家干城之彥庶幾乎論得其平哉

廣東副都統陳公昂墓誌銘　方苞

公姓陳氏諱昂泉州人世居高浦國初遷濱海居民徙灌口父兄相繼沒以母寡艱生計遂廢書賈海上屢瀕死往來東西洋盡識其風潮土俗地形險易康熙癸亥上命浙閩總督姚啟聖經略臺灣遣靖海伯施琅統諸軍進戰求習於海道者公入見時制府以水戰宜乘上風公獨謂北風剽勁非人力可挽船不得成綜不若南風解散可按隊而進施意合遂參機密將至澎湖北風大厲氛霧冥冥晝面不相覿三日軍中恫疑公進曰此殺氣也將軍毋以父兄之仇欲效楚伍員倒行而逆施乎將軍曰然則吾誓天公手案以進誓畢風反日暉遂克澎湖歸疾病痍傷者於臺灣其吏卒大憙鄭氏遂歸命兵不血刃策勳授蘇州城守一調再遷而至碣石總兵官擢廣東副都統皆濱海地也嘗奏請西洋治象數者宜定員選毋多留其留者勿使布其教於四方自開海洋登萊江淮閩海船至蘇粟

布帛即騰踊僉曰內地年登而穀貴職此之由久之語上聞
命盡閉海洋公問之獨曰南洋非此倫也吾少歷諸番皆習耕稼無資
於中國或海壖毀饑商舶向以諸番之米至今概絕之則土貨滯積而
濱海之民半失作業欲上言會疾作將終命其子以遺疏進衆皆疑焉
叩之閩人則曰斯言也其信公之子倫烱介吾友楊君千木請銘余旣
奇公之跡又其言宜考信於後乃受其請而譜之公歷官皆能其職有
遺施在人卒年六十有八父諱健前母許氏母王氏自曾祖以下皆受
一品
錫命夫人林氏子三人長倫烱次芳次倫焜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鄉
某原銘曰
廹爲生海之涯備諸艱危榮遇亦由茲志願無餘安以反其居

碑傳集卷十五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 八

DS
734
.C56
v8

碑傳集卷十六目錄

康熙朝部院大臣上之上

湯潛庵先生斌傳 耿介
又湯司空逸事 方苞
又工部尚書湯公神道碑 徐乾學
又故中憲大夫工部尚書湯文正公事狀 彭紹升
又湯中丞雜記 馮景
又湯文正公傳 楊椿
又送湯公潛庵巡撫江南序 潘耒
又湯潛庵先生墓表 汪上鋐
四川道監察御史陸先生隴其行狀 柯崇樸
又附陸清獻公行狀書後 汪師韓
又監察御史陸君墓誌銘 陳廷敬

嘉興錢儀吉纂錄

康熙朝部院大臣上之上

湯潛庵先生斌傳 耿介

湯斌字孔伯號潛庵河南睢州人生而穎異自幼不好嬉戲八九歲時有耆儒王獲嘉開塾講小學人皆憚其嚴正公獨侍坐終日無倦容歸即見諸躬行人皆異之曰此子眞大器也平日讀書外無他嗜家貧乏書嘗借人書篝火讀達旦率以爲常年十六就傳北郭外值流寇薄州城公冒難赴父母急至則城已陷太夫人罵賊死公號泣不欲生絕食者數日贈公諭以有己在强之乃食避亂河北既而南至三衢讀書山中每念太夫人貞烈恐不聞於世益自刻勵嘗中夜大哭哭已復讀山中人皆感動亂定後始北歸順治戊子舉於鄉己丑會試中式壬辰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邸舍蕭然不蔽風雨每入館一僕一馬簞瓢疏食坐一室竟日讀書不妄交遊於文藝外即沈潛易理究心聖賢之學甲午授國史院檢討乙未奉

上傳選翰林科道出任監司公名在選中有品行淸端才猷瞻裕之諭

以應得職銜加一級用明年補潼關道副使潼關自明季亂後戶口逃亡不滿三百家兼以供應轉輸之繁官吏科斂以辦軍需民不堪命公至以身任之兵且至則迓之境上與申約束皆肅然無敢犯者屬吏亦皆兢兢奉法再閱歲關城中流民歸者數千戶爲之嚴保甲講鄉約設學校頓覺風移俗易偶行部遇雨止大樹下既去民以朱欄護樹時人比之甘棠其爲人所愛慕如此陞嶺北道參政轄贛南二府據四省上游地大山深寇盜出沒最稱嚴疆公設密計擒巨寇李玉廷而地方大定先是公由潼關移任便道省親値贈公偶病欲留養例不可抵任時遂憂思致疾至是具呈乞歸三院皆難之公報曰某母趙氏壬午殉難最慘已負終天之恨前赴任時便道歸省某父抱病馬首南馳方寸已亂留之終無益於地方且老父聞某病病必劇是某貽悞巖疆不可爲臣病貽親憂不可爲子也三院見之惻然乃代請

予告時年三十三矣歸侍贈公色養備至已而謁孫鍾元先生於夏峰從受學復訪張仲誠於內黃相與講貫其學要以居敬窮理躬行實踐嘗曰吾人既體察天理之本然而朝乾夕惕自强不息極之盡性至命而操持不越日用飲食之間顯之事親從兄而精之遂至窮神知化之

際其見道精確如此戊午
詔舉博學鴻儒魏公象樞金公鋐交疏薦公單車就道至則僦僧舍以
居生平故舊之在顯要者絕不相聞試畢
特命補翰林侍講充日講官起居注尋轉侍讀典浙江試壬戌充明史
總裁官癸亥直經筵歷左右庶子公每當進講必反覆闡發以盡書旨
且於書外多所啟沃嘗侍立
上顧問平日有詩文乎其繕寫以進公手書進呈
上詔至乾清宮命每篇講說大意良久乃出甲子擢內閣學士兼禮部
侍郎在閣凡四月遇事所當言必正言不少隱公事外未嘗與執政交
一語未幾
特簡江寧巡撫陛辭
上深加獎諭賜賚優厚比行又入見賜
御書三軸曰今當遠離展此如對朕也履任之初適
聖駕南巡迎駕至淮安
上慰勞備至扈從至江寧儀徵命之還時署中案牘如山公皆親自檢
閱正己率屬絕苞苴杜請託嚴私派清漕弊省獄訟汰蠹役甦驛困毀

淫祠禁侈靡興教化凡諸便民者皆奏請行之見屬吏必反覆丁寧告以
君命不可負民命不可殘數月劾其不奉令者又劾其陽奉而陰違者由是吏治澄清大江南北無一物不得其所後立社學聚生徒講孝經小學月吉講
聖諭風俗丕變丙寅春
皇太子將出閣
上諭吏部自古帝王諭教太子必簡和平謹恪之臣專資贊導江寧巡撫湯斌在經筵時素行謹慎朕所稔知及簡任巡撫以來潔己率屬實心任事允宜拔擢大用風示有位
特授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聞
召命即行蘇城及外郡之民送者十餘萬人兼程北上比入見
上溫語慰勞之因問沿途所見以鳳陽徐州饑荒對
上即遣官往賑活者無算尋充經筵講官
上特命行坐講禮復總裁明史與會議遇大事
上必使人問湯斌云何一日

上幸海淀命公輔導
皇太子公具疏辭奉
旨令回奏尋改工部尚書詣潞河勘水回一夕卒
上聞遣學士以茶酒賜奠命馳驛回籍照尚書品級
賜祭葬公剛毅介直忠孝原於天性篤志聖賢潛修默證內體諸心外
見諸行事平易確實不慕高遠於性命之淵微造化之精奧雖探討窮
究而必以日用倫常為可據於古今之治亂事機之得失皆綜會貫通
而必以誠意正心為有本明於審理而不顧利害循分自盡而不希名
譽因事善處而不拘成見見義勇為而不計後功雖遇盤錯處患難而
當機立斷神閒氣定如在事外所謂得時措之宜者也與人處久而愈
親人有一長必延譽而扶植之至於以道義來從受學者則執兩端以
示本體工夫開發無復餘蘊使人知聖賢可學而至而向往之心自不
容已所至興學育才成就為多在林下時或勸之著書曰學貴日新今
日之所是異日未必不以為非何敢妄作所著有洛學編二卷睢州志
五卷詩文二百餘篇明史藁若干卷行於世

又湯司空逸事　方苞

國朝語名臣必首睢州湯公公自翰林出爲監司年四十從孫徵君講
學夏峰質行著河漳其治績吳淞十郡兒童女婦皆耳熟焉立朝之節
同時士大夫多知之惟受特知於
聖主而卒困於僉壬其致怨之由相搆之迹雖門人子弟或不能詳也
公巡撫江蘇時執政明珠有家隸言事多效公卿震懾所至大府常郊
迎過蘇畏公威聲弗敢謁自監司以下朝夕候其門公聞使召之將命
者用故事以客禮請從騎數十至轅門顧謂左右主人出迎何遲也入
之辟大門傳呼大驚窘迫脫厮輿服被之入至階下見公南面坐乃跪
而聽命公曰汝主與我同朝聞汝來故以酒食犒汝命門卒爲主人其
人漸沮即日去蘇歸訴之謀致難於公而公聲績甚焯
上方鄉公念公在外無從得事端會
太子出閣讀書乃爲
上言湯某以理學爲時所崇輔教
太子非某不稱
上然之遂以詹事徵公之內召也比郡士民爭以農器什物塞水陸道
不可行公示諭吾在外不能爲父老德往者屢請核減浮糧並爲廷議

阻今入見
天子且面陳之余相國國柱者執政私人也得此以告曰曩議皆
上所可也善則歸君過則歸已而市於衆以爲名使
上知此立屢矣比公至語已
上聞而公未之知進講東宮首大學財聚民散數則畢講東宮入侍
上問所肄具以聞
上曰此列國分疆時語也若海內一統民散將安之試詢之公具陳秦
隋土崩狀且言一統而民散禍更烈於分國時
上聞猶諒其忠會靈臺郎董漢臣上書指斥時事及執政大臣下內閣
九卿廷議執政惶悚不知所爲議與同列因服待罪王相國熙繼至貌
甚暇徐曰市兒妄語立斬之則事畢矣執政曰
上閱奏至再三親點次類嘉與之奈何君言若是王笑曰第以吾言入
視何如時公爲宗伯最後至余相國述兩議以決于公公曰彼言雖妄
然無死法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吾輩當自省國柱曰此語可上聞乎
公曰
上見問固當以此對執政入奏國柱尾其後而與之語

命下董漢臣免議戊辰京師人爭傳
上將籍公內府為旗人表卒時公以興作度材於通州某月某日日下
餔忽返招鄉人某官與語客退獨坐一室嚮晦語家人吾腹不寧夜半
遂歿既歿踰月
上與諸大臣語曰吾遇湯某特厚而怨訕不休何也眾曰無之
上曰廷議董漢臣彼昌言朝無善政君多失德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
尙不為怨訕乎眾乃知公為執政及國柱所傾也非
上寬仁夙重公公以此無類矣公之以執政家隸生釁也余聞之蘇人
蔡忠襄之子方炳及其族子又韶其以董漢臣之議見誣聞之相國桐
城張公英安溪李公光地余國柱與執政比而傾公聞之冢宰錢塘徐
公潮公之死聞之孫徵君之孫洤公之孫之旭余同年友也叩公遺事
皆未之前聞恐久而眾說異端故著其所聞於目擊公事者

又工部尚書湯公神道碑　徐乾學

工部尚書睢陽湯公卒於位其孤以其喪歸葬之於某原明年以官世
治行來請碑銘余不敢辭爰按公行狀而以余所立朝親見聞者備書
銘之石俾揭於墓道序曰公諱斌字孔伯號荊峴一號潛菴順治五年

舉於鄉次年會試中式又三年成進士改宏文院庶吉士邸舍不避風
雨常宴坐讀書不妄有通謁給事中蔚州魏公象樞吏部湯陰王公伯
勉皆以淸節名於時每過門輒攬轡徘徊歎息乃去甲午授國史院檢
討時議修明史上言宜依宋遼金元史例錄南渡後死事諸臣執政詫
其言疏上夜半傳
旨召至南苑人皆爲公懼然
世祖皇帝顧與溫語移時不以爲罪也乙未
詔選翰林出爲監司公得潼關道副使是時黔師屯成都漢中經略兵
屯湖南關中徵發四至民逃匿十二三公下車約束每大軍至使人逆
之境外無得入城總兵陳德之調湖南也至關欲留公謂二萬人坐食
於此勢必不支然須車載送不可强遣也於是陳檄車五千兩騎報曰
陳將軍實用車二千其餘待折鏹以行公潛遣人僦車二千而令民匿
車河下還報車少將軍乃謂公曰我自僦車盍畀我錢乎公曰固善顧
必以人量車每車坐幾人使民知其不足而補之陳遽傳令軍中公乃
出坐關門上揮士以次升車滿十輛卽遣出關而河下車皆集夜漏盡
四鼓悉出關無一人留者因設祖道關門外請將軍出將軍聞鼓聲大

驚欲追還軍士公曰吾民驚牛裹糧十餘日一散不可復聚且軍已出關不得入也遂倉皇去至洛陽留匝月軍變焚殺上聞而關城以公故得宴然無事未幾流民歸者數千戶歲旱無麥而春夏兵餉例支麥麥價浮於穀公請發倉穀以代軍餉以為若是兵且變督撫徵麥益急公曰吾民乏食將棄為餓殍公憂兵變獨不憂民變乎即發倉穀與兵約今歲無麥食此明年將補支若麥而以穀償官皆喜曰願如令於是關西數千里麥征悉停兵民賴之公莅事精敏訟無留獄環境五十里聽質者皆不齎宿糧從鄉士大夫咨民疾苦罷行之或有以私干者見公輒縮朒不得發常行勘荒遇雨止大樹下民朱欄其樹時人以比之甘棠云轉嶺北道參政轄贛南二府甫三日清積案八百餘李玉廷者明舊將以所部萬人入山為盜公以書約降之未及期七日而海寇犯江寧公策玉廷必變計夜馳至南安設守畢而寇果至見有備逃去隨請於制府用將士分屯要害五六處誡令固守毋妄動玉廷所向與兵遇遂就擒其黨亦解散公持身清潔所至欲為地方興利除弊其志甚銳其才足以濟之而一本之於至誠故上官雖時有所牴牾而終釋不疑以有成功自潼關移任僅攜僕二人往返八千里既定大亂念封中憲

公病甚卽謀歸省督撫惜之例外官
予告非特薦不得起公故有異母弟甫六歲督撫欲令權宜以終養請
公曰奈何以此欺吾君也且謂無兄弟而歸吾父必不樂竟以病告罷
年纔三十三云初明末寇陷睢陽公母趙恭人以節死順治間始得旌
公之歸也日侍中憲公及軒恭人色養備至而爲趙恭人建祠於所居
西偏每朔望謁家廟畢必至祠展拜歔欷里人私識其來時刻先後二
十年未嘗少差丁中憲憂服闋造蘇門孫徵君門請受業與同志爲志
學會講求玩索所養日充粹官長稀見其面有同年任方伯者見郡守
問公近狀對言實未間有此人方伯益嗟歎不已
今上戊午詔舉博學鴻儒司寇魏公以公名上試補翰林院侍講同纂
修明史辛酉充日講起居注官轉侍讀典試浙江壬戌充明史總裁次
年命直講筵纂修
兩朝聖訓公每日昃輒正襟端坐潛思經義比入講敷陳詳切務以誠
意動
上聽歷左右庶子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居四月會江蘇巡撫缺
上命公往陛辭

諭以朕非忍出卿於外顧江南風俗奢靡訟獄繁夥以卿耐淸苦特令往撫之冀有所變革因賜鞍馬一綵緞十白金五百兩比行又入見

上徹御饌賜之復賜

御書三軸曰今當遠離屣此如對朕也時

上將南巡急抵任至則文案山積數日迎

駕北渡江就舟中判決晝夜不假寐者六日而積滯盡淸公扈蹕至江甯

上再賜御書一軸蟒裘羊酒傳

旨令逕歸署蘇松舊積逋相仍有司不滿歲卽罣誤去以故皆不自愛而私規近利上官陰持其短索賂益急虧公帑繫者纍纍公至則進州縣吏盡斥其所爲且曰今與若更始茍稱職吾不吝薦引卽不能以考成罷歸猶得完身名守墳墓奈何日坐堂皇引前官妻子對簿勘產反蹈若所爲皆頓首涕泣曰公活我又誡司道郡守不得責屬吏餽金皆指天自誓曰不敢於是除耗羨嚴私派淸漕弊汰蠹役行保甲革鹽商羨費一切皆以身先屏絕請託居數月乃劾其貪暴尤甚者去之自制府將軍下皆轉相戒不受所屬一錢奉使京朝官往來過客迅棹疾去

亭傳無斗粟之費吏治廓然大清公之陞辭也
上諭以積逋當以次漸理故公為政先謀寬民力興教化培植根本為
務嘗請改並徵積逋為分年帶徵免十八十九兩年災欠減賦額寬考
成豁逃丁調驛困免蘆課買銅除邳州版荒捐明萬歷朝所加九釐餉
聞有災傷弊政不問廷議可否疏立拜發亦恃
上之知其誠悃故見事無不為所告無不盡也初至報睢寧沭陽邳州
災
上為之蠲賦數千兩又報泰州災并永蠲前二年賦次年淮揚徐大水
奏免賦十餘萬兩又盡免高郵寶應泰州興化鹽城等州縣賦復數十
餘萬嗚呼
上之嘉惠於民至矣公所以將順而宣布之者豈非所謂
主聖臣賢千載一時者歟公猶以救荒之法為未盡乃發常平倉粟及
丐將軍提鎮権關輸粟往賑又檄布政司以庫金五萬兩告糴江西湖
廣或謂公宜先奏聞公曰吾
君愛民必俟
旨往糴民不溝中瘠乎遂遣兩同知行誠之曰若至極言淮陽饑狀米

斗一金令遠近聞之羅財及半運還而大賈爭泛舟下江市中斗米直
百錢而已後歲熟償庫國帑無損而民所全活以億萬計有司請報湖
蕩蓮芡公駁還固以例請公曰例自人作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且
蓮芡或不時熟一報部卽為永額後欲去之可得乎禁遊冶驅優伶娼
伎嚴市肆淫辭邪說之流行刊布者禁有喪者無得火化及久停柩者
令下一歲報葬者三萬餘棺五通神者祠廟遍江南巫覡利誕妄士女
怵於禍福奔走如鶩公取其像投湖中民始大駭已而妖遂絕吳縣監
生王某有奴竊貲逃出數年突引弓刀二十騎自稱鬻身親王府詬罵
索金錢公立擒付獄論如律常熟縣奴某持其主父
國初得隆武劄迫主遠遁欲據有主婦公廉知大怒曰國家屢更大赦
此草昧時事何足問而逆奴以脅若主乎追劄燔之斃之杖下廣立義
倉社學聚民講孝經小學月吉讀
上諭律令舊俗丕變而或勸公以講學者公謝曰吾知盡吾職而已不
知講學也又請為公立書院公曰吾不講學安用書院蓋公之學主於
隨處體認天理其要歸於自得而外貌夷然不自矜飾故人非久相識
者不知其嘗學道也其學於蘇門也本崇姚江而不以先入之言為主

故於濂洛關閩之書尊信之尤篤余師孝昌先生著學統一編公曰吾當拳拳服膺京邸與陸靈壽龍其談三日夜心契其說與夫世之標宗旨樹藩籬以自炫鬻者迥然異趣惟其一本於誠而已其樂閒靜甘澹泊天性也居官不以絲毫擾於民夏從貿肆中易苧帳自蔽春野薺生日採取啖之脫粟羹豆與幕客對飯下至臧獲皆怡然無怨色常州知府祖進朝有惠政嘗落職公疏留之進朝製衣韡欲奉公久之不敢言竟自服之舊錮漕及地丁分年帶征權要以部費為名前後索銀四十餘萬布政司屢以為請且謂民樂輸公不可請之亟公怒將發其事吏叩頭謝久乃已大計藩臬託治裝遷延無行意公曰明日不行行劾汝矣不得已遂空手入都而他部每郡縣坐勒費至二三千金不止公見屬吏必霽顏色告以

君恩不可負民命不可殘懇懇如家人語故其下皆畏而愛之以州縣為親民官愛民必恤吏立意培護是以爭自濯磨勉於為善公之文告坐而言可起而行使民易從不為峭刻過舉公勤於政事案牘紛煩必躬親裁決凡行過公移數月後屬吏參謁面詢始末辨論明晰小有遺忘命左右取原案繙閱虛公採索以求至當屬吏人人感服不為苟且

塗飾以邀取名譽方整刷未竟會
皇太子出閣
上諭吏部除授公禮部尚書管詹事府事至則立
召見問路所由及地方利病公以鳳陽災對
上遽遣學士往賑尋充經筵講官總裁明史每晨東宮直講
皇太子賜坐稱以先生講畢出預廷議居久之命與吏部尚書達哈塔
日侍
皇太子
上所以倚任公者甚至然公在吳時已有不便公所為者以為形已之
短而忌之而公將入朝時吳人欲攀轅留公公譬曉之曰
天子仁聖爾民疾苦如某事某事吾當入告為爾蠲除忌者以公市恩
百姓談議時政又淮揚開濬下河
天子遣大臣二人會督撫議眾欲停工公獨不可或勸公姑從眾論俟
大臣入報
天子以公言口奏唯聖明裁擇公不得已乃諾大臣歸匿其辭不奏及
公陛見

上問下河事具對本末大臣皆得罪以此舉朝側目公亦以久勞簿領精耗神疲殿幄起居動見抉摘部覆革職者再降調者一賴

上寬仁曲全僅鐫級而已公請養母求去不得又自惟奉職無狀久留不可闔門屏營席藁待罪每宣

旨則涕泣叩頭請死

上聞之憫然爲之動容未幾遷工部尚書方受事而病不可爲矣

上遣御醫診視疾稍間奉

命詣潞河勘楠木感風寒歸遂大困臨殁戒其子曰孟子言乍見孺子入井汝輩須養此眞心令時時發見久之全體渾然可達天德若襲取於外終爲鄉愿無益也復以聖恩未報母養未終爲言挽子溥手指畫草遺疏謝

上公遂瞑

上聞遺學士多奇翁叔元賜奠茶酒命馳驛歸以尚書禮祭葬公忠孝廉潔出於天性臨事制義充之學問平時見爲迂闊而當幾磊磊立斷馭下凜不可以私干而所在務寬小過撫吳時蘇有高士徐枋居西山四十年不入城公屏騶從步行造門枋終不肯見公歎息而去時議兩

高之其閭
召將去吳也百姓啼號罷市十餘日投匭斂錢謀叩閽不得則老幼提攜奔送自吳門至江北千里不絕於道其歿也無知不知皆哭曰正人死矣人謂公撫吳廉直似海忠介而去其煩苛精敏似周文襄而加之方正至其所學純粹有體有用蘊之而爲道德發之而爲事業而人尤惜其用之猶未盡者則有非二公之所得而與者矣其家居室無廣廈侍無姬媵日以讀書養親爲事所著有洛學編二卷補睢州志二卷詩文二百餘篇公移條約十餘卷藏於家享年五十有九元配馬氏封恭人子四人溥濬沆準女三皆適士族銘曰
惟湯於世寬始祖遇明之興奮厥武積功神電衛百戶孫襲千戶其諱庠自滁來遷家睢陽易守岷衛祖烈光六傳希范趙城丞子敏孫契州諸生三世棄武名一經尚書生也爲國器性耽典籍弱不戲學播仁種縛以義朝出蓬山暮華陰遺愛衍溢留虞南華山高高貢水深歸棲子舍矢不出再返玉堂詎意必掌
帝絲綸預機密
帝憂南顧予汝賢公出整頓未兩年民蒸俗熙吏恪虔

帝曰汝歸司胄教彼夫己氏豈同調蜮含狙伺術巳巧事有變遷理則
那
主恩前後無偏頗千載覩此石嵯峩

又故中憲大夫工部尚書湯文正公事狀　彭紹升

公諱斌字孔伯河南睢州人高祖諱易官岷州守備曾祖諱希范官趙城縣丞祖諱敏父諱祖契俱學生祖契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明末流賊陷州城母趙氏被執不屈死公從父避兵南下寓衢州順治二年大兵定江南始還里公少端謹比長博通羣籍尤好宋諸大儒書五年舉鄉薦明年登會試榜又三年成進士選宏文院庶吉士十一年授國史院檢討十二年春應
詔陳言請廣搜先代遺書及明末死難諸臣事蹟以修明史且言宋史修于元至正不諱文天祥謝枋得之忠元史修于明洪武並列丁好禮普顏不花之義我
朝順治元年二年間前明諸臣亦有抗節致命者宜令纂修諸臣勿事瞻顧昭示綱常于萬世事下所司大學士馮銓金之俊等謂公誇獎抗逆之人擬

旨嚴飭
世祖心是公言召至南苑温語久之秋
詔選翰林科道十八人加一級外轉以公爲陝西潼關兵備道大兵下滇蜀關中當孔道軍所過頗驕橫民多竄匿公隨方調遣過者悉歛手就約束于是設保甲行鄉約建義倉立社學不三年流民復業者數千戶歲旱無麥而春夏兵餉例支麥麥價浮于穀公請發倉穀以代軍餉不可曰如是兵且變公曰民且飢死獨能不變乎兵有變吾自任之卽與兵約今與汝穀明年將補償若麥而若以穀還官兵皆帖然曰願如介于是關西數千里麥征悉停十六年調江西嶺北道轄贛南二府李玉廷者明舊將以所部萬人入雩都山爲寇公移書約降之會海寇鄭成功犯江寧陰通玉廷公獲成功諜白巡撫斬之度玉廷且犯南安卽移兵爲備玉廷至卻走之復請兵分守要害扼其去路數月玉廷就禽尋移疾歸里丁父憂服除謁夏峰孫徵君受其學歸而與諸學者爲志學會講求體察日益完粹公之論學首嚴義利之辨以爲君子小人無它喩義與喩利而已矣平天下之道無它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而已矣故其在官無取於屬吏屬吏亦不敢取于民上官知其然其于公也亦

無取焉又嘗論官無尊卑爲一官卽盡一職便是位天地育萬物不過如此以是行于己亦以是勉于人視人如己視民事如家事獎善而遏惡損己以益下是故賢者信其心不肖者亦服從其敎康熙十七年
詔舉博學鴻儒都御史魏敏果公副都御史金鋐俱以公應
詔召試一等授翰林院侍講纂修明史二十年充日講起居注官浙江鄉試正考官轉侍讀明年爲明史總裁官直經筵纂修
太宗
世祖聖訓遷左春坊左庶子公爲講官每進講先一日齋肅潛思經義務積誠以動
上嘗言君心正則天下治如天樞之運衆星爲講官須于此處著力二十三年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
大淸會典副總裁官河南災閣臣議遣官往勘公曰無益也使者所至苛擾實甚州縣一聞遣使輒輟耕以待勘是再荒也不如令有司自勘良便已而河南果畏勘災諱者過半給事中任辰旦議巡狩封禪事大學士擬
旨切責公曰給事言是李沆曰邊患旣息恐人主漸生侈心相公獨不

以為慮乎或議改法令公曰官之失德寵賂章也不此之懲區區之法
何足恃乎在閣凡四月所言雖不盡用然莫不敬而憚之六月江寧巡
撫缺九卿會推學士孫在豐浙江布政使石林
聖祖諭大學士曰學士湯斌曾與孫奇逢講明道學前典試浙江操守
甚善可補授江寧巡撫瀕行
諭以江蘇風俗奢華爾其潔己率屬加意化導俾革心易慮
賜御書三鞍馬一表裏十銀五百兩其年冬抵蘇州會
聖祖南巡迎
駕至江寧
聖祖命回蘇治事蘇城道狹總督將毀民居廣馳道公曰如此則數萬
人無所安息非
主上勤民意也遽止之
駕反送至江寧而還于是革耗羨禁私派清漕政汰蠹役行保甲革鹽
商匣費自總督以下皆相傳戒不得受所屬餽遺京朝官使過者毋敢
有括索所部肅然蘇松向苦賦重積欠甚多而江北諸州縣地瘠薄又
屢被水旱公以為民氣未蘇教化未易行也于是奏免淮揚水淹地賦

請緩蘇松積欠爲分年帶征俱下部議行又請蠲十八年十九年災欠請除邳州版荒地賦又請蠲明神宗朝所加九釐餉又極陳蘇松浮糧之困請量行酌減二十四年秋淮揚徐三府復被水公條列蠲賑事宜以聞借布政使庫金五萬告糴江西湖廣不俟

詔下遣官遄行是年米價大平謂善民俗莫先于興學益廣社學之制令城內外及鄉鎮二百家以上皆設學鄉之子弟就學者廩之擇諸生中賢者爲之師月會明倫堂講孝經小學復爲期集士民講

上諭十六條皆身莅之禁婦女毋游觀胥吏倡優毋得衣裘帛毀坊刻淫詞小說諸無賴爲民害者及借端煽誘者悉痛除之上方山有祠曰五通禱賽甚盛神橫而好淫公取其像投諸湖其祀遂絕公自奉澹泊脫粟羹豆與賓友共之治文書率常至四鼓日中始一食或勸以少休慨然曰君命卽天命也日監在茲敢自暇逸乎察吏嚴劾府縣官趙祿星張萬壽等八人貪酷卑罷之舉廉能知縣劉滋郭琇二人以積欠未完格于部議

聖祖特破例用之居二年吏治日淸民俗丕變時大學士明珠方樹黨招權利引前江寧巡撫余國柱爲戶部尚書先後蠲漕及緩征以部費

爲名索金累巨萬布政使屢以爲言公弗許及大計兩司治行有所需
憚公不敢發遂徒手入京以是諸要人皆不便公所爲會
皇太子出閣或言輔導
太子非公不可二十五年春
聖祖遂下詔以公爲禮部尙書管詹事府事公去蘇士民遮塞衢道不
得行公以前論浮糧事屈于廷議因示諭有愛民有心救民無術語國
柱與明珠謀聞于
上謂公市恩既至充經筵講官並充
太子講官進講東宮首陳大學財聚民散之義
聖祖聞謂
皇太子曰此列國分疆時語也若天下一統散將安之試問之公對曰
土崩之勢甚于瓦解秦隋以來迄于勝國末流之禍可毋懲乎
聖祖諒其忠亦弗責也二十六年五月不雨
聖祖命閣臣召問九卿興革事宜公言民間春稅力弗能堪宜復夏秋
兩稅又言蘆課徵銅銅不常有仍聽輸銀便余國柱遽起拄公曰公欲
變此法竢國柱去戶部未晚也會

詔求直言靈臺郎董漢臣上書極論時事語侵執政御史陶式玉劾漢臣摭拾浮詞欺世盜名請逮治下內閣九卿議時國柱已為大學士明珠內懼議與國柱等四服待辠大學士王熙笑曰市兒妄言立斬之畢矣公後至國柱以兩議告公曰彼應
詔言事爾何辠且所言早諭教崇節儉宜施行大臣不言小臣言之我輩當自省于是大學士勒德洪吏部尚書達哈嗒皆如公議明珠入國柱踵其後而與之語已而漢臣免議尋
詔公與達哈嗒少詹事耿介輔導
皇太子公以疾辭國柱傳
旨詰責並問公當會議時何以有慚對董漢臣語公引咎乞加處分于是左都御史璙丹王鴻緒副都御史徐元珙鄭重等並疏劾公且追論公去蘇時巧飾文告沽名干譽時耿介方以疾乞休介公所薦也于是詹事口口少詹事舒淑開音布翁叔元劾介詐疾並劾公不當薦介而達哈嗒獨上疏請與斌介同能並下部察議當革職
聖祖命公與達哈嗒俱降級留任而獨聽介去公適聞繼母疾乞歸省
聖祖手詔慰留忌者意未已宣言

上將隸公旗下或勸公委曲請公間以自解公曰六十老翁何求吾安之矣或又勸公發忌者陰事以紓禍公曰老母在未敢以此試也九月有疾

敕御醫就視改工部尚書九卿有會議事公以入講不至復爲科道所劾部議降二級留任如故十月疾少間屬有興作度才通州歸得寒疾夜半氣逆上遂卒先是語人曰吾數月來心無一綫放逸得力深于平時臨終戒子溥曰孟子言乍見孺子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汝等當養此眞心眞心時時發見久之可上達天德若徒襲取于外終爲鄉原無益也卒年六十一

聖祖遣學士多奇翁叔元奠茶酒

命馳驛歸以尚書禮祭葬陝西江西江南諸大吏竝采衆議請以公入名宦祠

報可雍正十一年

詔入賢良祠乾隆元年追謚文正所著雒學編潛庵文集行于世子四人溥濬沆準公之學不立門戶不矜口辯嘗論朱子之學流而爲誦說其失也支王子之學流而爲虛無其失也蕩去短取長補偏救弊要以

躬行心得爲本若乃黨同伐異終日喧呶自以爲閑道闢邪不知其去道也日遠嗚呼公之用心可謂公而篤矣夫其內省也密故未嘗驁于外其自任也重故未嘗足于中其仁于民物也誠故其出也上孚而下應其服習于天德也熟故歷夷險盡常變灑然而不繫安然而不遷古之所謂大人者非公其誰與昔曾大父侍講公嘗侍公凡席平生奉公爲師法輯公遺書板行南方紹升讀公書慕公久顧前輩所撰諸碑誌頗未盡本末爰次公遺言行采其犖犖大者爲之狀如右

文湯中丞雞記 馮景

予問黃進士春江湯中丞潛庵自明至今撫吳者誰比曰海忠介周文襄得公而三因言公涖任時某親見其夫人暨諸公子衣皆布行李蕭然類貧士而其日給惟菜韭公一日閱簿見某日市隻雞公愕問曰吾至吳未嘗食雞誰市雞者乎僕叩頭曰公子公怒立召公子跽庭下而責之曰汝謂蘇州雞賤如河南邪汝思啖雞便歸去惡有士不嚼菜根而能作百事者哉并笞其僕而遣之公生日薦紳知公絕餽遺惟製屏爲壽公辭焉啟曰汪琬撰文在上公命錄以入而返其屏及內擢詹事將行百姓號呼如兒失母罷市三日各繪像以祀去之日窮鄉下邑士

女童叟手焚瓣香咸來會送民其闔城門不得出公勞且慰曰我何德而勞父老乃至於此民皆羅拜涕泣良久乃得行敝篋數肩不增一物於舊惟廿一史則吳中物公指謂祖道諸公曰吳中價廉故市之然頗累馬力嗚呼
清興以來八座之中一人而已宋李及知杭州在郡數年不市吳中一物比去惟市白樂天集一部當時賢之然李則郡守而湯公位開府又賢於幼幾遠矣宜其可以媲美周海而三也謹記之以備異日史官之闕

又湯文正公傳　楊椿

公姓湯氏諱斌字孔伯號荊峴晚號潛庵河南歸德府睢州人也順治九年進士改宏文院庶吉士十一年授國史院檢討時議修明史公上言
陛下御極之初前明諸臣有未達天心抗節授命者此與海內混一竊名叛逆者不同宜下寬大之
詔俾史臣得免瞻顧疏上內院見之不悅請罪公夜半
世祖召至南苑面語移時以公為可大用明年改整飭潼關兵備分巡

關內道陝西按察使司副使川湖雲貴用兵往來關中者相屬咸驕橫不戢公徵發有方先使人迓之境上與之約皆肅然莫敢犯歲大旱麥苗不盈尺而軍士必欲麥此非兵變即民變耳召諸營弁諭之皆喜曰諾兵不苦飢而民不患苛索總兵官陳德之調湖南也檄用車五千兩至關以母病欲留公令集車二千兩於河下置酒延陳飲陳使人覘車以爲少謂公曰盍畀我銀令我自僦乎公曰宜以人量車使民知不足乃可陳傳令軍中公坐關門上俾以次升車滿十兩即遣出關漏下四鼓軍盡出設祖道關門外遣騎擊鼓傳報陳大驚欲追還軍公曰吾民駕牛裹糧十餘日勢不得復返且軍已出關不可復入陳遂行至洛陽母死留治喪陳爲其下焚死河南不靖者數月關中晏然擢分守嶺北道江西布政使司參政嶺北山高箐深故明將李玉廷據其間爲大盜公手書諭之玉廷請降未及期鄭成功犯江寧公策玉廷必變必先寇南安夜馳往設守畢分兵扼要地玉廷至見有備驚走所向與兵遇戰輒敗其黨張熊謀應之公遣兵捕熊得僞敕一劄數百黃金侯印一熊素以金錢結民民訴熊無罪者數千人贛州巡撫蘇宏祖謂公曰民黨

叛奈何公曰此愚民非黨叛也若黨叛將亡匿何敢連名來訴耶燬敕劄銷印以賞捕者而以通盜論殺熊則無事矣宏祖從之玉廷揚言保熊者皆坐黨叛律以恐民民聞公言遂無有叛者邸報斷九日訛言江寧失守宏祖將調兵防灘公言海寇陸戰必敗此言必玉廷爲之分吾兵力耳有持僞檄至軍門公請宏祖立斬之百姓人人惴恐道中行者悉偶語公登輿羽書適至公在輿中大言曰鄭成功敗死矣聞者轉相告衆遂安未幾成功果敗走遂死而玉廷先數日就擒其弟廷秀以衆降當是時微公贛幾危公聞封中憲疾自以病請告宏祖謂公曰君年少以病歸例不得復起盍以終養請乎公曰吾有弟六齡而以終養請是無弟矣卽歸吾父必不樂且奈何以此欺吾君哉五請始許之公時年三十三耳家居二十年康熙十七年魏敏果公薦公博學鴻儒試補翰林院侍講轉侍讀日值

經筵敷陳剴切務以誠意動

上聽

上每正容納之事有他人不能言公借書意闡發

上未嘗不和顏受之也歷左右春坊左右庶子二三年陞內閣學士兼

禮部侍郎時天下無事
上將省方問俗爲百姓除患苦以江南習尚奢靡民多巧法吏治亦寖
隳廢欲改更之俾務本崇實知公有才守
先帝時名臣命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旣至宣布
諭旨使吏民知
上意然後爲民請命前後疏數十上所蠲諸州縣銀賦數十百萬兩糧
數十百萬石部議或從或否
上每以特旨行之方
上之自揚至蘇也行工部以蘇城道隘議毀民房以除道總督王性命
欲從之公曰如此則數萬家無所棲息非
聖天子問民疾苦意
上大悅淮揚徐饑發常平倉粟不足以賑貧民倡文武官輸粟繼之猶
不給檄布政司以庫銀五萬兩告糴於江西湖廣或曰此大事宜請
旨公曰候
旨然後糴民皆溝中瘠矣
聖天子愛民如子吾寧先發後聞耳遣兩同知往戒曰至彼當極陳災

狀言斗米一金兩同知如其言糴未及半大賈爭集淮揚斗米百錢而已上初聞民饑憂之旣聞公善賑則甚悅後知先發後聞也益大喜或請報蔆芡稅公曰朝廷任土作貢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蔆芡歲或不熟一報部卽爲永額欲減之得乎海禁初開浙江提督某請遣將巡海捕盜

詔沿海四省督撫議之公曰有盜然後加兵今盜在何所而欲遣將乎徒滋瀕海患耳蘇松州縣官困於逋賦不三歲輒罷因不自愛而私規近利上官陰持之索賂益急虧庫金繫獄者纍纍公進州縣官訓曰若等以金事上官爲久宦計耳今以逋賦累尙何冀我與君等約能稱職我分當拔汝卽不能以考成罷歸尙得奉先人壟墓奈何日坐堂皇引前官妻子勘產顧反蹈所爲耶皆頓首泣謝又戒司道府不得責屬吏餽數月劾其不奉令者已又劾其陽奉陰違者官吏傳相敕厲總督將軍亦相戒不受一錢奉使京朝官過者迅櫂疾行未嘗煩斗米之餽毀淫祠絕游冶驅優伶倡妓罪奴僕之畔主者懲市肆淫詞小說之刊行者禁有喪毋得火化及久停匶於家一歲中報葬者至三萬餘棺二年巷無游民室無佚女農商工賈各敬其業骫法及誣辭興訟者洗手斂

迹民間所行或不善父兄子弟相責曰奈何尙爾爾將毋我湯公知也
上以公實心任事屢詔嘉美而是時內閣大學士納蘭明珠戶部尙書
余國柱方用事不便公所爲思中傷之國柱與公同年進士又先公爲
巡撫相善也江蘇布政使龔其旋以貪爲御史陸隴其所劾因國柱行
賄於明珠事得緩公受巡撫命國柱頻夜過欲爲請終不敢自慙無以
報龔也始心望
上屬江南漕四分之一國柱使人語公曰此皆北門力宜以金四十萬
酧之使先後至公禁勿與屬吏以民願輸告曰不與彼仇公必甚公曰
民有銀甯不以完國賦而入私門乎吾甯旦暮斥不忍見若等剝民媚
權貴也將按窮其事其人叩頭謝乃已明珠國柱以故皆憾公外吏賚
金明珠門者不絕惟公屬無一人往比大計明珠索公一刺不可得益
怒泰州民田爲水淹國柱爲巡撫時以涸出報州民訴於公公遣官勘
實念請將爲國柱累不請則爲民害無已時奏言前二年之水乍消乍
長撫臣未敢遽聞今水更甚於前乞並免前租
上從之國柱得無恙民德公因怨國柱國柱不知公之爲己也反怨公
會公以奏銷斗役口食報戶部國柱奏斗役口食該撫明知不應支給

乃朦混奏請宜敕吏部議吏部以朦混當革職而前兩撫皆請之其一
郎國柱也國柱懼囑吏部止議罰俸
上怒曰爾等不欲世有清官耶而尚議湯斌乃爾并前兩撫免之二十
五年
上以
皇太子將出閣召公爲禮部尚書管詹事府事民聚哭轅門外叩留公
又設匭斂錢爲路費將詣闕保留公公出示曉諭乃止既行遮道焚香
送者無慮數億萬踰千里不絕公渡淮乃返國柱使人覘知之更大媿
而忌公益甚公至京入見
上命公坐問途中年歲若何公奏鳳陽災狀且言徐州飢入春尤甚
上遽遣學士麻爾圖賑之自是廷議
上必問湯斌云何諸大臣所奏公未及知者必訪公然後行於是明珠
國柱愈畏公恐公發其陰私而議下河事與公不合尤患公下河者山
陽鹽城寶應高郵江都泰州興化地卑下上流淸日日淤淮水溢總河
靳輔素出明珠門下用幕客陳潢計多設減水壩洩之海口沙壅水不
能盡出七州縣田廬盡沒水中

上南巡舟過高郵邵伯憫之御史李時謙請濬海口以出積水
上命尚書伊桑阿薩木哈往視還奏當如御史言廷臣請命輔
上以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尋因廷臣議命成龍受輔節制輔以己乃河臣開海口而成龍董其役己僅綜理之不悅成龍議需銀八十餘萬兩輔益愠陳潢代輔草疏萬餘言以難之其略曰海口高於內地五尺疏海口則引潮內侵請先築一丈六尺高之隄束內水高一丈盡毀減水諸閘壩建二大石閘於高郵邵伯洩洪澤湖天長盱眙之水使入隄又建二大石閘於白駒場南北岸東隄內之水使入海共需銀二百七十八萬兩有奇又請增設官二百七十餘員任其事
上命廷臣議廷臣是輔言
上召輔及成龍至成龍力排輔議廷臣復多右輔
上訊淮揚人官京師者侍讀喬萊等十一人皆言
陛下行救民之事靳輔建害民之議斷斷不可行者有四
上命薩木哈學士穆成格會公及總漕徐旭齡再勘兼詢七州縣耆老高郵興化民有受輔囑者言開海口多損人廬墓願罷工公曰工不可罷也上水日增下無所洩不十年無淮揚矣尚何廬墓可保乎今兩府

災糧盡蠲所餘不滿三十萬不若盡乞與民令民自開開一尺有一尺
之益開一丈有一丈之益不作大舉不設多官州縣官督之便薩木哈
穆成格曰公言良是第奉
詔問民疏中又可入公語耶某歸當為公面奏之二人還匿公語不奏
但言耆民願停工役
上命暫止之及公至入見
上問公公對如所語薩木哈穆成格者
上詰問二人二人皆輸伏乃罷二人官發帑金遣侍郎孫在豐濬之而
命廷臣議塞減水壩廷臣言必不可塞
上問公公對曰臣聞舊時止有四壩今增至三十六不塞則水勢分散
河流緩弱河底必高國柱曰減水壩明臣潘季馴成法公曰靳輔今與
季馴不同季馴減水壩放水出海靳輔減水壩放水入田塞之便其冬
下河水驟長數尺在豐奏請閉諸閘壩廷臣議召在豐及輔
上曰在豐不必來在豐不能與輔抗明矣永閉閘壩在豐豈敢輕言在
豐所請不過欲上河不放水耳假令輔治下河上流不塞能於巨浸中
從事乎輔前欲閉諸口今在豐為之又云不可豈非有意阻撓耶其召

輔來京朕面問之輔至言高郵壩可暫塞高家堰壩不可塞公言不塞則七州縣水無所歸將來漕運亦大可慮輔曰下河濬恐海水倒灌公曰海之潮汐猶人之呼吸也平日海潮所及原不甚遠逆入者江河水爲海潮所湧非海水也颶風海嘯非常災異豈可預計

上曰下河濬海不內灌朕可以理必之命廷臣再議復俱以輔言爲是公語輔曰昔潘季馴用高堰逼淮刷黃不敢輕開尺寸者今開六壩二閘矣更加三十六湖之水盡注漕河又開一百餘丈之滾水壩洩之獨不思下河之地有限上流之來水無窮以有限之地供無窮之源三二年間黃水淮水三十六湖之水停蓄泛濫一綫漕隄勢必大壞開海口治下河救七州縣民命亦實爲漕運久遠計也公所以堅執不移者不過以開閘壩費帑金無算今日可塞昔日何以誤開恐有議之者耳夫治水如治病因病立方補洩隨時不得以後日之用補咎前日之誤洩又安用固執乎明日入奏輔言南壩塞恐淮水弱不能引入清口黃水强反逆灌入淮河

上曰淮水不弱或河南水少以致淮弱耳若塞高堰六壩黃水豈能逆入耶今欲濬下河而不塞高堰六壩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何益輔

語始塞
上發議時廷臣悉主輔惟通政司參議成其範科道王又旦錢珏主成
龍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異自公還朝終始與輔牴牾
上卒從公言閉高堰六壩明珠國柱愈惡公輔亦比而與公爲仇謀去
公甚力然以
上知公深無奈公何也春旱
上求直言五官靈臺郎董漢臣上書言十事語侵明珠明珠懼欲囚服
待罪大學士王某曰何必然漢臣小臣也敢言國事是直以妄言戮之
耳御史某聞之劾漢臣希富貴且言漢臣不知書必有代草者國柱時
亦已爲大學士請命刑部究主使
上遣問九卿公獨白漢臣無罪內閣傳
旨令九卿更議國柱目公曰幸勿違衆公曰漢臣應
詔言事何罪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反罪言者耶舉手指心曰如此中
何國柱恨次骨
上幸海淀留公輔導
皇太子公病具疏辭明珠欲因此罪公

上不聽國柱嗾廷臣交章劾復不聽左都御史某希明珠指劾漢臣國柱使人語漢臣卽對簿引湯公漢臣曰我安識湯公我草疏已數年三至通政司不得達前後通政司可問也柰何誣湯公卽訊我我獨識御史江蘩耳江蘩者國柱姻也

上遣問漢臣漢臣對如前

上意解國柱忿且恚摘公去蘇時示愛民有心救民無術語誣公爲誹謗

上問公公欲對國柱遽從旁止曰

上責問宜叩頭謝柰何欲辨乎明日左都御史某劾公辨非體

上見擢任巡撫涓埃莫報語大怒抵其疏於地曰乃併其巡撫不善耶顯明珠國柱等曰果爾前擢用時爾等何不言皆免冠謝大名道副使耿介登封縣人年老家居公以其篤學薦侍

皇太子講

上以爲少詹事介性迂謹國柱嗾廷臣劾之并劾公吏部議公革職

上命降級留任明珠國柱意不愜朋謀公益急未幾公以繼母病疏請歸省

上手詔卿何忍舍朕去將賜第京師命卿迎養耳公奏臣毋老萬不能來上卽不舍臣臣請暫歸省復來以白衣領史事

上不允而國柱宣言

上怒甚將隸公旗籍已得

旨猶秘之急召詔閣中會公入朝以病扶上輿道路宣傳湯尚書入旗矣皆泣下江南人多客都下者並集鼓廳門將擊登聞鼓訟冤聞公還始散越數日

上遣太醫視公疾改公工部尚書九卿議事公入講適不至科道又劾公吏部議降級調用

上復命留任明珠國柱及劾者皆失色二人既屢譖不得騁將謀興大獄羅織公會公薨乃已康熙二十六年十月丙辰也年六十有一

上遣學士二人奠茶酒馳驛回籍賜祭葬如故事後一月國柱坐事踉蹌出國門明年春明珠靳輔皆被劾罷官陳潢者以導輔阻撓下獄論死儀吉案陳潢吾郡秀水人靳文襄治河皆奉其成謨以有成今河下文襄祠堂有摘頁配饗者卽潢也雍正十一年

世宗命祀公賢良祠

御製文即其家祭之
今上乾隆二年賜謚文正
御製碑文立於墓復遣官致祭焉
贊曰公自幼志聖賢之學中歲殁三年之外往夏峰與容城孫鍾元講
學北面執弟子禮焉
聖祖嘗語朝臣云今之有道學名者往往言行相違惟湯斌有實行又
云斌言不敢欺朕朕驗之良然蓋其忠實心誠信於
天子也三任外服皆實有惠政可紀而在江南尤著以
聖祖知公公故能所見無不爲所言無不盡也其自江南內召士民建
生祠於蘇州學宮既殁會哭祠下者萬餘人皆號慟失聲迄今奉祀不
絕長洲汪編修琬云江南數百年來周文襄王端毅而外巡撫未有如
公者崑山徐尚書乾學云公廉直如海忠介而去其煩苛精敏似周文
襄而加之方正皆知公而猶未盡者也公之學誠而已矣誠故獲乎
上以信乎民斯不疑於所行也嗚呼至矣哉古之遺愛也已
又送湯公潛菴巡撫江南序 潘耒
東吳於古爲揚州之境厥土塗泥厥田下下以其民勤於生事疾耕力

作不憚勞苦故田畝日闢戶口日增自唐以來號爲殷富宋時畝稅一斗元有天下令田稅無過畝三升民大樂業元統至元之間吳中富盛聞天下自明初沒入張氏故臣及土豪田按其私租籍征之畝至八斗而民始困然其初止輸南京耳永樂中都北京民始有轉輸之煩加耗自倍其初止官田賦重耳民田畝稅不過五升其輕自若也嘉靖中併官民田一切以三斗起科而民重困然催科猶未急也萬歷初限分數爲考成緩征之法不得行而民愈困然猶止常賦耳天啟以後時有加派復苦額外之征民不堪命以至於亡蓋吳中之民莫樂於元莫困於明非治有升降田賦輕重使然也雖然當日之民固甚困而猶能相保以生者則以三百年來英君賢相念財賦根本之地時時噢咻其民小有水旱輒除田租捐放積逋動數十萬計而督撫大吏又能深計曲算行德意於成法之外如周忱之減官田租額劉孜之勸墾積荒王恕之請蠲被水田租朱瑄之奏蠲無徵稅糧李克嗣之大修水利歐陽鐸之更定征徭法皆能補偏救弊變重爲輕是以民得小休不至顛蹶

國家承明積弊之後田賦之重轉輸之勞一如往時加以催科日益急考成日益嚴東作未動追呼到門數年逋租併徵一日辦正供而積逋

不償輸舊賦而新課不登爲有司者雖有龔黃卓魯之賢鮮不厄於考課遷除之路既絕則取盈囊槖而止貪殘放縱無所不至吳民之困未有甚於今日者也

主上仁聖亦嘗軫念東南之民惻然欲除其疾苦而軍興多故未遑沛發德音大吏即賢亦未有如周文襄王端毅之倫憂國如家爲民請命者豈天之未欲甦吾民與亦有待而然與今年夏江南巡撫有缺吏部以當遷者名上及九卿廷推皆不得

命命學士睢陽湯公持節以往公固當代大賢學醇而德充體完而用鉅又荷

主上特達之知自密勿重臣出寄心膂與他開府者有異當大有爲之時而處積弊之後改絃更張因時通變以拯吳人於阽危非公將誰望焉誠能以吳中重賦之本末與積困之情形具告於

天子不敢望復宋元及明初故額即如宣德中詔書量減現額十之二三民且欣然慶更生此其上也不然而盡免積年逋租令民專辦本年正額蠲不可得之虛數而去無窮之逋累此其次也不然而緩徵收之期略如夏税秋糧舊制寬考成之法不必以十分爲率令民得稍休息

官得望陞遷又其次也下此則無策焉及公之身而不爲吾民其無望焉耳矣未嘗以鉛槧從公於史館賦役一事竊究心焉粗悉其顛末今爲公部民言其地之疾苦宜無大於此者若夫一鄉一邑之利弊未敢屑屑爲公道也

又湯潛菴先生墓表 汪士鋐

工部尚書湯公潛菴先生旣薨之二十年其孫之旭始得以進士入翰林嘗來吳中吳民思慕公爭欲識公子孫葢公撫吳之德愈久而愈不忘也公之撫吳也歲在甲子
皇上閱視河工幸蘇州駐蹕三日察公清廉愛民從公言即日回鑾葢
天子知公深信公篤而忌者不察乃指摘公條教中語媒孽萬端必欲置公於死賴
天子仁聖明察曲爲保全今忌者之骨已朽而公浩然之氣常存於宇宙之間至今炳若日星也吳俗故侈靡歲時嬉遊笙歌管弦之聲不絕於耳婦女艷服冶容不絕於道摴蒱之習行於閭閻公悉痛絕之而民亦自畏懼不敢犯其尤著者毀上方五路神淫祠投土偶於湖驅其淫僧立碑禁止撤餘材以修泰伯廟自唐狄梁公爲江南巡撫使毀淫祠

七百餘所於吳獨留大禹泰伯季札伍員廟公生於數千百年下後先相望其揆一也當公之毀五路神也吳民皆驚愕不敢出聲公曰邪不勝正必不殃禍於民也久之民始大信其後五路神徙於他所駸駸乎有復興之勢碑隨仆公之長子在吳中於大吏官舍感激發憤大吏愧沮重立小碑其風復息公之教民也本於誠信以培養生息爲務故不賞而勸不怒而畏惜公未久遷秩以去去之日吳民空城慟哭叩轅門請留者塡塞街巷度不可得乃相率焚香走送數十萬人踰江涉淮驛路千餘里公既去而思公者益深爲立生祠於府學學中名專祠惟韋蘇州一人民感公德因立祠以配之又爲建坊於胥門外曰民不能忘眞不可忘也公之學躬行實踐以程朱爲宗主而不樂詆毀諸儒謂海內學術皆相尙以僞學者未究朱程之理而徒指斥前賢以自居於衞道闢邪之功我不爲也故於陽明不加詆斥者欲以明程朱之道也或謂陽明不當詆斥朱子公曰此陽明之罪過也於朱子何損今人功業文章不能望陽明之萬一而學陽明之罪過亦已惑矣公年二十餘入翰林改監司爲潼關道副使陞嶺北道治贛州以父老乞假歸里居二十年讀書奉親布衣蔬食蕭然自樂丁父憂服除聞孫徵君講學蘇門

公從之學學益醇尋以薦舉還爲翰林修明史公前爲檢討時曾上言
修史之法謂前明諸臣仗節死義者不宜概以叛書疏入
先帝深加獎勵至是則專筆削之事矣公於明史諸志則以歷書爲任
知公之明於天文也讀孫侍郎書知公之明於治河也其於諸經史條
分縷貫凡性命精微之奧無所不達而皆不自以爲能所修明史數十
卷藏於家當謗談之初起也謂公禍且不測未有以發會靈臺郎董漢
臣以上書言事辭多指斥衆欲加罪公曰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吾黨
之耻也忌者藉以爲口實指爲公罪不可後公以辭輔導
皇太子命又欲罪之復嗾廷臣交章劾公
上皆不聽後以母病乞暫歸省
上爲慰留命賜第京師迎養而公病已不可支矣公之安於義命不以
死生禍福動搖其心其得於學問者深也公睢州人諱斌字潛菴其世
次官閥與其他政事具家鈍翁先生所作公墓志中茲不贅鋐年二十
四來遊京師即受業於公之門竊聞緒論今年六十餘矣而學不修爲
可愧也因讀鈍翁所爲公墓志補其遺缺將告於其孫之旭以表於公
之墓以明

聖天子始終全公之意左春坊左中允門人汪士鋐述

謹案原編有答孫屺瞻開海口治下河書毀淫祠疏禁邪說示三

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四川道監察御史陸先生隴其行狀　柯崇樸

貫嘉興府平湖縣華亭鄉二十四都異字圩

曾祖錫允妣姚氏

祖濍妣李氏

父元封文林郎妣鍾氏曹氏贈孺人

先生諱隴其初名龍其後改今諱號稼書姓陸氏裔出唐宰相宣公世爲浙之平湖人宋季有靖獻先生正以學行聞於時元初程文海至江南訪求賢材以正與張伯淯薦正獨不起尋又與劉因同徵固辭不應隱居著書詳具邑舊志靖獻曾孫宗秀明永樂末以賢良徵仁宗引見於便殿奏對稱旨以疾辭賜鈔幣還正統中傾粟麥賑飢勅旌尚義子珪景泰中出穀千數以賑饑者再賜爵迪功郎自後子姓繁衍科第貴盛孝義雍睦迄今以禮法甲邑中迪功孫溥爲豐城縣丞嘗督運夜過采石舟漏跪祝曰舟中一錢非法願葬魚腹漏忽止且視之則水荇裹

三魚塞之人以爲盛德之祐溥子東始遷居泖上築堂名三魚今先生文稾率稱三魚堂者以此東四世孫濾先生祖也濾長子燦崇禎甲戌進士濟南府推官戊寅歲被兵城陷闔門殉難今祀於鄉賢第三子元先生父也邑庠生以先生貴勅封文林郎繼室曹實生先生先生端重靜嘿聰穎過人兒時封公授以左氏傳稍有芟節先生舉所芟盡讀之詰朝暗誦不遺一字後授六經子史輒上口成誦少長勵志聖賢之學尊意洛閩諸書嘗點勘四書大全參以蒙引存疑淺說之要而一折衷於朱子每讀一句必反覆玩味俟其貫通其於科舉之業功名之會泊如也先生少食貧嘗授徒嘉善館席一樓下樓久就圮先生作危樓文以見志有李氏欲延之託友道意先生曰我固願往但館穀不可有加使我有以謝主人其審義利決取舍一介不與一介不取之節素所樹立固如此順治丙申補邑弟子員尋食餼康熙丙午舉於鄉庚戌成進士需次里居則益肆力於學凡程朱之文集語錄以及有明諸儒之書莫不咀其精英抉其瑕疵至於嘉隆以後陽儒陰釋改頭換面之說亦皆悉究其微而盡燭其蔀於是居敬窮理履仁蹈義粹然一出於正矣乙卯授嘉定縣知縣嘉定爲濱海大邑土高乏水民多逐末以故城居

者少而富商鉅室散處市鎭武斷暴橫相沿成俗富者競奢麗貧者舞刀筆喜事健訟又夙有饒裕名旅客圖潤囊槖者往來如織胥役土豪倚爲姦利不可方物號稱難治地不產米漕糧例任之他邑而代輸其折色故徵銀倍於他邑積逋動以萬計令率坐是落職先生至歎曰民不輸賦大率以貧也其所以貧風俗爲之也譬如少年以遊冶傷其元氣力不能服勞爲父兄者禁其遊冶則元氣自復不禁而予以飲食抑末矣今且不爲飲食而又督過之則官與民俱病固其所耳故其治一以鋤豪強抑胥吏禁侈靡變風俗爲主大賈汪姓者素交結長吏橫行邑中先生蒞任適其僕估賣薪者妻賣薪者來控先生命拘汪僕匿弗出益遣役捕之訊得其實以妻還賣薪者汪大恐令所識探意先生曰人無不可自新苟爲善卽善矣汪平日所爲我知之若毋犯我自新未晚汪感泣果不敢有犯市鎭少年數十爲朋以拳勇毆擊爲豪用細民畏苦之先生盡廉得其名遇有控者責而械於門時時勸諭之覘其情色果悔則釋不匝月其黨悉解散民有告其子不孝者訊之果然卽涕出自訟曰我德薄無以化汝令汝父子至此因委曲曉譬娓娓踰時其父泣其子亦泣乃慰而遣之大場鎭民有兄貧稱貸於弟不應輒舁弟

物以去弟賄巡檢司以盜報先生怒曰是可以爲盜乎訊之乃其弟婦翁所爲遂痛懲之因呼其弟曰彼兄也乃聽婦翁謂兄盜不悌也責之又呼其兄曰汝爲長貸弟弟不應而徑取之陷汝弟不悌是汝不友也亦責之咸感服而退俗素澆父子兄弟不相顧恤者日見告自後遂無一來控者先生折獄不甚拘於律聽斷時孝悌忠信之言不絕於口和平惻怛以至情相感動使人心悅而誠服有恥而且格踰年後訟者亦絕少案牘幾廢惟上官以他邑事屬訊者日至孔子謂聽訟不難使無訟爲難先生殆庶幾焉嘉邑胥役向以千數先生至官未幾易業自去者過半蓋邑所轄地廣而事劇勢不能不多役先生惟輸解上官乃遣役絕不令至民閒有不獲已則戒其需索酒食役心服先生潔已愛民莫不恪守其戒民亦信先生之愛已常不待役至先期而赴地雖廣不啻臂指事雖劇率咄嗟而辦故多役爲無用而相率自化吳俗向侈靡邑尤甚富室晏會窮極華縟娼優猱雜費以百十計貧者轉相倣效至有方丈對客而爨下乏薪粟者婚喪皆盛鼓吹酒食稠疊以多費相誇勝衰經醉倒不以爲怪博弈遊手獻笑覓食之輩多於四民謂之清客市井子弟目遨遊街肆以布衣爲恥用是財益匱乏逋賦日積先生痛

禁飭之懇切教戒且以身先俗乃一變稍稍知禮法賤惰遊嗇衣食急
賦稅催科不迫督而自集矣前此催科者惟事敲扑貧民業窘於輸而
一遇限期償杖錢又數倍先生至爲立甘限法令應輸者自限輸若干
屆期及半即得宥以故絕不用杖而輸者爭至在任二年逋尾絕少惟
接徵前任者止十一二先生之意欲更休養一二年使給足好義決不
尙有逋賦然竟以此不獲於上官先生始至時巡撫爲廣甯馬公有廉
名頗愛重先生靜甯慕公繼之亟稱先生治行略嫌其儒術迂緩丙辰
上允晉撫議暫抽市肆錢一年佐餉例不及巷舍先生如例造冊報徵
慕公不悅疏言時方多事該令當列侍從從容諷議非應變材部議遂
引材力不及例降二級調用嘉民大駭罷市日號巡撫門乞留巡撫不
自安爲再具疏請復未及下而先生又以盜案落職矣盜案者邑民張
與汪姓者以小隙訐訟汪赴理夜遇盜傷歸謂其弟曰張遣殺我言訖
而絕汪弟遂以讎殺控先生疑小隙無殺理而張亦不似殺人者汪以
不刑訊張大哭於庭先生乃以實報謂是盜是讎未敢遽定俟緝獲兇
犯定擬而一面遣捕役緝之尋獲眞盜七人讞上部議以先生初不直
指爲盜疑有諱匿引例革職而不知先生固從命案勘出盜案非原詞

稱盜而諱之爲讎殺也人謂先生盍辨諸則曰是咎誠在我邑有盜長吏固宜罪且夜半殺人於路果讎亦盜也而我不能斷議黜不枉奚辨爲嘉邑益大震耆老士紳悉詣督撫爲辨卒莫省里民扶老攜幼填塞街市爲先生呼冤以薪粟餽者屬至號泣請受先生盡慰而遣之即胥吏輿儓宜幸其速去者亦無不涕泗霑臆委巷悉架棚結綵然燭額手以送遠鄉之民各刻木爲位旌幢鼓吹迎歸以祠者曰數輩凡兩月乃已四方人士競爲詩文以傳之彙爲公歸集邑有陳生者老矣未嘗與先生相識特躅修脯授諸梓至今邑人言及先生皆泣數行下謂建縣五百年所未有也適

詔舉博學鴻辭同郡工部吳公準菴遂以先生名薦會丁父憂不果應試蔚州魏公環極晉總憲首抗章言先生冤再疏舉廉吏十八縣令居其二一即先生也奉

旨復原官先生雖被薦復職服闋後雅存嘗墓之志徘徊再三郡縣敦迫乃起又素懷秉鐸之志且慨當世任教職者多非其人赴部時欲求改選教授遴諸生之有志者而訓之銓部以方奉

特旨不便改授而止癸亥冬補靈壽縣知縣靈於眞定最爲磽瘠易患

水旱迫近畿輔多徭役俗强悍善鬬少訟而輕生先生曰民富而後可以教輕生之習禁令尤嚴然未盡絕者民貧而不知義也嘉定可使富而不及爲靈邑又非嘉定比奈何力言於上官非大恤民力不可時派運上供石灰騾車靈以五輛視他邑獨多前令爭之不能得民以病告先生首以爲請至以去就爭乃得更代邑北負太行南濱滹沱不毛之土十三而瘠順治康熙間兩奉

旨盡蠲其征後以言者復申隱地處分之例州縣畏罪稍有首報由是倚山瀕河之地間可耕穫者亦相戒不敢墾先生揭示徧曉謂荒地雖係瘠壤豈無畧可播種收升合之利爲餬口計者爾民或慮一行播種便當起科所入不足以完稅利有限而害無窮然朝廷決不與爾民爭此些須之利爾民但耕種勿慮於是漸有闢者先生在任七年竟無一畝首報靈邑額丁。萬四千有奇例五年一編審必增數十丁至先生審丁反虧額一千五百有奇蓋前此爲令者以溢額爲功逃亡死絕不敢復除而攤派包賠之累日甚先生謂如是是驅之使逃也具以實聞上官且曰裕課之道惟有愛恤窮民使漸充足逃亡日少則國課日增若目前形勢實難就筋力疲盡之民責其無缺也適巡撫于公咨訪利弊

先生遂條陳六事略曰職靜觀今日之時勢百病之源起於民貧非無
憂民之吏懷痌瘝乃身之志而民卒不免於凍餒者拘於法而無如何
也得
君如憲臺可爲民請命於法之外矣敢略陳一二以備採擇一曰緩征
宜請也自古稅斂必俟稼穡登場而後上供可辦向以兵餉之故正月
開徵有餘者尚可勉強支吾不足者勢必轉貸所入不足以償債何論
仰事俯育所以閭閻日窮逃亡日多地畝日荒今四方寍謐司徒不至
告匱若可通融總計以上年撥剩之銀暫抵本年春夏之餉俟秋成催
解以補庫額一轉移間而民力以紓矣一曰墾荒宜勸也
朝廷屢下勸墾之令而報墾者寥寥非民之不願墾也地土瘠薄荒熟
不常一報開墾轉盼六年起科所墾之地已枯爲石田蕩爲波濤而所
報之糧一定而不可易所以小民視爲畏途聽其荒蕪而莫之顧竊謂
此等荒地原與額內地不同與其稽查太嚴使民畏而不敢耕孰若稍
假有司以便宜使得以熟補荒如新墾復荒者聽有司查他處新墾地
補之其荒糧即與除免其已墾成熟者請寬至十年起科民不畏墾之
累自無不踴躍於墾矣一曰水利當興也墾田在興水利古人溝洫之

制隨時修理故不覺其煩費今以久湮久塞之河道一旦欲疏勢難猝辦然屢年以來議蠲議賑所費不可勝數與其蠲賑於既荒之後何如講求水利於未荒之前宜通查所屬州縣水道何處宜疏通何處宜隄防約長闊若干工費若干彙成一書進呈
御覽請司農度錢糧之贏絀以次分年舉行以一時言之雖若不免於費以久遠言之比之蠲賑所省必百倍一曰積穀宜廣也
功令最重積穀然止蠲輸一途在富饒之邑猶可鼓舞勸輸若山僻疲罷如靈壽者雖懸旌勵之典其誰能應當稍爲通融如荒地可開墾者許有司設法募人開墾收其所入貯倉備賑勿責其起科一切河淤地畝雖已入糧原非額內者許其量留吏員應納銀者許其入穀不必起解牙帖雜稅新增者編審人丁溢額者悉許留本地方積穀諸如此類推廣行之庶幾疲罷之邑皆有穀以救災荒至於在倉之穀宜聽有司酌量支放先發後報平時出陳易新聽從其便勿因不肖之侵欺而盡掣賢者之肘則民庶有賴矣一曰存留宜酌復也自兵興之際將存留款項盡行裁減由是州縣掣肘私派公行不可救止百弊皆起於此康熙二十年漸次奉復然尚有應復而未復者如衙役犯贓之律甚嚴而

書辦之工食獨不復不知此輩能枵腹而奉公乎抑將舞文弄法以為仰事俯育之貲也心紅紙張修宅家伙州縣必不能免既奉裁革不知天下有司皆能蠲俸自備乎抑或責之鋪戶派之里下者也上司過往下程中伙雜支供應州縣必不能無既奉裁革不知上官之臨州縣皆能自備供應自發價值乎抑或不能不藉貲於地方也在主計者惟知復一項則費一項之金錢不知裁一項則多一項之掣肘掣肘之害層累而下總皆小民受之小民疲罷逃亡其害仍自國家受之又其一則謂審丁不宜求溢額也且曰果有丁盛而額溢者宜命有司留為積穀之用不必入額遇有逃亡絕戶即以此補之其無溢而有缺者得報上蠲免或不肖有司無缺而捏作有缺則自有糾劾之典在總之寬一分在州縣則寬一分在窮民上之搜求於州縣者無餘地則州縣之搜求於窮民者亦無餘地不肖者固樂於搜求賢者亦不能不搜求而民之塗炭日增日益矣末又言一切刑名錢穀務持大綱而止無益煩文俱宜省去如錢穀毫忽之差可以即行改正者無庸駁詰刑名案件明白顯易之事可以即行完結者無庸提解多一番駁詰則多一番需索多一番提解則多一番拖累吏胥所深喜而小民所深苦也先生所陳皆

籌畫久大之謀非徒為一時補救之術眞有如于公所稱許者已已夏
大旱無麥秋大風隕霜禾盡槁奉
旨蠲免錢糧發帑金兼支倉粟賑濟靈邑貯穀僅二百石有奇而飢民
核有二萬三千八百餘名口奉撥帑金三千兩先生躬為部署驅馳山
谷夜以繼日而府檄以限單至不許踰額先生不顧卒盡散之幾欲責
令先生賠補僅而得免先是甲子夏兩江總制于公薨於任
上臨朝痛悼問九卿詹事科道今天下清廉官如于成龍者有幾人於
是九卿等以直隸巡撫格爾古德部郎范承勳蘇赫江南學道趙崙揚
州知府崔華兗州知府張鵬翮靈壽知縣陸隴其對時雖未即擢用然
七人者後多至大官有聲名
上固已心識之矣及蒞靈一年巡撫格公薦先生清操飲冰愛民如子
題請擢用庚午夏科道員缺
上面諭部院官各舉所知於是工部尚書張公敦復左都御史陳公說
巖兵部右侍郎李公厚菴禮部右侍郎王公昊廬交口論薦遂奉
俞旨行取先生念靈邑頻年饑饉未有起色正供猶恐不支而雜稅泛
徭未盡除減將永為民累業當謝事乃於數日內盡為申請首乞緩征

又乞房地稅向係墊解不可為常勢必仍派里下題請量減又乞上司
供應久奉全裁宜永遠革除又乞將貯倉米穀不時借放飢民巡撫于
公報曰以謝事之時為災黎起見眞仁人君子愛民至意臨行邑民哭
送者數萬豎碑志遺愛如去嘉定時是年秋補四川道試監察御史遂
上疏曰臣官畿輔久知畿輔之民情邊山一帶荒多熟少自昔為然康
熙十二年以後軍興緊急雜派繁多民困滋甚賴
皇上加意撫綏禁止私派不惜蠲賑鳩鵠之民僅延殘喘然言乎家給
人足則尚未也臣觀自古豐亨之治皆非一日而成惟
皇上常持此勤恤之心期之以積久勿責效於旦夕恩已厚而不嫌更
厚心已周而不厭更周則家給人足庶乎可望至目前所當議者上年
畿輔荒旱實異尋常雖間有未被災之處亦不過稍有升合差勝於被
災者耳初奉
上諭二十八年及二十九年上半年錢糧盡行蠲免後因部議分別不
准概蠲百姓甚苦撫臣不得已題請帶徵雖今歲秋收稍稔既徵其新
復徵其舊恐非積貧之民所能堪也蓋先生任靈壽時徵糧地九百三
十餘頃未被災地止七十餘頃後又以彙冊失開秋災地三百餘頃雖

孝全鐲其實止半致
聖恩不得下究故首疏言之未幾湖廣總督以撫臣在任守制請舉朝頗右之先生上疏曰臣辦事衙門聞九卿科道會議湖南巡撫于養志在任守制一事昌言其不可者固有其人而依違不斷者比比而是臣竊怪之此明白顯易之事有何可疑而依違若是夫治天下之不可不以孝易明也在任守制非所以教孝易明也天下正當承平之時湖南又非用兵之地無藉乎在任守制易明也
皇上以孝治天下在廷諸臣沐浴於
皇上孝治之中久矣何難一言直斷其不可耶且臣不知議者以養志為何如人其非賢者耶則固不當使之在任守制矣如其誠賢者耶則必不肯在任守制矣在督臣代為題請或從愛惜人材起見然臣以為使之解任全孝正所以深愛惜之況
皇上一日所行天下萬世奉為法程者也若使一撫臣因督臣題請而留皆將援此為例其不思僥倖奪情者鮮矣名教自此而弛綱常自此而壞此端一開關係非淺至於湖南一省之人是則是傚不復知有父母又無足論矣尋有

旨如先生言辛未夏
上以久旱諭諸臣協同會議直陳利弊先生遵上三議其一言直隸被災帶徵錢糧當急豁免一言直隸編審人丁宜求均平一言捐納保舉之法斷宜停止皆切中時弊既又上疏曰夫捐納一事原非
皇上所欲行不過因一時軍需孔亟不得已而暫開復恐其賢愚錯雜有害百姓故立保舉之法以防之慮深遠矣近復因大同宣府運送草荳并保舉而亦許捐焉則與正途無復分別且保舉所重莫重於清廉故督撫保舉必有清廉字樣方為合例若保舉可以捐納則是清廉二字可捐納而得也此亦不待辨而知其不可矣若夫捐納先用之人大抵皆奔競躁進之人故多一先用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此又不待辨而知其不可者矣臣更有請者臣竊見近日督撫於捐納之員有遲之數年既不保舉又不參劾者不知此等官員果清廉乎抑或在清濁之間未可驟舉驟劾乎夫既以捐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厲則其志趣卑陋甘於汙下可知使之久踞民上其荼毒小民不知當何如故竊以為不但保舉之捐納急當停止而保舉之限期更當酌定伏乞
勅部查一切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行開缺聽其休致庶

吏治可清選途可疏而民生可安及奉
旨同往會議又獻議力爭曰鐲納一途實係賢愚錯雜恃保舉一綫可防其弊今若并此一綫而去之得與正途一體陞轉
國體之謂何恐未可云無礙也雖有次年三月停止之期然待次年三月停止則此輩無有不鐲納者矣澄敘官方之大典豈不蕩然埽地乎此臣請速停保舉之鐲似難無庸議者也至於設立保舉而不定限期則不肖之員多因循一日百姓多受累一日即云設立限期反生營求之弊此在督撫不賢則誠有此若督撫賢明何處營求臣不敢謂天下必無一賢明督撫也即使督撫不賢亦必不能盡鐲納之人而保舉之此臣請定保舉限期一議似亦難無庸議者也時大兵草荳需運甚急計臣方恃鐲納一項以濟國用當軸者亦頗以為便治標治本各持一見與先生既相水火而富室儲貲日夜俟開例希進者相率彈冠不啻飢渴即諸臣以鐲納進者內外都有先生於疏議中痛詆斥之由是都人士大譁部議以先生拘執資格致鐲納之人猶豫觀望遲誤軍需飾虛詞紊政事負言官之職擬革職謫奉天安插於是朝野有識之士莫不代為歎息扼腕時庶常張君鳥向欲從先生受教未果至是恐遽失

之卽日執贄爲弟子而先生曾無幾微見於顏面泰然處之將促裝就
道顧
上心知其無他特原宥之俾仍舊職是年冬試俸滿遂從改調歸論者
以先生持論太嚴進言太驟致叢衆怒席不暇暖以去使稍和平委曲
相時而動其所樹立殆未可量然枉尺直尋未有不至枉尋直尺者也
故盩直道而三黜必不枉道以徇人從古聖賢道理如是先生惟知秉
義以自處守正而不渝利害得失豈所計哉先生既歸屏居泖口足跡
不一至城市閉戶食貧讀書課子茅屋數椽不蔽風雨布衣蔬食泰如
也先是先生嘉定罷歸工部席君啟寓相延至家至是復懇延先生先
生欣然往與學徒論制舉業踽踽若故寒士凡有就正者必爲之闡明
義理辨晰精微誨人不倦先生有焉在館一年貌加腴色加晬人方謂
先生涵養自然中和備至天必將以其身任明道之責成繼往開來之
功其年壽正未有艾孰意臘月館歸偶感寒疾一日遽卒四方學者聞
之莫不痛傷泣下悼喪其師而嘉定之民相率至先生祠哭弔者踵相
接也先生於世俗嗜好一無所留意惟濟人利物之念不釋頃刻未第
時語及民生困窮風俗澆薄必愀然於色兩爲縣令嘗以程明道一命

之士存心利物之言橫於胸中及任御史侃侃正言直聲震天下遭遇
聖明庶幾一展其志而在外既不得志於上官在朝復不見採於當軸
特立獨行幾陷大戾賴
上恩得釋再起再躓卒不究其用以死惜哉先生之學繩尺考亭以居
敬窮理爲要謂窮理而不居敬則玩物喪志而失於支離居敬而不窮
理則將埽見聞空善惡其不墮於佛老以至於師心自用而爲猖狂恣
睢者鮮矣自有明中葉姚江倡良知之說鼓動一時而聖人下學上達
之法所以爲規矩準繩者盡決裂破壞邪說詖行蠭起蔑禮法放名教
人心大壞而國運隨之陷溺之害至今而未已故爲今之學者必尊朱
子而黜陽明然後是非明而學術一人心可正風俗可湻嘗著學術辨
三篇又與河南湯宗伯潛菴山西范進士彪西書往復辨論夫白沙陽
明之病今世學者亦類能知而言之至於涇陽景逸固宗程朱固斥陳
王而謂偏於主靜近於禪學是非先生深入閫奧辨析秋毫豈能爲此
極論哉先生在靈壽時率五日一至學宮集諸生講四子書諄諄於義
理邪正之辨彙爲松陽講義百餘篇而其言曰今之爲世道計者必自
羞乞墦賤壟斷闢佛老黜陽儒陰釋之學始一編之中三致意焉其衞

道之心可謂嚴且切矣先生天性孝友迎養封公於嘉署定省溫凊備極肫樸以奉薦入都不獲視含斂爲恨孺慕哀泣幾不欲生居喪不作佛事服闋猶不忍肉食至於友愛兄弟雖堂從如一教之若嚴師恤之若慈母歡好無間祖殯未舉獨任之不以及諸弟親戚無後者輒爲之殯少壯時能飲酒不亂後以仲弟有酒過遂絕飲冀以化之未幾而仲弟歿先生遂終身不飲居常容止慤敬一言一動皆有法度坐必端正立不跛倚行必正以莊語必徐以簡燕居齋如若對嚴賓事無鉅細皆極誠敬自少至老無惰容率性自然不由勉強人謂其恭而安家故貧及登仕籍貧益甚人所不堪先生絕不爲意衣足以蔽體食足以充腹不辨美惡祁寒盛暑不爐不扇賓客往來披襟忘倦傾所有具雞黍前輩講學之書未經見者輒質衣易之雖晡粟不繼不顧也先生性情謙謹和厚善氣襲人雖告戒僮僕亦煦煦若子弟及辨正學術分別是非則反覆痛快不少回護至於民生之休戚政事之得失忠愛迫切尤抗言極陳不暇顧忌坐是與世齟齬但以忠直結九重之知終以激烈來眾口之怨而至於事後則雖嫉先生者又未嘗不心服其言而諒其心也先生爲令時上官有欲招致門下者堅執不

允用是失歡又嘗以公事至都門政府欲一見之接淅而行卽魏公環極薦先生於朝亦不先自私謁其履蹈不苟又如此先生雅不喜以辭章自鳴然經史淹貫義理粹精其發爲文章皆昌明博大純正有體有德者必有言非世之絺章繪句誇多鬭靡者比也所著述有靈壽縣志松陽講義及評選國策去毒五十篇手定先正一隅集已刊行其篋中所遺有問學錄一編日鈔二十卷尙有語錄若干文集若干方在彙輯俱未授梓先生生於明崇禎庚午十月十八日卒於康熙壬申十二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三配朱氏封孺人子二長定徵娶曹氏先卒次宸徵娶王氏初繼仲弟先生未卒前一日命季弟以其次子繼而宸徵仍爲先生後女二長適太學生金山李鉉次適太學生平湖曹宗柱撫仲弟之女一適太學生秀水張金城宸徵寢處苫塊心志瞀亂不能撰次先生行事家復淸貧卽兆宅之卜亦尙有待而二三戚友暨及門之士惟恐先生之嘉言懿行日久而漸有遺忘因屬崇樸爲狀崇樸自惟識見卑陋詞理荒淺不足以傳先生之萬一顧嘗歷覽史傳大凡理學著稱者未必盡嫻治術循良表異者未必悉勵純修故儒林循吏分途各見求其大成無憾者惟朱子能全之惟先生克繼之盍先生之學朱子

之學也先生之志朱子之志也故先生之宰嘉定宰靈壽仁育義正吏畏民懷卽朱子知潭州知南康之治理也先生條奏三疏直陳三議勸恤民隱厲官方卽朱子經筵劄子便殿奏劄之議論也先生之筮仕嘉定擢拜臺中俱甫一年旋遭罷斥卽朱子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之出處也至朱子正心誠意之奏輒嘗稱善先生孝道爲萬事之本一疏亦荷允行總以忠誠懇惻上邀主眷亦無弗同者卒之直道不容忌之者衆雖有推之之力終不敵擠之之工然其所可擠者身也不可擠者道也所以朱子之道愈遠而愈光則先生之道歷久而後顯理有必然無所疑者失今不傳其何以明當時信後世故不敢辭避輯錄見聞述其世系爵里出處之詳與夫學問政績言論行事之大以俟當世大人君子誌之墓石載之

國史以垂不朽謹狀康熙三十二年四月內閣中書舍人同郡後學柯崇樸狀

又附陸清獻公行狀書後　汪師韓

陸清獻公稼書先生自爲御史放歸及後再召而公已卒後之人莫不以公未竟其用爲惜余頃從正定府志中得見柯崇樸所撰公行狀竊

嘆公之平生未可謂之不遇也康熙丙午舉鄉試庚戌成進士越五年
爲江南嘉定令落職以薦
召試博學鴻詞在途丁父憂奔喪服闋總憲蔚州魏公象樞保舉補正
定之靈壽令康熙二十九年公年六十一矣行取擢四川道御史罷歸
年六十三而卒此公出處大略也其爲御史有湖廣巡撫丁艱總督疏請
奪情公疏不可
詔從之天旱求言公抗疏請罷捐納廷議罪以違誤軍機當削籍謫奉
天而公但以原官休致其受知于
聖祖如此宰嘉定坐盜案奪職而其先巡撫慕某論公治行迂緩例當
降調民衆罷市乞留撫臣乃更疏請復任（瓠廬言嘉定民乞留不得因刻公所歸集爲贈此當是奪職）
時狀載靈壽三事編審則虧額賑濟則踰額派運上供石灰騾車則力
爭不出上官皆允行其見信于同官又如此迹公所爲豈惟不利走趨
抑近鈞弋名譽假使一跌不再起則亦但著書終老於當湖上耳世多
疑儒者空談無施士不遇時有言不信可勝嘆哉與公同徵制科者睢
州湯文正公文正由監司入詞苑歷中丞晉正卿公雖不與試而爲循
吏爲諍臣其位尊卑既殊故治行之遠近大小亦異要其不負所學則

同也而巖穴之儒伏處而無所表見區區一卷之書卽幸而得傳亦何濟矣然則謂公不遇於時抑過矣余嘗聞鄉先生言公在嘉定民以訟爲恥終年無投狀者其徵錢糧絲布豬雞皆準價以代銀米民甚便之去官之日裝一擔襆被外惟書籍及夫人紡車蕭然如貧士將去京師相國那拉公明珠欲接納公 旬崑山徐尚書乾學爲訂期往謁公已諾而先期出京人或咎公失信公曰告以不往見則無以拒有力者必不免見矣居鄉值高學士士奇親喪訃聞不往弔則非禮公乘小舟齎香楮雜衆賓入拜拜已竟出比學士知而款留而公棹已返凡此皆狀所未及者若觚賸所載嘉定有瞽者乞公批斷來生作有目人又稱公歿時與楊忠愍公交代其說神奇竊謂非所以重公也所著書若問學錄讀朱隨筆讀禮志疑並刊行於儀封張氏近又見其靈壽縣志不止於狀所舉之困勉錄松陽講義四書大全三書也不知其家尚有他著述存焉否也公生於崇禎三年卒於康熙三十一年先名龍其後改隴其

又監察御史陸君墓誌銘　陳廷敬

余聞靈壽令陸君廉且賢清苑令邵君廉而剛將皆薦於朝或謂余剛者易折且多怨恐及公余應之曰果賢與雖折且怨庸何傷於是具疏

草袖中將上會
上御宮門急召九卿舉廉吏既進升階未盡一級
上獨目廷敬班定又數目若
詔使言者葢是時余待辠掌都察院左都御史事以進言爲職又嘗數
薦人以故數目廷敬使言自念班下六卿既未承明詔欲以次對六卿
有言他守令廉語未竟
上乃問臣廷敬廉者果爲誰臣奏言陸隴其邵嗣堯皆天下清官雖治
狀不同其廉則一已而兩人皆擢爲御史未幾陸君以言事去職卒於
家其門人張子雲章排纘君行實問銘於余按君以理學聞於世其於
學術是非邪正之辨有宜識其大者顧余薦君以廉吏而君以學術爲
政事今以余所聞在官之事質之張子所爲狀而學術邪正之辨亦由
是以著明焉君筮仕爲蘇之嘉定令嘉定大邑賦多俗侈擊格於上下
素稱難理君夙潔清自勵守約持儉至是苦節堅操屹不可動上官嚴
憚之境內肅然盜賊往時令饋遺上官動以千百君歲時一起居通書
問而已吏之宿猾隸卒之叫囂擾里閈者皆絕迹屏息桀黠民無敢復
鬬訟不逾歲而化理淸平戶有樂生之風民戴君如父母焉君不事刑

威專用德化而民畏愛之邑有某甲橫行里中里中人患苦之先是數數以利啗令長恃以無敗至是知君不可動則求君故人爲之游說君遇故人氣夷語和談讌極歡察其言涉甲事則變容易色客竟不得申其說會甲僕奪鬻薪者婦被訴而僕匿甲家君發吏捕之且趣駕將自往甲皇遽出僕寘之法甲以是膽落遂折節改悔卒爲善人民有訟子者君曰我無德化民以至斯也對之泣下民父子亦泣子號咷請罪掖其父歸而善事焉有弟以盜訟兄者君廉知其弟婦翁所導也杖數之曰爲子壻計乃忍斷其手足耶兄弟皆感泣好如初蓋君以德化民而民化之如此俗多惡少聚黨毆擊君責其尤者校於衢出入誠視察其色悔而釋之其黨悉解散去邑之輿儓以千數君諭之曰若輩事我無所賴盍易業自謀生乎衆皆感泣去而歸農有依戀不忍去者終公之任鄉閭不見吏胥民有宗族爭者則以其族長逮之鄉里爭者則以其里耆逮之又有自追牌則兩造要而來不煩吏也徵糧用掛比法多者書其名以俟比而及數者自歸又立甘限法令民以今限之不足而倍輸於後民甘心焉一士人經月無所輸君視其舊籍曰是非故逋賦者詢之以新遭憂也卒不呼而糧辦舊有行杖錢日數千緡自君不事敲

朴而正供外民不費一錢矣嘉定產米少歲額白糧常糴入鄰境價高下由人緣爲奸利君爲平糴定價民以不病自餘雜派悉除之民得休養益輸將惟恐後爲令之明年軍興徵餉十萬君自度必以不辦免乃出令謂不戀一官顧無益於爾民而有害於急公於是戶給一縣官名刺勸以大義民爭先輸不匝月而十萬之數具足君生日遠近民扶老攜稚塡塞縣道取諸神祠中燭架列堂上燃燭焚香羅拜堂下烟焰徹天父老有百歲者詣前願一識令君曰自我爲民不知幾甲子矣未見有如令君者也而爲仕者或不悅會徵市肆錢奉行者濫及村舍君報徵止於市肆於是上官劾君謂淸絕一塵材非肆應部議降調嘉定民罷市日相率號巡撫門巡撫不自安爲請復君官章未下又以盜案落職盜案者甲與乙訟甲遇盜傷而歸語其弟曰乙殺我言訖而絕甲弟訴於君君視乙非殺人者以實報上官謂仇盜未可遽定無何捕得眞盜七人獄上部議以初不實指爲盜坐諱盜例革職君曰邑有盜長吏固宜有罪民聞之空邑詣督撫爲辨莫之省民既知不可留則架栟結綵戶設香案人持瓣香號泣以送或負粟豆及他物來獻君不受有委之而去者即嘗所懲艾者咸謂有再造恩亦不自知涕泗之何從也民

刻木爲位旌幢鼓吹迎歸以祠旃檀之氣溢於道路經月不散君自蒞
嘉定實不滿二年而德化入人之深如此故吾於君之不事刑威而民
畏愛者不憚鄭重而敘述之誠有感於凡爲吏者之皆宜然而無貴以
擊斷爲能也其在嘉定也蔚州魏公象樞爲詩盛稱之及魏公爲都御
史抗章言隴其不宜罷又疏舉廉吏十人以君爲首得還職爲眞定靈
壽縣靈壽土瘠民貧役繁而俗薄君勸課耕耨以盡地力請於上官與
鄰縣更役以蘇民困省除公費以養民財貽書邑縉紳變陋俗以端風
尙反覆曉譬化鬬狠輕生之習其爲民厚生正德若課其子弟也尤申
明鄉約鄉長保甲地方之制謂此周禮比閭族黨之遺意所以美風俗
而遏奸宄盜賊之源也請之上官重其任俾各專其職功罪有歸無牽
連推諉之弊其舉鄉約必擇知文義行端愨者親爲講解孝弟睦婣之
訓使之敎於鄉規條備具巡撫于公成龍下其法行之他郡縣且訪民
利病於君君條六事上之曰請緩徵曰勸墾荒曰興水利曰廣積穀曰
存留宜酌曰審丁不宜溢額謂自古稅斂必俟稼穡登場今正月開徵
民間尙未播種也且四方監謚司農不至告匱可通融總計以上年撥
剩之銀暫抵今年春夏之餉俟秋成催解以補庫額無損國賦而民力

以舒先之譏輔推及天下與唐虞三代之政此其首務也其五條皆具有法則得其人皆可實見諸行事在靈壽七年徵入京師去之日民號泣攀轅一如去嘉定時君吏治之績如此此廷敬之所爲以君對也授四川道監察御史湖廣巡撫于養志有父喪督臣請在任守制下廷議未決君上疏謂治天下不可不以孝在任守制非所以教孝也天下當承平之時湖廣非用兵之地其人非賢耶固不當使之在任誠賢耶則必不肯在任守制使之解任全孝正所以深愛惜之若使因督臣題請而留皆將援此爲例其不思僥倖奪情者鮮矣名教自此而弛綱常自此而壞疏入養志解任又疏言捐納縣令賢愚錯襍特立保舉法以防之近并保舉亦得捐納則賢否全無可憑夫保舉莫重於清廉若保舉可以捐納則清廉二字亦可捐納而得也不待辨而知其不可矣臣竊怪近日督撫於捐納之員有遲至數年既不保舉又不叅劾不知此等果清廉乎非清廉乎抑或在清濁之間然既以捐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趣卑陋可知使之久踞人上不僅貽患小民亦且上干天和竊以爲不但保舉之捐納急當停止而保舉之限期更當酌定乞
勅部察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卽行開缺令其休致庶吏治

可清選途可疏時陳御史請停保舉而開先用之例君再疏請速停保舉之捐永閉先用之例謂捐納先用之人皆奔競躁進故多一先用即多一害民之人又申言三年開缺之請詞加激切奉
旨同往會議又議言捐納一途惟恃保舉以防其弊今併此而捐之且待次年三月停止此輩有不捐納者乎澄敘官方之大典蕩然掃地矣此臣請停保舉之捐不得謂無容議者也議者或以三年無保舉即令休致為太刻夫此輩原係白丁捐納得官蹂於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況休致在家儼然縉紳為榮多矣即云設立限期反生營求此在督撫不賢則誠有之臣不敢謂天下必無賢明督撫也此臣請定保舉限期一議不得謂無容議者也時有謂捐納所以給軍需欲坐以遲悞之例擬革職奉天安插
聖恩寛厚且察知無他俾仍舊職以是年秋改調歸君自以身在言路指陳無隱有所獻納宿齋豫戒
上每韙其言以為與朕意合及累陳捐納事
聖明洞鑒其誠悃而嫉之者眾矣及罷言路歸後二年因簡賢臣視學政江南

上又獨念君欲起用之而君已不能待矣觀
上之所以知君與君之所以獲
上之知者不可謂非天下之厚幸也雖不究其用而一時端人正士感
發奮興爭思有所樹立以答
主知而裨國事其於世道人心所關者豈非以君之故而有所激厲也
哉君既屏居泖水之上布衣蔬食益以明道覺世爲已任而天不憖遺
竟以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啓手足矣距生之時前明崇禎五
年十月十一日得年六十有三娶朱氏子二人長定徵早世次宸徵女
二人夫學以致用余件繫君治行不厭其煩細者將使後之學者任民
社國家之責有所取法焉君充養完粹夷然氣淸溫然色和居常必肅
衣冠端作止靜正而不拘安詳而不放事無巨細處之必以誠人無親
疏接之不見其惰酬酢紛紜未嘗不整以暇踐履篤實不以論說爲先
而發之於言書之於冊者無非仁義中正之旨所著三魚堂文集問學
錄增刪四書大全松陽講義諸書其得於心身而措之事物者可考鏡
其源流本末矣君諱隴其字稼書原名龍其有所引避改今名唐宰相
宣公之後居嘉興府平湖縣華亭鄉陸氏自宣公以來世以文獻爲吳

越間族望宋季有諱正者世稱靖獻先生入元再徵不起靖獻之曾孫宗季明永樂末以賢良辟至京奏對仁宗稱旨屬疾辭職賜鈔幣還正統中傾其家以活饑者有詔旌門曰尚義子珪出粟活人尤多景泰中賜爵廸功郎廸功之孫溥任豐城尉嘗督運夜過採石舟漏仰天跪而祝曰此舟中粒米非法願葬江魚之腹漏旋止及旦視其罅有三魚裹水荇塞之人咸以爲神豐城之子東築堂洲口顏曰三魚君著書仍三魚堂之名者志世德也洲口即今所居華亭鄉自東之遷五傳而至君大父諱濾父諱元皆諸生以文學行義名於邑中祖妣李氏妣鍾氏曹氏君既仕封其父文林郎妣皆贈孺人生君者曹孺人也君生而粹清端居寡言笑經史上口輒成誦既長慨然以古聖賢人爲必可師法不爲科舉奪志講學授徒非義不取嶄然自立年二十七始補邑弟子員食餼又十年舉於鄉又四年而成進士其令嘉定則康熙十四年也在靈壽七年爲言官一年計君前後仕不過十年而其所建立如此此余之所謂廉而賢者也銘曰

天地之大敦化川流清任與和或剛或柔雖聖難兼往路徂修荀正其趨而亾險陂若適康莊我馬不瘏周行載馳乃至循途偉哉英賢軒後

輕前跋予望之如山不騫如江如河赴彼九淵天下善士士皆知之我
銘君藏敢爲我私曾吐厲口忍緘厥詞
謹案原編有畿輔八府地圖記論漕運篇編審詳攷風俗策四首
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碑傳集卷十六

貴筑黄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十七目錄

康熙朝部院大臣上之中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張清恪公伯行神道碑 朱軾
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張清恪公墓誌銘 張廷玉
又誥授光祿大夫禮部尚書加二級贈太子太保諡清恪儀封張先生墓表 沈近思
又誥授光祿大夫禮部尚書加二級贈太子太保諡清恪敬菴張先生行狀 費元衡
又儀封先生傳 藍鼎元
又張清恪公傳 賀代伯
又張尚書傳 杭世駿
又張清恪公傳 華希閔
又述先師儀封張公訓 沈彤
又附張清恪公年譜序 任蘭枝 案清恪互見河臣

碑傳集卷十七

嘉興錢儀吉纂錄

康熙朝部院大臣上之中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張清恪公伯行神道碑 朱軾

聖天子繼統御極眾正盈朝萬邦作則於時耆德宿望之老明道通經之儒咸見登用而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張公特爲
上所器重自倉場入爲戶部侍郎旋陞禮部尚書益
上意所以顧公者甚厚恩寵錫賚殆無虛日而時賜接見咨謀天下之務公感激知遇夙夜匪懈中外之士皆望公精力未衰將盡出其所蘊以膏澤斯民而公年已高歲餘遂薨於位自
朝廷及四方之人莫不高公之醇德豐功輝映
兩朝爲邦家之瑞而尤悲悼公之可以及於人者無窮天下之所望於公而可以爲之者尚未竟也其子師栻師載等奉公喪歸河南以丁未歲某月日葬公而來請余文以揭於墓之原余素慕公之盛德而又嘗辱見知於公與公同在朝脩職事相從三二年所受益於公者宏多而竊自謂知公者其可以辭公諱伯行字孝先號敬庵河南儀封人也其

先出上蔡明洪武中始祖彥實徙儀封因家焉曾祖諱自新廩膳生累贈光祿大夫禮部尚書曾祖妣戴氏扈氏累贈一品夫人祖諱醇邑庠生有隱德有司表其閭累贈光祿大夫禮部尚書祖妣傅氏累贈一品夫人考諱岩以太學生考授州司馬好義樂施鄉黨稱之封徵仕郎中書科中書舍人累贈光祿大夫禮部尚書祀於鄉妣郭氏梁氏累贈一品夫人繼母耿氏未封梁太夫人實生公也公自幼嗜學旣長銳然以聖賢可學而至嘗慨聖人之道自秦漢以來惟濂洛關閩得其宗後之學者源遠而末分相與爲異說或汨其意亂其眞近世惟許魯齋薛敬軒胡敬齋最純不雜深闢姚江王氏之學常以爲經世事業必原於道德乃可措正而施行至於權謀功利雖苟有就君子弗貴也凡所以切磋友朋勉進後輩光以程朱之學爲急辛酉舉於鄉乙丑成進士壬申補內閣中書舍人甲戌改中書科中書舍人是冬丁父憂扶櫬歸里喪葬一遵文公家禮啜粥寢苫不入內三年如一日鄉人有假貸未償者悉稱遺命焚券歡聲動遠邇建請見書院招來志行之士講道其中延冉太史覲祖爲之師公與磨礲浸潤期於大醇己卯夏天雨堤決水溢入城中居人大恐公募民囊沙土塡築得無患總河張公閱堤異而問

之遂題疏以公効力河工連年著績壬午冬題補山東濟甯道值歲荒不及申請出家財賑救眾賴以濟未幾奉檄賑濟動用倉穀二萬餘石藩司移文責公專擅公具詳河撫兩院言百姓方待哺不急賑恐流離散亡罪將誰任且將來眾咸以某為戒民命幾何公以運河自南旺以北水勢甚小乃相高下度淺深開水北注又與郎中德某者晝夜商畧蓄洩得宜事竣為書名曰居濟一得紀其事遷江甯司臬時撫軍某者怒維揚諸生六人欲盡去其衣巾公固爭乃免視事僅兩月眾稱明允

丁亥春

聖祖皇帝南巡知公材可大用就陞福建巡撫以是年夏入閩值旱荒題請動支庫帑賑濟全活甚眾閩中人稠田少米價常貴公每歲遣官赴江浙買米入閩平糶又多置社倉積貯以備旱潦逮公去閩民不阻饑禁止淫祀汰師尼之年少者令所親贖回貧不能贖者為設法歸之輿情大愜乃大張綱紀褒廉糾墨訪猾胥之為民害者置之法公待人以誠不為谿刻崖岸之行比及一歲風化大行奸宄屏息在職者莫不洗心滌慮奮勵自新數千里肅然也公居官以教化為己任所至必立學延師置書籍召生徒肄習講貫在閩建鼇峯書院為學舍百二十間

祀周二程張朱五先生貯古今經史子集數萬卷梓前賢先儒之書亦
五十餘種訪求閩中士有行誼博聞好古者令郡縣資送延入學舍給
衣服資用公每月中三四至與講論儒先爲學之旨修己治人有用之
學所成就人材甚眾人以爲道南嗣音焉
聖祖賜匾額曰三山養秀今學舍學租規範猶昨也庚寅春移江蘇巡
撫時淮揚連歲荒歉公上疏請海高等十三州縣暨徐州乏食軍民設
法賑救又以江蘇等屬帶徵災漕一年而完年半之租民力不贍請暫
緩以舒其困又上疏請於江蘇藩庫撥銀三萬兩赴隣省買米分下各
屬減價平糶疏發即行
聖祖皆俞允之公正道直行董戒休威而總督噶禮每事違異公志不
獲伸屢求去不許至辛卯江南科場弊發公據實奏報
上遣京堂官二人與督撫鞫實而督臣復力持其事使者蓄縮不敢問
當是時噶禮氣張甚公乃上疏劾督臣噶禮營私壞法穢跡彰聞數十
事及通同考官爲奸私相庇護狀請即行解任一併研審疏辭有曰振
千古之綱常培一時之士氣除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天下傳誦
督臣亦星夜馳疏劾公

上命俱解官聽審使者連審問皆歸由於公疏再上而
聖祖知公特甚下諭朝臣以公爲天下清官第一留公撫江蘇而黜督
臣去職初公之解官聽審也吳閩二邦之人相與齎咨涕洟奔走籲呼
如失怙恃及聞公復位則又相與踴躍騰歡感
上之恩繼之以泣江南數萬人行數千里詣闕下跪香進疏願各減年
壽一歲祝添
聖壽萬年以申感戴罔極之意
聖祖亦大喜自是公名益顯雖嘗持論與公爲異同者莫不傾心折節
直聲浩氣震天下公治江南數年吏習民安既底於理建紫陽書院規
畫未竟不及在閩時然正學賴以昌明丙申春入爲總督倉場侍郎旋
兼理錢法職事既繁又頻年兼賑濟酌議社倉視河等務公精勤弗懈
經畫靡不周悉云公平生於科場尤留意在閩時嘗監文闈典武試奸
弊屏絶至是典丁酉順天鄉試辛丑會試盡心校閱得人尤盛壬寅冬
聖祖仁皇帝升遐公哀痛盡禮我
皇上登極知公宿學元老忠愛出於至誠以倉場錢法事繁令專理戶
部事凡朝中會議大政保舉大員皆令與焉元年九月遷禮部尚書

特恩晉一品追贈三代
賜之匾曰禮樂名臣公益竭忠盡慮報國而精神亦衰憊矣三年春正月自檢平生文集及所論著授其子師載二月得疾即口授遺疏上之
敘述
兩朝知遇之恩累懷報稱而未能勸
上崇正學勵直臣此二語皆公平日所以自爲臨沒猶汲汲焉以告
君可想見其生平矣公歷官數十載常俸外未嘗受一錢所用粟米絲布皆自取給於家公餘悉爲養士恤民之費懸夫古節度之進羨餘以自浼者所薦士不使人知其尤著者數公皆炳炳在人耳目間其餘不可勝數遺疏入
上深爲憫惻祭奠䘏典皆加厚而特晉太子太保命朝臣咸臨其喪
賜諡清恪嗚呼惟篤學守道者爲能有經世才節人多謂公德勝其才余謂公之才節卓有表見明效撫閩吳兩省興學養民靡所不悉是其才也吏治肅清絕去貪黷苟有不率劾及同官是其節也若以簿書期會權謀辨給爲才公未能或之先若以察吏安民秉公忠以報國爲才公固翹然遠矣公生於順治八年十有二月初五日卒於雍正三年二

月十有六日享年七十有五以某年月日葬於某所配王氏累封一品夫人次王氏贈宜人實生二子長師栻候選知州次師載丁酉科舉人一品廕生候補員外郎女三人俱嫡夫人王氏出長適太學生馬晉次適東昌府管河通判曹元夢次適太學生孔毓璁孫一人景白師載出也尚幼公自少至老儒先之書未嘗釋手嘗所著困學錄及濂洛關閩書注解參訂諸儒之說甚眾皆傳於學者茲不具載載其功跡著於當世者銘曰

休明啟運純和毓精中州間氣湯耿有聲公其踵美正學是扶研慮覃思張銘周圖述緝前典折中後儒出其底蘊撫閩及吳公所居邦穀登人和抗節鋤奸愁痛笑歌令出民從既去而思何以能然至誠之爲

聖明秉六命作秩宗皤皤黃髮以代天工咨謀褒崇無斁初終公之休烈先哲有繼自今以始欽於世世

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張清恪公墓誌銘 張廷玉

有明中葉姚江王氏之說與一時恢奇自喜者多陰棄朱子之學以從之雖賢者不免焉惟高顧諸公號爲能謹守繩墨自我

聖祖仁皇帝篤信朱子之學親纂語類文集以爲學者準的躋廟祀之

位次於十哲然後薦紳之士非朱子之學不敢言然數十年來海內所信爲能守朱子之學者不過數人而吾同姓儀封公其一焉公八歲遊飲泉書院叩所云曰爲士者當如此矣乙丑成進士授中書舍人丁父艱服闋建請見書院與鄉人子弟講誦若將終焉會大水遂甯張公巡河知公家居私募士人築堤以捍河患方畧異衆疏請檄公贊理有司敦迫公赴部以疾辭不許乃以辛巳春至河上踰年題補濟甯道丙戌擢江蘇按察司踰月

特命巡撫福建己丑移鎮江蘇與制府噶禮議事輒齟齬制府爲大吏數十年多羽翼性鷙驁意所不可必巧搆陰中以禍用此衆莫敢攖其鋒辛卯鄉試弊發公疏稱事由制府並暴其生平貪暴狀

聖祖皇帝再遣重臣就鞫而制府習於文法官吏畏威承意證者皆避匿所劾無徵於法公當能斥讞詞屢奏不決及

命下則留公而罷制府制府遂由是敗方公劾制府疏出遠近傳誦稱快而不能不爲公危及再訊無徵江南士民如沸聞者喪氣至是有心有口者莫不歎

天子之聖智而幸公之忠誠所以自達於

君者有素也公既留任尋以張令濤私通洋賊獄事爲異己者所中復
命重臣就訊奏公應落職聽鞫七奏始得
命遂當公重典而
聖祖皇帝特召公入內引見乾清宮踰月
命署倉場總督庚子冬補戶部右侍郎
今天子嗣位特恩晉正一品尋遷禮部尚書每賜宴
先帝舊臣公必與焉公在官不以妻子自隨齋用絲粟以上皆運致於
家循分自盡不務爲赫赫之名而人皆信之所至必興書院聚秀民導
以學朱子之學而辨其所以異於姚江者閩俗祠疫神氣燄動人禍福
數有驗公命悉毀之半改爲鄉塾籍比邱尼以妻貧民性篤厚居喪一
如禮經父歿以遺命棄債弗收校訂先賢遺書五十餘種次第刊布註
解濂洛關閩書及所著困學錄悉躬行心得之言天下知與不知皆曰
是能謹守朱子之學者也公諱伯行字孝先號敬庵卒年七十有五
天子震悼遣諸王大臣致奠加太子太保
賜謚清恪於常祭有加曾大父諱自新大父諱醇並邑庠生父諱岩以
邑庠生入太學皆累贈如公官自曾王母以下並贈一品夫人配王氏

封一品夫人副配王氏贈宜人子二師栻師載女三皆適士族孫一景
白於雍正五年丁未三月十五日
賜葬於通安鄉藕河村之原銘曰
天生哲人為世之鐸志學伊顏道宗濂洛實踐眞知匪由臆度百家紛
挐謹其疆索剛方正直立朝儼若履險如夷何愧何怍誠意交孚
天心以灼高朗令終歸神冥漠斯道未亡後其有作

又誥授光祿大夫禮部尚書加二級贈太子太保謚淸恪儀封張先生
墓表　沈近思

中州自二程夫子闡絕學於千載不傳之後上承洙泗下啟紫陽聖賢
道統如日經天當時及門尹和靖謝上蔡皆能守其師說至元而有許
魯齋豈非天地淸淑之氣萃於中州而斯文有厚幸耶我
朝前輩湯公潛庵耿公逸庵為中州理學之冠海內學者多宗之儀封
張先生生於二公之里幼聞聖賢而喜比長毅然有志於學道孜孜焉
深嗜而篤好之尊信程朱獨得其正凡稍涉異端邪說陽儒陰墨之論
舉不足以淆其胸中其為學也醇矣遭際
聖明敭歷中外由監司而躋九列所至平糴賑饑褒廉糾墨問民疾苦

宣布
朝廷德意興書院育俊髦慨然以教養人材倡明絕學爲己任而辛卯江南場弊奮劾督臣噶禮一疏所云振千古之綱常培一時之士氣除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乃先生平日養成剛大之氣沛然直達於筆墨之間秉道嫉邪有不自知其激烈者

聖祖仁皇帝深鑒其誠屢賜保全加之大用

皇上御極之初晉大宗伯恩禮優隆極千載人臣所難遇先生感激涕零方竭誠以圖報稱而年力已就衰矣嘗考先生生平撫吳政績略同睢州而尊信程朱則又近於嵩陽可謂得二公之所長而不徒託之空言也當湖陸稼書先生爲

本朝醇儒第一與先生科第後先不甚相遠知遇不如先生之隆名位不如先生之顯而先生篤信其道以爲繼薛胡之後得程朱之傳就其家訪求遺書梓以行世而中心尊而奉之退然自居於後學之列此又見先生望道未見之誠樂善無我有非他人所能及而學者所當師承做法者也庚子之冬近思始見先生於京邸質疑就正於大學一書頗有論辨至今六載先生下世又一年矣因葬期將屆爲之表以揭於其

墓使人知伊洛以來魯齋四百餘年之後有尊信程朱卓然不雜如先生者亦足爲中州興起斯文之幸也已至先生生殁年月子孫名字及生平事蹟具詳壙誌中不復贅

又誥授光祿大夫禮部尚書加二級贈太子太保謚清恪敬庵張先生行狀 費元衡

先生諱伯行字孝先號恕齋後以爲學之要在于一敬更號敬庵其先世居上蔡明洪武中文學彥實公徙儀封遂世爲儀封人以讀書傳其家先生曾祖諱自新邑廩生祖諱醇邑庠生有隱德有司表其閭事載邑誌父諱岩以庠生入太學考授州司馬樂善好施有德于鄉三舉鄉飲大賓崇祀鄉賢先生既貴皆累贈光祿大夫禮部尚書曾祖妣戴氏扈氏祖妣傅氏妣郭氏梁氏皆累贈一品夫人繼母耿氏待封一品夫人先生前母郭太夫人無所出梁太夫人於順治八年辛卯十二月初五日生先生於儀封通安鄉崇儒里幼即穎異七歲入小學恂恂恪恭有儒者氣象八歲經飲泉書院問何居告之曰此讀書人講道論德之所也輒欣然曰吾他日必讀書於此年十四丁母梁太夫人艱哀毁如成人十五父贈公續娶耿太夫人事之克盡子道二十三贛榆倪公長

扉以翰林改授儀封令振興文教于義塾見先生所作文曰此大成之器也卽召而試大加咨賞命北面具弟子禮而親爲之指授焉二十五入邑庠逾二年試前茅食餼辛酉舉於鄉乙丑成進士當是時先生文名滿鄉國而自視常若有欿然不自足者殿試後

聖祖傳諭新進士曰回家當依舊讀書不可廢學業先生聞之卽自勵曰

聖諭諄切不可不遵況讀書吾素志乎歸闢園於南郊中建精舍旁列池亭繞以四時花木陳書數千卷縱觀之始於天文地理醫卜農圃之書以及浮屠老子之說靡不涉獵而皆不慊志及讀小學近思錄程朱語類文集乃恍然曰此孔孟之正傳也入聖門庭盡在是矣于是于濂洛關閩五先生之書如饑斯食如渴斯飲口誦手抄汲汲如將不及且一言一動均必由之而一切異學俗學不得而奪焉先生篤志潛修于園者凡七年其卓然爲大儒爲純臣者皆原本乎此也壬申入都補內閣中書與太史冉公觀祖論道有合朝夕往復不倦甲戌改中書科中書舍人其冬父贈公卒於京乙亥春扶櫬歸里喪葬一遵文公家禮啜粥寢苫不入內室三年如一日凡鄉人素假貸者悉稱遺命焚其券初

飲泉書院驛鹽道李公子和所建先生幼由其地欲讀書于此者也未幾爲邑令所毀先生慨然有興復之志戊寅服闋未赴京于封人請見亭之西購地二十畝建講見書院以成厥志焉是夏赴部候補旋卽歸里時冉太史亦請假在嵩陽延掌書院教相與講明正學從遊者甚眾先生樂之慨然有成就後學之志不欲出而仕矣已卯夏六月大雨北關堤決水汜濫入城居民大恐先生募民囊沙土塡築得無恙總河閣河至儀封詢問所以賢之庚辰夏題赴河工効力先生以疾辭請撫軍代題弗許詣部具呈辭又弗許乃赴河工冬上治河議十條一曰黃水本强宜分其勢而使之弱一曰淮水本弱宜合其勢而使之强一淸口宜設安瀾閘一淮河入漕之處宜設永淸閘一請復天妃閘之舊制一黃家嘴宜挑開支河一運河宜及時大挑一海口宜疏一運河之下流宜疏一高堰周橋翟壩之堤工宜堅築一黃河兩岸之遙堤宜堅築又上議請于運河之底倣舊制置伏龍洞引淸水以灌民田辛巳春督修南岸堤工二百餘里秋搶救馬家港東壩尾埽衝急不可當乃焚香禱於河神曰官司曠職罪固難逭然

朝廷之工不可壞一方之民固無罪惟神有靈庶其保護得無恙壬午

督修高家堰石工蝦鬚溝河是冬題補山東濟甯道赴京引
見奏對稱
旨癸未春赴任時値歲荒流離滿道路先生于家運粟以賑并載錢及
綿衣數舟分給凍餒者衆賴以濟未幾總河奉
旨遴選賢能官十員分道賑濟先生與焉分賑汶上縣動用倉穀一萬
五千餘石賑陽穀縣動用倉穀七千六百餘石又之藩司移文責以擅
動倉穀將取職名題參乃以敬陳賑濟等事具詳河撫兩院其畧曰賑
濟乃奉
諭旨非本道敢于擅動也動倉穀以廣
皇仁非希圖名譽救濟饑民非私侵肥已也使當日奉
旨賑濟不動倉穀坐視各州縣之百姓流離死亡而不救倉有餘粟野
有餓莩本道之罪其可逭乎且如此救濟饑民而竟民之死道路散四
方者尚弗可勝數使當日不動倉穀不知更當何如昔漢汲黯過河內
以便宜持節發粟賑饑民武帝賢而釋之今本道以擅動倉穀題參理
應順受第恐將來山東各官皆以本道為戒視倉穀為重民命為輕一
任鵠面鳩形輾轉溝壑而不加賑恤害有不可言者矣事遂寢先生賑

汝上時一婢來領米舉止有異詢之良家女也有婿未婚亡父母其叔
質于孔監生家爲婢問其價如數與之召婿至給新衣而爲之成婚甲
申捐貲建清源書院于臨清建夏鎭書院于夏鎭濟陽舊有書院歲久
傾圮煥然新之皆招士之有文行者砥礪其中凡催漕督工之暇輒至
書院諄諄與士子談論正誼明道之旨一時多所興起乙酉春
聖祖仁皇帝南巡閱河
特賜御書布澤安流匾額詩章二詩扇一丙戌
聖祖遣郎中德公成格封閘催漕臨行
上諭云山東有濟甯道張伯行諳曉河務汝往與商確設法蓄水量塘
放船先生因與德公晝夜籌畫蓄洩之方是年漕艘皆早抵通乃著居
濟一得一書載河工事宜詳備是夏遷江蘇司臬冬十月抵任吏呈往
例送督撫贄儀約需四千金先生曰我爲官誓不取民一錢安能辦此
以家中所攜土物進皆不受時維揚諸生獲罪郡守撫軍怒欲褫六人
者衣頂先生爭之不聽慨然曰以窮秀才衣頂逢迎上官吾不能也申
辨至三四乃得請其他率多平反丁亥春
聖祖復南巡過清江于御舟

召先生問姓名駕至江甯
命督撫薦舉地方賢能官員先生不與一日隨督撫至
上前
聖祖曰朕向原認識汝今一到江南郎知汝爲清官復問督撫曰張伯
行居官果何如皆對曰好大學士京江張公對亦如之
聖祖曰他實不要錢又問江南還有如此好官否皆曰無
聖祖曰然則汝等何以不保舉之今朕自保舉之將來居官好天下以
朕爲明君若貪贓壞法天下笑朕不識人至松江
特陞先生福建巡撫先生任司臬後以接
駕扈從來往道路視事僅兩月而廉惠之聲已深入民隱聞陞任吳民
無不咨嗟歎息者隨
駕至西湖
召賜御書廉惠宣猷匾額對聯詩扇又求家廟匾郎
面書積善餘慶四大字以賜
駕還姑蘇趣赴閩視事乃請
訓旨奏曰臣才短無以報稱惟有矢清白盡愚忠以仰答知遇

聖祖曰此言人皆有之看汝做去何如耳復奏曰臣父在日常訓臣以廉謹報効朝廷若受人一錢不惟不忠且不孝

聖祖大悅諭話良久出送

駕至鎮江陛辭赴閩時臺屬旱荒題請捐糧賑濟全活甚眾念閩省人稠田少一歲所出之粟不副一歲之用市米騰貴商利而農病於是每歲遣官赴江浙等省買米平糶又多設社倉預積貯以備凶荒禁米下洋以絕盜糧終閩任民無阻饑之患焉永安甯洋漳平大田各縣多深山易藏奸宄有盜首陳首魁等潛匿山莽乘間出劫為害先生與總督以計誘擒之積盜朱章竄伏未獲先生密訪得其巢穴亦就擒皆赦其餘黨不究地方以甯乃大張綱紀察利弊整飭屬員褒廉糾墨訪猾吏豪强之為民害者悉置之法飭保甲講鄉約使盜賊無所容良善知所慕一時官吏士民兢兢奉法教化大行閩故理學名邦自楊龜山先生載道而南三傳而得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嗣後名儒疊興號稱海濱鄒魯先生以為此邦之士可與振興絕學建鰲峯書院于會城俾有志正學者偕來肄業又出家所藏書千卷并廣搜前賢遺書先儒文集命學者分任校訂次第刊布之于是士皆鼓舞振興理學復明至丁酉歲

聖祖賜御書匾額曰三山養秀又
賜御纂書籍至今絃歌不絕皆先生倡導力也福州有五帝者瘟神也廟祀遍鄉城師巫假以誑誘愚民惴惴祟奉禱祠晝夜不絕先生命毀其祠僉謂前任遲太守以獲罪于神卒于官不可毀先生曰此偶值耳竟悉毀之或改為義塾祀朱子省城多尼僧皆買貧家女髡之號佛子盈千百所為弗可問先生悉令所親贖回匹配貧不能贖者許來告為設法羣情大快監文闈典武試風清弊絕得士皆賢俊為眾所服臺灣兵跋扈稍不遂意輒上山鼓譟要挾官長先生以倡亂為首之人平日必多不法當先以他事除之臨時自無煽誘鎮臣遵先生教終先生任無敢譁者臺厦道員缺先生疏薦海康陳公瑸時陳督學川中
聖祖遽從所請兵民悅服己丑冬閩督奉
命入京先生署篆籌畫海疆整飭文武政令一新既而移撫江蘇奉
命馳驛士民攀留不及皆呼號如失怙恃初
聖祖諭大學士京江張公安溪李公曰張伯行居官清正江南重地宜移撫李奏曰閩省近方有起色須留整頓一二年張奏曰江南頻歲災祲民不聊生非此人莫可

聖祖笑曰汝兩人不必爭朕爲天下總計當愼簡一人以畀汝閩遂有移撫江蘇之命時兩江總督噶禮大張威福甫涖任卽奏罷撫藩虎噬狼貪人人不寒而慄聞調先生撫吳吳民如望歲焉先生至蘇首下檄禁屬員餽送其畧曰一黍一銖盡民脂膏寬一分民卽受一分之賜要一文身卽受一文之汚雖曰交際之常于禮不廢試思儀文之具此物何來本都院旣冰蘗盟心各司道亦激揚同志務期苞苴永杜庶幾風化日隆又出示虛心延訪地方利弊曰本都院洊荷

聖恩寵頒節鉞致身澤民之願夙夜彌虔興利除弊之規饑渴顒望目下窮黎乏食米價未平何以拯之民力未足逋賦恆多何以籌之吳風刁健訟獄繁興何以遏之士習未醇貽譏佻達何以正之山村水區之溝洫何以旱潦有資探囊胠篋之比匪何以防維無恐鰥寡孤獨何以遂其欲而給其求衙蠹土豪何以革其心而易其轍一切舉廢修墜所關難以枚舉合亟諮訪凡吾官吏士民勿吝忠告時淮揚一帶連年荒歉軍民乏食先生疏請海高等十三州縣徐州一衛發帑賑濟又以江蘇等屬帶徵災漕一年而完年半之糧民力不給請分年帶徵以紓其困奉

旨俞允卽委監司分道賑濟親往淮揚巡察之又奏動藩庫銀買米平
糶謂江南重地生齒殷繁當此米價高昂麥秋未屆之候枵腹皇皇不
能終日請于江蘇藩庫撥銀三萬兩赴隣省買米分發各屬減價平糶
臣因災黎窮迫恐俟
命下部文往返遲延時日現在動支購運發賣專擅之罪伏望鑒原
聖祖俞之蘇松困于財賦州縣官率顧考成催科嚴迫民不堪命先生
乃剔漕弊禁重耗省差擾民困以蘇又以俗尚奢靡鮮衣美食畫舫笙
歌所費不貲婦女閒遊入廟敗壞風俗一切禁之時蘇守陳鵬年廉能
素著臬司焦映漢糧道臧大受皆廉謹奉職總督率以不便于己摭事
劾去之先生動多掣肘是夏赴常州熱審先生多所平反與總督枘鑿
不相入鬱鬱不得志乃具摺告病畧曰臣所恃以報
皇上者惟此一點眞心實意竭蹷辦事不敢欺瞞不敢苟安而已奈江
蘇庶務數倍于閩臣才識短淺謀慮難周以是憂懼成疾現今補行大
計黜陟攸關倘耳目未能周舉劾有未協更深隕越之虞乞憐衰病之
軀萬難勝任賜臣回籍調治奉
旨張伯行操守清潔立志不移朕所深悉江蘇重地正資料理不得以

衰病求罷乃強起視事江南號稱澤國農田全資水利時水道閘堰廢壞已多先生詳考脩整以資蓄洩又海禁縱弛海寇買米聚糧米價不時騰貴先生嚴禁之辛卯秋副主考趙晉交通總督及提調馬藩司廣鬻關節榜發譁然正主考左必蕃不自安具疏奏

聞而先生亦以蘇郡士子擡財神入文廟據實具奏冬十月赴江甯典武闈鄉試卽遵

旨如揚州會同

欽差大人兩江總督安徽巡撫審科場事匝月不得定案壬辰春正月劾督臣抗

旨欺君營私壞法請正國典以彰公論畧曰

皇上臨御以來內外臣工罔不奉法兩江總督噶禮受朝廷豢養不爲不久蒙委任不爲不專稍有人心自當仰體

聖懷以圖報効而其大端無過進賢退不肖養一代之人才以培國家之元氣不謂督臣自履任後所轄兩省文武屬員逢迎趨附者雖穢跡昭彰亦可包荒藏垢守正不阿者雖廉聲素著難免吹毛索瘢此在

皇上洞鑒之中無庸臣再爲贅瀆最可異者江南今科鄉試盛傳總督

通同監臨提調攬賣舉人臣以督撫藩司皆朝廷大吏豈有病狂喪心
至于如此之極未敢遽信迨後榜揭不公經正主考題參疏內有或發
督臣嚴審之語又風聞總督要銀五十萬兩保全無事之說臣雖不敢
遽信固已心竊疑之及奉
旨會同徹底詳察嚴加審明而會審時藩司書辦李啟供出藩司家人
軒三給與關節收受金子情實督臣輒大怒欲將其脛夾折臣勸督臣
今日會審儼如朝廷在上爲臣子者不可動氣況
皇上要徹底詳察若箝其口曷由明白因與
欽差大人據所供人犯稍加夾訊而語多曖昧事涉督臣自此以後一
月有餘不敢復訊軒三矣夫國家設科取士以供將來任使必科目之
中有正士斯朝廷之上有直臣我
皇上諄切訓戒以期風清弊絕不謂賄賂公行自有制科以來未有如
江南辛卯之甚者竊思此案關係非小奉
旨徹底詳察而督臣必不肯詳察奉
旨嚴加審明而督臣必不肯審明推其抗違
聖旨始終庇護之故則以前通同監臨提調攬賣舉人以後要銀五十

萬兩保全無事之說情眞事實不爲無稽之輿論矣其欺
君壞法之罪督臣雖百喙奚辭若不請
旨解任一并發審則通同作弊之人同爲奉
旨察審之人眞情何由得出國法何由得伸哉故自督臣大怒之後至
今要犯一名不能提眞供一句不可得皆由督臣驕橫之氣足以震懾
人心臣實有欲提不能欲訊不得者此雖臣庸懦所致有負
皇上付託然事勢處於無可如何不得不大聲疾呼煩瀆
聖聽耳我
皇上明見萬里無微不照而督臣敢于欺
皇上
皇上待督臣高爵厚祿何等隆重而督臣竟忍負
皇上擅作威福賣朝廷之官賣朝廷之法復賣朝廷之舉人惡貫滿盈
貪殘橫暴兩江之人知之在朝之人知之天下之人無不知之祇緣督
臣權勢赫奕莫敢攖其鋒以買禍臣非不知此言一出天下之人無不
爲臣寒心但臣自念一介豎儒候補中書數年之間超遷巡撫受恩之
深無過于臣圖報之難亦無過于臣故在督臣敢于欺

皇上負
皇上臣則斷不敢顧念身家畏避權勢同爲欺
君負恩之人貽譏天下後世是雖言出禍隨亦所不惜況臣之功名予
奪出自朝廷臣之性命死生亦有定數恭逢
聖明在上督臣雖甚殘險亦豈遂能加害無辜臣又何憚而不言哉仰
祈
皇上大奮乾斷將兩江督臣噶禮卽行解任一并發審俾狐鼠之輩失
所憑依而承審之官亦無瞻顧庶眞情得出國法得伸振千古之綱常
培一時之士氣除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將見天下後世咸仰
聖主除奸燭弊之神明億萬斯年永享
國家賢良喜起之福澤矣疏上總督聞之密購疏稿揑款計參星夜馳
奏御前奉
旨俱解任交審事大人一并審明部文未下先生又上瀝陳被誣始末
疏畧曰臣因會審江南文闈作弊一案奉有徹底詳察嚴加審明之
旨訊據出銀買舉之吳泌與居中立議之李啟等供出馬藩司家人軒
三收受金銀給與關節鑿鑿有據乃督臣噶禮抗

旨曲庇不容究訊其情形與臣從前所聞督臣通同賄賣並要銀保全
之輿論相合是以不敢扶同先疏題參乃督臣聞臣具題摭拾虛詞欺
誑
聖聽欲圖報復茲接邸抄蒙
皇上洪恩將臣與督臣俱解任聽審
聖明已無私照曲直自有攸分臣何敢再瀆但督臣誣妄過甚合就其
誣臣者一一分晰為
皇上陳之如誣臣止督臣下洋恨不聽從遷怒于為督臣僱舵工之船
行張元隆陷以通賊既致元隆身死于前復斃其弟張五于後臣查奉
旨出洋臣標並無戰船向牙行僱民船而民船止可載貨不堪捕賊曾
商之督臣督臣云船無器械又無水師駕此出洋豈不有損國威因公
同會議臣與提臣偵緝內地奸黨具奏在案是臣欲出洋而督臣止臣
豈反止督臣不必前往也至張元隆係考職監生廣置洋船立意要造
百艘以百家姓為號多將洋貨賄媚督臣督臣在上海鋪設數十船皆
元隆以所蓄積餽督臣後卽令伊弟張令濤由浙江海口運赴江甯
比時有崇明水師在洋盤獲余元亨等照票不符籍貫互異訊供張元

隆代領臣飭常熟上海兩縣提訊元隆託病不出兩官親赴其家取俱元隆公然上坐兩官側坐其下臣聞駭異嚴飭拘拿而兩官以督臣交好始終不敢追臣回署提審遽申元隆在家病故人言藉藉皆云元隆詐死埋名是元隆之死與不死尚未可定詎云已死亦因病亡其弟思永現在而案內並無張五姓名不知督臣何據而誣臣以逼死元隆拖斃張五也又誣臣與上海知縣許士貞同窗好友將四十八年四月所獲之賊犯改爲十一月久已拖斃之八人謊稱現存冀免士貞處分臣查四十九年九月督臣咨參武職年限先據臬司改作四十八年十一月臣不知督臣核咨之時士貞等若何彌縫而乃徇情揑飾咨部也至五十年二月臣咨參文職年限俱照督臣原咨臣不能覺察扶同咨題固臣庸懦所致而揑改謊稱實由督臣作弊於前何反誣臣冀免士貞處分也又稱督臣嚴飭保甲臣與陳鵬年揚言督臣查富戶竟寢不行以致盜寇充斥臣查保甲之法各屬奉行無誤至江蘇盜案比他省較多臣查臣屬之七府一州四十八年共報一百十件四十九年共報八十二件五十年共報五十一件若止就臣駐劄之蘇州府屬計之四十八年共報五十七件四十九年共報三十八件五十年共報十七件是

臣涖任以來雖不能盜風全息亦已漸次消彌何反謂寇盜充斥也又
誣臣著書賣書濫准詞狀株累斃命臣查前撫任內四十八年共監斃
三百五名而臣任內四十九年共一百七十一名五十年止二十四名
皆題報有案若臣著書賣書亦有因由臣叨中進士蒙
皇上傳諭曰進士回家不可荒廢學業臣恪遵
聖訓回家閉戶讀書見得程朱之書與孔曾思孟相合又新奉功令文
闈論題亦出性理故將周程張朱之書刊刻以廣其傳并將先儒之有
合于周程張朱者亦為刊刻此皆仰體
聖訓使天下之人知聖賢之書不可不讀讀其書而奉其教入為孝子
出為忠臣用副
皇上崇儒重道之意臣自愧學問空疎止表彰先儒之遺書斷不敢著
書立說為聖賢之罪人又因閩中梓人至蘇臣無以資其飲食令行印
賣此雖臣鄙陋之見有失大臣之體然實取與不苟所致非有他罪總
之督臣之蓄怨起于臣之發覺巨棍張元隆今因曲庇馬逸姿被臣參
奏摭拾前款欺
君陷臣且云難與臣俱生其意必將致臣于死幸

皇恩寬宥不忍遽變理合據實陳明仰祈鑒察時百姓聞先生將解任皆罷市撤業數萬人圍集公館哭聲振揚城欲相率赴京叩閽先生慰諭再三環泣不肯退而姑蘇等郡相繼報罷市者紛紛翼日維揚士民扶老攜幼至公館具果蔬以獻先生辭弗受皆泣曰公現任止飲江南一杯水今將去無卹子民一點心不得已爲收腐一塊菜一束遠近餽餉者不絕不受則皆委而去夏四月審畢將回姑蘇候旨行有日矣揚城士民慮途中不可測數萬人集江干護送先生聞之曰以我故勞民至此吾不行也越數日五更登舟比天明百姓追送而先生已渡江至姑蘇寓楓橋蘇城士民莫知先生來翼日士民雲集紛紛送果蔬不絕如揚城五月審事大人奏上以先生所劾全虛應革職治罪噶禮免議部覆如之奉

特旨著尚書穆和倫張廷樞再往徹底審明秋七月復赴揚聽審審如前審畢仍回姑蘇士民焚香遮道自楓橋至葑門二十餘里擁擠不可行九月覆奏先生仍革職部覆亦如之奉

諭旨張伯行居官清正天下婦孺無不盡知允稱廉吏但才不及守噶禮雖才具有餘然性喜生事朕臨御五十年凡滿洲蒙古漢軍漢人毫

無異視一以公心處之噶禮屢次具摺欲參張伯行朕以張伯行爲天下清官第一斷不可參手批不准親筆現在噶禮處這所議是非顛倒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矢公據實再議具奏九卿等覆張伯行噶禮兩人才守之處

皇上評定確當天下臣民莫不悅服又奉

上諭從古治天下者莫要于至公朕御極五十餘年凡內外大小諸事皆以公心處之張伯行居官清廉一文不取天下所共知但才具畧短耳噶禮操守朕不能信若無張伯行在彼則江南地方必被其朘削一半矣諺云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惜命然後天下乂安又云清官不累民朕自幼讀書研窮性理如此等清官朕不爲保全則讀書數十年何益而凡爲清官者何所倚賴以自安乎初次遣官往審被噶禮制定不能審出再遣往審與前無異汝等既係大臣知張伯行清官當會議時何無一言今朕既有諭旨方贊其清亦已晚矣汝等諸臣皆能體朕保全清官至公之意使正人無所畏忌則人皆欣悅海宇長享昇平之福矣

翼日奉

旨先生留任噶禮革職吳中士民歡聲如雷牓于門曰

天子聖明還我天下第一淸官焚香結綵齊赴龍亭叩首謝
皇恩呼萬歲者數萬人至長至月朔復有吳民數萬人持香集
暢春苑跪謝願各減年壽一歲添祝
聖壽萬萬年以申眞誠感激之意
聖祖大悅而福建全省士民聞先生解組皆奔號呼籲及聞復任頌
皇恩祝
萬壽與江蘇不謀而合亦古今僅見事也癸巳春正月疏薦福建藩司
李發甲原任祭酒余正健臺灣道陳瑸爲江蘇布政使部以巳
特簡年欽元不允二月監臨
萬壽開科文闈防範嚴密而體恤周至士情大悅三月
恩詔復原職八月進濂洛關閩書集解九月奉
旨赴鎭江會驗戰艦時戰艦民船無所分別戰船或私借入洋貿易還
以民船充數先生因條陳海洋船隻分別營哨商漁盡編號數
上是之甲午春正月奏免揚州落地稅謂各商貨物已在揚州關輸鈔
入城復徵落地稅銀似屬重科臣衙門舊有鹽課陋規二萬兩今臣在
任五年絲毫弗取爲鹽商節省銀十萬衆商願于經費項下每歲代捐

稅銀一千二百兩免商民無窮之累奉
旨俞允三月紫陽書院成三吳文學之士皆傾心誠服于先生而四方之聞風來學者亦日眾吳中向無書院生徒無所容乃擇府學中隙地建紫陽書院其規模制度及講貫課試之法大畧與閩同一時士風丕變咸歛華就實彬彬乎質有其文焉乙未春正月
欽差大人奏請革職是時先生感激
聖恩益殫精政治一切地方利弊悉力興革又屢值年豐人民樂業獨土甯謐而先生以吳地濱海奸商貪利下洋勾引匪類出入無忌終爲東南隱憂故爲未雨綢繆計特嚴海禁有犯必懲積有張元隆張令濤李崇御等案皆爲巨棍所把持屢飭不結
聖祖命大人駐鎮江審理大人不細訊而問先生索取海賊先生以各案文卷進大人卽參先生狂妄自矜應革職看守審理
聖祖不允而令先生明白回奏乃上疏畧曰張元隆係鎮臣在洋盤獲之余元亨所供經署撫王度照審議具題部覆發臣再勘飭行府縣究審張令濤係顧協一閱三等告發被害者十餘紙抗匿不出懸案莫結令濤縱非通洋亦係豪惡何得挨延半載藉庇抗官卽謂首告不實應

於原告坐誣臣雖愚昧寡援而身爲地方大吏甯能置之不問乎李崇
御亦係鎖臣獲報其船照票不符滿載金銀不帶絲毫貨物謂非來歷
不明其誰信之臣屢將元隆等惡跡咨明
欽差大人在案據咨上
聞案件自明乃將各犯悉爲開脫獨參臣以狂妄自矜之罪臣雖歷官
巡撫而服食起居未脫寒酸故態以爲迂腐則有之何敢于
君父之前反蹈矜妄自取罪戾乎然臣止知有
君父不知有身家止知報
聖恩不知避嫌怨惟恐案情未能得實則臣之負罪益深此區區微忱
不敢一念之或欺者也隨奉
旨將面奏情節一併審明三月大人復上章請革職看守審理蓋至是
已連劾六疏矣先是三請革職奉
旨欽交事件應盡心審明原委具奏屢次前往未能徹底審明希圖朦
混完結今又請將張伯行革職繕摺具奏殊玷官箴這事情仍著前往
審明具奏先生跪聆
恩旨感激涕零將先後口供瀝陳上奏大人復訊供文致其詞堅請革

職看守辦理
聖祖不得已姑允之時先生因熱審赴常州大人令藩司于舟中解綬
去遣遊擊房世淯伴送至鎮江看守于城隍廟及夜分問供多方摧折
所供不如大人指乃傳先生幕賓代書竟擬重辟是時百姓無一人知
者門人子弟聞難來訊呼籲無門生死不可測而先生處之恬然讀書
晝夜無間爲子姪講經書積講義二十餘篇又向輯四書正宗學易編
皆未成續爲編輯居潤州半載體加充色加睟焉案達上
聖祖未允所擬而令大人同先生入京仲冬二日渡江至維揚父老數
千焚香拜岸上士民夾兩岸隨舟而行四十里不絕越日過邵伯高郵
皆有儒冠野服沿河頓首者至淮安總河迎會見舟將壞大驚曰何以
坐此先生曰此不由己也總河爲易舟伴送官胡同知暮夜趣渡黃河
時細雨方霏周天如墨濤浪洶急從舟傾覆而先生以總河所易舟先
濟得免至夏鎮書院諸生候于河次敘契濶皆揮淚而別是月二十三
日至京師先生欲赴
暢春苑陛見大人弗許委官看守于吏部公署翼日
聖祖諭大人同先生來乃陛見大人面奏曰他並不認罪

聖祖曰他原無罪可認先生感泣叩首謝曰臣有生之年皆
皇上所賜也
上又曰此人朕還用之當用于有錢糧衙門復謝
恩出明日
召對于乾清宮問話移時
命于南書房行走臘月朔
命講民可使由之一章越日又
命講太極圖說皆繕摺進呈尋奉
特旨署總督倉場侍郎丙申春赴通州視事時秋成稍歉奉
諭囬戶部酌議平糶奏發倉米二萬石
上諭糶完啟奏續發仍不時巡察使貧民得沾實惠閏三月奉
命發倉賑濟順天永平二府親往巡察七月巡查至永平其守謝公賜
履廉能有聲留心社倉因與講社倉之法令勸諭所屬捐輸積貯每年
出陳易新以備荒災囬京本朱子社倉法酌十六款條奏奉
上諭親赴永平料理社倉事宜丁酉秋七月上條奏餘米摺云臣查紅
斛進倉平斛放米每石原多二斗五升今該倉書攢止報一石一斗四

升四合九勺四抄其餘隱匿不報雖止一斗五合五抄然以通漕合算
歲約三十餘萬此項謂之飛米俗所謂飛轂轆子是也外又有長米二
三十萬石曰旗丁交剩餘米或令旗丁領出謂之照米俗所謂出黑檔
子是也或令旗丁賣于他人謂之買餘抵補倉場之弊甚多此其大者
故特奏之又奏每年收米放米該剩餘米一百餘萬石日積日多無廒
可貯請建新廒百座八月
欽點順天鄉試主考時方收糧通州不與開列
特召入闈蓋異數也先生矢公矢慎得士李蘭等二百餘人輿情洽服
所拔士子來謁者以學爲聖賢不可汩于勢利諄諄告戒焉戊戌夏六
月又奏添設人員協同稽察倉弊發九卿會議爲同事者所抑同前歲
所奏均無庸議應交部議處奉
旨逐一明白回奏乃奏曰臣才識短淺尺寸未効中心兢惕夙夜靡甯
今九卿會議交部察議蒙
皇上不即處分令臣回奏臣聞
命自天感激無地謹將前後情形爲
皇上陳之九卿會議曰紅斛進倉平斛放米所多之二斗五升升內一斗

四升四合九勺四抄作正項入倉其餘一斗五合六抄之米內給旗丁
囤空餘米三升八合五開盤運折耗米二升所剩四升七合六抄作爲
飃颺虧折今張伯行不將此等項款開除止照紅斛收進平斛放出算
餘米八十餘萬石請添新廒等語臣查飃颺虧折四升七合六抄及盤
開二升原在倉內固無處開除也至旗丁之三升八合願照者照願抵
者抵卽使盡數照出每年不過十餘萬石且照出倉外方可開除若本
帮抵本帮之欠或他帮貟抵他帮之欠則三升八合又仍在倉內安可
盡數開除乎此臣查之甚明所以請建新倉廒初非朦混具題也又會
議云所存爛米奉
旨賞給兵丁折抵脚價騰空廒座必多又添新廒百座似無不敷等語
臣查去歲騰空廒座原以備去歲新糧之用至七八月廒座不敷各倉
監督紛紛來稟是去歲廒座尚屬不敷安有餘剩廒座留爲今歲之用
乎又會議云張伯行前奏新廒並未貯米舊倉騰空甚多不惟餘米全
無着落似較去歲之米反少恐又有飛轂轆子出黑檔子之弊請添員
協查等語臣查今歲糧船未到之先各倉呈報空廒有四五十座空廒
多則實米少去歲糧船未到之先呈報空廒止三十四座空廒少則實

米多臣故曰似較去歲之米反少此今歲糧船未到之情形也又會議
云張伯行後摺又稱新廠已派四十座舊廠卽有騰空想已無多尚有
百萬石無廒可貯等語臣查七月間舊廒用完新廒已派四十座新米
尚未收及一半卽算放二季春檔騰空者不過四五十座所以奏舊廒
卽有騰空想已無多此今歲糧船已到之情形也今新廒已派九十座
尚有一百二三十萬無廒可貯卽欲請建時已無及惟令各倉歸併隨
騰隨派就今日計算仍有百萬石無廒盛貯此臣查之甚明並未朦混
具奏也臣查一時有一時之情形去歲與今歲不同今春與今秋不同
臣隨時具奏無非愼重漕糧之意初非敢前後朦混任意矛盾也疏上
九卿無以難庚子十月奉
旨管理錢法旋補授戶部右侍郎兼管倉場總督辛丑春
欽點會試總裁得士儲大文等一百七十餘人秋九月河南馬營口決
上命河南人知河務者具奏乃具摺奏曰臣籍隸儀封去黃河三里故
黃水之性最爲留心蓋黃水不兩行若有兩條河水行一條必淤一條
故一遇冲決水行新河舊河必淤若舊河仍行者則新河不過因水勢
泛漲洩其有餘水一消落仍行舊河此自然之勢也今武陟縣冲決河

口不過因黃沁並長泛濫溢漫洩有餘之水耳黃河之水仍舊東行入
冬以後水勢消落勢必盡歸舊河稍加堵築卽復舊矣獨是山東運河
只借一線泉水遇大道亢旱泉源乾涸寸步難行臣前任濟甯道時曾
議引沁河之水以濟山東之運後以陞任故未及行今歲糧船淺阻山
東將至遲悞而黃沁交會忽沖一缺口直入張秋運河糧船盡皆抵通
是今歲之運頼此沖決以濟之也若由此脩治引之濟運便可成萬世
之利越數日接駕蒙
溫旨云前所奏河務與朕意甚合又
召進行宮論河務面奏于黃沁交會之際建閘築壩重重關鎖使不氾
濫一引沁由賈魯河以入濟濟運一引沁由新決之河入張秋以濟運
張秋東崖五空橋安放閘板水小則下板引沁濟運水大則放沁入海
至于濟甯運河之西再建閘一座水小則引沁濟運水大則下板引沁
入湖不但糧船遄行而臨河之田皆成膏腴矣冬十月以母病請歸省
奉
旨准假並
命以便道閱視河南武陟決口先生兼程抵家視湯藥母耿太夫人喜

疾頓瘳遂遵
旨相視河工如期復
命壬寅春正月五日奉
旨赴千叟宴宴畢偕諸年老大臣至乾清宮謝
恩賜坐奉
諭旨汝等皆大臣當仰體君心惠愛百姓如張伯行爲巡撫時地方情形米麥價値皆不時奏聞是眞能以百姓爲心者也先是倉場積弊甚多先生剔釐不辭勞瘁旣而兼理錢法旋歷戶部府庫倉儲盡以委任于先生政務日繁先生感
知遇恩竭力圖報晝夜廢寢食時又奉
旨發倉減價糶賣開廠數十處先生親往來巡查奔走道途于是精神心力銷耗殆盡冬十月
召對澹寍居眩暈色變
聖祖命少司寇阿公總漕張公扶掖出尋愈十一月
聖祖升遐先生感高厚恩哀痛迫切二十七日盡禮無稍懈夢寐中時淚涔涔下

今皇上御極深知先生公忠為國之心又以
先朝舊臣特加眷顧錫予每逾常格謂先生年老事難兼攝
命專理戶部及錢法堂臘月二日
命同滿漢大臣十三人至
先帝梓宮前舉哀
特賜素珠一串曰此
先帝所遺留也嗣後會議大政保舉大員時
命隨親王大臣在乾清門預議又
詔年老大臣由東華門騎馬至箭亭下尋以戶部捐納收銀非先生莫
能任
命與大司農田公專管其事
特恩晉正一品追贈三代給一品蔭生五月值
皇太后喪會議祔廟諸禮必誠必周八月
皇上遣官看河因條陳河務畧曰國家歲漕數百萬石全賴會通一河
而會通一河又借汶泗二水以濟運開河之始築堽城壩以過汶水又
開堽城閘引汶水由洸河至濟甯濟運復築金口壩以過泗水又開金

門閘引泗水由府河至濟甯濟運迨其後宋禮聽老人白英之計築戴村壩引汶水于南旺分流濟運遂置泗水于不問由是府河大半淤塞泗河之水乃不至濟甯馬場湖而合沂水以出魯橋矣今宜于秋收之後人民空閒大開府河使泗水由金口閘入府河至濟甯馬場湖蓄之濟運又于泗上諸泉源大加疏濬其逆流紆道者改之亂石壅塞者順之脉絡不通者濬之務使水勢暢流則諸泉之入湖者無窮而所蓄必多或轉遲為速之一法也至濟甯到台莊相去四百里其中閘將及二十座而台莊以下至淮黃交會之處中間將及四百里並無蓄水之閘所以每逢天旱台莊上下不無淺阻宜于台庄之下徐塘口之上建閘一座以備蓄洩其于河道或有補益此臣所知謹據實奏聞

上遽命議行九月遷禮部尚書冬十月進濂洛關閩書集解

特賜禮樂名臣四大字次日奉

旨搜閱會試遺卷續進士榜越數日

上以手所持木瓜賜之翼日復啟事

上顧謂親王大臣曰張伯行近愈強健也十一月

皇上親郊前三日視牲之禮向皆王公大學士行之至是太常以視牲

請而
上以命先生蓋特典也甲辰春二月進續近思錄廣近思錄張南軒集
陳克齋集陳北溪集許魯齋集諸書
賜食而出四月差赴闕里致祭崇聖祠追王
至聖五代
賜涼帽蟒服錦緞珍物八種
命以便道回家省親五月至京復
命六月奉
旨會議聖廟從祀倡議以明儒羅欽順
本朝陸隴其從祀兩廡又以宋儒張子之父張迪配享崇聖祠乙巳春
正月檢點生平文集及所論著纂輯諸書未刻者授子師載曰此吾生
未了事汝當次第授梓不可畏難而中輟也二月
上遣大臣往
景陵行禮先生自請行
上以年老弗許又面奏臣受
聖祖厚恩從未上

陵願請往
上溫旨慰諭乃止十三日有疾不赴朝十五日疾甚具遺疏其畧曰臣
受
兩朝異數隆恩年已七十有五龍鍾衰老口耳不能從心屢欲奏對中
懷惶悚寤寐難安今犬馬之年已盡而報
主之心未已仰見我
皇上聖學聖治媲美帝王堯仁無所不被舜智無所不周伏願
聖性王心懋加無已崇正學勵直臣厚糈以養廉吏明法以懲貪員寬
裕溫柔發強剛毅爲千古第一首出之
君綿億萬載無疆之福十六日戌時薨遺疏至御前
上爲震悼
特遣鎮國公十二爺散秩大臣副都統額爾德侍衛十人
賜奠茶酒不循常格行三叩禮復奉
聖旨張伯行効力年久持躬孤介簡任秩宗恪勤供職忽聞病逝朕心
深爲軫惻著加太子太保于䘏典定例外加祭一次以示優䘏舊臣至
意又奉

上諭交與內閣原任禮部尚書張伯行家諭祭之日大小漢堂官給事
中御史等官俱著齊集出殯之日亦俱著送殯
賜謚清恪給全葬祭五月
諭祭于京邸九月
諭祭于家竊惟
聖祖仁皇帝與今
皇上加禮儒臣信之深而遇之厚可謂至矣先生遭逢
仁聖一德交孚寵遇優渥歷數程朱諸大儒未有能比隆者也然先生
一介不取之節一念不欺之心其自結于
聖主者非無自也先生歷官二十餘年未嘗攜眷初任濟甯隨行止四
人撫閩二十餘人撫吳十三人其日用所需蔬菜米麥寸絲尺布以至
研麥磨石曳磨之牛皆自河南運載之官初至閩見署中帷幕皆錦繡
器皿悉金銀怪以問吏對曰行戶協備往例如此先生曰行戶即百姓
安可累之且我本寒素無需于此盡撤還之比移吳先檄禁陳設衙署
無錫縣送惠泉至先生以為水也受之後聞亦派民船載送即不受聞
撫標有空糧五十名江蘇撫標有空糧八十餘名皆前任以給家丁者

先生曰我家丁無幾又莊農不諳弓馬何可冒糜國餉悉募壯丁補之其在朝在外不交一近侍之臣不附和同官之議不以得君而有自專之意不以見忌而有退阻之心惟知上報

君父而下盡己職所謂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者先生有焉矢志以人事

君其所薦引皆學問醕正志操潔清彰彰在人耳目間者然初不令其人知即子姪有問亦不荅曰薦賢爲國非市恩也爵公朝而拜私室我所不取故惟特疏具薦及大廷保舉者衆乃知之其他面奏密摺率不盡知也平日掎扢先生者至在朝共事輒推誠協恭無纖毫芥蔕曰仰荷

聖明已獲保全何敢以私嫌廢公事乎其治民以養民爲先以教化爲本地方偶有災祲即具疏奏請緩征賑濟平糶並施務使民無失所復設常平置社倉以備凶荒所至輒建書院招來士子之有學行者相與講明聖賢之道又飭州縣各立義塾朔望講解

聖諭十六條使編氓皆知禮義故士民畏之如嚴師愛之如父母于閩則肖先生像而祠于鰲峯書院之旁于吳則建春風亭爲先生祠與總督于公巡撫湯公兩祠並峙至總督倉場時尚有山東兗州府鄆城縣

等十五州縣士民具衣冠而來獻者曰前者濰河之水當秋氾溢淹民田不下數百萬頃公爲濟甯道時疏濬宏深使十五州縣之水皆安流由濰入運運入海向之墊澤今膏腴矣廩邱之西五岔口紆道爲患公捐貲築堰引水盡入濰十五州縣士民蒙利賴議立公生祠農夫欲建于野舟子欲建于河爭不決乃立于五岔口今落成敢獻衣冠展瞻戀意先生歎仄再三皆頓首固請受之而去其至孝本于天性每逢父母忌辰輒閉戶飲泣不飲酒食肉至已誕辰亦思親不宴樂耿太夫人在家遣人問候不絕四方之士及門受業者幾千人先生不問貴賤智愚悉接以禮諄諄示以入聖之門爲學之要其率先生之教者心悅誠服終身不忍舍去因以成章者甚多其退而改行者自懟而不敢復見也讀書自少至老不厭不倦雖鞍馬舟車之上死生危急之秋未嘗釋卷嘗云延平靜坐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朱子後來頗不以爲然蓋佛家靜坐此心不要用儒家靜坐此心原要用必靜坐始見得道理與佛家有別但靜坐而不讀書亦不能見道理不如易靜坐爲居敬而勤讀書以求道理乃爲無弊且子夏言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存心之法卽在于讀書何可懈也其纂述者百餘種皆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輯道

統錄道統源流以明聖賢之宗傳輯伊洛淵源錄伊洛淵源續錄以明諸儒之統緒輯小學集解小學衍義養正類編養正先資訓蒙詩選以端蒙養之教輯學規類編學規衍義程氏家塾分年日程原本近思錄集解續近思錄廣近思錄性理正宗諸儒講義以正為學之模輯家規類編閨中寶鑑以示修齊之範謂周程張朱得孔曾思孟之正傳故纂濂洛關閩書集解以配學庸語孟名曰後四書屢經進呈欲以頒行學校而其語類文集復纂述較正而刻之謂許薛胡羅又周程張朱之正傳其文集及讀書錄居業錄困知記無不選擇而刻之謂

本朝陸稼書學朱子之學而為許薛胡羅之繼起赴闈時特就其家訪其遺書得問學錄讀朱隨筆讀禮志疑三書乃并其已傳之松陽講義文集而並刻之他如楊龜山謝上蔡尹和靖羅豫章李延平衍程子之派者也張南軒呂東萊取資于朱子者也黃勉齋陳北溪陳克齋受學于朱子真西山熊勿軒吳朝宗私淑于朱子者也有明之學得其正而不為邪說所搖者曹月川陳剩夫崔後渠魏莊渠汪仁峯蔡浚濱也

本朝之學宗朱子者張楊園汪默菴陳確菴陸桴亭魏環溪耿逸菴熊愚齋吳徽仲施誠齋諸莊甫應潛齋劉仁寶也其所述作莫不精擇而

刻之而吳朝宗吳徵仲施誠齋諸莊甫劉仁寶皆隱居力學世莫能知久將淹沒不傳先生特爲表章尤見微顯闡幽之義先生于正學奮志脩明而于陸王之學復排擊不遺餘力或曰陸王往矣似不必復辨先生曰陸王往矣今之爲陸王之學者正不乏也是陸王往而不往也予安能無辨哉又嘗語學者曰今人自云有志程朱之學而于陸王不敢明辨其非只坐於正學見不明耳所見旣明則程朱之與陸王如雅鄭朱紫正邪截然豈能姑恕然未嘗特著一書以闢之謂啟皦之閑闢錄陳清瀾之學蔀通辨張武承之王學質疑已盡抉其根株學者但取而讀之自不容于復入故于三書皆精刻以示學者又選古文載道編斯文正宗唐宋八大家文集以見文之必本乎道選濂洛風雅以見詩之必本乎性情諸葛武侯陸宣公韓魏公范文正公司馬溫公其功業皆有原本刻其集以著立朝之業文文山謝疊山方正學楊椒山楊大洪其氣節皆足以風世刻其集以彰致身之義而石守道海剛峯其剛方之氣亦足興起故亦刻之他若三朝名臣言行錄已有定本後經散失不完四書正宗學易編僅有稿本尚未成書五經大全意欲增刪另成善本而未有暇晚年詳訂大學依伊川改本移生財有大道五節于亦

悖而出之下依古本復邦畿三節于聽訟之前照朱子序文改正右經一章大註博綜諸說考證精詳欲具摺具奏上請聖裁而遽爾辭世不及進呈此又先生未竟之業也其所自著者則有困學錄二十四卷續困學錄二十四卷正誼堂文集四十卷續集十卷居濟一得五卷又皆本于躬行心得之餘而足以爲修已誨人致君澤民之準統觀先生一生之述著規模廣大節目精詳所謂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極其大而無餘者也後之學者于先生之書詳味而熟玩之可知聖賢之學一脈相承千古不易而百家駁雜之書異端誣淫之教何足寓目而究心哉而其一生之所得力尤在朱子之書故嘗舉朱子三言以定爲學之則曰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其言曰程子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至朱子又益以返躬之一言至矣盡矣蔑以加矣證之尚書之危微精一論語之主敬行恕博文約禮中庸之戒懼愼獨擇善固執孟子之不動心知言養氣若合符節循是以學由洛閩之堂以入洙泗之室聖人可學而至而利欲汩之異說淆之因而志不堅而力不定殊可惜也此先生一生學業事功之本也洵乎先生之學即朱子之學自朱子以來大儒間出其傳未

嘗滅熄而見道之確行道之果傳道之廣衛道之嚴未有如先生者若元明之許薛胡羅本朝之陸稼書其學之中正相同而論功則先生駕而上之己先生元配王夫人前宮保兵部尚書諱廷相元孫女處士諱嗣京長女端靜賢明與先生同志生女三長適國學生馬晉次適現任山東東昌府管河通判曹元夢次適至聖裔附監生孔毓璁初封孺人晉封宜人累晉封一品夫人側室王夫人處士德鄉次女淑愼敏慧和睦上下生子二長師栻候選知州河工効力次師載丁酉科舉人承一品蔭候補員外郎以子貴封宜人又贈宜人先先生一年卒元衡學未足以知德文未足以行遠顧自壬辰之夏獲遊先生之門墻奉提命者十有四年頗有以得夫學業事功之大畧謹次第其所知上之太史以俟當世大人先生採擇焉謹狀

又儀封先生傳　藍鼎元

先生河南儀封人姓張名伯行字孝先號敬庵謚清恪學者稱儀封先生從所居邑名之也先生七歲入小學恂恂有儒者氣年十四丁母憂二十五補博士弟子員康熙辛酉舉于鄉乙丑成進士讀有宋五子之書以聖賢爲必可學辨義利闢異端墜緒茫茫有毅然搜紹之志一時

學者歸重焉壬申官內閣撰文中書甲戌改中書科中書舍人是冬丁父喪越三年建請見書院于邑之西郊與鄉人士講明正學奮興者甚眾己卯夏大雨北關堤決水汎濫入邑中居民憂之先生募人夫囊沙土填築得無患總河張公鵬翮異之題赴河工効力以勞績懋著遷山東濟甯道值歲荒傾家財運穀以賑並載錢及綿衣數船分給凍餒者俄有

旨賑濟先生奉檄賑汶上陽穀等縣以擅動倉穀數萬石將挂彈章因申辯其略曰賑濟乃奉

恩旨非本道敢于擅動也動倉穀以推廣

皇仁非希圖名譽救濟饑民非私侵肥己也使奉

旨賑濟不動倉穀坐視各州縣之流離死亡而不救倉有餘粟野有餓殍本道之罪其可逭乎昔漢汲黯過河內以便宜持節發粟賑貧民武

帝賢而釋之今本道以擅動倉穀題參理應順受第恐將來山東各官皆以本道為戒視倉穀重民命輕害有不可言者矣事得寢在濟四年多惠政於河務尤所盡心濬河每當秋溢淹民田數十萬頃先生疏濬宏深又築五岔口使鄆城等十五州縣皆安流士民至今尸祝之啟利

運閩注水南旺糧艘得遄行遷江甯司臬
聖祖南巡以先生爲江南第一淸官遍問大學士督撫以下皆推獎無
異詞
天顏大悅曰汝等何莫保舉朕保之將來居官好天下以朕爲明君若
貪贓壞法天下笑朕不識人至松江授福建巡撫入閩值旱荒疏請動
支庫帑買米賑濟民得不饑而永安漳平無賴陳首魁吳海等煽誘愚
氓竄山谷爲孽先生密諭漳守趙完璧撫平之褒廉糾墨訪猾吏奸胥
之爲民害者悉中以法由是訟庭一變教化大行崇獎孝弟嘉惠農商
置社倉興積貯建鼇峯書院延九郡一州才品卓越行誼端方之士讀
書談道其中爲明體達用之學設藏書樓置古今經籍四百六十餘種
膏火之資捐創獨厚視山左時所建淸源夏鎭濟陽數書院又迥然不
同矣福州有所謂五帝者瘟神也廟祀遍城鄉士人惴惴崇奉先生悉
毀之或改爲義塾祀朱子核省城尼僧令所親贖回匹配其崇正闢邪
多此類云在閩三載風聲日上
當宁以江南重地移先生巡撫江蘇庚寅春抵任適維揚一帶荒歉疏
請海高等十三州縣暨徐州乏食軍民設法賑救又以江蘇等屬帶徵

災漕一年完年半之租民力有所不贍請暫緩以紓其困皆
報可上動帑平糶疏與閩事後先一轍但拜疏即日舉行謂臣因災黎
窮迫恐俟
命下部文往返遲延時日專擅之罪伏望鑒原
旨嘉納之是夏赴常州會審欽件多所平反與總督不合總督者噶禮
也性奇貪以先生扼吭未敢動先生直己行道興除舉劾如恐不及噶
禮惡之每掣肘不得行所志先生以疾辭請解任奉
旨張伯行操守清潔立志不移朕所深悉江蘇重地不得以衰病辭因
勉强復視事辛卯秋江南大比物議沸騰姑蘇士子迎財神入文廟事
聞
詔尚書張鵬翮出偕江南督撫案驗先生奉
命如揚州會鞫弊端畢露總督故驕横張威勢欲遏之衆熟視莫敢攖
先生奮然上疏劾督臣抗
旨欺君營私壞法請正
國典以彰公論其畧曰
皇上臨御以來内外臣工罔不奉法兩江督臣禮受豢養不為不久蒙

委任不爲不專稍有人心自當仰圖報効不謂督臣自履任後文武屬員逢迎趨附者雖穢跡昭彰亦可包荒藏垢守正不阿者雖廉聲素著難免吹毛索瘢此在

聖明睿照之中無容臣再爲贅瀆可異者江南今科鄉試盛傳總督通同監臨提調攬賣舉人臣以督撫藩司皆朝廷大吏豈有喪心病狂至于如此之極迨後榜揭不公主考臣左必蕃疏內有或發督臣嚴審之語又聞總督要銀五十萬兩保全無事臣雖未敢遽信固已心竊疑之

及奉

旨會同察審則舉人程光奎吳泌供稱關節是實藩司書辦李啟供與家人軒三員賣舉人是實督臣大怒不容直言臣再三勸解歷詢諸犯皆有確據及提訊軒三語多曖昧事涉督臣夫國家設科取士以供驅來任使必科目之中有正士斯朝廷之上有正人我

皇上諄切訓戒以期風清弊絕不謂賄賂公行自有制科以來未有江南辛卯之甚者奉

命徹底詳察而督臣必不肯詳察奉

命嚴加審明而督臣必不欲審明推其抗違

聖旨始終庇護之故則以前通同監臨提調攬賣舉人以後要銀五十
萬兩保全無事之說情眞事實不爲無稽之浮論矣其欺
君壞法之罪督臣雖百喙奚辭若不請
旨解任一并發審則通同作弊之人爲奉
旨察審之人眞情何由得出國法何由得伸哉故自督臣震怒之後至
今要犯一名不能提眞供一句不可得皆由督臣驕橫之氣足以震懾
人心臣實有欲提不能欲訊不得者不得不大聲疾呼煩瀆
聖聽我
皇上明見萬里無微不照而督臣敢于欺
皇上
皇上待督臣高爵厚祿何等隆重而督臣竟忍負
皇上擅作威福賣朝廷之官賣朝廷之法復賣朝廷之舉人惡貫滿盈
兩江之人知之在朝之人知之天下之人無不知之祇緣權勢赫奕莫
敢攖其鋒以賈禍臣非不知此言一出天下之人無不爲臣寒心但臣
自念一介豎儒候補中書數年之間超遷巡撫受恩之深無過于臣圖
報之難亦無過于臣故在督臣敢于欺

皇上負
皇上臣則斷不敢顧慮身家畏避權勢同為欺
君負恩之人貽譏天下後世是雖言出禍隨亦所不惜況臣之功名予
奪出自朝廷性命死生亦有定數督臣雖甚殘險亦豈遂能加害無辜
臣又何憚而不言哉仰祈
皇上大奮乾斷將兩江督臣禮解任發審俾狐鼠之輩失所憑藉而承
審之官亦無瞻顧庶眞情得出國法得伸振千古之綱常培一時之士
氣除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將見天下後世咸仰
聖主除奸燭弊之神明億萬斯年永享
國家賢良喜起之福澤矣疏入噶禮亦誣先生他事以互許俱解任
詔遣張鵬翮赫壽並案之士民聞先生解任罷市輟業扶攜集公館號泣
失聲環當道籲保留倉皇奔走數十日山蔬野品各持獻不受則膝行
前曰公在官止飲江南水今將去無郤子民一點心固跪弗起先生亦
弗能遏也五月審案上以先生所劾全虛例革職治罪噶禮免議部覆
如之
詔尚書穆和倫張廷樞再出確審審如前覆奏部議又如之

聖祖以先生為天下清官第一此議是非顛倒命九卿臺諫矢公據實
再議九卿持平上
聖祖復諭曰治天下要于至公朕御極五十年諸事以公心處之張伯
行居官清廉天下所共知噶禮操守朕不能信微伯行在彼江南朘削
半矣朕自幼讀書研窮性理如此清官不爲保全則讀書數十年何益
而凡爲清官者何所賴以自安乎初次遣官往審被噶禮制定再遣往
審與前無異汝等既係大臣知張伯行清官當會議時何無一言及朕
有諭旨始同聲贊其清亦已晚矣汝等體朕保全清官至公之意使正
人無所畏忌則海宇享昇平之福翼日
命先生仍留原任噶禮革去科場作弊諸人尋亦正法有差方是時噶
禮聲勢蟠結浩大舉朝莫不悚息而先生孤忠獨立自分無救不意
當宁撥曀霾而揚日月得至于斯也江左士民歡聲遍郊野牓于門曰
天子聖明還我天下第一清官焚香結綵拜龍亭呼萬歲者至數十萬
人復有數萬人赴京師
暢春苑跪疏謝恩願各減一齡益
聖壽萬萬歲以申眞實感激之誠而閩省士民亦不謀而合若赤子之

慶父母也先生念有宋五子發孔孟之蘊于千載不傳之後使聖道如
日中天其所論說足配六經語孟因輯粹精可誦者爲訓詁詳釋以示
後學號五子書集解又作續近思錄廣近思錄皆獻之于朝所建紫陽
書院集諸生講論正學規模次第如在閩時極江左人文之盛鎮江故
濱海承平水師戰艦多入主者囊或察驗以民船支吾聽點無所別先
生條陳海洋舟楫分營哨商漁編列號數又奏免揚州落地稅民皆稱
便先是奉
旨出海搜捕逸賊鄭盡心等與蘇松提鎮查緝防範先生慮海疆任重
勤愼有加動輒奏聞同事愠之甲午乙未間以奏報張元隆事、令濤等
海案
詔尚書張鵬翮之江南按驗劾狂妄自矜解組嚴訊擬置極刑羈候鎮
江城隍廟中俟
朝命先生讀書著述晝夜無間纂修四書周易正宗爲子姪講解經書
積有講義數十篇置死生度外俄奉
命進京陛見當事者以同知胡某監之行仲冬二日渡江自瓜州至維
揚父老數百人焚香拜岸上士民夾兩岸隨舟行四十里不絕乞暫停

一見為胡同知所格弗得近越日過邵伯高郵亦如之至淮安總河來
會見先生所乘舟朽蠹將潰敗大驚曰易坐此若渡河沈爾以己舟易
之行暮將泊清口胡同知不許督舟子乘夜渡黃河急雨怒風周天如
墨濤浪湍急人對面不相見皆曰命畢矣然不得不行俄而雨霽浪靜
星斗燦爛如晝遂渡黃河舟人皆大喜相慶賀先生亦不以為意也至
京
召對乾清宮明日
召講民可使由之一章復
召講太極圖說擢倉場總督發倉平糶貧民得沾實惠奏請設立社倉
依朱子社倉法增益條例十六款奉
旨赴永平經畫社倉事宜丁酉典順天鄉試晉少司農辛丑主禮闈所
得士來謁必告以聖賢之學不可汩沒勢利實心報國無負科名河南
馬營口決條奏黃河水勢情形
旨嘉之冬十月以母病乞假
命于臘月旋京便道閱河南武涉決口壬寅春
召赴千叟宴宴畢賜坐

諭羣臣曰汝等皆大臣大臣職分當仰體君心惠愛百姓如張伯行爲
巡撫是眞能以百姓爲心者也後
召對澹寧居論事久暈眩色變
命大臣扶掖以出
皇帝嗣位體恤舊臣眷注逾格外會議大政保舉大員皆
命同親王大臣在乾清門預議晉秩一品封三代廕一子員外郎未幾
遷禮部尚書先生以濂洛關閩五子書集解進呈
上親書禮樂名臣四大字賜焉復進續近思錄廣近思錄及宋儒文集
數種皆蒙
嘉納凡朝端衡文如搜羅鄉會遺卷考試官生翰林咸
命校閱祭祀大禮如郊壇視牲辟廱祭告向皆王公大學士之事悉
命先生行之而闕里一役追封
先聖五代
命以便道旋省家鄉尤異數云錫賚便蕃有加無已緯冠蟒袍錦綺珍
玩龍飛鳳舞之書玉振金聲之文松花之硯泥金之扇西洋之鏡內造
器皿囊香之飾絡繹頻頒炫黃于道以及南方鮮荔西域異瓜大內新

羹參苓茶膏時果節物鹿羊雞魚天廚之饌罔不充牣凡席滿車滿家每召進乾淸宮以年老諭旨免跪嗣後請安諸事多以不能久跪免勞頓或奏事跪久輒命內侍扶之起雍正三年春二月十有六日以疾卒年七十有五歲遺疏請崇正學勵直臣爲千古第一首出之君綿萬世無疆之福無一語及私家事天子悼之遣王公大臣臨奠加太子太保全禮葬祭謚淸恪於卹典常例外加祭一壇詔舉朝公卿臺諫咸臨其喪及殯亦如之所著有困學錄續困學錄五子書集解近思錄集解續近思錄廣近思錄居濟一得學規類編家規類編道南原委伊洛淵源續錄性理正宗正誼堂文集凡若干卷藏于家

論曰先生之於學可謂醇矣流俗滔滔沈淵滅頂科舉訓詁詞章皆謂之學彼其志不過取富貴利達而止去聖人之道遠也或稍自振拔無賢師友之撤其障蔀又不免陽儒陰墨近似亂眞爲學術人心之害悲

夫先生自幼毅然以聖賢為必可學志趣固已不侔崇尚程朱薪傳獨正排異學之為程朱難者大聲疾呼欲與天下共正之即治水賑饑刑兵錢穀紛呶糾錯之會以及坎陷交訌死生危急之秋罔不敬業樂羣守道自娛所謂造次顛沛於是者乎自古大儒卒竟其用先生際
兩朝明聖極千載一時之盛與伯夷后夔爭埒矣

又張清恪公傳 賀代伯

張伯行字孝先儀封人康熙乙丑進士四十六年巡撫福建移江蘇尋內用終禮部尚書謚清恪公力正學于義利利害二關灼然毅然也既以聖賢為可學而至尤欲胥溺勢利者汨詞章者賢知過而秤者反之
正佐
聖天子鵠天下程朱之化故甫下車即開鼇峯書院禮四方俊乂訂儒先居敬窮理力行之書刻名臣節義經濟之集凡五十餘種日給廩餼歲供衣服主以耆儒親加諄訓當是時上者醇茂敏達出為名公卿次亦化其鄉人蓋鄉親見其為大府所禮重一旦奉其言語書籍來歸外艷內愧人有未免鄉人可為堯舜之奮蓋士習人心于是大醇其以學化人如此公薨士肖象祀院中政跡見通志名宦傳院肄業姓氏亦見

所修書參校中此不具

又張尚書傳　杭世駿

公名伯行字孝先號恕齋後以爲學之要在於一敬更號敬庵先世居上蔡明洪武中徙儀封遂爲儀封人曾祖自新祖醇父巖三世皆名諸生順治八年辛卯十二月五日公生於儀封通安鄉崇儒里八歲經飲泉書院問何居告之以講道論德之所輒欣然曰吾他日必讀書於此康熙辛酉舉於鄉乙丑成進士歸構精舍於南郊陳書數千卷縱觀之其學自天文地理醫卜農圃以及浮屠老氏之書靡不涉其津岸而皆不愜其志及讀小學近思錄程朱語類乃恍然悟孔孟之正傳曰入聖門庭盡在是矣盡發濂洛關閩諸大儒之書口誦手鈔者凡七年入都補內閣中書舍人旋改中書科中書居贈公憂啜粥寢苫三年不入內室喪葬一遵家禮鄉人有所假貸悉稱遺命焚其券飲泉書院爲邑令所毀公有志興復於請見亭之西購地二十畝建請見書院以還舊觀延嵩陽冉太史覲祖爲山長講明正學從遊者日眾公慨然有成就後學之志不欲出而仕矣歲己卯夏六月大雨北關隄決水溢入城居民鼎沸公募民囊沙土填築民恃以無恐總河張公鵬翮閱河至儀封聞

而與之疏請檄公贊理三辭不許冬上治河十議一曰黃水本强宜分其勢使之弱一曰淮水本弱宜合其勢使之强一淸口宜設安瀾閘一淮河入漕之處宜設永淸閘一請復天妃閘之舊一黃家嘴宜挑開支河一運河宜及時大挑一海口宜疏一運河之下流宜疏一高堰周橋翟壩隄工暨黃河兩岸之遙隄俱宜堅築又上議請於運河之底倣舊制置伏龍洞引淸水以灌民田歲辛巳督修南岸隄工二百餘里秋搶救馬家港東壩衝急不可當焚香禱于河神獲無恙歲壬午督修高家堰石工蝦鬚溝河是冬補山東濟甯道時值歲荒即家運錢米及綿衣數艘以拯饑寒流亡漸復

上諭河撫二臣選遣賢能之員十八分道賑濟公所賑者汶上陽穀二縣動用倉穀至二萬二千六百餘石藩司移文責其專擅論上將入告

公力爭於河撫兩院曰奉

旨賑濟非擅動也動倉穀以廣

皇仁非邀譽也賑濟饑民非肥家也且賑而猶道殣相望不賑將復如何

皇上視民如傷倉穀重乎民命重乎反覆數百言議論侃鑿兩院不能

奪遂寢乙酉春
聖祖南巡閱河
御書布澤安流四字以賜并詩章二詩扇二明年
遣郎中德成格封閘催漕臨行復
諭云山東有濟甯道張伯行諳曉河務往與商搉設法蓄水放船公以
運河自南旺以北水勢甚小相高下度淺深開水北注蓄洩得宜事竣
著書以紀其事卽世所行居濟一得是也是夏遷臬江甯吏呈往例送
督撫贄儀約四千金公曰我居官誓不取民一錢安能辦此以所攜土
宜致餽督拒不受維揚諸生六人得罪郡守撫軍怒欲盡褫其巾公慨
然曰以窮秀才衣頂逢迎上官吾不能也申辨至再三乃得釋
聖祖南巡至江甯已
命督撫薦舉賢能官員而公不與隨督撫至
上前
聖祖曰朕向原認識汝到江南卽知汝爲清官復顧督撫曰張伯行居
官果如何對曰好大學士張玉書對亦如之
聖祖曰他實不要錢又問江南還有如此好官否皆曰無

聖祖曰然則汝等何以不保舉之今朕自保舉之將來居官好天下以
朕爲明君若貪贓壞法天下笑朕不識人至松江即
令塡撫福建隨
駕至西湖
御書廉惠宣猷四字以賜陛辭赴閩時臺屬荒旱題請發帑賑濟全活
甚眾閩省民稠田少歲粟所入不敷一歲之用每歲遣官赴江浙買米
入閩平糶多置社倉積貯以備旱潦禁米下洋以絕盜糧終公任民不
阻饑永安甯洋漳平大田山深易藏奸宄大盜陳首魁等潛匿山莽乘
間探丸公以計誘擒之積盜朱章竄伏未獲迹其巢穴亦就擒貸其脅
從盜藪一清大張綱紀飭保甲講鄉約褒廉糾墨懲猾吏之爲民害者
教化大行閩自楊龜山載道而南三傳而得朱子嗣後名儒疊興號稱
海濱鄒魯公建鼇峯書院以祀宋五先生廣置學舍百二十間於會城
俾有志正學者肄業出家所藏書千卷充牣其中又廣搜先儒文集遺
書次第刊布士皆鼓舞振興理學復明
上聞
御書三山養秀四字以顏其堂又賜御纂性理精義諸書至今絃歌不

絕皆公倡導力也福州瘟神有五帝者廟祀徧鄉城師巫假以誑誘禱祀晝夜不絕公毁其祠僉謂前任遲太守以此獲罪竟卒於官公曰此偶值耳不爲止即改其祠爲義塾以祀朱子省城多尼皆買貧家女兒之號佛子盈千累百所爲弗可問公悉令所親贖回匹配貧不能贖者爲設法以出之臺灣兵跋扈難制稍不遂欲即登山鼓譟要挾官長公謂爲首倡亂之人平日必多不法可以他事除之煽誘自絕鎮臣如公教已後無敢譁者初

聖祖諭大學士張伯行居官清正江南重地宜移撫李光地奏聞省近方有起色須留整頓一二年張玉書奏江南頻歲災祲民不聊生非此人不可

聖祖笑曰汝兩人不必爭朕爲天下總計當愼簡一人以畀汝閩遂有移撫江蘇之命並許馳驛往士民攀留不及皆呼號如失怙恃時兩江總督噶禮大張威福甫莅任即奏罷撫藩人人不寒而慄公至吳即檄禁屬員餽送延訪地方利弊時淮揚連年荒歉軍民乏食疏請海高等十三州縣徐州一衞發帑賑濟又以江蘇等屬帶徵災漕請分年帶徵以紓民困皆蒙

俞允又奏動藩庫銀三萬兩買米減價平糶疏發即行絕漕弊禁重耗省差擾民困以甦又以俗尚奢侈嚴行禁絕時蘇守陳鵬年司臬焦映漢糧道臧大受皆廉謹奉職總督率以不便於已撫事劾去之是夏赴常州熱審多所平反輒與總督每事違異鬱鬱不得志以病乞休不許乃強起視事江南澤國農田全資水利時閘堰廢壞詳考修整以資蓄洩海禁縱弛米價踊貴嚴行禁絕而內地米多民不艱食辛卯秋趙晉典試江南與總督交通關節榜發譁然蘇郡士子舁財神入文廟正考官左必蕃不自安具疏奏

聞公亦據實陳奏

上命近臣出按其事公偕總督暨安徽巡撫會鞫督臣持其事使臣蓄縮不敢問匝月不得定案明年春正月公劾督臣抗

旨欺君營私壞法請正國典以彰公論疏上總督聞之密購疏稿揑款訐參星夜馳奏

上命俱解任交審事大臣一并審明部文未下公又上瀝陳被誣始末之疏以證督臣之誣奏使者疊審皆歸曲於公應革職治罪噶禮免議

奏

特旨尚書穆和倫張廷樞再往澈底審明辭如前公仍革職
上不從所請以公爲天下清官第一復命九卿翰詹科道議
特旨留公任而黜噶禮方公之解職也百姓罷市撤業幾數萬人團集
公館哭聲殷揚城且欲相率赴京叩閽公慰諭再三環泣不肯退姑蘇
等郡相繼報罷市者紛紛翌日維揚士民扶老攜幼具果蔬至公館以
獻公辭不受皆泣曰公在任止飲吳江一杯水今將去子民一點心不
可卻也不得已取腐一塊菜一束遠近餽餉者皆委地而去審畢將回
姑蘇行有日矣揚城士民慮途中不可測數萬人謀集江干護行公聞
越數日五更登舟比天明已渡江百姓追送不及悒怏而返至蘇寓楓
橋士民雲集獻果蔬如在揚時秋七月復赴揚聽審回蘇時比戶焚香
遮道自楓橋至葑門二十餘里擁塞不可行及聞公復任士民歡抃呼
萬歲者無萬數行數千里詣
闕跪香進疏願各減年壽一歲祝添
聖壽萬年
上聞大悅而福建全省士民始則奔號呼籲繼而頌
皇恩祝聖壽者與江蘇不謀而合自是公名益顯雖嘗持論與公爲異

同者莫不傾心折節直聲浩氣震天下癸巳春三月
恩詔復原職旋進濂洛關閩集解鎮江戰艦與民船無別戰船或私借
入洋貿易還以民船充數九月奏
旨會驗因條陳海洋船隻分別營哨商漁盡編號數甲午正月奏免揚
州落地之稅謂各商貨物已於揚關輸鈔入城復徵落地稅銀似屬重
科臣衙門舊有鹽課陋規二萬兩臣在任五年絲毫不取爲鹽商節省
十萬衆商願於經費項下代捐稅銀每年一千二百兩免商民無窮之
累奉
旨俞允吳中向無書院擇府學中隙地建紫陽書院講貫課士之法畧
與閩同士風丕變斂華就實吳地濱海奸商下洋勾引匪類出入無忌
爲東南隱憂公特嚴海禁有犯必懲有張元隆張令濤李崇御等案咸
爲巨蠹把持屢飭不結
上命大臣駐鎮江審理劾公以狂妄自矜疏凡六上
上不得已允之時公因熱審赴常州令藩司於舟中解綬去遣遊擊房
世澤伴送至鎮江看守於城隍廟夜分問供多方摧折所供不合脅公
幕下客代書竟擬重辟門人子弟闖難來訊呼籲無門生死不可測公

處之怡然讀書晝夜無間為子姪講說積講義二十餘篇又向輯四書正宗學易編皆未成書續為編輯居潤州半載體加充色加晬焉奏上
聖祖不允所擬而令使臣同公入京仲冬二日渡江至維揚父老數千人焚香拜岸上士民夾兩岸隨舟而行四十里不絕越日過邵伯高郵皆有儒冠儒服沿河頓首者至淮安河督迎會見舟將壞大驚為易舟伴送官同知胡某僉人也莫夜趣渡黃河細雨方霏同雲如墨濤瀾洶急從舟傾覆公以河督所易舟先濟得免至夏鎮書院諸生候於河次揮淚而別抵京公欲赴
暢春苑陛見使臣弗許委官看守於吏部公署
上命使臣同公陛見
上曰他原無罪又曰此人朕還用之當用於有錢糧衙門明日
召對於乾清宮
命於南書房行走臘月朔
命講民可使由之一章越日又
命講太極圖說尋奉
特旨署總督倉場侍郎時秋成稍歉奉

諭同戶部酌議平糶奏發倉米二萬石奉
命發倉賑濟順天永平二府親往巡察至永平與守謝賜履講社倉之法令勸所屬捐輸積貯本朱子法條酌十六款奏上丁酉秋七月條奏餘米摺其畧云臣查紅斛進倉每石原多二斗五升今該倉書攢止報一石一斗四升四合九勺四杪其餘隱匿不報通漕合算歲約三十餘萬此項謂之飛米俗所謂飛轂轆子是也外又有長米二三十萬石曰旗丁交剩餘米或令旗丁領出謂之照米俗所謂出黑檔子也或令旗丁賣與他人謂之買餘抵補倉場之弊甚多此其大者故特奏之又奏每年收米放米該剩餘米一百餘萬石請建新廒百座八月為順天鄉試正考官時方收糧通州不與開列
特召入闈蓋異數也庚子十月奉
旨管理錢法旋補授戶部右侍郎兼管倉場總督事辛丑春總裁會試秋七月河南馬營口決
上命河南人知河務者具奏公摺奏曰臣籍隸儀封去黃河三里故黃水之性最為留心蓋黃水不兩行若有兩條河水行一條必淤一條故一遇衝決水行新河舊河必淤若舊河仍行者則新河不過因水勢泛

漲洩其有餘水一消落仍行舊河此自然之勢也今武陟縣衝決河口不過因黃沁並長泛濫溢漫洩有餘之水耳黃河之水仍舊東行入冬以後水勢消落勢必盡歸舊河稍加堵築即復舊矣獨是山東運河只借一線泉水遇天道亢旱泉源乾涸寸步難行臣前任濟甯道時會議引沁河之水以濟山東之運儀吉案程春廬嘗有此說然元時似已行之而有弊後以陞任故未及行今歲糧船淺阻山東將至遲悞而黃沁交會忽衝一缺口直入張秋運河糧船盡皆抵通是今歲之運賴此衝決以濟之也若由此修治引之濟運便可成萬世之利越數日接

駕蒙

溫旨云前所奏河務與朕意甚合又

召進行宮論河務面奏于黃沁交會之際建閘築壩重重關鎖使不氾濫一引沁由賈魯河以入濟濟運一引沁由新決之河入張秋以濟運張秋東涯五空橋安放閘板水小則下板引沁濟運水大則放沁入海至于濟甯河之西再建閘一座水小則引沁濟運水大則下板引沁入湖不但糧船遄行而臨河之田皆成膏腴矣冬十月以母病歸省

命以便道閱視河南武陟決口如期復

命壬寅春正月與千叟宴偕諸年老大臣至
乾清宮謝恩賜坐
上謂汝等皆大臣當仰體君心惠愛百姓如張伯行爲巡撫時地方情
形米麥價值皆不時奏聞是眞能以百姓爲心者也十一月
聖祖升遐公感高厚深恩哀痛迫切夢寐中淚時涔涔下也
世宗憲皇帝御極深知公公忠爲國又以
先朝舊臣特加眷顧錫予每逾常格謂公年老事難兼攝
命專理戶部及錢法堂臘月二日
命同滿漢大臣十三人至
先帝梓宮前舉哀
特賜素珠一串曰此
先帝所遺留也嗣後會議大政保舉大員皆隨親王大臣在乾清門預
議又以公老
命由東華門騎馬至箭亭下尋以戶部捐納收銀非公莫能任
命與大司農田嘉穀專管其事
特恩晉正一品追贈三代給一品廕生癸卯八月

遣官看河因條陳河務畧曰國家歲漕數百萬石全賴會通一河而會通一河又借汶泗二水以濟運開河之始築堽城壩以遏汶水又借堽城閘引汶水由洸河至濟甯濟運復築金口壩以遏泗水又開金門閘引泗水由府河至濟甯濟運迨其後宋禮聽老人白英之計築戴村壩引汶水于南旺分流濟運遂置泗水于不問由是府河大半淤塞泗河之水乃不至濟甯馬場湖而合沂水以出魯橋矣今宜於秋收之後人民空閒大開府河使泗水由金口閘入府河至濟甯馬場湖蓄之濟運又于泗上諸泉源大加疏濬其逆流紆道者改之亂石壅塞者順之脈絡不通者濬之務使水勢暢流則諸泉之入湖者無窮而所蓄必多或轉運爲速之一法也(儀吉案今用疏泉之策)至濟甯到臺莊相去四百里其中閘將及二十座而臺莊以下至淮黃交會之處中間將及四百里並無蓄水之閘所以每逢天旱臺莊上下不無淺阻宜于臺莊之下徐塘口之上建閘一座以備蓄洩其於河道或有補益

上遣命議行九月遷禮部尚書

賜 樂名臣四大字奉

旨搜閱會試遺卷十一月
上親郊前三日視牲向皆王公大學士行之
上以命公蓋特典也甲辰春二月進續近思錄廣近思錄張南軒陳克
齋陳北溪許魯齋諸集
賜食而出四月
命赴闕里致祭崇聖祠追王
至聖五代
賜涼帽蟒服錦緞珍物八種
命以便道回家省親六月奉
旨會議聖廟從祀倡議以明儒羅欽順
本朝陸隴其從祀兩廡又以宋儒張子之父張迪配享崇聖祠乙巳正
月十六日以疾薨於位遺疏以崇正學勵直臣厚精以養廉吏明法以
徵貪員勉
聖
上聞震悼
特遣宗臣鎮國公暨散秩大臣副都統頟爾德侍衛十八賜奠茶酒行

三叩禮加贈太子太保於卹典定例外加祭一壇又奉
上諭諭祭之日大小漢堂官給事中御史等官俱著齊集出殯之日俱
著送殯
賜謚清恪給全葬祭公遭逢
仁聖一德交孚歷官二十餘年未嘗攜眷初任濟甯隨行止四人撫閩
二十餘人撫吳十三人其日用蔬菜米麥寸絲尺帛以至研麥磨石曳
磨之牛皆自河南運載之官初至閩官署帷帳皆錦繡器皿悉金銀驚
問吏以行戶鋪設對公盡撤還之比移吳先檄所屬禁陳設無錫令送
惠泉至受之後聞亦派民船載送即卻不受閩撫標有空糧五十名蘇
撫標有空糧八十餘名皆前任以給家丁者公曰我家人無幾又莊農
不諳弓馬何可冒糜國餉悉募壯丁補之在朝在外不交一近侍之臣
不附和同官之議不以得君而有自專之意不以見忌而生退沮之心
矢志以人事君所薦引皆學問醇正志操潔清彰彰在人耳目間者然
初不令其人知即子姪有問亦不荅惟特疏具薦及大庭保舉者衆乃
知之平日掎摭公者在朝其事輒推誠協恭無纖毫芥蔕曰仰荷
聖明已獲保全何敢以私嫌廢公事乎治民以養爲先以教爲本偶有

災祲即疏請緩徵賑濟平糶並施設常平置社倉以備凶荒所至輒建書院臨清則有清源書院夏鎮則有夏鎮書院濟陽舊有書院復新之招來士之有文行者相與講明聖賢之道公暇輒至又飭州縣各立義塾朔望講解

聖諭十六條使編氓皆知禮義故士民畏之如嚴師愛之如慈父於閩則肖公象而祠於鼇峯書院之旁於吳則建春風亭爲公祠與總督于成龍巡撫湯斌兩祠並峙總督倉場時山東兗州府鄆城縣十五州縣士民有具衣冠而來獻者曰前者灘河之水當秋泛濫淹民田不下數百萬頃公爲濟甯道時疏濬宏深使十五州縣之水皆安流由灘入運運入海向之壑澤今成膏腴廩邱之西五岔口紆道爲患公捐貲築堰引水盡入灘士民蒙利議立公生祠農夫欲建於野舟子欲建於河久不決乃立於五岔口今落成敢獻衣冠展瞻戀意公歎仄再三皆頓首固請受之而去其至孝本於天性每逢忌日輒閉戶飲泣不飲酒食肉至己生日亦思親不宴不樂賑汝上時一婢來領米舉止有異詢之良家女也有壻未婚父母亡叔質於孔監生家問其價如數償之召壻至給新衣爲之成婚四方之士及門受業者幾千人不問貴賤知愚悉接

以禮諄諄示以入聖之門爲學之要讀書自少至老不厭不倦雖鞍馬舟車之上死生危急之秋未嘗釋卷嘗云延平靜坐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朱子後來頗不以爲然蓋佛家靜坐此心不要用儒家靜坐此心原要用必靜坐見得道理始與佛家有別但靜坐而不讀書亦不能見道理不如易靜坐爲居敬而勤讀書以求道理乃爲無弊且子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存心之法卽在于讀書何可懈也其纂述者百餘種皆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輯道統錄道統源流以明聖賢之宗傳輯伊洛淵源錄伊洛淵源續錄以明諸儒之統緒輯小學集解小學衍義養正類編養正先資訓蒙詩選以端蒙養之教輯學規類編學規衍義程氏家塾分年日程原本近思錄集解續近思錄廣近思錄性理正宗諸儒講義以正爲學之模輯家規類編閩中寶鑑以示修齊之範謂周程張朱得孔曾思孟之正傳故纂濂洛關閩書集解以配學庸語孟名曰後四書屢經進呈欲以頒行學校而其語類文集復纂述校正而刻之謂許薛胡羅又周程張朱之正傳其文集及讀書錄居業錄困知記無不選擇而刻之謂

本朝陸稼書學朱子之學而爲許薛胡羅之繼起赴閩時特就其家訪

其遺書得問學錄讀朱隨筆讀禮志疑三書乃幷其已傳之松陽講義文集而並刻之他如楊龜山謝上蔡尹和靖羅豫章李延平衍程子之派者也張南軒呂東萊取資于朱子者也黃勉齋陳北溪陳克齋受學于朱子眞西山熊勿軒吳朝宗私淑于朱子者也有明之學得其正而不爲邪說所搖者曹月川陳剩夫崔後渠魏莊渠汪仁峯蔡汶濱也本朝之學宗朱子者張楊園汪默庵陳確庵陸桴亭魏環溪耿逸庵熊愚齋吳徵仲施誠齋諸莊甫應潛齋劉仁寶也其所述作莫不精擇而刻之而吳朝宗吳徵仲施誠齋諸莊甫劉仁寶皆隱居力學世莫能知久將淹沒不傳公特爲表章尤見微顯闡幽之義公於正學奮志修明而于陸王之學復排擊不遺餘力或曰陸王往矣似不必復辨公曰陸王往矣今之爲陸王之學者正不乏也是陸王往而不往也予安能無辨哉又嘗語學者曰今人自云有志程朱之學而于陸王不敢明辨其非只坐于正學見不明耳所見既明則程朱之與陸王如雅鄭朱紫正邪截然豈能姑恕然未嘗特著一書以闢之謂啟皦之閑闢錄陳淸瀾之學蔀通辨張武承之王學質疑已盡掘其根株學者但取而讀之自不容于復入故于三書皆精刻以示學者又選古文載道編斯文正宗

唐宋八大家文集以見文之必本乎道選濂洛風雅以見詩之必本乎性情諸葛武侯陸宣公韓魏公范文正公司馬温公其功業皆有原本刻其集以著立朝之業文文山謝疊山方正學楊椒山楊大洪其氣節皆足以風世刻其集以彰致身之義而石守道海剛峯其剛方之氣亦足興起故亦刻行他若三朝名臣言行錄已有定本後經散失不完四書正宗學易編僅有稾本尚未成書五經大全意欲增刪成善本而未有暇晚年詳訂大學依伊川改本移生財有大道五節于亦悖而出之下依古本復邦畿三節于聽訟之前照朱子序文改正右經一章大註博綜諸說考證精詳欲具摺具奏上請

聖裁而遽爾辭世不及進呈此又公未竟之業也其所自著者則有困學錄二十四卷續困學錄二十四卷正誼堂文集四十卷續集十卷居濟一得五卷又皆本於躬行心得之餘而足以爲修已誨人致

君澤民之準統觀公一生之述著規模廣大節目精詳所謂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極其大而無餘者也而其一生之所得力尤在朱子之書故嘗舉朱子三言以定爲學之則曰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其言曰程子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至朱子又

益以返躬之一言至矣盡矣蔑以加矣證之尚書之危微精一論語之主敬行恕博文約禮中庸之戒懼慎獨擇善固執孟子之不動心知言養氣若合符節此公一生學業事功之本也

舊史曰公身後傳者有桐城相國之墓志高安相國之神道碑而行狀則公門人費元衡所撰也皆未上之史館歲在甲申公子師載方總督南河而以公傳相諈諉以備國史之採擇余諾之不一年而河督旋卒諾責必踐余不以河督卒而食言也公可傳者有二事功之偉兩相國能言之學術之醇費君狀最爲詳晰余私淑諸人不如費君侍公十五年親炙之久據狀以傳公文無遺憾矣顧念費君不知何人著錄公門不肯以言語媚人可信必矣余不敢掠其美其忍沒其名哉

儀吉案榕村集覆江南督撫互參及科場兩案劄子云臣等細繹督撫疏內兩面多屬虛詞蓋張伯行操優才短以之理煩治劇廢閣事務則有之然皆非有心之過噶禮身爲兩江總督斷無於科場取錢之理總緣二人素不相合激爲過當之言今若欲窮竟其事究無實跡徒使封疆大臣以誣罔之詞互相汙衊恐於國體

有傷臣愚乞 皇上斷自宸衷將二臣作何處置或者嚴加懲
譴赦過錄長出於 天心總無偏黨至科場一案乞發刑部云
云

又張清恪公傳 華希閔

公名伯行字孝先儀封人第康熙乙丑進士潛心理學志在必為聖賢初授中書舍人丁父艱回籍戊寅夏大雨水泛溢募民夫囊沙築堤邑賴以全遂甯相張公督河薦公効力河工督修南岸堤工護馬家港東壩修高家堰蝦鬚溝河俱著勞効補山東濟甯道濬運河導南旺水北注遷江甯按察司使

聖祖南巡召見特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時福建歲歉斗米四百錢公至遣官買米平糶又多置社倉以備積貯米直減三之二閩人德之永安大田等邑無賴子竄伏深山中煽惑民為孽公設法招撫其豪餘黨解散除福州淫祠數百所贖貧家女鬻為尼者數百人撫標督空糧五十名為家丁地也至是悉募壯丁補足之舉廉吏糾貪墨建鼇峯書院學舍百二十楹祀有宋五子選閩士博聞有道術者肄業其中數躬詣書院勸諸生以正學士子蒸蒸向風旋移撫江蘇首葺東林書院躬

詣講學與諸生反覆討論朱陸異同言厲而色和學者有典型復見之歎時江南頻歲災祲上疏請賑高郵等十三州縣暨徐州乏食軍民又請暫緩江蘇等屬帶徵災漕上動帑平糶疏皆得
旨允行而與督臣噶禮者不相能辛卯科場事起疏劾督臣營私壞法督亦馳疏訐公
上疊遣重臣勘問意所左右前後皆同奏
特諭張伯行天下第一淸官著留任噶禮革職江南士民懽聲動地旋奉
旨會察戰艦公分別營哨商漁舟編號定例使姦無所容尋以張令濤一案遂甯相以家宰奏
命質問遽解公任案入告再奏
俞旨命公隨家宰赴京
召見
特旨令署總督倉場侍郎尋
命管理錢法補授戶部右侍郎仍兼倉場
今上元年以公年老准解倉場專理部務尋陞禮部尙書議

皇太后祔廟禮定耕藉禮儀追封
先聖五代諸大政多出其手乙巳二月十六日得疾卒
上聞軫悼
命鎭國公賫茶酒賜祭葬謚淸恪公天性樸誠自少至老墨守程朱而與陸王之論憖憖也生平慕陸侍御隴其推爲敬軒整庵以後一人雍正二年從祀孔廟伯行議也所著有正誼堂文集居濟一得困學錄公旣歿之三年上允河督田疏請特祀於鄉

又述先師儀封張公訓　沈彤

雍正三年二月某日彤在南陽閱邸抄知吾師禮部尚書儀封張公卒泣然流涕痛無所承學將昧陋以終其身又恨數年來病且貧不克致身京都益薰公之德於未沒時也既念曩者從公蘇州聞公之訓輒感愧奮厲今當追述其語時觀之以自警云初彤謁公於蘇之葑門請問爲學之要公曰朱子不云乎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學之要盡此三言他日復往謁公公曰論語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老氏貪生佛者畏死烈士徇名皆利也利獨在貨財祿位閒乎審其途而後志可得正焉後宗老欲得公題先太常祠額遂往請明旦

使奉謇諤遺風四大字至彤往拜賜曰祖考之光公曰是奚足哉孝經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乃光也有恥所以立身自強所以行道聞爾加意宋五子書且五六載茍專志不懈其於道也何有又曰我少而志道功之加有誤焉者中歲以來始識其正持身臨民無敢背違然且多不愜於志近者欲復將程朱之書而盡心焉老年精力銷亡吏事繁殆無暇日所望正在後生輩耳子之年幾何對曰二十五矣公曰方少壯其必勉之彤於是請爲弟子公始以江蘇巡撫劾貪殘不法大吏大吏亦姦欺誣劾故待

命於葑門旣

聖祖遣大臣讞奏者再

聖祖以讞奏皆不實削姦吏籍還公任時彤以疾不進謁明年春當應鄉舉彤病甚公聞賜之藥餌且傳語曰心之動也不妄卽病無由作作亦易瘳五子書足以養心讀不可輟應鄉舉非要事昔之鉅儒或以布衣終老而獨善其身無不可者後彤病少差入署謝公喜問比所讀何書對曰連太極圖說定性書西銘而讀之公曰善三篇者雖各自爲文而義實相貫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故能以其情順萬事而無

情知化窮神所以定之也不愧屋漏存心養性君子修之之事也其效則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害仁濟惡大率患在自私而用智苟如是則爲悖之小人也必矣其不然乎竊惟公欲以己之所得者推而致諸人人故苟有來學必反覆指誨又懼人徒事言語不反求諸身心也每陳說古義隨人與事曲爲摩切故以形之薄劣亦幸得與聞其訓數千言性短於強識歷年遠多所遺忘顧即是所述而致其功亦可以不終於昧陋也已

又附張清恪公年譜序　任蘭枝

聖祖皇帝之末年公卿以廉潔正直著聲譽稱名臣者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儀封張公實爲之冠公世居河南自其少時始讀書已卓然自任當爲儒者既入庠序爲諸生益勵志于學曉然知利祿之不足慕而聖賢之果可求而至也公舉進士官中書舍人被薦治黃河擢濟甯道轉江南按察使以羔羊素絲之節被

聖祖皇帝深知遂至大用當是時公清白之名聞天下天下言廉吏者雖隸卒販負皆知稱公然公於學尤勤勤未嘗以其既貴而少有所怠方公之廉訪江南也屢以事守正忤上官及自閩撫吳持是非與同列

事幾蹈不測幸
天子知公久爲昭直之得以無罪顧公數遭摧困出險巇憂患之餘其行益以完而其所守者卒未嘗變嗚呼是非有以主乎中而無所撓乎外者其亦安能若是乃知公之所爲自治者果與人異而其得於學者誠深也公既沒公子副使君持節江南既編錄文集復輯生平行事爲年譜二卷將使天下之士欲知公爲學之大凡與夫先後涖官之節者皆可按而得之刻成屬予使序予初舉鄉試時公以中丞監臨於予爲師及予入翰林官京師而公由倉場侍郎晉位尚書禮部嘗從公趨朝歎公之不可見而未能忘也於是乎書時乾隆四年夏五月

碑傳集卷十七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

九

DS
734
.C56
v.9

碑傳集卷十八目錄

康熙朝部院大臣上之下

戶部左侍郎田公六善傳 韓菼
光祿大夫吏部尚書謚恭定郝公惟訥墓誌銘 王熙
刑部尚書謚端敏劉公楗行狀 魏象樞
杜尚書臻傳 伊湯安
通奉大夫經筵講官兵部右侍郎加一級項公景襄墓誌銘 徐乾學
通奉大夫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禮部侍郎謚文恪沈公荃墓誌銘 王熙
又沈荃傳 王昶
又通奉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禮部侍郎沈公神道碑 邵長蘅
上谷宗伯學士郭文清公棻傳 潘應賓
左副都御史徐公元珙家傳 錢儀吉
嚴侍郎沆傳 阮元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王公士禛暨配張宜人墓誌銘 宋犖

又刑部尚書王公傳孫星衍
少司農王公遵訓墓誌銘李天馥
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趙公之符墓誌銘王熙
顧八代傳八旗通志
兵部督捕右侍郎安陽許公三禮墓誌銘徐文駒
又節錄許府君行述子迪尌
附錄一則
工部左侍郎柘城李公元振墓誌銘湯右曾

嘉興錢儀吉纂錄

康熙朝部院大臣上之下

戶部左侍郎田公六善傳 韓菼

公諱六善字兼山山西陽城人先世有隱君子諱貞元元末自高平始遷爲遞傳至實堅早卒妻王氏撫遺孤士珍以節行旌士珍生世爵公父也有文名公生四歲失母燕夫人十七喪父孤苦力學舉順治乙酉鄉試明年成進士知河南太康縣當兵燹後勞來安集百姓賴之在縣六年以治行第一入爲戶部廣東司主事尋榷關臨清再監鳳倉兼榷臨淮等關罷濫征革奇羨商民稱便歷本部員外陞廣東司郎中以選授江南道監察御史入臺數日以馬禁甚嚴官民咸病即疏請弛其禁報可又疏請勸清吏以養百姓其略曰今貪風日甚極重難返緝逃開荒者勸是賞能也輸銀輸粟者勸是賞富也何如得一清吏之爲有益乎尋掌江南道事以江南蘇松等縣錢糧獨重考成降革法獨峻疏陳四事一請州縣官到任三月後其交代冊許令自行題報以悉州縣難言之苦一請州縣缺出吏部擇選各省紀薦甚多資格不應考選內陞

者再試以蘇松大縣一請禁士民之告訐一請多設督糧之佐貳議格
不行辛丑巡視長蘆鹺政使竣請假省墓康熙甲辰補貴州道監察御
史歷掌陝西廣東道公以吏部條例日繁疏曰臣竊惟例者必斟酌乎
不易之道請
旨依准奉而行之然後可以服人之心近日吏部用人行政或有偶出
意見者或有實係過誤者幸得奉
旨率皆循之爲例是意見可以再行過誤可以再舉也例既無所不有
弊故無不可爲
皇上不得而詰之吏部曰有例在也抑知其意欲如此即有此例意欲
如彼即有彼例哉
上甚是之又疏陳留任之弊曰近來錢糧未淸盜賊時發故催緝法嚴
又議留任亦磨頑厲鈍之意然奉行之間多有未便缺有美惡路有遠
近倘有陞授邊遠地方不肯赴任止須報劫盜一案扣錢糧數兩督撫
便不得而擢之吏部便不得而問之矣且督撫督緝留任之官非能令
其必完必結故又有二年議處之例應處分者翻得展限之期已被論
者借爲戀位之具是欲嚴其法而實乃寬其局也又疏稱今日百姓窮

困日極地方官員貪婪日甚雖愛民之
詔屢下誰肯奉行事關根本臣竊憂之爲今之計莫如懲貪宜先自上
司始近奉
旨切責督撫參奏止及衰老微官請自今每歲令部院堂上官彙題某
省督撫所覺發者係大貪極惡某省所糾劾者係微眚小過而黜陟隨
之此治病者急則治其標之說也迨行之旣效廉恥稍明淸議稍立貪
風稍止當另有和平之劑矣又疏言奸民叩閽視挾官爲得意之計倚
騙人爲致富之資豈眞報效
國家總欲詐害里黨應准光棍律治罪庶善類可安邪謀知儆世道人
心所係莫大於此公所條上皆鯁直無隱指摘痛癢切中肯綮雖或不
行而
上常嘉納付所司詳議爲多公見
上宵旰求治勤學日新復上疏言
聖學不必專待經筵請聽政之暇日讀經史反復思繹古之所是何以
行之于今前之所非何以戒之于後疏入
報聞戊申巡視京通二倉先是公有倉糧積弊一疏及拜

命勾稽精覈一無敢干以私黠徒某倚勢恣橫前使者莫敢何問卽劾
寘之法還掌山東道以內陞歸與白尚書東谷喬宮贊白山衞侍御濬
足諸公爲耆英會公年差少咸重之如溫公之在洛也究心經濟日讀
史以裨實用會
上念言路諸臣以選內陞者顧需次閒居
特諭悉以應陞品秩復補科道壬子被
召以正四品服俸管刑科給事中事時滿洲株連法嚴公疏言施仁之
法莫大于省刑立法之謀必先於重本況滿洲皆勞苦功高之人
國家元氣所係祈制爲
訓誥昭示子孫以後滿洲犯罪除反叛有實跡者罪及父母妻子收及
財產其餘卽有重罪一准于律不得株連下部議從之又疏急停報盜
之令總計緝盜之功謂緝盜之法最不一矣有縱小盜以誘大盜者有
用此盜以捕彼盜者有急之愈去緩之可得者有捕緝于後不如摘發
于先者因時設法隨事制宜今乃一切責以先報則事有定限棘手之
事不一便宜之計難行臣謂劫盜原與大寇不同宜與人命事同一例
先審定而後題報年終總計其數以定督撫功罪公先爲御史時陳諱

盜之弊甚悉其言互相發論者皆謂不易也公又再疏
聖學宜先讀史言臣於康熙七年間具有治道關於經史一疏臣謂史
者古帝王得失之林也寬仁明斷之君崇儉納諫之主其民必安其事
必治其世必興而隆不寬仁而苛察不明斷而因循惡聞其過樂逞其
欲其民必不安其事必不治其世必衰且亂伏祈
諭日講諸臣通鑑與經書並進仍令不許忌諱則其文易明其效易觀
又疏請停磨勘清學政曰數年來各省學道貪墨成風以考爲市皆磨
勘爲之端也磨勘者勘其文也以爲無疵則無疵以爲有謬則有謬督
撫布按因而勒索官宦親舊因而請託旣爲人矣豈不爲己旣無名矣
豈不爲利是磨勘虛文斷宜停罷尋轉戶科掌印給事中補光祿寺少
卿調通政司右參議甲寅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時吳三桂反叛兵興
旁午公請優恤綠旗官兵嚴禁首告叛犯楊起隆之誣累是年五月陞
順天府尹部議發庫銀十萬兩令城市買米價騰踴人心惶懼公抗疏
停罷民尸祝之公後致政歸送者多泣下十二月陞左副都御史公上
平賊緩急之宜請綜覈錢糧愛養百姓審勦發之機嚴賞罰之典又以
山西爲神京右臂請嚴河防平涼賊王輔臣勢已窘蹙宜以逸待勞坐

制萬全河臣王光裕請捐納生員公力爭以爲不可行者有五時方急
調兵食九卿會議將可光裕奏
上以公言特命一併再議尋陞工部右侍郎應
詔陳言略曰近見會推布按凡參政副使等官俱得拔用恐各官皆萌
覬覦之心臨時不無夤緣之弊臣謂推布政仍宜于按察中以次求之
推按察仍宜于參政中以次求之不可當此任也方可於副使以下求
之此外親民之官莫如知縣今日知縣皆捐納矣又有納先用者又有
納卽用者斷宜停止夫以白丁納千餘金便爲銅章墨綬之官豈不爲
榮必欲早得一縣其意安在是明明以困窮之民爲償債之地也又請
復差巡按以清吏治謂今日官至督撫部院之考核不能得其贓私科
道之風聞不能得其實據居莫敢誰何之勢自非大賢鮮不縱放道府
每年規禮若干再行搜括若干則道府所轄之官民如賣之道府不問
矣州縣每年規禮若干再行嚇索若干則州縣所轄之士民如賣之州
縣不問矣非遣巡方此弊終不能解也若槩差恐難得其人伏祈
皇上欲澄清某省令都察院堂上官於御史中愼選一人兩省則選兩
人或一年或兩年再淸某省則再選不必一時俱遣出其不意以示不

測戊午調戶部右侍郎督理錢法己未轉左侍郎又二年以年老致仕公故恬于世榮始省墓家居者三年內陞待次四年讀書自娛若將終身焉兩在言職皆

特恩拔擢公益感奮知無不言不少唯阿既在部為大僚即素有直聲者或緘默固寵公益侃侃言人所難言不肯苟同當己未地震自陳疏有云臣任僉都御史副都御史言官之長也天下豈無大貪極惡之官臣無糾參之實力部中豈無朝三暮四之弊臣無駁正之讜言任工部侍郎戶部侍郎卿貳之官也知官員之捐納濫觴別無生節之術知督撫之奏銷浮冒別無體察之方實因庸劣之資竟蹈因循之路報

國之心雖在溺職之罪良多讀者悲其志焉歸後十年而卒康熙辛未四月也年七十公勇于自治嘗曰孝友忍讓吾父遺訓也行之者恕而已吾未嘗不一日反求于心又曰吾歷官四十年無一念不可對天無一事或敢欺人從弟七善公教之成名官至驗封郎中有聲蹟嘗曰不敢辱吾兄也與人交惟以道義相規勉魏敏果公在事嘗謁公贊助為多于清端公之撫保定也公實舉之會公夫人之喪來弔公一無私語于退而歎曰田公公忠愛我吾敢不自厲世兩稱其賢所著有鷗棲幔

坡諸集拾瑤錄公子今存者沆淮舉人澂洵洞諸生皆好學克稱其家

贊曰余讀宋史太宗稱田錫直臣朝廷每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未嘗不三歎豔其為人公豈其苗裔耶何其類也公之疏皆質直無文飾而忠愛之忱溢于言表然亦可謂觸忤矣而卒不獲譴又未嘗不歎公遭逢之盛也其惓惓于

聖學屢以經史為言此與表聖之進御覽御屏者亦何以異乎旨哉儒者之言誠有國者之明鑑也余敘次公之疏有槩有詳亦多未載者他日之史當因類以附著可參考而知焉

謹案原編有獎勸清吏疏一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光祿大夫吏部尚書謚恭定郝公惟訥墓誌銘 王熙

康熙二十二年七月九日吏部尚書霸州郝公以疾薨於京師邸第臨終上疏謝恩

天子憫其忠加慰勞焉喪聞震悼賜茶酒命大臣臨奠敕所司給祭葬加祭一壇謚曰恭定於是其孤士鈺等卜葬有日以少宗伯爾茂楊公狀來請銘予惟公

國之宗臣一代之鉅人長者德功在朝廷名在史氏紀事業卓卓不勝

書最其生平大節惟忠與孝其守官敬勤而持身潔廉事上一以誠不
爲面欺苟容家世清白益刻苦自飭勵未嘗表飾求赫赫名侍太夫人
疾得病至哭而死故予條次公家世歷官名績以爲與古大臣合者由
於忠且孝既自信知公之深亦所以取信於後公諱惟訥字敏公一字
端甫世爲順天霸州人系出元文忠公經之後曾大父九思隱德稱鄉
里大父鴻猷舉鄉試爲延長令父傑明崇禎進士入
國朝爲戶科給事中累遷至戶部右侍郎三世累贈封俱至光祿大夫
吏部尚書曾祖妣張氏祖妣王氏繼祖妣邊氏俱贈一品夫人母李氏
始封宜人繼封夫人繼封一品夫人初李太夫人孕而被盜墜樓投於
土壍不死明日遇仙嫗授藥而愈是實生公公爲兒童嬉戲智出成人
及讀書五行俱下丙戌舉鄉試丁亥成進士釋褐授刑部陜西司主事
升員外郎山西司郎中遷福建督糧僉事道署兵備驛鹽道復署按察
使又署延建邵道軍功紀錄大計舉卓異又用薦者召爲通政司右參
議歷太僕少卿左通政陟大理寺卿戶部右侍郎管理錢法晉吏部右
侍郎轉左侍郎充殿試讀卷官丁外艱服除補戶部右侍郎轉吏部左
侍郎充會試總裁官擢都察院左都御史拜工部尚書尋轉刑部尚書

再轉禮部尚書戶部尚書充殿試讀卷官拜吏部尚書丁內艱服闋而薨公精於吏事笑談立辦若無意者其所區畫處置人不能及其在刑部天下初定訟獄繁多大司寇設管理章奏科錄讞詞以輕重比而爲例獨至公任訟獄遂清福建故無漕駐防兵食仰給常豐倉倉儈因緣竄穴稱攬納戶公取巨蠹置法令民自輸官自是民便甚兵不苦饑大兵下漳南糧運多阻公督米二萬石率舟師浮海達泉州一軍飽騰海疆平巨寇張自盛犯延邵上官以爲非公不能辦公設方略勵戰士挫其凶鋒復用間散離其黨羽自盛就擒公不言功僅得紀錄公之始至也兩粵方用兵海寇時發民間反側不自安稅課徵調不以時應吏其地者又以去京師遠多縱恣魚肉之公謝苞苴絕羨耗一切寬以法外於是八郡一州之人咸安處無動搖其功爲大於是天下監司之稱廉能者推公爲第一撫按交薦遂以卓異舉例內用吏部侍郎孫公承澤成公克鞏復薦之

世祖以公爲賢獨先被召公去閩士民泣淚攀戀旣去復追送數十里外勒石紀公德公入少司農請休公自通政至錢法侍郎一年間徧歷父所居職若相代然當世榮之公任錢法上言請淸鑄本收匠作

朝廷從其議漕艘抵通州大雨水漲重運皆飄泊
世祖命公往經理跋履水次轉粟貯京通倉於是運船得回空無凍阻
患其在吏部考滿廕一子請移廕庶弟惟諤報可大臣移廕始此其起
復爲戶部侍郎也是時州縣歲征稅銀分解各部寺院充一切經費額
數少而款目繁各以十分未完論有司詿誤去者相望公倡議天下錢
糧總歸戶部合以十分爲考成公私便焉會試總裁所得多知名士憲
臣職風紀公抑抑自下中外聞其清節莫不凜然是時廷議罷天下巡
按御史而令督撫巡歷州縣又罷大計考察定以內外官六年一考核
藩鎮宿重兵協濟騷然旱災蠲田糧而徵丁銀貪吏犯贓罪遇赦復其
官爲民害又欲破資格以進士舉人貢生爲一途而督學之任多非其
選公言督撫任地方民隱慮無不知何必僕僕道途考察大典不可停
宜復舊例綠旗官兵及投誠將士應令所在屯田旱荒地無田之丁赤
貧宜併免吏非因公受過者遇赦不得還職學臣非兼文學不可程士
舊例試而後授宜於序俸中寓選擇法自是督撫始不出巡民免供他
投誠官兵悉懇荒歲省度支無算貪吏遇赦不能復爲民害學臣悉用
進士制科得人公忠勤憂國多所密奏不得聞其顯然在人耳目者或

從或不從或久乃行之無不關於國計民生者如此戶部尚書蘇納海
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以圈易八旗莊田事被逮時將坐以結黨下
刑部具獄公偕同官按律執奏謂當從輕比議雖格不行然士論皆以
公爲正在禮部請
上幸太學大典以成公兩爲戶部侍郎深知財用贏縮有所規畫未竟
而遷去及爲尚書請復還州縣存留又請緩徵錢糧又請停畿內圈地
公不以會計科斂爲能事日夜思厚民生培國脈劑量緩急寬其程課
自是吏民始得蘇息公視銓政獨持大體言官論事失實例不免公獨
議免之先後獲全者數人旣而疏請寬言路處分例謂從來治亂關於
言路通塞優容而嘉與猶恐讜言不至豈可因而加罪公之扶持正氣
皆此類也州縣清查隱地及格者皆增秩或驟遷以去然相度多不實
公力陳其弊稍裁抑之兵興開捐納事例正途日壅公爲斟酌資格按
缺分選銓法稱平焉冢宰長六卿進退百官及會議會推朝審諸大政
皆領其事公推誠布公委曲參酌期於至當遇持議膠固不可力爭者
輒引譬談笑久之其人意移事多有濟公於
上前敷奏條暢論說周到卽所見與衆偶有同異亦必開陳端緒不留

隱情
上知公深往往從公言公出不以告人也公在朝廷持綱維顧公議事關國家之大必歸於正其色甚和其言甚婉而其心甚苦於是人情有所特而國是有所定公之繫於天下者蓋如此其重也公受知
兩朝其陟戶吏侍郎及戶禮尚書皆以陪推特用仕宦幾四十載九列歷其八六卿歷其五在農部四載爲冢宰九年於國計銓政尤慎而詳故兩部法經公裁定者至今守之不變公爲人外和內剛性簡淡喜自晦斂官日尊謙退益甚與人交樂易可親其中不能奪家居門庭蕭然竿牘不至服食起居有人所不堪者故雖抗議而衆不忌執法而人不怨直行己意而
天子以爲賢嗚呼人能履公之一端固可以爲名臣矣公父少司農素以清節著公在閩時聞人有以計借入謁者居第不容旋馬室無髹漆交牀坐器少司農被澣濯衣出見曰吾兒在閩其無得罪百姓乎人生親老家貧多不得爲廉吏今吾藉先世資瘠薄田足饘粥吾勞於此分祿以養其妻子所以勸爲廉吏也見者言公治行則大喜公旣入動遵少司農所爲有勸以變通爲後人計者則曰吾家法在也公孝友出天

性教子弟以洎樸出門無車馬僕從嫁娶儉約殆不如庶民家祿俸所餘悉以資其鄉里及賓興應試者家無餘財公旣以公忠愼練爲舉朝所重遇大事非公不能決常以疾在告大臣罷議以待人吏候門數輩公不得已强出視事故終年間休暇之日少而公奉母李太夫人老而益篤公退未嘗不在側也康熙十九年太夫人得病公將疏請養太夫人怒弗許公日奏對治事歸坐臥牀下竟日夜不休一年而疾作旣太夫人考終公痛泣悲哀經營草土匍匐襄葬疾少間

駕幸霸州公拜於道左

天子見其羸瘠咨嗟動容賜食與藥而令御醫調治於京邸未幾服除再感寒疾醫者以爲積勞久神明內瘁殆不起矣竟不起公生於天命癸亥九月二十七日得年六十有一配李氏封一品夫人子三人長士鈺二品廕生候選六品京職娶劉氏次士鉉官監生候選國子監典簿娶李氏次士鏐廩生娶汪氏再娶顏氏女一適廩貢生楊塤公不蓄媵侍子女皆李夫人出孫二人靄震士鈺出孫女三人卜以康熙二十二年月日葬於青口里嗚呼卽公之事推公之心蓋無不出於至誠故始終一節而內外無間可謂忠且孝矣余與公同舉於鄉復同成進士知

公深故不辭而爲銘銘曰

翼翼郝公

國之元老克壯其猷其心則小和不爲同清不爲矯受恩

兩朝敬慎初終勞謙君子久而彌恭庶務總裁必親於躬孰謂公儉其

業則豐孰謂公貧其德則充公在海疆經綸翕張民曰德我謳吟不忘

公歸

朝廷百度以正師師濟濟各勉其行于思于思昔也光澤謀國數年而

見班白公有老母家法是箴慮見瑕玷以傷其心出則匪躬入則侍疾

遂嬰纏綿銜哀窀穸墓土旣封神依親側天不慭遺不念兆人

天子曰咨喪我藎臣易名賜䘏以寵全德緊公之賢膺此備物我銘其

藏萬世之光

刑部尚書謚端敏劉公楗行狀　魏象樞

康熙十八年己未大司寇劉公公愚以致政卒於里報疏至

上覽而悼之予祭葬如例謚曰端敏一時諸縉紳無不涕淚者余與公同庚同榜復前後同官尤有深痛云公子性哀毀骨立具行狀乞余狀詞甚哀志甚切也余素知公誼不容辭遂狀焉公諱楗字玉壘號公愚

先世山左汶上人諱士元者遷順天府大城縣之趙扶村始爲直隸人
六傳迺生北泉公臻臻生春湖公灝灝生蓼生公漢儒春湖蓼生兩公
皆贈通奉大夫蓼生公以壬戌進士官至左副都御史直節有聲副都
公娶贈夫人王氏生七子公其次也公幼端靜不好嬉戲攻苦誦讀十
六遊邑庠試輒冠軍十九廩餼已卯隨蓼生公遊粵中江海巉巖風波
阻險未嘗以震驚渝所守趨庭服義方訓整如也由是聞見益廣殫承
家學順治二年雋於鄉三年丙戌成進士
世祖拔授戶科給事中丁亥轉吏兵二科左右給事中亮直多所建白
如議緩征以甦災黎捐俸薪以拯流亡借牛種以業貧民迅督撫考核
糾撫鎭扶同諸疏皆有關國計民生者垣中不受私謁不徇情面淸而
不激和而不同其生平大節類如此旋以言事落職歸事蓼生公王夫
人愉愉色養者又五年順治癸巳
特詔起補兵垣典試閩中得士甚盛今少宗伯富公鴻基尤稱翹楚
世祖欲令廷臣練民事遂外任山西河東副使奉有才優經濟堪任養
民之
旨下車卽榜署聯曰存心似水執法如山可謂有志矣山盜竊發單騎

論之散爲農賣劍買牛於今復見其大者若稽兵餉侵扣之弊清織匠包賠之累察吏恤民繕城諸治績至今晉人能言之巡方高公疏薦以聞皆實政也時蓼生公迎養官署每退食必問所行某某事諄諄以忠廉爲誡尋擢中州大參治蹟無異在河東時再擢楚臬秉公持法民以不冤觀察之職庶幾無忝於古云及遷楚右轄右轄稱閒署以吏民相安爲善舊例協黔餉必經楚藩兌授公倡議更例令解官面付不由司庫省衙門胥役批掣時日留難稱較輕重諸費人咸頌之時西山巨寇三省夾勦職饋運躬履行間晝夜不少懈癸卯春聞王夫人喪哀毀泣血撫軍爲具疏請守制卽治院以軍事急轉饋難無代公者公設位朝夕哭嘔血數升以死乞歸治院必不可公墨衰從事崎嶇山石草棘中運夫皆感恩信又覩公勞瘁狀互相誡勉輸芻糗無少缺賊平始得還伏地號呼曰天乎今日始得奔喪眞罪人矣慟絕復甦比歸讀禮鄉居得侍蓼生公晨昏菽水之餘立義館義田以待宗族之朴不能文貧不能活者踰兩年蓼生公捐館舍追念王夫人終天之痛愈愼愈戚遠近皆以孝稱其於諸弟尤極友愛居四弟以己宅移七弟以
覃恩廕撫六弟所遺幼子幼女嫁娶以禮如己出痛五弟卒於官經理

喪事俾孤姪扶櫬以歸手足之誼又如此服闋補江西布政使時滇逆
叛亂措餉供兵事辦而民不擾王師從枕席上過先是憫江土瘠貧申
請激切得免四州縣浮糧且贖難民招流民禁差役追呼郡邑尸祝者
如出一口異聲達於朝
上召授太常寺卿遷大理寺卿不數月遷左副都御史隨具有請蠲江
民缺額之賦一疏言江右當楚閩亂後民逃田墟錢糧缺額不蠲則逃
者不歸歸者復逃荒者未墾墾者仍荒語甚懇切
上覽疏爲之惻然下部議未幾奉
特旨盡行蠲免以恤凋殘江右之民其有瘳乎又陳勦楚賊機宜言楚
兵守長沙止知大兵由江西道袁州而不防袁州南由永新不百餘里
達茶陵又三百里可取衡州衡州下則長沙不能守西北辰常西南寶
永俱可傳檄定也朝議韙之舊以哀毀患左脇痞丙辰秋遂大作又感
溺血證戊午秋具疏乞骸
温綸慰留復遣醫診視令加意調治病中陞少宰隨晉大司寇甫奉
命余適詣榻前問病公曰治病與治刑異乎否乎余曰醫者意也當補
而瀉當瀉而補失均也刑者平也失入而寃生者與失出而寃死者失

均也公聞而是之己未春病劇再疏辭職
諭旨予致仕歸里二十日病且不起呼諸子至前囑曰生老病死時至即行語云生寄也死歸也獨
君恩未報耳索筆作遺疏正衣冠卒公賦性謹厚與人無忤閭里稱為長者且勇於道義恬於仕進讀書務見躬行詩文不為彫飾尤善臨池所著有雙鶴堂詩集諫垣疏稿按公出歷四省所至必修學宮建書院講
聖諭以經術為治術善撫百姓如家人婦子待屬吏持大體不為苛察卓乎經濟之才也惜大業未終不無遺憾焉宜其臨別之日執余手而長泣謂吾兩人同受
皇恩乃不獲同報也柰何猶憶余同榜同庚者五人若王東皋伯勉之清介喬白山映伍之厚重衛澹足貞之剛方劉公愚楗之端亮今皆化為星辰矣獨余以後死之身碌碌無補仰對
聖君俯思良友愧哉愧哉公丁巳十一月二十五日生康熙己未五月十三日卒年六十有三元配陳氏封夫人乙卯舉人遵義府推官國維女妾南氏宋氏陳夫人生長子性歲貢生候選國子監學正南氏生次

子忬庠生三子憬乃先生五弟橧遺孤撫爲子者宋氏生四子憰五子
憘陳夫人生一女適太學生高恒升一孫琬性出一孫女忬出余拙於
文詞以俟椽筆銘公者公且不朽矣謹狀

杜尚書臻傳 伊湯安

杜臻字肇余以進士選庶常歷內閣學士
國初遷沿海民于內地畫界而設之禁故界外多棄地而閩海流民蹙
聚臺灣迨王師收閩金門廈門以次列戍海濱竄匿餘黨相率來降安
插未有計督臣姚啟聖請以界外地按籍給還并弛海禁收魚鹽之利
給軍食疏下廷臣議持不可康熙二十二年臺灣平
上諭海壖弗靖權畫地以民遷茲反側永清界外田畝宜給還耕墾會
給事中傅感丁請將江浙及粵東界外田一併招徠開墾於是別遣二
臣往江浙而臻及內閣學士石柱往閩粵相度展界進臻工部尚書臻
巡行自欽州之防城始遵海以東歷府七州三縣二十九衛六所一十
七巡檢司一十六臺城堡砦二十一給還民地二萬八千一百九十二
頃復業丁口三萬一千三百定懸軍之營二十八而廣東之疆理以復
又自福甯州西分水關始遵海以東歷府四州一縣二十四衛四所五

巡檢司三關城鎮砦五十五給還民地二萬一千一十八頃復業丁口四萬八百定懸軍之營三十三而福建之疆理以復是役也臻往還嶺海跋涉三萬里勞來安集宣布
皇仁諮諏民隱海澨山陬各得其所論者謂功蓋於南國云丁母憂起刑部尚書尋改兵部時議裁各省駐防及督撫提鎮標兵額臻謂兵允可裁而不可驟裁請自今有老弱病故出闕者槩弗補數歲額自減從之轉禮部尚書以疾告歸
上賜煙霞耆舊額以寵其行臻既卒康熙乙酉
南巡追賜額曰眷懷舊德臻少貧力學奉祖母暨父母盡孝好宏獎人材詩文剴切中條理著有經緯堂集及閩粵巡視紀略六卷海防述略一卷

通奉大夫經筵講官兵部右侍郎加一級項公景襄墓誌銘　徐乾學

兵部侍郎眉山項公墓在杭州府某縣某鄉公歿於位素旐還里孝嗣篤終謀兆升新九稔龜筮協習日月吉良乃竁乃窆蓋其慎也以其同縣吳徵君農祥狀來乞銘公科名齒望皆在余前而與余忘年分相兄弟自余通籍留京師第未嘗不日夕相往還也詞林故事後進謁先生

長者逡巡退讓唯諾公性嚴峻爲館中敬憚獨與余親暱嘗曰錢受之師事繆西溪兄事文文起吾與君豈以衙門禮相束縛哉卒之日將如射圃監試武士邀余過邸舍一晤騶從在門方食疾作余馳詣之而復者已升屋矣至今思之猶餘痛也公才高而學富博通今古用以經世務不爲詞章之學尤明
本朝典故及一切文武銓除條格典禮錢穀軍政刑罰有興革輒手自細書卷帙盈尺悉能默識嘗語人曰學貴適用耳卿等老死只守兔園册子何益顧以予之弇陋聞余言即心賞余亦時時從公訪問當世事舉錯所先後甚相得也公軀幹修偉聲若洪鐘居恆抵掌談笑激昂慷慨四坐動容生平善飲酒以千鍾百觚自豪酒深彌復溫克時論宜公輔者於公必屈一指乃位止於貳卿數止於中壽故其所樹立未究其所蓄積也公諱景襄字法浮眉山其別號杭州錢塘人其先自汴徙不知其初徙世數曾祖考諱科祖考諱士升皆不仕考諱大章封翰林侍讀學士母王氏贈宜人生五子公其仲也順治辛卯舉於鄉壬辰會試中式又三年殿試賜同進士出身選庶吉士授內宏文院檢討充日講官服除還職轉侍讀復爲日講官陞侍講侍讀學士

册立東宮
覃恩加一級設東宮官由少詹進詹事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除兵
部右侍郎爲
經筵講官卒歷三十年侍從
兩朝秉筆纂修進講經筵前後稱
旨拜賜優渥副武會試總裁有
詔舉博學鴻儒公舉處士應撝謙李因篤等應
詔撝謙徵不起因篤卒以母老辭官人以公爲知人公治事精明果毅
片言立斷凡朝廷有大議以爲不可必力爭之康熙十八年夏刑部欲
改五流之條應遣者無論遠近一槩戍烏喇公時在內閣爭之不得其
年冬星變陳言已副夏官與司寇魏公象樞宮詹沈公荃及御史蔣伊
等又特言烏喇事不可行竟乃從之武定公之總督兩浙也上言大兵
所俘獲多浙東人賊所蹂躪之餘賊去見俘宜加憐憫奉
旨詰責下廷臣議僉言非所宜言當罷公獨明其無罪議兩上
上亦意解竟從後議先是有
旨許濱海民以二百石船沿海捕魚東撫欲禁其篷桅違者坐以通海

公又爭之曰二百石船非蓬桅不可行許其捕魚而禁其蓬桅犯者必衆是餌而阱之也議遂寢且著爲令耿精忠平朝議以閩浙戍卒互更浙鎭帥請割杭州城東地安置閩戍來者公又爭之曰一城例不得立兩營不可許鎭帥復請拓營旁地以處之公又力爭曰閩以二旗來浙以二旗往數正等耳何患無所居乃妄請爲卒得不許江右凱還之師道棄所俘良人議者令有司解部聽遣公曰果良人也立遣猶以爲遲顧使往返數千里塡溝壑自今所在地方審明卽遣不必解部溫台之人來京取贖其子女者三十九家主者難之公曰此皆良人驗地方官印結宜卽遣他所俘良人視此皆從之公言論見之施行其大者如此其他從容諷議於殿陛者不可得而悉稱也大同賑饑議開事例欲使京察大計罷謫者一體捐復及一切筆帖式捐貲皆授縣令時舍弟爲臺長力持不可惟聞公於衆論喧豗中獨言憲長議是議兩日乃定公起慷慨對衆揖舍弟曰爾公爾侯子孫保之羣議者環視皆愯然公不顧也嗚呼公歿已數年於茲矣今
天子嚮意唐虞之治法古疇咨期大臣矯矯風節者虛公卿之席以待之若公者豈非其人哉公卒於康熙二十年某月某日年五十有四以

二十八年某月某日葬娶董氏某官之女封宜人子四人灝候選教諭
溶泓俱太學生俱董宜人出淞太學生側室侯出孫男三人檜棟楨孫
女二人昏嫁皆名閥公多陰德必有後故四子者皆才銘曰
踰艾而死壽豈折而摧夏卿之貳官不可謂卑言爲律令夫豈無所施
而世之所望於先生者不止於斯以俟汗簡徵此銘詩

通奉大夫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禮部侍
郎諡文恪沈公荃墓誌銘 王熙

康熙二十三年冬十一月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加禮部侍郎沈公以疾卒於京師邸舍時
上方東巡道中覽公遺疏惻然傷悼回鑾之明日卽
命侍講學士高君士奇偕御前侍衞臨邸宣諭念其供職勤勞家最貧
乏特賜白金五百兩仍命部臣從優議卹予祭一壇出水衡錢治葬諡
曰文恪詞臣三品得諡自公始蓋異數也嗚呼公以鼎甲起家受知
兩朝歷官中外功效茂著其詩文雅贍書法精工爲海內所重尤受知
於
皇上寵遇優渥一時罕匹至身歿之後

宸衷軫䘏加恩無已觀公之所以事
天子與
天子之所以待公可謂明良相遇始終無間者矣公子宗敘宗敬奉柩
南歸卜某月日窆於某原踵余門再拜請爲隧石之文曰微公無以傳
先大夫也曰余備位翰林公應廷試余嘗拔其卷後公登第與余同朝
三十餘年交甚厚知公本末爲詳誼不忍辭按狀公諱荃字貞蕤號繹
堂別號充齋行一其族甲於松江明初有諱度者與弟粲先後官翰林
學士世稱大小學士兄弟皆長者以善書聞天下事見永樂洪熙宣德
三朝實錄小學士之後諱慶者公高祖也慶生愚愚生偉麟偉麟通經
史百家之言以數奇不遂初居上海後徙靑浦之湖田以公貴贈通奉
大夫詹事府詹事禮部侍郎偉麟生公考紹曾謹厚有重德娶康氏生
公及公弟芷贈通奉大夫詹事府詹事禮部侍郎崇祀鄉賢康氏贈夫
人公生而右掌有羅紋二幼穎異書讀一二過卽能背誦年十二父通
奉公捐館舍家貧母苦志守節公事母孝發憤力學盡通五經爲文援
筆立成秀麗可喜年十九補府博士弟子員科歲試輒第一順治五年
以恩貢廷試拔上卷應授府推官需次未銓除間例得應秋試辛卯舉

於鄉壬辰登第殿試
世祖章皇帝親拔第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編修公爲人經術湛深而
內仁厚性謙退不伐喜獎拔後進後進有一善稱之不容口阨困者振
其乏絕所入緣手盡會
章皇帝加意吏治內外互用以公爲才出爲大梁巡道副使許田寇聚
衆爲亂公討平之禹州城外有竹林縱橫一二里盜竄其中刧略殺人
行旅患之公收捕置辟尋署按察使事案獄審愼平反頗多會入覲上
疏陳彰德養馬未便禹州糧應分上下等
章皇帝命戶兵二部覆行丁母憂去父老童稚垂髮戴白送百餘里旣
登舟望而號哭者久之康熙四年服闋補通薊道懲豪强清積弊捐稅
耗修新城及東西水門雄壯踰舊歲旱盡心賑濟總督巡撫皆稱之以
他事罣誤部臣議降二級補甯波府同知會吏部傳
旨召見命書唐人早朝詩
上稱善因上疏自辨
詔復原級作恭紀
聖恩詩尋復

召至弘德殿命說論語及書漢詔唐賦
上稱善久之特賜貂裘一襲宮緞五端尋命作經筵恭紀詩
上出關恭謁
山陵還卽傳
旨沈荃以原品內用會翰林院侍講缺吏部請補侍講自後朝廷有大
文若
御製碑御屏箴銘
太皇太后大德景福頌昇平宴詩皆屬公書以進
上輒稱善賞賜甚多嘗於御前臨米海岳帖
上見其筆禿取鳳管一親吮毫以授公嘗小疾遣內侍至京邸問及入
見
親問安否賜以酒公微醉命內侍扶之出其寵眷如此十一年
命典試浙江所拔多知名士轉侍讀
命作河源考南苑賦大閱詩瀛臺賦敘尋充
太祖實錄纂修官又充日講官起居注遷國子監祭酒詹事府少詹事
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十七年二月晉詹事府詹事

上自書清愼勤三字及格物二字以賜
上諭曰朕萬幾之暇留心翰墨汝書朕所最喜時時翫視今書此示汝且以五字勵勉職業汝宜念之公頓首謝因出晉唐墨蹟命公鑒定題之公復請
上書一扁
上書存誠二字又書忠恕二字以賜之尋開博學宏辭科公所薦汪君霦授翰林院編修袁君佑授檢討會天旱
詔求直言時罪人流關外者皆謫居烏喇地寒苦不毛道遠解卒多死
公建議以爲宜仍舊制遣發稍近處每歲全活必多復再四面奏且云此事若行三日不雨臣請服欺誑之罪越二日甘霖大降自此流徙烏喇之例遂罷尋以
恩加禮部侍郎充會典總裁
上東巡公留京師被疾寢劇伏枕草遺疏謝恩辭旨誠切時幼子宗敬侍側跪問家事公不答口占辭世詩命宗敬代書書畢遂瞑檢其篋不滿十金同年及親友賵賻始得殯殮公性孝待弟芷友愛備至方廷試時家貧無僮僕弟芷擔囊徒步追隨三千里後公貴每道及輒於邑久

之弟殁撫弟子如子妹適周氏蚤沒撫甥亦如之待僚屬一以至誠貧
親故人振之尤力故訃聞之日不問貴賤無親疏皆爲流涕公書法最
工上自鍾王下迄蘇蔡皆得神骨晚年於米海岳董文敏至深然終不
自滿每書成旁人指其瑕處輒喜動顏色詩繼七子而起皆秀偉卓犖
其高者出入三唐云公生於明天啟甲子九月二十四日卒於
皇清康熙甲子十一月初七日壽六十有一娶莊氏封夫人子四長宗
昌太學生候補國子監典簿前卒次宗敏廩生亦前卒次宗敘丁巳科
舉人候補中書次宗敬戊午科舉人宗敘宗敬嗜學敦孝弟庶能紹公
之志者女二一適戶部郎中金祖誠一許字太學生張澤復蚤殤孫四
孫女二銘曰
雲間閥閱何寓鬼文采休光爾學士翳公鼎貴克繼趾身依日月典文
史再服豸繡重民依中邦馮翊政聲美入
召弘德俄傳旨揮毫瀟灑
天顏喜侍從屢賜出金紫司成端尹彌自矢大廷慷慨語纚纚雅度汪
洋如滄海故人寒儒思廣被一人落魄心所恥仁者多壽胡止此
宸衷悼惜恩無已人事變遷天道邇厥身未盡在賢子薛澱之陽水溶

濟我銘其藏示百世

又沈荃傳上初

荃字貞蕤號繹堂居沈巷幼孤事母至孝順治九年進士第三人及第授

國史院編修出爲河南分巡大梁道按察司副使時羣盜董天祿牛光天聚眾千餘剽掠許潁間民皆驚竄荃至明卒伍懸購賞飭軍令遣中軍王福爲前鋒而身督勁兵繼之殲其渠餘賊解散禹州城四十里外有竹園叢篁密篠陰翳數里盜窟其中劫商賈殺而埋之荃遣吏卒收捕發土得屍纍纍盜具伏悉按誅之久之以監司入覲疏陳彰德養馬病民又禹州糧應分上下等皆中利弊

報可康熙元年冬丁母憂除補通薊道以他事鐫誤部議謫甯波府同知未赴任

召見特旨復正四品仍入翰林其年冬補翰林院侍講十一年典試兩浙未還轉侍讀十二年充日講官起居注十三年擢國子監祭酒十五年進詹事府右少詹事尋轉少詹事明年春晉詹事十九年加禮部侍郎爲詹事時疏言

青宮在于豫養引明臣馬文升言幷霍韜聖功十三圖進之未幾復疏
列出閣四事奏上皆
報聞故事詹事得與會議荃於民生利弊時政人才得失剴切詳言略
無瞻徇十八年旱
詔求直言時新例當流者徙烏喇極北以實邊廷臣集議荃謂烏喇距
蒙古三四千里地不毛極寒人畜凍輒死罪不至死者不應驅之死地
獨爲一議上之
詔令畫一公堅持前議曰此議行三日不雨臣願受欺罔罪
上改容納之越二日大雨盈尺例竟罷先是荃在大梁巡撫賈漢復屬
修河南通志既成上之後十餘年
詔天下郡縣修志一以河南爲法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卒於位年六
十有一
賚銀五百兩賻其喪
賜謚文恪荃以書名海內三十餘年被
聖祖仁皇帝特達之遇日或一再
召見輒賜茶賜坐

上或自作大書令題其後所
賜御書筆墨貂裘文綺不可勝紀
殿庭屏障以及
御座箴銘皆屬書之著有充齋集子宗敬康熙二十八年進士由翰林
院庶吉士累官太常寺少卿亦以工書畫名於時

文通奉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禮部侍郎沈公神道
碑 邵長蘅

公以能書名海內三十餘年受知
世祖章皇帝以第三人及第晚被
今上特達之遇恩禮莫並或命就御榻前濡墨揮毫或頒宮紙令繕寫
卷冊以進日或一再召見見輒賜茶或賜坐
上或自作大書令題其後所賜御書鳳管裹蹄貂裘文綺茗饌之屬至
不可勝紀
兩宮殿庭屏障以及
御座箴銘皆屬公書自元公鉅卿碑版之文下至遐陬荒徼琳宮梵宇
爭得公書以爲榮以是公名動天下與趙承旨孟頫董文敏其昌相埒

而公之學行政事又有焯然足不朽者嗚呼公詎以書重哉公諱荃字
貞甤號繹堂順治辛卯舉於鄉壬辰
賜進士及第官
國史院編修會
世祖加意吏治內外互用知公才欲試以吏乃出爲分巡大梁道副使
羣盜董天祿朱光天聚眾千餘剽掠許潁間許民驚竄勢張甚公至則
練卒除器縣購賞飭軍令遣中軍王福爲前鋒而身自督勁兵繼進殲
其渠率餘賊解散巡按御史以功聞禹州四十里外有竹園叢篁密篠
陰翳數里盜窟穴其中劫商賈殺而埋其屍公遣吏卒收捕發土得屍
纍纍十餘盜具伏悉按誅之老生某無子買妾有身矣與傭姦而逃盜
殺傭匿妾公捕得置妾獄中生兒乃呼老生還其兒按妾如法生叩首
泣下曰使我得有後者沈公也久之以監司入覲疏陳彰德養馬病民
又禹州糧應分上下等凡十餘事皆中利弊得
報可康熙元年冬丁母憂去服除補通薊道以他事罣誤議奪二官謫
甯波府同知公具疏辨
上雅聞公名

召見命作行楷各體書稱旨
特詔以原品內用明年爲康熙壬子以翰林院侍講典試兩浙入爲國
子監祭酒絫遷詹事府正詹疏言
皇太子聖功在於豫養引明臣馬文升言及霍韜聖功十三圖以進未
幾復疏列出閣四事奏上並
報聞故事詹事得與會議會推公於民生利弊時政人才得失剴切極
言略無所瞻徇十八年大旱
詔求直言時方更定新例令罪人當流者徙烏喇極北以實邊下廷臣
集議公獨以謂烏喇距蒙古三四千里地不毛極寒人畜凍輒死今法
罪不至死者乃遣流而更驅之死地失好生之意宜如舊例便乃獨爲
一議上之有
詔令畫一公堅持前議又力爭之
上前曰此議行三日不雨臣願受欺罔罪聞者皆悚
上爲改容納之越二日大雨盈尺流徙烏喇例竟罷時廷臣同署議者
惟少詹王君澤宏御史謝君兆昌傳曰仁者必勇公倘近之與先是公
官大梁巡撫賈公漢復屬公修豫省通志手自削槀既成上之後十餘

年詔天下郡縣皆修志發凡起例一以豫志爲法其見重如此沈氏於
華亭遠有代序明初有兄弟同官學士者長諱度次諱粲並以文章書
法名於時人稱大小學士公葢小學士十世孫也曾祖諱愚祖諱偉麟
父諱紹曾皆績學不顯自祖以下以公貴得絫贈如其官紹曾舉二子
長卽公幼孤事母康太夫人最孝方官編修時忽心痛不能忍驚曰吾
母春秋高得毋病耶不數日訊至母果得疾乃拜疏趣歸省抵家則霍
然矣說者謂誠孝相感云娶莊氏絫封夫人子男四長宗昌太學生次
宗敏廩生俱前卒次宗敘舉人候補中書次宗敬舉人女二孫男子四
孫女二以康熙甲子十一月七日卒於京師邸第距其生爲明天啟甲
子得年六十有一訃聞
上悼惜久之曰沈某極清苦命以白金五百兩賻其喪其明年某月公
子宗敘宗敬將以喪歸扶服來請文其隧道之石予懼後世徒知重公
書也乃論次其大者而繫之銘銘曰
世祖皇帝飭勤吏治輟侍從班曰往旬宣嵩洛瀍澗旋棨有踐三輔保
釐撫之摩之
皇帝嗣位召公於外爰侍承明爰陟銅龍廷議紛挐勿隨勿渝奮其謇

謗矯矯嶽嶽臣忠載披
天聽爲移偉彼沈公瑚璉鐘鏞鍾王虞褚公小技耳巖巖豐碑煌煌龜
螭弗衒弗泐銘詩有揭

上谷宗伯學士郭文清公棻傳 播應賓

公諱棻字芝仙號快庵直隸清苑人生有異稟好讀書手不釋卷下筆千言立就工詩文善書法甲申選拔順治乙酉領鄉薦丙戌會試下第乞署無極縣教諭士子服教懷德建立生祠贍禮至今不輟壬辰成進士官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檢討歷贊善
世祖章皇帝御試詞臣取第一名性慷慨好直言因忤權貴左遷山西按察司知事怏怏欲不赴太傅范文肅公惜其才爲之治行李且戒曰勉修職業靜以待時公感其言單車赴任甫受事會撫軍白公委官查晉省荒地奉委者不善其事撫軍召公而謂之曰君清貴上客不應以吏務相瀆奈此事非君不可幸屈爲之公笑應之曰爲人臣者何莫非王事即於大署辭出攜鞭就道履畝公勘一塵不染從前持賄圖欺隱者計無所施事得以楚此後上官一切委務早夜勤劬靡不修舉上官倚毗之亦甚惋惜之而才名已入夾袋中矣後奉

詔入爲大理寺副因得還朝於京邸買一婢見其容貌端雅意甚悽慘
問係秦人已許字同邑王生隨父母逃荒至京因母故父且病賣女以
辦歸資公聞之惻然動念託同年三原侯蓮岳御史訪得其夫給與衣
飾路費依大鴻臚周公以返都人嘖嘖稱歎公絕無德色未幾有以公
文才奏者
詔修
世祖章皇帝實錄告成復授編修康熙壬子河南主考所取之士類皆
程門弟子梁苑才人復由宮坊講讀充日講官起居注侍直之日
聖祖仁皇帝臨軒褒奬有老成人北方才子之語隨由掌坊左庶子陞
翰林院侍講學士公感激涕零作詩紀恩自此益加淬礪尋擢正詹與
同年睢州大宗伯湯公斌充
東宮講官免拜
賜坐賜貂裘珊瑚念珠及各種品物稽古之力榮冠一時再晉內閣學
士兼禮部侍郎政府重地惟聽中堂主裁閣學往往無所軒輕公獨曰
閣學古之參知政事也若唯諾相隨不發一語何參知之有耶時有正
副河臣靳公輔于公成龍意見不協爭論於朝議班廷對不決賴公一

言而定或於論囚之地得公一言而命活或於蠲賑之議得公一言而澤普嘉謨壯釆風動朝班者不可枚舉滿漢相公咸虛心採納焉居無何以衰病告致歸里與司寇趙公學參劉公爲三老會煮茗對弈嘯吟終日門外事皆所不問也自開府監司以及牧令式廬造請輒婉辭謝之自丁內艱居里三年與致政回籍前後兩次捐貲開館課士郡中數十年來相繼登科第者多出其門里中人稱爲清苑夫子戊辰己巳兩年歲歉公去產賫粥以食餓者所全活甚眾郡城北街井地有南北相隔爲遠之處汲水不便公捐金置井於居中之地居人德之少司寇潔庵趙公兼與有力至今呼爲二公泉公蓋恥獨爲君子也郡生李子太璜爲公教下士年四十無子其家甚貧公爲捐金置妾卽於次年得子至今宗祧不斬生平輕財好施及卒之日幾無以斂君子以爲難清議美之諡曰文清珥筆詞曹前後垂四十年鉅製宏篇多出其手所著有畿輔通志學源堂集詩經膚衍解義至其書法之精人得其寸幅如獲拱璧與同年華亭沈文恪公有南沈北郭之號

聖祖仁皇帝命書唐人早朝詩揭爲屏風署便殿不時觀覽贊賞因此人以趙吳興董文敏目之而不知文釆風流乃其餘事也公少負大志

高自斯許將以功業表見於天下迺甫入綸扉遽歸陶徑不獲大有建樹故世之論公者或未能窺其底蘊也公仲子南洲與余戊午鄉試同科及余捷南宮讀中秘以蘭譜後進謁公於京邸心竊佩之丁卯之歲余假歸濟上道經保陽一再過學源堂經史百家羅列甚富桂芬菊馥點綴秋光余留連竟日不忍去公之為人豈必待余文以傳而余文或幸公可垂不朽云時康熙辛丑冬十月朔旦

左副都御史徐公元珙家傳　錢儀吉

左副都御史徐公元珙字輯五別字荆山江南武進人順治乙未進士由刑部郎中出為福建建甯道僉事移山西參議內艱服除補口北道滇黔亂輸家財以買馬入為光祿少卿歷太僕通政使太常卿丙寅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輯五在太常議

北郊配位上疏曰

本朝稽古典禮分祭

南北郊

圜丘南鄉奉

三聖並配甚鉅典也獨於

方澤配位臣不能無議者謹按昭穆之位分左右不分東西圜丘南鄉則東爲左爲昭西爲右爲穆地祇既北鄉則以西爲左爲昭東爲右爲穆蓋東西有定方而左右無定位從正位所鄉而異攷漢唐南北郊或分或合而地祇皆南鄉至宋政和四年引北牖答陰之義始改地祇北鄉配位從之而改宋太祖位西設東鄉其明證也明嘉靖九年建方澤壇因宋制地祇北鄉而配位仍設於東不應古禮

本朝因之未遑更定蓋嘉靖議禮諸臣原知以左爲尊而禮官誤執以東爲左乃相沿至今耳然明配位止一太祖或左或右尙無越次之嫌

本朝

三聖並配左右易位因之昭穆失序況配位誤則從壇皆誤而

陵山之從祀於岳鎭者亦誤揆諸典禮實有未安是宜有待於

聖明之釐正也

上諭儒臣考論古禮學士徐公乾學韓公菼皆是其議而廷臣有持地道上右之說者議遂寢爲都御史有請正北海祀典疏略曰臣按歷代北海祀典唐望祭洛州今河南府宋望祭孟州今懷慶府明亦望祭於懷慶說者謂懷屬之濟源濟通北海故就濟瀆廟望祭焉

本朝典禮東海祀萊州南海祀廣州西海望祀蒲州皆爲允愜北海沿宋明之舊仍祀懷慶臣愚以爲岳鎮方位當以天子所都爲準今祭北海而南行義竊未安謹按北鎮醫巫閭山在今奉天府境山既爲北鎮川即可爲北海請更定北海之祭就北鎮醫巫閭便若謂歷時已久不可輒更臣竊見北岳祀於恆山上曲陽歷二千餘年
本朝用科臣言改之渾源州矣岳祭可改何獨疑於祭海下其章令廷臣集議皆以爲宜
詔報可旋請告歸戊辰奔赴
孝昭文皇后大喪卒於京邸輯五座主陳彩由翰林外遷常鎮道康熙壬寅全活逮杖諸生千餘人以裁缺歸其家順德遽卒家人留揚州妻妾繼歿僮僕星散輯五撫其一歲孤並一女爲營昏嫁匳產悉與己子均其同年生某亦撫陳一女輯五又聘爲子婦邵青門爲作傳美其風義以比後漢桂陽胡騰之於竇武云

嚴侍郎沆傳 阮元

嚴沆字子餐幼讀書以孝聞爲詩古文浸沈六經史漢爲西泠十子之冠善射命中無虛發順治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

御試第一十三年
帝諭吏部庶吉士教習已一年授爲科道果有忠言讜論始不負所學
沆授兵科給事中沆疏言臣蒙
恩簡庶常
特授言職正矢忠報效之日伏念
皇上側席焦勞求治甚切而諸臣習爲故常因循諉謝積弊不除六部
大臣總司政紀近遇大政會議皆借端推諉稽時廢事請以後事在某
部滿漢堂官先盡心參酌詳列上陳
敕下廷議可否裁定請
旨卽關地方利病亦不得輒諉督撫查議致延時日而卸職任至諸臣
條奏因時變通豈無足錄亦當虛公酌量不得執泥成規止以無庸再
議塞進言路得
旨所言是嚴沆可謂不負作養所疏議行旋歷吏科戶科刑科禮科給
事中太僕寺少卿僉都御史宗人府府丞左副都御史沆在臺省先後
疏言各省皆有經制額兵又諸路遣滿兵駐防互爲犄角今遇警卽請
禁兵以致勞師糜餉宜專責成各督撫提鎮標兵精加選鍊與駐防兵

同心協勷不得專藉請援自疏職守各省廢弁宜令回籍不得仍留舊地蓄丁製械南北水驛不得借起運官物名色横索牽夫攔截鄉民充夫解役僉解逃人途次强住民房需索搆釁請嚴行禁止立限鋪遞刊榜懸示戸部各差回部例應考核再准掣差今往往借掛欠之名遲年餘未考核者宜立限掣差堂官親注冊督撫請告理宜候代乃具疏後閉門養安曠廢數月宜嚴申飭吏部文選考功二司宜擇有才望者調用皆議行康熙十三年疏云大軍進征湖廣川湖總督不能兼制請專設四川總督

從之十月授倉場侍郎公試士以公明著丁酉江南科場舞弊各省舉人皆覆試惟公所主山東試奉

旨不必覆試

詔舉鴻博科朱彝尊方象瑛魏禧皆公所薦舉也十七年卒於官所著有北行日錄二卷臯園詩文集四卷奏疏十二卷子曾槃

賛政大夫刑部尚書王公士禎暨配張宜人墓誌銘 朱彝尊

新城大司寇王公以疾薨於家余既為位以哭越三月孤子啓涑等以公與宜人合葬有日謂稔知公者莫余若乃奉其行述來請銘余與公

生同庚仕同時謬以文章氣誼定交京師嗣是宦跡各天每歲郵筒往復商榷詩文都不及世俗事相好無間者數十年昔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傷知音者稀也余與公唱和久切劘攻錯辱附賞音聞公凶問愴然有棄琴之感矧年迫桑榆舊遊星散忍無一言報公九原而違諸孤之請耶按狀公諱士禎字子眞一字貽上號阮亭先世自諸城徙家新城爲濟南望族代有隱德自潁川公以下三世皆以太師公象乾貴累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太師公母弟方伯公諱象晉以公貴贈資政大夫經筵講官刑部尚書季子明經公諱與敕以公貴累贈如其官生子四公其季也公生有異稟初入家塾善屬對能五七言詩不由師授出語往往驚其長老年十一應童子試縣府道皆第一十八歲中順治辛卯鄉試闈中定元三日旋改第六品格實駕元之上祖方伯公年九十一猶及見以家藏邢太僕書白鸚鵡賦賜之乙未中會試公欲專攻詩古文詞不與殿試明年省伯兄西樵公於東萊學舍晨夕唱和有作成囊戊戌殿試二甲謁選得揚州推官揚當孔道四方舟車畢集人苦應接不暇公以遊刃行之與諸名士文讌無虛日嘗因公事往來白門吳下詩日益工始自號漁洋山人漁洋太湖中山也庚子秋充

鄉試同考官名士多出其門讞海寇諸重案全活無辜甚衆又設法募
諸大僚及衆商代輸欽贓二萬揚屬積逋一清癸卯冬充武闈同考官
甲辰會元其首卷也官揚五年遷禮部主客司主事與同朝諸名公爲
詩會合肥龔宗伯主壇坫時余自黃州通判入覲始與公定交如平生
歡已遷儀制司員外郎旋榷清江關司船廠屏除陋規任滿遷戶部福
建司郎中壬子秋典四川鄉試歸途丁母艱服除補戶部四川司郎中
時
上留意古學
特詔公懋勤殿試詩稱旨次日傳
諭王某詩文兼優著以翰林官用遂改侍講旋轉侍讀
本朝由部曹改詞臣自公始寔異數也
上令入直南書房頒賜飲食文綺無算尋充明史纂修官己未冬典順
天武闈會試先後三狀頭皆其門下人豔稱之次年遷國子祭酒禁絕
餽遺取士多高才生士以不出大賢門下爲恥首奏請定孔廟祀典依
成宏閒儀制又請正從祀諸賢位號及增從祀理學眞儒又請修經史
舊板雖部議未允行而有功正學良不愧人師矣甲子冬遷詹事府少

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旋奉
命代祀南海禮成歸次遊廬山謁闕里復
命後一日即請假歸省俄聞贈公已先十日卒徒跣慟哭作孺子啼葢
公生而孝友雖期功之喪亦必欷歔累日輒廢寢饋至性不可及也葬
畢赴補晉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尋遷兵部督捕右侍郎充
經筵講官
三朝國史副總裁其在督捕三年酌定條例奏請准行意在和平寬厚
不輕提一人用杜州縣之擾軍民德之辛未主試禮闈文風特盛壬申
補戶部右侍郎兼轄京省錢法甲戌轉左前後官戶部七年苞苴不入
蕭然如寒素尤爲人所難丙子春載
命代祀西嶽西鎮江瀆戊寅晉都察院左都御史正己率屬務持大體
仍
命直南書房編纂
御集會御史郭金城上疏請裁冗員下九卿議遂有欲裁御史數員者
公力持不可曰
國初設都察院御史至六十員後減至四十員及停止巡按之差往往

乏人余方欲議增數員豈可裁耶如論有異同余必上疏爭之同朝聽
其言事乃已是冬晉刑部尚書遇秋審朝審平反矜慎民賴以不冤蓋
自理刑內擢以迄副憲總憲會議多主寬和久有仁人之稱而司寇其
尤著者也辛巳春請假還葬准尅期五月不必開缺
主眷之隆得未曾有行裝無長物載書數車以隨好事者爲作圖畫還
朝未久以申告冤抑一案失出罷官公卽日就道送者塡塞衢巷莫不
攀轅泣下歸葺夫于亭日事著述不與聞門外事四方求詩文者接踵
而至公亦灑然自得有請輒應人人厭其欲而去庚寅冬
上諭內閣詢順治年間進士在籍者已無多人念公老成宿望以公事
罣誤
特命復職公聞
命涕泣扶病北向拜又草疏命子啟訪詣闕馳謝
皇上眷念舊臣始終以禮如此唐太宗賜蘇味道詩君臣千載遇忠孝
一生心公足以當之矣亡何病劇伏枕猶爲揚州居烈婦立傳口授兒
子書之蓋其居平不忘宿諾大率類是公長身修髯無聲色博弈之好
惟嗜讀書公餘手不釋卷性好客坐上恆滿談言亹亹至夜分不倦從

不干人以私子弟應試雖門生故舊爲主司未嘗以一言囑也又好汲引士類見人有一長稱之惟恐不及以故遠近士大夫咸歸之嘗云余在九卿中薦舉人才甚夥卒不令其人知之他如老宿孤寒藉齒牙以成名者不可縷指同年鈍翁汪公性嚴厲不輕許可人多舍汪而就公謂如坐春風中也公元配夫人張氏鄒平人都察院左都御史謚忠定諱延登孫女鎮江府推官諱萬鍾女年十四歸公事舅姑以孝相夫以敬御下以慈其周恤公之戚友族黨也有脫簪贈珮之風客至必親治酒肴不以委臧獲不幸先歿年四十二十餘年甘苦憂患與共公每出使必有詩寄之其卒也悲悼逾至自賦輓詩數十首至生卒年月詳具鈍翁所作志銘中生子四人長啟涑歲貢生原任在平縣教諭候補知縣次啟渾庠生蚤卒次啟汸歲貢生原任唐山縣知縣候補知州次啟汧歲貢生候選教諭女四人一適庠生張秉鎮一蚤卒未字一字張秉鑾一字畢世淮孫五人兆鄴兆鄭俱貢監生次兆鄂兆郢兆鄗孫女八人一適庠生畢海瑄一適李可茂一適歲貢生韓澤吉一字朱崇謙一字王惟治一字劉宗潞二未字曾孫祖導曾孫女字高紘緒公生于明崇禎甲戌閏八月二十八日亥時薨於康熙辛卯五月十一日酉時享

年七十有八公弱冠稱詩五十餘年海內學者宗仰如泰山北斗其爲
詩備諸體不名一家自漢魏以下兼綜而集其成而大指以神韻爲宗
文亦出入史漢八家兼及六朝有帶經堂全集三十餘種行世書法高
秀似晉人雅不欲以此自多人以絹素求書輒令弟子代惟二三同好
問答書必親作其手蹟多藏弆之余自乞歸後擬往來錦秋長白間爲
二老會而卒不可得悲夫今以某年某月某日與宜人合葬於某阡銘
曰
一代風會必有總持兼三不朽自昔難之繇惟新城盛時羽儀歘歷中
外卓卓有爲蚤主文壇建鼓樹旗
特改禁林默契
主知累司文柄式靡起衰冰雪清操山嶽弗移洊登九列右有左宜風
采歸然雅量莫窺終始一節橐無餘貲
數命祭告以昌其詩等身譔述滄澥無涯百川浩浩於焉匯歸雞林購
紙爨女織衣天假耄耋精力不弛
帝眷舊德
詔下嚴扉爲百僚法作多士師哲人忽萎典型其誰魚子山岡卜兆有

期賢耦合窆佳氣萃茲奕世三公視此銘辭

文刑部尚書王公傳　孫星衍

王士禎字貽上號阮亭先世諸城人遠祖貴遷新城高祖重光明嘉靖辛丑進士戶部左侍郎贈尚書祖象晉萬歷甲辰進士浙江右布政使撰羣芳譜父與敕

國朝順治元年選拔貢生贈資政大夫士禎生有異稟讀書目數行下九歲能作草書工屬對順治十二年成進士十六年選授揚州府推官值使者至江甯治海寇之獄羅織甚眾士禎保全善類多所存活坐其誣告者雪高郵居烈婦向氏冤時承追揚州賈人積逋數萬有物故者輒繫其孥株連至親族士禎閔其無辜募款代輸之請巡撫具疏免其餘出罪人于庭皆泣拜去比受代門無私謁康熙三年遷禮部主客司主事士禎至江南所至登臨山水名勝必有題詠或爲遊記集諸名士唱和而公事不廢東南傳爲盛事七年遷儀制司員外郎權清江浦關務革除弊規轉吏部福建司郎中丁母艱補戶部四川司郎中十七年

召對懋勤殿

諭以王士禎詩文兼優改翰林院侍讀纂修明史時舉博學鴻詞科士

禎力言湯宗伯斌于魏侍郎象樞得與疏薦後爲名臣一時服其知人旋遷國子監祭酒疏言漢唐已來以太牢祀孔子加王號尊以八佾十二籩豆至明張孚敬改爲中祀失歷代尊崇道德有加無已之意按禮祭從生者天子祀其師當用天子禮樂又疏請正從祀諸賢位號言宋代周敦頤等六子改稱先賢位諸漢唐諸儒之上世次殊有未妥又請增從祀諸儒謂田何當漢初受易商瞿有功聖學宜增祀鄭康成注經百餘萬言史稱純儒自唐宋已來從祀至張孚敬改祀于鄉宜復祀其後鄭氏竟得復祀由士禎言也時論以爲不負成均之職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丁父艱起復二十九年補原官尋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充經筵講官旋擢兵部右侍郎調戶部轉左侍郎時開納粟例有因之爲利者士禎戒所司勿呈稿書諾以遠嫌督理錢法革除樣錢弊規遷都察院左都御史直

南書房時議裁冗員九卿欲裁御史員額士禎持議不可因言明南北兩臺設御史百二十員今留二十四員止存五之一又裁巡按一官今御史內則巡視五城登聞鼓外則茶鹽諸差不足尚欲疏請增之何可減也且言官爲朝廷耳目不得謂之冗員時漢御史以是得不裁三十

八年遷刑部尚書有救父殺人獄秋讞以金刃入情實士禎奏言當論救父情節不當以挺刃定輕重得
旨改緩決其他爭議更正大獄矜恤無算四十三年以失出罷四十九年
上念舊臣命復職五十年卒于里第得年七十有八士禎與修
國史明史熟悉朝章國典屢與同考典試及爲總裁俱稱得士宏獎風流說士常不去口所爲詩力追漢魏唐人風格古文雅正得體與朱檢討彝尊齊名時稱南朱北王云所著詩文集謚法考浯溪考及筆記奉使紀遊各集選唐人詩諸書凡三十餘種刊行于世

少司農王公遵訓墓誌銘　李天馥

王氏系出太原爲晉大族洪武初有諱直者遷於河南西華之孝城遂爲入籍中州之始以耕讀世其家歷九傳而至贈朝議公鳴世鳴世生中憲公鼎鎮字禹烈起家辛未進士累官監察御史出爲江南廉察中憲公生四子司農公其仲也公諱遵訓字子循號信初一號湜菴與余爲同年友故知公爲最澈公生有異稟沈凝端肅不妄嬉笑自爲兒時已如成人稍長刻意讀書無間寒暑屨未嘗出戶外公兄遵古以癸巳

歲歿中憲公哭之慟曰繼吾家學者此子今不幸夭矣王氏其不振乎
公體中憲意益大肆力於文章明年爲順治甲午登賢書乙未成進士
越三歲戊戌殿試傳臚授翰林庶常公念
先帝知遇之恩選館而後磨礪益力六經子史靡不漁獵而風節凜然
尤以匡維世道康濟斯民爲己任歷事
兩朝所在體國恤民飲冰茹蘗期不負忠孝二字而後已公初讀中秘
書至國書國語尤精研力索故
御試及館閣諸試每以公爲眉目
章皇帝雅重文學眷公特甚
乘輿所幸必令珥筆以從一日至南苑會天大雪
命公作賦公援筆立就水湧山立頃刻千言
上愛其工而又深歎其才之捷也辛丑改授御史首疏請定薄賦之法
以垂太平疏通用人之法以佐敬天革提差定禮制敷陳剴切天下賴
之旋奉
敕巡視秦中茶馬部議增引二千餘道公力言不可指悉利病源委洞
然事得中止秦人勒石頌德公在臺十餘年章疏凡百十餘上不能悉

紀紀其大者如請嚴等威之辨以崇國體請召朝覲各官陳奏地方利
弊請復恤刑以重民命請加賑救災荒請定限招解題結以免無辜之
枉陷請行鼓勵以收靖盜之實效又請先事立預防以備水旱又謂銓
選闕用人之大遲延長胥吏之奸請定限以除積弊又謂遊棍之條例
宜嚴請定議引律治罪以便禁緝皆上關國計下係民風
上由是重其敢言尋晉太常卿公以樂章絲竹多不合律呂悉爲更正
始得稱雅樂焉今
皇上仁孝誠敬之意出於性生凡
郊廟之祭必躬必親公相厥祀事嚴恭寅畏式禮莫愆
上觀其勤慎可大用晉通政使司左右通政未幾晉僉憲又晉太常正
卿又晉副憲又晉少司農甫四月四遷其官蓋異數也公持大體有益
於國者爲之必力有利於民者爲之必先如中州舞陽陳州諸處舊食
淮鹺價重民貧公私交病厥後易淮爲蘆民始不困蓋公之力居多焉
天下人無智愚咸拭目想望其丰采而公偶以楚撫詿誤解組歸田怡
然自得無絲毫得失念介其胸中今
聖天子嚮用舊臣班行之內老成持重如公者指未易一二屈使公不

病則旦晚且復起起必大用而公竟以戊辰之秋逝矣惜哉公事親至孝温定進止必温必肅每謂顯親揚名乃人子分內事於孝非有加也當中憲公爲狂生所誣巇濳跡山左時公奔走道路力爲營解者二年事白奉中憲公以歸在翰林日太恭人常貽以自織布曰清白家以此相寄差勝無衣而已公受而服之雖極垢敝不忍棄遺律己至廉生平不妄取與一衣至數易其秩自官御史以至少司農霜清玉潔名節矯矯歸里之日橐中裝惟圖書數卷敝衣數事見者莫不嗟歎焉至於鄉黨親族遇之以恩有匱乏者必爲周給家居日里人有吳姓鬻子以完公稅者公聞贖而還之又有歲進士應試赴都病死途中者公爲治殯具給路費俾骸骨得歸其好行陰德皆此類也自辛丑後文武鄉會試及殿試讀卷凡五任其事得人最盛一時醇謹方正之士多出公門公餘不忘記述所著有廣數彙考餘清軒詩集擊楫草疏稿焚餘及小窗雜著初學文資等書余與公同學相得數十年車塵馬跡與公共之或晦明促膝或風雨聯牀刻燭談心銜杯論事未嘗不服公之器識當求之於李沆王旦輩非近今人所及者方思與公共圖功業以爲報稱地而公今逝矣執筆銘公不自知涕之漣漣下也公生於明崇禎己巳年

十一月初五日寅時卒於康熙戊辰年八月初九日辰時享年六十歲
元配淑人胡氏文學胡公翰華女早卒繼配淑人崔氏前己酉科舉人
福建建陽知縣崔公攀龍女子六孫男四婚嫁皆名族一門之內雍雍
濟濟所謂有德之後必大此其徵乎今於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一
日將卜葬於潁邑郭東之崗乃銘曰
聖朝啟運篤產名臣太原望族奕葉嶙峋遷於箕城起家中憲我公繼
之玉光璀燦公文嶽峙公德淵凝人中鸞鳳爲國參苓在昔
中朝曾承
殊眷
聖主嗣興臣心百鍊公初侍從史筆以伸公後司諫疏草以焚謇謇端
方侃侃正直以張國維以培氣節寬租請命恤獄平冤人心國脉以厚
以寬靖獻
兩朝忠懷貫日間及著書聖賢可質克家多子繼繼繩繩知公惟我大
書典型勒此貞珉
君恩祖德以詔萬年永永無窮極

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趙公之符墓誌銘　王熙

中憲大夫武淸趙公以順治十六年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授戶科給事中遷兵科右給事中轉左給事中歷吏科掌印給事中陞鴻臚寺卿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公自始仕至罷官凡二十年職居諫諍者一十有三年以直聲著天下其言而允行者謂江南藩司既分駐宜以通賦分責左右司又謂緝逃人當杜濫解之弊又謂練餉未輸者數無多當免又謂陝西山東旱蝗請酌行賑䘏之法緩征國賦又謂明廢藩遺產不宜刻期變價又謂近畿小民多失業田土圈撥未已請還撥給之地予民又謂桃源高郵寶應旣以被水蠲其漕米興化亦宜豁又謂畿輔旱當命大臣淸刑獄

天子悉從之其言而未得行者謂戶部綜理財賦判牘孔繁而八旗以田土相訐者衆請別設官審理又謂五歲一恤刑部差宜復又謂道臣整理驛傳不可懸闕又謂漕運撥船六百艘每艘給地十頃照地僉船行之既久積弊甚衆夫以六千頃地按額計之可徵銀一萬五千金莫若罷之徵其銀貯庫遇運河水淺則僱船應撥何必留此或用或不用之船以重累民爲又謂予奪大權出自

朝廷邇者督撫諸臣去官百姓詣闕保留以數人之弁魁豈遂可信挨

之政體失宜當禁止聞者皆服公敢言予嘗序公奏議論古人封事其可行而未必行不可行而或行之言者固難求行其言亦未易若公前後諸疏洵言之可行行之有神所云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者非與公之爲庶吉士也即分校禮闈得士爲盛其官吏科遇會試武舉人充同考官掌計典者二掌京察者二門館肅清是非多所駁正其有密疏則焚之性孝友交游重然諾人有善亟爲稱許遇下無疾言怒容家居倡修學宮婣卹有急即垂橐必稱貸應焉公諱之符字爾合生於天命乙丑年二月九日卒於康熙丙寅年六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二曾祖經祖士元皆不仕士元有子三人長贈文林郎連璧少贈徵仕郎完璧完璧生公爲連璧後公之考也妣王氏贈孺人公配劉氏事姑孝莊靜善持家嚴於教子先公二十三年卒贈孺人繼配張氏封孺人子男四人璘康熙十六年舉人珣康熙二十一年進士候補中書中書科舍人爲伯父之篆後琮歲貢生瓚康熙二十年舉人女四人一嫁順天府學廩膳生蘇昂一嫁豐潤庠生曹鈐二未字孫男八人方升增廣生方晉方咸方觀方頤方賁方震方豐孫女九人曾孫一人大成公之葬劉孺人祔焉葬有日矣其子來請銘公初入翰林院予忝教習有一日之長於

其請不可辭銘曰

維滆之陰古雍奴也筍溝分合下直沽也有原昫昫澤訏訏也猗嗟趙公世此居也其惟吉士道山遊也用拜夕郎執詞頭也入告之言咸有孚也升三獨坐副相俱也哲人雖逝諫草留也生子而才皆民譽也卜云其吉藏斯邱也土周於槨妻祔夫也丸丸者柏蔭泉臺也吾銘其幽文不渝也

顧八代傳 八旗通志

顧八代字文起滿洲正白旗人今改隸鑲黃旗姓覺羅氏世居渾同江故署纛章京顧納禪次子也生而聰明仁孝志貌魁奇力能挽十二石弓矢不虛發然折節讀書尤精韜鈐順治十六年以廕生充擺牙喇從安遠靖寇大將軍信郡王多尼征偽桂王由貴州涉盤江隨大兵與偽晉王李定國戰雞公背直追至雲南會同四川廣西大兵三路並進至雲南省城定國走永昌三路大兵追至磨盤山復大敗之顧八代並在行間得功牌二凱還議敘以部員用需次家居遂閉戶力學每讀書不爲記誦必思其義至忘寢食康熙元年補戶部筆帖式分司通州河務以敏幹稱是年襲父一等阿達哈哈番世職八年擢吏部文選司郎中

慎持銓法有以賄奪道缺者獨持不可尙書詰之白其情乃已自是遇
缺出即日定稿指定應用者賄不得行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御試旗員擢第一遷翰林院侍講學士十六年以內閣學
士參贊鎭南將軍莽依圖軍務時逆藩吳三桂據雲南叛統賊兵陷貴
州湖南僭大號廣西鎭守將軍提督等俱叛應三桂莽依圖以孤軍駐
廣東韶州府尙爲賊帥馬寶胡國柱所困顧八代疾驅赴之十月江甯
將軍額楚兵至與莽依圖合擊敗賊韶圍始解時撫蠻滅寇將軍傅宏
烈已恢復廣西梧潯諸府
詔莽依圖移駐梧州同傅宏烈進取平樂先是廣西鎭守將軍孫延齡
叛降吳逆尋以傅宏烈言圖反正忽逆藩僞王吳世琮大統賊眾至桂
林誘殺延齡領眾南下宏烈兵單無援顧八代勸莽依圖速進不聽頓
兵平樂宏烈戰失利南奔莽依圖亦退至賀縣又退至梧州遂奉
嚴旨切責始悔不用顧八代言嗣是每事諮而後行嘗與吳世琮戰莽
依圖病以兵事委顧八代調度竟破賊十八年京察大學士索額圖素
惡顧八代不附已注以浮躁例降調
特旨仍留軍前管學士事十九年八月莽依圖卒於南甯有

詔以都統勒貝代之是時吳逆久已病死衡州逆孫世璠嗣偽位亦由
貴州敗歸雲南適
聖祖命賴塔為征南大將軍盡統廣西兵顧八代仍參預軍務賴塔聞
顧八代明軍機首加諮詢顧八代請下令十道進兵以分賊勢實用三
道二十年二月奪石門坎三月破黃草壩五月至雲南會同貴州滿漢
大兵議進取策顧八代建議銀錠山俯瞰城內奪此山城必克眾將軍
不能用謂攻城恐傷士卒營歸化寺旁為久困計距城猶十餘里十月
勇略將軍趙良棟由四川至問何不進攻省城獨引兵徑前黔粵兵始
相繼進時顧八代分守螺山良棟來會遂用顧八代言奪銀錠山發火
礮擊城城中危急謀變逆孽吳世璠自殺偽將軍線緎等以城降顧八
代每有規畫退讓不言功既歸補侍講學士二十二年母卒居喪悉依
古禮三日不食寢苫枕塊三年不入內八旗之法有喪者家居持服三
年公家事則百日外即出辦理二十三年遂奉
特旨入內廷侍諸皇子讀書
世宗憲皇帝與焉尤敬禮之未幾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平定三
藩方略館副總裁官尋陞禮部侍郎

特命同明珠伊桑阿阿爾尼同列內大臣班二十八年陞本部尚書論
事謇諤同列憚之三十二年緣事罷尚書仍入直內廷三十五年
聖祖親征厄魯特噶爾丹
世宗以皇子親王從征分統正紅旗兵
命顧八代侍行明年凱還積勞臥病屢
召不能起又三年始得乞休以子顧儼襲世職家居十餘年雖有疾視
聽不衰益研究經學四十七年十二月卒家貧無以斂
世宗憫悼自藩邸親臨泣奠製輓詩十章遣王府官爲治喪具乃得殯
葬如禮人服其清德雍正四年
世宗追念舊勞又嘉其學行復還禮部尚書加贈太傅
賜謚文端
子全葬加祭立碑墓道碑文云國家褒崇舊學眷念前勞其有品望重
於班聯經史陳於朝夕勵靖共而匪懈賁寵錫之加優所以表嘉型昭
茂典也爾顧八代純粹宅衷端方制行早受知于
聖祖洊奉職於清班出贊軍麾佐蕩平之謀略入司典禮矢夙夜之寅
恭

命講讀於內廷效恪勤於歷歲論聖賢之奧義深契朕心闡性道之微言懋抒誠悃比老成之告謝誼篤始終緬模範之猶存禮隆贈卹特頒祭葬載復官階晉爵秩于三公垂琬琰于百世易名象行曰文曰端於戲晚懷素履師資之益難忘誕被新恩耆舊之思彌切絲綸式賁竹帛流光又

諭祭文稱其才兼文武績著西南

聖祖仁皇帝懋酬庸之典擢長秩宗盡教義之方選登師席朕當冲幼早近典型論忠孝之大綱語根至性研經書之微旨理契前儒云雍正八年七月初十日

世宗特諭閣臣言朕敕建昭忠祠祀致命盡忠諸臣其經邦致治黼黻太平者亦建祠俎豆命名賢良祠

世宗親舉應入祠者滿漢大臣八人而顧八代與焉子顧儼仕至副都統孫顧琮累官河道漕運總督江蘇巡撫今協理吏部尚書

兵部督捕右侍郎安陽許公三禮墓誌銘 徐文駒

儀吉案政學合一集附此銘爲仇兆鼇撰蓋徐爲滄柱屬稾也滄柱刪潤互有得失今仍錄此

理學者國家之元氣也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得之者浩然與天地相終始顧此心此理未嘗一日或息於天下而見道之明體道之力天大重任以一身爲之擔當則古今以來代不數人而已相州許西山先生毅然以斯道爲己任精明强固身體力行其學以事天爲主旦晝所爲夜必焚香告天彷彿趙清獻故事葢天者理而已矣先生隨處體認天理信心而往無城府隔閡(儀吉案仇改云信心)(而往多與理合是小儒拒之學也非可以此槪許公)世之人庸有不盡知者而獨

皇上知之故自出宰劇邑入廁臺班以至洊陟卿貳其丰裁之峻整名節之皎潔政事之强毅議論之光明奏疏之鯁直大率磊磊落落孤立行一意

聖明在上洞徹隱微方且倚任以爲鹽梅舟楫之佐而先生歿矣是可惜也先生諱三禮字典三西山其號也許氏世居眞定有諱彪者始遷彰德之安陽高祖文深曾祖宗禹祖登仕明萬歷戊戌進士官至刑部主事考純贈大理寺少卿妣韓氏范氏武氏生妣傅氏俱贈恭人先生自爲童子穎悟迥絕儕輩乙亥傅恭人見背先生甫十歲卽能撫棺號慟躃踊中節屏除葷酒識者異之乙酉補博士弟子試輒冠軍先生念

帖括雖進身之資而明體達用務以聖學爲準於是合彰郡之士四十餘人共舉恆社以相鏃礪先生之學以爲學者學天而已乾吾父坤吾母董子謂道之大原出於天學天乃所以學道也學者始於告天中於合天終於達天則盡性至命其機在我推之應事接物無所處而不當世之學者非墨守訓故之習則高談心性之理及試之日用四顧茫然皆無當於事天之學者也以此修己亦以此告人曰吾道當如是謂勇配孟子可矣辛丑登進士需次於家桑梓之利害引爲身痛破胥吏之窟穴正先賢之祀典及贈廷尉公逝世先生哀毀骨立祭葬悉依古禮中州士大夫舉以爲法癸丑赴京謁選閉門卻掃日以講學爲事名公卿多來問道者而蔚州魏敏果公崑山葉文敏公過從尤數旣而得杭州之海甯縣多朝貴先生矯矯自持一塵不染悉屏請謁之習賢者親之强者亦不得而牽挽於是興利除害雷動風行無敢有梗其法者故時盜賊出沒多事優容先生以沈命法靖之有取鄭僑火烈難犯之意又爲練鄉勇嚴保甲浚城濠築土城於尖山鳳凰山之間土兵守之防竊發修築海塘十里濬河五十里俾城不苦嚙農不苦旱然海甯大縣百弊叢生先生爬梳剔抉旣一一燭照及之而尤以爲風俗未醇其大

源大本由於民不知學由是特建海昌講院與邑中士大夫按月訂期講道問業於其中四方有志之上負笈而至者踵相接下至販夫市儈環聚而聽皆蒸蒸有所興起又建告天樓於治後每日行一事發一令夜必肅拜告之其應至白燕來巢朱露降於庭柏適海潮大至勢將穿岸先生焚香拜禱潮即迴瀾故邑人記之爲三異云入爲福建道監察御史請祀董仲舒於先賢之次會議不果太常以

太祖北郊配位應改坐西向東疏下九卿會議先生定議曰陽生於子而極於巳故祀昊天上帝在冬至位在南郊坐北向南陰生於午而極於亥故祀皇地祇在夏至位在北郊坐南向北答陰答陽義各有取配位者主道也義在近尊者爲上故配天尚左居東配地尚右亦居東改之非是

上從之武臣疏請守制僉議

本朝四十年來武臣從未有丁憂者先生曰宋高宗紹興七年岳飛聞母訃即解兵柄徒步歸廬山廬於墓側三年此往代武臣守制例也

上亦從之武臣之守制始此儀吉案丙寅湖北布政司員缺九卿會推楊少司馬雍建保舉楚按察使范時秀遂

上諭內閣范時秀做官不好百計營升丞已知之楊雍建竟保九卿遂推御史許三禮素稱道學給事任辰旦人稱正直當會推時何不面爭

並陽雍建做官好歷傳問明白啟奏來是日詩公適告假明日以實對上問與九卿異否公對范時秀不聽見人說好楊雍建不聽見人說
不奸奉　諭范時秀同京旗下當差見掌道告神文太學以宋儒橫渠濂溪二程康節考亭六子
進稱先賢位在左邱明下公羊高上外學則否江南學使者題請朝議
異同時議者謂兩廡位次自左邱明以下當儒同論代代同論年依次
定位先生特疏爭之儀吉案宏治中楊廉疏周程張朱從祀位宜居漢唐諸儒之上嘉靖中呂懷亦言之崇禎十五年二月禮部議定以六子進漢唐諸儒之上以見七十子之後道統之傳惟六子能得其宗康熙二十五年云云別錄又案家狀時主照國學位次者以顏孟爲例主不照國學位次者以李侗朱子爲例奉　旨著畫一隨依府君奏照舊例謂聖門重道統不重時
代試觀顏子年少特居配位之首年何論焉孟子生晚超列及門之上
代何論焉且太學爲天下之表外學豈宜有異
上以爲然丁卯掌登聞鼓廳事方巡視京通各倉
內批陞通政司右參議戊辰三月陞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尋轉大
理寺十月充武殿試讀卷官初六日晚
上御乾清宮西愼幾微殿召入讀卷諸臣
天顏溫霽旋將名次定訖
上問曰河圖洛書兩篇道治之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忽然金火
易位謂何獨命先生敷奏先生對曰此卽大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天

地大德曰生生物是天地之心故河圖之序左旋而相生是順數洛書之序右轉而相尅是逆數一順一逆所由易位耳

上曰何以順又何以逆先生對曰孤陽不生孤陰不成河圖自北而東順則相生木火土金水就流行言也洛書自北而西逆則相尅上下四方中就對待言也既五數任中縱橫皆十五矣唯尅乃所以生也陰陽交則生陰陽變則生生不息

上又問曰洪範九疇皇建其有極謂人參三才此說是乎先生對曰自天地開闢以來頗有聖人如古今有天下但願長治而不亂者乃天地之心也自生民以來有一治不能無一亂確是天地之數數至此天地果任數而無如何耶隨生聖人撥亂世返之治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則聖人建極會極歸極之功用也所謂贊天地之化育在此所謂補天地之猶憾在此聖人既能撥亂世返之治依舊圓滿天地長治之心此人參三才之說實理實事也

上善先生對深加賞契十月陞順天府府尹府學規制不備先生一倣太學成法爲之祭器儀注考之古禮京兆雖總轄一府然近無刑名錢穀之寄徒以禮統相維繫而已先生獨申明職掌實心任事輦下肅清

儀吉案時有旗人盧偉欲進獄探親爲獄卒所沮遂至署門毆擊公奏閣並請照五城司坊例特設黑籍以約束旗人屬京尹之有黑籍自此始

已巳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先生念起家外吏不數年遂陟憲臣之長

若毛舉細故何足仰報萬一當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時

皇上治益求治勞心得賢因疏薦熊孝感徐果亭兩先生學行可備公

輔之選而又有指名而彈劾者其人亦一時賢者物望所歸儀吉案疑其人乃彭無山也古愚亦言然彭爲三河令許爲府尹劾之不得以唐子方潞公爲喻或別有一人俟考先生以國體攸關不憚

身爲怨府一疏未已至於再疏此如唐子方之於潞公當世兩是之而

子方直諫之名遂震天下部議降級調用奉

旨留任不匝月又陞兵部督捕右侍郎維先生孤忠耿耿忘身徇國維

皇上知人則哲情殷魚水方駸駸大用矣而先生積勞成疾忽有痰厥

之證勢不可支方得請回籍未及就道歿於京邸

上聞震悼特賜祭葬以褒恤之

君臣之際出處進退生死之閒如先生眞毫髮無遺憾矣謹考先生之

學不規規然摹倣程朱而按其所言所行無一不與之合程朱之學於

性命之宗旨道德之底蘊澄觀默照剖析毫釐而要以躬行實踐爲主

凡一切忠君孝親仁民愛物見之於設施措置者一一自胸坎流出所

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也江西之主靜未免有體而無用永康之事功未免有用而無體先生激昂磊落遇事敢為或疑其似永康者而不知先生事功氣節一一皆有根柢至於研窮義理致精極微既非影響之空談亦非功利之馳鶩有體有用不可謂非程朱之的系也然明道在宋一為太子中允權御史裏行章數十上為安石所沮力請補外竟未得一行其道而卒考亭難進易退與世齟齬立朝僅四十日屬韓侂胄竊柄平生師友貶斥殆盡亦未伸其致主澤民之素願也而先生遭逢隆盛

君臣契合千載一時所言者皆佐佑聖門扶植綱常之事其言愈切

皇上之知愈深所以寵待之愈厚平生學術約略皆見施行海內望之如祥麟威鳳爭先覩之為快使不為病困

皇上所以用公者豈一督捕侍郎而止哉然則程朱學統五百年再續於先生而所遇則加幸矣先生所著有聖學直指一卷易貫一卷奏疏若干卷藏於家性好獎掖後進人有寸長尺善稱譽之不容口其在海甯四方之客日至光風霽月相對無倦容然卒不可干以私事及門之士尊所聞行所知隨其材之大小各有所就今去先生易簀之日忽忽

幾二十載江河日下墜緒茫茫欲望如先生者包舉藝文擔當世教豈可易得九原不作此責誰歸執筆而銘先生蓋淵源之雅知己之誼與夫人心世道之慮百感交集不禁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先生生於天啟乙丑正月卒於康熙辛未正月年六十七娶沙氏繼張氏皆贈恭人子迪澍考授州同知迪澍言規行矩克守家學於先生之葬經營備物心力告瘏眞不媿先生子也銘曰

國有與立道以爲歸東山泗水雲漢昭回千載寥寥程朱繼起得之遺經形諸踐履公生伊洛上遡淵源毅然任道歸本乎天天在心中必嚴必畏午夜焚香至誠默對盤根利器無欲乃剛拔其韭本烈日寒霜柏府棱棱梧桐威鳳譽振彤墀百寮聳動狂瀾獨挽隻手孤撑保全終始天子之明維

帝曰俞汝予夔契古社稷臣後先台轍煌煌大節彪炳楓宸克忠克孝萬古完人何以致之厥唯聖學明道識仁孔顏尋樂龍蛇在歲天不憖遺松楸鬱鬱百世之師以式儒宗以昭臣極青史嶙峋光垂千億

又節錄許府君行述 子迪澍

府君需次于家時郡中因藩產變價充解軍餉有紅白契一案不宜變

價者誤入冊中檄下追償吏民苦之府君力請上臺咨部豁免民慶更生又安陽臨漳二邑漕米粳米互有多寡以臨漳地近小灘鎮兌運爲便故漕米多安陽附郭向有藩祿便於上納故粳米多此贏彼絀本屬均平當事不察欲加漕米于安陽府君據故明賦役全書及順治十八年全書與當事爭辨乃知兩邑米數多寡無異始免紛更重疊之累安陽祿米旣改充兵餉每石徵銀七錢六分順治初年米價騰貴兵索本色胥吏因緣爲奸遂每石增至二兩以外民不堪命府君力與邑侯當鎭再四陳說其弊遂去至尤關風教者宋司馬石仲玉先生由臨漳遷居安陽執政四十年清介如一日祀在鄉賢有欲篡其後者計不得行遂欲毀先生之主府君作祀議一首告諸當事祀始不廢他如漢郭巨唐戴胄宋韓忠獻岳忠武明崔文敏郭文簡諸賢皆爲之釐正祀典以及癸酉甲申流寇之變如高指揮應詔王參將榮皆義不屈賊而死府君告諸學使者使祔祀于周柱國尉遲迥之廟

令海甯時廉得袁化鎭倡亂朱纘之鹽徒羊子嘉等皆設計擒獲悉寘于法人心始安縣北有張公洋爲三府七縣之錯壤萑苻伏奸往往而有府君皆隨地設宜扼其衝要

掌山東道時有題請特進漢儒一疏謂漢儒董仲舒表章六經孔子其
言道之大原出于天與禪宗異學單主明心者不同故宋儒程顥有儒
道本天釋教本心之辨宜照宋時六大儒從祀國學進稱先賢之例下
九卿詹事科道會議不果行次有蕩平後察大吏宜嚴寬民力宜先二
疏皆關切時政最要者
丙寅二月復有通政之壅蔽已甚一疏蓋爲南來高寶七州縣災民血
本而發部議降四級調用奉
旨留任
附錄一則
康熙二十二年國子監祭酒王士禛等疏請宋代周惇頤程顥程頤邵
雍張載朱熹六子今既改稱先賢未便輕議但位諸漢唐諸儒之上於
世次似有未安禮部等臣覆稱宋代周惇頤等六子羽翼六經有功聖
學況既稱先賢從祀有年其與漢唐諸儒論世次之處無庸議奉
旨依議遵行在案茲康熙二十五年七月內江南學院李振裕又具圖
題請兩廡先賢先儒位次自左邱明以下當儒同論代代同論年依次
定位等語是皆惑於明布衣瞿九思百年前之舊談未諳聖門重道統

之正宗也試觀顏子年少特居配位之首年何論焉孟子生晚超列及
門之上代何論焉蓋聖門原論道統況兩代太學崇祀位次已久業經
部覆未遠禮是以有當從太學現行位次釐正各直省學宮一疏蓋從
先聖先賢道系起見也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一並會議具奏時九卿諸臣會議立兩稿議當從太
學現祀位次者滿九卿詹事府正詹尹泰等也漢九卿中禮部尚書沙
澄通政使司鄭重衛執蒲大理寺邊聲廷戶給事中汪晉徵掌道御史
劉安圖劉光美鄭爲旭劉維禎楊爆也援顏子孟子爲例議不從太學
現祀位次者漢九卿中禮部侍郎徐乾學等也以李侗朱熹爲言從太
學現行位次者重道統爲前議不從太學現行位次者論師生爲後議
兩議啟奏夫先賢先儒名號既異位東位西又不同應本無嫌疑也況
周張程邵五賢斷難以師生概律耶疏上果不當
上意著畫一具奏蓋
上方崇重聖道謂周張邵朱兩程六子稱先賢位漢唐諸儒之上爲不
可易也九卿中從後議等臣再議遵
旨改稿查國子監先賢先儒從祀位次遵行已久不便更張相應照現

行例行可也疏上奉

旨依議

謹案原編有補定大宗議一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工部左侍郎柘城李公元振墓誌銘 湯右曾

康熙五十八年九月戊子工部左侍郎柘城李公以疾終于家遺疏上
天子悼惜命禮官議卹以聞而一時公卿大夫無不咨嗟悲歎其門人
與後進之士相率爲位以哭嗚呼公少壯登
朝五十餘年恬於榮進中間家居者半顧天下知與不知聞公名僉曰
此正人君子人人無異詞蓋道德可依歸丰采可敬愛初不以大官顯
仕爲重也公旣歿之踰年其孤孫某以書來乞爲幽宮之文以永其藏
右曾其敢以辭公諱元振字貞孟先爲山西洪洞人高祖某始徙居柘
曾祖富祖春考艷松三世以公貴皆誥贈一品曾祖母朱氏祖母孫氏
母朱氏俱贈一品夫人公少穎悟七歲入家塾誦孝經小學章句能解
大義十四補邑庠生讀書城南別墅賦詩有俯視羣邱之句驚其長老
云子他日立身成名亦如是順治十七年舉於鄉十八年成進士康熙
三年殿試第二人及第授宏文院編修踰年請急歸因南游金陵徧覽

吳會江山之勝所至賢士大夫莫不握手定交返至濠梁存問故舊賙卹備至濠梁公祖母孫太夫人母家公兒時從贈公避地處相與俯仰今昔流連歡飲累日夕乃去尋補原官充康熙八年順天鄉試正考官所收多才儁宿學之士時稱得人十年改翰林院編修陞右春坊右贊善轉左贊善丁贈公憂服除補原官充日講起居注官尋陞翰林院侍講纂修

太祖實錄又充康熙二十三年順天武鄉試正考官尋陞國子監祭酒公入太學以端粹懿醇倡導弟子講貫經籍俾達奧義文章益進於古六館之士蒸蒸咸有師法明年春

上召翰林院詹事府諸臣入試保和殿舊制翰林出在國子監皆不與試公循例未與試忌者遂議公奪級補大理寺寺正越八日陞鴻臚寺少卿二十日陞光祿寺少卿又十五日陞通政使司右參議不兩月凡三遷於是乃益知

上知公深也二十六年陞奉天府府丞二十七年陞通政司右通政時

上以亢旱

詔羣臣直言得失咸以時政無缺對公獨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

雨澤降今
至尊仁聖惠愛焦勞萬民乃內而部院外而督撫諸臣不能體國奉公是天氣降而地氣不升旱魃爲虐職此之由宜痛悛改以應
詔旨時論韙之二十九年陞太僕寺卿三十年越次擢都察院左副都
御史時方大計有屬員被劾訐其上官公上疏請考察督撫肅大權以正人心大畧言督撫賢則郡邑服廉隅飭斯吏治興嗣後計冊報部請各令自陳以明黜陟累數百言切中時弊三十一年陞工部右侍郎尋轉左侍郎部務紛龐叢沓前官譴去四司無專員事多廢閣簿書久不勾會考校吏得因緣爲奸公至與同官悉心釐剔不數月部牘一清公既潔廉自持又寛厚中精審明察人莫能欺三十二年
上以大同右衛地險要設重鎭建廨舍營房一萬八千餘區
命公領其役邊塞土瘠民貧物俱倚辦數百里外公度材木算傭僦陶瓴甓築垣墉躬自料檢踰年報竣既堅既完較舊估省大農金三十萬兩由是
上益知公廉能加器重焉三十六年丁朱太夫人憂服除復補工部右侍郎管左侍郎事凡

朝廷大典禮大政事公於僚友間慮公商榷皆倚重時內外員缺

上御用九卿多令廷推公在班行常默然無言人問之公曰

上日月之明何所不燭今下詢廷臣人實不易知非有灼見樹私恩廢

公義吾不為也時以為名言及兩河浮冒帑金事發覺株連蔓引罕得

免者公毫髮無所私遂得脫然以不先劾奏議落職

上稔知公無他特令留任旋

命查勘天津河工回奏

上曰朕遣人多矣未有明白無隱若此者嘉歎久之三十六年公年七

十乃疏請乞身

上知公意不可回

諭旨以原官致仕公中朝書碩

予告而歸都亭張飲人皆太息謂古人無以過遭逢

聖明進退出處之際得以完節全其令名蓋士大夫之所難也右會自

為國子生辱公文字之知顧待至厚越二年舉京兆試出濟南朱公之

門朱公又公所得士以此於公益親每風雨明晦下直燕間未嘗不追

從函丈商較古今覆量物理談笑論議終夕不倦恆有家人子弟所未

及知者中州士大夫好講學公嘗曰學顧力行何如耳誦習非心得無
益也性至孝居太夫人喪年已逾六十積毀消瘠幾至滅性友於昆弟
篤於族黨信於朋友厚於戚婭不爲矯激之行郎之温温德容道腴久
益愛慕鄉閭稱之郡國信之四方之人宗仰之昔司馬温公退居於洛
凡十五年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
乎范蜀公致仕後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輒置酒盡歡而當時士大
夫論天下賢者必曰景仁焉公於此殆可不愧平生清素自立遇戚友
困匱施予無倦色邑嘗被水災與邑令並捐金平糶全活甚衆又請巡
撫疏奏柘小學得升中學邑士賴之居常節約無靡麗玩好之物庋書
簾閣終日研索嗜學老益不休嘗曰吾平生不干進不苟得不飾僞以
釣名不挾詐以御物如是而已公歸之歲右曾方視學河南自汝甯之
歸德道出柘城謁公里第相見問無恙外輒及八郡人材多寡文字進
退因具道閒居後優游養志與故人子弟晨夕聚處談讌之樂無一語
及私後六年祝
萬壽再入京師齒髮尚未衰後又六年迺歿享年八十三公當
國家重熙累洽太平景運以龎洪惇厚之德與時際會被

上眷遇前後
天章宸翰琅函寶硯白金文綺冠衣珍果
恩賜稠疊康甯壽耉迄於考終惟是四方之望休光承色笑者老成典
型風流歇絕此其可悲也所著文集共若干卷配某氏繼配某氏贈封
一品夫人子二長某歲貢生次繼修丁丑進士俱先公卒二女長適某
次適某孫男三孫女二曾孫一銘曰
九文六采雕渙其章公實生之維邦之光特棐
殿陛職左右史紀
神聖功貽於萬祀師儒是聯用典成均曲藝必誓羣士侁侁出歷卿曹
秉憲司直
咨乃司空率俾六職公於學邃外襮中充秩秩涵涵允積厥躬功緒卓
殊首玆明德流風漸濡頑廉懦立公之清懿雖歿亦存承繼綿綿垂延
後昆于陰之原爰安其宅考行纂辭劖在銘石

碑傳集卷十八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十九目錄

康熙朝部院大臣下之上

吏部左侍郎趙先生士麟行狀 徐文駒

光祿大夫兵部左侍郎楊公雍建神道碑銘 朱彝尊

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張公鵬墓誌銘 徐乾學

通奉大夫戶部左侍郎田公雯神道碑銘 周彝

席爾達傳 八旗通志

郭世隆傳 八旗通志

兵部尚書范公承勳墓表 方苞

又兵部尚書眉山公神道碑銘 張廷玉

又兵部尚書范公神道碑 汪士鋐

范尚書時崇傳 李果

故資政大夫戶部尚書趙恭毅公申喬事狀 彭紹升

附錄十二則

嘉興錢儀吉纂錄

康熙朝部院大臣下之上

吏部左侍郎趙先生士麟行狀　徐文駒

先生諱士麟字玉峯雲南澂江府河陽縣人也趙氏世居北方宋元之際自北渡江僑寓金陵歷傳至明永樂間有爲澂江府教授者挈家而往遂世爲河陽縣人曾祖才祖紹先父文科三代俱以公貴贈如其官母龔氏誥贈一品夫人繼母萬氏誥封一品夫人方先生之始育也環村而居者以千百計咸夢介士數萬布滿村落問其故曰山神爲趙公家送子夜甫半先生生矣里人驚異比長魁梧奇偉不妄言笑性端重如成人磊磊落落抗今懷古五行並下一過目輒終身不忘先生甫十歲龔太夫人夢公手把文筆橫空揮洒如流虹掣電不可把捉覺而異之遭明季流離顚沛備嘗艱苦不以此稍隳其志家有藏書千卷自六經四子性理通鑑韓柳諸大家之文無不備者先生發而讀之沈潛玩味寢食與俱不數年而學大就出其餘以爲經義汪洋浩瀚辟易萬夫一就縣試輒冠其曹偶每學使者至必以國士遇之庚子登賢書甲辰

第進士筮仕貴州平遠推官改容城令行取銓部掌選事內陞光祿寺少卿轉通政司左參議鴻臚寺卿陞通政司右通政左副都御史巡撫浙江調補江蘇巡撫內陞兵部督捕右侍郎調吏部右侍郎尋轉左其在平遠扶良辨枉明燭覆盆黔中凡大獄大案皆倚辦公手黔故多奇山水一日同諸僚遊百盈泉其水時盈時縮日以百計同官異之莫有能推舉其故者先生爲道造化屈伸消長之理與泉之進退升降相爲發明引潮汐往來及邵子天根月窟之言爲證同官驚歎咸服公源本之學非章句儒所能推測也蒞任未幾即奉有裁缺之命康熙七年四月改補直隸容城邑爲前賢劉靜修先生講學地椒山楊公繼之孫徵君鍾元又繼之皆倡道茲土後先輝耀公以爲令者民之牧且教化所司也因創正學書院集環邑之士月一再會先生爲發揮理要提撕醒覺嘗曰愚夫愚婦皆聖人種子若我輩悠悠忽忽虛過此生雖欲求爲愚夫婦不可得矣其講學以立志辨學明理正心謹獨躬行篤倫改過虛受讀經持久爲綱而反覆申誡不出子臣弟友之理所著有敬一錄隨令諸生以時肄業勤勤懇懇不異父師之教子弟也邑中一切雜派盡行詳革并勒石以垂久遠邑故旗民雜處調劑殊難先生聽斷以理

執法不訦豪強爲之歛手以文廟爲膠庠重地率先修理次則城池官廨橋梁亭障之類無不及時興築規置一新每歲賑孤貧恤鰥寡嚴保甲課農桑遇天時水旱則拯濟有法民不告飢又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每當築場納稼之後先生弓刀結束較獵平原馬上左持弓右挾矢發必命中武人皆咋舌歎駭以故萑苻盜賊不屏自散善斷疑獄發奸摘伏如神聲籍籍達都下俗所傳包孝肅海忠介事卒多指目先生有問及者每遜謝辨其非是治容六載民皆父母戴之入爲文選司主事歷稽勳司員外郎調選司員外郎除考功司郎中仍調選司會相國明公適爲本部冢宰先生治容之有循政也相國稔知之至是見先生精明練達深加推奬數數薦之

皇上一日

上顧漢冢宰言曰汝部選司中有好官汝知之乎漢冢宰亦亟以先生對先生丰采傳播旣傾動一時及辦事益小心勤敏夙夜匪懈選司流品錯出吏易爲奸先生具審甲當得乙不當得一一爲冢宰分別言之歷落貫串老吏不敢參一語故自先生掌選而後年經月緯徹底澄清請謁不行苞苴盡絕自來掌選者未能或之先也其在光祿鴻臚通政

司率皆恪恭厥職建豎不苟比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則栢臺綱紀雪洌霜嚴益得發舒忠讜不負所學以爲祀事國家大典於是恭進嚴祀疏其一謂百官陪祀多託故未與齋戒帝王廟更寥寥無幾其在署齋戒者又或飲酒弈棋烹宰炮炙以及詼諧之語媟褻之談罔知禁忌所當嚴議以盡齋戒之實其一謂犧牲黍稷薦食太羹不得輕委庖人之手懼其褻也至祭品有外飾而中不實者宜委禮部滿漢司官各一員監視務致豐潔其一謂陶匏俎豆犧樽象罍蒼璧黃琮鼎彝珪幣以及搏拊戛擊聲容象舞之司皆當致嚴致潔又陳設及當祭之日

皇上未臨以前職事之人率多喧雜叫呼不知敬畏皆非嚴祀之禮宜委滿漢御史監視則馨香上格神明昭貺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矣自此齋戒之禮申儆再三不致具文鮮實時臺灣內附先生思所以善其後者疏謂臺灣去閩不遠地方千里土著之番人四十餘社雖所處遠近不同皆可馴漸化也宜倣廣東瓊州例而變通之安置流官設一府兩縣以治其民設一總兵以鎭臺灣設一副將以鎭澎湖以千里所產供駐防之需芻茭糗糧不可勝用卽稍稍協濟餉亦無幾若是而沿海守汛之兵可減如明時日本紅毛飄突之患可建威而預

消矣臺灣之設官建府獲比內地由先生疏也其他名言讜論關係國
體凡所設施建白率皆明目張膽風骨稜稜不憚身為怨府甲子春
皇上念兩浙為東南重省特簡巡撫浙江甫下車博採羣言凡一切地
方利弊虛公聽受故浙東西人情物態咸在目中先生謂養民必先於
作士作士必先於明理因大啟書院每月朔望躬詣講堂親釋五經四
子通書西銘正蒙太極圖說之義聽者莫不心悚由是申嚴官守釐正
風俗有司時節之餽送則有禁佐貳官濫收詞訟則有禁有司藉酷濟
貪株連淹繫則有禁地方諱盜豪強窩盜則有禁邑中鹽捕關上巡攔
遇事生風多方勒索則有禁錢江舟子網利多載則有禁至於浙江漕
運經費既大叢弊滋多先生曲加體訪釐剔務盡數十年蛀盤蚓結不
可究詰者一旦爬抓剔抉天日清明訖今奉為良法至通省地丁賦役
尤百姓利弊攸關私歛橫征所在不免先生尤用心搜剔申誡再三撫
字催科並行不悖杭城河道淤塞幾二百載民居窪濕擔負為難前此
亦有議濬以通水利者估費十萬計費無所出事訖無成先生蒞浙毅
然以為己任乃與屬吏商榷先出數百金試之始事迴龍橋一日而濬
若干丈尺次日杭城當事聞風捐助先生喜曰事可分曹理矣遂分遣

屬員畫地程工畚鍤具舉公時乘小輿周覽遍視所濬之汚泥瓦礫運棄郭外人航物載無不便者事竣實費銀一萬三千兩較恆估不過什一杭之人以爲白傅在唐眉山在宋常爲玆土興水利矣求其利之閎且博未有若斯之最也杭城生齒繁盛百貨雜陳朝謀夕食率皆揭貸貿販向駐防旗兵借貸名印子錢一可至十輾轉盤剝移舊翻新以致營兵馬化龍等毆官毆民釀成大獄

皇上特嚴首惡之誅所欠奉

旨著將軍督撫照市息算結先生受

命往兵民交鬨爭若沸湯先生往令容城曾代償民逋至是焦思假寐恍惚有人告曰容城償債可效也先生曰此神靈告我但吾蒞容小邑民借旗債其本不多吾代賠莊頭感動讓利之外本復減半捐數百金畢矣今杭城旗債多至三十餘萬我何以償一日接滇來萬太夫人家報曰此邦叛服不常吳逆之亂汝弟以非命死吾痛之吾家原籍江左今盡變家產歸籍金陵可也先生喜曰太夫人攜金至可代民償矣遂向將軍等自認因訂次年四月屆期萬太夫人果至先生迎於境外舟次北新告太夫人以故太夫人欣然曰可遂發產資二萬鼓吹迎入營

將軍等詣公署闔視訝曰眞滇物也公既如此我輩當助成盛德於是讓利歸本本復減十分之六民乃得室家完聚頌聲如雷有天地父母之感康熙二十二年壬戌三逆平部議裁兵以節餉也時裁浙閩總督爲閩督督標兵三千亦裁兵乏食聯結思亂浙制府原駐衢州兵譁奪民物民間罷市先生集司道議曰彼譁且佯爲不知急借藩庫銀三千照常給之餉至必安然後於衢州題設副將兵八百查浙各營兵缺撥補可七百名所存止半耳疏請給以守餉（守餉六錢五分）倘或邀

上允則安若泰山矣僉曰善即令中軍官星夜解餉至衢諭云公疏請守餉給汝等不半年即盡補營缺兵叩首感悅市肆如常疏上竟得

俞旨嗣聞武昌夏逢龍之變起於裁兵然後服先生借餉止譁疏請安道爲慮深而識遠也康熙丙辰

太和殿火遣官於楚蜀江右閩浙數省遠徵材木浙溫處二府選有二千餘章奉部解京先生遴府佐四員以往民驚避不出蓋溫處窮巖峭壁四面斗絕諸木產萬山之巔非竭數萬人之力不能出也先生恐悮農作飛撤各員獨居深念計無所出一日聞湖南一郡丞解木順水而下所攜餘木頗多先生遣官密往探之報曰合丈尺者可二千餘章挪

用甚便宜木價亦平公大喜設法捐募辦足二千所少不過數十耳值
大水漂竹木鬮
恩獲免是舉也先生焦勞況瘁心力爲枯乃有此天生地成之巧而浙
民陰受其德宴然不知也杭城人居稠密衢巷聯絡簷舍如鱗次櫛比
編竹爲墻每有祝融之厄延燒以千萬計先生蒞任卽豫約寮屬曰吾
輩奉
天子命來守是邦百務皆可徐理當以救火爲第一義人止知以水救
火豈知一杯之水能救車薪之火乎其道在首立救火之人次嚴搶火
之禁而要務在於拆房先生於左右兩標選定救火兵二百名參遊統
之行藩司於各役內選定三十人臬司二十人杭府廳四十人仁錢二
縣各三十人以各首領官統之製給白布號褂一件上書衙門姓名以
示別也某某執長柄鐵鐃鉤某某執鉅纜繩索某某執榔斧平居逢朔
望各衙門點驗一旦火發先生飛騎而前文武各官星馳並到令各著
號衣本標督兵先進升屋救護於四旁隙處折之鈎以鈎之纜繩拴柱
以拉之榔以敲之斧以斷之頃刻而空則火自熄餘兵令統領官按駐
於前後左右之半里許相機調度庶火場不至壅塞而火家得以搬移

先生每分遣旣定旋叩首垂涕向火拜禱拜東則東滅拜西及南北亦然拜止火亦止人以爲至誠所感云先是順治十三年以甯波府舟山地方孤懸海中特將民人內徙康熙二十三年部臣題爲海氛旣靖邊海田土可耕請停禁令先生特疏題覆大畧謂舟山雖處海外實甯波定海之藩籬今海宇廓清餘孽蕩盡舟山遷徙之民並有邱園墳墓之思所當仰邀

聖恩亟爲展復惟是展復地方必須設兵防守然後可以使民力耕復業且以控遏竊發捍衛海疆由是改舟山爲定海縣而鎭海舊設總兵移鎭舟山懸海孤村頓成樂國皆拜先生賜也康熙二十五年四月調補江蘇巡撫其治吳者一如治浙澄源正本剔弊鋤奸尤孜孜以勸學明理興教化之本爲急講堂肆啟環函丈而聽者常千萬人風氣爲之一變由是飭官守廣條陳恤刑獄釐錢法興水利培學校奬孝弟倘廉隅吳中舊俗奢靡先生力爲整飭區分貴賤章服秩然吳俗人稠地窄親死多投骨於水謂之水葬先生立法永禁薄習頓改至如漕糧地稅比浙加多先生廓清積弊一切以治浙者治之造江浙千萬載無窮之福次年四月陞兵部督捕右侍郎督捕專掌唯以稽緝逃人爲事牽連

逮繫每有以一人而累及數十人者先生仁心爲質時於法外有所縱
舍寬隣佑之連坐禁親串之妄扳事至卽時審結案無留牘或有窮民
要質白契典身本有可贖之例而力不給者先生捐金倡義開諭旗主
領銀釋放人皆德之康熙二十八年二月陞補吏部右侍郎尋轉左吏
部故人才黜陟之地一進一退榮辱攸分得之者不以爲恩失之者每
以爲怨以故猜嫌易起謗讟叢生先生孤忠清節素爲公卿士庶所深
諒一任事羣心悚惕丰采毅然其間地方之高下名次之先後分缺之
多少一唯主持公道人不敢以私謁動之往時胥吏作奸每有賣缺賣
籤之弊先生絲毫燭照物無遁情此風爲之衰沮遇推擇大吏
皇上命九卿詹事科道會議主稿者乃吏部也先生抗顏而談議論侃
侃某也賢某也不賢某地以某才爲稱氣昌辭直聲達楓宸從先生者
十常七八部中項欵稠雜倉猝未易清理或猾胥構通外吏朋比生奸
先生立燭其弊繩以重法縱百端關說必不爲之貸也有疑案則爲之
剖決有大事則爲之擔當有風波則爲之指定其中千迴百折謠諑多
端
皇上始終眷禮不爲浮議所動由平日清修精德素見諒於天下故也

每日雞初鳴即起盥櫛晨星方照入侍朝班過
皇上有所顧問則源源委委從容詳對
上見先生神采奕奕一日問曰趙士麟嘗服藥乎公即以平日補劑方
進嗣後遇大臣有微病者
上每曰趙士麟方極佳可服也先生體豐偉一人能兼數人之饌雖年
屆七十止如五十歲人又一日
上命侍衛近臣傳問先生年幾何飲食幾何先生具以實對康熙丁丑
萬太夫人年九十八以閏月計之足百歲矣先生啟奏求
賜御書百歲扁額
皇上喜動顏色傳
旨曰百歲壽母宇宙之元氣國家之人瑞也况出大臣家尤不易得所
請特允未幾
御書百歲二字以賜龍翔鳳翥日麗星明眞異數也銓署有藤花二本
爲先朝文定吳公覔手植如賢人凋謝則必先損一巨枝或本曹有降
黜之事則花葉先萎徵應甚驗先生因作銓署藤花記爲道賢不肖之
消長與大儒君子進退屈伸之故庶物有先召其機者今太宰孝感熊

公常於銓部之屏題鑑虚衡平四字先生乃作說申之其說汪洋浩衍足以垂訓萬古先生之爲銓部計至深且遠豈沾沾爲一日之計不終歲之計而已乎經史百家之書少而習之比老尚能成誦當出撫江浙文書案牘絡繹塡委先生隨事批荅洋洋洒洒援古證今不知者或以爲捉刀手也生平於濂洛關閩之學身體力行每闡發必有奧義其論敬也謂一念不敬心便放逸一刻不敬體便懈弛一言不敬言便招尤一事不敬事便取悔其沈着痛快如此又言學貴治心治得此心純理無欲遇父而孝遇君而忠遇友而信遇百姓而仁不可勝用矣又言聖賢之道盡於五經四書知之非難行之爲難暫行之非難持久之爲難也若實行不修徒喋喋於是非同異之辨何裨哉又言時時見有過可改時時見有善可遷學問方有長進聖人亦不過如此又言吾之氣須與天地之氣同其充塞吾之心須與天地之心同其廣大否則天地自天地我則與禽獸不遠又言官不論崇卑即一鄉一邑處處有無告者我能以保赤者保之一鄉得所吾道行於一鄉矣一邑得所吾道行於一邑矣故敭歷中外一遇利濟之事裨地方百姓者立見施行四十年湛恩濊澤不知凡幾或第以爲才氣過人不知實生平學力之所造也性

至孝痛先贈公一生艱苦顧太夫人又不幸早世銜悲風木畢世以之事萬太夫人曲盡恩禮問寢視膳昏定晨省自公退食則正容拜揖不懈益虔依依然赤子之孺慕也生平既博極羣書而蓄積蘊釀之久未嘗輕發會萬太夫人宿嫺文史日見先生承歡膝下命爲不朽之業先生唯唯自是以彩筆佐斑衣頃刻千言不假思索越甲戌乙亥丙子全集告成題曰綵衣全集著述之暇又復濡毫染翰出入於李西臺趙承旨之間時復摹石以惠後學今所傳讀書堂石刻皆是也每日公事畢退居私邸閉扉凝坐把卷悠然室內惟名花數本圖書數架丹黃燦爛筆硯爾汝門不通一雜客生平既攻苦文字薦賢選士每有獨見之明太業錢再亭先生舊常作令富春循良爲兩浙第一然以其一塵不染上官多意尼之先生心期相照首列薦牘舉朝翕然稱爲得人今錢公已大用矣性喜獎拔後進一行之善隻字之工莫不格外欣賞多方題拂所成就者不可勝計滇南遠在天末宦跡寥寥舊有會館一區轉售他手先生贖而還之加工修整寓居其內築金碧園以寄故土之思待桑梓極有恩意從滇南至都下者崎嶇萬里先生每振贍其所不足城南愍忠寺傍故爲雲南義塚明季御史趙公譔以罵賊不屈死滇人葬

之塚內先生春秋二季潔治牲牷率同鄉紳士肅拜塚下又別為設祭
總奠旅魂數十年如一日先生性嚴重人不敢以非分干之然當其瀟
灑絕羣與會亦復不淺每春秋佳日喜與二三同志命駕出遊藉草而
坐意有所托往往於篇什發之先生得子最晚然嚴於課讀家君就傅
後卽延請名流宿學課業精專故家君制義之文湛深博大自成一家
足以鐘鼓天下庚午領鄉薦丁丑成進士選授翰林院庶常丁丑臘月
朔日家君忽以急病卒於是先生傷心之痛遂有不可告人者矣未幾
一孫殤次年四月家孫公程又殤一子兩孫相繼殞絕先生摧心刻腑
痛不可言卽舉朝內外莫不驚惋歎詫謂公能活千萬人之子孫而反
不能自庇其一子二孫有是理乎於是秉彝好德公為祈子而以告神
之疏屬余與錢亮工先生為之戊寅五月朔建醮於前門關廟會者殆
及萬人今年四月先生偶有腹疾屢作屢止五月午日至滇南會館與
同里許燕公先生清談竟日淩晨而往薄暮而歸有戀戀故鄉之色次
日疾作伏枕不起至初八日寅刻翛然逝矣臨終唯以
國恩未報子職未終為念語不及私卽日治木入棺唯門生故舊視其
含歛嗚呼痛忍言哉時

聖駕南巡以遺疏達行在
皇上深加軫惜命所司具䘏典以聞特給祭葬自此豐碑馬鬣叨荷
恩綸若先生真可謂之有始有終者矣歿後唯圖書數百卷四壁蕭然家人輩至不能具朝夕聞者始而驚繼而歎終而心折公淸操勁節非齷齪輩所敢望也大中丞王阮亭先生謂公德業文章昭布天壤千載下尚奕奕有生氣公雖死固自有不死者在也蓋棺論始定先生至此有定論矣生於前崇禎已巳四月初八日亥時卒於康熙已卯五月初八日寅時享年七十有一先娶龔氏誥贈一品夫人繼娶李氏誥封一品夫人側室杜氏子一宸黼李太夫人出郎丁丑庶常先公二年卒余辱先生知最厚一觴一詠必命余從之公歿未幾而門下士有一操戈以相向者姻婭之戚有寡其室而掠其財者至謂公生平建樹無一可觀蚍蜉撼樹皆昔日之吐肺肝受拂拭於公者也文駒以文字之役蒙一顧於先生及此不為採拾則豐功懿節零落誰紀爰銓次其生平大事為行狀一通上之史館他日秉南董之筆者其必有取於此也夫康熙已卯十二月初一日甬江徐文駒謹狀

光祿大夫兵部左侍郎楊公雍建神道碑銘

朱彝尊

公諱雍建字自西一字以齋姓楊氏杭州海甯人補嘉興府學生貢入
國子監順治甲午舉順天鄉試明年乙未會試中式
賜同進士出身除知高要縣事充廣東丁酉鄉試同考擢授兵科給事
中轉禮科右給事中充已亥會試同考官再轉吏科左給事中進刑科
都給事中以疾去尋起原官內升以京卿需次田里復
詔入省食四品俸管戶科給事中轉禮科掌印給事中還兵部督捕右
理事官晉右通政使轉左歷太僕寺卿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充已未
會試總裁奉
召巡撫貴州
覃恩封光祿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三級入爲兵部左侍郎以母
年高上章乞終養
報可歸侍奉者四載旣免喪分
命修理高堰以勞成疾引還此公立朝持節在野之進退本末也高要
當廣右之衝制府駐節於是師行絡繹供億甚煩羽書一至徵民夫累
百動遭鞭笞夫遇點冊逃避吏胥縶之若牽羊犬納諸厠宇隙地凍餒
者多公下車未久歲除飲椒酒起曰民夫亦人子何忍使之露宿命徙

廊廡下兼徹酒饌給之失泥首謝有泣下者平南靖南兩藩王兼鎮南
海鹽穀絲麻輸官價百倍而縣境羚羊峽產硯遣其掾采石日役黃岡
村夫匠無算篝火入巖穴有失氣死者公力減浮費掾以硯奉公却不
受人或比之包孝肅云師中索榕樹條爲絡繩以燃礮火風雨不熄有
百夫長持軍符下縣徵解語不遜公坐而撻之泣告其帥帥愬之制府
王公國光王公語曰書生彊項廉吏方剛是不可犯乃杖百夫長薦公
于朝故事州縣守令歷再朞始預薦牘三年方報最其次給由量銓公
治高要甫一載就徵詢異數矣
世祖章皇帝召試者再授兵科給事中時
駕數幸南海子公首上疏請慎起居其畧曰郊原陟歷雖非畋游可比
然獸起于前馬逸于後驚屬車之淸塵不能無萬有一危之慮
世祖震怒宣公詣苑庭面數其罪公神色不動
世祖徐爲霽容尋備陳廣東八害大指謂委署太濫雜派太煩里役無
定例用夫無限數鹽埠日橫私稅日盈砍柴采木肆流毒皆切中時弊
且云以敝𢧐之粵民任兩藩王之公務爲力不支目今川貴底定合移
一王坐鎮其地斯則盈庭不敢置議者公以小臣新進獨奮舌及之既

而請南移鎮福建人咸謂公之啟沃上協
天衷者深也明季東南文士倡爲復社海內應之著錄者三千餘人其
後十室之邑三家之郵莫不立有文社莅牲以盟張樂以讌與者結路
人爲弟昆道不同則親懿視同讎敵凶終隙末靡所不有公上言朋黨
之禍釀于草野欲塞其源必先杜絕盟社得
旨飭學臣嚴禁焉由是士知閉戶讀書各敬其業公事
世祖歷三垣三載疏前後三十上嘗一日而上九疏於是臺省敢諫之
臣數浙人居多而輿論以公於天下事獨見其大羣推公居第一今
天子卽阼方在諒闇奏事者見顧命輔臣皆長跪公入獨立而語輔臣
以目送公曰此南苑上書諫獵者也自是奏事者不跪及復起掌刑科
印歲在甲辰冬有星孛于翼軫抵降婁公之同官有言此名含譽星爲
今
天子受命之祥非彗也公上言宋咸平初彗見營室明成化中彗埽三
台出天田入太微垣考其時或下詔求言或允羣臣言修省故不爲災
敢請
皇上淸宮齋戒力圖修省發德音下詔旨廣求直言詳詢利病有可惠

百姓者立賜舉行并飭內外文武大小臣工滌慮洗心共修職業則無
難轉禍爲福
天子以公從直建言可嘉
優旨答之遂赦天下公於天安門聽宣讀赦書是日接
御前發下紅本二獄囚當决吏銷紙尾進請抄發公曰昨頒赦而今日
行刑是
詔令不信于天下也紅本當封還同官皆變色爭言不可公曰六科以
封駁爲職古也吾封之咎吾任之不以累公等有
旨三法司再議二囚得不死用是直聲益震朝野公之出撫貴州也湖
北川東甫定道次銅仁無一卒之衞賊烽火迫城下官屬請避去公曰
銅仁黔地巡撫身任封疆去安之因命燔其後山開南門以待偵者賊
疑有伏不敢前既至貴陽疏立營制禁侵掠蠲賦稅省力役安集雁戶
俾有甯居師旋有約束不明者輒上章劾奏軍中號爲楊一本舊例苗
民長官謁見巡撫必鳴鼓角交戟支于門俾拜其下公曰無庸引至座
前問疾苦予以飲食土司咸輸服公之始至也貴陽斗米直五千錢公
請餉之章屢告輓運相繼士飽馬騰民獲宴安版圖既復翦其荒茅叢

篝教以耕穫比及三年芸鼓稻田遂成樂土
天子嘉公成績特
召爲兵部左侍郎公在行閒久諳習軍政西南徼將弁多拔擢以是入
贊中樞若明鏡無塵雖遠畢昭及歸養北堂晨羞夕膳而以粗糲自甘
遇簦笠舊友胸無水旱氷炭田衣山屐舍車而徒行道者不知爲一品
貴人也公之文學早見知于
世祖稱公所上章奏盡好文字迨巡撫
命下入謝
賜宴瀛臺舊例止予鞍馬甲胄而已公獨拜
命騎入東華門加賜白金五百兩表裏各十段以行
天子時巡公迎鑾三百里外
御書松喬堂扁俾懸于宅訃聞
賜祭葬如典禮公所撰有黃門疏稾二卷撫黔奏疏八卷政學編一卷
景疏樓詩文十卷自怡集一卷曾祖鸞祖萬年不仕考斌學官弟子均
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娶唐氏誥封一品夫人先公卒子男四人中訥
康熙辛未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加二級愼言戊午副榜貢生中哲國

子監生選授廬州府通判中吉歲貢生女一人嫁國子監生陸世壙孫
男九人守知庚辰進士淮安府同知餘未通籍孫女八人皆適士族曾
孫女二人尙幼公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夫人唐氏生于某年
月日卒于某年月日康熙丁亥十一月中訥等卜壤于縣治東三十里
湯家峴合葬公夫人于新阡先期來乞碑銘彝尊昔游嶺表舍館公所
於公爲老賓客知公爲詳念公一話一言必準于古從容以和和而能
介剛無虐簡無傲激不淸撓不濁其盛美不可得而具書特粗舉大綱
焉爾系之銘曰
監官漢縣左海環之百谷所歸曾不盈而篤生楊公文武兼資學原王
鄭書偕褚薛早貢成均如圭琢切名高淡墨柳袍是續牽絲奉檄百里
瞻言不畏彊禦不憚上官憂民之憂晨暮罷餐公之宰邑朞月而可
帝有恩言夙駕蔑舸入居八舍掖門之左袖書諫獵首犯逆鱗雷封雖
邊哀彼瘴人有言無隱有氣必伸息事甯人輕徭薄賦貧緣務絕朋比
用杜譬諸樹藝先去其蠹入告我
后敬天之渝星違其次修省是圖
帝曰直哉乃下赦書古給事中塗歸駮正降而結舌有順無諍公當疾

風草心尤勁謂赦既須決囚未宜封還
詔旨侃侃不阿法司服念出諸網羅臺諫陳言發部議事所司覆奏曰
毋庸議公斥其非儆于有位粵稽帝典納言命龍周有伯冏僕臣是庸
若三獨坐尤庶所宗
帝曰黔南寇虐未遏誕弄銀章俾撫天末公拜稽首爰辭禁闥邇者懷
之遠者綏之策我庶士張我六師犵童樊女烝然來思反側既安疆宇
日闢伐其棘荆播以黍稷乃亦有秋樂國樂國
帝眷勞臣入爲司馬衮衣遄歸薄言觀者公望公才舍公誰也今之仕
者莫有退心知進不退終焉陸沈公請養母孝思足欽天之報施於善
人厚子孫繩繩各佩章綬百祿攸宜克昌厥後既得吉卜神兮式憑丸
丸松柏秀于岡陵我銘以實
國史是徵

謹案原編有請停丈量以甦民困疏一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張公鵬墓誌銘 徐乾學

公諱鵬字搏萬別號南溟姓張氏世爲丹徒人祖考大紳祖妣王氏繼
潘氏王生士梅公考也誥贈中憲大夫通政司右參議妣韋氏誥贈恭

人公治春秋舉順治十七年鄉試明年成進士除内閣中書舍人遷刑部山東淸吏司主事康熙十五年考選擢第一授吏科給事中居諫職凡四年章數十上一日

上顧謂輔臣張某屢有建白一無所私當與内陞故未掌印卽陞光祿寺少卿前此未有也歷通政司右參議順天府丞提調學政二十三年遷通政司右通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尋

命巡撫山東二十五年

召爲刑部右侍郎其明年調戶部左侍郎兼管寶泉局印務進吏部明年轉吏部左侍郎會

太皇太后升遐羣臣公疏請

聖躬節哀公捧讀

上諭嗚咽流涕曰

聖孝超邁千古矣吾早喪父母賴吾祖以成立今吾祖亦已下世吾入宦兆域未卜不於此時乞假奉安先人魂魄將不可以爲人子孫於是亟陳情得

旨許歸里營葬時二十七年六月六日也踰歲

大鶴南幸公迎送甫畢遂廬墓側手自封樹積勞感疾疽發於背以二
十八年六月六日卒享年六十有三公爲諫官務持大體於
國家之事知無不言亦未嘗毛舉細故爲苛察之論先是漢軍在任遭
喪不得回旗守制公抗疏請與漢人一例以敦孝治又疏請寬官役監
守自盜之例依本律自是踰年不能償者得免妻孥入官流徙姦民略
賣人口遠至口外請設厲禁并追江甯所買男婦五十八人還其籍單
典廣開事例有人奴竄名選籍爲縣令除目已下公劾褫之他如纂會
典修明史蠲江右逋賦疏上皆施行其撫東也正已率屬不事操切於
民間疾苦訪求不遺餘力初入境會濟南東昌兖州三郡皆被災疏請
發常平以賑先量給以俟
德音之下活人不可勝計臨清倉米徵解本色重爲吏民累先是有奏
請改折者不果行公疏再上始得請青齊間有小清河者源於濼水而
與濟漯之水合流經章邱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以入於海蜿
蜒六百餘里故道就湮而水横決爲諸邑患曲防盜決格鬬無虛日訟
牒相仍公單騎按行斥豪强之占河身爲田者疏請濬復故道且建石
閘以備旱潦蓄洩青齊之民以爲百世之利先是公以中翰典試山左

至是益刻意樂育人材集諸生肄業白雪樓中親爲講解月課其文高下風氣日上此皆撫東善政之尤大者甲子
上南巡回鑾公始受事迎境上
上命公陪祀闕里禮畢還蹕行宮夜漏下數刻傳公入見奏對稱
旨翌日出
御筆臨趙孟頫書以賜公蓋公自諫官時受知於
上最深故撫東得以展其志其居刑部戶部及吏部皆多所建白陳義侃侃無所畏避
上方倚以大用而歸志已不可追矣公性孝友修內行三世同居至今苟可以濟物見義必赴郡有田沒於江潮民以逋糧被追呼公力言於主者疏請豁免歲錙銀千七百餘兩米麥二千五十餘石在都時順天府學爲旗丁及居民所蹈藉蕪穢不治有司莫能制及公爲提調請嚴加禁飭
上謂公實心任事
詔特褒之公丰貌俊偉慷慨世務掀髯抵掌傾其座人喜賓客然泛愛於同年中尤與余善憶辛酉之春有餉公介休羊羔酒者公招余共飲

時以歲饑展賑粥之期春盡當止而四方來就食者衆余語公吾儕爲
此樂溝壑中乃多餓者語未竟公立索紙筆草疏請五城粥廠宜且勿
停止其九門宜各設一廠以便疲癃老稚之附近就食者計人日食米
三合十四廠日各給米三石日計米四十二石可日食一萬四千人約
費萬餘金即可全活萬人其詞甚詳懇余乃浮數大白而起公坐以待
旦疏上下廷臣議遂設九門粥廠如公請公持論喜綜覈名實趨事赴
功翰林故事但序資遷轉以養恬退息奔競較倖之論自公發之余不
甚以爲然顧嘗以此戒勉同官
天子典學稽古吾儕盡職良不易何暇優游邑屋爲張公言是也生平
所著疏稿若干卷及他詩文若干卷號甯遠集藏於家元配淩氏誥封
恭人子一乃醫女五其三已適人一字一未字孫一作聖尚幼公疾革
遺書與余訣謂必不起余發書大驚未入懷袖而凶問已至矣乃囑將
以某月某日奉公葬於某縣某鄉之原使來乞銘嗚呼余何忍不銘銘
曰
今之諫官古遺直四年補衮舉厥職
帝用騤遷嘉乃績東方保釐任牧伯海岱濟河沛恩澤遂荒大東及鼂

繹再歷卿貳躋天官整刷銓法吏不刓耑歸其鄉歌考槃究其死矣奚

以悲古三不朽公庶幾誄德鐫功無愧辭

通奉大夫戶部左侍郎田公雯神道碑銘 周彝

公姓田氏諱雯字綸霞號蒙齋山東德州人公既踐職卿貳歷中外爲時名臣天下之稱之者不以其官不以其姓字而以其地曰德州先生云公少讀書不屑爲章句學年二十七成進士除內秘書院中書舍人歷戶部福建司主事雲南司員外郎工部營繕虞衡二司郎中所至有聲

天子聞公名

召見瀛臺者三遂

命督學江南江南文氣卑弱士子溺於通脫隱祕之習公至則磨礪劃削導之以騰踔變化俾士之有才志者遺棄凡近一以古人爲準的間試以詩賦爲之區別源流決擇高下江南文士知有古學自公始秩滿補湖北糧道到官未半月辦荆州兵糧六萬石

上嘉才公擢光祿寺少卿遷大理寺寺丞鴻臚寺卿旋

命巡撫江蘇公再官江南念民之隱入告諸疏如漕白米色採買顏料

挑濬京口河道酌減練湖田價停止蘆課辦銅皆鑿鑿有利益于百姓
而不爲空言奉
旨會勘河道與柄事者議不合未幾調撫貴州中途值夏逢龍倡亂武
昌聞曲靖兵譁於滇心念貴州界兩省一線孤懸勢且不支因晝夜兼
程以進道經五溪有土司某與夏逆聲勢相倚陰部署其黨將爲變倉
卒出見辭氣驕蹇公命從者手批其頰某驚顧失色請屏人語具
白所以公笑曰若無恐當以計定之即詭爲捷書遍張溪谷間言夏逆
授首狀甚悉百姓逃竄徒自苦檄令復業土司某因氣懾不敢動黔境
獲安初至鎮遠會久雨山水驟漲偏橋中斷不得渡居民相率攀緣入
山谷而軍餉爲典司者所侵蝕逾三月不發兵藉藉出不遜語公罄橐
質貸醵金以贍一軍及民之被災者事遂定苗狆家猖獗提督某移檄
會剿公力沮之痛戒有司毋虐苗生事先是苗民挾弓弩刀劍入城市
睚眦殺人莫可禁止公於通衢要津添設兵弁責令譏呵遇帶兵械人
即予杖不少貸境內肅清彝頃歷黔省出入深篁密箐間役夫相告曰
此地行旅得安驅無恙者田都院之賜也他若招撫番蠻王世爵上總
兵龍天祐誅川蠻阿所卒談笑指揮探取如囊中物暇則葺學舍購書

籍以敎黔之士子風俗大和相率肖公像奉祀陽明書院中久而弗替
公撫黔之三年丁丑憂去官服除
召還京師爲刑部左右侍郎又爲戸部右侍郎轉左鋤奸摘弊二部僚
屬及胥吏皆畏憚焉公之貳司農也銜
命視河塞六壩六壩既塞清口始通流無滯時
天子下明詔主用清刷濁之議諸大臣奉以從事得有成功實與公二
十年前會勘河道時所持論合彝曩時扁舟謁公於河上公披示洽河
原委貫穿古今指摘黃淮利病罔知公每事必抉其奧胸繪全河素有
確見也歲在壬午年甫六十有八即引疾歸里閱二年病篤繕疏上聞
皇上深加怛悼
賜祭葬如禮公生於明崇禎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卒於今康熙四十三
年二月二十三日享年七十於康熙四十四年二月十九日大葬於州
城東南陽谷店南原之
賜阡祖諱實栗州學生父諱緒宗順治壬辰進士浙江麗水縣知縣俱
以公貴誥贈通奉大夫刑部左侍郎祖妣于氏妣張氏俱贈夫人元配
馬氏封夫人子男五人長肇麗戸部江南司郎中次曼碩國子監助教

次合敬候選內閣中書次幼安候選知縣次中儀歲貢生女三人孫男十四人孫女七人曾孫男四人曾孫女三人嫁娶聘許皆甲族公著作等身歸田之後手自芟汰僅存今行世者山薑分體詩選十五卷古歡堂文集二十二卷黔書上下二卷長河志籍攷十卷皆一生經濟所寄非徒以文墨馳騁爲能事者顧宏麗淹博橫空恢奇一時讀之未易窺其涯涘彝辱公知至深且久及主滇試往返於黔訪公政績頗備宜嗣子肇麗於葬公之後十年不以墓道之碑屬他人而以屬彝也公性不喜隨俗俯仰聽其言淩矯峻拔粹然卒歸於正引掖後進唯恐不及平生孝於親友於弟信於朋友以及

主知禮遇之隆立身不阿之節有公自撰年譜及公之弟鹿關編修所纂行狀在故不詳也惟是學者誦習公之詩若文與新城王阮亭先生並兩先生皆山東人故以地名別之而黔之人士服教畏神方與王陽明先生一體俎豆文章政績皆可傳也敬舉而揭之於阡以昭示後世非獨吾黨二三子之志亦所以從天下之望也銘曰

田氏之宗興由戰功遂開七雄暨乎漢世杜陵蔚起經學之始矯矯先生山岳英靈武緯文經大江南北以教以育河流斯復黔山孔阻有貊

有虎掃除無所先生斯文聲名沄沄變化煙雲煙開雲霽澄空無際莫知所麗刻茲貞珉垂示後人千載恆新

席爾達傳八旗通志

席爾達滿洲鑲紅旗人先世居董鄂地方以地爲姓始祖曰黎克都巴圖魯子滿通阿遷居瓦爾喀錫地方滿通阿子倭赫費揚古爲席爾達高祖倭赫費揚古第四子曰伯燕始率所屬于

國初來歸伯燕子堯瞻以軍功授世襲一等阿達哈哈番官至福陵總總管兼佐領堯瞻子格禮官兵部郎中兼佐領年二十四歲從征雲南卒于軍即席爾達父也席爾達生而穎異有智畧兼通滿漢文康熙五年補太常寺贊禮郎十一年補佐領十二年正月以明習禮儀奉

旨以贊禮郎兼佐領仍在太常寺辦事授爲額外官十六年升太常寺卿二十三年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旋調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本年八月以原銜充

經筵講官二十四年緣事革職二十五年十一月仍授內閣學士兼太常寺卿二十六年升禮部左侍郎仍兼管太常寺事二十七年三月仍

以原銜充
經筵講官奉
命往甘州會同川陜總督佛倫將軍郎坦孫思克等查探厄魯特噶爾
丹竊踞和卜多地方虛實三十五年
聖祖仁皇帝親統六師往征噶爾丹席爾達隨
駕出征在正紅旗大營內參贊凱旋議敘加三級三十六年陞都察院
左都御史本年九月轉兵部尚書杜絕苞苴儉樸清謹
聖祖御書居貞素三字額其居第三十八年六月以兵部尚書署理川
陜總督事務本年十一月轉禮部尚書仍署川陜總督三十九年十月
轉吏部尚書兼禮部尚書仍署川陜總督本年又兼管西安將軍事先
是陜西私派甚重賄賂公行席爾達抵任察知其弊於撫臣奇貪案內
特疏條奏永禁屬員餽送言私派累民實由上司收受四季節禮欲除
州縣私派必嚴上司收受四季節禮之弊凡有里民人等告州縣私派
情由督撫即據實具題將州縣解任不許轉發本府行藩臬兩司親審
解督撫覆審具題兩司既經審出免其失察處分該道府若能于告發
之後據實揭報亦免其處分則上司自無瞻顧之私而私派革除小民

甯止矣臣因蜀秦積弊請將此一條勒碑各衙門大門前務期昭示遍
知垂諸永久事下吏禮刑三部議覆奉
旨依議席爾達卽通飭所屬勒碑永禁首先立碑總督署前言地方甯
阜端賴州縣清廉愛民培養元氣如州縣貪墨任意私派剝民脂膏媚
結上司以固其卵翼民有切膚之痛赴愬上司簠簋不飭反坐之條嚴
切箝制民口何患無辭嗟嗟窮黎惟有就死而已本部杞憂及之於撫
臣奇貪等事一案前車覆鑒剴切題請奉
諭旨勒碑永禁前項情弊本部分應首倡謹擇吉鳩工勒碑于督署大
門前昭示永久嗚呼潔已表率之本也眞實事業之幹也小民畏威何
如戴德多遺黃白何如清白踵事君子諒同此心凡百職庶司其相勗
諸是年四川打箭爐番人蠢動奉
旨將化林營參將移駐其地以資彈壓官兵渡爐河之西爐番狂悖將
修路兵丁殺死拆毀偏橋阻截官兵在木鴉等處抽兵欲搶奪沿河一
帶席爾達卽咨商四川提督唐希順暫爲巡防一面奏聞請
旨事下兵部議覆言爐蠻阻拒應行文商南多爾濟副都統阿南達令
其轉行王步忒達阿晋提將殺死兵丁拆毀偏橋之番蠻速行查拏解

送并令提督唐希順親領兵丁巡查固守三渡口不致截斷我兵後尾
如不將罪犯解送仍前妄行及侵犯沿河地方即行奏聞俟
命下進勦得
旨依議速行十一月席爾達疏言准四川提臣唐希順咨稱烹壩已被
爐蠻侵佔輒敢渡河不但侵犯擦道意在斷我官兵歸路又準四川撫
臣貝和諾咨據化林營參將李麟等詳稱將來取爐非三路進兵不可
三路齊進之外更宜另撥官兵一路由甯番一路由魚通一路由甯越
則渠魁亦可擒獻等語臣思爐蠻如此狂悖提臣唐希順已經親至化
林營汛抽調各鎮營官兵應否直前勦逐擒拏渠魁密題請
旨旋奉
旨著將荊州滿洲兵二千發往四川將軍莽依祿年老著鎮守地方副
都統二員領兵前去再著理藩院侍郎滿丕自京馳驛前往統領與提
督唐希順商酌行事這所發之兵每名賞銀二十兩整理器械到成都
之日其口糧酌量路程支給勿致遲悞其糧餉著巡撫貝和諾料理現
今應作何行事之處著唐希順相機而行勿致失機十二月席爾達以
爐番猖獗欲親往督師繕疏題請親領官兵進勦爐蠻奉

聖祖諭旨秦省地方緊要席爾達不必領兵前往未幾署四川提標中
軍參將馬爾植右營遊擊張自成相機奮勇擊敗蠻兵乘勝追逐復得
河東末威處墑二處地方捷
聞下兵部知之四十年十月以甘肅饑特疏題報得
旨加意賑卹旋報甘肅巡撫喀拜所報被災地方自西和至隴西等州
縣臣等已遵
旨賑濟再請緩徵明年額賦
聖祖從之是月奉
旨還京抵吏部尚書任四十一年九月以吏部尚書管禮部尚書事四
十二年九月湖廣提督俞益謨等奏紅苗煽亂事下大學士九卿議照
從前廣東八排傜人之例派遣在京大臣率前鋒前往調遣荊州及廣
西貴州湖南三省兵酌量招撫勦滅
聖祖諭曰滿洲兵所向無敵頃廣東僅發前鋒四十名八排傜人望風
投降今苗人一聞特遣禁旅自必畏而就撫若輩不如此示以利害則
地方百姓何能安居尚書席爾達原任川陝總督曾管轄兵丁紅苗之
事著席爾達同副都統圖斯海徐九如前往又準帶詹事府諭德覺霍

柘兵部郎中阿玉璽員外郞岳頼參領齊叩恩得爾亨葉成格等從行席爾達急裝出京謂兵貴神速且苗境多瘴癘當春難行于是星夜兼程直抵荆州將軍莽喀曰公疾馳來甚善第不宜卽赴鎭筸當暫駐此俟三省兵齊集再行如僅領鎭筸標兵不足勦撫席爾達言予昔任制府深知綠旗兵情形彼聞予疾趨鎭筸必速來赴若駐此待之彼必逡巡反悞進兵之機于是越一宿卽渡江總督喻成龍巡撫趙申喬提督俞益謨荆州副都統朱滿等聞之皆會于辰州席爾達謂督撫等曰予覽鎭筸情勢東南接黔西北通蜀我率大兵進鎭筸貴州提督率兵自東南來苗必不敢迎拒當從西北遁蜀今遣九溪副將韓永傑長沙副將高一靖率所部兵由乾州往崇山衞以扼蜀道則苗無遁所且可壯黔兵之威衆稱善苗果欲趨蜀聞乾州有兵乃懼而止席爾達以山道轉餉艱難宜將糧餉運至鎭筸乾州爲備屬巡撫嚴加催督於是師行糧食不匱旣抵鎭筸席爾達念苗民三百餘寨豈皆無良但盡行撲滅非所以體
皇仁也姑懸示以諭利害令彼悔罪執首惡投誠苟或抗拒再行進勦未晚也于是遍示諸寨降者絡繹然遠寨猶觀望不至同事文武大吏

皆謂宜以鎮草爲界或勦或撫即此可以勾當公事無爲深入苗境席
爾達言吾受
聖主隆恩當竭誠盡力倘畏難避險潦草塞責異日何以瞻仰
天顔況予鬚鬢皓然蒙
皇上擢爲尙書授以三省兵符豈肯復惜身命務必深入苗境遍閱苗
地令其誠心輸服清查戶口編入版圖如有抗違務盡根株以揚
國威斷不敢諉
君上要虛名也遂統領諸將由遞糧坡直入或言遞糧坡山險道狹騎
兵難行當南由鳳凰營其地稍平席爾達曰南路雖平苗性狡猾必豫
阻塞須出其不備從遞糧坡出苗穴之背事方克濟巳聞苗果塞鳳凰
營路不備遞糧坡忽聞我兵深入大驚各退守巖寨席爾達謂衆將曰
天星寨苗所恃以拒守之要地也當破此寨爲先我軍需犄角立營首
尾相聯乃調貴州提督李芳述駐兵天星寨西池河營龍蛟洞兜沙葫
蘆寨諸處副將韓承傑高一靖永順土司彭宏海駐兵天星寨北亞保
大塘諸處廣西提督張旺鎮草總兵官雷如保靖土司彭新駐兵天星
寨南打狠寨馬鞍山諸處而親率副都統圖斯海徐九如荊州副都統

朱滿總督喻成龍巡撫趙申喬提督俞益謨等駐兵於天星寨東樣木營上馬冲遞糧坡白菓窩諸處四圍堵禦苗餉道俱絕復遣衡永道張仕可往撫苗抗不服遂自樣木營移至龍蛟洞瞭見諸寨調遣指揮實得形勝苗人見招撫諸示又知我師據其上游于是先後來降者共三百有一寨其餘數寨未下眾請發兵勦滅席爾達謂行師之法當以計取未可輕舉今當示苗以怯乃下令軍中掘壕築壘為久困計三日壕壘成因密語諸將曰天星諸寨不降反肆不遜葢自知罪重併力拒我今見我治壕壘彼必以我為怯將怠而散我速整兵齊力進勦當一鼓盡滅于是令俞益謨攻天星龍蛟洞排陸梁等寨李芳述攻糯塘山上葫蘆下葫蘆兜沙等寨張旺攻馬鞍山打狠老王山等寨雷如攻毛都塘老家兩頭羊眉梁齊都樹等寨自同圖斯海徐九如朱滿為救援諸寨懸崖峻嶺溝深不測竹木盤結莫辨高下苗伏叢箐潛施礮弩我兵不能進乃遣敢死士攀緣蘿而上奮勇向敵遂大敗苗眾斬首千餘級擒男婦獲輜重無算諸苗竄入各洞仍恃險堅守席爾達親冒險阻統眾深入逼之苗悉登天星寨憑險不服寨高數百仞苗人盤折而上斷處則以梯相引既渡即去其梯寨形下隘上廣無可攀援苗見我兵圍

久乃登埤號呼言吾寨殷富有田可耕有水可飲實無恐且以鮮魚投下曰此物且可得何物不有久圍無益也席爾達曰賊所恃者水我當奪其所恃于是周遭尋覓見山有流泉苗人于山腰密樹內以長綆汲取乃于隔山横崖絕其水道旋于小天星寨架火礮攻之苗窘甚請降乃遣護軍參領齊叩恩璩成格等登寨驗其誠許之苗地悉平初永順土司彭宏海保靖土司彭新詣軍門自陳罪狀且言平時不能約束苗人致犯邊疆願引大兵前進効死報恩席爾達許之至是搜勦大得其力逆苗既殲其從前降苗三百一寨皆羅拜軍門感不殺之恩願供糧役剃髮解鬟呈戶口冊籍席爾達宣布

天威諭令永爲良民且使盡釋兵械諸苗各繳刀杖咸願棄戈務農扶老攜幼獻酒食者羅列道旁慰而遣之四十三年正月疏報招撫紅苗三百餘寨惟天星等十五寨苗子不順臣同湖廣提督俞益謨等率兵於康熙四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從報本營抵龍蛟洞圍天星寨自十三日至二十三日陸續搜勦斬首千餘級餘盡納降又議添設防汛官兵乾州添設同知一員鳳凰營添設通判一員鎮筸道員請永遠駐劄鎮筸並奉

諭旨允所請本年三月事竣回京繪紅苗圖具奏在吏部益著風采公
望屹然
聖祖御書凝重剛方四大字賜之四十五年正月
命仍兼管太常寺事是年卒席爾達署川陝總督善政甚多軍政計典
舉劾必公課士勸農滅火耗鋤豪强訓練營伍恩威並用而禁餽送賑
饑荒其功尤大
內召之後秦民建立生祠以誌去思碑文傳送道路稱爲名宦云

郭世隆傳 八旗通志

郭世隆字昌伯號逸齋漢軍廂紅旗人世居山西汾州府孝義縣順治
元年
國家定鼎燕京時流賊未靖世隆父洪臣避寇于汾陽之上達村二年
赴京師投誠授世職牛彔章京始隸旗籍以戰功累官至湖廣道州總
兵官內調本旗甲喇章京從征滇黔豫楚等處得功甚多十六年同官
兵敗海寇于江南康熙三年卒四年世隆年二十一循例襲父世職八
年
詔簡選八旗才能官員世隆入選授禮部祠祭司員外郎有

旨查大內西庫所存明代書籍官板擇部院官通曉文理者任其事世隆與焉偕同官校勘訛缺閱二載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性理大全文獻通考等書共五十七種皆刊正工竣稱
旨賜官錦內紵十一年恭奉
聖祖仁皇帝諭禮部舉行耕耤禮著詳定儀注具奏事屬創舉莫敢執議世隆尚在西庫校書特擧同本部與同官考稽故事斟酌時宜三閱月而儀注奏上擇日告祭先農壇自推耕獻胙以至筵賚禮成
聖意嘉悅未幾通州有牧馬之役
特命世隆董其事數月馬匹蕃壯十二年冬逆藩吳三桂反
聖祖分遣諸路大兵南征世隆以部郎領夸蘭大職從甯南靖寇大將軍順承郡王勒爾錦赴湖廣進勦十五年於荆州虎渡口過江賊眾披靡盡棄輜重焚壘而遁十七年吳逆死十八年攻復楚黔二十年抵雲南吳逆孫世璠自殺西南底定世隆在事著有勞績師旋敘功注上考二十五年陞監察御史先是直隸巡撫于成龍入覲奏
旨問所知人才成龍舉世隆以應
聖祖因召對敷奏移時遂授御史舊例旗分御史由郎中推補惟世隆

以員外超遷甚異數也二十七年戊辰
福陵享殿銅網被盜盛京刑部誣指名拜三者比盜大祀器物論死其
弟叩
闕訴寃
詔世隆同御史海珠乘馹往勘廉得其實出拜三而坐誣者罪復
命俞允隨上三疏一劾盛京刑部私和人命一請裁汰冗員一請嚴禁
私創人蔘並奉
旨報可未數月超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是歲有陝西鞏昌府民沈
大璧控知府婪贓銀累萬世隆又奉
命入秦會同督撫赴鞏昌審理旋按其貪婪欵迹得實依律擬議鞏民
如出湯火至其所受歲時生辰交際禮物屬員應有與受之坐知府在
任七年其間陞遷更變不下五十餘員盡罹法網實爲滋蔓因引抑勒
不坐之律槩予寬貸並奉
俞旨二十九年有知府孫鏞叩
闕首告福建巡撫張仲舉先往讞者不能無欲并繫六郡守于獄牽連
五十七州縣悉議黜革七閩譁然世隆復奉

命偕戸部侍郎阿山往審平情研訊盡得府縣之冤先釋各官囘任徐
以應得罪之員定擬具奏奉
旨依議中外允服故事漢軍學士皆不兼館職世隆入閣之次月卽充
政治典訓
大清一統志
三朝國史三館副總裁官皆出自
聖祖特簡尋以刑部律例冗雜難於遵守
特命世隆與吏部尚書蘇赫等爲
大清律例館總裁官入參閣務出詣四館盡心區畫向例章奏隨時批
荅有稍涉疑似者摺票簽存內閣以次彙齊滿學士一員抱牘隨大學
士宣奏節畧請
旨裁定謂之啟奏摺本世隆係漢軍學士每同滿學士輪奏
天語垂問奏對詳明直隸巡撫于成龍奏禁鳥鎗火器下部議咸謂當
如所請
聖祖以部議示大學士亦以爲可世隆獨謂禁鳥鎗則守法者不得資
防禦之利若强梁者雖禁亦必陰蓄臣不敢從衆議

聖祖嘉納之遂寢巡撫之奏世隆以學士獨異衆議同列皆以爲難是
年卽奉
特旨補直隸巡撫陛辭之日
聖祖特諭凡接任好官者難接任庸劣官者易于成龍居官甚好繼之
者好名難得爾係有才之人當勤謹竭力而行世隆感激
聖祖知遇益思竭圖報稱三十年辛未厄魯特噶爾丹蠢動于口外
聖祖發禁旅十萬分駐宣府大同秣馬以待進勦兵部移文巡撫預備
軍需大兵以二月初三日起程而部咨於正月二十九日夜始到世隆
卽集僚屬議之各官莫知所措僉云兵馬十萬日用草豆千萬口糧千
石非一時一處可以卒辦宜派之八府令按分數運至軍前世隆謂時
有緩急事有經權豈可執一而論今大兵於四日內北發而部咨此時
始到所需軍儲卽飛檄順天一府星夜運往亦不能及若派之八府不
但貽悞可憂苟下屬奉行不善此後非數百萬金不能濟事民何以堪
亟宜精選能吏數十員支與庫銀五十萬兩用飛車裝載於明日起程
計初一日可至涿州初二日可至居庸關初三四日可至宣府其至宣
府之時爲大兵啟行之日大兵非十日不能至以此十日分頭採買可

供大軍一月有餘其後不啻駕輕就熟矣惟採辦之項不可愛惜其費商民悅來必倍平昔俟米豆草束雲集則其價自平雖有墊賠可徐議公捐也是役兵屯七十餘日草豆米石不少貽誤不擾地方八府民人深感其惠京城巡捕三營將弁向無專統部科及提督鎮撫皆驅使官兵疲于奔命而職守不專反借為規避地世隆因

陛見面奏請歸九門提督或一旗都統管轄

聖祖甚嘉之命隸九門提督兼轄著為定例是年直屬秋禾歉收

特命世隆往各處勘明動帑賑濟并議作何積貯以備歲凶世隆減從遄行其被災窮黎有男婦呼籲不忍見聞者隨散所積之穀計口大小給以四月之食民樂更生仍遣官分查各州縣除稍有積蓄及貿易傭工可以自贍外其家無顆粒必待賑濟者通行計算按州縣大小人口多寡將闔屬積貯扣四月之食以備賑再存一倍為青黃不接之需餘皆減價平糶以通市肆且寓出陳易新可作久貯之計疏入

聖祖嘉獎不已三十一年二月又疏言永平所屬及豐潤玉田等處去歲薄收米價騰貴奉天地方屢登大有頗稱豐盈請

敕山海關監督許令肩挑畜馱者進關轉糶得

旨允行三月奉
聖祖諭渾河堤岸久未修築各處衝決河道漸次北移永清霸州固安文安等處時被水災爲生民之憂可詳加察看估計工程動正項錢糧修築不但居民永遠有益貧民藉此工程亦足以贍養家口世隆疏言固安永清之北係渾河故道向有舊堤長七十二里今河雖移徙而米各莊以北每至衝決固安永清所屬田地常罹水患此堤不可不修但此處地勢北高南下若舊堤一修北水無歸則堤北居民仍受其患查永清東北向有舊河一道長五十四里因年久淤塞所宜深濬使其順流歸海至固安北及沙垡等處各爲渾河正流綿亙四十餘里瀕河悉屬沙礫即使成堤難免衝潰應令地方官飭附近居民不時疏濬隨奉
俞旨三十二年二月
聖祖自十里鋪乘舟往苑家口中途登河堤覽閱堤工
召世隆諭曰朕觀霸州所屬苑家口迤西舊堤傾圮處甚多今渾河泛溢西邊衆流出水之處又復窄狹其勢直衝南堤倘有潰決則大城文安等處必受水災殊爲可虞爾可詳加料估動正項錢糧加增因築以防水患三月世隆疏言臣欽遵

聖諭至苑家口迤西舊堤逐處詳勘堤岸之北率多侵損原基若止將堤南培厚猶恐浪搖水撼易於頹壞應于堤北加樁填埽實以方土庶堪經久又疏言眞定府路當孔道地方遼闊比紫荆關副將移鎭眞定改爲眞定協卽于各關營內酌量繁簡抽調馬步兵丁一千四百名併眞定原有兵六百名足二千名歸之副將統轄應設左右二營守備除眞定營守備留用再以龍泉關守備移駐應設千總四員卽以眞定營千總二員留用再以紫荆關千總一員移駐外另行添設千總一員應設把總八員卽以眞定營把總四員留用外另行添設把總四員龍泉關參將移駐紫荆改爲紫荆關參將眞定營遊擊移駐龍泉改爲龍泉關遊擊疏上悉

俞所請是年又奏改宣府鎭爲宣化府分編八縣宣府者明之萬全都司也惟保安延慶二州設有文官其十衞七十二營堡皆守備千把總兼理民事雖分駐府佐四員不過稽查逃盜徵本轄之糧米而已一切刑名錢穀驛站等務皆總統于鎭臣民頗苦之因請改萬全都司爲宣化府析置宣化懷來萬全赤城龍門懷安西甯蔚八縣設守令佐貳首領儒學等官裁各將弁歸補營伍武臣頗爲流言搖撼世隆親行巡勘

宣布
朝廷恩德軍民悅服如登衽席至今稱便焉三十三年四月疏言霸州等處田被水淹皆由子牙等河堤岸衝決未修之故查大城縣趙扶村之南堤及龍王廟堤青縣楊村堤起至東子牙堤止雄縣蒲淀五官淀之東堤俱單薄不堪應行修築得
旨如所請直屬眞定府贊皇縣之西有大峪名子午套介于直隸山西之間峪外四面懸崖攀援莫上峪口鳥道羊腸不容人馬惟亡命者捫蘿附葛旋轉二十餘里而入其中綿亙可二百里廣二十里貫以河流一線源出五臺縣兩涯可耕無水旱之虞盜賊潛伏其中出而剽掠入則耕作叢奸積弊官吏莫能究詰順治十二年總督李蔭祖招撫渠魁李孟等千餘人尚有餘黨未靖依然盤踞久之河流中斷不復可耕遂出峪旁黄連坪等處橫肆劫掠當事者每以地方兵力單弱徵調維艱因循苟且莫能禁詰爲直省民害者五十餘年世隆偵知其詳題請將紫荆關等處之兵調二千於眞定屬縣分駐防守尤重贊皇一縣撥兵數倍他所使人入峪諭曰今已發兵臨境勦滅爾等苟有知識卽出就撫不惟可保身命亦可因此出而効力爲進身之地於是諸不法之徒

咸願輸誠以聽驅使爲首馮魏二人隨使者出詣轅門世隆釋其前罪
給以劄付使周防各地方後皆就其縣著籍爲良民是年督修潞河堤
工告竣
聖祖駐蹕周覽天顏甚霽
賜御書端方二大字匾額三十四年陞任福建浙江總督兵部右侍郎
仍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陛辭日陳奏海防諸務
聖祖訓諭移閩賜大蟒朝服暨弓矢等物星馳赴閩行次杭州聞百姓
罷市十餘日云因浙省鹽法原有老少背負小票與大引並行以贍無
産業貧民課隨時上而價較輕市賣亦不致壅滯大引富商謀禁止之
以專其利賄科員條奏云小票盡改爲大引歲可增課六萬餘部覆請
下其奏于督撫議覆窮黎聞之驚惶失措會聚仁錢等二十二縣數萬
人于省城日環官署號呼當事以威制之因鼓噪罷市閉門已經旬矣
世隆至集闔省官吏商之猶有以增課爲言者世隆笑曰
朝廷痌瘝民隱每遇災荒蠲租賑粟嘗不下百萬兩豈肯因六萬之課
絕此無告之窮民耶遂曉諭眾民各回安業不可聚集生事當俟覆奏
爲行止必不苦汝等於是眾皆解散世隆遂執議會同巡撫題覆依舊

兼行小票至今無改閩省濱大海二千餘里島嶼錯雜逋寇出沒其中
爲商民害久矣自海逆鄭克塽降後要區猶設重兵巡防戰艦在所必
需舊例三年一修越九年再造以初造發營之年月爲差等於是修船
之役歲歲滋擾日久弊生甚且每當修期武弁趣有司斂金與之即濫
出收船印領習成故套又以部撥修值不敷輒派取民間倍入中飽所
派不下二三十萬兩世隆訪知其詳遂委員通查修造諸艦大率外加
塗飾中多朽腐無濟實用因思營造果堅至三年修期即以部直修艌
有餘何至朽敗速而費無底止乃檄行衆有司相商公捐俸資預辦材
料匠工以次調各營船至福州之福港委幹員董其事剋日興工每旬
親臨相視指示要畧首尾一年戰艦煥然工速而費廉遄發巡防仍大
張曉諭明示止用部價已足修理之用嗣後不許派累民間遠近奉爲
成法至今兩省士大夫商民無不交口稱頌者三十六年遇歲歉收富
室大賈閉倉以要高價於是繕疏請蠲賦並請動帑二十萬委官糴米
於江浙由海運至閩平糶閩省賦稅不敷兵餉歲撥他省銀協濟一遇
倉卒率無以應請即將平糶帑銀存貯司庫以備不時發給皆奉
俞旨閩俗好鬼家奉五帝會區一隅有祠七十二所計一歲之中作酒

社戲場三千餘部其他香幣牲牢之費無算世隆莅任即行禁止言百姓競祀五帝於禮爲僭其神又名五顯是淫祠也三十七年一賤隸稱五帝附身大言欲遊江南爾民須造船二百隻供應一時愚民互相煽惑傾城倒巷計口斂錢尤苛刻孕婦派銀倍之其船雖以紙爲之而綵繢鮮新帆檣鉦鼓几案簾帷種種備具每船約費銀三四百兩迎神送神鼓吹塡咽闔境若狂莫可禁遏世隆密飭轅役緝造言賤隸發有司鞫之盡得其妄因加嚴創并行各屬令速毀其祠或曰江蘇湯巡撫曾拆淫祠先經入告今獨不循舊例耶世隆謂祠非奉
敕所建拆毀以正淫俗乃職分當行何必張大其事即檄各州縣拆祠毀像永行禁絶距省城八百里有山祟奉五顯人遂稱爲五顯嶺廟貌之麗甲閩中是日臺符未到野火自起與會城諸祠同日灰燼人尤奇之皆謂邪不勝正捷于影響云是年
聖祖親總六師平定漠北凱旋世隆具摺奉賀
温綸敕慰并
賜御書凱旋詩扇一柄淸字親征方畧一册奉
聖旨令將軍副都統等官得知世隆隨鋟板宣示使海隅文武臣工皆

得仰窺
神武布昭永清沙漠之槩焉先是浙江巡撫奏開鼓鑄制錢屬吏奉行
非法減錢分數謀將輕本射重利於是私鑄者蝟集每錢不及七八分
壅滯不行貿易者鬬爭搶奪三十八年自杭郡延及嘉湖甯紹一望罷
市投狀者至毀巡撫轅門碎藩司公案穢言辱罵官吏莫知所爲是歲
聖祖南巡世隆以迎
鑾赴杭甫抵江干萬人迫愬輿擁不行訊得其故乃諭之曰此事非一
言可禁亦不能一時見効官爐已鑄二年出錢不下千百萬貫私鑄者
隨之爲數倍多我意且將官爐停鑄所有小錢發銀收買爾百姓仍揀
擇舊錢交易以漸消磨其重大者自然入市矣於是民皆歡呼叩頭而
散次日給發庫銀萬兩設兩廠收錢市肆帖然甯靜封爐之頃有以未
經奏聞爲慮者世隆曰是不知事之緩急膠柱鼓瑟之論也指日
法駕臨杭萬一小民羣聚叫鬧斯時執事者何以解散之恐所關甚重
不止衝突儀仗之嫌況
聖仁如天靡遠弗照豈以奏請稍後罪我輩哉遂竟行封因隨至江南
之無錫於道左迎

駕顧問移時扈行而南
特賜上用緞東珠夏帽貂裘銀鼠褂及人葠等珍物數十種又
賜御書岳牧之任四大字匾額及
御書臨米芾淨名齋記一卷臨米芾閶門舟次詩綾一幅耕織圖二册
淵鑑齋法帖十册至蘇州面奏請改貢物折色言往例各省本色物料刊載全書因本地所產徵解交部益古昔任土作貢之法但今昔異時水土變遷往往昔有今無當事者惟按籍而求以足歲額日久奸生官吏恣其營私民人苦於奉公竊見都下爲四方總會山珍海錯無不畢集較之出處購易而值平於是領解微員率由掾吏得職媚于弊竇但勒取本地高價輕齎入京購納事不難而獲利饒請行更定除京師無可購取者仍令各地辦解本色其凡有可貨買者令照全書額價徵解銀兩以杜叢奸
聖祖命繕疏以上疏入
特敕該部將各省本色詳明造册呈覽凡應解本色應解折色者皆
聖祖御筆親註計減天下徵解本色十之七十一月疏言浙江鄞縣沿海田地向藉塘閘禦潮今塘閘被水衝倒決去田地一千七十餘畝其

額徵銀米請永行豁免
特旨從之四十二年移督兩廣廣東北阻層山南濱大海東自南澳迤
西至安南界連延五千餘里瀕海島嶼難以呼名紀數逋誅作奸之徒
往往流毒商民劫財殺人官兵不能立擒有司望洋歎息更查年來提
防粵海之師甲天下而小大蒙蔽恣其披猖乃先調取水師各弁問其
船則曰朽爛無用矣問其兵則曰登陸分防矣蓋水師戰艦自二十八
年發營以來從未修艌船既不可居則不免分駐內地以遙作聲援所
以海面賊舟得肆行無忌於是委能員詳查各口岸緩急情形繪圖呈
核盡知其要七月疏定廣東營制言粵東自南澳起經碣石鎮與虎門
協接界止海面幾二千餘里守汛遼闊今應將遙對南澳之澄海協添
設船隻與南澳對峙巡防又海門一所最為緊要應改為海門營移達
濠營遊守千把駐劄於此分防廣錢二澳達濠營亦係要汛即移海門
所守備改為達濠營守備至甲子二所乃險要海口從前止千總一員
今應將鎮左營移駐甲子所與碣石鎮聯絡防守又吳川營隔海百餘
里有硇州一島宜設立專營龍門協屬之乾體營名為水師向駐于陸
地可歸併廉州營將乾體營兵分白鴿寨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

員統之駐劄硇州改爲硇州營白鴿寨徑以千總領營照舊管束平海大鵬一所至順德地方外有香山虎門二協內有省會之兵應裁去順德總兵官止留中軍遊擊改爲順德營其鎮標左營改爲平海營右營爲大鵬營下部議行於是分設要害捐資委員往廣州暨閩省督造外海內河戰船三百餘艘配兵出洋搜擒一敗賊于泥滻再殺賊于安海三擊賊艘三十餘隻于瓊南共陣斬生擒五六百人於是賊勢衰息奔竄于安南之江萍復勒勁兵追殺賊計窮蹙遂相率投誠前後二千有奇船隻軍器收獲無算嗣後南溟半萬里未有以劫奪聞者粵省自順治初年以軍麾未靖分遣藩王駐防一切儲需多問之民間於是有均平之設然其雜派倍于正供追呼之擾相仍平民疲于應付豪猾因緣爲奸借曰均平實則不均不平世隆核算每年約有三十餘萬無名之征於是召僚屬諭使力爲革除人懷雞肋之戀支吾抵飾經年無定論世隆毅然揭示列欵通行禁革官吏有仍蹈故轍者隨訪實指參數員寘之于法於是州縣肅然粵民咸赴轅門焚香叩謝並求立碑各州縣門以垂永禁世隆依所請行又粵省地丁之外有糧米二十餘萬石皆購本色以供軍糈緣全書載有折徵數目每石徵銀自五錢至二兩四

五錢不等葢明代相沿之數然輕重徑庭並無定例四十餘年每至部
駁因遵照全書徵銀以七錢爲採買之價餘銀充餉計歲得羨餘七萬
兩有奇其議已行三年矣然出入收納曲折既多加扣不少遇旱潦則
商賈裹足而民人束手致誤輓輸且民間有米賤賣以輸之官官司收
銀遠糴以給其兵賠墊無由抑勒不免官吏軍民交困折徵甚不便世
隆晝夜精思詳悉利弊繕疏入告求復徵本色停徵餘銀疏入
聖祖面諭九卿問粵人之爲京官者僉以爲至當遂得
俞旨卽揭示所屬照收本色不特歲省銀七萬餘兩少紓民力亦於秋
成可供待哺之兵是歲
賜御書千葉荷池詩扇一柄
御筆硃批有廣東溼熱得此清明之風當愈加少壯之語四十六年以
賊犯蔡三十三案部議嚴切奉
旨解任世隆去粵官兵士民夾道焚香攜持哭送津塗爲之壅塞世隆
再三撫慰始得解纜方屆上元鄉城數十里罷不懸燈焉時
聖祖以閱河南幸世隆兼程趨進跪迎于蘇州
天語詢問年齒顧謂左右云誰謂渠老邁步履如此尚壯健矍鑠葢有

諳言其年老者也隨奉
旨令扈從
聖駕還京未幾卽補授湖廣總督世隆念湖廣本產米之鄉賈人輒貪利竊買轉賣他省米價日高而民多乏食於是首禁盜糶務令米價常平又楚省錢法不行雜以私鑄小錢擔負小民奔走終日不足餬口乃嚴禁私鑄兼用往歲在浙中收毀小錢成法倡捐萬金收買傾銷聚銅變價再購再毀數遷轉間而私鑄無存民得資生湖南萬山盤錯苗人數出擄掠世隆輕裘親閱塹寨相度情形移置營堡凡再更寒暑部署悉定可爲法守四十七年十二月條奏防守紅苗二欵一沿邊安設塘汛已經周密惟盛華哨起至鎭溪所一帶山高箐密難於瞭望應於鎭草官兵內酌撥八百名另設四營分駐每日派官一員帶兵五十名遊巡設有奸宄可以卽行追捕一舊日苗來內地生事民往苗叢被劫今以塘汛爲界地苗除納糧買賣外不得擅入塘汛之內民亦不得私出塘汛之外違者各照例治罪并將地方官員處分再內地奸民與苗人結親往來勾通不可究詰嗣後如有前弊應斷離異仍按律定罪永行禁止地方有司亦坐以失察之罪疏入奉

旨依議漢口鎮失火自薛家嘴起綿亘至鐵關止被災者數千戶死傷
無算災民露處世隆惻然不謀諸屬吏不動支倉穀捐俸賑濟瘡痍以
起四十九年冬內陞刑部尚書聞
命星馳北行武昌城為之罷市攀留不獲瀕行鹺商集積年舊規八萬
兩為贐峻卻之入京進覲會湖廣新督鄂海同陛見
聖祖顧謂鄂海云郭世隆任督撫二十年所至為政清靜無一點瑕疵
今特陞正卿爾服官宜效之毋負朕訓旨也在部勤慎靜重各司郎官
定稿說堂從無疾言遽色同官亦推服蒞刑部未及二年以前任失查
流民陳四一案部議革職五十二年恭遇
聖祖萬壽六十誕辰覃恩復還原職與宴暢春園
聖祖親賜法醞顧謂眾大臣曰當年挑選才能之人僅有凱音布郭世
隆二人而已慰諭周至嗣以衰老退居涿州每歲水圍必趨迎
聖駕
聖祖問為何不著仙鶴補服回奏尚書二品無宮保銜例不得著
特旨准著仙鶴補服五十四年
賜御書農民苦行詩扇一柄眷注存問不衰世隆明習

國書曾繙繹五經及日用名物象數彙成卷帙今坊間刊行清書大全類書等率多取材世隆所纂又著有奏疏二十卷及評閱史記通鑑並存于家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卒年七十有三子十四人俱登仕籍雍正二年崇祀湖廣名宦祠

兵部尚書范公承勳墓表 方苞

公諱承勳字蘇公瀋陽人大學士太傅文肅公第三子也文肅公既為國宗臣而公伯兄為都統仲兄忠貞公總督浙閩並以賢能早歲秉節鉞上益材范氏子弟公年二十四以蔭補工部都水司員外郎凡再轉五遷而至兵部尚書吳三桂反公以吏部郎中督譚宏進征軍兼轉楚餉宏死監鎮安將軍噶爾漢軍及滇平常在軍間還補文選司郎中擢內閣學士尋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踰年遷兵部左侍郎總督雲南貴州三藩播亂吳三桂勢尤猖獗王師入討常與賊相持黔粵間首尾八年公私凋敝而賊竄穴南中歲久雖撲滅脅從反側多蠹居山澤故上於方面之任尤重且難之先是忠貞公在閩既死耿精忠之難都統

開復襄樊復以疾卒於軍而兩江總督于成龍之卒也
上諭九卿更有如成龍者具以聞僉舉陸隴其等七人而公與焉故公
至粵西未期月而有滇黔之命以爲非公莫屬也公至首裁六衞五所
併歸州縣逃亡漸復時起發賊標下親軍入旗衆多偶語公請就本地
安插拜疏郎官其一二著姓餘編籍補伍
命下數千人環泣曰吾子孫世保故土皆公賜也湖北裁兵夏逢龍叛
聲連六詔時滇以鼓鑄壅積錢給兵餉之三衆不便會左協移鎭尋甸
之兵鼓譟縱焚剽省兵欲乘釁而起公偵知其謀夜捕百餘人晨出奏
天子賜節斬十三人越日尋甸縛始禍者以獻鞫斬八人事遂定疏入
天子詔諭褒嘉公因請能鼓鑄魯魁山賊二百年爲環境害至是就撫
官斥藩莊核其價省民間溢費二十餘萬金在滇九年所祛蠹弊甚多
而淸鹽筴不得按戶抑派酌道里遠近定支撥軍餉條例吏不得巧法
扼民至今賴之康熙三十三年遷都察院左都御史行至貴陽改
命總督江南江西公治滇黔興利除弊若日不暇給發姦糾暴法立誅
必及移兩江則專務淸靜以與民休息其爲政識大體不爲小廉曲謹
以釣聲譽而設心措意一以厚下恤民爲本歷三鎭奏免民賦者五齡

陷賊州縣所失貲儲無算駁正漕督誤題入額徵者一歲祲奏發米穀九十三萬石有奇賑餉有先發後聞議有格而復奏至再三
天子鑒公之誠無不特允所請者其鎮滇黔入覲密陳六事其一土苗不宜縱逞時黔撫衛既齊以捕黎平苗謫戍
上悟尋赦還衛素康直士論尤以此韙公三十九年秋九月以母憂回籍既葬奉
命督修華家口運河未幾授兵部尚書固辭不獲乃就職私居持服如常又七年以疾乞骸骨又十年終於家公年譜載公行身涖官迹甚詳然余嘗客遊淮揚士大夫多稱鹽城令某貪橫以與要人有連大府不敢呵公下車寡婦某訟之隨斥罷然則公之善政雖其家人有不盡知者矣茲故不具而獨著其措施見于章奏利澤顯播于軍民者公卒于康熙五十三年二月朔年七十有四始娶穆奇覺羅氏贈夫人再娶沈氏封淑人皆早亡再娶趙氏封夫人子時繹承襲本旗佐領以公卒之次年秋八月二十二日葬于密雲縣之青甸方苞表

又兵部尚書眉山公神道碑銘　張廷玉

國家荼膺乾命統御海寓武克文洽喆彥嚮臻時則有若大學士太傅

范文肅公叶契風雲經綸雷雨
太祖高皇帝肇遼陽三坌西平廣甯之烈實扈行營
太宗文皇帝廓潘家馬蘭三屯馬欄大安之圖實參幕幄爰乃扼長山
下雲從江華受琛兀蘇須律以豎決策署檄時乘
大都收圖籍釐賦式大經大法寔充光弼
世祖章皇帝之丕基顯祚而爲一代宗臣
今上皇帝運隆下武克翦三叛時則有若福建總督范忠貞公折逆燄
抵兇鋒慷慨徇義光日月而炳春秋襲休衍慶紹融前業言信於
上功在於民乃復紀於兵部尚書光祿公公諱承勳字蘇公宋參知政
事范文正公二十世孫文肅公諱文程之叔子而忠貞公諱承謨之弟
也高祖明兵部尚書鏓曾祖瀋陽衞指揮同知沈祖楠皆贈如文肅公
官母金氏誥封一品太夫人公少修整有沉識文肅心器之康熙紀元
恩廷世臣三年用廕補工部都水司員外郎改屯田五年遭文肅公喪
服除遷刑部湖廣司三品郎中改山東詳讞十載惟十六年授都察院
監察御史巡西城旋掌江南道協理河南道事嘗以山東饑潦請賑救
綏征又請廉慈吏詿誤革職偕降調官題留地震求言請寬風聞處分

聽京官三品以上條陳又請時賜京官對飭章疏蔓辭一時歎識要體
當是時閩海底平忠貞公以節徇滇黔亦寖平而川東譚宏復叛公伯
兄都統公嘗鎮襄樊以遏金房十九年
詔絲虎牙鎮重慶公改吏部郎中護禁旅往會討而都統卒於師公泣
治含斂以行尋
命駐夔陵轉楚饟入蜀宏死又
命監鎮安將軍噶爾漢軍督滇餉出歸巫抵夔門達重慶自瀘至永甯
得裹四十日糧別諭赤水白巖諸土舍輸菽麥又檄截黔餉設法采買
儲邛閣而滇圍始合師飽以有功公勞居多比還改文選司權崇文門
稅旋擢內閣學士坐漢班批紅本二十四年以副都御史巡撫廣西時
計銷臏軍興糧部議九府折徵糧凡二十萬石贏貯省倉需糧提鎮諸
軍多駐柳南等郡轉輸非便且銷疾歲儉尤難采買公酌請桂平二府
本折各半柳屬之賓州處萬山全折餘仍徵本色民大稱便又請蠲容
鬱藤賀十州縣陷賊無徵淪失銀米檄修興安秦靈渠復唐斗門為全
粵永利逾年晉兵部左侍郎總督雲貴當是時滇黔彫𡚁未起公至則
首除百姓攤買軍餉覈斥賣藩莊價省罔冒民間費十餘萬數又以滇

屯賦十倍民田贍尺籍四萬餘人之什七科徵時用軍法逃責償九家公裁大理等六衛楊林等五所歸州縣除均償令請蠲七年積欠銀米民始甦公勤練軍實御奚尤善嵋峨蒙新諸州縣苦魯奎山野賊剽掠而楊宗周普爲善李尙義三猓尤驍黠爲之渠衛官軍無敢孰何公設策降其目丁口隘數十砦䕃著弒魯妲黨渠阿所隸蜀部戕江州汛弁賂協將爲掩匿事聞例勘復竄東川公遣部將渡直勒脅土舍縛之伏法賄將亦論如律後尙義爲善復出掠公就用宗周導將入敓叢隘尙義自刎爲善遂受禽猓自是訖公去無敢復爲虐者公事無掩思動中肯窾僞標起發核認二弁詐及平民民恇擾公杖撤弁疏言標人多土著願留編農伍勿解

詔可羅香呼長子孫保墳墓惟公賜者萬計滇餉例給銀時壅鼓鑄子錢佐銀之三眾不便乃密請停鼓鑄復往例會其夏楚兵譁伍多耦語公亟合省僚宴多設方畧陰偵之秋七月十六日夜援勦左協營譟尋訇飛檄扼平彝交水走黔趨楚道二十日夕會城約三更掠庫乃潛督麾譙卒二更達曙賊吏甲以待己掩獲其首夜未旣以次就縛所引千數而僞標無一應者公斬渠魁十三人宥其餘無所問是時官燎如晝

戟門兩牙旗飄颺雲際百姓手額望者隱隱聞笳鼓聲曰公能保我矣
無何尋甸噪兵果直擻堵交水兵而敗又縛辟八人事遂定
上大喜賜勅嘉勞并允給銀又奏請預協餉咨功加弁毋停用劾罷貪
黷提臣某兩迤帖席公雅覈形勝隷滇移右協羅平以控黔之木窄關
馬尾籠粵之安隆峒而遞移廣羅協廣西以扼特磨邕管之道尚義平
復移新嶍營新平而汛諸籌隘及蒙番開市自請巡視金沙江定市場
江北之木咢灣奏免麗江失地賦俾守所隷寶山巨津等蕃汛以自振
撤雲龍州暨橋後沙溪瀾沙浪汛以寔劍川之拖枝樹苗工江三汛復
北勝直隷布政司以壯瀾滄衞而升永北協爲鎮使剌次和瓦魯之革
甸香羅深土互守營制大定他若護松華壩畫昆陽海口工拓鎮遠偏
橋達滇道築雲南東北甕城纂滇志改昆明學祀王忠文吳忠節楊文
憲滇黔治象一新暨三十二年冬陛見復奏六事先是黔撫衞既齊坐
發兵捕黎平苗戍奉天至是公六事有言驕苗漸不可長
上寤還既齊北更歲旋署而拜都察院左都御史之
命矣蓋隷雲貴凡九年是秋復
命總督江南江西公再請陛見言吳賦重請如夏稅秋糧例六月開徵

又江西民輸漕兌費貼官運水次號脚耗後附全書誤用支給字而漕
臣題編正項并追徵支給銀米累萬積欠無白者公卒白上請蠲
上紬部議從之嘗憫接徵官輒挂初參例調斥請改降級留任而以續
完數爲差請捐積穀糶三存七請蘇屬安鳳之五州縣析年徵通又請
南米俟秋徵而先撥支駐防營糧弁貯十萬石會城以應儉歲三十五
年黃淮湖溢淮揚徐泗州縣所在受災乃亟發捐積米貯會城米又題
借京口留漕鳳倉貯麥凡九十三萬石有奇全活無算且請皆蠲常賦
報可公以世肄經學文肅公嘗主順治丙戌丁亥己丑會試雅意人才
而江南萬八千餘人試於鄉財中式六十三請廣解額半獲
允三之二公又新江甯學季課江南江西士獎激尤懃公雅覈河渠始
隷任會勘震澤水道吳松口石閘黃淮溢又勘黃運隄堰口閘議皆核
要比去江南一年嘗治華家口運河隄王家渡距大壩延八百丈塞決
口埽輒陷邨老言下有怪物公禱驅之以一日塞又一年復隷修高堰
固周橋六壩以限氾光白馬諸湖疏引河於陶莊閘立東水壩以導黃
環淸口而東至今賴之公隷兩江四年以金太夫人憂去公去滇時滇
民泣送有繪公像而歸者江南立石崇祀埒滇而西江士大夫至比之

周公之惠東人焉𥇛脚耗一請實煦白骨而肉之也三十八年晉兵部尙書是時噶爾旦陸梁王師霆埽公本兵五年颺斂靡偃坐曹肅然若無事而屯戍斥堠士馬糧械不俟案牘而自辦四十三年以疾乞休

上方倚樞筦慰留疏再上乃聽致仕公修文肅東皋别墅營壽藏密雲縣之青甸築莊五十三年春疾劇

賜醫二月一日卒年七十有四

賜祭塟如彝典以明年秋八月二十二日塟於青甸之壙禮也公娶穆奇覺羅氏贈一品夫人繼沈氏封淑人繼趙氏封一品夫人子一時繹鑲黃旗佐領公嘗兼轄以致仕

特賜襲女三孫六宏賓官廕生宏宗宏定宏喆宏珏宏宴公少侍文肅公謹手培金太夫人塋以前山類蛾眉號眉山他日植松九别號九松事都統忠貞禮敬不替友愛弟允公彥公德公尤篤撫猶子今大司馬暨甯鎭皆屹爲名臣媚族有喪貧不自給者時有周䘏讀書蘄經世書放鍾王米書法尤工方丈字有四美堂詩文奏疏若干卷隸職自郎署至尚書未嘗獲譴階自資德大夫晉光祿又增級五

予告十年享林泉壽考之樂前後蒙被

寵賜如冠服珍饌文綺祕書果醴什器之類不可勝紀督滇黔陛見
上書左氏傳世濟其美以賜五十三年
萬壽燕國老
顧公諭諸王是父兄嘗有大勳乃
手尊賜公歓更賡一子尚書員外郎於戲公際四十年
隆眷恩禮朝無比者然則麗牲有碑樂石有辭豈直高平盛事譜義莊
而纘無祀哉葢實詳隸文肅忠貞暨公制巖壇枋中樞異日史臣紀載
之掌故以稱
聖天子篤念宗臣
褒崇勞舊之指而光昭
太祖
太宗
世祖之聖德神功於億萬禩也先文端公入翰林實忠貞公教習士稔
聞世德而廷玉編齊氓景徽烈神道之銘義不得避爰諾佐領君請撮
其行業如右而系以銘銘曰
眞人龍興如雨而雲有作之輔協道陶鈞爰及象嗣同德勿貳神武我

皇弼成王治迦厥南臺一心啟沃臣忠甫攄
聖聰先覺奏章百上不遺一言
主臣契合古無有焉惟粵之西惟滇惟黔畺圉孔固惠澤溥宣兩江左
右地大物衆去害崇勳利不停墜機樞之秉中外晏然公欽
帝德
帝曰汝賢宗臣奕葉爲
國屏蔽文正忠宣道光遠裔清溪之濱密雲之鄉穹碑宰樹於焉是藏
鐫鉄篆首永昭萬世我銘匪夸以告良史

又兵部尚書范公神道碑（汪士鋐）

惟兵部尚書范公爲文肅公之子忠貞公之弟服勞王室厥有成績
天子懋功明德
御書世濟其美四大字以賜蓋公之忠孝天篤性成而洞達政體其戡
亂救民威稜慈惠覃被滇黔江淮間厥功偉哉公之葬也婁東相國誌
其墓公子時繹屬鋐書之且請作墓隧之碑謹按公諱承勳字蘇公號
眉山裔出宋參政文正公後自江右六傳而隸籍遼陽其世次官閥載
公墓誌中文肅公諱文程

世祖朝官太傅兼太子太師翰林秘書院大學士公其第三子也年二
十四授工部員外郎遷刑部郎中擢監察御史調吏部郎中時吳逆餘
孽未靖譚宏等叛走東川公往護征蜀兼督楚餉譚宏死復監鎮安將
軍噶爾漢餽餉益遠公自歸巫陸路抵夔門以達重慶持四十日糧援
大軍之駐瀘州者軍無匱食還京補文選司郎中康熙某年兩江總督
于公成龍卒
上篤念之命舉如其人者以奏廷臣薦公及陸龍其等七人明年遂擢
內閣學士又明年以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又明年遷兵部侍郎總督雲
貴粵西蠻猓雜踞非時竊發滇黔新剏於兵瘢瘡未起公一意咻噢乃
酌廣西九郡糧米或徵或折及請蠲滕賀二縣糧之無徵者至滇首除
藩莊偽標之害藩莊者明沐氏田號曰勳莊
國朝畀吳三桂更稱藩莊逆平莊歸有司常賦外復徵莊租公請還爲
民田而平其直逆藩既定其標下殘遍滇城時議盡歸之旗羣情危懼
公概請免發人得安堵如故二十七年七月湖北裁兵譁變滇卒潛謀
煽亂移駐尋甸之兵亦脅衆鼓譟燒焚民廬城中又復告變將以其夕
舉事公偵知其情不得發翼日就縛斬其渠帥餘釋不問復逆孽尋甸

叛兵於交水擒其首惡二十餘人斬於轅門諸反側悸怖褫魄兩迤數萬衆帖妥公以便宜奏聞

上優詔褒嘉謂微公則變且不測遷都察院左都御史抵貴陽以本官總督兩江江南財賦甲天下民疲征役公至即上言三吳賦重宜復夏稅秋糧例至六月開徵又除江西運糧腳耗又請江蘇廬鳳諸屬積欠地丁漕項分年帶徵又請存貯米麥以賑江淮被災飢民并蠲淮揚徐泗所屬漕項舊欠皆紓江南積困丁太夫人憂去服未除拜兵部尚書尋督修高家堰平廣西孫變獄乞休

慰留再請乃致仕里居十餘年遘疾卒年七十有四公前在滇九年尤熟諳夷情土奚素事殺掠自吳逆徵其兵助叛復假以爵秩桀驁尤甚於是黔之龍天祐欲以土總兵世其子滇之安世基殺人以祭鬼公諭以禮法結以恩信頑梗悉服魯魁山渠率楊宗周踞滇萬山中與猓目尙義等合謀犄角數掠新嶍蒙元景楚諸郡縣公遣土弁入其巢爲陳禍福宗周等感悔籍其土田以獻公以朝命授爲土官環山州縣遂以安枕已而尙義等背盟出掠公用宗周爲嚮導縛其衆尙義走死磔其尸以徇猓奚蔑著搆釁殺其主魯姐姐妻其黨阿所地近蜀遂犯江州

上遣官會勘阿所逃匿東川公密擒寘獄時會勘官將貰奚罪公執不可乃按以重辟金沙江爲迤西屏翰環滇八百餘里與紅黃二喇嘛接壤藉麗江土府以扞江外中甸吳逆出窺湖湘恐蒙番躡其後割地賂之蒙番始與麗江共有金沙之險麗江地去賦存公請蠲其賦以恤土奚又劍川協地連蒙番汛兵單弱宜撤內地四汛以益之北勝州治江外爲金沙下流要隘而永甯土府又在其北五百餘里逼處蒙界目丁五十人不足爲備土州高贊熙最孱弱優恤之責以扞衛城東永北宜改協爲鎮以流土至守始格部議卒如公言忠貞公諱承謨總督浙閩以耿逆徇難

天子眷佑官其子時崇令仍督海疆公卒之年適陛見來京執公之喪一門忠孝有由然哉娶穆奇覺羅氏繼娶沈氏一子時繹也銘曰

承相業兮光後裔樹靡幢兮兄及弟篤忠貞兮千萬世

范尚書時崇傳　李果

范公時崇字自牧號蒼巖贈太子少保忠貞公承謨子也年十四忠貞公死耿逆之難公日夜號泣仰天誓曰必手刃而臠食之康熙二十一年壬戌耿逆正法於京師之宣武門公涕泣請于刑官手自寸磔取其

心以歸設忠貞公位拜而獻之監刑者以聞
上曰孺子乃能報父仇嘉歎良久一時名人爭爲歌詩贈公公惻焉不
忍視二十三年以忠貞公廕授奉天遼陽州知州三遷至直隸順德府
知府公至郡興學校卹窮黎郡人家爲尸祝是時宣化新設府州縣滿
漢軍民雜處又噶爾旦梗命軍需旁午公裁決措置皆得宜巡撫以公
有肆應才請調宣府三十五年冬十月
上幸宣府詢公以政公條對稱
旨又問何以得脫鬭難公再拜奏曰臣隨侍祖母至京故獲免又命寫
字較射
上見之又大悅
賜御書舞鶴賦一軸及親民二字扁額再遷晉貴州按察使將赴治會
上西巡回鑾公迎謁于道
命隨駕至京改福建按察使陛辭日
上顧謂王大臣此開國名臣之孫殉難忠臣之子也四十四年晉山東
布政使隨晉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廣東又晉浙閩總督五十五年晉
都御史轉兵部尚書五十八年四月

命出西寨安設臺站自殺虎口至毛代插漢叟兒共四十七所明年三月力疾復命
上慰勞備至遣太醫醫治
賜藥餌果品卽以其年某月卒于位年五十八先是康熙九年忠貞公撫浙過吳謁文正公祠修建義莊而公莅閩督任過吳亦再謁祖祠重鐫文正忠宣公集文正公從祀學宮
命下公感泣手疏奏謝葢公所日夜冀望而不敢請也敦睦宗族睠顧本原說者謂能繼忠貞公志焉子宜中初名宏恕世襲牛彔章京今爲鑲黃旗參領

故資政大夫戶部尚書趙恭毅公申喬事狀 彭紹升

公諱申喬字慎旃其先出宋魏王德昭傳十四世有叔珍者始居常州西鄉之觀莊世爲農數傳至名臣是爲公大父名臣生繼鼎始業儒明崇禎中成進士官公安知縣遷兵部車駕司主事奔喪歸明亡以教授老于家兩世皆以公官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公生之日紅光滿室中年十八試五經第一補諸生嘗讀書郊外僧寺寺多客死者殯久木且腐公度寺後地葬之康熙八年舉鄉薦明年成進士需次歸家

貧資授徒以養得金未嘗啟封輒以奉父母嘗遠出忽心動占之關帝廟不吉疾馳歸而兵部公已得疾旋卒二十年授河南商邱縣在官刻苦自厲案牘悉手治每中夜不寐日出視事竟日夕無留獄有投牒者一識面數年不忘行保甲法盜賊屏迹釐畝稅戶給照單書四至隱占者許自首荒者除之二十二年歲饑捐俸爲粥食餓人不足括縑數四易米以濟鄰縣民至者日相踵歎曰使吾縣得此好官吾煩遠涉邪命諸生舉窮鄉嫠婦爲請旌樹坊過之必下輿拜然後去二十五年行取入京以部員用二十七年春授刑部主事母憂歸三十一年冬補原官遇事彊直會湖廣有獄以深文抵人死公固請尚書引律駁還得減死三十三年春遷員外郎引疾歸家居七載三十九年冬有

詔起公明年入覲授浙江布政使甫受事卽謀兩院請革南糧口袋故事發兵糧石給口袋錢四十歲費銀至四千兩盡徵之民間至是照京倉例令官兵自備口袋其弊遂絕謂欲令州縣無虧帑當先革藩司陋規凡錢糧加平時節餽送兵餉掛發奏銷部費諸欵一切禁止僚屬斂手奉法度外營兵餉舊解府撥發至是悉歸本州縣支給省費不貲藩庫貼解費歲支不過什五將去任積二千兩有奇悉封識以授代者曰

吾前奏銷不費一文錢後將難繼得此足辦一歲事矣勿更擾民也在
官常自家運米以食曰吾不欲以口食累吾民也四十一年遷浙江巡
撫
賜御書崔子玉座右銘一通時江水逼塘岸日圮公先言于巡撫張志
棟請興築盡易土爲石貫以鐵築子塘爲護事聞于朝
報可其年秋將施工齋戒三日率僚屬赴江干爲文以祭忽風狂潮大
至浪搏人若弩注觀者盡奔辟公朝服屹立不動距祭所百丈餘潮遽
止公跪禱願假數旬以畢事嗣是潮不至者七旬而塘成已而塘外湧
沙成洲可數里由是潮不爲害是年監鄉試請廣解額
報可會湖南人李豐告鎮筸紅苗反十月
命公往會吏部侍郎傅繼祖即訊竝招撫諸苗遂調偏沅巡撫四十一
年春
聖祖南巡公迎謁淮浦
御書督撫箴及綏輯撫安四字以賜又以湖南吏治偷
特詔公澂汰公還官建亭勒
詔書期與屬吏更始先是徵糧一石加派銀四五錢至二三兩不等有

軟擡硬駝公費脚價諸名目條編銀一兩加耗至二三錢公一切禁斷飭官商毋得餽獻其年十二月奉
命偕吏部尚書席爾達至鎮筸招撫紅苗三百餘寨率兵擣天星寨降其渠苗疆既甯因陳善後之策言苗疆既設道廳諸員宜令專理民事武臣不得干預其苗民犯辠者案律治移麻陽學官駐五寨司訓上司子弟苗民之秀者立義學以教下所司議行驛遞銀舊由道衙支放多耗費公悉改歸州縣里長徵解漕糧輒依官魚肉平民至是改官收官解湖南仰食淮鹽運費重而自院道及州縣官恣意婪索故鹽價日增公既盡革陋規飭諸商勿得貴賣遂定衡永寶三府鹽價視長沙爲準營兵春夏月餉須預徵民間秋糧以給公請以上年兵餉所餘留抵春夏餉有餘乃折銀解部永停預徵之令疏三上得請莅楚數年積弊盡革民困大蘇舉賢能吏張仕可王朝恩楊宗仁伍士琪等黜州縣貪黷者十餘人尤加意文教遇學道必以淸愼相勖袁學道者試常德縱衙胥攬賄公覆試諸生黜荒謬者十七卷劾罷學道湖廣敎官選缺遠者輒數千里公請分湖南北歸本籍授官
報可修古名賢祠十餘所有田者理之墓則表之節婦旌者故有建坊

銀部牒革除公請而復之四十六年春歲饑穀貴請發倉平糶明年春
聖祖南巡復迎謁淮浦
賞賚有加夏湖南復饑不待奏平糶如前布政使董昭祚受商人賄出
諭令米船南下價益踊已而丁憂復屬人爲保留公案問得實劾罷昭
祚會南岳廟成內閣學士口口口奉使齎
御書題額碑文往還劾公不敬及溺職諸欵且爲昭祚頌冤疏下公回
奏公因發口口前後恐喝婪金狀
詔黜口口追金入官四十八年秋奉
命視衡永郴水道過衡州校閱馬步兵多缺額劾提督俞益謨冒抽兵
餉益謨亦以它事訐公
詔遣吏部尚書蕭永藻往讞還當公革職奉
旨留任其後
聖祖以江南巡撫張伯行爲總督所誣
詔諭天下清官因言趙申喬居官甚清但有性氣人皆畏其口直與俞
益謨互訐彼時亦有以申喬爲非者朕徐加察訪則彼所轄武官俱言
益謨之非無有以申喬爲不是者嘻微

聖祖知公公之得舉久矣五十年春遷左都御史士民夾道焚香號哭
自長沙至岳州數百里送者不絕諸州縣多建生祠祀之由河南入京
旣至奏滎澤舊縣遷移瀕河荒稅宜豁且請敕撫臣凡河水所衝決及
築隄濬河占民田通令牒部開除稅籍其年秋主順天鄉試明年充會
試總裁官會將屆
萬壽節
詔免天下地丁錢糧公請並免官地房租及歷年積欠尋奉
使陝西復請將潼關衛與大同府應徵米豆草束準地丁條折一體蠲
免俱
報可五十二年春
萬壽禮成公摺請建儲固國本四月廣東饑
詔停徵本年地丁錢糧
命公偕吏部侍郎傅紳會督撫平糶倉穀並以
恩詔賚諸軍士公遂請停徵廣東額米三十三萬五千餘石是歲年七
十
御書匪懈堂三字以賜十月遷戶部尚書明年三月還朝莅戶部矻矻

治文書句稽錢穀無甯晷事關大體多與同官異議以是不悅于衆滄
州故有八旗圈地七百八頃已而還之民輸租歲久至是莊頭李必達
請于內務府牒撥六十頃隸旗下巡撫持之請以各旗退地案數均撥
免滄民重困部議不許獨公議如巡撫請從之累以疾乞休不許五十
六年緣事革職留原任優人徐朶給事潘郎喉傭者殺人事下九卿議
者欲寬朶以傭抵公據刑部讞論朶主使坐絞已而朶竟減死充邊及
世宗即位下
詔褒公仍逮朶于邊論如律明年春充會試總裁官五十八年三月復
以病告
詔慰留復尚書職先是以失察銀庫飯錢當償銀一萬八千餘兩至是
免之七月病卒年七十七
遣宗室大臣奠茶酒予卹典諡曰恭毅公平生論學以不欺為本周悉
物情果于自任絕諸委曲官浙藩時榜其堂曰君不可負只是心難負
負心者不容于堯舜天不可欺誰言人易欺欺人者如見其肺肝又嘗
語子熊詔言今人好以清自負夫清非僅不名一錢也須兼廉明二義
廉者一塵不染明者一毫不蔽兼之者斯可為清若惟一介不取而處

事糊塗入將安賴吾自任外吏不能不資于官廉之一字吾有愧焉至于軍國利病民生休戚早作夜思知無不爲差免糊塗而已公之卒也商邱湖南浙江並祀公名宦祠雍正元年

贈太子太保入賢良祠

世宗與諸大臣追論異時諸名卿校其才守互有軒輊惟于公無間焉

附錄十二則

儀吉謹案公父止安先生名繼鼎崇禎庚辰進士爲公安令卓異升兵部主事後家居陸清獻以康熙庚戌夏謁先生於常州先生爲言治縣之要曰立心爲第一事到不能兩全處甯失官無負心又曰官不可不清能清矣又不可傲清而傲取禍之道也又曰在公安凡受詞訟必召而勸之告之以官府之不能盡明胥吏之不能不索詐與其受辱於官吏何如息一朝之忿爲愈往往有懷詞而去者又曰士人初入官不能知錢穀之數勢不能不需人彼習知錢穀者未必能守道義此處最難故平時算法不可不學算法苟熟則人庶不敢欺又曰今之縣令惟有逃人盜案最易詿誤此必嚴保甲保甲苟嚴凡本地人之出與異鄉人之至皆有稽查則

姦人自無所容庶可無二者之患又曰紳衿賢否不一不優禮其賢者何以激勵其不賢者乎昔君鄉先達馬公嘉植宰武進秀才以文字見者必使公服見之於賓館與之坐以事干瀆者必坐堂上見之必服青必跪此可爲法矣清獻悉書其語於日記中今觀恭毅之爲政可謂恪守庭訓矣而行保甲法盜賊屏跡尤爲明效大驗予嘗見歲荒治賑令長稽戶口未了而餓莩盈路逃亡四出矣此亦平時不行保甲之弊耳若保甲法行則賑可速下自無遺濫而逃亡者可以禁止民亦樂從附識於此親民之吏盍盡心焉

擢刑部主事歷員外郎執法不撓以疾自引去賢良小傳

四十年以李光地薦授浙江布政使從政觀法錄時屆編審下令均山陰坊鄉田畝以絕差徭偏枯甯波黠民倡照地派丁之說與巨室相持公草片檄諭之無敢譁者浙江通志

四十一年正月

上曰趙申喬居官甚清所有家人僅十三人並無幕客辦事皆躬親火耗分釐不取其陛辭奏云到任不做好官請置重典今觀其居官若此能踐其言矣卽擢浙江巡撫觀法錄

民苦鹽價高申喬裁去商人餽例鹽價量地遠近爲差不得輒增請預
撥湖南各營兵米格部議三疏力爭得之漕艘運糧患虧缺科臣請停
耗給銀米須歸次始給部議通行停止申喬曰湖南運道遠於江浙而
無漕截漕贈獨恃二耗及行月銀米以資飛輓今停二耗窮丁何以涉
遠會當開運時不待報卽如數給發而上疏言狀
聖祖是之命各省悉仍舊例軍民胥便賢良小傳
時奉
旨普免各省地丁錢糧惟潼關衛大同府徵收本色不列蠲例請援奉
天臺灣例一體蠲免
允之觀法錄
奉使至粵東平糶申喬以米價驟減恐商販裹足乃少減之市價漸平
官亦遞減其價米得不乏粵民以濟賢良小傳
遷戶部尚書事有不可必力爭
聖祖多從其議同上
商人馬維屏呈請納銀萬兩交部領大錢易小錢送局改鑄下內務府
戶部會議將許之申喬上言收換小錢有司責也商人圖利恐致借端

擾民請勿許
特旨允之觀法錄
性明練耐勞苦所至吏無敢舞弊者自奉至儉在浙時嘗自家載米備
炊爨清節尤著云賢良小傳
朱彝尊題趙方伯勸農圖有云我
后省耕歛觸租起瘡痍作繪耕織圖
賜予先保釐公復纂質言本注勸農書也鏤板下有司遠邇七十城戶誦比書
詩齊民諳要術風俗公所移楊謙曰趙公勸農圖暨所纂質言通志家
乘行述俱未載幸是詩存可免舊聞之放失矣曝書亭詩集註
四十二年同提督俞益謨疏請發兵征剿紅苗又奏言臣與督臣喻成
龍令衡永道張仕可齎檄赴鎮箪苗洞爲先撫後剿之計其歸順苗民
已得二千餘寨
上命尙書錫勒達率荊州等駐防兵檄粵黔楚三省提督會同湖廣督
撫進剿十二月自龍椒洞至天星寨分路搜剿斬馘千降其寨三百餘
紅苗悉平移辰沅道駐鎮其地觀法錄
謹案原編有虛名冒餉疏一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碑傳集卷十九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

十

DS
734
.C56
v.10

碑傳集卷二十目錄

康熙朝部院大臣下之中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誥授中憲大夫勞公之辨墓誌銘 楊瑄
附疏
又自序
誥授通議大夫奉天府府尹前工部右侍郎金公世鑑神道碑 張玉書
資政大夫經筵講官刑部尚書徐公乾學行狀 韓菼
附纂修書局同人題名私記 裘璉
王侍郎原祁傳 子藝附 王昶
禮部尚書陳公詵墓誌銘 朱軾

嘉興錢儀吉纂錄

康熙朝部院大臣下之中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誥授中憲大夫勞公之辨墓誌銘 楊椿

公諱之辨字書升晚號介巖先世受封於東海之勞山因以爲氏其後子孫散居他所而浙粵江右最著元學錄公諱原誠官崇德州遂家於州之洲錢里州卽今石門縣也是爲石門始遷之祖歷數傳至守素公諱經徙家縣之安邱里是爲安邱分支之祖公之六代祖也曾祖諱王事隱居篤行祖考諱永嘉明啟禎間累官方面有遺愛於山左崇祀名宦考諱傚融以好義聞今祠於鄉兩世皆以公貴贈中憲大夫太僕寺卿祖母張高母沈俱贈淑人公自幼穎敏不凡甫就外傅卽研思劬學每試輒冠曹耦康熙癸卯登賢書甲辰成進士釋褐選宏文院庶吉士丙午散館改部屬丁未補戶部主事裁缺己酉補故官監督通州中南倉壬子監督天津鈔關歷本部員外郎禮部儀制司郎中乙卯典江南鄉試是年冬陞山東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政戊午報滿陞布政司參議庚申以才品選擇補授貴州糧驛道甲子陞廣東廣南韶道按察司副

使旋以京卿內擢乙丑補通政司參議歷左參議兵部督捕左理事官
左右通政遭家艱起復者再積十六年庚辰遷太僕寺卿癸未奉
命祭告畿內歷代帝王陵寢是歲遷太常寺卿甲申遷大理寺卿乙酉
左官順天府丞復歷左右通政丁亥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戊子晉左
副都御史未及兩月以言事罷歸癸巳春
特恩復職階自承德郎至中憲大夫凡受
誥敕賜錦緞表裏者四
御書者一
御製詩集者一墨刻孝經者一古文淵鑒者一
宴乾清宮瀛臺暢春苑者各一
賜茶飯鮮魚小菜於熱河行宮者一
賜寶硯者再人蔘西番葡萄松花江魚者各一此公先後歷官之概也
初公自詞林出官郎署或疑其不屑簿書而公恪脩職業以廉辨聞典
江南試精白一心甄拔寒畯其取甲科至大官者項背相望以瑄不肖
亦獲出大賢之門與承提命焉視學山左一如其在江南者校閱恆至
丙夜凡經公賞識者盡蔚然華國選而黜落者亦無不愿焉心服時指

輸令下歲科試所取士視舊額率減四之三士之有文而限於額者公
則諄諭獎勸又嚴禁耗羨以鼓舞之用是趨事者衆益樂育人材之意
即寓於率循功令中矣事既竣輿頌翕然而撫軍僅以稱職疏聞都憲
魏敏果公素持清議特疏薦公稱爲雞羣之鶴中流之柱應内擢矣而
部議如東撫疏平敘公不校也其理糧驛於黔也大兵既入黔境軍機
奏報郵符旁午時雖開捐馬之例而道路險遠艱澀萬狀莫有應者自
鎮遠以西無一驛一馬公暫借各標營馬供用又請司庫銀萬兩購買
俟捐輸漸集然後以馬還標營銀還司庫一轉移間而貴陽上下二十
六驛馬俱足用塘報無稽矣黔地山多田少素不產米而大兵所至供
億浩繁先是督餉閣部會同偏黔二撫疏請令湖南運米供支得
俞旨矣計自鎮遠至貴陽置塘十四每塘用夫五百名每夫擔米五斗
每日額運米二百五十石皆以府正佐官董之公叱馭而前目擊沿途
夫役苦累知楚運之必不能給餉既至貴陽括賊遺米得七千餘石復
百計招徠附近民苗販載入城優其值償之以補楚運之不足如是者
又月餘黔撫深以庚癸爲憂復與閣部會題請於湖北各府派夫三千
名協濟疏已發公抗言湖南運米夫役逃避官吏參革若仍令轉運不

運誤卽運亦誤若另派湖北協運湖南累湖北更累不若黔省自行採買便倘有違誤請以身當之聞者咸爲咋舌而公自任益力卽閣部諸公不能易也亟以聞之朝如所議行公晝夜拮据多方採辦而大兵遂進滇盼供支無匱其楚運之已至鎭遠者則留貯以給大兵凱旋之需人不勞而事集舉江湘辰沅之境胥慶更生矣平大黔威四府舊爲水西安氏世業康熙六年始改設流官額徵秋糧四萬石充鎭協兵餉兵燹後民逃田荒公檄四郡守履畝察勘缺額糧二萬有奇遂詳請撫軍入告撫軍再疏保題復遣大臣覈實蠲如所請之數而四郡民苗帖若衽席矣當是時兵威霆震勢如破竹然以十萬之眾待哺於數千里外又必泝洄灘梯重嶺而後至故艱鉅之任不在乎進取而在餽運運不給則病在黔與滇給運而責之楚則干戈飢饉之餘且有魚駭鬱竄之患而病併中於楚公精心密畫隻手運籌訖使士飽馬騰滇黔蕩定而楚亦不至重困此豈督師武臣所可絜量論功者哉其治嶺南平旗民之訟淸蜆塘之盼戢委弁之橫行懲劣衿之武斷皆次第整飭而船商因粵夷演礮誤觸其船遂以劫貨傷人訟公峻卻夷餽平情折獄止令粵夷稍償脩艌之費而坐商誣告商夷胥服傳述都下爲美談涖事甫五

月而內擢報至方公之未抵粵也以黔中承估鐵索橋察處鐫級留新任例不開列

上越廷推而用公蓋成勞懋績在

簡注中者素矣其後迴翔卿寺雖循資序遷而公輔之望恆歸之既總內臺未嘗毛舉鷙擊為事而於朝常國是之大者必竭誠獻替昌言無隱戊子正月江浙米價騰貴貧民艱食公疏言水旱災傷亦地方常有之事縱遭歲歉何至價值驟騰揆厥所由皆因內地之收成本儉而外洋之搬運無窮姦商惟利是趨官弁未必不從中賣放所以米日少而價日增也查康熙二十二三年間臺灣等處盡入版圖許商人出洋貿易專設海關以董稅務臣愚以為天下事勢當權其大小輕重以目前論通商之利小而妨農之害大海疆之防重而關市之察輕如沿海居民小船捕魚無庸置議外惟是出洋大船姦弊叢生難以究詰臣請暫嚴海禁現在出洋之船俟其歸時收泊內地其未出洋之船一概停其往來貿易魚船雜稅仍聽地方官照領徵收似乎海關亦可暫撤也疏下部議著令出海商船攜帶食米以五十石為準違者禁而海關仍舊後二年海疆有小弗靖至遣江浙閩三省重臣會師撲勦然後遺孽就

擒益信老成謀國能灼見未形也是秋
上以各省漕糧截留數多慮太倉之粟不敷舊額
特諭大臣議以半米半銀給發八旗秋冬二季官俸兵糧令初下而市價驟昂民情惶擾公疏言半米半銀之議所以為太倉積貯計也但八旗禁旅數口嗷嗷罔不藉倉糧贍養家口多者可自給而無虞少者可轉售而得價且都門數百萬戶家無擔石全望八旗糶賣餘米以為朝夕之需故價值均平無甚貴賤旗民兩利今半米半銀之例一定市儈奸商借端罔利每米一石長價五六錢且早晚不等糶恐太倉之米不全給則旗下必有糴米以補其不足之憂八旗之米無贏餘則民間必有挾金而不能易米之患冬月祁寒萬難度日臣愚以為照舊全支本色乃旗民兩利之道
上深然之定例凡臺諫奏疏下閣繙譯率三日進呈取
旨又三日是日辰刻奏下巳刻即
傳諭譯進申刻捧入即下部速議允行於此見公有用之學足以福國庇民而
大聖人從善轉圜之盛美為卓絕千古已他如請補京堂有疏及先官

府丞時請增場中號舍定納卷限期添彌封所官串貼卷條例各有疏悉已見諸施行其一二密奏公未嘗出以示人人亦無由知而公竟以是歲十二月八日得罪拜杖出國門矣瀕行瑄追送廣渠門外淚汍瀾不能止公語瑄曰我輩讀書入仕此身已非己有今得歸正首邱

君恩厚矣爾何效兒女子涕泣爲瑄拜受命而別大臣自靖自獻初何嘗以榮辱禍福介於其中哉卒之

聖主鑒其純誠舉朝推爲完節保全愛護恩禮始終於戲可謂盛矣公敭歷中外所至有聲而論者尤以公之建言籌餉事更難而功更偉云

公孝友天植事兩尊人烝烝孺慕至老不衰喪葬無違禮待宗黨親串情誼周浹與人交久而弗渝汎愛所及無問親疏閒有負公者遇之如故桑梓便利事必率先肩任雖典衣縮食不惜而取與義利之閑嶄然不苟其和而介如此生平著述甚富其授梓者有靜觀堂詩文集若干卷奏疏一卷四書大小題詩經制藝各一卷年譜二卷而尤喜爲小題文當山左試士日端坐絳帷中濡筆伸紙數藝立就及家塾課經輒爲之今所傳介巖百篇稿是也體素强無疾年既高視聽步履不異少壯甲午春猶能渡海陟補陀虔祝

萬壽見者歎羨夏杪染河魚之疾八月增劇手繕遺疏成處分後事九
月朔晨興具朝服望
闕行禮復扶詣家祠展拜神氣正定脫然而化實是月之旬有三日也
距生明崇禎己卯三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又六配胡淑人清溪華望
與公儷德相莊者五十餘年奉侍尊章撫育子姓采蘋之孝養鳲鳩之
均愛兼而有之累封淑人先公五年卒子二長啟銑監生原任廣西上
思州知州次啟鏗歲貢生教習候補知縣嗣世父之森後女四孫三克
濟觀河觀瀾降服孫一觀海孫女八當胡淑人之卒也既定窆於五河
涇之原今孤子啟銑卜於丙申十月初一日將奉公合葬而以遺命屬
瑄銘諸幽竊瑄沐誨植者四十年於公言行政績知之為詳何敢以弇
陋辭謹撮其大者書之而系以銘曰
世道升降繫乎正人撐扶元氣河嶽星辰公賦異稟丰骨嶙峋文章勳
閥炳炳麟麟忠必致身仁能生勇青蒲伏奏殿廷震悚苟利
國家遑惜頂踵遭逢
聖明勿替
恩寵懦夫以立薄俗以敦公雖往矣不亡者存五河之阜松栢丸丸雲

事陟降色正芒寒
附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勞之辨謹密
題爲
皇儲已蒙
聖慈復位恭請
敕部擇吉舉行布告中外以安人心事竊惟我
皇上御極數十年勵精圖治時時以敬
天法
祖爲心事事以燕子詒孫爲念兩月以來因
皇儲虛位以致
宸慮焦勞屢頒
諭旨十一月十七日臣隨諸王內大臣之後具有公本蒙傳
旨云此本且留中太子關繫國本朕固知人心愛戴皇太子但夙疾尙
未全愈且閱時久須再加教養俟其德器日新彼時朕自有旨爾等不
必瀆奏欽此臣仰遵
諭旨何敢再有所請上屢

天心惟是中外人情望
御批以日為歲今時已浹旬未邀
明旨臣職司言路不敢不披瀝上陳竊思
皇上之於
皇太子分則君臣親則父子
皇太子初以疾獲戾今疾已平復孝友之本懷固由至性肅雍之儀表
久繫羣心伏乞
皇上速渙
新綸收回
成詔敕部擇吉早正東宮告諸
天地
祖考宣諸中國外藩藏諸金匱石室俾天下曉然知
聖人舉動仁至義盡大公無私可以質鬼神而信百世事莫有重於此
者矣抑臣更有請者近聞直郡王亦有過愆致遭譴責但郡王名號一
日不復則
皇太子友于之意一日不安且揆諸

皇太后普愛諸孫之慈念恐亦未能暢遂則直郡王之辜所當曲宥者
也夫
皇上猶天也震動萬物則發雷霆長養萬物則施雨露二者必兼而用
之今八荒清晏一統車書値此星紀初週光華復旦
七廟將行大祫萬國於以朝正
皇上以孝慈治天下方且稱
壽母萬年之觴集麟趾繁昌之慶而顧使前星虛位震子未寧
聖心得無有遺憾乎微臣蒙
皇上拔擢洪恩服官四十五載年已七十報
主之日無多犬馬之忱倍切知無不言統望
聖明俯鑒乾斷速行宗社蒼生幸甚幸甚自此以往
皇上之待
皇太子與諸皇子尤願均之以恩範之以禮則宜君宜王之美不難上
媲成周遠超百代至萬不得已而裁之以法則非臣之所敢言也緣係
密陳事理字稍逾格貼黃難盡伏祈
睿鑒全覽臣不勝激切悚惶之至爲此謹具奏

聞康熙四十七年十二月初八日密題本日奉
旨發還

又自序

前甲申余六歲受業於上虞唐逸賓師自春徂秋讀過學庸至述而第旋值明季滄桑先太僕公偕沈淑人奉生祖母高太淑人里居舉家長幼避難他出余隨保母轉徙於太湖笠澤之間舟行遇寇絕不驚擾保母云有異徵事定返故廬乙酉丙戌受業於四明韓海篤師丁亥至己亥受業於上虞羅我製師久而且專余生平得力者在此戊子余十歲四子書及毛鄭本經俱卒讀己丑庚寅肄習尚書禮記左國秦漢文八大家諸書庚寅秋讀制舉文字是冬業師解館太僕公以不亦君子乎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搭題命試筆余隨手成篇太僕公大加獎賞辛卯三月山左翟義圖宗師科考遊庠時十三歲也壬辰癸巳甲午接任者雲間張匪莪宗師余學業未充歲科俱平等乙未丙申丁酉接任者豐潤谷霖蒼宗師科歲俱高等歲補增丁酉入闈見刖此後歲科併考接任者金壇王爾錫宗師拔一等庚子入闈復見刖辛丑壬寅癸卯接任者涇縣胡階平宗師拔一等第二名壬寅補廩癸卯鄉試出自大座

主講學任邱李公尙友禮垣富平李公約菴本房則溫州司李安東嵇
公淑子以八股中式場後改八股爲對策甲辰會試出自大座主相國
高陽李公坦園大司農寶坻杜公純一少宰霸州郝公敏公閣學海豐
王公思齋本房則戶部副郎閬縣金公陟三時二十六歲也余造詣雖
不能步武先民而食餼之孟藝方里而井一節中式之首藝生財有大
道一節海內名家載入傳文間有好異者吹毛求疵余以爲文章一道
關係人一生心術品行必醇粹端凝方符矩矱人言不足恤也本科館
選十五人余與焉習滿書
御賜洪武寶訓三國志等刻丙午散館改部屬丁未補戶部湖廣司主
事裁缺本年秋呈明吏部暫假省親先是高太淑人已於癸卯臘盡辭
世余侍太僕公沈淑人承歡幾及兩載時
詔復八股出窗稿大題小題經藝各爲一集刊刻問世翻板者遠近數
十家己酉冬補本部江西司主事庚戌監督通州中南倉將歷來糧船
陋規盡行革除本年九月初六日恭遇
章皇后祔廟覃恩賜表裏各一
敕授戶部江西清吏司主事承德郎 室胡氏封安人太僕公沈淑人並

封如例辛亥考核同部王子監督天津鈔關此關前後缺額監督降革
不等且銅觔爲累有礙考核余與同事滿洲蔡君璧免悉心籌畫倍價
買銅如限交納并設法鼓勵徵收以敷正額癸丑考核同部本年陞本
部貴州司員外甲寅陞禮部儀制司郎中乙卯差江南副主考登賢書
者解首施君震鈺等六十三人先後成進士者三十二人如少司空顧君
藻少司空彭君會淇閣學兼正詹楊君瑄大司成特授少宗伯孫君岳頒山
左撫軍蔣君陳錫皆至卿貳開府推一科弁冕此外或官宮坊官臺諫官
學使部曹郡守有聲中外者指不勝屈南國夙稱材藪而歷數甲榜之
盛顯秩之多未有過於是科者本年十二月十四日恭遇
仁孝皇后祔廟覃恩賜表裏各一
誥授禮部儀制清吏司郎中加一級朝議大夫室胡氏封恭人太僕公
沈淑人並封如例本月陞提督山東學政按察使司僉事丙辰抵任値
三藩叛亂軍需旁午條奏者請停童子進學俾有力者盡數急公充餉
廷臣兩議候
旨開登萊兩郡歲試如原額未幾減額之檄至大縣四名中縣三名小
縣二名府學五名濟青兗四郡歲試及六郡科試俱照減額行嗣又有

捐納生員每名一百兩之徼余嚴禁有司耗羨以故爭先捐納通省共捐一千七百餘名得銀一十七萬餘兩充餉余於六郡試院中懸有對聯處公道難行之日委曲以行無避怨無市恩方留得讀書種子際章程屢變之時操持不變畏人言畏爾室尚有愧服古入官三年心跡大概不出此數語所拔生童中以第一成進士者豫撫汪君灝大銀臺王君度騭庶常安君賀儀部王君俊中翰于君紹舜房君嵩郡丞趙君泰甡邑令張君宣王君瓚土孫君式耕任君士瑞劉君以貴周君祚顯進士李君明王君日昇以前茅成進士者閩撫李君斯義講學潘君應賓宮允王君沛思宮贊趙君執信太史孫君勷王君諧臣孔君尚先庶常朱君輝珏侍御李君永紹學使董君思凝劉君埗部郎于君禮牟君恆李君楨李君柟中翰馮君廷櫆李君棟郡守石君日錫光稱翹楚此外不能記憶者尚多戊午當薦舉之年廣文中余以趙君作舟陳君闕調報院具題次年趙君中進士選庶常官至監司陳君遷縣令是冬報滿會魏敏果公官總憲特疏薦學臣二乃江南學使邵君嘉及余內有校士公明人心悅服如雞羣之鶴中流之柱等語既而邵君內陞光祿寺少卿余以例還候補參議己未夏還家復得侍太僕公沈淑人左右庚申春入都值寇孽據滇黔大兵次湖南黔撫楊公白

西以糧驛道請奉有貴州地方緊要這員欽着另擬具奏之
旨吏部坐名題補憑限嚴切違一日者革職余星馳就道遵於本年閏
八月初一日銅仁府抵任全黔門戶在鎮遠時尚未開余於十月中從
銅仁出平溪清浪一帶部署軍需於總理大兵糧餉閣學佛公倫座開
見飛報大兵已開鎮遠將抵貴陽余亦前赴鎮遠設驛站計黔省二十
六驛每驛額設馬五十匹共該一千三百匹先是撫軍請開事例捐助
驛馬因路途險遠地方未恢復應者並無余見大兵已駐貴陽驛馬刻
不容緩具詳撫軍一面咨會各將軍督撫提鎮凡馳送軍機暫借各標
營馬匹一面借司庫銀一萬兩購買俟捐馬到日補還庫項撫軍據詳
題請奉
旨準行彼時軍機緊急筆帖式賫本進京逐塘更換往返不過二十日
其神速類如此余奉文即動銀購買猶恐不能濟急遍謁各將軍及援
剿督撫提鎮鼓舞隨征將弁有情願急公者就便捐納月餘得馬數百
匹查貴陽以上十三驛為上游以下十三驛為下游上游將開未開傳
遞羽書俱在下游一路余將現捐及購買馬匹先儘下游分散各驛
欽差吏部郎中門君德禮點驗驛馬於次年辛酉元旦抵貴陽下游已

足額大兵於正月渡盤江將入滇界上游各驛亦漸次安設足額門君取各驛存槽馬數報部余將捐馬折銀補還司庫此安驛之始末也大兵糧運先是糧餉閣部會同偏黔二撫題明內稱黔地山多田少素不產米大兵駐札俱令湖南運米供支俟恢復滇城之日停其轉運等因奉有

俞旨自鎮遠至貴陽湖南安塘十四處每處設夫五百名每夫挑米五斗每日定數運米二百五十石到貴陽每一塘以知府同知等員任其事余以鎮遠月餘驛馬粗有頭緒十一月卽馳赴貴陽目擊沿途夫役苦累各官向余言湖南連年用兵官民僅存皮骨加以運米入黔開銷米價每石不過一兩之內今歷千灘萬嶺船錢腳費不止十倍且夫役非死卽逃勢難運送將來必違悞軍需干係不小公糧使也為湖南留一生路可乎余聞斯語惻然久之已知楚米之必不能如數運貴陽矣及抵貴陽括賊遺米得七千餘石又勸諭附近民苗給以重價入城糴賣以補楚運之不足如是者月餘撫軍以大兵未發庚癸為憂與糧餉閣部商榷湖南民力已竭請於湖北各府派夫三千名協濟會題之疏已發余至公所言湖南此番運米夫役逃斃官員參革若仍令湖南轉

運不運悞卽運亦悞悞若另派湖北協運湖南累湖北更累不如黔省自
行採買便倘遲悞請以身當之聞者無不為余慄慄危懼諸公卒韙余
言隨復題明湖北之夫不必派湖南之運可以停奉有
俞旨正設法採辦間大兵於辛酉正月中已進滇界供支無匱似有神
助焉先是楚米未經停運楚官吏惟恐運不及額其陸續轉運之糧艘
業已鱗集鎮遠河下余具詳撫軍仍會同糧餉閣部題明再收七千石
不必遠送貴陽酌量分貯於鎮遠平越二府歲壬戌雲南三路大兵凱
旋下游一帶藉以資給三路者湖南從貴州大路進廣西從貴州安龍
所進四川從貴州烏撒衛進廣西四川兩路原各自供支廣西大兵進
滇勢如破竹假道黔地並不支糧而隨師運送之米已抵粵黔交界運
糧官吏將粵米卸黔露囤堆積余以供支各分省分未經奉
旨何得私相授受具詳撫軍內稱廣西大兵已進滇界該省運糧官將
前米强勒收受請
敕粵撫仍自載回等情撫軍據詳題請奉
旨著粵黔兩撫會議隨議得已交者黔省收貯未交者粵省載回已交
之米已盈萬石歷年甚久紅朽不堪勉强搭放安籠一鎮兵糧餘者借

給貧民無償究歸賠補總之鎮遠地衝安籠地僻置諸鎮遠則有用置
諸安籠則無用況加以陳年紅朽者乎此運糧之始末也至本省秋糧
爲余專政徵收定額通省歲不滿十萬石僅可充本地兵糧驛站之用
外平大黔威地屬水西乃安氏世業康熙六年間吳三桂用兵征勦改
土爲流置新疆四府以二鎮二協分駐之硬派秋糧約四萬石以供鎮
協兵糧民苗滋□既而安勝祖捐糧隨大兵進勦叙功復其宣慰司故
職但兵燹之後民逃田荒余檄四郡守履畝踏勘缺額至二萬石有奇
自康熙二十年開徵起至二十一年例應考成各府報完獨四府徵不
及半余先將荒缺情形詳報撫軍入告及造冊將四府另案題明不入
考額數內各郡守得保全嗣撫軍題報荒缺之疏部議令保題到日再
議撫軍遵即保題會兵部侍郎庫公勒納駐黔察議雲貴土司各案
上命會同督撫覆勘議歲捐米二萬石有奇俟開墾之日仍照額徵收
奉有
俞旨積困獲甦時安氏土目阿五等以乏牛種貲出借領二千兩大定
守張君弘傑添具印領余念其捐糧有功失業無告體
朝廷撫恤災黎招徠遠人之德意如數借給離任之時捐俸還項不復

問之安氏任內供應過三路大兵共七起運送過逆賊家口器物共六七十起搬運過餉鞘不計起數此皆職分所當為但兵糧下游一路尚有分貯鎮平之楚米接濟其上游自普安至貴陽向無儲備藩司所支官生捐納米冊罔濟急需余多方購買并重價折給人夫每站額設一百名用輒以二三百名計官價每名一分五釐數倍雇覓自十九年閏八月到任起至二十三年九月離任止四載軍前心血幾盡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以雲貴蕩平恭遇

覃恩賜表裏各一

誥授貴州清軍糧驛道布政使司參議室人胡氏封恭人太僕公沈淑人並封如例余自主事郎中及進階參議

皇恩已三錫矣定例推陞臬司止用參政副使道甲子春有湖北臬司一缺

上以九卿會推不當嚴加處分吏部題明參政副使內乏員應否兼用參議僉事請

旨奉

旨一例會推九卿舉參議張君道祥正余陪張君點用逾一兩月有廣東

廣南韶道廣東鹽法道陝西甘山道三缺
上以道缺關係緊要這一次用進士出身之員陞補不爲例吏部乃擬
郎中楊君國佐陞鹽法道僉事萊州知府柴君望陞甘山道副使余陞廣
南韶道副使又逾一兩月因從前估計鐵索橋一案
欽差部郎額許二君覆勘同奏
上以所估工料浮科命九卿等嚴加察議將會題之督撫會詳之藩司
俱革職余承估之員革職提問等因奉
旨這所議屬過著再議具奏九卿等議將督撫藩司降三級留任余降
五級留任奏有
俞旨余因陞任離黔途次湖南從邸抄見
旨於十一月初七日抵廣東新任定例降級留任官員必俟三年俸滿
開復方得陞轉乙丑四月二十日忽聞三月十九日內陞之信未報到
任不由開列
特旨從天實前此司道未有之異數也余粵任不及半年平旗民之訟
獄戢委弁之横行懲劣生之武斷清兩縣之蜆塘諸事次第整飭向來
洋貨皆地方市舶司經收歲有常額乙丑初設海關額未定商人仗新

權立威乘嶴夷演礮愾觸其船以夾人劫貨傷人起訟端余會同權使宜成二君尅期進嶴焚香告神誓無枉縱薄暮抵行館有通事懷稟中金求見不下陸大夫裝余使吏人叱之去通事自云此官司進嶴故事納則夷人心慰不則反滋疑懼余卒嚴卻之詰朝會鞫商辭半屬張大余止以礮損洋船斷償修艙銀三百兩仍坐商以誣欲管之姦商俛首夷人扶老攜幼送及關感激涕零而返自此商舶嶴夷兩相帖服西洋之司悉都下者前則南君懷仁後則閔君明我傳述以為美譚余外差外任總期實心任事並無奇猷殊績與人之誦不知何自而起司庾通州城闈內有碑視學山左登萊青東兗或學宮內或試院前有碑參藩黔省分憲粵東俱館驛前有碑倉差關差試差學差無絲毫參罰黔省一過薦舉一過大計微有詿誤俱列敘薦粵東遇大計業已陞任亦列敘薦皆有知己之感此余歷任之始末也本年六月離粵先是從黔赴粵宜章度嶺此從粵赴京南雄度嶺舟行一路阻風十月初方抵家拜太僕公沈淑人於床下憶自丁未裁缺乙卯典試已未差滿返里者三今復得聚順一堂捧觴上壽話遊子之行藏娛雙親之色笑迺歲南征楊柳望斷雲邊此時庾嶺梅花

恩從天上天倫樂事至是凡四度云十一月北上十二月補授通政使
司右參議丙寅正月十四日
賜內閣九卿侍從諸臣陪宴於
乾清宮之辨恭逢其盛本年轉左丁卯三月初六日
賜內閣九卿宮詹臺省諸臣饌飲瀛臺之辨又與焉先因黔任降級遇
應陞之缺例不開列本年五月初四日
恩詔內一款凡京官降級準開復七月陞兵部督捕左理事官八月聞
沈恭人訃歸里守制先是四月中長兒銑敏掣選湖南常德府武陵縣出
都時余命其枉道省覲及抵家獲奉沈恭人湯藥三日含殮卒事方作
楚行稍慰終天之恨十二月
太皇太后賓天戊辰正月進京哭臨禮竣同日得
旨回籍益都馮相國而下共十五人余於三月返里伏首苫塊侍太僕
公膝前或郡或城晨夕承歡務期順適老人之意而止己巳春
聖駕南巡余隨吾浙在籍大司空杜公遇徐而下共五人二月初二日
伏謁於無錫道中蒙
遣侍衛慰問本年經營窀穸十一月奉沈恭人葬於縣之西北馬鳴郡

服闋辛未春北上本年十二月補原官壬申四月本衙門啟奏逃人姓
名舛錯奉
旨嚴加察議同官滿侍郎滿理事官降三級隨旗行走漢侍郎王公阮
亭並余降一級留任緣本日滿話啟奏故得僥倖邀
恩如此本年六月有廢弁張盛時因黔任會揭其廢弛驛站降調挾仇
作崇余控之都察院具題糾參奉
旨著刑部嚴拏究擬將盛時遣戍陝西兩當縣此不得已而行似非過
舉前後在督捕年半有餘漢侍郎初則趙公玉峯繼則王公阮亭一切
緝逃務崇寬大余左右其閒與二公意見從無矛盾七月陞右通政甲
戌轉左本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舉次子馳報太僕公喜甚因庚日生手
書命名庚郎時余年五十六歲乙亥正月爲湯餅之會同郡大司馬杜
公贈詩誌喜和者甚夥二月杪猝聞太僕公抱病終夕不寐詰朝即請
假省親行次任邱縣聞訃徒跣星奔鮮民之痛甚於失恃時前此湯藥
含殮尚有啟銑在側今更無以自解矣本年九月家孫女于歸楊氏孫
壻爲山東臬司秋屏家孫余有毘陵之行丁丑六月服闋九月奉太僕
公合葬於新阡太僕公生平孝友爲善於鄉前崇禎壬午浙西大祲斗

米至白金四錢漕不及額乃率二三兩叔父括米得八千餘石盡輸之
官補一邑荒缺無徵之數太僕公力肩大半仍呈明當事不復問之里
民全活無算至今比戶感恩淪肌浹髓合詞籲請公舉鄉賢由學而縣
而府而司轉詳督撫學三院俱蒙批如詳崇祀本年冬置主入祠學院
張侍講石虹咨報禮部蒙部議準從咨行本省此比年所僅見者十二
月北上戊寅夏啟銑移官廣西柳州府象州秋余補原官己卯
賜御書孝經墨刻庚辰八月陞太僕寺卿辛巳十月十一日余捧本匣
啟奏
乾清宮捧匣係滿卿之事時出口外查點馬羣余偶承乏壬午五月二
十五日
賜漢大學士大小九卿翰詹科道各官
御書各一幅余得絕句一首九月十七日又捧本匣啟奏事畢蒙
天語垂問汝年幾何之辨以六十四歲實對先是庚辰粵撫彭無山具
題時啟銑由象州調上思新定有照閩省臺灣調補三年即陞之例壬
午瓜期將屆某撫于九月開特疏題參癸未三月恭遇
皇上萬壽覃恩賜錦緞三

誥授太僕寺卿中大夫室人胡氏封淑人太僕公沈淑人王父明方伯公祖母恭人張生祖母高並貤贈如例時家二叔父年登九袠郵書報之喜動顏色之辨於

萬壽前二日恭進祝

聖詩七律十首

上遣傳事大人問可是親做親寫的麼之辨對詩是親做的書法向來不工是子弟代寫的旋承

簡命祭告畿內顓頊帝嚳商中宗金太祖世宗元太祖世祖明宣宗孝宗世宗等十陵恪恭將事兼得周覽有明各陵仰瞻

世祖章皇帝御製碑文又揭之曰懷宗烈皇帝之陵恩禮勝國曠古所無

本朝忠厚開基卜世萬萬年於茲可見余四月奉差六月復

命八月因子鐖被參定議余具疏引罪自請處分而撫臣自參自審羅織情狀不知遵何定例疏中微及之奉有該部知道之

旨九月二十八日陞太常寺卿以陪點用十二月二十八日奉

旨祭太歲壇甲申夏至北郊遣

皇太子恭代之辨執事正壇恭捧香盒十月初二日進
皇太子祭傳心殿儀注荷蒙睿語問姓名籍貫年齒之辨一一奏明
皇太子頒之云聞名久矣本月
賜西番葡萄數本二十九日陞大理寺卿十二月二十八日
賜內閣九卿翰詹科道諸臣
御製詩各一冊乙酉正月二十九日
賜在京三品以上官古文淵鑑各一冊至通大正卿詹事府正詹止余
前後俱得與焉本年五月二十日因三法司會審科臣王原糾參吏部
文選司郎中陳汝弼一案奉
旨降三級調用六月會順天府以鄉試期迫內場例係府丞提調亟請
補授等因具題奉
旨順天府府丞員缺該部速議補授具奏隨經吏部議覆奉
旨勞之辨補授順天府府丞定例三品以下官必候引見時
駕在口外不候引見且越從補正俱出意表八月提調文場揭曉恭進
御錄九月二十四日具有府學尊經閣告成恭請
御書匾額一疏奉

旨頒發尊經閣三大字十月提調武場考校黃字圍馬步弓箭技勇揭
曉恭進
御錄本月二十九日條陳順天文場事宜四疏一增舉子之號舍一定
納卷之限期一添彌封之所官一申貼卷之條例俱奉
旨該部議奏部議增號舍定限期添所官三疏準行貼卷一疏無庸議
余提調文場意在嚴以剔弊端寬以待士子綜理一切十晝夜不寐定
例頭場卷有橫格二三場卷無橫格有一生入二場白日起草至漏下
謄清見有橫格於堂下執卷徬徨時已放牌矣余以告在繕書於本生
何與隨換給二場卷中式後首先來謁卽換卷之舉子桐城副貢戴子
名世也戴子己丑會試第一殿試第二謂余憐才之意所成就云丙戌
三月十一日上恩一案刑部入彙題奉
旨知道了纔結而懸坐之贓及應贖之罪三年內精髓俱枯此夙世冤
牽余有前車錄敘明顚末告戒後人本月二十日陞右通政憶余乙丑
內陞補通政右參議尋轉左壬申陞右通政尋轉左戊寅仍補右通政
尋轉左今重移此席余紀事詩一官坎壈人皆有七度銀臺世所稀亦
自傷譾劣之意也本年十月武殿試讀卷初四日早晚

賜膳初五初六日
上在暢春苑御內教場校諸進士騎射親閱
御弓十六力命諸臣徧觀
皇太子諸皇子及滿漢侍衛以次射傍晚
御澹寧居秉燭
欽定頭甲三名其第一名楊子謙卷由之辨進呈是頃
上與大學士論及民隱官方土司海防諸大政語語典謨丁亥四月聞
（啟鑑）姪以江南桐城丞擢旌德令郵書告誡本年九月
賜內閣九卿詹事諸臣松花江魚本月聞二叔父訃音時年九十又四
十月二十三日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以陪點用本月長女于歸海昌
陳氏婿爲同年丙齋少司寇第六子匳具悉淑人在家經理十一月三
十日
賜九卿翰詹諸臣松花石硯之辨得蓮葉式一方戊子元旦爲次兒（啟鄧）
求婚於陳任齋郡伯任齋卽丙齋胞弟也本月二十日余面奏於暢春
苑澹寧居一本爲江浙米價騰貴半由洋船私販等事本日
上卽與閣臣裁定二十五日奉

旨該部議奏隨經戶部議覆應行令各該督撫提鎮於江浙所屬各海
口令官兵嚴加防守巡查除商人照常貿易外出海商船裝米五十石
以內俱係商人食米令其帶出若多裝五十石以外販賣者被獲之時
將米入官等因二月十四日奉
旨依議這江浙海口禁止販米船隻著部院保舉司官各一員前往巡
察本月十三日
賜漢內閣九卿科道人蔘之辨恭領一觔現行例
上遠出言官不得擅達封事本年五月
上出口避暑特諭內閣言官本章著出口啟奏余於六月初五日出都
次日出古北口初九日到熱河宮門外以有密奏告傳事大人傻子大
人自中官轉奏旋奉
旨取本來看之辨將本交傳事大人轉交中官良久中官捧本出傳
旨云本已閱過卽發行在內閣翻清勞之辨賜他茶飯喫再賜他所網
鮮魚并小菜等物帶回去之辨旣飽
御廚復嘗食品鴻慈異數深懼無以仰酬向宮門行三跪九叩頭禮謝
恩而歸本月十四日奉

旨原本發還隨赴在京內閣祇領訖是役也往囘八日計程八百八十
里自三家店至熱河
行宮凡七處懷柔密雲爲口內經由地出口無郡縣極目青山際天鳥
道信
興朝之王氣域內之雄關王公設險此之謂矣九月二十九日余奏於
乾清門二本一本爲京師米價騰貴等事一本爲京堂懸缺甚多等事
米價本本日奉
旨該部速議具奏隨經戶部議覆先經臣等會議得秋季分官兵米石
支給半米半銀其折給銀兩每石照時價核算一兩二錢折給等因具
題準行在案今僉都勞之辨既請照舊全支本色應將八旗官兵秋季
俸餉米石仍照舊全給等因十月初六日奉
旨依議京堂本十月初四日奉
旨該部議奏先是九月二十九日出有本衙門副都一缺吏部照例開
列宗通大等具題奉
旨著問九卿因及於太常府尹光祿太僕僉都等余名在臨末九卿等
公舉四人余與焉十月初十日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天恩隆重兩擢西臺自念桑榆之景無多犬馬之私倍切唯有知無不
言言無不盡以稍盡職掌十二月初八日赴暢春苑以有密本告傳事
大人傻子轉奏
上拆閱傻子傳
旨朕身子纔好這事情還可以緩得勞之辨係大年紀的人爲何說話
如此繁瑣本發還及余午刻囘邸寓刑部傳薄暮到部另行宣
旨發落詰朝初九日部員押送出彰儀門余因久宦長安八口爲累拮
据數日承親知貽贈不下五六百金又余久寓宣武門外大街王方伯
明廷舊第歷年共少僦錢三百金承其子孫義讓本月十五日余乃得
挈眷長行沿途並無留滯次年己丑正月二十日抵里從此課晴問雨
閒看浮雲弄月吟風靜觀止水山妻久甘澹泊不聞交讁之聲穉子初
學伊唔漸洗五陵之習生平鄙願至此足矣惟是余孫克濟戊子正月
受室而殤每一念及殊傷懷抱先是吏部覆京堂本內稱如原任僉都
御史今陞副都御史勞之辨係奏將所懸九缺仍照品級考與二十四
年三十年之例將翰林科道臣部司官通行開列引見恭候
欽點補授等因奉

旨吏部司官停止內陞外轉與五部司官一體陞轉已經定例這議補
京堂員缺將吏部司官同翰林科道一併開列引見勢必將定例復行
更改著再議具奏復經吏部屢次議覆開列奉
旨著保舉品級大的翰林官又奉
旨著將布政按察道員知府通行查明繕寫摺子啟奏直至己丑八月
內奏
旨將布政使李濤等八員補授仰惟我
皇上德並高深明同日月凡臣下敷奏明試坐論作行光明曖昧難逃
睿鑒即如京堂一疏之辨已罷斥于半年之前今允行于半年之後
聖明不以人廢言如此余一生遷轉共二十二度俱出
聖恩並無援引自府丞起至副都止條陳八九疏朝上書而夕報可一
片愚誠大半荷蒙
採納出都之後
天語尚然記憶眞令沒齒難忘感而欲泣者也各疏及部覆另有耑刻
至戊子五月初九日十二月初八日兩次密疏因經過
睿覽什襲皂囊至親密友不令之見其五月初九一疏業已翻清或有

傳播者十二月初八一疏出於微臣之手入於
聖主之目從無旁人竊視誠恐將來嫉忌及好事者流以僞爲眞以眞
爲僞致遺不白之冤避人焚草之事余不敢效法前賢也

誥授通議大夫奉天府府尹前工部右侍郎金公世鑑神道碑　張玉書

國家受命七十餘載文教誕敷武功赫耀中外臣鄰罔不恪共厎礪以
贊至治而豐鎬望族累葉濟美者尤光炳史冊如奉天府府尹萬舍金
公其最著者也公以門廕入仕歷官有聲凡八遷而至工部侍郎及詿
誤左官又四遷而爲京兆尹甫一載遘疾而卒余爲學士時曾與公同
官知公爲深公子瀚等將葬公鐵嶺之陽以祔先兆持狀乞文於余余
不敢以不敏辭按狀公諱世鑑字萬舍其先世居臨濠有宦于遼者遂
占籍鐵嶺祖諱玉和當
太祖高皇帝龍飛之際攀附鱗翼仕至禮部尚書授一等阿思哈哈番
世襲豐功偉烈具在國史祖母宿氏周氏俱封一品夫人父諱維城仕
至兵部左侍郎兼副都統母郎氏封一品夫人侍郎子六人公居第五
少秉粹姿卓犖不羣既長好讀書諸子百家無不博涉尤精於天官家
言康熙六年授刑部他赤哈哈番持論斷事迴越于衆以是顯名十年

遷通政使司知事十二年典銓者知公才特請于朝進文選司員外郎
不激不隨銓政釐舉十六年出榷天津關稅事竣吏抱牘進曰此額外
餘羨也公喟然曰國家設關雖云抑末然商賈困憊已極司榷者不能
利民而忍自利耶悉以歸度支十七年五月進刑部郎中閱一載獄無
冤民而
朝廷稔聞公榷關之政以公才宜居要職遂擢江南道御史會地震公
條上五事具言陰陽災沴由人事怨讟于下而後天變感應於上今大
小臣工不可謂不上負朝廷下負生靈矣仰請乾斷勸善懲惡以弭天
變十九年
上以內閣官屬職司文翰召諸曹郎試滿漢學士於廷公得優擢授內
閣侍讀學士二十一年七月進學士兼禮部侍郎公外若木訥而遇事
陳奏辨理晰微深中窾綮
上時顧而頷之十一月纂修
太宗文皇帝實錄成
恩賜表裏加俸一級十二月授工部右侍郎是時海氛雖靖而遷界之
禁未弛民多失業二十二年有

詔分遣大臣巡歷海疆察其地之可以界民者悉與清理於是公偕副
都御史雅公赴江浙同地方大吏徧閱沿海形勢因歎海濱餘黎凋瘵
日甚使結桴而漁亦何至觸冒禁網而顧令坐困若是遂奏請復溫台
寧三郡界外民田九十餘頃鹽田七萬四千七百畝有奇要害地應設
防者仍分兵戍守其餘一切奏罷以省冗食自是棄田盡墾營制亦定
民生安堵僉以爲子孫百世之利二十三年以管理錢法牽連被議左
遷光祿寺少卿久之轉大理寺少卿二十七年四月擢奉天府府尹十
月遇
覃恩授通議大夫留都旗民錯處習尙澌澆公察利弊諸疾苦勤拊循
嚴教誡不鉤距而姦無不聞不市惠而澤無不渥匝歲之內都人戴之
如慈父母顧勞苦積鬱結轖於中忽食次疾作竟不起康熙二十八年
五月二十六日也距生順治四年十一月初七日享年僅四十有三公
生平以氣節自許不肯詭隨徇俗每大廷集議意有不合輒用兩議上
請事
主以誠交友以信接士以謙御下以禮雖忌者亦傾心折服而持己廉
潔尤出天性尹京時一屬吏鄉產茶親賚餽公溫語慰謝之固請終不

受其入歎息而去比卒家無餘儲不能具含斂戚友咸悲感致賻而遼
之士民奔走號泣如喪私親所在醵錢設像爭爲祠以祀公嗚呼使天
不靳以年俾得竟其用其所設施當益焜耀而竟止於此是可悼也元
配張氏總督福建兵部尚書諱朝璘女繼白氏總督三省兵部尚書諱
秉貞女俱贈封淑人又繼克爾德氏兵部掌印郎中諱卜書庫女封淑
人子二長瀚次湑女一適廣東雷廉道僉事蘭公諱一元子候補筆帖
式梓銘曰

醫閭峩峩遼水湯湯篤生碩哲實爲
國光崇論閎議在廷侃侃惟義是非或舒或卷爲民請命有害必除苟
利於物遑恤乃軀無負於國無忝所生爲淸白吏克保令名惟遼之左
枌榆舊壤公之來也膏澤是仰惠則露濡威則霜肅公之逝也言歸不
復宅窆其魄箕尾非神松楸蓊鬱百世如新

資政大夫經筵講官刑部尚書徐公乾學行狀　韓菼

公諱乾學字原一號健菴其先遠有代序詳公弟大學士立齋公狀中
公生而穎異八歲而能文爲顧尚書錫疇所知十三而通五經嘗賦蘇
臺懷古及寶劒篇丙魏優劣論伯父中允公開禧亟賞之置几案以勉

羣從子弟既爲諸生卽慨然有當世之志於書無不窺原原本本以求措諸實用一旦出可挈而付若左契也試輒冠其儕吳中文社故盛公爲之領袖尋貢入太學聲益起海內賢士大夫皆傾心焉順治庚子舉順天鄉試又十年爲康熙庚戌舉禮部殿試以進士第三人及第授內宏文院編修尋改三院爲翰林院仍爲編修壬子主試順天公常病士子治經義𣪍散屈曲以趨時好率鹵莽苟且僥倖一得人材將日壞時立齋公方爲祭酒以古學倡已駸駸向方公入闈以獨賞爲公鑒以吐故爲研眞酌萬派以一源掃荒塗於正道主者心苦更甚於作者之慘淡也往往憐收既落之才卽遺卷中有一佳言迴句咨嗟吟諷以失之爲恨同主試者德淸石齋蔡先生雅服公一惟公之從榜出文體一變以至於今識者咸謂功不減歐陽子也會有摭公取副榜不及漢軍者坐降級歸乙卯復原官明年陞右贊善冬顧太夫人卒先是公爲孝廉而喪贈公哀毀甚三年不內寢喪葬一以禮及喪太夫人如之謂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近世闕不講學士大夫罕能舉其物本根不立爲人道禍乃輯比自古以來及於輓近棁文戚敬之宜經以三禮緯以史本於

王朝達于野始于阜復訖於除謹於大經詳於曲守其故常通于變爲讀禮通考一書喪三年間無斯須去斯禮而不徒以言也服除補故官明年充日講起居注復充明史總裁官以贊善充史館總裁非常數也蓋自是公益受知於
上矣又三年陞翰林院侍講明年陞侍講學士尋陞詹事府詹事乙丑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公在閣中遇事可否便便言不一及私或有呫囁耳語者常哂之時愀然有憂色也
上有問必據實以對惟謹不求苟合當秋決時手獄辭常數十紙反覆求其可生
上寬仁於法司奏當卽報可者及期必一一咨訪公對甚悉大要歸於平恕以廣
上恩多得請然有不可者必持之亦不輕出也時公奉
命日直南書房辰入閣中理事畢卽入直從容文墨亦時有所獻納云學士例推巡撫
上特旨公與桐城張公俱勿推以寘左右備顧問也又
命教習庶吉士明年轉禮部侍郎教習如故公在部一切禮制酌古準

今有不便者多所釐正
皇太子出閣講學諸大禮儀及北海祀典俱公所定也嘗請崇節儉辨
等威因申衣服之禁使上下有章又請停歲貢廷試以免遠涉又請改
學臣半年解冊之例俟歲科試彙報以除煩費公謂禮以教孝爲本喪
踰三月遽釋服及舉殯演戲非禮之大者滿洲京朝官頗沿習未改疏
請禁止以崇風化先是立齋公掌都察院時嘗疏言滿洲漢軍官員宜
無分內外一體守制二十七月外官丁憂不許候代治事又申律文居
喪釋服作樂筵宴嫁娶之禁公大指互相發也鄉試卷解部科磨勘率
科斂名部費不可破公謂磨勘遲易爲弊數疏請定例卷到司官以五
日閱竟送科公閱亦如之事立辨而姦無所措弊遂革朝鮮使者鄭載
嵩訴其國王受枉語頗誇妄公謂且長外藩跋扈萌疏劾其使臣失辭
不敬宜責其王以大義開以禍福
上見之喜曰此文有關國體已而國王震恐上疏謝罪時公奉
命總裁大淸一統志大淸會典及明史凡領三館又被
命纂輯歷代安危治亂之迹有關政事者名曰鑒古輯覽又
命選自周秦以來至元明之文分正外别三集名曰古文淵鑒所領著

作之任既多不夙則莫不敢告勞而于部事益詳慎無所苟也今大學
士伊公時爲尚書嘗虛懷以聽公公嘗曰我固非僅署紙尾畫諾者然
非伊公亦安發紓也尋充
經筵講官時講官無闕員而禮部以開經筵日期請
上特解某講官以授公及進講敷陳經義發明爲多
上動容稱善在禮部歲餘陞都察院左都御史時丁卯九月也公語人
我何敢遠希古人近不愧吾弟足矣時江西巡撫某河南巡撫某及山
西甘肅總兵官皆不職公俱上疏劾罷之軍政方行公疏言軍政本以
剔弊將帥借以行私託稱公費苛斂其下以及小校吞聲莫告又或隱
蔽逃亡冒銷餉廩籍到則挾賄請託姦吏關通請嚴禁絕并治督撫以
隱徇之罪
命下九卿議凡軍政計典非卓異八法槩免註冊又請停藩臬入覲當
大計兩司陞見許以所聞條奏始自立齋公至是公得請停覲典一以
得人材一以清宿弊天下交稱之又請停武闈磨勘及中式如文場額
以杜倖濫皆
報可初公拜左都御史之

命以居是職報稱之尤不易甫視事卽語諸御史惟當知有國不知有身願諸公斷苞苴之路絕欺蔽之私整肅臺綱宣示天下又云人臣進言當識輕重若毛舉細過以求稱塞非所望也自是諸御史多所彈劾不避衆皆目公主之而公禍亟矣在臺五月方欲舉綱挈目次第有所施行會奉

命同太子太傅宛平公侍郎樂安成公副都御史建安鄭公充戊辰科會試總裁官宛平公雅委意於公四公同事協敬以得人爲期鑒裁精審如壬子而士之久服公之論文準的卽被落者亦悅以服也事未竣卽闈中轉刑部尚書出甫就職而張汧之事起汧撫湖廣有穢聲公卻其幣問屢諭諸御史得實卽彈劾汧恨公及被逮誣公以通賄事法司會訊汧始吐實事得白公乃上疏乞歸言汧銜恨污衊非

聖明在上青蠅白璧幾至混淆臣備位卿僚荷膺寵眷乃爲貪吏誣搆有損

國體臣引分自安始願有限當入仕之始嘗懷止足之思重蒙

國恩欲言未忍自遭毀謗彷徨惕息中宵憂歎不遑寧處臣自母喪服除赴

闕十年瞻望松楸四時哀戀加以犬馬齒衰頭髮無黑筋力倦敝精銳耗竭本計辭榮兼懷避辱歸誠
君父乞放歸田里
上不聽公去然以奏辭懇切準解部事仍領各館總裁三日一直
內廷公不敢復求歸題所居書室曰願遂磨丹漬墨修書其中無日不思遂初也明年考選科道公子樹穀烱俱在選中立齋公時在閣乞循故事迴避
上不允特用樹穀爲御史而副都御史許三禮遂緣是劾公且謂公潛住京師部議坐誣降級三禮益恚復許奏
上以其圖免已罪特加嚴飭公以晚節宜全復上疏乞歸言臣竊聞孔
聖之信顏子猶致疑於拾塵慈母之愛曾參尚未免于投杼至於君臣之際史書所載貞臣志士以偶然譖訴致嬰禍譴者詎可勝數獨何幸遭逢
聖明日月之照洞燭幽隱鑒臣銜冤與之湔洗臣復自念
皇上之豢養臣者深矣厚矣培護臣者至矣盡矣臣若因循居此更有無端彈射豈敢終望哀憐言及于斯心神戰慄伏乞憫臣之愚始終矜

全使得保其衰病之身歸展先臣邱隴不勝幸甚
上乃允所請且
命攜書局即家編輯公疏言明一統志疏漏舛錯難以盡舉臣今博訪
舊聞遺獻務期精核又言宋元通鑑明臣薛應旂王宗沐諸本或詳略
失宜或考據牴牾或名姓互殊或日月闕謬臣請改修博採正史雜史
及諸家文集參考同異辨證是非仍倣司馬光通鑑例作目錄考異彙
爲一書
上曰一統志紀載須詳核宋元通鑑原書牴牾舛錯議論多偏卿學博
才優其殫心參訂考據確實纂集進覽所奏俱依議行時當仲冬
上命且過冬行毋觸寒爲也明年春拜辭內庭
上猶不忍其去嘉歎久之公伏地嗚咽不能起在旁者爲感動或泣下
也抵家具疏命樹穀齎以謝恩
上命尚書桐城張公傳
旨問樹穀而父在家好并傳齎奏家人至午門內問途中起居狀
上葢深念不置也而公自去後尤篤一飯不忘
君之義念己巳矣無可報者獨惟文章乃僦居洞庭東山屏跡編摩焚

膏繼晷不少輟欲早竣志書以報
命而督臣有疏論公及立齋公
上寢其疏不問而立齋公遂致政歸又一年而有山東濰縣之事濰令朱敦厚者故明死事巡撫之馮子也敦厚己主事吏部爲其縣丞許告當死公言於朝曰其事吾不知然故忠臣子也獄成以公語爲左右之榜掠敦厚以行賄狀不服乃已然公竟坐是落職自是而媒孽公者不已嘉定聞令獄久矣令忽承會遣公仲子樹敏金而卻之遲復坐公子以罪欲重危公會
上詔諭天下以內外各官彼此傾軋私怨交尋牽連報復逮於子弟殊非朝廷體恤臣工保全愛恤之意諸欲中公者乃稍稍解公北面叩首涕泣曰
上恩如此中外普被蒙而老臣尤幸甚從此可匃餘生也時書局既撤復奉
旨續進所定草公益自强日討論潤色將爲完書洞庭山中頗囂雜乃避居嘉善已又棲息郡西華山之鳳村而病作
上久益思公有

旨召用而公竟不及聞
新命矣病中口占疏謝恩進呈續完一統志書如干卷
上方遲公之來見疏惻然憐公舊勞仍復原官益
恩眷始終無替云公自少壯有大志既出而筮仕馴至大官日夜思維
所以稱塞一心公家以忘其身不爲利誘不爲害怵諸纂公者始無不
願交驩于公公不爲苟同雅自行意從茲枘鑿之間齟齬不相及而睽
孤之勢成張弧之疑起初無細故小嫌之私亦無彼此相攻之迹搆禍
不知所從防患不知所出十數年之間公瀕於危者數四然俱邀
上恩以免初甲子鄉試公季子樹屏從子樹本與薦九卿議當斥將送
法司嚴訊
上語閣臣從寬如何皆曰幸甚乃落兩子舉人而不及公兄弟楚獄起
上語滿漢諸臣勿枉陷人以故汧自承其誣督臣一疏入公子姪名幾
盡若非
上恩免行察而引繩批根豈俟嘉定之獄而獨中樹敏一人哉樹敏既
坐罪
上亦憐之得以贖論吳中風俗故薄乘公家禍飲章告密無所不至自

上詔諭中外洞悉市井小民借端淩侮狀乃知斂戢而公既落職獨得
與修書古文淵鑒仍被
命撰進評語人頗目之如白衣尚書者以故得少安至奉
召復官恩命叠至公雖死而公乃今得有其子孫嗚呼幸已風䨓大作
而天波旋洗雲油輒沐世無不悼公之厄奇公之遇謂結契無鄰古未
有也公自爲翰林以文字受
知試瀛臺賦平蜀頌皆稱
旨乙丑春
上親試詞臣保和殿作經史賦懋勤殿應制詩又試乾清宮作乾清宮
讀書記班馬異同辨祈穀壇應制詩
上特拔寘第一又嘗試昊天與聖人皆有四府論閱農詩深蒙嘉賞在
閣中凡代言諸作皆出公手既轉禮部
上特命凡內閣制誥文章仍令管理
太皇太后之喪公時在都察院凡喪禮
批答詔旨
上命公同閣臣票擬及送喪

山陵
行幄適有表啟不當
上旨乃屬公爲之公於途次伏地草奏
上善之問誰爲是者衆以公對時已有楚獄矣
上曰文字乃仍須徐某撰耶公伏地感泣公直
南書房凡有叩問應答如響聽者咸服其博
上嘗出御製文集四十卷以示公儒者尤以爲榮嘗得嘔嗽疾
上曰此疾惟虎胃可療如未即痊朕何惜一虎尋愈乃已在館局於諸
書開宗起例悉有條貫選古文三集篇皆下意每奏一篇多稱善也先
後賜
御書蘇軾詞及臨軾書宋玉對楚王問在經筵時賜
御書博學明辨四大字及歸又賜
御書光燄萬丈四大字以寵行自人臣之受寵遇未有及公者公亦坐
是取忌以不容於時然
上始終矜全拔之憂患之餘不奪於衆多之口實緣公之平日積學有
素一誠自將以相感通而公亦殊不自意也公他所建白甚衆九卿會

議或廷推一唱羣和公獨持異同不肯瞻徇間有屈而從公者閩越虛
市向用古錢有入告者謂當窮根株
上以問廷臣公言自古皆古今錢相兼而行從民便也因考前代已行
之事爲議以獻
上深然之楚諸生某以叩
閽發審會夏賊亂出獄自投部有欲坐以從逆者公白其冤得釋有愚
民犯罪應流徙者八九十人公憫之顧無如法何乃詳閱讞詞有一二
應駁察者遂槩緩發遣迨熱審時俱得減等其達於爲政多此類
上之屬任公亦不徒以文字然要從讀書中來也公篤于至行既失兩
大人身雖在朝常回念墳隴有餘悲也立齋公中年罷官仍留修史公
退食必相過邸舍中所商略皆
國家大計民生休戚而一不及私其互相規勉如朋友其痛癢之相護
如一身仲弟今庶子公久家居公辭歸日
上語及亟歎其才公謝曰臣弟實病甚葢庶子公體素弱不忍其勞于
出也立齋公之喪公哭之慟自是而戚戚以至於終撫愛幼弟太學君
尤至太學亦嚴之若父也於族黨尤有恩紀與其有無樹穀烱旣通籍

常語之曰致身臣子常分吾家世受
恩尤不可不盡樹穀奉
命主山西試戒以勿負初心勉得佳士途中無荒學業學猶殖也不殖將落可無懼乎旣而燗主福建試戒亦如之與人交篤於風義當丁酉鄉試溧陽宋公爲考官公所素善也科場獄起士子被落者將甘心焉公獨明其無他公歎曰不以故舊干我不以擯棄罪我君古人也在禮部時山西巡撫某以溺職逮廷臣會議有言其居官安靜者
上詰責則諉之澤州陳公公獨抗言無是語衆皆愕眙公出而歎曰我
上不敢欺
朝廷下不敢負朋友也睢州湯公之撫吳不名一錢及爲尚書沒無以殮公亟出槖中金助之他朝士故友之喪如檢討陳君維崧倪君燦吳君任臣黃徵君虞稷吳孝廉兆騫皆公一人爲之經紀不以告人陸御史隴其有直聲歿而公哭之哀將爲之營葬且誌其墓會公亡御史至今葬無時也蓋公平生急朋友如饑渴赴患難如焚溺惟施德於人不欲人之見德未嘗匿怨於人亦不逆人之我怨所謂躬自厚而責人薄者而至於是非可否之間義利公私之界生於心而及於政者往往別

白太明議論過激公故坦中而發無他腸不喜調停之說亦無已甚之事然而皎潔易汙盛名難居公已大困而一二讒發喜事之人尚從而排擊異已不休且多所牽及牽藉口於公而迄公歿無以自明公嘗曰甯人負我無我負人又言做官時少做人時多做人時少做鬼時多然則公已矣所無以自明者惟有矢諸暗室質諸鬼神而已矣公故負海內望而勤於造進篤於人物一時庶幾之流奔走輻輳如不及山林遺逸之老亦不惜幾兩屐遠千里樂從公公迎致館餐而厚資之俾至如歸訪問故實商搉僻書以廣見聞後生之才雋者延譽薦引無虛日即片言細行之善亦歎賞不去口華門寒畯或窮困來投愀然同其憂輒竭所有佽助不足更繼之即質貸亦不倦以故京師邸第客至恆滿不能容多僦別院以居之登公之門者甚衆當在館教習時惟含華佩實講讓知恥諄諄灌灌以是多成材其一囊槖常飢亦時時仰於公也或出而仕于四方坐公家逋欠至百千不能自拔賴公營救得歸者亦比比而然弟子數千無一能爲都養公不辦有一莊而顧常爲之驛也公歸送公者乃至三館之吏皆哭失聲曰公去誰活我而公既亡京師士大夫之門闃然鮮通客者羈窮佗傺不能自振之士無所歸皆曰公在

安至此然當公盛時四海奉公以爲主盟如龍門之元禮蘭臺之彥昇而公亦道廣如太邱常食不足如公業屬當零落諸門人賓從漬酒動輪者有幾而築場伏闕之無人盛衰死生之間蓋可悲夫公常言學問須有根柢浮辭勦說最足誤人故所爲文章源本經史旁通諸子百家開闔變化自物命義斂其海涵地負出神入天之驚才而融液於章妥句適聞內外制諸作典雅蘊藉得

王言之體奏疏表啟忠愛之意藹然也自少至老書無日不與手目偕一過不忘嘗與姜孝廉宸英同觀古碑碑甚高公令人扶掖升高橫閱之已又橫閱其中閒復俯而橫閱其下遂能盡舉其辭孝廉大驚以爲絕才無對也然公自常若不足益喜讀未見書坐擁萬餘卷傳是樓中晨夕讐比學益博以精其于經學凡唐宋以來先儒經解世所不常見者靡不搜攬參考彫板行世有所獨得著爲論辨又以諸經大全一書最舛陋欲薈萃古今經說採其正義別其當否各爲一書以正羣訛未就也其於史學宋元通鑑草已成方博採羣書爲目錄考異尚未就明史稿中議大禮三案東林理學諸源流皆公之特筆足爲實錄而一統志古今沿革山川形勝都邑人物田賦戶口考之詳而辨之明意在於

爲經世之書以佐史家尤有筆也其于詩學謂論古今之詩三百篇爲源漢魏爲盛而唐以下爲委論唐則貞觀永徽爲源開元大歷爲盛而元和開成以下爲委其興寄深厚辭義古質從容諷諭微婉含蓄者正也刻露峭厲奡兀豪蕩者變也識者以爲知言公旣紬思欲廣著書以自見嘗曰經解絕佳者尚有四十餘家吾將次第出之又曰有明一代古文吾家獨完當要其合乎古者而論定之若天假之年而公得盡出其書以惠後來雖其用不大究於時亦可興起學者於無窮而惜乎其亦已矣斯又可爲痛也所著讀禮通考一百二十卷文集二十四卷外集四卷詩有虞浦集詞館集碧山集其十卷其奉

命纂輯之書不與焉又著歷代宗廟考輿地備考輿地紀要輿地志餘諸書未卒業公生於有明崇禎四年十一月初二日卒於康熙三十三年七月十七日年六十有四配金夫人太學生諱某女賢明有法度克佐公誥封夫人子五樹穀康熙乙丑進士原任山東道監察御史烱壬戌進士刑部貴州司員外郎樹敏丁卯舉人樹屏貢監生駿成尙幼女三適漢陽知縣張介眉諸生李邦靖銅陵教諭葛世隆孫十二德假德份歲貢生德錦太學生餘俱幼維公子皆才能業其家居官有聲而諸

孫之長者已有能文名幼者亦傑然露爽稱公家兒也始公遊府城西諸山而樂之曰死吾將歸藏於斯焉樹穀等謹成先志今卜食于某山某鄉某原葬以康熙之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而先期屬焱爲狀焱自壬子受知於公公所以仁之者久不倦益勤而不敢及焉私也惟是備官於朝得侍公閤中益習熟於公之言論風采旣公在禮部多所建明嘗退而私于公子曰願吾師他日勿長都察院已而焱謝病歸不復常相聞未幾而楚獄興又未幾而兩遭彈劾自是公禍無甯歲嗚呼其不幸而焱言中也夫雖然焱之言特爲公也若公之爲非自爲也即萬分顚沛亦公分內事而生逢

聖朝不待疾痛勞苦之呼而得安其身以歸老牖下焱故略公之立朝行己本末如右而備述

君恩以相始終焱言不文或者當世立言君子有採于斯以行遠傳後豈獨爲公志寵向俾知人臣有葵藿傾向之誠太陽必爲之迴光而

聖朝護惜人才終不忍有摧折之傷所以收錄于瑤環勤篤于舃履者至厚無已足爲萬世之臣子勸謹狀

附纂修書局同人題名私記 裴碑

康熙二十六年
天子命廷臣纂修大清一統志而以刑部尚書崑山徐公爲總裁公受
命之後日夜淵兢不遑啟處謂志者一王大典必屛謝他職專精思慮
乃克有成於是乞假南旋就閒畢業
天子俞其請一時金匱石室之秘藏職方圖冊之彙獻不憚數千里攜
載以歸陛辭之日寵恩優渥
御題光燄萬丈四字賜公天章爛然輝映霄漢公拜而受賜仍力辭帑
貲并應領二品奉給且勿煩所在官司供億遠嫌矢潔禮也既題請翰
林姜黃二君共事書局復延訪四方耆儒名宿共襄厥成郁郁彬彬絡
繹奔詣皆大國詞人之選稱極盛矣公曰奉
一人命招四方士訂千秋業非覓閎遠邃幽麗靚之鄉弗稱也乃選五
湖之濱洞庭之山傚園池亭館之美者而分居之得十有四人焉此外
供事之員善書之士及奔走使令之役復三四十人嗚呼盛已瑋海濱
下士譾劣固陋獲與諸君子游處又以其暇領公教誨可不謂幸然竊
念自古大臣功德文章不易得兼而善史家若遷固曄浩等又率淪落
流離吾所難於公者入膺

聖明之眷出定經緯之文廣羅幽遐之彥精覃渠祿之籍固已軼駕前
賢枳鞅後塗矣又慨夫背之作者侈張卷軸罔顧紕繆而公褎較精嚴
務極根柢稗言莠字片隻不安或集多士送難於登臨或抽架帙刻燭
於飛觴撥繁壹慮不疲以樂公於是書可謂勤矣夫攬大綱者多忽細
故善器使者或略躬親公則體國奉公不辭勞勩一日之耗動逾中產
公猶必以盡善切屬多士而不務求速成塞責方之昔賢孔明之小心
謹慎士行之恪勤庶務豈復能加此哉瑑等校輯之暇間與諸君子憑
眺湖山寄情魚鳥作爲詩歌共相唱和每一念及公之盡瘁匪躬則又
惕然不敢一日以嬉遊嘗汎覽史傳見古人於交遊之際多忻其合而
戚其離故雖庾亮南樓賓客之嘯詠惟演西京幕府之遨游以及王公
學士南皮西園之雅敘猶相與珥筆以紀其盛貽之後世以資好事而
況憂國忠
君若司寇公勤事稱職若諸君子備
昭代之成憲定千古之訂譔若纂修茲誌而可無一二言以志其概乎
於是作爲是記而敘名於左後之覽者慨然以思其不徒作交游聚散
觀也哉其人德清胡渭生無錫顧祖禹子士行秦棠晉江黃虞稷山左

閻若璩太倉唐孫華吳暻常熟黃儀陶元淳錢塘沈佳仁和呂澄慈谿
姜宸英裴璉字與爵俱不書

王侍郎原祁傳 子藝附 王祁

王原祁字茂京太倉人時敏孫揆子原祁工詩文尤精畫法臻神品康
熙九年成進士觀政吏部二十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稱得士除任縣
令任故古大陸爲九河下流時大潦部使者按視至任一望巨浸原祁
據縣志力爭賦得弛又請於臺使奏減歲賦三千餘兩在任四年尚書
魏象樞巡察畿南凡大案必委鞫焉尋行取擢刑科給事中轉禮科三
十九年
特旨改中允入侍
南書房歷侍講侍讀學士充日講官累陞詹事府詹事掌院學士原祁
以文章翰墨結
主知常
召入便殿從容奏對或于
御前染翰五十一年陞戶部左侍郎會豫省災折徵漕米原祁力請分
年買補又

上諭直省錢糧三年輪蠲一周舊欠竝與豁除江南以奏銷稍後不入
蠲數原祁獨請如
詔旨不以桑梓引嫌聞者韙之五十四年年七十以疾卒於位
特賜全葬予祭原祁體貌瓌偉虬須豐頤遇物坦易
上嘗稱其存心莫及没後丹青流布寸縑尺素寶若拱璧自是江浙之
工山水者皆本原祁而子孫以畫知名者亦衆子謩謩字孝徵康熙四
十五年進士改清書庶吉士己丑授館職癸巳奉
旨養心殿行走甲午充河南鄉試主考官乙未丁外艱戊戌服闋補原
官庚子冬提督陝西學政科試擢游得宜第一謂衆曰斯文也秋試亦
當首選榜發游果得解在陝六年甲辰陞洗馬丁未回京充會試同考
官又充日講起居注官升右庶子旋擢侍講學士七月陞少詹事九月
命往廣東署布政使己酉春調直隸布政使時州縣新舊交代惟倉穀
爲難或前官預儲醜穀或後官延宕不收互詳聚訟謩稔其弊使碾米
交代以一米抵兩穀糶之平糶後以價貯庫秋成時新任買補有司便
焉兵餉舊例于次月初始領前月糧謩令于前月望後發次月之糧營
弁頌爲善政乙卯夏調任山西布政使丁巳入覲擢任廣東巡撫時瓊

州一郡編征稅銀多缺額地方拘于考成在地丁榔柯稅排門烟戶等
項均攤賠派暮檄底查清奏免四千餘兩以蘇民困廣東濱海颶風起
潮溢爲災暮委賢員協辦軫恤無使失所瓊州懸海外水土瘴毒瀧茲
土者偶有死亡道路遠家口不能歸骸骨旅殯暮請酌動存工銀兩給
發路費洋船向有闕貨之例俗尚奢靡犀珠磊落玩好炫目暮素無嗜
好各商望風卻走南海神廟載在祀典向惟有司官代往暮必親往祀
之省城粵秀書院諸生使通經學古適于實用庚申冬有忌而劾之者
奉
旨回京至壬戌冬落職命赴軍臺効力冰雪載道力疾而行至第五臺
奉
恩旨召還癸亥歸里十餘年辛未
南巡奉
旨加三品職銜又三歲卒子逖濬字雋驤雍正四年舉人和州州同有
惠政會歲饑奉檄查振勞勩致疾卒於振所孫鳳儀

禮部尚書陳公詵墓誌銘 朱軾

皇上御極之元年稔直隸前學政臣陳世倌廉且明

特命巡視江西學政世倌在衰絰之中走大行臺辭弗獲乃星馳入都
具疏辭絕婉摯
上憫而許之益賢世倌不置晉其秩
賜詩以旌之奇珍上藥之錫不一而足令歸葬其尊人故大宗伯實齋
先生先生前已奉
特旨賜祭葬於是倌謂其友朱軾曰知先大夫者莫子若也倌將奉先
大夫安窀穸以成
聖恩而埋銘之石未有辭是莫宜子軾曰軾受知於我實齋先生之門
者舊矣豈不知先生雖然誌與銘非古也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安所用
誌誌也者志也漢杜子夏將終自為文刻石瘞墓前以明其志誌始此
魏侍中繆襲因改葬父母亦為文誌之此其意固已左矣迨後墓必有
誌誌必有銘銘也者名也名其德名其業也濫觴于漢魏而橫溢于齊
梁徐庾之徒摛芳抒藻夷蹠而光施者不知其幾即直筆如昌黎且不
免有譽墓譏自是以往凡讀誌銘者鮮不疑之是誌與銘徒取疑非取
信也矧先生六行純備載在家乘善譽者不能於家乘加也言坊行表
可法可師載在郡邑省志善譽者不能于郡邑省志加也在外則撫黔

中撫湖北仁聲善政之不朽者載在口碑雖善譽者無以加于口碑至
於晉梧垣歷卿寺長柏臺司冬官與秩宗清聲峻節鴻猷碩畫載在
國史雖善譽者無以加于
國史他如理學之醇而邃則有四書詩易述義學訓規等書以章之史
學之博而精則有通鑑述通鑑輯要以表之其餘律歷地理星卜諸家
言無不各有成書昭垂不朽雖善譽者亦無以加于先生自著之書也
是先生之宏才博學盛德大業固已日星明而江河流炳炳煌煌常在
人耳目間矣奈之何不共信其信而反示之疑乎且先生古人也軾不
敢以非古進先生又禮宗也軾不敢以非禮瀆軾懼不能軾將辭既又
思今之名公鉅儒掞藻
天庭流芳百世者何限世倌不之請于名公鉅儒而以孱不能文之軾
意亦謂是不能文者庶可與之進于古而無怫于禮者乎則請遵紫陽
家禮誌石之式而誌之曰
皇清誥授光祿大夫禮部尚書陳公諱詵字叔大號實齋浙江杭州府
海甯州人本生考諱之問號簡齋贈光祿大夫本生母洪氏贈一品夫
人考諱之闇號澹菴贈光祿大夫母沈氏贈一品夫人前癸未年十二

月初三日生康熙壬子科舉人初任中書科中書舍人
御試特授吏科給事轉刑科掌印給事中兼長登聞鼓院事庚辰科會
試同考官內陞鴻臚寺卿大理寺少卿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貴
州地方調撫湖北晉工部尚書轉禮部尚書以
覃恩授光祿大夫
予告歸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午時終享年八十歲配查夫人
封淑人晉封一品夫人前壬午科舉人廣西隆安縣知縣諱繼甲公女
子男六長世儁康熙丙戌進士江西建昌府知府次世儼康熙辛卯科
舉人揀選知縣先卒次世仁康熙乙未科進士翰林院檢討亦卒次世
倌康熙癸未科進士提督順天學政翰林院侍讀今陞侍講學士次世
侃康熙癸巳科進士翰林院檢討次潮早殤女子七長次未字早卒次
適太學生莊祖望次幼殤次適溫州知府徐涵次幼殤次適故翰林院
編修戴思訥孫男二十八人舉於鄉者二人登成均者七人入鄉校者
四人早殤者二人餘俱幼女孫十二人曾孫八人曾孫女八人誌已乃
爲之銘曰
銘公之德德既崇矣銘公之業業亦隆矣天錫純嘏亦孔融矣

帝眷耆禎寘此幽宮山高水長明月清風永綏後人克昌厥宗

碑傳集卷二十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二十一目錄

康熙朝部院大臣下之下
禮部尚書兼掌翰林院學士長洲韓公菼墓碑 朱彝尊
又禮部尚書韓公墓表 方苞
又故禮部尚書韓文懿公祠堂碑記 沈德潛
皇清誥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戶部尚書加七級王公鴻緒墓誌銘 張伯行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翁公叔元神道碑 韓菼
少司寇李公濤傳 陸奎勳
布泰傳 八旗通志
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加四級涵齋汪公晉徵墓誌銘 嚴沆
記所聞司寇韓城張公廷樞事 方苞
王度昭傳 諸城縣志

嘉興錢儀吉纂錄

康熙朝部院大臣下之下

禮部尚書兼掌翰林院學士長洲韓公菼墓碑 朱彝尊

禮部尚書兼掌翰林院學士長洲韓公康熙四十有三年秋八月以疾卒於官明年柩歸依大學士朱文恪公例入城中故第發喪旣卒哭公子孝嗣孝基御李苴絰造門稽顙言曰先公之葬不敢後期茲考宅有日矣謹以墓碑爲請彝尊交公于未第之前逮通籍爲公後進辱知最深撰碑不敢辭公諱菼字元少別字慕廬先世自鳳陽遷于吳明太醫院吏目曰逢隆者公曾祖考也萬歷丙午鄉貢進士歷知雲和黃巖二縣事贈資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曰治者公祖考也長洲儒學生贈資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曰馚者公考也妣曰周安人公以康熙十一年由國子監生中順天鄉試明年會試殿試皆第一授翰林院修撰纂修孝經衍義旋充日講官知起居注主乙卯順天鄉試歷右春坊右贊善進翰林院侍講乞歸改葬其親事畢補原官轉侍讀升翰林院侍講學士仍充日講官知起居注未踰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二十六年以疾給假里居八載點勘六經凡漢儒箋故唐儒義疏宋儒章句靡不采獲而裁其中於史稱司馬遷班固陳壽文宗臨海朱右所集唐宋六家詩尙唐音然不喜作臺閣之體時崑山徐尙書乾學解任出都領書局於洞庭山公誼敦師友兼有山水之好恒往助其討論排纂又於六十坊選閒房得漁村將著書以老矣

天子忽召公有司敦促就道乃行既至入見乾淸門

上慰勞再三

命充纂修一統志總裁官時康熙三十有三年也明年仍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越二年春充殿試讀卷官是秋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尋奉

命掌翰林學士印務復充日講官知起居注三十八年冬調吏部右侍郎仍掌翰林院學士事明年春奉

旨敎習庶吉士夏充經筵講官冬升禮部尙書仍兼翰林院學士事敎習如故既公以院務殷繁請解尙書任

上不許下

優旨答公會燮理需人在朝分職諸卿士僉樂公人知政事謂

天子方注意公志先定旦晚且宣麻矣俄而不果以保舉失實咎公公不置辨內自省不知譏柄所從來因謝熱客飲醇酒眷念邱園病日以劇再疏乞身

天子終莫之許也公嘗語門弟子張大受曰吾貴爲尚書何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歸田飯疏飲水多讀書萬卷乎嗚呼公之胸懷蕭然自遠若此乃或疑公未正揆席抑鬱不得志遂自託于酒人貞疾不視事是烏足以知公哉葢公始終以文學上結

主知

天子語稱疊有云韓菼天下才風度好奏對亦誠實又云韓菼學問優長文章古雅前代所僅有也又云韓菼所爲文能道朕意中事故凡應奉文字每進一篇輒稱善館閣多所撰述公必與焉若平定朔漠方略政治典訓律例各局皆充總裁官經筵日講

上倚公侍左右敷陳治理公精白一心便宜獻替動

天聽者多矣而公厚重不泄未嘗自矜合乎古大臣善則歸君之義

萬幾清暇錫予便蕃莫能殫記

御書篤志經學潤色鴻業扁額懸于堂洵稽古之至榮矣公在講幄久

朝廷大政事或未與廷議然平生持論侃侃不阿勿爲兩可之說如海
關不當設關稅不當添私錢禁不當過嚴永定河工事例不當許捐道
府會試所重掄才業分南北中卷不當復分左右祭酒阿理瑚請以故
大學士達海從祀孔廟公持議以爲從祀之典論定匪易達海造爲國
書一藝耳不可監察御史鄭惟孜以國子監生多江浙人有冒籍赴試
者上言請盡發回原籍肄業公曰太學之設三代共之漢東京視學生
徒圜橋門觀聽者以萬計宋立三舍之法明初擢用人才多由此途出
京師首善之地遠人嚮化方且聞風慕義來學若因一二不肖之徒輒
更定制悉爲驅除勢必太學一空有失國體惟孜言非是事得寢公所
著有懷堂文集二十二卷詩稿六卷其舉子業以古文爲今文奇而有
法其初未遇鄉之先達或大怪之徐向書閱其闈卷擊節歎賞登于榜
及取上第傳誦朝野十室之邑三家之村經生塾師無不奉爲圭臬然
公之不朽終當以古文辭孝經衍義傳也公生于明崇禎十年七月享
年六十有八夫人李氏明太常寺卿掌國子監事贈禮部右侍郎崑山
魏恭簡公校之從孫公本姓李夫人國子生玉滋女也子七人孝嗣康
熙乙卯舉人孝基庚辰進士改庶吉士御李歲貢生孝潔孝容孝鼎孝

餘女子三人一嫁歲貢生金宣忠一許字朱公子訥一未字孫男九人
女十一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系之詩曰
公先從祖厥諱世能曳履容臺文獻足徵公復其始於焉代興
天子求賢臨軒策問公慮三藩過唐方鎮知幾先見匪啟其釁
帝曰汝葵乃沃朕心句臚首唱高讌瓊林當其始進受
知已深乍入玉堂旋司記注載筆螭坳息陰溫樹
帝曰汝葵洵美風度先聖有訓行在孝經孰爲衍義著作之庭公以一
手彝言是并公知
制誥達情通理如彼梭腸絲抽不已如彼舟船操之下水公之進講不
怵不驚融經會史專鑽其精若鐘在懸大鳴小鳴維宋思陵父讎未雪
公之持論戰不可決辭和且平
帝心嘉悅公之扈蹕或疾或徐既抵里第仍竢周廬見賢不蔽見利不
趨
帝有恩言汝還少宰公方簡要作士模楷兼領詞垣爾有華采
帝有恩言汝作秩宗可帥其屬佐建保邦神人上下罔不和同勷相國
家其惟吉士

命專教習課誦文字樂育英才菁莪中沚入第知進公退是求遺榮辭
職
至尊慨留萬鍾非願終戀一邱公也䰟動乃寢乃夢神曰止止時秋屆仲淹數之度寤言先洞青門罷餞素居奈何芝房就於蕙歎則那老成凋謝泣下者多公之諸子發喪故宅絮酒生芻賵方遺策靡不中禮觀者咸咸厥既得卜井椁起墳丸丸貞木樹之墓門僉曰吉壤毋有後艱我作斯銘昭諸羨道其實不誣其言非譎他時琬琰庶幾有考

又禮部尚書韓公墓表　方苞

公姓韓氏諱菼字元少江南蘇州人少讀書通五經義疏性恬曠好山水朋游飲酒談諧終日不倦而處身特嚴其所不爲不可以利害禍福動也自明亡科舉之文日就糜爛公出始漸復於古世以比于昌黎而公未嘗以此自喜公以康熙癸丑成進士登朝不數年至學士或嚇公使告歸公怡然曰是吾志也居吳中十年以詩歌古文開其鄉之後進暇則與一二遺民徜徉泉石間會有欲與公並起以爲名者復召掌翰林院未幾由吏部左侍郎遷禮部尚書旦暮且入相同列忌之適江南歲會失庫金數十萬督臣與典司者有連上言非侵欺費由公

事
上震怒下廷議左都御史某訟言法當誅公曰是其情卽私而言則公
也且
上得聞此其義足愧中朝士大夫忍因以爲罪哉忌者益增其詞而以
上
聞公出是得罪或謂公
上每含怒詰責諸大臣伏闕下請罪累日卽解公曰吾身可危臣節不
可辱也始公未知名崑山徐司寇乾學獨重公及徐與要人相搆罷歸
田里踰年復起大獄將盡鉤其黨居門下者皆陰自貳甚者訟言攻之
以自湔滌公時告歸獨旦暮造其門且爲解辨于在事者公之再起也
旣爲人所擠某謂公當辭職公曰
上怒未怠書上且重得罪余曰雖然義不可以苟止也公再疏告果蒙
譴訶由此愈𨈓硊自余往還公卿問其敢以古義相繩與用余言而不
疑且悔者自公而外吾未之見也公待士出于至誠士有道藝而不伸
如疾病之附其體余獲交實公禮先焉每聞余下第必面責主司及鄉
貢相見于京師愀然曰是非子之幸也子終不遇學與行可成癸未正

月公肺病甚劇飲酒不輟余勸公少止公曰子知我者吾少不能自晦崎嶇仕宦碌碌無所建豎負聖主之知今老矣常恐未得死所以至再辱壽考非吾福也是日引余坐特室自述生平甚詳余愴然心動後數日公扈從南巡公入余出踪跡相左遂不得繼見公文學官績宜列于史氏其孝義質行鄉人子弟皆有述焉故不具載獨著其進退大節與余之所私得于公者公三試自鄉舉外皆第一博極羣書而與人居久之皆忘其爲名貴人乍接之不知其蓄學問也公夙好余文得余筆札必命諸子藏之其葬也家人未嘗以誌銘屬余而余自表于墓之阡從公好也公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妻某氏子七人其長者三人已見頭角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某原其辭曰

公之生也衆以爲賢而自視乃缺然公之歿也人爲之悲而樂之其如歸更千秋而萬歲孰能察公之時義而識其心之精微

又故禮部尚書韓文懿公祠堂碑記　沈德潛

故禮部尚書韓公諱菼康熙四十三年薨於位乾隆十有七年相距已四十有八年矣春二月令

天子念公種德積學湛深經術文章轉移風氣開天下先向偶遺易名
典
特補謚文懿海內人士聞之額手稱慶謂
天子褒崇之當而公之得邀美謚於久遠後者為特重也按謚法溫柔
賢善曰懿懿美也大也鄭樵論謚法懿居上謚之九用之君臣焉用之
君子焉季文子論高辛氏才子云忠肅共懿宣慈惠和賈至撰杜鴻漸
制誥云忠肅恭懿才行並優余靖撰王正己制誥云和平不黨望實淵
懿朱子表游御史云行業淸懿為學者宗以此四者準之韓公殆足當
之矣蓋公之大行有三一曰學殖深醕文足經國一曰公忠事
主精白一心一曰為國引賢不立黨同公以英敏之資紹承庭訓其於
經學自漢唐箋疏迄宋賢章句無不穿穴又綜覽諸史百家發為高文
一變從前卑靡骫骳之習未遇時眾多怪之及鄉舉後春官試
廷試皆第一進呈制義
聖祖仁皇帝特加獎賞自是薄海遠近奉為楷模數十餘年業制義者
若非韓不學也其於古文一皆闡發經傳鎔鑄子史而於應奉文字實
能通達治體非猶崇尚臺閣組織鞶帨以為工者中如平定朔漠方略

政治典訓律例一統志諸書凡公所總裁者皆經畫指示蔚爲鴻文以
提挈綱領而纂輯孝經衍義一編識者謂尤得察地明天精蘊嗚呼是
爲經久之業也已公賦性忠藎秀才時早知三藩之强過於唐之方鎭
必爲後患
廷試時以議撤之策獻偘偘直陳同於賈誼
上親擢置第一人後翦除孽驕一如公言此坐言起行本於忠
君愛國之忱者也公之歷官也由殿撰充日講陟宮坊陟講讀晉侍講
學士旋晉閣學給假八載
內召入爲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又轉吏部右侍郎教習庶吉士充
經筵講官未幾陞禮部尚書教習如故其在翰林典鄉試職撰述公愼
勤恪瘁力殫心其在閣學侍講幄總書局敷陳治理垂爲典要掌翰林
任敎習勉後進以敦品行植根本學位少宰請立長名榜以示至公俾
吏胥不得上下其手位宗伯典禮肅穆除各省陋規以杜干謁請託之
私益
聖主之待公逾厚而公之自勵愈嚴故凡所會議如關稅不當增事例
不當開太學肄業者不當回原籍大學士達海有功國書當配享

太廟不當從祀孔廟皆據理直陳無所依回至平日造膝奏對必有犯
無隱歸於勿欺而厚重淵沈未嘗少泄深得古大臣出則不使人知之
義
天子始終眷念寵錫駢蕃
御書篤志經學潤色鴻業以優異之惟公之忠貞有以交孚一德也宏
奬人倫公之素心士林中有學問淵博不肯與時俯仰者必誘掖扶植
以成其材以成其名由公久困諸生後特遇眞賞於尙書徐公乾學從
此明良遇合得見重於
聖人之朝恐當世之被褐懷玉者一如己之久於沈淪也後掌院教習
時
上留意人才有所諮問必舉名實相副者以薦一時在廷多魁奇磊落
之選後歷年既久猶倚賴之然不徇虛聲不留己見惟欲汲引其才以
爲宗社生民之利心事如光天化日然此宋代洛蜀之黨未免以賢攻
賢者而公獨公且正焉其得歐陽文忠公愛賢之盛心兼得司馬文正
公無黨之遺風者耶公之大行如此撰之諡法實脗合焉其他如處心
之和易接物之謙恭居鄉之峻介持選政以爲後學之津梁寄吟詠以

寫性情之敦厚此皆人所難能而非公之至者故略而不詳歲五月公之子太史孝基孫廣文景曾洗馬彥曾諸昆弟將奉公易名神主入祠屬德潛草祠堂碑記德潛惟當代名賢不可枚數而增光史冊一無疵類者厥有四人湯文正公斌以誠動物正己物正魏文毅公裔介整肅紀綱眾不敢犯魏敏果公象樞奏簡凝霜權貴懾服陸清獻公隴其表章聖學不忘補袞其學行風軌均足不朽得公之篤學醕行式如金玉者以與乎其間此非一人之言實天下之公論焉抑又思五賢臣中歿身而謚者惟敏果一人文正文毅清獻及公先後補謚俱在

今上表章前哲時於此見公道之不泯正人之可為而

聖天子之微顯闡幽者誠足勸善彰德於無窮也公字元少號慕廬學者稱慕廬先生系之以辭曰

末學穉齡識公姓字謂天下人下士翹跂既讀公文日星鳳麟怪奇瓌麗一歸大醕龍門峻絕敢望登堂公赴

內召左右雲房竝世而生未識公面繡裳袞衣想象公旦哲人云亾文府漸蕪蛇神土伯跳踉叫呼欲起衰靡惟昌黎公

錫以尊名來自

九重按厥歲年已符四紀久而重光公實不死公實不死勸勉來學宗
經砥躬毋自菲薄末學素心慰於今茲聊攄小言揭於公祠

皇清誥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戶部尚書加七級王公鴻緒墓誌銘　張伯行

雍正元年八月十五日原任戶部尚書華亭王公以疾薨於京邸之正
寢遺表奏
聞奉
旨予祭葬如禮九月公子圖煒圖炳將扶櫬南還衰絰踵門以翰林某
君所撰行狀屬誌公墓伯行在公門下四十年追隨函丈久而愈親公
之崇經術斥異端爲文章之宗匠爲喬木之世臣海內皆知之至生平
嘉言懿行持身恭謹伯行得之爲詳又職在容臺與聞
國家恩禮之渥於以綜本末紀榮哀銘公爲宜不敢以不文辭按狀公
姓王氏諱鴻緒字季友號儼齋江南松江府華亭縣人曾祖藻鑑贈光
祿大夫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兼工部尚書曾祖妣沈氏
贈一品夫人祖典父廣心順治己丑進士巡倉御史祖父贈官皆與曾
祖同祖妣胡氏妣姚氏皆贈一品夫人嗣父廓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

戶部尚書姚史氏朱氏贈一品夫人公之嗣父廓字遙集實公之從祖
也遙集公年五十餘無子兩兄皆獨子無可繼者乃考宋相王球以從
孫爲子故事撫公爲子公長身玉立廣額踈眉自幼具大人相從嗣父
遙集公居於鄉就塾讀書一目數行超悟不凡九歲執嗣父喪哀戚中
禮年十五本生父侍御公林居公偕兩兄承顏侍養益肆力於經史之
學公之長兄今武英殿大學士太子太傅瑁湖公是也次兄先亡都察
院左都御史薛澱公是也兄弟並躋極品門第之盛甲於天下公年十
七補博士弟子員壬子舉順天鄉試癸丑會試中式名在第四
仁皇帝策多士於廷公以第二人及第前以嗣叔祖故名度心是年授
編修奏改今名越二年乙卯充日講官起居注官其秋典順天鄉試丁
巳遷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尋轉左己未遷翰林院侍講庚申
以講幄勞加侍讀學士壬戌奉
命充明史總裁官癸亥遷右春坊右庶子其冬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
郎尋充纂修平定三逆方略總裁官甲子遷戶部右侍郎乙丑正月入
直南書房逾月轉左充會試總裁官夏四月充殿試讀卷官九月充武
會試總裁官丙寅二月聞母姚淑人病疏乞省親抵德州聞訃即具疏

請治喪
報可丁卯三月
特旨卽家擢補都察院左都御史是年九月聞嗣母朱太淑人訃奔喪
回籍戊辰正月奔哭
文皇后梓宮及叩辭
召入禁廷慰問卽旋里守制己巳春
仁皇帝南巡公迎送具荷恩禮是秋有毀公者公致仕杜門掃跡不通
往還辛未十月丁父艱甲戌八月奉
特旨起用依原官食二品俸總裁明史戊寅冬入直南書房己卯五月
拜工部尚書十二月奉
命督催高家堰工程庚辰九月還朝癸未正月扈
駕南巡四月充殿試讀卷官十月充經筵講官又充武殿試讀卷官丁
亥春復扈
駕南巡戊子五月轉戶部尚書己丑正月以原官解任歸里癸巳春赴
京祝
仁皇帝六秩萬壽乙未二月

特旨召還朝爲纂修詩經總裁官戊戌書成十二月
命爲省方盛典總裁官書未成而捐館此公立朝之大略也侍御公博
雅高華爲文章鉅手公兄弟濡染家學胚胎前光原本六籍網羅百氏
朝章國典討論精覈作爲文章爲世模楷以視古之燕許楊常殆有過
之無不及也公在詞垣言規行矩及侍講幄益加嚴翼時有左道肆行
曰朱方旦者中外士大夫往往爲所煽惑公本無言責而邪說誣民志
存閑闢具疏劾方旦三大罪言方旦自號二眉山人陽託修養煉氣之
名陰挾欺世惑民之術盛姬妾廣田宅爲子納官交結勢要所刻秘書
更有逆天三大罪方旦本被參究問宥死放歸告其徒云聖帝賢王公
卿將相士庶男女往往以休咎問余念在趨避良心自存皆有修省之
心不識眞修門路夫
皇上九五至尊而方旦敢以臣民下賤之人一同論列
皇上德可格天仁能造命而方旦敢揑稱念在趨避有修省之心不識
眞修門路如此妖言刊書佈傳大逆不道此誣罔
皇上之大罪一也自堯舜禹湯以至孔子皆以一中授受內則正心修
身外則治國平天下聖聖相傳此理不易今方旦妄謂中道在兩眉之

間山根之上立論怪僻違悖聖經卽伊所造說補亦不過坐功煉氣之術而妖黨互相標榜其徒有云孔子後二千二百餘年而有我師眉山夫子又有云程朱精理而不精數覺大儒之用小有云古之尼山今之眉山皆背叛孔孟尊奉妖邪方旦亦全無畏忌居之不疑此悖聖道之大罪二也又身歷各省煽誘愚民去冬從湖廣至江浙乘輿張蓋徒黨如雲地方大吏迎接跪拜聚衆輒數千人勾連入教雖漢之張角元之劉福通亦不過以是術釀亂竊恐其處心積慮尙有不可測者此搖惑民心之大罪三也伏乞大奮威斷將方旦及伊黨按律嚴處則於萬世之道統人心幸甚奉

旨該撫嚴拏究擬具奏於是方旦伏誅其黨皆坐罪有差天下稱快

仁皇帝知公持正駸駸大用及拜御史大夫益自感奮知無不言其請申飭駐防疏略云各省要地分該滿洲官兵駐防所以衛民而兵强民弱駐防將領或恃威放肆公行請託或佔奪民業或重息放債或强娶民婦或謊作逃人株連良善或收羅奸棍巧生訛詐種種爲害所在時有如西安荊州駐防官兵紀律太寬旗營馬匹每于春初放牧斯時青草未長勢必驅赴村莊累民芻秣及至夏季河沙水草之鄉盡可飼畜

然往往驅至成熟之處百十爲羣踐食田禾勒索酒飯沿鄉徧落所至驛騷其他苦累又可類推請嚴飭各省駐防將軍副都統等力行約束杜絕種種累民之事督撫徇隱者該部作何議處綠旗提鎮縱兵害民以及虛冒兵糧肥入己橐者亦不一而足請飭督撫立行指參庶軍政肅而民情和矣

旨下九卿詹事科道會議以上悉如公請又請詳核改註人員有疏糾溺職撫臣有疏請移調閩海提臣有疏請澄淸監員有疏受事未幾章

奏數上皆關國是民生班行會議言論侃侃公以文章氣節結

主知位躋副相猜忌者始而詆諆繼而誣陷會公內艱歸

上又勅諭保全自是巖居川觀安枕高臥矣其領司空也河議紛紜頓

聖意獨斷專力於黃淮交會之口以拒黃不使倒灌而加築高堰以捍淮不使旁洩兩工告成漕運無阻公仰承

廟謨殫厥心力後數年工部堂上官以內外河工官冒領錢糧一案俱褫職留任同事者以墨敗公皭然不滓尋議叙河工公以督催高堰工程節省錢糧六十餘萬奉

旨開復其歸里也尤以明史爲念編纂不去手繕寫列傳進呈

御覽奉
旨著明史館察收及爲詩經總裁奏請發內府之書又訪遠近藏書家
得宋元明諸儒經解百餘種薦用詞臣及舉貢通經博古者二十八人乃
考鄭孔之古義究朱呂之精微輯諸家之論說書成進
御繼奉省方盛典之
命公復奏請翰詹詞臣博學能文者二十八分任纂修公慮衷商酌編
摩詳慎漸成卷帙又以餘暇仍用力於明史今
皇上雍正元年六月具疏進全史紀志表傳共三百一十卷奏言
皇上學貫天人博極經史臣見識短淺文辭蕪陋自愧難以行遠伏冀
宏開館局重定信史臣書或可備參攷之萬一旋奉
上諭特簡重臣董修全史而公所進藁本滿漢監修總裁諸大臣奏請
留館考定成書卽掌
俞允是書告竣公氣血日益衰耗矣自
仁皇帝賓天隆冬舉哀三月叩送
梓宮追感號慕五月躬叩
孝恭仁皇后喪次扶策哭臨病勢增劇至八月而遂不起矣公孝友出

於天性樂善好施有范文正公之風汲引後進賓至如歸後門寒素片
善寸長極口獎譽精研書法奄有魏晉以來諸家之長揮毫落紙人爭
藏弆
仁皇帝在熱河山莊垂念講幄舊臣惟兩相國及公三人特作詩書扇
並書對聯以
賜稱之爲老大臣每有宣召任使必三大臣並命一切頒賚並同閣臣
前後錫予便蕃載在家乘茲不備書所著制義存稿二冊文稿六十卷
詩稿三十卷進呈明史稿三百一十卷公生於順治二年乙酉八月初
三日午時薨於雍正元年癸卯八月十五日申時享年七十有九配袁
夫人晉封一品先公二十年卒浙江嘉興府知府若遺公女夫人讀詩
書明大義孝事舅姑敬事夫子慈愛二子無異於已生治家井井有法
子二長圖煒生母誥封恭人邢氏戊子科舉人戶部貴州清吏司郎中
加一級娶蔣氏河南提學副使莘田公女次圖永生母沈孺人丁酉科
舉人娶陳氏翰林院侍讀學士世南公女女二長殤次適廣西全州知
州徐唐袁夫人出孫男五興吾庠生聘張氏翰林院編修姚先公女興
世庠生聘史氏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鐵厓公女興邦聘蔣氏禮

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仍管內閣學士事西谷公女與仁與讓俱幼未聘孫女五長適國學生高毓秀次字國學生高岱未嫁卒次適歲貢生廖化乾次字國學生陳墀次未字圖煒出公既奉
旨諭葬九月甲辰靈柩由潞河而南將卜葬於某原某阡謹按行狀敘
公行事而系之以銘銘曰

海宇一統景運昌偉人挺出膺殊祥顏訓柳誡承義方五雲唱第聲譽翔青藜為杖玉作堂發揮典誥邁宋唐異端左道何披倡縉紳煽惑士庶狂鳳池有鳳鳴朝陽邪說殄滅正學光
帝鑒精白需贊襄金掌卿月旋輝煌雙藤倚戶森臺綱八紘拭目瞻神羊河堤相度籌淮黃舳艫千里一葦杭金錢會計謹制防橫雲之山煙水鄉鷹隼肆力公退藏逍遙獨樂與世忘繹經潤史道益彰老成典型翼廟廊山龍藻火繡舜裳臺符哀職聯鴈行生徒問業盈古香鼎湖一慟神悴傷鶴歸華表雲蒼茫九峰鬱鬱遙相望高封若斧題識詳千秋喬木慶未央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翁公叔元神道碑　韓菼

公諱叔元自號鐵菴蘇州府常熟縣人惟公氏遠有代序多聞人曾祖

諱拱極諸生祖諱憲祥萬歷壬辰進士歷任巡撫湖廣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父諱毓芳太學生今俱贈如公官母某夫人之娠公也夢神人授
以旗檀一片初名曰旗字寶林志異也甫離襁褓執父喪如成人就傅
即自力於學久之補諸生康熙壬子舉京兆試丙辰成進士以一甲第
三人授翰林編修當公未第時文章滿海內至是益家戶誦戊午館試
第一八尋主山東試拔畢世持等皆選也爲各省解試最歸纂明史壬
戌陞右贊善尋充起居注日講官甲子陞侍講轉侍讀明年陞國子監
祭酒又二年陞少詹事其年九月陞內閣學士未半載陞吏部右侍郎
充經筵講官其年六月轉左侍郎次日陞工部尚書自公通籍至是及
十二年明年假歸還葬壬申起補刑部尚書丁丑以病乞休又四年薨
于里第康熙辛巳十一月十九日距其生六十九年矣公所居官必舉
其職才無不可皆以實心達之性和平寬厚而義理所在亦屹不可奪
也學故優在史館皆推其有筆每奏一篇
上皆稱善國子生徒例有贄公到即謝絕皆翕然稱允而一無私焉具
疏一請復積分之法一請令諸生習禮肅觀聽一請嚴懲不率頒採施
行而積分之議竟寢尋定朔望釋菜禮六館之士咸彬彬焉時滿祭酒

阿禮瑚一日
上視朝稱其獨不受錢卽問及公皆逡巡未對熒時爲學士遽奏曰翁
某爲祭酒實心整頓以臣所聞是好官公聞而泣謝熒曰此非有私于
公也銓曹弊藪公釐革書然嘗試州同知以下雜職多請謁無顧忌公
請以掣籤爲等差議格不行工部歲發柴炭值八萬金多侵耗每預探
支時方二十七年所司具稿將給二十九年之半公計所虛耗約十萬
每歲少給二萬至五年其數悉償部例每興一工先計其直上之名曰
料估工完多冒破所司慮任怨不敢以聞有十年不銷算者大工至四
十三案公請六部舉司官各二人分董其役甫半載積案一清往在工
部者視爲畏途如傳舍惟望速轉調貽禍後人公在部裁一年不滯一
案曰莫非王事不敢告勞也公三歲時見丐婦抱嬰兒乞食甚哀卽爲
泣下每侵晨必哭而覺乳母問故曰吾念丐婦苦也在刑部聞鋃鐺叫
號聲輒慘戚以是故平反全活甚衆嘗語熒州縣奏當之成吾固知多
冤然率周內不可破概駮徒株連久繫容更有瘐死者可奈何或部郎
詰正而不復行所由官其庶乎益公惟以愛民爲心自少讀古名臣奏
議陳民疾苦則涕泗交頤嘗誦詩擊柝可憐子無衣何處村之句悽惋

不已惄然憂人之憂不樂己之樂其志量甚大而惜乎在位未久猶未得究其用也尤急于報德不匿怨在翰林爲某院長排擊後某公董下河之役赴部銷算畏公啖以利公郤之不苛覈也戊辰某御史徧劾京朝官且及其子公微言于衆曰仁人所弗忍也御史呼公名辱詈之將并劾公無何坐規避事當送刑部公獨不署名曰罪止革耳無可加遂免公之情恕理遣多此類而有德于公者一言之知一飯之恩終身不忘必過滿其所望猶不已也造就人才如不及今詞館之雋異者多在公門所謂若己有之而心好之者非耶夫人錢氏先公十五年卒女子子二繼張氏贈封皆一品夫人子是揆是平張出也聰穎俱能讀父書將以今壬午歲閏六月十二日舉公之喪葬某鄉某原來謁墓上之辭且曰先大夫命之矣以片石累知己也初公窮約過甚皆人世罕值最不忍者獨菼之禍罰絕相類公六歲失贈公十九歲喪母夫人而先淑人之亡菼僅九歲喪我先大夫亦十九歲也公長兄椓才而夭余兄亦不祿又坐奏銷案俱黜公以隸卒菼以官兵圈房被迫辱俱欲死後公寄籍永平菼秀水試俱第一亦俱黜而家雜食萊根糠覈無衣褐況味亦爾也當錢夫人之喪公爲文序其同辛苦撠挶作勞之狀余讀之謂

吾妻汝無苦世間有吾兩家可不恨矣獨公達後卓卓豎立有古大臣風裁衰老奉職無狀今者捉筆銘公得毋適爲公累乎銘曰

譬諸草木吾臭味所不同兮乃艮貞德彰于身澤猶未銘斯碑也嶺如鬲如以壯孤窮佗傺讀書之氣

少司寇李公濤傳 陸奎勳

公諱濤字紫瀾别字逑齋先世江西贛人明初徙山東德州衛四世祖逢時嘉靖間以御史出按宣大具疏諫止馬市有直聲後官至方伯曾祖煥太學生祖嗣美庠生考允禎前癸酉舉人由直隸故城知縣歷任廣西左江道僉事政績彪炳所在崇祀名宦生三子長浹丙戌進士知芮城縣季潤州廩生公行居仲順治二年乙酉生於故城縣署之鳴琴樓有異徵十歲能文年十六應州府暨道試俱第一遭僉憲公喪服除下帷攻苦雒誦每至徹曉乙卯領解明年成進士改庶常戊午授編脩充明史纂脩官己未會試爲同考官得汪晉徵以下七人戊辰冬

上念詞臣久壅滯欲試以外職公首被

命知江西臨江府事臨江統轄四邑贛袁二水交匯之區巨浸淼茫爲盜賊藪其尤劇者曰張茂生曾翕茂生故桀驁盛黨與一食需米數石

沿江剽掠白晝奪人子女莫敢誰何前守招為伍長歲與金二百令保四邑無虞公聞而笑曰此正所謂城狐社鼠也密請於撫軍甫至郡縛置通衢立斃之百姓懽聲雷動翕營窟荒野夜枕二屠刀而臥遠近盜牛者以翕為匿主牛種幾無遺育其黨出沒彭蠡潯陽以及清象諸江舟楫帆檣如蟻公出不意夜半率健卒十餘捕得之同餘黨寘之法自是迄公任盜幾絕踪其他救旱災雪冤獄懲奸胥遴眞才絕苞苴革火耗善政不可枚數丁丑擢浙江鹽運使鹽官處脂自潤往往與諸賈人酒食讌會若平等交公至凡牟利入私橐者去之若浼浙課亞於淮揚歲額不登有入貲得官者其課缺與之杖荷校於市一時聞風競輸納爬梳利弊法必畫一久之商竈亦悅服謂公實生我

天子南巡幸浙

特書惠愛二字褒之尋攝臬司事翦薙屬邑豪猾為民害者數人有甲與乙爭墓地甲鉥乙目盡晻令入甲賂翻罪乙公夜突繫甲至一訊而輸情服罪其善斷獄類如此辛巳擢廣西布政使端己帥屬未及一載請終養癸未丁董太夫人憂後仍補粤藩吏民望公如望歲焉脩復華掌書院廣招博士弟子員厚以廩餼親為校文講斷經旨戊子科得雋

者十八又請開武生鄉試以儲將材粵西之有武科自公始庚寅以太常少卿
內召庫有羨金萬餘具冊封識而去是年冬
上有事南郊公執香駿奔走儀度雝肅雖老於奉常者不及也明年遷陟左右通政光祿卿又明年出尹奉天不三月以宗人府丞
召遇覃恩誥授通奉大夫贈祖考如其官癸巳秋陞左副都御史時朝廷重保舉之法公注意人材薦剡屢上悉
報可是冬遷刑部右侍郎一日語其宗人勷曰方今
聖主當陽律例具備海內臻刑措矣吾年幾七十古大夫致仕時也敢戀職而素餐乎乙未遂援遷葬例請急歸未期遘疾綿延不起卒於康熙丁酉六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三遺命勿請卹勿訃告勿作佛事葬無踰小祥墓誌銘無煩朝貴嗟乎公學養兼至有得於中故一毫不事表暴詎有所矯强而然哉天性孝友僉憲公見背哀毀骨立太夫人董亦以憂傷成羸疾公迎養京邸出守臨江公餘問寢視膳太夫人體迺漸康粵西道遠勢不能爲安車之迎既知抱恙涕泣陳情五日中申詳者六畧云老母景逼桑榆疾病淹染臥牀懸盼度日如年有子如此不

如無子
皇上孝治天下屢施格外之仁每廣特開之例遭逢
聖世詎忍忘親背
旨敗壞名教澌滅天倫古人嚙指痛心瞻雲隕涕某不生空桑而置老病之母於勿顧此所以號天欲絕也巡撫今相國蕭公鑒其誠爲具題得
俞允星夜遄發途中大雨雪馬蹴蹴泥淖不稍休抵家猶及侍湯藥三日旣沒爲孺子泣哀感行路是年
駕復南巡過德州迎謁河干陳奏母子相見狀
上爲之改容非至性感孚而能然與弟文學君病歿爾時官編修先期夢折一臂寤猶隱隱作痛卽日乞假歸里買地營葬撫其孤如己子族叔父母喪未葬者有四兄弟夫婦喪未葬者有六
予告歸悉出貲爲經營鄉黨無貴賤接之以禮非公事不出戶偶出則乘肩輿一童子奉杖以隨見者忘其爲卿貳也燕居無惰容雖溽暑必整襟結襪讀書外無他嗜好間作小詩以自娛閨門之內不令而行配程氏繼譚氏長子元琪貢生次秩臨貢生早卒叔子徵臨廩生皆恂恂

儒雅克纘厥緒季女字孔傳鉅未婚而守志終身此足徵公之施政於家仁義漸漬者素矣當公轉運浙西奎以諸生從游命校閱所著李氏宗譜并爲芮城公作傳後蒙薦舉事雖寢受知者最深迨奎老而成名得與館選距公沒已四年矣追維公出處大節卓卓可垂不朽其操守潔廉材識英偉有似乎楊伯起張復之而德量淵涵內行完粹堪與柳子寬范文正相頡頏大雅云令儀令色古訓是式又云柔惠且直聞於四國若公者洵足當古大臣而無忝與謹按狀爲傳壹通以備史館採擇然不敢以知己感恩之故而一辭有所溢美也

布泰傳 八旗通志

布泰字階平滿洲正黃旗人姓瓜爾佳氏世居蘇完地方生而沈毅端凝言笑不苟性嗜學博聞強志貫通經史少入國學潛心肆業讀書每終夜不倦嘗言讀書當玩索古人之用心實有根據方能獲益由官生考補內院筆帖式旋授中書時逆藩吳三桂耿精忠相繼反南省奏報叢集日隨大學士等辦理軍機多所贊畫康熙十五年隨內閣學士佛倫往滇南辦理軍餉精密妥協攜有尚書通鑑等書公務之暇手不釋卷議事必酌古準今佛倫器重之及事平還京佛倫特疏保薦二十年

擢內閣侍讀二十三年大學士等交章保薦陞刑部郎中凡遇
欽案及疑難事件俱經伊審理平允得宜理訟務揆情察理不輕用刑
謂同輩曰人孰無良取供能聳其天良平心審察自得其情輕用刑則
情反爲刑所隱矣時有首民人王揚白謀逆者該部具奏
特命布泰往執之除夕至其家察無叛狀并執首者以還備悉情狀入
奏奉
旨褒美之
特遣往滹灘河監造船隻督運軍糧所造船隻堅固如式糧運剋日交
納二十五年
特點監督龍江關稅務抵任吏白向例銀每兩視定額加二分收納布
泰責之曰國家設關原以通商裕民溢額加收是剝商病民也烏乎可
嚴禁胥吏絲毫不濫取政有便于商民者忻然行之見貧民輒惠以金
錢有故莫能歛者施給歛具於地方多徵善行商民感之爲建碑立生
祠祀焉任滿還都僅完額帑囊槖蕭然三十二年
聖祖召入出性理題試其學布泰清漢立就書作稱最
聖祖嘉獎之授內閣侍讀學士三十五年

命隨撫遠大將軍伯費揚古往征厄魯特噶爾丹由西路進兵至昭莫
多地方遇賊奮勇擊破之得頭等功牌一二等功牌一軍中一切機務
大將軍必商及之始行凱還後費揚古奏稱臣一武夫賴
聖主洪福克奏捷者皆學士布泰參贊之功也臣不敢隱人之善謹據
實奏明奉
旨朕知其才故遣之耳三十六年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明年充經
筵講官又充纂修明史副總裁官奏請封典蒙
特恩錫予誥命布泰曾祖克納祖蘇孟額父布禮渾俱贈光祿大夫本
身亦封光祿大夫三十八年隨
聖祖南巡沿途紳衿所獻詩文賦頌俱
命布泰查閱編列次第進呈
御覽時召至
御座旁令評優劣或
賜題命和奉
旨褒奬曰不由科目出身克敦實學者諸臣中惟布泰耳因
御書木天二字匾額以賜時川撫于養志與提督岳昇龍互揭奏報

特命布泰偕內閣學士羅察往按之至川按事公正嚴明毫不瞻顧方旬日即定案川省員弁一無株連往還途次有餽程儀者屏卻之曰與其將迎過客何如持去惠恤窮民乎概不受復

命得

旨獎勵之三十九年七月陞盛京刑部侍郎八月抵任查積案至數百件歎曰法司如是遲延民何以堪晝夜批斷未閱月積案全結尤多平反旗民德之疏奏盛京乃開國之基整飭風俗莫先于得人五部司員甚屬緊要嗣後司員缺出請將京城司員內揀選補授於地方實有裨益奏入

詔從所請十二月緣事降級解任回京隨旗行走四十一年

特授正黃旗察哈爾地方遊牧總管察哈爾蒙古向罔知禮義布泰至始為之立條約宣教化首重倫常加意勸導年餘胥化頗識倫理顧廉恥因邊外耕作不如法募近邊內地老農教以播種又奏請設義倉秋收春賑蒙古至今賴之以生四十四年以厄魯特降臣丹濟喇奏請給假往推河地方居住

聖祖命布泰領兵往推河地方防守授右翼四旗總尉

特賜孔雀翎純紅色方褥起程日請
訓召入諭之曰防守之任非武士所能勝爾學識兼優故令前往其相
機以行布泰率官兵至推河與士卒同甘苦時諭以忠
君愛國之道以勵其志會糧乏布泰日僅一餐軍士效之得以不匱居
三載軍規整肅外藩蒙古聞風憚之四十七年班師復命
聖祖慰勞之返任所以勞瘁成疾然猶日與諸子講論經史性理諸書
不輟四十九年十一月病危篤諸子請遺訓第云存心力學他無所及
是月十三日卒年六十布泰秉質剛方持躬鯁介然氣度和平生平不
與人校不言人過勤於職業篤于宗族信于朋友居官四十餘年家無
薄產嘗布衣蔬食躬尚儉樸以濟人為心每典衣周急在所不恤尤敬
禮儒學喜提攜後進迄今人多感頌且終身力學不輟能敦實行鄉黨
以孝友稱少失怙事母惟謹母病嘗數日不食布泰亦不食母進食然
後食居母喪三日不飲水五日不啜粥痛切盡哀形容骨立逾百日限
於旗制日朝入署暮歸依墓所持服三年哀迫不衰與二弟甚相友愛
後弟故撫弟之子愛如己子終世不令析居其學行類如此長子長柱
現任刑科掌印給事中兼佐領次子旄保中雍正二年甲辰科進士

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加四級涵齋汪公晉徵墓誌銘　嚴沆

公姓汪氏諱晉徵字符尹世居休甯之雙溪汪於新安爲巨族而雙溪
者尤繁衍至憲副公諱某起家進士爲名臣公之皇祖也皇考諱某生
四子公於次爲季祖考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公以丁
巳舉於鄉己未成進士兩試皆魁其經選翰林院庶吉士改授吏科給
事中同考武會試晉戶科掌印給事中丁卯典湖廣鄉試稱得人內陞
順天府府丞提督學政丁內艱歸服除補太常寺少卿歷大理寺少卿
光祿寺卿順天府府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戶部右侍郎督理錢法卒
於官公在諫垣多所建白嘗請停藩臬卓異以袪積弊請復兩粵違限
處分舊例以恤遠臣二疏皆關吏治之大者又請宋儒張載世襲博士
士論韙之其任京兆也月有課季有程開設義學頒白鹿洞學規以勸
士上言學政六事至今以爲法疏請修順天府學部議以其言迂緩格
不行
特旨命再議如所請至今宮墻輪奐公之力也太常郊祀故事
御前捧香多至隕越公朝夕恪勤加以練習凡三載遇
親郊者再無失禮廷尉於刑獄主平反而近年以來多受成於秋官莫

或可否鄧繼禹爲盜所殺實傭工人楊廷壽主謀也都察院以不行不分贓擬杖刑部比竊主例擬流公獨謂挾仇造謀志在於殺不在得財且主僕定分應照預謀子孫皆斬律立決奏上報可公論快之熊泛一砍傷小功服叔致死在保辜限外舊例奏請定奪刑部置不用公謂熊死分也然例不可廢遂另議刑部以公言直乃合議公之持法平不肯苟隨皆類此立朝三十年前後蒙

恩賜御書者二

御製詩集古文淵鑑皇輿考清文鑑各一

賜松花石硯人參鮮魚及諸果物不可勝紀公爲人小心畏愼以樸誠自將持官持身終始一節遇事綜理微密而自奉澹泊無聲色玩好之具讀書務極根柢而尤粹於宋儒先生之學新安故有紫陽書院士大夫春秋釋菜講學其中而推公爲祭酒平居教子弟飭童僕皆有法大率以務實爲主不追逐時好其周恤鄉黨尤備至倡里役會編保甲其大者也公生於前己卯某月日卒於康熙己丑某月日年七十有一配夏氏贈一品夫人子七人升英庚辰進士刑部山東淸吏司郎中文炯癸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先卒啟英考授州同知倬己丑進士翰林院

庶吉士俠考授州判文英世英歲貢生孫男十二人女八人銘曰
洪範五福兼之者難惟攸好德四者乃安公其兼之福且未殫子孫繩
繩爲國之幹黃山天都神靈所盤卜斯宅兆松柏丸丸古稱淑人允矣
不刊銘勒諸幽百世有觀

記所聞司寇韓城張公廷樞事　方苞

大司寇韓城張公自視學江南擢少宰列於九卿卽以明決敢言任事
著聲其始爲司寇而罷也以提督九門陶和氣勢方熾司寇齊世武阿
附摭其讎人死刑獄公持不可因此譖公踰年
先帝燭其姦誅和氣投世武於荒乃思公以大司空徵旣至改司寇公
感
先帝灼知益以國是自任而衆亦知
先帝信公凡部事主斷者十七九卿廷議待決者亦過半焉公性沈毅
凡朝議親故門人子弟雖有問不告惟骨鯁爲世所駭異及利澤廣被
於衆者倘載人言
先帝春秋高諸王門下人或因緣詭法有以負債訟淮商及吏民者命
闕逮公正言折將命者合堂變容公意色愈堅事竟罷誠王屬長以文

學信任朝夕
上側王府孟尙曾燮甘肅平民事達部王再三切論不得
上聞公具以實奏衆皆危之公恬如也
今天子在藩邸優人徐采嗾傭者捶殺人部議以傭抵公獨奏采罪在
不宥事下九卿是公議者獨趙司農申喬及
上嗣位襃勵諸大臣謂公伉直無何逮采於西邊以故罪繫獄俟秋決
天下悚然誦
聖德焉西事方殷急饋餉大將軍入覲以爲言內大臣定議各途守選
及遷補並停止專用捐貲運餉人事可集已得
旨始下外廷公曰此關國體當以去就爭九卿會議數四相視不言公
乃昌言惟捐納所分員缺可避運餉人其正途及遷補仍舊因手定奏
議執政使人謂少宰張公廷玉曰聞舉朝同議獨張公阻之不識何張
公也少宰曰首議者張公廷樞然余吏部也亦同此議少司寇張公大
有曰我亦同議者於是士論翕然歸三張遂甯張太宰鵬翮爲不適者
久之公復起事
先帝凡十年四方有大獄必使公往或大災大工役必使往視所奏當

及興罷常合衆心康熙戊戌鎮將守令激閔鄉四縣民變公奉
命往鞫時河南州縣困於歲徵黃糧中家以下鮮不破產鬻子供輓賃巡撫楊宗義疏請改折而倉督及有司陰阻之戶部九卿皆曰毋庸議公歸奏使事畢因陳民艱退而具疏
上為斥羣議特改諸州縣之遠水次者巢可託為司寇滯留謫發黑龍江應赦免者二百七十餘人公謂宜檢舉巢難之會巢罷公獨自檢受罰而四家皆獲免直隸各省視焉余嘗謂公前後朝議及出按諸大事宜札記異日付史官乃
本朝憲令非為公名也公曰吾議伸者幾且忘之矣公己卯主江南鄉試己丑主會試所登半名俊為九卿任舉皆民譽多未識面者其終廢也以陳夢雷久託誠王府積罪惡發露
天子震怒姑免死發黑龍江而公循故事方冬停遣又出其子使治裝於時人皆咎公然觀過知仁公之宅心易直當官蹇然而不以身之利害與焉於茲亦見矣

王度昭傳 諸城縣志

王度昭字玉其父勤諸生年十二罹兵難流離費縣朝夕泣思父母有

孫翁者憐而歸之兄早卒無子遺女適喬姓貧甚勸割田宅給之度昭
康熙二十年舉於鄉明年捷禮部又三年始殿試授浿穹知縣時吳逆
初定丁少役繁死亾者尚多著籍度昭盡除之民大悅服行取去官民
爲建生祠先行一日肖像泥未乾不可施采色或欲以火烘之衆不可
數百人各解衣以身偎之一夕而乾三十六年授河南道監察御史父
憂服除補浙江道巡視南城風裁峻著出爲鄖襄道副使荆門水漲沒
田禾卽以災聞蒙允蠲振王守仁祠祭田數百畝爲猾民冒占度昭廉
得其實寘之法以田還其後裔擢光祿寺少卿尋遷順天府丞又遷大
理寺少卿四十七年典河南鄉試稱得人累進僉都御史太常寺卿通
政使左副都御史其時米價騰貴請出太倉米平糶稱
旨進戶部右侍郎湖南巡撫趙申喬與總兵互相彈劾度昭奉使往鞫
卽署巡撫事滯獄纍纍度昭燭照刃劃立結四百餘案還授浙江巡撫
屏餽遺力禁濫差株連之弊暇則取書院諸生文爲定甲乙西子湖號
天下名勝三四年未一遊識五十四年陞工部右侍郎疏論西域屯田
其略曰近者澤旺阿喇蒲坦無故侵犯哈密
皇上赫然震怒調兵遣將分據要害以張天討又念兵行糧從先計積

穀以資騰飽屢發帑金購買駱駝捐備馬騾以運送米石其鞍筐繩席等項所費已不下數十百萬究之運到之米不敷支給巴兒苦兒阿爾太之地車轍不通水草不時即使駝馬足以領運而人夫數千越山度嶺沙壅石阻所運之米恐亦未能旦夕到也因此而議屯田屯田誠是矣但氈裘之衆習農者少而苦寒之地霜雪無常恐收穫未必如願似不及綠旗多游閒之輩亦有田家之子特迫於無地可耕遂入籍行伍以資活計者猶可鼓舞而驅率之耳臣以爲欲滅此小醜急以取之不如緩以圖之之爲愈也輕言進兵糜費金錢於無用之地不如重於用謀整頓戎紀不戰而屈其兵之優也今誠嚴飭隣近諸國不許交通茶布及一切貨賣之物使彼獨坐窮山不獲市易之利則人心必離即或肆其故智侵擾屬國以嘗我軍亦令諸國互相應援堅壁清野勿與輕校而於陽關哈密嘉峪推河等處擇其水草足以畜牧田地可以開墾者改移三鎭每鎭精兵三千人其負糧之親丁與匠役另籍一冊以一半屯田給之牛力籽種春夏耕耘秋冬射獵以一半游巡稽察非常較試技藝復倍其糧餉使多備戰馬修整甲械不過五年穀之積者必多兵之習者必精矣其西安歸化滿營亦令各選精兵三千倍其糧餉時

其訓練與綠旗之兵同候調遣
皇上於親信大臣中擇一老成知兵者總統之提鎮以下咸受節制而
後事權歸一號令可明陳兵載餉壓境以臨之彼澤旺阿喇蒲坦措
亾之無日悔從前之不道皐詞乞降亦未可定倘仍怙惡不悛則輕兵
捲襲彼迫於天誅人無固志雖有善匿之術亦無容足之地矣前後疏
數上其有關國計皆類是明年丁內憂服除郎家拜兵部右侍郎首上
疏陳馬政陝西等五省便之六十一年春
賜諸叟宴諄諄以老年君臣相須勿遽求去爲言是冬監督奉天糧稅
除累年積逋人甚感頌以衰癃積勞奄逝
聖祖升遐哀痛成疾逾年告歸度昭性純篤遇物渾然若無町畦而意
所不可強有力者不能奪歸數月卒年七十有四